







校總農雅劉 編主駱家揚

庫文界世

要刊部四

夢春閨紅本足

冊

下

一之刊叢著名說小俗通



行印局書界世









3 1600 0948 0

清始寧竹秋氏撰
世界書局編輯部考校

足本

紅

閨

春

夢

下冊

第四十一回
至第八十回

一名繪芳園



世界書局印行



第四十一回 自解囊深宵助困 被肱篋客邸追賊

話說柳五官因金梅仙說出蘇蘇珠家邀他進去歇腳，五官時聞梅仙說蘇珠人品，怎生超羣，性格怎生沉靜，是南京第一等人物，與祝伯奇又怎生親密，前兩月蘇珠忽然一病之後，大改性情，立志修行，終日念佛誦經，房門多不出，見了伯奇如陌路人一般，甚至連話都沒說一句；又聞蘇家同住有個趙小憐，也是南京城內數一數二的尤物，將來是江子騫的人了；五官每欲見此二人，難得梅仙邀他，便欣然應答。梅仙上前叩門，使婢出來，見是梅仙，忙請入裏面明間內坐下，即轉身進去。少頃，二娘出外笑道：『金大爺，今日是甚麼風吹了來的？』梅仙笑着起身道：『特來望你老人家的。』二娘問：『這位是誰？』梅仙說了姓名，又問：『晚姑娘近日可好？』二娘搖頭道：『問他做什麼呢？不過還是這般樣兒，只求他不鬧就好的了；現在爽性連我與他的母親都不去理會他，有時高興他出來走走，與我們說幾句話兒，否則他連房門多不開，只有丫頭們送三餐去見他一面，真正我也不懂他是什麼意思。』梅仙聽了，不便再問，即道：『趙姑娘可在家麼？』二娘道：『他因前幾日身子不快，倒有半個月不出門了。』梅仙道：『我應該瞧瞧他去。』即與五官同至後進，原來小憐爲人與他們姊妹不同，誰然此身早知屬了漢槎，他卻另有一種見解，說人生在世，不可過於拘泥，況我等不幸流落風塵，除非出此網羅，方沒人尋找，在此門內，都不能稱冰清玉潔，若柔雲、翠翠、芳君等人，始可說已登彼岸，就是晚秀姐姐，在他以爲一塵不染，在我看仍是難保。我只要立身不苟，此心無愧於子騫就罷了；如叫我專學那膠柱鼓瑟的行爲，倘或鬧出不測風波，反自己討沒趣，何苦來呢？所以小憐處不時還有人來過訪，或約他湖上宴聚，只要來，不是強暴，他皆可去，人反說他圓融，多不忍欺侮。梅仙因此才敢與五官來看他。小憐正站在臺基上，看使婢添換籠鳥水食，又逗着那鸚哥說話，見梅仙同一個少年進來，忙笑着讓坐。梅仙問了小憐好，近來身體可如常了？小憐笑道：『並沒有甚麼，不過受了點風，你怎生知道的？』又回頭喚使婢倒茶，將五官看了兩眼，問梅仙道：『這』

位是誰呢？梅仙代五官通了姓字，小憐方知卽是伯青常說的那柳五官，果然生的俊俏，怪不得伯青喜歡他。五官亦細看小憐，頭上戴着貂尾帽套，上身穿了一件蘋婆綠倭刀腿大襖，外罩三鑲桃紅白狐披風，下繫玄色招牙銀鼠皮裙，越顯得身材嬌娜，體態輕盈；又帶着幾分病容，或笑或顰，真如西子捧心，明妃出塞。五官暗忖道：『果真名不虛傳，不愧小癩之讚。想慧珠當更比小憐另具可人之處，可惜如今不肯見人，使我抱憾。』梅仙與小憐說些閒話，見他有厭倦之色，忙起身同五官告辭。小憐只送至臺基上，說了聲好走，卽轉身進去。外面二娘早已擺下茶果，款留他二人。梅仙不好推卻，與五官略吃了些，道了多擾，卽作辭出來。一路上五官痛讚小憐不絕，又恨沒有見着慧珠。梅仙道：『好在你住在南京，可以常去，趁個巧宗兒都要見着他的。』二人談談說說，回轉家內，自此梅仙除卻祝府有事叫了他去，暇時總陪着五官各處遊覽。五官亦因天氣日冷，懶於起程，索性待過了年，再往蘇州，寫了信寄與從龍，免他盼望。光陰迅速，轉瞬近歲，挨家逐戶，多忙亂着過年。梅仙要料理祝府年事，清早進去，二鼓始回，剩下五官一人在家，他懶淡出門。這日已是除夕，梅仙旁晚卽吩咐擺酒守歲，內裏巴氏母女一席，外面梅仙、五官一席。梅仙吃了幾盃酒，卽起身叫人點了燈籠，到府裏辭年，料着祝公必定留他度歲，天明方可回來，對五官道：『賢弟可多用幾杯，想愚兄不陪，賢弟亦可早爲安歇，新年再見罷。』五官道：『大哥只管請便，小弟坐坐也睡了。』梅仙又入內與巴氏母女說明，卽向祝府去了。這裏五官獨自吃了數杯悶酒，便推開不飲，想到自家一人並無親丁骨肉，歷年客中度歲，如孤鬼一般，看着人家父母兄弟，妻子團圓聚飲，好不容易，想畢不禁傷心起來，卽叫收拾過殘肴，回到房內。巴太早命點了一對紅燭，在他房中，又預備下燉茶果餅等物，怕他夜間餓渴。五官喝了一鍾茶，和衣倒在牀上，只聽得爆竹之聲，接連不斷。又想到南京地方，不知今夜是何風景，此時要睡，覺得太早，何妨上街去逛逛，瞧瞧熱鬧，又可散着悶兒。遂吩咐伺候的人：『小心看守火燭，不可貪睡，我上街去去卽回。』也不點燈，開門出來，見滿街燈燭輝煌，照得白晝相似，往來行人，擁擠不開，多是收討帳目的，甚爲熱鬧。五官信步只揀那人多的處在行去，走了半晌，因要解手，見路旁一條巷內，行人稀少，五官進了巷口，撩衣小解，忽聞一家門內有人拌嘴，五官解過手，走近門首，側耳細聽，一男一女的聲音，料定是

夫婦兩口了。只聽那婦人罵道：「不逢好死的，平時你只顧終日灌了黃湯下肚，醒了醉，醉了醒的，叫我一個在家，忙的片刻不閒，少柴無米，你也不問，多要我，去擇人家嫁了男人，原是圖依靠的，誰是我這般苦命，碰着你這酒鬼，自己養活自己不算，你還要掏摸我的錢零用，不與你即弄刀弄杖的恐嚇我，一般也用得罄盡的，各自各兒光着兩手。我原想積蓄點兒，防陰天的，俗說打網總有晒網時，想起來我是犯了什麼陰騭，往常也罷了，今日是年終的日子，你早早逼命是的，搾了幾個錢去，預備下你的黃湯，就沒有事，餘外都不管半點兒，你看大家小戶，都歡天喜地的度歲，我家還是清鍋冷灶的！我難道不是過了好日子來的，誰生下即是窮命，而今穿不如人，吃不如人，着數我受苦是理當的！這些孩子們眼巴巴望到過年，誰知既沒的穿，又沒的吃，你可忍心，我恨不能頓時死了，看你可管不管。不逢好死的，你也有付心肝五臟呢！不見東邊張大姆姆家，他丈夫待那般好法，儘他穿着吃着，連草棒兒也不叫他，去拈一拈兒，他還嫌好厭歹的，整日的尋幾十個過兒與張大爺嘔氣，據說他家今年也沒得過，張大爺生怕他奶奶喘氣，半月前即瞞着他，將自己穿不着的衣服當了，早把年事辦得齊十全美，你不見，適才張大姆姆來辭歲，周身新衣，頭上又戴得花簇簇的，他既來過，我也該領着孩子們到他家去一趨兒，叫我身上這般形像，又怎麼去呢？張大爺是個人，你早該愧疚死羞死了。」那婦人說罷，即咽咽嗚嗚的哭起來。又聽那男子嘆了聲道：「你說的未嘗不是，叫我也難駁回，但是你只曉得這樣說，卻看了一面，我這連年運氣，實在不好，做生意又折本，難不成去做賊做強盜，幹那沒本錢沒天良的事，方可發跡麼？不然仍宜耐着性子待運氣，自有出頭之日，冷灰猶有發熱時候。你說我只顧吃酒，我心內也着實煩惱，恨不暫時死了才乾淨，丟下你娘兒們又怎麼呢？借酒解愁，是有的。你既這般說，明日是新年頭一天，我即立誓戒酒，不知戒了酒，這一宗款，自省不下的，總要沐天地祖宗庇佑我，轉了運，那怕就是做個小本經紀，慢慢向前敷衍度日才好。你此刻哭殺，也沒用，不如得樂且樂，拋去閒愁，聽那滿街炮竹，也有味兒。你說我另是一付心肝，我看着一班兒女，穿吃不周，心裏也過不去，卻是沒法兒的。我盪了盪，暖酒在此，你且過來，同兒女們喝一鍾兒，搗搗寒氣，拚着吃醉了，好睡去。今年已過，再抖擻起精神來，幹明年的事罷！我家也有一樁好處，上不欠官糧，下不欠私債，較之那債戶盈庭，

索欠追還，敲門打戶，雖有大魚大肉，堆滿几案，也吃得不舒暢。『五官聽了，點頭嘆息道：『可知天底下的人造物不齊，貧富不等，有錢的今夕骨肉團圓，歡呼暢飲，那中等的也還巴巴補補，將就的過得去，如這樣人家，亦復不少。我在客中度歲，猶覺難處，尚不愁穿吃用度，不過舉目無親，淒涼些兒，比較着這家艱苦，天淵之隔呢！』五官一面想着，一面嘆着，不由動了一點惻隱之心，猛然記起巴太太給了他一錠歷歲銀子，約有五六兩重，何妨此時轉贈此人，給他做個新年的賀本，或者這家即由此脫離苦處，也算我提拔他一場，好在我亦不希望這一錠銀子。想定主見，即伸手去叩門，那男子在內問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？若是討債的，你認錯了門戶，我家雖窮，卻不欠債。』五官在外高聲答道：『你開門出來，自然知道。』那男子果然開了門，側身讓出裏面燈光，把五官上下望了幾眼，道：『尊駕來找誰的？』五官也不應他，即走入門來。那男子見五官穿得整齊，是個正經人模樣，忙閉上門，也隨了進來。嚇得那婦人急急起身，跨入房內。五官看那男子，雖然衣裳襤褸，面目枯槁，卻生得身材長大，遂道：『我半夜三更，到你家來，并非別故，適才你賢夫婦所言，我已聽得清楚，你家的艱苦，也不必瞞我。』在身畔取出那一錠銀子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『些許銀兩，權送你做個新年賀本，好好的捱度日月，耐守時運罷！千萬不要說我唐突你。』說畢，道了聲驚動，即轉身欲行。那男子又驚又喜，趕忙一把拉住，道：『承尊駕美意，感激不盡，無如與尊駕一面未謀，何敢領此厚賜？』五官笑道：『你這人太覺拘泥了，又不是你找我去的，我是自尋上門送與你，有什麼敢與不敢？趁此天尚未明，往街上買些急需應用物件回來，其餘也罷了，可知明日是元旦，也不買的香燭紙馬，敬敬神祇嗎？就是你平日以酒爲命，亦該買點食物預備下酒，難道新年新歲，好專吃寡酒不成？你快幹你的事去，不要膩膩煩煩的。』那男子見五官一片誠心，十分感激，急倒身下拜道：『蒙恩公所賜，我也不敢過於推卻，有拂尊意，請恩公留下姓名，容圖後報。』五官搖手道：『快別要如此，些許之贈，何足云報？若問我姓名，我姓柳，派行第五，現住在鼓樓前金家，問到前任山東臬司祝大人府內，管外務的金大爺，人人皆知。』那婦人在房內聽得明白，也不顧沒見過的生人，亦出來向着五官深深叩拜。慌的五官方扯起那男子，又向那婦人還禮不迭，道：『這又算甚麼呢？賢夫婦速速請起，不要耽誤了正經。』說罷，急急的出門去了。那男子

挽留不及，直送到巷口，猶欲說話，見五官已去了好遠，只得回來。拏了那銀子，上街兌換，又買了多少東西，回家夫婦兩人，忙著先燒起香燭，酬謝家神祖宗，隨又整頓出酒飯，夫婦兒女，歡歡喜喜的度歲。所餘的幾兩銀子，收過一旁，待過了正月，打點去做交易。夫婦兩口，足足念說了五官一夜未曾住口，世間原有這般好人，專待天明好往柳恩公家叩喜。且說五官出了那家門首，仍尋舊路回到梅仙家內，時已四更多天，內裏巴氏母女，早叫人各處打掃，預備燒接天地的紙馬。五官見天色將明，不便再睡，只和衣躺在牀上少歇，心內卻暗自得意道：『想不到今夜做了這一件快心的事，我不過去了五六兩銀子，那家即得了實濟，可以度過歲去，不致啼寒哭餒，況且是小癩的丈母，給我壓歲的，又不是我體己拿出來的。只忘卻問他姓名，好在我說了住落下去，明早那男子必然要來。』少頃早東方發白，那外面爆竹之聲更甚，梅仙已從祝府回來。五官即起身淨面漱口，換了衣冠，先隨着梅仙拜了天地，後又來拜影像，梅仙又上來謝了五官，方與梅仙拜年，至內裏見巴太太、同巴氏等人，行過禮退出。早有人送上百果茶與敬神的元宵，兩人吃畢，洗了手臉，即帶着家人一同到各處賀歲。五官亦隨着梅仙到祝府去過，出來方往小儒處來，只在號房內上了檔冊。又至聶家王氏留住吃飯，小憐亦出來陪。他們坐了坐，梅仙即請見慧珠，少停小丫頭來說：『昨夜勞碌很了，今日覺得身子不爽，得罪二位，改日再見罷。』轉替二位道賀。『五官滿意，今日總該見着，隨知仍是空往，便快快起身作辭，與梅仙回到家內，梅仙只叫人各處分送名帖，自己樂得偷懶不去，脫了大衣，陪着五官閒話。』五官方提起昨夜的事來，梅仙笑道：『你一人輕易不肯出去，一出門偏遇見那家夫婦，也是他命中該有救星，鬼使神差的撮合你去，倒也罷了，你算積點小陰騭。』正說話間，見五官的跟人來回道：『外邊有個男子說是來叩謝五爺大恩的，問他姓名不肯說，回他又不肯走，又急了他說，那怕等候一年，不見你五爺，是不行的。』五官笑着道：『定見是那個人來了，你領他進來罷。』跟的人轉身出去，果然帶了那人入內，見了五官，即在臺基上端然四拜，回身又給梅仙行禮。五官忙扯起他來，邀他坐下，問及姓氏，方知那男子姓鄭，名林，祖父曾做過一任武官，鄭林自幼習得一身武藝，專喜任俠輕財，不上幾年，把祖父遺留的家產用盡。他妻子姚氏，是祖父在任上代他聘下的，姚家亦是個武職，彼時同城爲官，後來鄭林

歿了，祖父搬回原籍，姚家又陞到浙省去了，彼此相隔路遠，音問難通。鄭林係天生傲骨，不屑求人，自己又不善謀生，日形窮困。雖有幾家親族，因鄭林家道漸替，都不來理他，難得鄭林不去攪擾，他們正合心意。五官、梅仙聽了，皆嘆息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兄台倒是位有骨氣的人，可敬，可敬！既然令岳還在任上爲官，何妨攜帶尊嫂等人，前去投靠，令岳斷不能不顧翁壻父女之情，也不認你們麼？強以賢夫婦在家受苦。」鄭林道：「我久想去投奔岳家，怎奈日食都不繼給，那裏還有川資起身？」梅仙見鄭林說話爽直，將來不是沒出息的人，爽性再成全他一番，即進內封了三十兩銀子，出來遞與鄭林道：「此銀兄台可帶回去與尊嫂等人添補着隨身衣履，餘下的作赴浙川資，也儘够了。到了令岳那邊，好歹尋個活計安身爲是。」鄭林伸手接過，也不推卻，即揣入懷內，立起身向梅仙、五官謝道：「承二位厚恩，實同再造，倘天不絕，鄭林能有出頭之日，再容報答。」說畢，作辭出外，頭也不掉，一逕去了。梅仙道：「此人真乃英雄，此去定然發跡，將來總可報答賢弟。」五官道：「君子施德不望報，我見他窮困，一時慨然濟助，是我的意思，日後他有了好處，是他福分，與我何干？若望他圖報，自然該報答大哥，非你助他盤費，到他岳家任上，他焉得出頭？南京若有生機，昨夜也不致窘迫到那般地步，人總要思本本水源的。」梅仙道：「你我不須謙遜，彼此都有功德，但願鄭林從此否去泰來，再整家門，報答我們倒是小事。」兩人說笑了半會，裏面送出了酒來，五官因一夜未睡，覺得困乏，吃了幾杯酒，即推開去回房安歇。過了五路日，梅仙即忙着請親友的春酒，直忙到元宵以後，方才清閒。五官見天氣漸和，即欲往蘇州一行，來與梅仙商議，定了二十日起程，又囑咐一俟伯青回來，即寄信與他，恐在田，香香十分款留，耽擱遲了。仍帶他跟來的兩人同行，不過帶着隨身應用衣物，其餘寄在梅仙家，免得沿途往返不便。到了這日，梅仙親送他上船，叮嚀：「一路保重，到了蘇州，可寫封信來，好叫我放心。」五官答應，即作別揚帆而去。話分兩頭，且說祝伯青殘冬送他妹子到了山東，漢桂見家眷已至，自是歡喜，堅留伯青，年外再回南京。伯青難卻漢桂之意，只得住下，過了燈節，執意作辭起身。珍珍小姐又囑托：「一至南京，務必探實小憐口氣，如果情願到山東來，千萬大哥做主，代你妹丈聘下了罷，着安人送他來此。」可再告訴他聲，此地斷沒人委屈他，好在妹子的性格，大哥是知道的，並非那種不能容人的器量。不

是妹子一定着急，趁此機會，接了小憐來，是正經。倘日後公姑執定不行，反是難事。此時做成了，也就罷了。」伯青應允，擇日起程。漢槎自然餽送了許多禮物，又修稟啓與父母，岳父母請安。伯青在路，歸心似箭，毫無耽延。一來記掛父母妻子，二來懸殊未知可回轉念頭，又沒有接着小憐實在信息。一日已抵淮城，因漢槎有信寄與二郎，叫泊了船上岸，到府裏拜會。二郎聞伯青已至，忙迎接入內，彼此敘些別後的衷腸，即說到五官前次在此受了多少驚嚇。伯青大爲嘆息。二郎又留了伯青，盤桓數日，非比上回家眷在船，不曉多住當晚備下酒席，與伯青暢飲至夜半方散。伯青回船，收拾睡下。次早尚未起身，二郎早打發人出城來請上去。伯青命來人先行回城，少停即至。忽聞連兒在後艙道：「怎麼艙底下一堆箱籠全開着，是誰取物件的，也沒有關上。」伯青聽說，忙接口道：「誰開了的呢？你倒仔細看看，別要被人偷了物件去。」連兒即探身下艙，一看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箱子內全是空的，被賊偷了。」衆船戶聞得，也齊來看視，七嘴八言的說長說短。伯青很吃了一驚，忙忙走至後艙，果見箱籠大開，內中只剩了些墊底的破舊衣服，其餘盡數失去。伯青只急的跌足道：「這卻怎麼呢？」即命連兒快赴縣裏報案。自己坐轎來會二郎，又暗暗囑咐家人們，在船看着船戶，沒讓他們脫逃。到了府前，不待通報，即下轎入內，見着二郎，便細細告訴夜來被竊之事。二郎亦大爲詫異，恰好連兒報案回來，說：「魯太爺已趕着出差，并協同河快分路緝獲，又將船戶水手捉了去拷問，說：『這件事定有他們通同，不然一船的人怎麼多不曉得呢？』」并請館具張失單過去，好待他追賊。」二郎點首道：「這話倒有點見識，其中船戶定有情弊。」又命貼身家丁，到縣裏去當面見魯太爺請安，說這件竊案定要人賊齊獲，非別的竊案可比。二郎又安慰了伯青一番道：「急也無用，想竊賊定然伏在左近一帶，斷未遠颺，況又有船戶們，可以追交着落。我昨日那般般留你多住幾天，不行該應出了這件事，竟是天留下你來了。」伯青笑道：「人家被竊，正在懊惱，你反說趣話，逼人，你不要得意，若追不到賊，不怕你不賠我呢？你是一郡太守，不能化莠爲良，又無計驅逐，留着害過路客商，可謂豪賊殃民，問你可吃得起。」二郎大笑道：「好好，你竟用反巴掌打起我來，我爽性知照縣裏不管，看你怎樣上控去！」說話間，去的家丁已回說：「魯太爺無不盡力追緝，定然人賊全獲，只求賞幾天限。」何以二郎前次參詳上去，魯鵬還

在山陽任上呢。因魯道同在京，得了信，竭力彌縫，始從輕議處，姑念初蒞外任，不諳政務，着革職留任，以觀後效。現在魯鵬甚爲後悔，幾乎筆誤下來，借了一件別的事，把羅喜解去，另請了一位方正老練刑幕辦理，所以各事倒有了頭緒，不似以前雜亂無章。魯鵬由此亦不敢妄爲，兢兢業業的小心做去。二郎留伯青吃了飯，卽叫他回船開清失單，共計失了衣物若干，送縣以備追緝原贓。『再則船戶既經提去，你亦不便仍住在船上，可搬到我衙門裏來住幾時，也省了些澆裏，俟此案有了眉目，方能回去。』伯青應允，卽忙着回船與連兒點清失物，開了清單送縣，又發了稟啓到南京去，恐祝公不放心，隨後卽搬到府裏住下，專候開案。聞日或命連兒持帖去催，或親自到縣裏走一趟。單說山陽縣的捕役，奉了縣籤，當卽出城，同着河快保甲，分頭緝訪，一連訪了數日，毫無影響。到了限期，魯鵬坐堂，提上捕役河快，嚴比了一頓，再展限五日。不時又將船戶帶上細細勘問，船戶等都一口咬定不知，只得復又押下，待獲到正犯，自有着落。捕役等人領了五日限期，下來大衆計議道：『這件公案我們是要趕緊辦的，失主既利害，又有府裏常來催着，難以拖延過去。兄弟們須要大伙兒辛苦些，那起瘟賊多分是過天星，早離卻此地了，我們尙要派幾個出門去才好。』又公攤了一注款項，出來各處地道上購買眼線。伯青住在府裏，早已半月有餘，失案仍無消息，又不能回去，心中十分焦躁。惟有逐日同魯鵬去鬧，又遣抱鵬在知府衙門，呈了稟詞。二郎卽批飭山陽縣嚴加緝緝，不得稍事因循，致干參處。魯鵬卻也着急，只得將捕役等家小收押，勒限開案，若再玩誤，定行重究。衆捕役下來多說：『這宗竊案，是來要我等命的。』又去尋着連兒，苦苦央求，煩他從中周旋。『請你家主人再賞幾天限，我們實在比較不起了。』二太爺你看我們這兩條腿，總打爛了。』連兒見捕役等說的可憐，上去回明伯青姑寬一限免追，如再沒頭緒，卻怨不得我。衆捕役歡天喜地的拜謝而去。連兒這些時也暗自着急，一則因伯青在此，追案不能回去，不放心中母親妻子，近日可好；二則自己物件亦失去若干。每日飯後，囑咐同伴們伺候着伯青，卽向城內城外各家鋪面裏面留心察訪，倘或訪出一兩件原贓來，此案卽有着落。這日正走至城前，見迎面來了一人，認得是劉蘊的舊僕柏成，因上年拐騙劉蘊物件，逃至此地，如今劉蘊已死，他又出來了。在南京的時候，祝劉兩府，雖不甚往來，兩府家丁多有交情的。柏成素日又極會

已結，是以連兒與他頗好，不料在此地碰見。他忙迎上去道：「柏大哥久違了。」柏成正忽忽進城，低着頭只顧往前行走，忽聞有人招呼，便停住腳步，擡頭見是連兒，頓時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連老弟，你怎麼也在這裏來做什麼的？」連兒遂將跟柏書由山東回來，如何遭竊，現在縣裏追案急切，不得回轉南京的話說了。又問：「你大哥因何也在這裏呢？」柏成聽連兒說完，不覺怔了一怔道：「我的話一言難盡，難得你我今日見着，正好細談細談。」即拉了連兒至一家酒鋪內，揀了個僻靜的座頭坐下，叫店夥揀那可口的酒菜，多掣幾樣來。柏成未言，先嘆口氣道：「老弟，我的冤枉，數年來總沒人知道，今日卻不妨告訴你。上年我跟劉家到南路去，他在常州貪戀着姑子，不肯回家，我怕我主人日後責備，終日的勸他早回，誰知久諫成讎，尋了件事故，即在常州開除了我。老弟，你知道我平日是好臉的人，如何受得過這般委屈？實在是我錯也罷了，我因賭了這一口氣，即打算到京裏去另尋門路，躲這些避避這風頭，再回故土。那料走到此地，即病了；又傳聞得劉家說我拐了他的東西逃走，我氣了個要死，即欲親到南京與他評理，不能你將衣囊嫖完了，不顧天理這般冤我。我因病後一氣，病又發作，較前更甚，待我病好了，又聞劉家得了瘋症，老弟想看看，人都瘋了，還有什麼理說？恰值魯太爺放了山陽縣，田文海隨了他來，我在病中，用下虧空，不得已前去求了田文海，蒙他的好意，轉荐在魯太爺跟前當分中差。我因受姓田的提拔之情，實心實力的報効本官，好替荐主掙臉；那知魯家是個糊塗東西，不分好歹，同夥的見我辦事認真，背後無中生有，使勁軋我，本官信以為實，立即攆了我。田文海雖知我冤枉，無奈魯家在氣頭上，不便分割，又給了我一封荐書，投奔別處。我因家小接到淮城，一時難以起身，只得挨過冬令，交了春，設法將家小安置妥當，再走不遲。現在我住在城外湖嘴子裏，今日進城有事，碰見老弟，真乃幸會。」連兒明知他是欺人的話，卻不便駁回，惟有唯唯而已。柏成又問竊案目下如何辦理？「既一個多月毫無蹤跡，我看是難追的了。你們久住客中，亦非長策。你主人的意見，還是定要開了案方去，還是回轉南京，再作計較呢？依我的愚見，莫若暫回南京，就是你們走了，府大老爺也不能置之不問的；丟的東西已經丟了，縱然追到水落石出，亦沒有什麼意思。俗說得好：「失賊追賊，餘財未盡。」丟的物件不算，再加些客中用費上去，怪不犯着，難不成你主

人丟了這一點東西，就吃驚了麼？」連兒搖頭道：「柏大哥，你不知道，失去的東西，原不算甚麼，無奈情理上實在過不去。我們的箱籠是放在後艙板下的，艙內睡了多少船戶，麻繩兒都飛不入去，怎生夜間賊來開箱倒籠，全數竊去，一個人多不曉得，其中定有隱情，難保沒得勾通的弊竇，所以請縣裏提船戶去拷問。他們卻抵賴得一毫不知，現在盡行管押着，俟緝訪出些許影響來，那時自然分出皂白。」柏成亦點首稱是。兩人又說了些閒話，直吃到下晝時分，柏成有了幾分醉意，連兒見天色將晚，起身欲行。柏成道：「我也要出城去，咱們別過罷，老弟明兒有暇，可請到我家裏去說一天話兒。」連兒答應，同了柏成到櫃臺上會帳。連兒因腰內不便，也不與柏成多讓。店夥報明價目，桓成伸手在便袋內掏出一件漢玉搬指當作銀子，遞了過去。櫃上人業已接過，柏成方才看清，忙劈手奪回收起，轉身望着連兒臉一紅，笑道：「可不是我醉糊了。」連兒故作不知，反掉過臉與櫃上人說話。柏成又拿出一塊銀子，算還了酒價，多餘的找回。連兒道了擾，方分路作別。走未數步，復回頭緊緊跟着柏成走去。誰知柏成掏出漢玉搬指時，連兒眼快早已見着，認得是伯齊常佩的物件，又見柏成情虛失色，早猜着了幾分。況且搬指既在他身邊，無論他是偷來的，買來的，此案即有了着落，故暗地跟他行走，看到何處落腳，恰好縣裏緝案的捕役，同着一班夥計們走來，連兒忙叫住他們，扯到一家店鋪內，將適才的話告訴了衆人。衆捕役驚疑道：「不料此案是他做的，真令人夢想不到，若非你二太爺見着原贓，我們一輩子也疑不到他身上。他去年卻是田師爺荐於本官的，派他當外差，後來因他舞弊賣法，種種不妥，本官又礙着田師爺情面，不好難爲他，只開除出去。據聞他往別處去了，那知仍在此地做這勾當，怪道上日有人說見他穿的甚爲齊整，我們猶議論着他現在沒有事幹，反好了起來，想必是那裏得了一宗外快，這一說真正是他無疑了。好二太爺，請你趕緊到衙門去知照我們夥伴一聲，叫他們多着幾個人來，既有一件，其餘的失物，也有了着實。而且他一人斷不敢做這勾當，他家內必有羽黨，人少了去卻不妥當，我們先跟他出城，看其動靜。」連兒又囑咐衆捕役小心。一切不可使他聞風走脫，你們即吃不了，兜着走。」說畢，便急急去了，一口氣跑到縣前，尋着捕役班房內說給衆人知道，又指點柏成去的路徑。衆人聽說，忙帶着傢伙飛風迎了前去。連兒自回府內回明伯齊，復到縣前候信。早

見衆捕役已押着柏成同幾個人來了。那先去的捕役道：「柏大哥與這幾位朋友皆是漢子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不累我夥計們作難。現在所存的原贓業已起到，柏大哥既是朋友，又是舊交，你們須要好生照應。這件事，柏大哥亦係誤入，其實回一堂即沒有事了。你等陪着他們，我先去打聽本官，今日可坐堂不坐堂。」說罷，即去尋門上說話，半晌出來道：「你們伺候着，官即刻坐堂呢。趁今日就審過，免得又要耽擱一夜，拖累柏大哥受委屈。」當將柏成等人，安插在班房內，又去伺候官府升堂。魯鵬因此案滿限已久，一犯未獲，府裏催文疊疊的下來，祝鄉宦又時常私隔，明知這件案卷萬不能顛預過去，心內正在焦躁，忽聞今日原犯已獲，好生歡喜，忙坐了大堂，原差捕役先上去回了，即命帶首犯上來。見是柏成，很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「這廝怎生仍在此地，幹下這沒王法的事來！」便故作不識道：「你姓甚麼？叫甚麼？爲何起意偷祝鄉宦的衣物？你們一夥共有幾人？那船戶可是你們一夥？須從直招認，不許支吾，本縣尚可破格開脫你等。」又叫將衆船戶帶上，與他對質。柏成情知抵賴不去，不如招認，還少吃些苦，跪在地下連叩首道：「小的該死，一時油蒙了心，幹下這胡塗事兒，小的自知罪不可宥，情願招認，尚望太爺姑念小的初犯，受了人的蠱惑，小的名叫柏成，南京人，因寄居此地，失業有日，難以過活，意在投奔他處，謀幹營生，苦於旅費無出，家小又拋棄不下。後來想到清江有個至好朋友，可以與他挪借安家動身的使費，那日到河邊覓船，卻碰見上年雇來淮城的一隻熟船，小的即叫他送往清江。閒談時，他問小的近來情形，便實告訴了他。正然開行，忽見上流祝老爺的船下來，小的偶說起南京祝家，頗有名望，當日原推我舊主人家，如今劉家壞了事，此時通城要算祝的在頭等上了。誰知船戶聽了，陡生不良之心，即將船泊定與小的商議道：「你說那祝的坐船，也是我們一幫的人，實對你說罷，我們一幫有十數隻船，明是駕船，暗中卻全靠水面上做些買賣。既然祝家首推豪富，身邊必有金銀，莫若今晚大夥兒串合起來，弄他些東西，也強似你去向人借貸，還不知多遠的路趕了去，你那朋友可肯借呢？何以我們定要約你入夥？因祝家是個鄉紳，失了東西，必然報案追緝，地方官畏他聲勢，定嚴行訪拏，非尋常的竊案，無力的失主，十朝半月即鬆懈下去。你在縣裏站過的人，又熟識，又比我們走得進去，可以訪問消息，若祝家追的平常，我們仍在此地停留，若祝家追得嚴緊，我

們卽往別處躲避。好在捕役人等斷不疑猜到你身上，自此我們就是一夥兒了。請你在城裏做名眼線，我等卽放開膽去幹。一有風聲，你卽通信與我們，得的財交多給你見一得一的公分，你還愁沒得過麼？」柏成說到此處，又叩了一個頭道：「小的真正該死，因窮昏了，不覺聽了高興起來，答應了入夥，隨即回船跟着祝老爺船走。果然見他泊了船，聞說尚有幾日耽擱。頭一天與他坐船上的人計議停當，次日夜間小的等人伏在河邊，俟祝老爺們睡熟，他的船戶將衣囊包裹一件一件的竊出，小的們在岸上遞接，所以祝家主僕皆不知道。連日打聽，祝老爺追得甚緊，太爺又差了全班捕役，協同河快保甲，城內外到處緝獲，難以存身。又因祝老爺坐船上的人攀去，怕他們受刑不起，吐出實供。昨日小的們商酌定了，往內河躲避。今早叫小的入城再細細探聽。那知才進了城，卽遇着祝府家丁連兒，與他向來認識，他喚住小的說話，小的亦欲借此查問他的口氣，便扯了他去吃酒，談談天網恢恢，小的錯拿了搬指當作銀兩，被連兒見着，卽破了案。同夥的一起，又在小的家內候信，不及逃走，故多被拏獲了。此乃句句實情，并無半字虛言。總求太爺高陞極品，朱衣萬代，饒恕小的爲窮所使，情願具切實改過死結，永不爲非。」一面說着，一面叩頭如搗蒜一般。魯鵬聽了，冷笑道：「好！你們這一班喪盡天良的奴才，只顧你們偷來的銀錢，大夥兒快活，累得本縣受足了失主的氣，還耽着處分！你想去，你該得什麼罪！」卽命將柏成帶過一旁去，帶那兩起船戶們上來審問。未知船戶等可肯招認實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少年得志奉旨完姻

俠士酬恩奮身卻盜

卻說山陽縣魯鵬審實了柏成，當令畫供，卽命帶兩起船戶上來訊問。衆船戶見柏成已從實直招，也只得認了。又將原贓逐一檢點，卻少了若干。問到柏成等人，多說賣與過路的客商去了。魯鵬沒奈何賠補齊全，命連兒當堂照單領回。又做了詳文申稟府裏，敘說賊犯全獲情由。一面着人去封鎖柏成房屋，提他家小到案，追繳原贓。柏成的妻子，本來在南京與柏成鬼混上手的，到了淮城，方公然說是夫婦，明欺淮城沒人知道他們底細。此時聞得柏成犯了事，必要拖累着自己，連夜將細軟收拾逃走，另尋主顧去了。差役回衙稟明魯鵬，說：「柏成的

妻子聞風在逃，他的房屋是賃的，現在原業已出頭承認，不合封鎖。『差役因得了房主賄囑，竟代他掩飾過去，只把那兩隻船封了，照官價變賣賄抵，俟府裏回文下來，准其銷案。』即將柏成等人按例定罪，柏成是此案首犯，重責四十，永遠囚禁，其餘衆船戶皆從輕減等，每人枷號一月，刺字發各坊保正看管。柏青見各物一半是魯鵬賄補的，心內反過意不去，遂親詣縣署道謝。次日即辭別二郎，另雇妥船回轉南京，不一日已抵省城。柏青先坐轎回府，連兒開發了船價，隨後也押着行裝進城。柏青見父母請了安，祝公即問及淮城被竊一事，柏青從頭至尾說了。祝公嘆息道：『天下事沒有不報應的，當日柏成拐了他主人一空，幾致劉蘊不得回來。目下劉蘊已死了對頭，而且遠颺他方，自以爲幸逃法網，誰知天理昭彰，偏生遇見這一班船戶勾他入夥作賊，今日仍不免身受官刑，可見惡人總沒有好結果的。』又問了那漢槎任上光景，便命回後歇息。柏青退出到了自己房內，素馨小姐早迎接出來，少年夫婦，遠別了數月有餘，自然絮絮搭搭談說不了。來日一早，梅仙得着信，趕着過來問候，說到五官臨行的時節，諄諄囑托你一經回來，即寄信與他。柏青點首道：『倒也不必急急，得便你可寫封信寄去。』又去見舅父，舅娘請安，呈上漢槎的稟啓，回來又到小儒衙門裏走了一趟。過了幾日，各事料理清楚，這日飯罷，帶着連兒往聶家來，與王氏二娘略談了幾句，即到小憐後進來細問慧珠近況。小憐搖頭道：『再別要提他了，如今益發不能干犯，起初我們勸說他還聽着，目下只要說到你的話，他即掩耳走開，甚至見了我們躲避不理，怕的我們和他囉囉。』依我說，你可把這條腸子打斷了罷，只當不曾認識他的又怎麼呢？』柏青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只管望着小憐出神，好半晌始倒抽了一口氣，滴下幾點淚來，又恐小憐見笑，忙轉身拭了眼淚。見左右無人，即告訴：『漢槎意欲接你到山東去，未知你可願意，不妨說明，我好代你打點着。』小憐不便當面應答，只低着頭拈弄裙佩。柏青知他意思是應承了，立起身來道：『我且別過，你可見着晚秀代我說聲問候，我卻不敢去驚動他。你的話可將行止的主見揣摹定了，我再來討回音罷。』便辭了出來，回至府內，惟有納悶而已。忽見連兒來回道：『適才打聽得陳二老爺點了詞林，早間報子已報到總督衙門，此刻合城官紳多去了，老爺吩咐爺也過去道喜。』柏青聽說，忙穿了吉服，坐轎前去，小儒留着至晚方回。原來陳仁壽進京會試，中了第二十二

名實士，殿試欽點了庶常，陳仁壽即行請假回鄉，祭祖完姻。今上又知道陳仁壽係兩江總督陳眉壽的堂弟，恩賞白金五百兩，以爲婚娶之費。陳仁壽謝了恩，即擇吉出京，一路上奉旨完姻，分外光寵。先專人到南京送信。小儒正接到喜報，又接到仁壽私函，不日即至南京，又恩賜完姻。小儒忙著寄信，囑咐他早爲預備。玉梅出嫁，這日陳仁壽抵了南京，進衙見小儒夫婦請安，又叩見了甘香。次日往各親友處拜會，過了數日，小儒即催促仁壽回鄉祭祖，回來方可迎娶玉梅。若太遲了，一則展轉不來，再則又恐就誤了年終進京的日期，便擇定三日後起程。適值從龍回信亦至，信中說欲招贅仁壽到蘇州去，免得兩處往返，待滿了月再到南京，與尊府合住等語。小儒正慮着仁壽娶親，必須另尋下一所房屋，又沒人照料，難得從龍說到招贅，卻好祭祖，回頭順路蘇州，豈不一舉兩便？忙來與仁壽商量。仁壽是沒有不願意的，他幼無父母，凡事多倚托哥嫂做主。小儒即寫了回書，交帶原足，又備下替親使費的銀兩，給仁壽帶去應用。仁壽遂辭別哥嫂開船，一路無話，到了浙江，祭過祖，又拜見了合族，耽擱了兩月，諸事已畢，即收拾動身，向蘇州來贅親。從龍自接到小儒回書，便在本衙門打掃出一進正宅來，作玉梅新房；又命衆家丁嗣後都稱呼大小姐，不許提個韓字。一切婚嫁禮節，悉照自己親生女兒一般。小鳳又暗中備了一份體己，添補玉梅妝奩。程婉容也有贈送。玉梅見從龍夫婦三人，如此優待，感激不盡。到了吉期，行過合巹大禮，又請從龍夫婦受拜，即送入洞房。玉梅在燭光下，偷看仁壽相貌堂堂，風流年少，十分心滿意足。仁壽亦久聞玉梅才貌雙佳，不過偶落風塵，先世卻是舊族，今日見了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兩人你憐我愛，各遂了心願。從龍見他夫妻如一對粉妝玉琢，自喜眼力不差，直待滿月以後，好送他夫妻回轉南京。且說柳五官自由南京起身，不數日來至蘇州，在從龍衙門裏住了半月，即接着王蘭有信來請。五官亦欲往杭州游玩各處古蹟，便辭了從龍，向王蘭處來。終日覽賞名山大川，覺得天下湖山，以杭州爲最。怪道者香起坐的地方，自書了一付楹聯挂着，集的成句是：『聖代如今多雨露，故鄉無此好湖山。』上聯說的是蒙聖恩簡放他此地爲官，下聯即指浙省名勝甲於天下，真乃貼切不浮了。五官又於日間游玩的處在，或有不識名蹟，晚間回署即請教王蘭解說。足足逛了兩個多月，遊覽方遍，卻好接得梅仙來函，說伯青已回。五官見了，即忙著收拾起身，王蘭堅留不住，只

得送了若干上等物件。五官又便道：蘇州辭別從龍，從龍留他同仁壽起程，一路上彼此可以照應。五官再三不肯住了一日，即先行去了。這日已過常州地界，因逼着船戶，不分曉夜趲趕，以致走過了應住的碼頭，時已初更。天氣又落起雨來，不能前進，即泊在一家村莊旁邊。岸上不過四五戶人家，此時天色不早，各家皆關門閉戶。五官見泊了船，悶坐半晌，也就睡了。衆船戶趕路辛苦，一倒下即酣呼睡熟。五官在炕上翻來覆去，聽那雨點打在篷上，浙浙瀝瀝的緊一陣慢一陣，倒勾起無限心思來，格外睡不安穩。忽聞得後舵略咳的一聲，五官側耳靜聽，又似有人爬上船來的腳步聲音，不禁害怕起來，咳嗽了兩聲，沒人聽見。忙翻身坐起，喚他的跟人道：『你們可睡着麼？招呼船戶們一聲，後舵上什麼響，別要有人呢？』衆船戶此刻已醒，忙答道：『沒甚麼，我們住船的時候，忘卻提起舵牙，想是水擺着響。』五官只管放心，往來官塘大路不妨的。五官見他們多醒了，聽了聽沒有聲息，復又躺下。因適才說了幾句話兒，更難睡着，那岸上已打三更，雨亦漸止，正朦朧欲睡，猛然船頭上嚙喇的一聲，五官很嚇了一跳，正待叫人，見艙門全行打落，一連跳進四五個彪軀大漢進來，手內皆執着明晃晃的鋼刀。五官早魂飛天外，抖着一團，出聲不得。後艙衆船戶也驚醒了。那知從舵後亦爬入幾個強人，把衆人捆扎做一堆，丟下艙底，上面用板蓋着。前艙的強人，也將五官捆起，用刀指着道：『你若開一開口兒，即送你狗命。』嚇得五官雙眼緊閉，聽天由命而已。衆強人點齊燈火，揭起艙板，四處搜檢，又開箱倒篋的尋找金銀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忽上流搖了一隻船下來，那船上的人問道：『對過的船爲何半夜三更，大燈大火，又在那裏亂嚷做什麼？』衆強人聽得有船來了，忙出艙，見是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站着一人，衆強人也不放在眼裏，大喝道：『滾你娘的蛋罷！』管我們做什麼？實告訴你，我們是向他借盤費的，你快點走開，好多着呢。若惹起老爺們氣來，你就沒想活着。』一語未完，站在艙外的那強人，咳嗽一聲，撲通跌入水內，那人一縱早過船來。衆強人見來人用武，又傷了他等同夥，齊齊搶上船頭，直奔那人，舉起刀亂砍。那人不慌不忙，手起足踢，打翻了好幾個跌下水去，其餘的強人見勢頭不好，胡哨了一聲，皆赴水逃走。落後的稍慢了一步，被那人捉住按翻，用腳踏住胸膛，奪過他手的刀，舉起喝問道：『你們究竟是什麼人？清平世界，敢於行兇劫掠！這家船上與你有甚麼仇隙？可從直說來，饒你一死，不』

然我那一刀剝你兩段。」說着把刀在他臉上壓了一壓。那強人連聲哀告道：「好漢老爺饒命！這家船上與我等並無仇隙，因在蘇州見他用得揮霍，我等起了意，約了我們一班兄弟，一路跟蹤至此，偏生今午他住在這曠野地方，所以才動手的。他的銀錢物件，雖已搜羅出來，都未取去。我們的人反被好漢打落下水，多分是沒有命了。只怪我們有眼無珠，不識好漢，但求饒我一條狗命，願從此改過爲善。」那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饒你不得。」即將篷索割了一段下來，把那強人四足攢蹄的扎起。五官此時萬想不到有人救他，開眼看時，衆強人已散，又問得問那強人，方知來人救了性命。忙高聲叫道：「那位好漢請進艙來，放了我手腳叩謝。」那人早跨進艙中，見五官緊緊捆住，用刀挑斷繩索。五官爬起，望着那人納頭便拜。那人一把拉住五官，細細一看，不禁喟喟道：「怎麼講，誰知是柳恩公，真乃天緣湊合，使我來解恩公之圍，要恕我來遲，有累恩公受驚。」五官聽得來人稱他恩公，大爲驚異，定神細認，原來就是去歲除夕濟助他銀兩的鄭林。心中這一歡喜，非同小可，道：「鄭哥你怎麼來的？若非你來搭救，小弟早作刀頭之鬼。」說着又要叩謝。鄭林挽住五官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天道循環，絲毫不爽，蒙恩公去歲除夕救我，天使我今日來救恩公，其中真個造化弄人，令人不測。我非恩公，無以至今日。恩公非我，無以脫此圍；我們算各盡其情，何須介意？尊紀及衆船戶到那裏去了？」五官道：「衆強人上船時，我彷彿聽見他們叫喊，後來我被捆起，自身性命尚不知死活，還能顧他們麼？料想盡被強人殺了。」鄭林聞說，取了火走入後艙尋找，果然不見一人。暗忖道：「當真一千人多殺了不成？又不見有血跡。」正在狐疑，聽那艙板下有人哼聲，揭開看時，見衆人好是捆猪似的一大堆在內，即叫五官道：「不用着急了，他們都在這裏呢！」五官忙走來看，又是急，又是笑。鄭林將火遞與五官執着，即蹲身下去。衆人認不得鄭林，見他短衣結束，猶認着強人，齊聲哀乞道：「大王開恩呀！船內所有金銀，任憑大王搬取，我們身上分文俱無，只求大王賞留狗命罷！」鄭林搖手道：「你們別害怕，我非強人，是來救你們的。」便將衆人舉出艙外，方跳了上來，解開衆人繩索。衆船戶與兩名跟人，多捆得身子麻木了，躺在艙板上，動彈不得，口內只說：「嚇殺了！」又見五官平安無事的立在一旁，即問道：「強人來時，倒沒有難爲五爺麼？」這位爺是何處來的？怎麼又救了我們？」五官將鄭林殺退強人的話，告訴衆

人一遍，衆人方恍然明白，便齊齊跪在船板上叩謝。五官便邀鄭林同至中艙，鄭林道：『待我將那個強人打發了再議。』卽轉身提刀出艙，五官忙上前止住道：『鄭哥且慢，若論這一夥強盜，殺盡方快人心，但是他們被你打死多少，已知利害，想再也不敢爲非作歹。依小弟愚見，姑免他一死，放他去罷。』鄭林停住腳步笑道：『恩公反可憐他們起來，也能死罪可赦，活罪難饒，我自有處置。』遂同了五官走上船頭，指着那強人喝道：『你這該死狗賊，若不看柳老爺慈悲你們，定要剝你幾十段。從此你須改過爲善，做個良民，倘再執迷不悟，有日碰到你鄭爺爺手內，把你碎尸萬段。』說着，反過刀背來，在那強人左右肩頭上，使勁斫了兩下，頓時兩膀皆斷塌下來。那強人咬牙忍受，不敢叫喚，此時只求活命。五官忙着又要來勸，卻不及了，只說了聲可憐，躲入中艙，不忍看視。鄭林見他兩膀已折，料無能爲，卽割斷綁繩，喝聲：『饒你狗命去罷。』提起他右腿擡上岸去。那強人得了命，也不顧疼痛，連爬帶滾的去了。鄭林放了強人，又下艙來，笑向五官道：『發放他去了，只是太便宜了那狗賊。』五官連忙讓鄭林上坐道：『鄭哥，你我從此是患難朋友了，切不可如此的恩公稱呼。若以今日而論，我受你救命之恩，又怎生稱呼呢？你若不棄嫌我，由今日起，我們卽以兄弟相稱爲是。』鄭林本來爽直，也不多遜，便答應了。此時五官的跟人，喘息了半會，也擇扎進艙來伺候。鄭林道：『你們可到我那邊船上去，隨便拿些吃物過來，我忙了半夜，肚內餓得很。』五官忙道：『我們船上有現成的酒飯，晚間因身上不爽，沒有吃着，你們看可被糟蹋了沒有？若沒有糟蹋，快煖了來。』鄭大爺吃，我覺得也要吃點子呢。』跟人忙去預備酒飯，少頃捧了出來，安好座頭。鄭林坐下，虎咽狼吞的一陣吃得罄淨。五官只用茶泡了半碗飯，兩人吃過，洗了手臉，天已大明。鄭林叫五官歇睡片刻：『不然勞碌很了，你身子又不健壯，少停要壞病了。我亦過船去走走，停刻再來與你敘話。』又叫兩隻船並排幫着同行。看他們開了船，方過船去。五官亦覺困倦，卽和衣睡下，閉目養神，心內卻着實感激鄭林。又自喜去歲除夕救了他，原來是伏下今夕救自己的。真所謂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如今有他同伴，我也不怕了。鄭林回到自己船上，將夜間的事與姚氏說明。姚氏亦喜道：『難得此地遇見恩公，又解了他的急難，真乃天從人願，稍盡我們報答之心。』鄭林也歇息了半會，早已午飯時分。鄭林起身跨過船來，見五官亦起來坐着，吩咐跟

人整治酒菜，又叫去請鄭林，忽見鄭林過來，笑着迎道：『鄭哥來了麼？我正欲着人去請你，適才船走惠泉山，經過，小弟叫他們上去沽了一瓶上好的惠泉酒，又備了兩樣精緻肴饌，我們弟兄們樂一樂，以補那昨夜的不足。』鄭林亦笑着稱妙道：『難爲你想得到，士語：「不飲惠泉酒，空在江湖走。」我們既至此地，也要嘗嘗惠泉風味，不枉走這一趟。』五官即喚跟人擺上酒菜，兩人對坐豪談暢飲。五官又問及鄭林何以至此，鄭林先舉起酒來仰着脖子一口吸盡，放下孟子道：『說也話長，自蒙老弟與金大爺贈我川資，即同着妻子兒女，投奔我岳父，到了任上，我岳父終日思念他女兒，託人帶了幾封信都沒有寄到，正要打發我們舅爺親自來尋我，恰好我與他女兒去依靠他家，又帶了幾個外孫同來，甚爲歡喜。及聞我說到近年窮困幾乎全家都成餓殍，幸遇金柳二位慨然贈濟，方能前來。他老夫婦聽了，很很哭了一場，不捨他女兒自小嬌生慣養，那裏受過這般苦處，便對我說：「既然來此，且安心住下，我自有一番安排，都要設個長久的法兒，讓你們好過活去。」我岳父本是行伍中有名的老手，閒時與我講究些技藝，不時又叫到城外跑馬射箭，怕我坐懶了筋骨。三月內忽然奉到本省總督來文，因去冬我岳父巡緝洋面，獲盜有功，推陞了浙江黃巖總鎮，即忙着料理赴新任。我岳父說：「此去浙省，道路遙遠，你夫妻們不便同往，我前月已託人進京，代你捐納下南河千總，我再給你五百兩銀子，攜了家眷，回家歸標去罷；你這一身本領，在河營內，定見出色。多餘的銀兩，可置辦些田產，又有千總一分糧米貼補着，你夫妻們不愁沒養活了；倘或一年半載，你的官運通順，得補了實缺，也不愧你家世代將門之後。我再寫信去請河營內諸位至好朋友，照應着你。」我送岳父母動了身，即帶着家小趕趕回來，投營効力；趁此年富力強，正好幹立功業，重整祖父家聲，也替我岳父母掙口氣，不負他老人家提拔我一番美意。想不到昨晚走至此地，得遇老弟，又值老弟有難，天使我稍盡寸心。我正欲一到南京，即先尋老弟，向當道諸公，求兩封書札，歸標投効，較之生疎疎的去投營，好得多呢！不知可有那般福分，託天地祖宗庇佑，略展我生平志向。」說着，又一連乾了幾盃。五官聽了，喜得起身稱賀道：『原來鄭哥得了官，正是丈夫出身之基，將來專闢擁旌，翹首可待。今日先奉敬一大盃，以作預賀，小弟也陪乾一盃。』即親自斟了酒送過，鄭林立起飲了，五官亦陪了一盃，又坐下道：『鄭哥恐初入河

營，沒人照應，小弟回去與小瓊商議，請總督陳公寫封私書，致意河督。況且鄭哥有這一身驚人本領，再沒有上司不另眼看待的。」鄭林聽五官一口應允，歡喜非常，先道了謝。真乃酒逢知己千盃少，對吃到黃昏時分，五官已覺醺然欲睡，因作夜遇盜，不敢多飲，又吩咐早早的在那人煙稠密所在泊了船。兩人進過飲食，鄭林知五官害怕，也不過船去，好在一順泊着，兩邊都可照察。即叫五官睡下，自己輕裝扎束，拿了兵器，坐在艙門口。又點起一支通宵大蠟，燦燦的盪了一壺酒，自斟自飲的消磨永夜。五官安安穩穩直睡到次日天明方醒，見鄭林仍然坐着，心內好生過意不去。忙一骨碌爬起，揉着眼睛笑道：「我昨夜真個睡糊了，半點兒都不曉得，怎生代累鄭哥守了一夜。」鄭林笑道：「這又算甚麼呢？我向來走道兒，夜夜多是如此。我知道你昨日嚇怕了，不守着你是睡不穩的。你又不慣辛苦，一夜沒得好睡，眼睛捱捱了倒難看，好的白日裏隨我愛睡到什麼時候兒。」說着推開船窗，見天已大明，即叫起船戶們開行。自己便和衣倒在五官榻上睡了。鄭林因夜來不曾合眼，酒又吃多了，放倒頭即呼聲如雷。五官料難再睡，穿齊衣服起來，盥洗已畢，坐在篷窗口看來往的船隻。鄭林直至午後方醒。由此每夜鄭林守着不睡，五官自得了鄭林作伴，放心大膽的睡覺，不一日已至南京。鄭林別過五官，收拾行裝，同着姚氏兒女進城，約定明日在小瓊家會晤。五官亦料理上岸，來至梅仙家。梅仙接着，問了一路情景。五官即說那常州遇盜，幸有鄭林相救。梅仙聽了，着實嘆息道：「當日我原說此人終非久困，不意此去即得了機遇，路上賢弟又賴他解危，可謂救人自救。」五官又說及鄭林託他求小儒致信河督，冀有關顧。梅仙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明兒我們先去見了伯青，託他轉達，分外妥洽。伯青很惦記你呢，倒望你回來好多時了！」又擺出酒來，代五官洗塵。次日清早，五官換了衣服，同着梅仙望祝府來，到了府前，尋着祝安。梅仙即問伯青，祝安道：「往總督衙門去了，適才聞得陳大人奉旨內用，我家少爺趕着去道喜，還聞雲大人、王大人也陛了。」梅仙、五官亦去與小儒叩賀，方知小儒奉特旨擢用吏部尚書，兩江總督仍着程尙調補。雲從龍特授南河總督，兼理漕河事務，恰值杭撫又告病回籍，所遺巡撫一缺，即着藩司王蘭署理。該督撫等均着速赴新任，毋庸來京陛見等情。小儒見他兩人來了，即留住他們，吃了晚飯去。伯青批着五官到一旁坐下，說不盡彼此別離衷曲。又問五官此番還是常住

南京，還是仍要回去。五官道：『京中的房產，我皆變賣了，又無親戚故舊，我回去做什麼呢？你若留我，我即住着；你若厭煩我，即回京去。』伯青笑道：『聽聽你這話，可噁人。我已不得你住下，可以朝夕相聚，你倒說我厭煩你，我爲什麼要厭煩呢？可不是沒得說的話。不過怕的東府裏王爺不容你久住在外，我不放心，才問你一聲，你用這話來噁我。』五官道：『我出京的時候，已稟明王爺，一時不能回去，他老人家也曉得我出來是不回去的了。』又說到鄭林的話，伯青點頭道：『這鄭家的行爲，使人可敬，據你說來，卻是一個英雄。好在如今在田已調了南河，明日等他到了南京，我親自去拜託他，提拔鄭林，他又非外人，可以不用小儒的信。』小儒亦與梅仙說些閒話，見伯青、五官兩人唧唧咕咕的說笑不了，便笑說道：『你們也好談完了，不要一邊親熱，一邊冷落，分明現出兩樣情形來，叫人心裏受不得。』五官聽了，一笑走開。梅仙紅着臉道：『你也打趣我，你要嘲笑他們，何苦借我踏一腳呢？』伯青也笑着走攔來，即告訴小儒。五官在路遇着鄭林的話，小儒亦嘆賞不絕道：『此人真是個血性男子。凡有血性者，遇事必能果敢，不避艱難。在田若收之麾下，定得其力，不獨專爲報答私恩上起見。改日在田到此，伯青倒要記着說聲。』說話間已擺上酒來，大衆入座，小儒早吩咐是來道喜，稟見的一概回覆，登筵容謝。衆人即脫去大衣，換了便服，傳杯暢飲。席間五官言及田文海如何被劉蘊冤魂捉去，伯青說及柏成如何勾通船戶盜竊自己衣物，現在犯了案，永遠囚禁。小儒道：『足見事事皆有天理，若沒了報應，世間的惡人更要作威作福呢？』伯青又想起小憐的事來，忙與小儒商議道：『前日我問過愛卿，他雖沒有証，看他的意思，已經應允，我正籌畫沒有妥當人送往山東，不若叫他隨你同行，況且嫂夫人此次也要入京，沿途更有照應。』小儒道：『這卻是一舉兩便，明兒可叫他搬到我衙門裏來罷？內子也很歡喜，你們免得臨時行色匆匆。』愛卿沒有走過旱道，必至丟了這件忘了那件的，若搬到我這裏來，自有人照應着，不要他費半點兒心。』伯青喜道：『那可不是更好了，我明兒即去通知愛卿。』衆人飲到薄暮時分方散。伯青約五官到他府裏去住，比在小孺家早晚見面便當的多呢。五官答應着，說定後天一准搬移過來。次日鄭林來會五官，即帶了他去見伯青，又叫鄭林備了手本到總督衙門上求見。小儒因昨日五官說鄭林如何英勇，即命傳見，很問了多少話，叫他：『停兩日待

雲大人交卸過撫篆，來接南河的印，那時你再歸標。雲大人也是極愛人材的，大凡居官的人，無論尊卑，文職以治民爲務，武弁以練兵爲先，給實做去，不遺餘力，朝廷自有升賞，上司自然器重。」鄭林連聲應是，告退下來，專守雲河帥到此再去謁見。隔了一日，小憐搬進衙門，方夫人叫他在上房歇下。小儒連日忙着結算交代，及未完事件，只候程公來接過手，方可起程進京。伯青自接了五官同住，和他終日談說些故事。梅仙又常進府，伯青倒把想念慧珠的心丟下了一半。這日正在書房與梅仙、五官閒話，連兒來回道：「雲大人由蘇州到了，此時已往總督衙門內去拜會，大約少停即到我們府裏。」伯青閒說，忙叫連兒再去打聽。未知伯青見着從龍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計陰私設謀等蜂蟄

得貴子佳兆叶熊龍

話說雲從龍奉到恩命，調補漕河總督過了一日，新任蘇撫已至，從龍交卸了撫篆，即收拾攜眷往南河來。先打發陳仁壽夫婦回轉南京，方隨後緩緩的登程。一路迎送不須細說，這日早抵南京，上岸來拜小儒、伯青等人。伯青即說到鄭林一事，托他照應。從龍道：「你們保舉的人自然不錯，他又待五官有此一番好處，我理應破格成全。明兒可着他先來見我，好量材使用。」又問慧珠近來如何。伯青道：「再不要提他了。」便將慧珠矢志修行的話說了一遍。從龍搖頭道：「我不意晚秀竟如此大改性情，平日他和人淡淡是有的，也不致忽然絕決到這般地步，沒是伯青不留心，說出什麼無意話兒，冷了他的心了。」伯青道：「真正要冤屈殺人，我那裏還敢得罪他。況我與晚秀忝在知己，即是無心說錯了話兒，他也不能記憎我，而且我並沒有說錯什麼。此時求他同我好，好說句話兒總難。他的隱情心事，我也猜摸不透，惟有聽之而已。你如不信，明日背地裏問着小儒，就知道了。」從龍見伯青說着大有悽然之態，亦不便再往下問，即用別話岔開。說了半會，作辭回船。次早鄭林得信，忙來叩謁。從龍見他一表非凡，是個英雄氣概，大加賞識。問及家世先代，皆是武職出身，頗有勳勞，便命他隨行聽候差遣。鄭林拜謝退出，自去料理不提。小儒早同方夫人計議備帖去請程婉容與小鳳，過來盤桓，又請了伯青。

夫人江素馨與小憐陪客。他們皆是舊時姊妹，見了而悲喜交集，各敘闊別。小鳳問及慧珠，小憐將前後細情說了。小鳳道：「我來時本欲去見他，勸說一番，現在聞你所說，他竟是絲毫不可移動，縱去勸說，也是無益，徒然惹他煩惱，我也不去見他了。好在他已將我們昔日的姊妹，付之度外，我不去他想也不惱。」小憐道：「我看姐姐不去的，很是見着了，空被他奚落一陣，倒犯不着。猶記我搬到這裏來，去見他作辭，又借着別的話勸了他幾句。他反生起氣來，說你們是有福的人，所以總得了好處，我是生成薄命，只合念佛誦經，修修來世，從此你們只當我沒了罷，說罷，他即走了開去。姐姐，你想想看，他也不顧人下不去，就沖口說出這些話來。你若去見他，說的好，便罷，說的不好，引出他多少的牢騷，故而我勸你不去的爲是。」方夫人亦歎息道：「大姑娘爲人甚好，相貌既俊麗，談吐又文雅。前年在我家裏住了多時，臨去尚依依不捨，怎生忽然變出冷面冷心的性格來，真正一個人中道會變的。」至晚席散，各回府第。次日江素馨也請了衆位夫人到他府裏宴會了一日，其餘一概辭謝。從龍又往小儒、伯青等處作辭，即收拾起身，叫鄭林帶着家小隨行。五官直送出十里以外，還是鄭林再三止住。方珍重一番而別。人衆不日到了淮城，二郎出城迎接，留從龍等在署款待。小黛也請程婉容、蔣小鳳過去，隔了一日，從龍辭別二郎，去赴新任。管下各文武早遠遠來接，進了公館，然後擇吉接家，所有專摺謝恩，及一切應行公事，無須贅說。鄭林先安頓家小住下，即料理歸標在轅聽差。卻好漕標中軍守備以丁艱出缺，因漕河事務均歸從龍統轄，兩營中軍，便命鄭林一人暫行兼理。當時即有漕河兩營文武來與鄭林聯絡，又見他是河帥親信人員，惟恐趨承不及。鄭林卻一塵不染，悉秉至公，從龍分外寵任，凡上等美差，皆委他去辦理。又於冬令例保案內密摺單保，免補守備，以都司升用，遂實授了漕標中軍兼管河務。鄭林即寫了信稟知他岳父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且說陳小儒待程公來省，接了印，便打點登程，又帶了仁壽夫婦，與小憐同行。伯青等人亦忙着紛紛餞送。五官寫了稟啓，托小儒帶呈東府裏王爺，無非仍說外面各事沒有清楚，急切尚不得回來，請王爺不用掛念。小儒今番是攬陞內用的大員，沿途迎送更多，一日，已至從龍境界，見了面，即商議將玉梅留下暫住，俟仁壽過了朝考，或留京，或放差，再來接取家眷，沒似我上年帶着家眷去會試，巴巴的到了京，不上兩月，又仍然出來，人

既吃辛苦，又多費往返使用。從龍應允，即留下玉梅。來日小儒作辭，由王營陸路入京，又特地繞道兗州，送了小憐過去。漢棧即親往小儒公寓內，再三稱謝。祝瓊珍見小憐已至，甚爲歡喜，忙收拾出一進房屋，讓小憐居住，當派了四名丫頭給他使喚，又趕着他叫妹妹。小憐見瓊珍如此優容，更外敬謹侍奉，瓊珍揀了吉日，代小憐開臉上頭，命內外人等，俱以奶奶相稱。自是小憐得了棲身所在，頗爲相安。小儒在兗州住了一日，仍取路趕入都，一路無話，已至京城。賃定公館，安置家小人等，便預備陞見，赴吏部衙門接任，又去拜會了在京諸同年世好。從此即小心勤慎，以供厥職。話分兩頭。單說雲從龍在河督任上，不足兩月，將漕河兩營，一應積弊陋規，大爲整頓，裁汰所有庸劣各員，盡行參擬。不時傳了鄭林入內，當面吩咐在外暗中訪察，作自己一名耳目。又命嚴約兩營兵丁，不許滋事擾民。真乃吏治民安，一方稱頌。這日正在簽押房閱看公件，忽見家丁來回道：『淮安府知府馮寶來見，并有要話面稟。』從龍聽了，暗想道：『楚卿非我屬下，今特來稟見，其中定有別故。』忙叫人將文卷收過，吩咐請見。二郎進來，見從龍請安，從龍略問淮城近日風俗，即問二郎來意。二郎欠身道：『請大人命左右暫退，卑府有機密事件面申。』從龍起身道：『既然機密，外間耳目逼近，到裏面去坐罷。』便邀着二郎至內書房，命伺候的人一概不許進來，又讓二郎寬了大衣，對面坐下。他們原是至好，因名分有了卑尊，外面不得不拘體格。私見的時節，仍似當日嘲笑戲謔，無所不至。從龍因二郎說得如此鄭重，很不放心，纔入了坐，即問：『究竟是什麼事，這樣蠅蠅螫螫的，想是在淮城又鬧下亂子來了，快說出來，好大家設法。』二郎笑道：『不勞你關心，我倒有意呢。我鬧亂子，然而這件事鬧出來，也非尋常。去歲山陽縣鬧漕一案，皆因魯鵬不善辦理，苛收了衆花戶，觀怒本城紳耆，聯名具稟到我衙門，我即委派委員查訪屬實，不得不詳。是你與小儒列銜奏參出去，魯鵬得了信，即趕着寄信進京，與魯道同在內做了手腳，只從輕議了個革職留任的處分。若依你的意見，因他祖庇田文海，難爲了五官，還要行文確查，再行參辦。我即寄信你們，說人貴悔過，如今他革職也知道利害，凡事不似從前狂妄，斷不敢復萌故態，不如姑寬着他，以觀後效。若一定要辦倒了他，他這微末前程，亦非容易得來的。好在五官現今安然無事，亦沒有過於難爲着。這麼看起來，我尚有恩於他。那知小人心胸，卻最險毒，不記人的好處，只

記人的壞處；就是我詳參他，亦係因公起見，是他自取其咎；我若不詳，我即有了處分。不意今年三月間，他又密信與他老子，說我乃原任宛平縣馮炳的兒子，本籍常州，目下冒入大興縣籍，反在本省江蘇爲官。魯道同正恨我去年詳辦魯鵬，見了這封密信，即揭參上去。現在奉旨着兩江總督查明覆奏，毋得隱混。昨兒令岳已行下文來，調我上省。我想這事倒被他端住過兒了，卻很有些棘手。偏偏你又升到南河來，小儒又內用了；不然也好代我扛着一肩。前兒我已寫信與小儒，託他在內粉飾，究竟其權操之於外，令岳那邊我又沒伺候過，必然據實覆奏。我的官丟了，卻不值什麼，若被姓魯的扳倒，非獨難以對人，亦落他人笑話。意在煩你寫封切實稟啓，給我帶呈令岳，求他彌縫；況且還有一條可以辯白的情，我有一支共高祖的遠族，久住在京，已入了大興籍，惟有借說與他嫡派，方可無礙。』從龍聽了，咂嘴道：『這件事很有些棘手；若照父子異籍的辦去，即是個欺君之罪，你卻當受不住。當日你怎麼忽然要捐冒大興縣籍，真令人不解。此事原難以怪你，只說捐名郎中分部行走，不過因伯青等人多在京中，大家可以常聚在一處；卻沒有想到放在本省來了。你卻錯在簡放之時，若申明原籍常州，另請改掣，即沒有事了。你果真有房遠支是大興縣籍，尚可設法補救。我即寫信至家岳處，將你實在原由不妨明白直說，你再具稟詳訴上去；家岳亦是個愛才的人，又曉得你與我們至好，不能不曲爲成全。到了南京，再求江相去關說一聲；你是江老門生，他也不好拒絕不問。就是家岳亦不便過拂江老情面，況又有小儒在暗中撕攆，可保無大關礙。若說一點處分不就，是沒有的事。』二郎道：『我也自知難免過失，只求不丟臉，不落魯家父子算計，即萬幸事了；我並非那般得隴望蜀的人，你既肯給我的信，就煩你寫下罷，我好早去早回，爽性丟了這顆勞什子的印，倒也罷了。若叫我多在省中耽擱幾日，卻不放心，不知魯鵬一經離了我，惟恐又妄作妄爲的。倘再鬧出些事故來，我真就當不住了。雖自鬧漕以後，他斂跡了多少，怕的本性終未能改，饒不着我還時常防察着他呢；細想起我真正那裏來的晦氣，此番到省去這一趟，要用四五百金；縱然令岳允了情，部裏亦要去料理，一打龜兒的算起來，至少也得二千金。你知道的，我平日費用又大，那沒名望的錢，我又不肯濫取，這淮安府亦是個中缺，出息微末，僅够我衙門內用度，去年我還賠貼了少許。如今平空生出這枝節來，那裏措辦得及一

宗巨款去庫項我不敢動取分文，平時猶可，現在既鬧出這件事情，尙不知能否回任，若再被後任查出虧空來，可不是罪上增罪麼？」從龍點首道：「你所慮卻也在理，若專爲用費籌劃，我倒代想下個救急的法子，你至南京伯青那裏，大可通挪，不過叫他先替你代墊着，回來我再爲你設法歸結。」二郎聽了，感謝不盡。從龍又問及：「魯鵬密信進京的事，你如何曉得這般清切？」二郎道：「說也相巧，我有名舊僕現在山陽縣裏，魯鵬一舉一動，他盡知其細，特地來告訴我，叫我防備着，彼時我也不甚介意，誰知竟被他父子鬧通了。」從龍聞說，方明白其中原故。又留二郎吃飯，即帶着信去稟啓中細微曲折，寫明情由，與二郎看了，封好函口。二郎在身畔收好，作辭回去。次日清早，收拾起身，不數日到了省城，先尋着伯青告訴，伯青替二郎大爲不平，又滿口應允，如有短缺，只管到我這裏來取，你既是至好，切勿稍存意見。二郎別過伯青，即去謁見江相，將細情面稟一番。江公自然也答應了。方去稟見程公，把從龍稟啓呈上，適值江公亦打發人過來關說，程公也知道二郎居官清廉，辦事很有才幹，又有女婿的書信，江相的人情，落得順水推舟，做個好人。若覆奏進去，仇家一定不依，挑剔部裏駁了下來，與我無涉。即當面問明情節，叫二郎回任聽候覆奏，若何發落，再行來省。伯青又留下二郎住了幾日，臨行囑托伯青：「打聽程制臺如何覆奏，并常時提着令母舅聲，倘然批摺回來，與我大有關礙，你須先給我個信兒，好早爲打點。若有該使用的處在，仍請你墊着，統容一併償謝。」伯青笑道：「你只管放心回去，幹你的事，料想這件事，既有在田的信，又有家母舅說項，程制臺不得不迴護着，況內裏又有陳小儒關切，天大的事，也就沒有了。至於應該何處使用，我既允下了你，斷不能半途而廢，批摺回來，萬一於你不便，我自然先給你的信，你的心境，我也明白，以爲官倒丟了，不若爽性打撈他一場，扳扳本兒，可不是不是呢？」二郎笑道：「你太估量的我不堪了，我若早以財帛爲重，也不致終年到頭仍然空着兩手，不過落得用的爽利些。」又去稟辭了江程二公，方回淮城。這裏程制臺既允了替二郎剖白，即照訴稟上的情由，代奏說他祖籍常州，其本支已入大興縣版籍，確有可考。原任宛平縣知縣獨炳實係該員一姓，並非父子，因該員之父名元鈞，以致疑混等云。此摺到了京中，小儒久經接到二郎私書，好在二郎三代清供履歷，均在本部衙門，即暗將二郎履歷改正，又代他囑託了各處，魯道同

亦明知二郎做了手腳，因此時吏部權柄，不操之於己。原來首相胡文淵病故，推升李文俊大拜，熊桂森又放了直隸總督，即恩命魯道同協辦閣務，適值陳小儒調取內用，抵了魯道同。吏部尚書一缺，魯道同猶想追究此事，務要水落石出，一則把柄未曾拿住，只據魯鵬來信，二則他們既安排定了，必無破綻。況李文俊、陳小儒等人，皆與馮寶有舊，豈無關切？倘或追究不出，反繞到自己身上，大為不便。今番便宜了那小畜生，再尋他的過失罷。只得丟開了手不問，隔了數日，旨下淮安知府馮寶，既係原籍常州，當部放之日，應該赴部，申明原委，呈請另改他省，何得延至參發始行詳訴？顯見有意掩飾。姑念在任操守尚潔，曾經本省前各該州縣薦卓異，着加恩以佐貳降用，來京歸部另選。所有該員之父馮元柄，誤爲原任宛平知縣馮炳一，着無庸議。陳小儒得了信，即連夜發信專差出京，叫二郎趕緊告病。既然魯道同與你做對，縱赴部選得別的省分，魯老也不肯善自放你過去，若再被他尋出過失，即難撕撻了。又兩知從龍伯青等人，叫他們就近勸說，恐二郎宦心未灰，執迷不悟。且說程公見了批摺，先去回覆了江相，即委員前往淮安府接署。又將二郎降改另選的情節，告訴他女婿知道。伯青早接到小儒來書，忙着差人去請二郎，可先至省中來一行，再預備起身入京赴選。二郎奉到撤札，即料理交代新任，又見了小儒的信，勸他告病，恰好伯青的差人已至，從龍那邊又打發人來請他。二郎大笑道：「他們也過於小心了，而今做官亦沒有甚麼好處，況且又降改的了，更覺無趣；我豈猶戀此升斗，赴部去另選麼？」當發了回信，交給從龍伯青的兩處差人回去，即忙着收拾，帶了家眷人等，來至南京，在祝府內暫爲借住。先去稟見程公，叩謝代爲覆奏，隨後方說到告病一節。程公應允了。二郎又至江公處稟明原故，江公亦深以爲是，拈鬚長嘆道：「非是我說背誨的話，今日出仕的人，端門一味逢迎，求取功名，那裏還記得忠君愛民四字？居高位者，以要結黨羽爲耳目；在下位者，以阿諛承順爲才能；或中有一二稍具天良者，即自爲不合時宜，必多方排擠，使之自退。再不然，獲罪殺身，皆由於此。故當今之世，君子日去，小人日來，朝廷之上，半屬衣冠之賊；土地之守，都爲貪酷之夫。所以我去歲立志乞退，羞與若輩爲伍。你們一班如在田者，香等人，爲官尚不失分，無奈自負其才，目無餘子，即與小人不足，難保無暗中傾軋等事。日前漢槎赴任的時候，我沒有別的囑咐他，只叫他居官第一個法子，凡作

事但說我心上過得去的都可以行得，不要丟了祖父聲名，忘了平日聖賢的訓誨，受萬人唾罵，即算好官了；戒不可好功居奇，好功未免殃民，居奇難保債事。古人云：立心要清超，作事要平正。你們做官，皆於平正上欠缺，故而多遭猜忌。惟小儒比你們長幾歲，見識亦比你們強些，卻合了和而不同一句。你此番能知機急退，不戀一官，正是你的好處。」二郎連聲應是，坐了一會退出。又在祝府附近尋下一所房子居住，從此無拘無束，自在蕭閒。有時去尋伯青閒話，有時約了伯青到各處游玩，連年雖無官囊積蓄，倒也過得下去。在南京附郭置了數十畝田產，作過活之計，分外無憂無慮，益發放浪形骸，不拘蹤跡。林小黛終日有他母親穆氏作伴，或爲江素馨小姐接過去盤桓幾日，又到蘇珠家去了兩趟。因他冷冷的不似往日親熱，小黛也懶於去了。這日正坐在房內與穆氏說話，見丫頭來回，道：「適纔老爺叫人請太太到祝府裏去，開得那邊祝大少奶奶生了位小公子，各府裏太太們都道喜去了。」小黛聽說，忙着妝扮，乘轎向祝府裏來。原來素馨小姐，自伯青往山東去，已有身孕，到了十月，竟產下一位公子。說起生產時，卻也奇異，是日早間素馨覺得身上不爽，肚腹膨脹，祝老太太聞說，趕着來看視，曉得要分娩了，即傳話叫釋婆來伺候。又在家堂竈神前各處點香，命伯青去行禮。祝公獨坐在廳上，靜聽內裏消息，待至午錯，不覺困倦，伏几假寐，恍惚間見外面走入一人，頭戴烏紗，身穿紅袍，腰圍玉帶，腳着朝靴，是古時的裝束，年紀只好三十上下，生得面如滿月，唇若塗硃，一表不俗，大模大樣的進來。祝公忙着立起迎接，正欲通問姓氏，那人早上來深深一躬，道：「晚生忝在同官，又同鄉里，今奉上帝之命，着長庚星送晚生至尊府棲身，了結夙緣，想老大人自然不棄收留。」說罷，便昂然直向後堂走去。祝公見了大爲詫異，道：「這個人何其冒昧，我與他向未謀面，連姓名都不曾問及，怎麼就這麼託熟，跑到人家內室裏去？現在內裏正忙亂着媳婦生產，忽然跑進一個生人去，豈不嚇壞了媳婦等人？而且他是個男子，裏面無非內眷，即是通家，此時也不便入內，難不成這人是不解禮體的？看他外貌甚好，那知內裏結實胡塗。」趕忙搶步來攔擋，并欲狠狠責備他幾句。不料只顧來阻那人，忘卻腳下門限，一交絆倒在地，不禁失聲哎喲，驚出一身大汗。急睜眼看時，仍坐在前窗椅上，方知是夢。正怔怔的細想夢中景況，主何吉凶，忽見內裏丫頭僕婦等出外報喜說：「少奶奶午時生下一位公子。」

祝公聽說，暗暗稱奇道：『此兒大有來歷，適纔我得的一夢，明明是這人來託生我家，既口稱奉上帝之命，來了夙緣，將來定非尋常之器，眼見我祝氏繼起有人，不患無後了。』想畢，不由喜形於色，忙起身來至後堂。祝老太太趕着出房，給祝公道喜。祝公道笑道：『我的孫子，即是你的孫子，你我同喜。產婦可健旺？』祝老太太念佛道：『真正活菩薩，一個緊陣子，細人兒卽落地了，現在媳婦倒大談大說的。』接着江老夫人得信也過來了，祝公卽忙避出。又叫人分頭送信與各家親族，少停多至祝府道賀。林小黛見江祝二位老夫人行了禮，卽至素馨房中，口內只說了聲恭喜，素馨欠身讓小黛在牀邊坐下。穩婆早將小公子香湯沐浴，用新布裹好，小黛伸手接過，細看此兒，骨相清奇，聲音洪亮。一面用手摩撫着，笑向素馨道：『姐姐福氣，此子日後定非凡品，今於初生時，已見其骨格。』素馨笑道：『罷，啣一點點的這東西，那分得出好歹來？在我看不過徒添一累人物耳。』小黛道：『別這樣說，不知想兒子的人，想得什麼是的呢？卽如小妹血分中有病，是不能生育的了。罷罷，馮家娶我過門，做一代的正經人，沒有替他家生下一男半女，豈非馮門中的罪人麼？就是日後有庶出的兒子，比親生的都要隔着一層。』說着，不禁眼圈兒紅了。素馨忙用別的話解釋過去，又說到慧珠身上。小黛道：『我前日去看他，很爲消瘦，據說連日飲食大減，常思睡覺，請了醫家來診脈，又說不出什麼病原來。他既矢志修行，自然萬念皆灰，毫無妄想，怎生有這悠悠的病？沒是外面別氣，心裏仍放不下那些牽腸掛肚的事。』素馨搖頭道：『那倒不要說，他，又沒人逼他修行，定要裝出這些故事來，合離別氣呢？我家這一個，自從聽見他修行了，急的晝夜不安，也病着好些時。常說人生最難得者是個知己，若曉秀有了癡着，我拚就不孝的罪名，與他一道兒同去，現今隔的口久，方纔冷淡了，饒不着提起來，還是唉聲嘆氣的。這麼看起來，曉秀竟沒有別氣的處在，可知其中另有曲折，不能告訴旁人，只得自己納悶，恨氣修行是有的。連他說的什麼夢見有人指示前因，不可味棄，怕的多是他託言，不然好端端的鬧着修行，恐人議論他不是。』小黛聽了，連聲稱是，又坐談了半晌，因素馨產後不能過於勞動，遂作辭出來。祝老太太卽留住衆家女眷，用了晚酒方散。接着三朝，祝府又大開湯餅宴會。祝公代孫子取名夢庚，因夢中人說是長庚星送他來的意思，是晚伯青也進房來看兒子，奶娘忙將小公子抱送過來，伯青雙手托

定在燭光之下，細看此兒品格清秀，一對烏溜溜的眼睛，望着燭光轉來轉去，似乎解得頑耍。伯青自是歡喜，仍交奶娘抱了，週身坐在牀沿上，細問素馨身體可否硬朗。素馨偶道：「前日林小黛在此曾提及晚秀有病，醫家又不識病原，我倒好笑，隨便甚麼病，多要有個起病的原由，可見那些醫生是都沒有本領的。」伯青聽了，忙問道：「晚秀有病是真的麼？」素馨笑道：「誰和你說假話呢？我又與他無仇，難不成枉口白舌呢？他有病麼？你這話倒問得我奇。」伯青頓時忙手忙腳的起來道：「我怎麼半點影兒都不曉得，而且前兒馮夫人說有了幾日的病，不是倒有半月多了。明日我定要看他去，纔是情理，他心裏正怪着我呢！如今有病，我不去，他更要怪我了。其實不是你今晚說起，我仍是不知道。」說着，又踉足自恨自怨。素馨見了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道：「你而今真正格外瘋瘋顛顛了的，就是明兒看他的病去，也不算遲。俗說有心拜歲，寒食不遲，好在你真是不曉得的，也不爲對他不住，何必急的這般形像，自己怨恨着自己？若是老爺聽見了，又要責備你。還有一說，橫豎你與他交好中斷了，就待他情分上欠缺點兒，也不算什麼。」伯青被素馨說得低下頭去，默默無語。素馨亦不便再說，半晌道：「你也該歇着去了，今晚早睡，明日早起，好看病人去。」伯青聽說，亦不答言，逕出房去了。回至書房內，倒在榻上，翻來覆去，都睡不穩，只覺萬斛愁腸，一時頓至。不知慧珠連日病勢若何。又想到怕的我去看他的病，他仍然冷面冷心，不理會我，復又想道：「隨他怎樣待我，我只照平日情分一樣的待他，我的心惟有天知道罷了。」想到這裏，方沉沉睡去。一覺醒時，日色滿窗，忙翻身下牀，連聲說：「遲了，遲了！」忙叫人備馬伺候出門，一面取水淨面漱口，又吃了點飲食，帶連兒忽忽上騎，直向桃葉渡來。未知慧珠的病近來怎樣，伯青去看他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 囑遺言晚秀了塵緣 聞凶信洛珠悲老母

話說慧珠自修行以來，斷除妄想，趨向真如，初時猶覺花朝月夕，偶觸情懷，尚自感自嘆，雖說見着伯青狠心不理，未免心內還有些拋捨不下。到了兩三月後，內念日堅，外緣日屏，把塵世上一切兒女私情，人生貪慾，皆

搬入東洋大海，連自家的身子，多覺非己所有。不過隔兩日到王氏處詢問一聲，以盡母女之情而已；其餘一概人等，都不見面，省得見着徒惹煩惱。王氏二娘在背後計議，待他性子過去，尙望他回頭；不知慧珠的心，一日堅固似一日，世情一日冷淡似一日。這晚間吃了飯，叫使婢們退出，親自點了一支香，盤腿坐在蒲團上，閉目誦經，待至三更時分，恍惚間似睡非睡，身子虛飄飄的起來，心內猶自明白，暗急道：『修行最忌走禪，我從不曾這樣，今夜何故如此？』即狠命的把心朝下沉，忽覺離了座位，又到前番夢中那荒野地方，正渺渺茫茫，不知所向，猛然背後似乎來了一人，方欲轉身，耳畔只聽來人說道：『你的俗孽已滿，道心已堅，還不早返本還原，等待何時？』又似一件重重的東西，在腦後擊了一下，不禁失聲呼痛。啓眼看時，仍坐在蒲團上，頓覺頭暈眼花，鼻塞聲重，不能再坐，忙起身至榻前睡下。細想適纔夢中情景，說我俗孽已滿，亟宜返本歸原，早明白不能久於人世，未免一喜一悲；喜的從今割斷塵緣，可登仙界；悲的母親生我一場，雖然借腹而生，究竟十月懷胎，三年乳哺的大恩未報，況母親平日又鍾愛獨甚，我若一旦先別了他，豈不把母親哭壞？想到此處，又掉下幾點淚來。此時身子愈覺不爽，忙叫起外間伺候的使婢，給他捶着，過了時許，方昏昏睡去。次日即懶得起來，連飲食都減了。慌得王氏請了醫生來診視，多不識病原，六脈又好好的無病，若據外面形容看來，又似有病，便不敢造次開方，互相推卸。急得王氏沒主意，四處遍求名醫，皆是一口同聲的說：『王氏又去求籤問卜，說的都不甚好，可憐王氏忙一陣，哭一陣，二娘看不過去，再三的勸慰，又悄悄吩咐人去料理後事。』背地對人道：『我看這病來得蹊蹺，怕的不好，若託庇好了，用不着更妙，不要臨時忙亂的來不及，又辦不出好貨來，只要不給你們太太知道，就是了。』說罷，正欲入內去看慧珠，見人來回道：『祝少老爺到了！』說話間，伯青早已進來，二娘忙迎上去問好，伯青也無暇敘說閒文，即問道：『大姑娘的病怎麼了？』二娘啞嘴道：『沒有什麼好壞，連日多是這般樣兒。在我看都難以收功，只不過纏綿日期罷！』伯青聞說，猶如萬箭攢心，止不住紛紛淚下，即大踏步走向慧珠後進來。二娘趕着跟入室內，招呼王氏道：『祝少老爺過來看姑娘病的。』王氏正向慧珠問長問短，忽聽祝伯青來了，即出房迎接。見伯青一面走着，一面拭淚，王氏不由也傷心起來，想到慧珠那般冷淡待他，令人寒心，若是別人久該惱了；

他今日聽見慧珠有病，即來看視，又如此悲切，祝老爺要算天下第一等情種。偏生我家這丫頭沒福，平空的要惱他，你雖惱他，他卻不肯惱你，真叫人看着分外感激。便搶一步迎著道：「又勞動祝老爺大駕。」伯青搖手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此刻你姑娘覺得怎麼？可礙事不礙事？」王氏見伯青問得急迫，反不好說出慧珠病危，恐嚇了他，因說道：「老爺放心，不妨的；不過來勢甚狠，醫家又說得沉重，叫人害怕，其實也不至就怎麼樣呢。」說着，即邀請伯青進房。伯青到了房內，見慧珠面向外睡着，瘦得多脫了形，較之前年揚州有病的時節，大不相同，恨不能即上去詢問，只因慧珠自修行以後，不大理他，又不敢冒失，反忍着淚從容走至牀前，低聲問道：「晚秀，你覺得怎麼？我昨日纔知道你身體欠安，你要恕我來遲。」王氏忙攛張椅子過來，請伯青坐下，使婢又送上茶來。慧珠本沒睡着，因見伯青進房，故作朦朧之態，聽得伯青虛心下氣的問他，不免又感動前情，着實不忍，徐徐睜開兩眼，哼唧唧的道：「倒很費你的心，我並不覺怎樣，只是不想飲食，四肢懶動，醫家又說不出真實的病原，鬧得我藥也不敢吃，好在人之生死，總有天命，若是年災月晦，過些時自然病退身安；若命裏逢絕，別說沒吃藥，就是吃仙丹下去也沒有用。我亦沒甚放心不下，只有我母親白白養我一世，平日又極疼愛，一旦我有個好歹，只愁苦壞他老人家。所喜妹子有了着實去處，香待他是沒得說的，將來母親還可以靠得住，即是母親不願到浙江去住，在南京不用我囑託，你自然亦是照應的。雖說日前無辜的給你氣受，想你我知己，非止一日，你也不能惱我。總之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你聽我這一句話罷。」說着，自己亦流下淚來，卻不肯說出他夢中的事。伯青未付聽完，早已哭得淚人一般，王氏更外撫膺，頓足大哭起來。二娘使婢等人無不傷心落淚，只得上來解勸。伯青哽咽半會道：「晚秀，你快別要這麼想，現在有病，再胡思亂想的，越發難好了；況且你一點年紀，譬如一枝花，纔有蓓朵兒，還沒開呢，那裏就能死？千萬不要這麼瞎說瞎想，你看你母親哭得這般悲切，多是聽了你傷心的話。若說慮及你母親，無人照看，者香固不能置之不問，就算路遠，你母親難去，我在南京可能不問麼？可是你多想了，你只管放心養你的病爲是。你疑惑我惱你這句話，更不像你說出來的，我也知道你是氣頭上，那裏當真就不理我了，我要惱你，我即不來了。」一番話說得慧珠惟有點頭含淚，答應而已。伯青又恐他病中不耐聽

噪起身退了出來，囑咐王氏：「上緊的請好手醫家診視，不可怠緩，大姑娘的病是很有幾分呢！」王氏嘆氣道：「祝少老爺還等到你今日吩咐嗎？我在神道前是什麼願心都許下了！看他今日待你老人家甚好，非比往日，想是悔過來了，好少老爺，還求你時常來走走，與他說說話兒，勸解勸解他，或者好得快，亦未可定。」伯青連聲應允，因天色不早，即作別回府。祝公正拿着一封信，念給祝老夫人聽，見伯青進來，即問道：「你到那裏去了？這半日者，香有信在此，你去看看，就知道了。」伯青忙接過來信，果是王蘭親筆，前面無非說些久別的話，後面即說到刻下署理杭撫，按察日多，兼之今夏浙江海塘漲裂，沿海一帶居民被水淹沒，到處成災，而且彼處百姓，向來強悍，多半借此作亂，入海劫殺往來商賈，業已奏請，奉旨帶兵往勦。又值秋間出境閱兵之期，欲屈老弟與楚卿來杭襄助數月，忝在至好，想不卻我。信後又問及從龍在南河光景，伯青看罷，沉吟不語。祝公道：「既然者香特來請你二人，是不能辭的，明兒將信與楚卿看去，你們商量何日起程。」伯青勉強應着，回到自己房內，怔怔的坐着出神。素馨只當他仍爲慧珠的病，笑問道：「你去看過晚秀了麼？他近日可好些？」伯青噙了聲道：「晚秀的病只怕不能好了，大約本月內還可捱得過去。今日者香那裏又有信來，請我同楚卿到杭州去幫他數月，他要帶兵搜勦海寇，并出境校閱行伍，怕的一人照察不到，你想着我與楚卿是不能不去的，偏偏晚秀又病在垂危，我怎麼放心動身呢？將纔這封信老爺又看過了，催着我日內即要起程，真正叫我行止兩難。」素馨忙問道：「你的意思究竟去不去呢？」伯青道：「者香既有信來，老爺又這般吩咐，何能不去？意在請楚卿先行，我候晚秀的病定一定頭，是好了，免得兩邊記掛。」素馨微笑道：「論理，你去不去也不用我問，但是者香與你有這一分交情，他既寫信來相請，又細說他的苦衷，你好意思推卻麼？若叫楚卿先去，分明姓馮的與他交情契厚，姓祝的與他生疎了；再則晚秀的病未免來勢甚重，那裏一時就能死的道理，多因醫家沒有本領，不曾說出病原，他家的人心裏怕着是有的。在我看，你若不去，一來得罪了朋友，二來老爺也不喜歡，你別認錯了我定要催着你去，姓王的並非我娘家人，不過我替你想着不去種種不妥當，恐耽了重色輕友的名聲。倘或你勦了身，晚秀竟有個長短，帶累你終身之恨，我可就对不起那不是你呢！你自己斟酌着罷。」伯青聽素馨句句是諷刺的話，也

不答言，起身出來到了書房，命人請二郎過來，先將王蘭的信與他看了，即商議請二郎先行，自己隨後定至。二郎滿口應諾，因在南京逛煩了，久想到西湖上去遊玩，難得者香有信來請他，故欣然願往。即說定來日清早起程，好在家內有穆氏作伴，又離祝府相近，是放得心的。只囑咐伯青：『若晚秀能即好些，你宜早來爲是。你來的時候，可託小癩照應着我家的事情罷！』伯青亦答應了。次早，二郎自去收拾起身不提。伯青俟二郎走了，即託言有病，將二郎先行的話，稟明祝公。祝公聽了，亦無甚言語。伯青既推病在家，日間不敢出門，每晚等祝公安寢了，忙忙的偷着去看晚秀，見了面，慧珠無非請照看他的母親，其外也沒有別的囑咐。不過彼此對着滴一回眼淚。或有時慧珠睡着，伯青不便驚動，只在王氏前詢問聲，即回府去。無奈慧珠的病勢日重，甚至昏迷不省人事。王氏惟有守着啼哭而已。一日人來回說，後事已齊，二娘也顧不得王氏悲苦，便悄悄去告訴了。可憐伯青日間裝病在家，足不出戶，一心記念着慧珠，不知若何情形，只有晚間偷空去走一趟，又不能過於耽擱，連日亦愁煩的消瘦不堪。祝公夫婦只當伯青真有病，忙着請醫調治。素馨見了，也覺可憐，反用言語寬慰。這日下晝時分，伯青正坐在書房內納悶，恨不能頓時晚了，好去看晚秀。昨晚他那個樣兒，竟有朝不保暮的神情，自己又悔不該推病，倒是說明到杭州去，仍叫楚卿先往，我即住在翁家，反可自由自便。一時愁緒紛生，又飲泣了一會，不覺神思困倦，伏几而臥。見慧珠穿得整整齊齊，從外面走入，伯青又驚又喜，正欲問他病着如何能來，想必是全愈了。慧珠已至面前，盈盈萬福道：『生前蒙君錯愛，至死不忘，無如塵緣已盡，不能久留，特來拜別。』伯青聽了，不解何謂，忙趕上，來扯着，意欲再問，被慧珠用力一推，跌倒在地，哎喲一聲，醒來乃是一夢。便掩面大哭道：『晚秀不好了！倒把素馨嚇了一跳，急問道：『你怎麼了？敢是壓住了麼？』伯青即將夢中所見細說。素馨道：『這是你想念甚切，故有此心夢。』方欲用言譬解，忽見連兒來回，道：『將纔翁家着人來報信，說翁大姑娘不好得很，請爺快點去呢！』伯青知道墮了夢中之境，忙叫備兩匹牲口，在後門外伺候，即是隨身便服，由耳門穿入火巷，來至後門。早見連兒拉着牲口在那裏等着，伯青跨上牲口，也叫連兒騎馬相隨，加上一鞭，如飛的直奔翁家來。到了籬前下

騎，纔跨進門，即聽得裏面哭聲。搖山震岳，伯青的魂魄早已不在身上，急急的奔進後面，見慧珠已停了牀，伯青走上來抱尸痛哭，直哭得氣短聲嘶，喉中哽噎，一時虛火上攻，眼前漆黑，暈倒在地。嚇的王氏等人手忙腳亂的呼喚，又取開水灌下，好半會伯青方悠悠甦醒，復又放聲大哭。王氏起先原哭的死去活來，今見伯青如此傷悲，反忍着淚，同二娘再三勸止，扯着伯青到外間來坐。伯青細問臨終的光景，王氏道：「昨晚你少老爺去後，將近三更，忽然叫扶他坐起來，又要紙筆，喘吁吁的寫了張長篇大套的不知什麼東西，說留着給你少爺看，隨後叫人取水與他洗淨手臉，穿齊衣裙，直鬧到雞鳴，即對我說要回去了，若再就延，恐獲罪戾，并說身後不可奢華，叫幾個和尚來家念幾卷金剛經就是了。百日後可在城外高阜地方安葬，墳前不用別的樹木，只要多栽翠竹梅花。又勸我休得悲苦，在南京已託了你少爺照看，若怕孤悽，亦可到妹子那邊去，妹子自然要孝敬你，就和我一樣，只當當日單生了妹子一人，又怎麼呢？你或悲痛出別的事故來，反使我陰魂不安，只恨見不着你少爺了，叫我轉說，亦不必想念他，左右都要再會的，不過隔些日子，又拜託宋二奶奶，恐我想他，請二奶奶隨時解勸着。說罷，即跌坐牀中，猶咕唧咕嚕的念他平日的經咒。後來天不大亮，那誦經的聲音漸漸低微下去，沒頓飯時，即斷氣了，猶似活人一般坐着，四肢仍然溫軟，少爺來的前一步，我們纔將他放平在牀上的。」說着，王氏又止不住哭了。二娘早在房內將慧珠寫下的拿出，遞與伯青。伯青接過，見是一幅花箋，上面寫了有數百言，便展開含淚念道：

妾離薄命，系出世家；惟我生不辰，嚴親早背，嶺南萬里，笑子無依。孀母弱妹，共扶父柩，以歸故土。嗣因庚癸將呼，舉室遠來金陵，依棲舅氏。孰知舅氏亦亡，進退不可，不得已勉從宋嫗之說，忍辱蒙垢，借妹作賣笑倚門之計。只許清談文字，爲當年蘇小生涯。忽來逅選因緣，荷此日蕭郎垂盼，知己舍君，更無人矣。妾已辱在泥塗，尚有嫉風妬雨，君其心如雲日，每多從井救人。從此或離或合，一任萍飄，只願有始有終，三生絮果。方欣君賦歸兮，妾顏未老，吟花弄月，常來聯韻徵歌；握手論心，何異盟山誓海，不意去秋，妾忽有夢，喚醒癡人，旋登彼岸。色相空空，妾慚冷面；情懷脈脈，君猶熱腸。妾知負君，君不負妾也。詎料夙緣已滿，塵世難居，頗來

二豎之欺，致染兼旬之疾，情緣斬斷，不歸忒利之天，面目猶存，再認蓬萊之島。妾今歸去，敢比雙成返劫之年，君可重逢，且止潘岳悼亡之慟。書成恨恨，早爲春蠶盡絲，意尙殷殷，空有夜深蠟淚，不既下懷，諸祈珍重。餘意纏綿，復成二絕：

小謫輪迴二十年，自知非釋亦非仙；只因妄解相思字，來結人間不了緣。

時事人情盡子虛，依然面目見真如；與君本是善相識，他日重歸認舊廬。

念畢，伯青重新痛哭不已，道：「晚秀真乃天仙化人，來歷劫的，當此垂危之際，猶能自敝生平，偏又單單給我，是尙許我爲知己，叫我見了怎不傷心！」二娘又勸慰了半會方止。少頃，陰陽生與僧道人衆，皆齊忙着入殮，卽停供在後進正間。伯青復至靈前哭奠了一番，連兒進來再三催請，方乘騎回府。素馨小姐亦着實的勸說，暗想親物傷情，在所不免，便趁勢勸他往杭州去。伯青因允了王蘭，隨後卽來，而且二郎去的日久，不能再緩，便去與王氏商議，不必待到百日七終，卽可出殯，我要往杭州去，莫若乘我在家安葬，我也放心。王氏亦因喪中各事均係伯青一手經理，好在遲早都要安葬，不如依了他，我也少操些心，落得交代他辦去，遂應允了七終出殯。林小黛得信，也親身備了祭禮，前往哭弔，以盡姊妹一場的情分。臨期伯青親來送殯，一路上人夫轎馬，旗幟幢蓋，亦甚熱鬧。伯青直送到墳前，看着安葬下去，還慧珠遺言，墓道左右，盡栽了一片梅竹，又很很哭拜了一回，被衆人力勸回城。過了一日，素馨亦早滿了月，伯青卽收拾赴杭，臨行囑咐梅仙、五官兩人，照應着二郎家事，「若奶奶那邊你們也常去走走，若十分想他女兒，你們須設法寬解，別要擾着他性子。」又去叩辭了江公夫婦，卽向杭州而去。且說二郎到了杭州，王蘭接着，甚爲欣喜，問及伯青何以不至，二郎卽說到慧珠病勢沉重，伯青不便卽來。王蘭聽了，很吃了一驚，又囑託二郎：「不可聲張，使柔雲知道。他前夜得了一夢，說是夢見他姐姐前來作辭，又吩咐他好生孝敬母親，連日正愁着他姐姐呢，又叫我寫信至南京問去。這麼想起來，晚秀的病卻有些不妙，此時若告訴了他，不知鬧到甚麼田地呢！左右等伯青來了，問明好歹，再作計議。」晚間入內，卽說起二郎從南京來：「你母親同晚秀皆平安無事，據說秋間還要到杭州來瞧你，只有晚秀而今矢志修行，不與伯青往來，終

日坐在靜室內念佛誦經，甚至你母親和宋二娘整日的不見面，任憑旁人怎樣勸說，他都聽不進去。『洛珠聞得母姊無恙，心內稍安，因說道：『姐姐也太胡鬧了，平空的要修行，可不是笑話麼？況他素昔最厭僧尼，說人生在世，又不教人放火，那裏來的罪孽，要他懺悔？不過變着法兒弄人的錢罷咧！』即如漢武帝夢見丈六金身，自稱是佛，其言甚誕，試問誰見他夢中的事呢？焉知不是武帝借詞，偏生世間的愚夫愚婦，惑於釋氏者，多以有用之金銀，作無用之施捨。你聽着他既如此關說，無故的怎麼信起佛來？我恐另有別情，借此爲辭。他們果真秋天來了，我倒要細問問他什麼心境。』王蘭亦只得含糊答應。次日備酒，代二郎洗塵，席間說到日內即要統領撫標兵弁，住寧紹一路海濱地方勦滅盜匪。『前日已檄知該處道府等，預備兵糧，夫馬接濟。而且賊衆猖獗，每每上岸窺探。附近城郭，其勢不能刻緩，我已擇定五日後起營巡撫。任上一應公事，雖然委了藩司代拆代行，仍要奉煩老弟從中照察，我即可安心前往，無後顧之憂，所以專函請你同伯青至此。伯青想必還有幾日耽擱，我是不能等他，來時請你致意，即託他與你互相關切，分外妥善。再則倘或晚秀有了長短，伯青來此，柔雲必要追問根底，須當設法說得婉轉些，不要冒冒失失的明告訴他，能於隱瞞着更好。柔雲的性格，你與伯青是深知的，竟可急痛出意外事來。』二郎笑道：『我曉得了，不用你累贅了，你只管帶你的兵，立功去罷！別要在軍中運籌退敵之時，又惦記着家內娘子軍，那可不是頑兒的。』王蘭亦笑道：『人家好意拜託你的正經，你又說笑話了。』二郎道：『你說正經，我卻招起一棒正經來。想你此去勦滅海賊，必要多帶熟諳海面的將官調用，現在你屬下黃巖鎮，此人由偏裨擢用起來的，據聞慣習水戰，又復老於行伍，以前頗著戰績，他這黃巖鎮總兵，也因巡緝洋面有功，保陞來的。』王蘭道：『你不說我幾忘了，黃巖鎮總兵不是姚守成麼？我亦常聞該鎮久歷戎行，弓馬嫺熟，去冬合省文武大計，我尙與浙閩總督聯銜奏，該鎮武功第一，准以提督補用的。你怎麼知道此人來歷？』二郎遂將柳五官如何提拔他女婿鄭林，又怎樣單身退盜，救了五官，現在鄭林爲漕河南營中軍，在田頗爲得用。『鄭林的武藝，即是他丈人姚守成傳授，有婿如此，其翁可知。在田等人常與我說及，所以我曉得這般清晰，不然也不敢切實舉薦。』王蘭聽了，欣喜異常，頓時即發了飛檄，調黃巖鎮總兵姚守成火速赴營聽用。少頃席散，

各自安寢。到了第五日，王蘭穿了朝服，祭旗開兵，滿城文武齊來候送。二郎亦送到城外，再三珍重而別。由是每日按着應行的公事辦理，暇時即往西湖上各處遊覽勝蹟。一日伯青到了，見着二郎，彼此少敘寒暄。二郎即說者香已行，致意拜託的話，又問：「晚秀近日怎麼了？」伯青見二郎問到慧珠，不覺淚下道：「晚秀歿了，我待他安葬下去，方起身的，不然何以直至今日纔來。」二郎聽說慧珠已死，亦心酸淚落，連呼可惜道：「不意晚秀如此短命，從茲非獨伯青少了一個知己，世間亦少一個才貌兼全的女兒了。」着實嘆息了一回。即說到者香恐柔雲悲傷成疾，晚秀的凶信，不可使他知道，候者香事竣回來，再爲計議。伯青道：「這卻難了，我來時，他母親尙再三諄囑，告訴了柔雲，叫探問者香口氣，好接他到杭州來，免得在南京孤棲的，他還守我回信呢。況且柔雲曉得我來，必然要問，我怎生對答他？若說晚秀仍是好好的，何以連一封平安信都沒有，也不像句說話，又不知者香何時可回，出兵的事，不是十天半月，可以料得定的，倘或連兒們不謹慎，漏出一兩句來，又怎麼了？再則這件事也非能瞞的事。」二郎聽了，低首想了半會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在此，說出來大家商量。柔雲果真問你，你只含糊應着，卻暗中回明者香的夫人，叫他設法去。他若告訴了，自然要解勸柔雲，就是鬧出別的變故來，者香回來也抱怨不着我們。」伯青連聲稱善道：「你想起的倒十分周到，莫如就回大太太去，少刻柔雲必然叫人來問，我即推說你們太太太曉得，問他去就是了；他說與不說，與我們無涉。你不知我提起晚秀的話，即要傷心，被他們看出破綻來，倒不好。」二郎即喚伺候書房的家人進來，將南京的話說了一遍，叫他去悄悄回明大太太，千萬別要使姨奶奶的人聽了去。家人應着，轉身入內。那知洛珠從自夢見慧珠之後，常常想念，雖說二郎從南京來的，說他母親姐姐無恙，終怕是寬慰他的，恨不得伯青立時來此，討問個實信。今日忽聞伯青來了，即叫小丫頭出來聽信，所以二郎與伯青商酌的話，盡被小丫頭竊聽了去。小丫頭不知高低，忙忙的當件新聞回至房內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洛珠聽了，好似身子吊入大海裏一般，急的眼睛直豎，一口氣轉不過來，平空住後栽倒，昏暈過去。嚇得衆使婢狂呼亂喊，慌作一團，又忙着報信與大太太。恰好那家丁已回明靜儀小姐，靜儀正要起身過來，相機而動，告訴洛珠知曉。忽見小丫頭慌慌張張的來說：「姨奶奶死過去了，請太太快點去看看。」靜

饑餓了一跳，不知何事，一面扶住使婢走着，一面問那小丫頭究竟姨奶奶甚麼事，小丫頭道：「姨奶奶聽得南京來了什麼，說大老爺，說是大人請來的，即叫我聽他與前日來的馮老爺說些甚麼，我只聽他們說，姨奶奶家的大姑娘沒了，又叫瞞着姨奶奶，先來回太太聲。我想既然姨奶奶家的人不在了，瞞着做什麼呢？不想告訴了姨奶奶，也沒說什麼，又沒有哭，就跌暈過去。」靜儀聽說，方明白小丫頭走露風聲的原故，說着，到了洛珠房中，見衆婢已將他扶到牀上，正圍着手慌腳亂的，揉胸抹肚。靜儀喝住衆人不許亂動，看了看洛珠面如白蠟，牙關緊閉，知是急痛痰迷，別住氣了，回頭叫人取開水來，又親自揲袖坐在洛珠身畔，用手在他胸口輕輕推抹，使他活動着這別住的一口氣，使婢們取了開水來，又和下一匙白蜜，用牙筋撬開洛珠牙關，緩緩灌入。約一頓飯時，肚內或上或下的響，漸漸響至喉間，聽他吱啞一聲，哇的一口吐出多少痰來，即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苦命姐姐呀！你什麼就忍心拋下母親和你妹子去了？」說着，跌足搥牀，哭鬧不止。靜儀因他適纔別住氣的，反要讓他哭着喊着，方可無礙。停了片刻，始慢慢的解勸道：「你是個聰明人，須知人死不可復生，哭也無益，然而姊妹之情，何能不傷心？還要自家保重。再者你家太太現在只望你一人，你若身體急壞了，反叫他聽着不安。好在南京一水之隔，歇兩日打發人去接了你家太太同住，你可早晚侍奉他，既不致傷心，你又可以克盡孝道。你想我這話可錯是不錯？大抵人生壽夭有數，是強求不來的，何況你姐姐聞說他已修行了，安知不是到了好處？你這半日也鬧乏了，我那裏有現熬下滾熱新蓮米香粥，我吃着很可口的，叫人拿了來，你可吃一點子，培培元氣。你亦該知道你的身子不好，不要踐踏出病來，那可犯不着。」洛珠哭着道：「雖蒙姊姊勸我是好意，無奈我的心裏，只覺酸痛的，不耐煩，想我母親只生了我姊妹二人，自幼噙在口裏長大的，我上年到這裏來，他老人家尙哭了幾夜，我還是活着呢，不過隔的路遠些。今日我姐姐死了，遙想母親不知悲苦到甚麼樣子，多分他老人家也活不成了。」說罷，又嚎啕痛哭。靜儀好容易再三溫言軟語的寬解方止。洛珠又要當面去問伯青究竟姐姐是何病症發的，靜儀即吩咐房門外掛起湘簾，叫人請祝老爺進來，我們姨奶奶有話說呢！說或祝老爺問你，即說南京的事，姨奶奶曉得了。那使婢去了半晌，請着伯青入內，在正間坐下，使婢又送上茶來。洛珠勉強起身走到

房門口，隔着簾子問了伯青的好。伯青也回問了好。洛珠道：『適纔老爺與媽老爺所言，我已盡知，不必隱瞞，但是我姐姐是何病證？沒了又如何結果？我母親近來可好？請細細說明。』伯青含悲忍淚的答道：『令姐并無重病，頭一夜還念了兩個更次的佛，覺得有些不爽睡下了，次早即頭眩目昏，懶進飲食，沉沉的想睡，請了醫家來，又說不出什麼病原，只說身體素虧，想是近來勞碌過度，當先開脾胃，能多吃些，再調養起精神，就無礙了；一起幾個醫生，皆是如此說法，令堂是什麼精致得味的飲食多辦到了，問着他倒也想着吃，及至到了面前，仍不能入口，便一日一日的消瘦微弱下去，後來爽性連湯水多不要吃，竟於七月念二日亡故。』說到這言，不由那眼淚似斷線珍珠撲撲簌簌的下來，忙用手絹拭了，又說慧珠臨終言語，及寫下的遺筆：『現在已出了殯，所有身後一切，均遵他所囑，不奢不儉，墳前栽的盡是梅竹，不用雜木，我直待安葬下去，纔動身來的。令堂縱然想念，有宋二奶奶等人不時相勸，倒也罷了。叫我到杭州與你們商量，接他來走走，他也惦記你們的。目下我雖來此，卻囑託了小瓊照應，亦可放得心的。』伯青只把慧珠夢中所見，與臨終來託步一節，全行隱過不提。因在內室又有靜儀在旁，這些近於荒誕的話，不便說出。洛珠聽完，幾致柔腸寸斷，哽噎着道：『家母亡姊，極承關顧，惟收容再圖報罷。』伯青連稱豈敢，即起身作辭出外。既到了杭州，只得將思念慧珠的心，暫且撇過，又有二郎常常勸慰，除了辦公之外，二郎即約他到西湖上散悶。且說洛珠聽得伯青說他母親要來，正合己意，即與靜儀計議，打發人往南京去。靜儀道：『我原說接了你家太太來住着，可見他也要想來呢！從今後起，你可別傷心了。』當叫使婢傳話外面，請媽，祝二位老爺着幾名妥當家人，到南京接媽，奶奶去。洛珠又將差去的家人叫進來，當面吩咐：『沿途趕赴，不可緩遲，早早的回來，皆有重賞。我家還有同住的宋二奶奶，你們代我請聲，如願意同來，一路上我家太太也免得寂寞，況且他們老姊妹亦捨不得分開的。』從此洛珠也減了些悲苦，專望他母親來，杭，敘說多年不見娘兒們的衷腸，或有時想起他姐姐來，靜儀小姐必多般揀他平日歡喜的事，逗他頑笑。這日早間，靜儀起身梳洗已畢，使婢來回道：『姨奶奶又獨自在那裏淌眼抹淚的呢！』靜儀聽了，即忙着過來，忽見僕婦們領着兩個女人進內，見靜儀請了安，說是杭州府太太着他們來，請這邊太太，姨奶奶過去賞桂花，我

們今年衙門後園內桂花開得甚好，已備下酒席了，請大太太，姨奶奶不要推託，賞個臉兒。靜儀因連日想盡方法，解洛珠的心事，難得杭州府太太來請，正好借此和他去散悶兒。遂笑說道：『倒多謝你們太太記掛，少停我同姨奶奶就來，你們先回去給我請安，千萬別要費事。姨奶奶那邊你們不用去請了，我代說聲罷。』兩個女人應着去了。靜儀來至洛珠房內，便說：『杭州府太太請我們去賞桂花，我已答應下了，你快點收拾同行，別要等人家三請四邀的。』洛珠本不願往，因靜儀再三勸去，卻不過他的美意。靜儀又幫着梳頭更衣，穿戴齊全，即吩咐外面備轎，傳齊伺候人等。靜儀洛珠在二堂口上轎，直向杭州府衙而來。未知府裏請賞桂花更有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 慕淑媛一語結朱陳 答知己雙徵聯棟夢

話說前回書中，說到杭州府太太請洪氏夫人與洛珠去賞桂花，可知這位杭州府夫人是誰，即是冷桓的夫人。原來冷桓自前次受了劉蘊的誑騙，又不敢對夫人訴說，心內着實煩悶，因為要好反鬧出故事來，銀錢丟了，倒是小事，豈不惹同寅們笑話？即別氣又措了一宗銀子，入京鑽謀門路，得了知府，引見後仍歸浙江補用。恰值王蘭來做藩司，見冷桓爲人心地樸實，不作奸巧，很爲器重他；在藩司任上，即委署了一任海寧知州。而今署了巡撫，遂題奏上去，以冷桓實授杭州知府。冷桓感王蘭知遇之恩，所以兩府女眷皆往來通家。今日因後園桂花大開，冷桓與夫人相議，要請王巡撫太太與姨奶奶過來逛一天。即命廚房備上等酒席伺候，又打發兩個女人去請。少頃，去的女人們回來說：『王大人太太與姨奶奶停刻即來了。』冷夫人忙着預備迎接，不一會來報巡撫太太已至，外面早放礮奏樂，開了中門，冷夫人直接到二堂口，請靜儀與洛珠下了轎。兩府丫環僕婦衆人簇擁到了內堂，彼此見禮歸坐。茶罷，靜儀先說道：『疊蒙夫人見召，感愧交集，又不敢過於推卻，有負盛情，是以攔了侍妾輩，趨府請安。』冷夫人欠身笑道：『大太太說那裏的話，蒙大太太和姨奶奶不棄，賞臉光降，即是三生幸事；大太太反謬謙起來，益發叫我不安。』說罷起身，請靜儀、洛珠房內更衣，一面吩咐酒席，原擺在後園停秋開。

裏冷夫人俟衆人更了衣，又淨了手臉，即邀着靜儀等人，到後園來。果然秋色清園，香飄桂子，園亭雖不甚寬敞，卻結構的十分精巧。大衆遊賞了一回，來至停秋閣，見一順明三暗四的房，外屋面三間，裏面用落地罩隔着，一間爲退步，屋內陳設極其華美，四面皆是窗櫺，用一色綠紗糊上。周圍抄手迴廊，裝着天然飛來椅座，屋後堆着假山，山上栽的盡是桂樹，接連疎疎落落的三株五株，將停秋閣合抱過來，只留當中白石砌的一條甬道出入。那空疎處，又補着菊花，隔來紅，各色風仙之類，真乃滿目秋光，一望無際，使人日坐其中，神致頓爽。使婢等早將酒席擺齊，冷夫人推靜儀上坐，洛珠對面，又請了一位張氏夫人作陪，自己卻坐在主位。張氏夫人亦是山西人氏，與冷夫人遠房姑嫂，冷夫人本是朱氏。這位朱老爺名彭庚，表字蓬耕，由舉人大挑得杭州餘杭知縣，在任數年，甚爲清正，上司舉了卓異，准以知府升用。朱彭庚因年來多病，即呈請開缺，又愛杭州湖山，甲於天下，便不願回歸故里，在西湖上結了幾椽茅屋，買了幾畝湖田，作耕隱之計。結髮即娶的是張氏夫人，也是山西香舊族之女，夫婦年已半百有餘，膝前只生了一位千金，今年十六歲，乳名姑蘭，生得貌比嫦娥，媚羞西子，花較之而減色，月對之而無輝。朱彭庚夫婦愛若掌珠，如兒子一般撫養。三四歲時，彭庚即口授毛詩諸書，又親教他寫畫吟詠，故姑蘭腹中淵博過人。彭庚見女兒具此才貌，必欲覓一佳婿，所以至今尚未適人。今日冷夫人請了他母女過來陪客，席間衆夫人與姑蘭盤桓，見他舉止端方，談吐雅雋，又生此絕世姿容，莫不讚慕。靜儀笑問張夫人道：「令嬈姑娘可有了人家了麼？」張夫人道：「不瞞太太說，他父親因只生了他一個，鍾愛非常，比人家兒子還寶貝似的呢。常說要揀選個好好女婿，不問門戶高低，家計貧富，只要孩子能讀書上進，方不誤了女兒。先前還有人來說親，多被他父親回卻，後來人也曉得，不來求說了。」姑蘭聽他母親說到自己身上，不好意思，告辭出席，同一班丫頭們到園子裏逛去了。靜儀閒說點頭道：「這話倒不錯，而今孩子們不見有什麼好出息的，若論外貌看起來，都還去得，問及胸中實學，那就不能了。我意中卻有一家，何妨多事代令愛姑娘作伐，門楣又合，孩子又好，將來不患沒出息的。說起來你太太也該知道，即是前任兩江總督現內用吏部尚書陳大人家，他家兩位公子，大公子名叫寶徵，今年也好有十六七歲了。因我們是通家世好，我們老爺又與陳大人同年，內眷們皆

有來往，這位大公子我眼見過幾次，可以配得上令愛姑娘，倒是天生成的一對好兒女。據聞今冬即要回來應考，都要到我們衙門裏來的，那時借個名兒，請太太過來相看，即知道我的話不假了。我們老爺再寫信問陳大人去，若兩家皆情願做這門親，我做媒，有屈你們姑太太做保山罷！」張氏夫人未及回答，冷夫人笑着接口道：「就怎麼着，非是我代舅太太說話，陳府門第自然沒得說的，只恐嫌我們這邊門戶不甚相當。若說陳大公子既然太太見過，更可以放心，我做主代舅太太應允了。我們舅太太若怕舅老爺抱怨，待我明日親自告訴我哥哥去，這樣門戶，這樣孩子，打着燈籠還沒處尋去呢！大人回來，即請寫信通知陳大人處。只要男家允許，不嫌官卑職小，家產無多，況且我哥哥又是退仕的官，非比陳府上現在烈烈轟轟的好。在我們內姪女才是我自誇的話，還可將就看得過去，女家這邊我拿得十分穩，硬做保山了。」說畢，又自家笑個不止道：「天下也沒見我這麼做媒的，不問男女兩家行否，我在中間硬自作主，說着用得，別要以後結了親，兩府親家太太稍不遂意，沒的拿着我撒氣，那就不值了，果真保山做得好，今日先說定了，要重重謝我一分媒禮纔罷。」靜儀笑道：「我原要你太太這麼行呢！你是保山，我是媒，賓，要重謝大家得重謝，要受氣也好大家同受氣。」說得在座皆大笑不止。大衆又說笑了一回，結蘭也入了座，少停席散，使婢們送上茶水來，淨面漱口，冷夫人又陪着衆人抹牌頑耍。晚間即在內堂擺酒，直至二更終了席，各位夫人皆作辭回去，臨行冷夫人又囑託朱家親事，靜儀滿口應允。回至署內，與洛珠計議，若待老爺回來，怕的耽擱日久，陳府又遠在京都，倘定下別家女兒，一則朱小姐才貌雙全，未免可惜，再則朱夫人背地要怨我哄他，不如就請馮，祝二位寫信去問，也是一樣，即叫小丫頭出外照着適纔的話，告訴馮，祝二位老爺，請他們明兒就發信罷。伯青，二郎聽說，亦深以爲是，即仿來意寫下信，遣人送至驛內去了。隔了幾日，王氏已至，二娘也被王氏邀約同來。洛珠見着，說起他姐姐慧珠來，大家又免不了傷心。母女們整整將別後情景，敘說了一夜。次日打掃出一進屋宇，在洛珠寢室後面，讓王氏，二娘與帶來的僕婦丫頭居住。從此洛珠母女重逢，又得早晚親侍，自是歡喜。靜儀見洛珠解去愁煩，不比往日常時悲苦，又因王氏，二娘兩人，很知禮數，靜儀也親親熱熱的，如特自家人相似，是以王氏等人，分外相安。不提王氏們在王蘭衙門內住下，且說：

杭州的信一日已到京中，陳小儒接着，見是代寶徵說媒的，亦耳聞朱彭庚是個好官，又知朱家上代都是書香，又與自己鄉榜同年，況伯青、楚卿信中說朱小姐有才有貌，香夫人又親眼見過的，諒非訛傳，便欣然拿着書信，來至上房，告訴方夫人。方夫人正在窗前教賽珍小姐刺繡，賽珍卻低着頭，手內拈針繡着，口內與他母親講論，忽擡頭見父親進來，忙丟了針站起。小儒笑向方夫人道：「伯青他們有信來與徵兒爲媒，這人家我看很可結親，不知你意思若何？特來與你商量，好回覆他們行止，你且看着信就知道了。」一面坐下，將來信遞過，方夫人笑嘻嘻接過信來，且不看，先說道：「徵兒年紀還小呢，那裏即說到親事，而且冬間他兄弟們要回去赴考，如果倖能進了學，再議論這事不遲；既不分了孩子們的心，再則得個小科名與人家結親，也好有些。」小儒道：「我也這麼想着，無如這個門戶，這樣女兒，是不可多得的，不要錯過了後悔起來，橫豎聘下了，等他們進了學再娶，也可以的。」方夫人點頭應着，即從頭至尾看了書中的話，不覺喜動顏色，道：「原來王夫人同柔雲看見過的，又極力撮合這們親事，遙想他們是不撒謊的，明兒你可覆信與他們，允下了罷！好在徵兒冬間到杭州去，即煩他王叔父就近聘定，免得往返，倘或孩子們進了學，也叫朱家聽着喜歡。沒說他家姑娘才貌過人，我家孩子亦不是白衣人，可對得過他家了。」此時寶徵、寶煨兩人已下學回來，見父母請了安，一旁垂手侍立。賽珍趕着走過，笑對寶徵道：「大哥大喜。」寶徵不知何謂，怔了半會，也只得笑了笑，道：「妹妹說的話，叫我不懂，好端端的我有甚麼喜事？」小儒與方夫人也笑了起來，方夫人笑罵道：「這鬼丫頭，偏會瞧空兒打趣人，你大哥倒不打緊，明兒人代你說給婆婆家，你大哥也這麼取笑你，卻怎麼了？」賽珍聽了，滿面緋紅，扭轉身即走，口內說道：「母親也犯不着幫着大哥說話，又說出這些話來，叫人沒意思。」寶徵亦明白有人代他說親，不由臉也一紅，扯着寶煨出房頑耍去了。小儒見兒女閨房，唱唱切切，樂得哈哈大笑，起身回至書房，寫了覆信，無非說是蒙爲小兒作伐，極承關愛，就請先代允定，容俟徵兒冬初來杭赴考，再行下聘。封好仍交驛內遞去。過了幾日，恰好陳仁壽因朝考甚優，授了侍讀學士，御筆又欽點了江蘇學政，下月即要出京。小儒正慮寶徵兄弟初次同門，早道上很爲惦記，難得仁壽放了江蘇學差，大可跟他叔父同行，到了江蘇省了，赴杭即是水路，較之旱道平

妾。又派了老僕與雙福隨行，可以放心。忙回後告訴方夫人，叫他料理他兄弟出門行裝一切，又寄信與伯青、二郎、朱家下聘一事，即請二位賢弟主裁，總宜冠冕，不可代愚兄省儉，落朱親家笑話。轉眼陳仁壽請訓召見各事已畢，擇定次日五更起身出京。是晚小儒備了酒席，親代仁壽餞行。又囑寶徵、寶焜兄弟二人：『沿途仍要用功，不可倚故偷安，拋荒學業，待至臨考的時候，筆底生疎，作不出好文字來，即辜負了平日父母師傅教育之恩，自己遭宗工斥棄不取，亦復惹同學恥笑。』兄弟二人，唯唯聽訓。席終寶徵兄弟入內，方夫人再三諄囑：『沿途舟車小心，各事都要聽老蒼頭雙福兩人的話，商酌而行，不可妄自尊大，以爲是小主人不受他們鈴束，你們是初次遠行，當知父母倚闥而望，頗不放懷，你們曉得這個就好了。』又叫雙福入內，當面吩咐道：『少爺們一路多要你照顧，飢寒冷煖他們小孩子家不知甚麼，你要常時提着，你是自幼跟老爺多年了，看見少爺們養的，少爺們性格脾氣，你也深知，故而老爺派你隨去，你切不可偷懶藏奸，由着他兄弟們性子鬧去，若路上有一半點疎失，回來我是不依你的。』雙福應着打了個千兒道：『太太放心，少爺們一路上交給小的就是了，蒙老爺恩典，看得起小的，纔派小的跟二位少爺出京的，但願平平安安，少爺們一齊進了學，回來小的還要討太太的賞呢。』回身又對寶徵、寶焜道：『二位少爺聽見太太吩咐的沿途多要體諒小的，不要帶累小的回來受太太責罰，而且出門非比在家，各事由得自己。少爺們今年走一遭，下次出門，老爺太太即放得心了。』一時散去，各自安寢。次日黎明，仁壽叔叔起來，至家神祖先前叩了頭，又拜別了小儒夫婦與姨娘沈蘭姑等動身。有一班與仁壽同年交好的，皆來走送。大衆出了外城，仁壽再三止住衆人回去，叔叔們方開車，曉行夜宿，向南而來。晚間下了坊子，仁壽與寶徵兄弟講論一回文理，纔睡了半月有餘，這日已抵江蘇地界，早有各處地方官前來迎接。仁壽即不便與兩個姪兒同行，將他們主僕另分了幾輛車子，又囑咐路上小心。寶徵、寶焜別了仁壽，帶着老僕雙福分路去了。這裏陳仁壽既到了該管地方，即專摺謝恩，奏明接任日期，便按着各府考試，一路考到揚州府。未到之先，即備了幾色重禮，交代雙福，叫他順路揚州，尋到甘誓家送去，又寫了一封問候起居裏，與甘誓原來甘誓自小儒內用，要攜着家眷進京，他因年近八旬的人，不慣陸路風霜，遂辭了小儒館第，小儒亦因他年

邁，不便屈往，即厚贈了若干，以爲娛老。今番仁壽放了江蘇學政，在京時小儒即囑咐過了：『聞得甘又盤有兩個孫子，皆入了學，此次你到了揚州，必須暗中照看他孫子，以報昔日師弟情分。我並非叫你賣法舞弊，玷污官箴，遙想又盤先生家學淵源，他的孫輩必非庸碌者可比，就是略徇情面，看顧他們，亦不爲過。』所以仁壽先着雙福去送信件，又囑寶徵兄弟親自去謁見太老師，問他兩個孫子是什麼學名，你們可悄悄寫字來回覆我，那甘誓長子已故，並無所出；次子是前一科的副貢，因屢蹟文場，年將強壯，今幸得微名，他亦知止，便無意再圖仕進，惟上奉衰親下課二子，以盡天倫之樂，因而甘誓的兩孫，皆係次房所出，長孫名霖，十三歲上即入了泮；次孫名霖，比甘霖小一歲，上年亦名列膠庠；甘霖又於是年補了增生，恰好仁壽來試揚州，又值歲試之期，今年甘霖十九歲，甘霖十八歲，他兄弟二人，同來歲試。仁壽既訪問了他們的名字，牢牢記在心裏，及至見着他兄弟的文卷，果然名下無虛，不愧家學，真乃言言金玉，字字珠璣，便是別的學差來此考試，也要首選的。遂將甘霖拔了貢生，甘霖考置一等，補了廩膳生員。仁壽暗暗歡喜，有此一節，可以稍盡又盤先生當年一番教訓之情，何況甘霖、甘霖兄弟二人，委係真才實學，並非假藉，亦非我有意徇私。再說甘霖兄弟二人，自雙拔補，又同在少年，好生揚揚得意，等送過了學政起馬，回家拜了祖先，又來叩見祖父，倒被甘誓很很訓飭了一頓，說：『小人兒多不知分量的，你以爲此次拔補了廩貢，是你們的本事取來的，可知是你師兄感我誨育，提拔你們小兄弟兩人，答報我的意思，你們若存了自己有了真實學問的念頭，那就不學無術了。由此須益加奮勉，益加刻苦用工夫，待到明秋鄉闈之日，倘能好好中兩名舉人回來，既慰了你等祖父切望之心，又可不負你師兄一場作成之意。你們如今是成了名的人，年紀也不小了，我做祖父的，亦不便時時訓迪總之，你們自家去裁奪，細味我的言語，還是背晦了的話，還是不錯聽與不聽，皆由你們，好在你們又有你父親管教，我也是瞎操了心的。』甘霖、甘霖諸諾連聲，不敢即走，又站了一回，見祖父無話，方退下來，見了他父親，也是這番說話。他兄弟二人等拜了客，請了酒，仍然足不出戶，互相磋磨，靜靜的用起功來，以待明歲秋闈，好去一戰成功。且說寶徵、寶煜別了他叔父，即由水路直向杭州。這日抵着碼頭，備了名帖，帶着雙福來見馮，祝二位叔父。雙福先去投進名帖，少頃請他兄弟入

內，行禮已畢，寶徽便將書信呈上。伯青受過信，與二郎觀看畢，笑道：「你王叔叔尚未回來，昨日接信，說是海寇首逆已擒，現在進攻餘黨，大約出月即可班師。朱府的事，俟你們考過再議，那時王叔叔也可回來，大家商量着辦罷。你兄弟們，不用住在別處去，可將行李搬到衙門裏來，雖然王叔叔不在家，我們在這裏也是一樣的。」說着，即叫人往碼頭上搬取陳府二位公子行裝上來，一面叫備酒代他兄弟洗塵。雙福早有連兒、三桂兒邀了出去，敘說，他們亦是多年不會的舊友。寶徽兄弟又進去叩見靜儀、洛珠，說：「母親請嬌娘安，問姨娘好，兩三年不見了，記念得很。」靜儀笑道：「承你母親掛念，你母親可好？你妹妹近年想也長大了，更外標緻了。刺繡不用說，自然精工的。你們沈姨娘可恭喜沒有？」寶焜又近前一步，笑着對靜儀道：「上日朱府與大哥結親的事，母親說得很好，難爲嬌娘費心適纔，姪兒們將父親的信交與馮祝二位叔父，所有那應該如何下聘納采等事，都請嬌娘與馮祝二位叔父作主就是了。」靜儀笑道：「好孩子！倒是你說的乖巧，別是你母親在背後抱怨着我罷。說嬌娘不解事，這樣人家也替你做媒，若不答應，又恐掃了他的臉，只好委屈些答應下來。」寶焜陪笑道：「嬌娘又說笑話兒了，這是嬌娘說的，姪兒卻不敢這麼說。我母親自從前日接到這裏的信，歡喜的不得了，說并沒託着嬌娘，蒙嬌娘如此關切，找着這門子好親，又聞朱小姐才有貌，分外感激。可見嬌娘是待我母親好，纔留心代揀得這好媳婦兒。姪兒句句實情，斷不敢欺的。」洛珠在旁亦笑着接口道：「我不怕三少爺惱，前幾年我們在南宮住着，常蒙你家太太招呼過去，那時大少爺纔十一二歲，你還小呢！不意數年不見，人也大了，模樣兒也更外體面，嘴又會說了。」靜儀道：「果真你母親說我這門親做得好，今兒代你大哥多事，明兒還要代你訪一個好丈人家呢！你們兄弟既住在我這裏，就同家內一般，千萬別要客氣，好在馮叔叔、祝叔叔多是自家人，你們缺甚麼，添補甚麼，只管和兩位叔叔要去，不然你叔叔回來要抱怨我了，亦要怪你們見外。」寶徽、寶焜連聲答應，告退出來。伯青早叫人在書房東首空屋子收拾出四五間，裏面兩間使他兄弟居住，外面叫老蒼頭和雙福住了，又另撥了兩名小廝伺候。寶徽們來時已過了縣試，伯青即叫他兄弟去赴府試，帶補縣試。試畢，發出案來，寶徽取在第五名，寶焜取在第十二名。他兄弟兩人，府試有了名字，便安心專待學政接臨杭州，同去赴

考暇時仍依課作文，送與伯青刪改。靜儀於次日打發人請了冷夫人過來商議：「一則復前日的東道；二則告訴他寶徵已至，因說：『一俟考後，即要下聘。男媒便請馮祝二位，女媒便是你太太與我二人了。』」冷夫人聽說，亦點頭應允。晚間回衙，來日一早，親自過去對哥哥嫂說明此事。彭庚夫妻稱謝不盡。即預備陳家下聘，又專候女壻的佳音。上年彭庚在餘杭縣上任，適值陳小儒攜眷回鄉祭祖，他無意中曾見過寶徵一面，深知寶徵人品學問，是個發器，不意冷夫人代他說合，聯結兒女姻親。彭庚早已十分願意。他竟料定寶徵進學，今番是穩穩的過了一日。學政已至杭州府城，各屬生童齊集聽候考試。學院懸了牌，定於何日開考。寶徵、寶焜兄弟二人，平時學業純粹，毫不驚惶，進了場也不患風簷寸晷。為時無多，接下題紙，略一思索，揮毫而成。繳過卷子，回來專守學台發落。又將場內文章抄謄出來，與伯青評閱。伯青大為讚賞，許其必售。朱彭庚遣人過來要了寶徵文章去看，亦甚為喜悅。果然三日後，學院掛出榜來，寶徵高高進在第一名，寶焜第五。報子報到巡撫衙門，衆人無不歡喜，忙着開發了送報的人，又開了單子，單報到朱家去。彭庚夫婦聞報，欣喜異常，深感冷夫人覓得這個女壻，是少年英俊，將來何患不飛黃騰達？我女兒終身有靠，又不枉素昔挑選的一番苦意。即趕着做了兩套藍衫朝冠靴，送來給他兄弟去送學。那邊巡撫衙門內，靜儀小姐傳了班子來擺酒唱戲作賀。寶徵、寶焜等送了學台起馬，便寫了稟啓進京。稟知他父母，雙福見兩個小主人同時進學，皆快樂異常。伯青、二郎亦各有所贈，不須細說。冷夫人早遣人送了賀禮過來，并請靜儀示下，何日納聘。靜儀想了想，叫冷府的人回去，先代我請太太安罷。容我們斟酌定了日子，再來送信。一時冷家的人去了，便欲請伯青、二郎商議擇選吉日，下聘過禮。忽見使婢來回道：「大人回來了，合城文武各官早接了出去，大約少停即回衙門。」靜儀聽說，亦忙叫家丁坐了快馬趕上去迎接。未知王蘭如何平定海寇，這般班師的迅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特薦賢解官因薦友

樂同志退隱約同儕

話說王蘭自帶了撫標軍將，來至寧紹一帶沿海地方，相了地勢，紮立營寨。恰好黃巖鎮總兵姚守成，率到撫

台檄文，率領所部各軍，及一起水師戰船，趕趕前來。王蘭知他老練行伍，又有二郎前次極力保薦，遂與他商議，如何進剿。姚守成即將各水師在沿海汊港埋伏，又將陸路諸軍，安插在各要隘路口，佈置已定，便親身帶了幾十號戰船，盡挑選精壯熟諳水性的兵丁，在海面往來巡哨。賊勢情形，不數日已偵知賊巢所在，即命各水師兇剿撲滅。那些海賊原是一班不安分的百姓，借着荒年，四處劫掠商賈，尚無大志；後來糾合得慣在海面上一夥海盜入了夥，便覺聲勢較大，又擄得百餘隻海船，便立了首從名目，由此即有覬覦沿海城郭之心。他們也知海內藏身不久，而且客商受了劫奪之害，相約裹足不前，越道而行。賊衆已沒了擄掠，這一千人食用，甚難籌措，欲思襲取兩處城池，以作安身。究竟是烏合之衆，不諳紀律，平時搶劫客商們，卻不費事，不過混打混殺，如何擋得住姚守成都下一班能征慣戰，生龍活虎的兵丁？雖有幾個多年海盜，亦無十分本領，開了一仗，早已殺得心驚膽裂，又被官軍探知巢穴，更難存留。大衆計議，捨舟登岸，遙想官軍注意海內，陸路必無防備，我們正好趁此機會，上岸沖殺一陣，得他些輜重，各自另尋生路。況官軍不能久駐此地，他們去了，我們再來重整基業。誰知姚守成早經料到這裏，各要隘海口，皆有營盤把守。賊衆人等上了岸，分外不濟，爲首海賊，一鼓就擒。俗話：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翼而不飛。其餘賊徒，見沒了首領，又見官軍圍攔上來，人人是天神惡曜一般，那裏還敢動手，便俯首乞降。姚守成復在海面細細搜尋餘黨，剿滅殆盡，不留遺患。王蘭見兇寇削除，海疆綏靖，好生喜悅。當時恭請王命將首逆梟示，餘者該戮該釋，發放已畢，即備了六百里加緊紅旗，報捷的奏摺進京，又犒賞各營軍將，論功行賞。一俟回了杭州，查明實在勞績，申奏請獎。又傳了姚守成入營，大爲慰勞一番，叫他先行回任，候單摺保薦。姚守成拜辭了王蘭，自領部下水陸諸軍，回黃巖去了。王蘭擇定吉日，班師回杭，復吩咐該處地方官，確查近海居民，被賊焚掠情形，好奏明豁免賦稅。一路上人人踴躍，個個歡騰，到處迎送，不須細說。一日已抵杭州，合城文武，遠來迎接，即命衆軍將責任者回衙，在標者歸隊，然後率領衆官入城，到了衙門，三聲大砲進衙，衆官重新上來道喜，方各自辭退。伯青、二郎也過來稱賀，王蘭亦致謝。敘別，早有家丁們伺候，更換便服，回至後堂。靜儀、洛珠接着道賀，各說了些別後情形，即在上房擺酒家宴。靜儀方說到寶釵兄弟的話，王蘭聽了亦欣然稱是，便叫人

去請二位少爺，後堂見罷。寶徵、寶煥聞請，入內見王蘭請安。王蘭亦轉問了小儒的好，知道他兄弟皆進了學，更外歡喜。又問及京中光景，寶徵一一回答，坐了半晌，兄弟起身辭出。王蘭直送至階下方回。靜儀又說及朱家的事：『我們本意擇個吉日下聘，如今你回來了，該如何辦法，我可是不管了。』王蘭笑道：『你不管我也不管，本是你多事的，還是你一手經理。我方纔回來，猶有多少事件料理不開，那有那麼大閒工夫，去問這事呢？說不得你是推不去的，你只好抱怨着自己不該多事。』洛珠笑道：『這件事其實也沒有甚麼難處，老爺說起來好像是一件極難的事，說得如此鄭重，不過是太太請問聲老爺，是太太的道理。』王蘭拍手笑道：『好的很，我倒忘了，就是太太沒有心腸去辦，還有你呀，也可代勞的，可是更不用問着我了。』洛珠道：『既這麼說，事是不用老爺問的，所有一切費用，陳府又沒有寄來信內說是請我們這邊墊着，淨該若干，寫封信去，他隨後繳上，因他二位少爺初次出門，路上多帶銀兩不便，這項款目卻要老爺措辦，橫豎明兒陳府上也要還過來的。』靜儀亦笑道：『真正不錯，虧你提着我，朱陳兩府的事，我與姨奶奶承辦了，銀錢卻要你用，我是沒有這分閒錢來墊着的。』王蘭道：『你們也太小器了，那件事兒豈要你們動用自己的麼？明兒你們用了，暗中仍是我補上，偏生這一會兒提名提姓，分得了是丁卯是卯的，別要引我笑話。待我明日上街拜客，我到蘆耕那裏說明，沒有閒空。你們也想想看，幾個月堆積下來的公事，雖說已經行發了，仍要我過一過目纔好，再則一班隨征的軍將，要逐細查明保奏，還有被災的地方，要交查勘振撫，這些善後事件，至速也得兩三個月方可清結。不如就請伯青、楚卿代我之勞，況且媒賓不能成單的，即如我有空兒，也要請上一個，這話對蘆耕說了，他也不好怪我，這可就沒事了。』夫妻三人談談說說，直至更鼓方散席，回房安寢。次日王蘭各處拜客，末後到了朱彭庚家，將昨日的話與他說了。回衙即命擺酒酬謝伯青、二郎，又代寶徵兄弟道賀。席間盡說的是如何與海寇交仗，如何計擒首逆，姚總兵又如何奮勇，身先士卒。二郎聽了笑道：『可見我薦的人是不錯的，他既在洋面巡緝多年，又屢立奇績，所以我料得定他此次必可成功，誰知竟能助着你削平海盜，也算虧我薦引之力，你卻如何謝我呢？』王蘭笑道：『你別要性急，我自有答報之處。』又回頭吩咐取大杯來，賓主歡呼暢飲，吃得沉醉方散。隔了一日，各處被災

的地方查勘清冊，已申報上來；所有隨征軍將的戰功，亦分別等第查清。王蘭即奏摺保舉衆軍將，或升或賞，皆照着衆人所立的功勞大小，一絲不濫。那些被賊擄劫的近海居民，也奏請豁免二年稅賦。又另片單奏黃巖鎮總兵姚守成曉暢軍機，打仗勇敢，請以提督推升福建水師提督，并賞予封典。又將伯青、二郎也婉轉敘上，說他們因故來杭，即留於軍營參贊有功。四品銜內閣侍讀祝登雲，請俟終養期滿，赴京當差，以太常寺卿升用，在籍先賞換給頂戴。前任淮安府知府降改選用佐武馮寶，請仍開復知府原官，并賞加三品銜等因。王蘭修成了本章，即時差賚入京。內裏靜儀和洛珠只管料理陳家下聘各物。到了臨時，伯青、二郎皆穿換吉服，坐着大轎，帶着四五十名家人，盡披紅插花，新衣大帽，挑擡着聘禮等件，向朱府而來。這邊朱彭庚亦請了幾位官府，與他妹丈冷桓來陪媒賓。少頃伯青等人到了，彭庚接進，大衆挨次行禮獻茶；又款待衆執事家人，一應儀節俗套，毋須交代。至晚席散，朱家早預備下回禮等物，亦遣人隨着送了過來。靜儀一一過了目，交與寶徵收起。雙福見各事辦畢，即與老蒼頭商議，催寶徵兄弟回京，怕的老爺太太記念。寶徵兄弟，亦欲回去，遂來辭別王蘭。王蘭又備了各色禮物，託送在京諸人。動身前一日，即治酒代寶徵兄弟餞行。次日一早，他兄弟作別登舟，仍要便道江蘇，去見他叔父，尚有耽擱。王蘭送了寶徵兄弟起程後，看看秋去冬來，一切善後事宜，都料理將盡。這日奉到上諭，奏保出力各員，并均照該撫所請；又加恩署杭州巡撫王蘭，督剿海寇有功，着實補杭撫，并賞加太子少保。一時各官皆來謝保道賀，絡繹不絕。伯青、二郎亦再三稱謝薦剡之情。見王蘭各務已清，即作辭回轉南京。王蘭堅留不住，只得應允，未免又有一番餞送之儀。伯青、二郎帶了僕從，買舟回南京去了。暫且按下。且說魯鵬在山陽縣任上，雖然密信進京，攻發二郎陰私，將二郎降改離任。魯鵬自爲得計，誰知雲從龍，心內很爲不快，卻暗中訪實了魯鵬一二端劣跡，但通知了丈人程尚，參了魯鵬幾款，到底將魯鵬革職。魯鵬在外，怕人說笑，便悄悄仍自回京，見他老子，訴說冤苦。魯道同見兒子被參回來，心內着實怨恨，明知是從龍替二郎抱了不平，暗唆他丈人程尚奏參的。無如從龍聖眷優隆，奈何他不得，始終結怨在二郎身上。他若上次不詳參我兒子，也鬧不出這些事來。又因二郎告病不來赴部改選，正恨尋事不着，忽然王蘭此番剿滅海寇，將二郎保奏開復原官，魯道同又將仇怨

移結在王蘭身上；彼時即揭揭參王蘭，冒功濫賞，薦人不實；因海疆肅清的捷報上來，天顏甚喜，又恩賞王蘭的宮保銜，魯道同恐指奏不准，反討沒趣，便極爲忍耐下去。過了兩月，即賭囑了一個掌印給事中參了一本，說王蘭實并未隨營效力，係王蘭徇顧私情等語。及至陳小儒得信，已彌縫不及了，只得差人星夜出京，送信與王蘭，叫他自行檢舉。逾日旨下，着交福建總督查明覆奏。再說王蘭自得了恩旨，實授杭撫，又加了太子少保，深感天恩浩蕩，難答涓埃，意欲趁此請旨入京，陛見，好順路回籍祭祖。適值小儒的房師何炳由常州知府轉升到杭州臬司，王蘭接署撫印時，便奏請何炳升署藩司。何炳爲人，素來謹慤，況係當時名宿，學問淵深，王蘭頗爲器重。又因小儒與他師生，亦算與自己有了世誼，當實授杭撫時，何炳便補授了藩司實任。現在因欲入京，陛見，意在奏請撫篆，即着藩司何炳署理。正籌畫未定，忽接得小儒專函，知道魯道同作對，賭囑出御史來揭參保舉二郎一事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「自古急流勇退，方是明哲保身之道。我每慮位高必險，屢欲乞歸，誠恐不准；而天恩高厚，不容像安。難得他參奏了我，大可借此引退，豈非魯老反成全我了？別疑我貪戀祿位，不捨退讓。我王者香當日未第之時，早存下這個意見了。不如待上諭未到，我即拜本入都，特薦何炳，我先時猶欲請旨陛見，而今也不必了，莫如逕奏告退，免得不知者說我畏魯家聲勢而去；再則倘或天威赫怒之下，竟遂了魯老私懷，我豈不一生落下疤癥？最妙去託小儒暗中爲力，更無阻滯。」愈想愈宜，早退爲上，便起身來至書房，也不和人較計，反欣然自得，修了奏摺，敘說何炳如何剛正，有古名大臣之風，而且積學純優，臨事從容，不迫寄以專閫，可幸國家得人。之慶。又說到自己如何多病，刻因剿平海寇回來，染受海瘴，兩足腫發，寸步艱難，恐負聖恩寄託之重，乞放臣歸里，調養就痊，再行赴京，求恩賞給差使，繕成連夜專發入京去了。方回後堂，告訴靜儀、洛珠知道。靜儀聞說，頗爲不悅。王蘭又笑說道：「我自做官以來，久違了故鄉山水，從此可以隨我放浪形骸，與伯青等人，追陪遨遊，日尋樂趣；況我輩少年，埋頭窗下，不過欲博一第一官，爲顯親揚名之計。如我年甫三十，由科甲出身，擢至督撫，也就罷了。較之皓首窮經，以諸生終老者，何啻天壤？若再貪心不足，固踞高位，將來倘稍有瑕疵，反不能完名全節了。」自此便安心專候辭官的摺子回來，好收拾交代回籍。再說陳小儒發信與王蘭去後，即竭力代王蘭四處

張羅。恰好福建總督與小儒舊交，又託他看顧情面。過了一日，王蘭的辭本進來，由吏部掛號。小儒見特奏薦何炳署理撫篆，正合己意。又接着王蘭私函，便上下鑽通關節。又值福建總督覆奏入京，說偽寶係隨祝登雲一同入營，該撫保薦祝侍讀摺內，或顧念私情，未免稍濫等語。原來這福建總督曾與祝頌三同過僚屬的，此摺一上，倒將伯青的戰功奏實了。旨下前御史所奏，着毋庸議。既該撫因病乞恩回籍調養，着准所請。杭撫卽着何炳署理。該部知道。陳小儒見了，方放下心來。自己又想到在京供職，實無意趣，況有魯道同等一千權勢小人當道，竊弄國柄，亦復羞與爲伍。而今兩個兒子，又進了學，也算交代後人一半首尾。莫若趁此也乞恩歸里，仍然寄居南京，與伯青、香、楚卿等人同領林泉風景，不要被他們獨稱雅士，鄙我是個俗物。想定主見，遂來與方夫人商議。方夫人向來秉性恬淡，深以爲是。沈蘭姑聽說，暗暗歡喜，因離隔父母路遠，常時記念，既小儒辭官回南，又說仍居南京，正好接了父母到南京同住，可以朝夕相聚。況父母并無多女兒，只生了我一人，可知我這裏想着，父母亦遠在揚州，估記着我呢！小儒次日上了請假回籍修葺祖墓的奏摺，誰知皇恩優渥，數上不允。後見小儒再四苦求，方准了所請，給假一年，再行來京供職。小儒見准了他回籍，甚爲歡喜，遂收拾行囊，帶着家眷人等，預備動身。同寅諸官紛紛餞送，小儒一概辭謝，到了臨行這日，悄悄的出京而去。又吩咐取道兗州，去看漢槎，相巧漢槎接得家書，說江公近來舊疾舉發，不時作喘。漢槎聞得，很爲懸念，想到父母七旬以上之人，如風燭草霜一般，倘有不測，人子未能親侍湯藥，聊盡子職，豈非永抱終天之恨，不如也效伯青，呈請養親。遂稟了山東巡撫，請代奏下情。小儒起程之日，山東巡撫的奏本正至，亦蒙恩允。所以小儒不知就裏，巡撫一面行文，一面卽另委他員去接道篆。漢槎奉到文札，便整頓歸裝，并交代後任等事，已擇定日內登程。忽見小儒到了，大家說起來，不料竟有同志。漢槎便留下小儒結伴同行。一路上兩府眷屬僕從人等，有數十輛車子，倒也熱鬧。行了半月有餘，這日已抵南京。王蘭早由州杭回來幾日了，大家見着，另有一番欣慰之情。江公見兒子辭官回來，倒也歡喜，說他能知足不辱，雖見帶了小憐來家，因事已做過，料難挽回，況且媳婦賢良可容，又是媳婦的意思，閨門私情，父母本不應十分過問。江老夫人見了小憐模樣行爲，色色週到，喜悅非常。江公因小儒也攜眷回省，自然要贖還住宅的。

遂先搬過來和祝府合住，俟慢慢的再尋賃房屋。小儒、王蘭兩家，仍各回舊宅。衆家女眷，又忙忙碌碌的彼此互相請宴，直鬧了半月方止。小儒等見佈置已定，暇時無非你往我來，吟詩飲酒，或約了同往游玩山水。王氏和二娘商議，住在王府終屬不便，好在同在一城，不難見面，莫如仍搬回桃葉渡居住，由得自己；又糾合小黛之母穆氏同居。偏偏沈蘭姑接了他父母到南京來，正慮沒處安身，若愚夫婦亦不願住在陳府，便也與王氏等人同住。這幾家老年奶奶們，卻也脾氣合式，關起門來，說說笑笑，甚是投機。沈若愚依然在南京開個鋪面，他也不肯時去叨擾小儒。蘭姑深知他父親性情孤介，不苟取與，只得由他自便。一日，伯青約了小儒、若香等人，去上慧珠的墳，見墳前梅花業已成林，現值開放之時，不亞孤山深處，那一團竹子，亦長得茂密，風過處細細龍吟，月上時依依鶴守。王蘭見了，點首歎道：『晚秀生前與人不伴，另具一付冰雪心腸，身後遺囑，又如此調排得別開生面，真乃除了他，別人也配不上這樣清雅的坵壠。我愛此中大有仙境，晚秀定然仙去，斷不致入於鬼趣一道。』伯青即將他臨死夢中的所見說知大衆。小儒道：『宜乎如是，怪道他要墓上多栽梅竹呢？』若香的揆度竟一絲不錯。說話間，連兒已將祭品擺齊，鋪下拜墊，衆人一一行禮。伯青又不免對墓傷悲，衆人力勸止住，收了各物，又往各處遊玩了一回，方回城去。伯青偶說到『小園梅花，新補了數本，亦開得甚好，明兒你們可同到我那裏，聚一天罷。』衆人皆稱使得。次日伯青命備了一席，待至午錯，若香等人方至，即在梅花外一個亭子上，吃酒賞梅。飲至半酣，王蘭道：『我們來來往往，雖是終日都要見面，究竟不甚便當，或有風雨事故，即難踐約，須得好大家住在一處。』二郎不待說完，即拍手道：『我久有此意，并且想了個萬全法子在此，說出來你們商量着可使得？現在我們這幾家雖非多金，卻也多些溫飽人家，何妨大家籌出一宗公款，或在城內，或在城外，買下一塊地來，砌造幾間房屋，一個園子，多栽花木，以爲隱居之地，我們即將家小搬至裏面，他們姊妹們也可時常相見，我等終日吟嘯中間，強如今日你家，明日他家的，又費錢，又不得如此便利，就是伯青、子鶚，他們有父母的，好在亦可以朝夕定省。』小儒道：『楚卿這想頭卻好，也合我心意，就這麼着去辦；我與若香、伯青出三股大分子，楚卿與子鶚合出一分。非是小看你們兩人，我們到底比你們做得主些，子鶚是有父母，不比伯青隨得自家，楚卿又沒甚寬餘，

這事原是尋樂的，若一齊都把體己積蓄放下了，也覺無謂。再則伯青、子騫，他們家眷是不能搬來的，堂上既有父母，妻妾原爲敬奉翁姑，讓自己放心在外作事，又比自己服侍得體貼些；若只顧安閒尋樂，反疎了天倫，那卻不可；他們大可同居，難不成定要接了家眷來麼？我們三人是隨便那裏能住的，也樂得如此；子騫倒可以將愛卿挪出來住着，且自內子以及各府太太奶奶們，多巴不得住在一處，他們也有個夥伴。伯青、虞桂聽了，亦欣然允諾。小儒又道：『當日我們原在一起的，後來因各自出仕一方，即覺疎失了好些，而今又聚攏來了，也算人生難得之事。只可惜我輩中少了在田一人，他們女眷中亦少了程小姐與芳君二人，不然竟可齊全了。』二郎笑道：『這也何難之有，我們寫信去告訴在田，他若羨慕我們樂處，他自然也辭了官來的；他如不來，仍戀着仕途富貴，不肯撒手，那是他自居俗物，不比我等隱居風雅爲然；是他自暴自棄，與我等無干。』王蘭笑道：『在田得着信，定然是願意的，我們一千人倒沒有那麼鄙俗不堪的人，只是怕的在田不得從心所欲，他現在聖眷甚隆，你沒聽見小儒說：一年有好幾次恩諭，不比我們，去止自便。你們若不信，日後驗着我這句話罷。』二郎道：『在田來不來尚在未定，我們且別管他。這件事亦不可逼，竟交給我辦罷；你們只湊錢就是了。我前日無意到桃葉渡去，見聶家舊居旁邊，一所破落房子，倒有十數進呢，餘外還有空地。據開房主急欲出售，而且價目也不大，只要一千多兩銀子，就賣斷了；我明日託聶奶奶便中去問一聲。我看那裏又僻靜，又離我們近，聶奶奶們又住在間壁，柔雲等人倒也合宜，第一是難得這麼大的空地，不知你們意見如何？』伯青道：『這樣更好了，這是大家的事，你做主就是了。』衆人又飲了一回酒各散。次日二郎親至王氏家，問賣戶消息。王氏道：『他家倒賣了幾年，也沒人過問，不是嫌地方空落，即是說房屋破敗，難得你們買下，改造花園，不過買他這塊地罷，這個價目，他還有什麼不願意？』叫人去請了那賣戶來，賣戶亦是舊家子弟，與二郎當面議定，即寫了契，二郎兌清銀子，收過空屋。便央王氏暫爲照管兩日，俟我們擇日開工，就有人來監工，上宿了。二郎回來，尋着伯青、小儒等人，說他已買定，大家商議何時開工。王蘭道：『轉瞬殘年，各家未免都有俗事，不如燈節後開工，我們都清閒了，也可替換照料着；當與摺與楚卿一個人嗎？』衆人稱是。小儒、王蘭、伯青三人，共出了五萬銀子，二郎、漢槎合出了一萬。

二郎又一時措不出來好的，已有了若干，先行用着，不足的，二郎陸續添上。衆人又公議了一張花園圖樣，某處宜屋，某處宜亭，宜山宜水，以及花草樹木，皆評置停妥。又在園左蓋造四五進羣房上房，以便各家內眷居住；又叫了匠人來看過，囑咐燈節後即開工砌造。伯青便中，寄信於從龍，告訴他起造園亭一節，從龍回信果然欣慕非常。只恨自己不得脫身，逼人入俗，好歹我都要尋個機會告病辭官，千祈你們公分中派我一股，不要過後我回來了，你們又嘆着我來居現成，不收我是不依的。」即不容分說，送了一萬銀子來。二郎正慮自己一項難以措備，又不便和衆人挪借，分明是我取巧，拿住他們出錢，我做乖人，恰好在田來這一項，正好暗中抵着，也可够使了，所欠的我再設法補上罷！不覺過了年，所有年內及正月花燈宴會，種種俗情，毋須贅敘。過了燈節，年事已畢，二郎即與衆人擇定開工吉日，叫了匠頭來領了銀子去砌造，要趕在五月內完竣。又請了梅仙、五官先搬了過去，監督工匠，幫着二郎料理。金、柳二人因新屋內修蓋拆造，住着不便，即借了王氏家屋子前進住下。好在相離咫尺，每日清早起來監督，至日暮收工方回。王氏家歇宿，二郎自有了梅仙、五官分勞，可以閒日一來，不過支付銀錢，指點着各處如何增減，因預先擬出一張圖樣來，斟酌得十全十美。此時衆匠役只照圖樣上地步方位砌築，不過小爲更換而已，所以不大費事。看看到了四月將盡，房屋園亭，十欠一二，只忙着開池種樹，疊石引泉，又打造各處陳設傢伙，小儒等人亦有時來看視一回。這日忽看到邸抄上廣東洋稅滋事，因程尙由廣東軍務保舉出身，且在彼地日久，熟悉各要害情形，遂調了程公兩廣總督，并整頓洋關稅務諸事。兩江即調雲從龍來補授。從龍自見了小儒等人的信，聞他們起造別墅，同作退隱之地，甚爲欣羨，雖寄了一萬銀子去入他們的雅會，每恨不如他們閒雲野鶴，飄然世外，也曾告退過數次，爭奈聖恩不准，反說他有意規避，不以國事爲念。今因調了兩江，正好和他們親近，喜悅非凡。況程公起程日急，從龍趕着交卸了曹河兩印，即來南京接他丈人的後任。程碗容與小鳳也欣喜不盡，心內亦記憶衆家姊妹，轉眼端陽節過，新屋子的工程已完，梅仙、五官照着圖樣收了房屋，又兌清衆匠工價去後，便搬進新屋子來，忙着叫人各處粉飾油漆，擺設桌椅器皿，張掛簾幔等事。又請了小儒等人過來看工，并商議題這些亭臺軒館的匾額對聯，好做成了懸掛上去，還要大家公議某人

愛住某處。小儒卽於是日請從龍在新園子裏吃酒，以便一同擬題。衆人一早卽到園內等候。從龍少停見家人上來回道：『雲大人到了。』衆人忙着出外迎接。未知小儒等請了從龍來，如何題詠園中景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 題紅刻翠萬卉爭妍 醉月飛觴羣芳雅會

話說雲從龍開得陳小儒等人請他吃酒，并品題新園各處軒館，也不用執事，只坐轎帶着幾名從人，到了園門，衆人迎接入內。原來這新園子一順兩座大門，東首朝南五間大廳，後面接着幾進住宅，外有羣房數十間，是預備廳上款待賓客，并住各家內眷的。西首卽是花園，裏頭也有門戶通着，好分內外。小儒便先請從龍在東邊廳上坐着。茶罷，從龍道：『諸位兄台風雅過人，承蒙不棄，攜帶小弟，已欣感不盡。況有諸位大才題詠，何必又呼喚小弟過來。』王蘭笑道：『既是公同雅好，無須謙遜，誰擬題得貼切，卽用誰的。』衆人齊聲稱善，遂邀着從龍出了東首大門，來至西邊花園的門，衆人看是一座水磨雕空山水人物方磚砌就六角大門，上面一方白石橫砌，係留題之處。小儒道：『我們卽由此處題起，一路順着進去，方有次第。』便回身請從龍先題，從龍謙遜了一回，衆人執意不行，到底讓從龍題了。從龍一面同衆人走入園門，因說道：『此園雖是我等作退隱之所，若定要說出隱逸字樣，反覺煞然無味。在我意見，花柳當春而發，此中羣芳畢集，莫如題之曰繪芳園，以寓繪寫羣芳之意，諸位再細加斟酌，可否用得。』二郎先拍手叫道：『以繪芳二字，總括斯園，頓使花柳增色，連我輩居於其中，都高了位置，未免就是自矜了些。好在他們女眷們，有柔雲、愛卿等人，也可當得起這一個芳字了。』說畢，衆人皆大笑稱是。再看時，園門內卽是三間過街小屋，旁邊接着十數間小屋，雖然卑狹，倒也起得十分精緻，是看守園子家人們住的。當中一條鵝卵石鋪的馬脊甬道，約有丈許長，兩邊盡栽的鳳尾竹，真乃萬個玲瓏，涼侵衣袂，綠映襟裾，使人夏日坐此，煩薄頓忘，而又識不盡竹外有多少景致，非比別的園子。開門見山，易於覽盡，穿甬道，見一所大明三暗五的起坐花廳，四面軒窗迴廊，衆人入內少坐，門上也有題匾。王蘭道：『此地爲園中第一景，而且迴顧園內，高下盡在望中，可名之曰覽餘閣，取其一覽無餘之意。當中匾額，可直書「座有佳士」』

四字，既明我輩往來其間，絕無俗子，且又暗綰合到這排竹子上去。」衆人皆點首贊好，道：「此地還要一付楹聯掛上。」王蘭聽說，低頭略一沉吟，道：

留客夜談明月上，拋書人倦午晴初。

小儒讀不絕口，忙叫人取過紙筆來寫上。又起身同着大衆出了迴廊，見一灣流水，紆迴盤曲，向東而去；下首盡是高低怪石，堆了一座矮山，上面用土掩平，栽了百十本梅花，頂上也有一所亭子，山那邊景致，卻全被此山遮隔。小儒道：「我們先向東邊走去，隨後再繞到西邊來。」遂順着水邊走了數十步，見一座白石小橋，橋下左右栽的紅白蓮花，過了橋一座石亭，純用石梁石柱石欄石牖，裏面的桌几皆是大理石鑲嵌的；這座亭子，卻隨着山子石高低凸凹砌就，亭前種着幾株金絲垂柳，旁邊一個假山，石洞那邊，另有所在；亭子上與山洞口，皆有隄處。衆人進了亭子，即請伯青留題。伯青也不謙讓，想了想道：「此間全用石工，亭外池沿又有荷花，本爲避暑之計，我意即用『延義』二字，以名此亭，未知你們之意若何？」衆人未及答言，二郎道：「此處雖在東首，卻迎着西北，這『延義』字似覺不合。」伯青微笑道：「古人云：北窗一枕，義皇以上之人所居，故名曰延義，取其此亭涼爽忘暑，可以延接義皇以上之人。我用的義皇之義，楚卿誤爲朝曦之曦，所以覺得不妥當了。」二郎聽了，方知自己誤解，把臉臊得飛紅，笑道：「不用說罷，好得很就是了！你爽性把聯句題了，這山洞口也要費心的。」伯青笑着道：「這亭子上對句我已有了。」

無端邱壑隨心造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

那山洞口即用「另有洞天」四字。」衆人都贊好，出了亭子，即由山洞穿過，忽然開朗，迎面一塊空地，約有半畝田許，全是紅短欄杆圍着，遶過紅欄，是五間正屋，屋旁兩邊五間，共計十五間，砌成抄手形式，欄內皆是芍藥，雖已開過，尚有敗葉離披，當芍藥盛開之時，在這三處吃酒賞花，皆係正面對着，怕的人多坐在中間的，看得真切，旁邊的豈不將花放在背後，這一來縱有十桌八桌的人，無不對花而坐。衆人都道：「這所屋子造的倒有點意思。」衆人走入當中五間屋內坐了，早有家人們送上茶來，大家潤口。王蘭道：「此屋砌得有趣，必須題的也。」

要峭勁方好；仍請在田題罷！」從龍道：「若要峭勁，卻非你不可，者香不用謙遜了。」王蘭笑着點點頭，道：「可取名留春館，言其芍藥開時，春光將暮，人必三面對花而坐，共留此春色，不忍遽去之意。」對聯是：

花畦低護蘭干曲，鳥語催殘芍藥春。

題罷大衆起身，由留春館迴廊上一個角門走出，見四面短垣，一方院落，院中兩株梧桐，衆人進來，見屋宇寬大，全用十錦窗牖，隔的曲曲折折，如萬卷書，菱角扇面等式；上下各色彩錦棖糊，那窗牖上是五色玻璃，使人目眩神迷；那邊又有院落，盡栽芭蕉，兩處看來，皆是屋子正面，如兩所屋宇，後身倚着後身一般。二郎道：「這是我想的意思，連名子我都想下了，不如就叫做兩翻軒，言其這邊那邊皆是正屋，如一個屋子翻作兩個屋子似的，你們不見那牆角下有灣流水，直通到園外，秦淮河裏引進來的活水，就是前面那些池沼，水道皆由此間通過去的。」從龍連連稱讚道：「楚卿用『兩翻』二字，以題此處，倒也新樣，可謂俗不傷雅，就用此名，不必改了！你想的好，題的也好，爽性連對句都題了罷！」二郎道：「果然使得，我也謔一副聯試試！」思索了半會，笑道：「有了，只恐用不得，說出來你們改正罷！」伯青笑道：「你說罷，不用累贅了，只別將義字認錯，都是好的。」說得衆人大笑起來。二郎笑瞧了伯青一眼道：「你別要這麼使促狹，說這些尖刻話，從今你就保得住一輩子不說錯話，我才服你呢。」遂念他做的對句道：

兩面屋隨流水轉，一叢人似隔花行。

又說：「才進來的那角門上，亦可用『曲徑』二字，我多謔成了，用得用不得，我卻不問了。」衆人多說好極，小儒也叫寫上了。又見這屋子，無門可通別處，正在尋覓，五官起身道：「你們隨我向這裏來。」便從屋裏曲曲彎彎的走至盡頭，見一帶板壁，五官用手摸着消息，使力一推，只聽喀啞一聲，板壁分開，現出一座門來，那邊盡是架花棚子，兩旁搭着，當中是一條羊腸小道，迎面一條寬河，河上搭着竹橋，河內並有船隻。五官領着衆人，過了橋，是六七間曲尺式的屋子，卻蓋在河中，四面皆水，河邊栽的榆柳桑槐等木，大有鄉村風味。衆人入內，見其中陳設器皿，盡係樸實物件，便齊聲稱贊有趣。從龍道：「前面兩翻軒，備極華美，如入琉璃世界，此地忽作古樸，使

人頓起林泉之想，真各盡其妙，應該子鵲留題了。」漢槎道：「我於題景詠事上，不大講究，還是你們代題爲是。」王蘭道：「你無須推諉，楚卿尙能題詠，不成你還不如他麼？」漢槎無奈，也俯首沉吟了半晌，方道：「我想此地既造作鄉村，河亭風景，又在這繁華錦繡之中，可名曰半村亭，取甚半村半郭之意，這裏對句，我也擬了一副，還得你們斟酌。」因念道：

溪水當門，問此處源通何地；桑榆遶屋，愛其間人正歸田。

衆人聽了，痛讚不止。王蘭笑道：「你爲這句直要壓倒我們，你反謙遜不能，莫非懷才自負麼？」漢槎笑道：「不過偶爾得此，到底不算什麼。」衆人又見對岸盡是崎嶇石路，或高或低，或寬或窄，不甚好行，不如坐了船去，順着這河邊觀看岸上景致，倒省力些。於是喚了水手們，來伏伺衆人上船，順水撐去，未及數十步，見山石背後露出一座樓臺來，衆人吩咐泊船上岸。原來這樓傍着山石起造的，那山石盤迴紆曲，堆接到樓口，從底下至上面，皆栽的牡丹，竟有千餘株，又夾着一層一層的繡球花樹；人在樓上凭欄一望，是一座花城相似；衆人齊聲說好。從龍道：「小癩和五官今日也不可退後，你們可合題此處。」五官見衆人題詠，自己早已技癢，又不好越衆逞能，既然從龍叫他題，也不推辭，便欣然應諾，想了想道：「此處牡丹既多，逢春開放，真乃紅紫奪豔，占盡人間富麗，可取名奪豔樓。對句小癩題上罷。」梅仙亦笑了笑道：「我也未免東施效顰。」遂說道：

倚石花繁真富貴，登樓人至亦神仙。

這樓下的一方橫匾，可用「香城綺國」四字。衆人亦稱賞不已。下了樓，復又上船，隨着那流水，轉了兩個灣，那岸上無非垂柳馬纓，丹楓碧棟等樹，難以備說。船至盡頭，衆人登岸，見一帶粉牆，兩扇朱扉，裏面隱隱無數房屋。大衆進了院門，是十數間小屋，或斷或連，或有門相通，或迴廊相接，院內白石砌就花臺，依着屋子大小妝點，花臺上傍牆栽桃李，或種西府梨杏等花；下面配着蘭蕙諸品花草，屋內粉壁上砌成各樣方圓長短格式，以備安置盆景瓶几諸物。王蘭道：「此間春夏秋冬三令皆宜，可名紅香院，何如呢？」從龍道：「以紅香二字，包羅甚廣，妙絕妙絕。」再看這紅香院，處處倚梁傍柱，接着砌造的，可以不用懸掛對聯。衆人也就不題了。出了院門，是一

條曲徑，迎面一座圓門，形如滿月。門內大大院落，攢三聚五栽着桂樹，那空罅處，補着人許高的玲瓏透漏風石。衆人進了圓門，見這一所房屋，也砌就圓式，屋內凡有門戶，皆是圓門圓戶，時已近午，家人們早擺上飯來，大衆亦覺得乏了，便挨次入座。伯青道：「此處全用圓式，栽的一色桂樹，分明是造作月宮之形，況這屋後又靠着奪魁樓的山石，可名曰奪魁山莊。」衆人都道：「甚好。」少停飯畢，大家淨面漱口，仍由紅門出來，見兩條石路，一條路向奪魁山莊屋後繞過，那邊也有一羣房屋，小儒問是何處。梅仙道：「那裏是後園門，出去即秦淮河邊，這幾十間屋子，派看守園子的人住的，倒也砌得寬大曲折，我們可到那邊瞧瞧去。」小儒道：「既是下屋，可不用曉了，也代他們起個名字，好叫喚。」因傍着後河，即叫枕河居。明日亦做方匾掛上。」梅仙答應了。大衆便由着這邊一條石路走來，見有山阻路，上面盡是梅花，山上有亭，山下亦有重簷深戶的十餘間房子，方知即是頭裏進園見的那西首梅嶺了。衆人到了屋內坐下，從龍道：「此間可該小儒兄題了。」小儒猶自謙遜。王蘭道：「一個園子，多走遍了，你尚未曾題詠一處，不是我們欺了你，即是你太偷懶了。」說得大衆笑了起來。小儒微想了想道：「此地可取名紺雪齋，暗用嶺紅雪之意，不知可使得。」從龍等皆同聲稱好，用意既新，兼又貼切嶺上梅花，不比泛用平地上的話。小儒又念着聯句道：

月明影比騷人瘦，風過庭空鶴夢醒。

說着，忽見山那邊飛起兩隻白鶴來。小儒笑道：「這山上的亭子，就叫來鶴亭罷。」這山即叫棲鶴嶺。衆人讚好，便一齊爬過嶺來，找尋舊路，仍至覽餘閣內少歇片刻。小儒邀着從龍等人，出了園門，復回廳上。小儒道：「這廳上的堂名，也請在田題上罷。」從龍道：「可名祿野堂，使得麼？」小儒點了點頭，即將園內各處題的軒館名字，另行謄清，又命人量了各處匾對尺寸，請王蘭便中寫好，讓人拿出去做字，叫匠人趕着辦。進宅就全要懸掛的，家人們答應，自行料理去了。早已掌燈時候，應上擺齊酒席。衆人推從龍首坐，其餘分次序相陪，吃了一巡酒，大衆擇定六月初一日入宅。又問漢槎：「可能將愛卿搬來同住？」漢槎不答。衆人知道是小儒不能過來，也就不問了。又議定伯青住紅香院，漢槎住兩翻軒，梅仙住半村亭，五官住奪魁山莊，他們除了在自己府第內，到園裏

來，即住此數處。小儒派了雙福、遇見三桂兒等，管理園子，督率着衆家人收拾打掃，所有各處四季用的簾幔幃帳，皆交與雙福等隨時更換；各處的器皿陳設，亦派定某人管理某處，以防遺失，好有着落。又雇下一家扎花兒匠，搬至園中羣屋裏住着，預備修扎各處花草盆景。一分派已定，衆人又傳觥飛盞的痛飲一番。時已二更，席終散坐。從龍也擇定了一處住宅，若婉容、小鳳、高興，到園內來住幾時，也有個居止。伯青道：「六月初一，我們須要大樂一天，一則進宅，二則賀園子落成，就是內子舍妹兩人，雖不能來住，那日亦要來的。」衆人點首稱是。從龍便起辭回衙，小儒等人，也要各歸私第，仍留梅仙、五官在園居住。前頭兩個家人，拿一對羊角手燈，照着衆人出來，外面各府的轎馬，業已伺候。梅仙、五官俟衆人上了轎，方回身進來，吩咐關好兩邊門戶，吹滅廳上燈火，因旁碌了一日，也早去歇息。次日梅仙叫了匠人來，打造園內匾對，五官又去催着王蘭寫了堂名對句。隔了數日，匾對已齊，簾幔等物，亦添補全了。梅仙押着人各處懸掛。時已五月將盡，紅香院與半村亭兩處，萱草榴花，俱開得十分茂盛，延義亭前池內荷花也開了好些。先兩日各家的粗細物件，陸續搬至，伯青、漢槎也發了一副陳設牀帳過來。梅仙、五官幫着各府來的家人們，四處安放停妥。到了六月初一日黎明，梅仙、五官穿了衣冠，衆家人亦是新衣花帽，結束起來。新宅正門大開，一路至廳上，皆張燈結綵，後進裏與西邊園內，亦復如是。王蘭又定了二班名戲來伺候。頃日色初上，各府內眷盡至，女席在留春館款待，即在芍藥欄外搭了戲臺。五官又安排下數萬鞭砲，在兩邊門外，搭起竹架，等大衆一至，即命人點着那爆竹，劈拍之聲，遠近數里皆聞。小儒等人亦公服乘輿而至。梅仙、五官忙出迎接，到了廳上，彼此見禮道喜，衆家人上前叩賀。茶罷，早開喝道之聲，知從龍已至，小儒等人皆起身出接。從龍下轎，同到廳上，禮畢入座。這新宅門首，烏壓壓的車轎人馬，擠滿街道，連行人都遠越他處往來。家人們伺候早點吃畢，衆人即寬去外褂，早見領班的拿着戲目，領着一個十四五歲穿紅衫的小旦，上廳請安，呈上戲目。原來這戲臺就搭在綠野堂前，對廳設了戲房，院內用木板鋪平，上設猩紅氍毹，簾口盡用五色錦棚遮滿。從龍等人，又謙遜了一回，到底讓從龍先點了一齣，卸甲封王；然後小儒、伯青、二郎、漢槎各點了一齣，無非滿牀笏、雙官誥等吉利戲文。少停擺上席面，衆人入座，即開鑼唱戲，且說園子裏方夫人爲首，與衆位

夫人見了禮恰好婉容，小鳳亦坐轎來了，大衆接進園內，把一座留春館都站滿了，真乃珠圍翠繞，綠舞紅飛。衆丫頭僕婦，也忙着上來送茶設座。方夫人讓過衆人，由留春館後面一條夾道內耳門走過，即是東邊住宅，各處看了一回，仍到園中，見席已擺齊，衆夫人序齒歸座。家人們拿上戲目來，在簾子外遞於使婢，然後方呈送衆位夫人前，衆人亦遞讓了一會，點下戲來，仍由使婢傳給簾外家人，那家人拿着戲目，送到班房內，頃刻開鑼出臺。這兩邊的鼓樂喧天，笙簧盈耳，引得左右鄰舍，及過往行人，無不探頭探腦，在園外窺望，齊聲讚好。男廳上從龍等人拉了梅仙、五官與沈若愚等同坐，女廳上方夫人也去接了梅仙家巴氏母女，與伍氏、穆氏、王氏、宋二娘等過來另備一席，在下首五間屋內款待。唱了兩齣戲，暫停歇午。外面從龍等散坐盤桓，這邊園內衆位夫人，也到各處遊玩，好在今日一個男客都不過園子裏來。不說各府男女宴會熱鬧，誰知這風聲傳揚出去，早轟動合城文武鄉宦，多因雲從龍、陳小儒是先後新舊任的本省制台，又因江、祝、王三府亦是城中赫赫有名的當道紳士，誰人不想來拉扯親近，忙着人去訪信，不一會多回來道：「雲大人們新造了一所園子，今兒遷移過去，小的們看他那邊請酒唱戲，不比往日尋常宴會，想必還有別的事呢。」於是大衆商議，也有送戲的，也有送酒席的，也有合送禮物的，多算件喜慶大事，湊起起來。從龍等人正在廳上閒話，見家人們重又擺換席面，預備接唱戲文。小儒道：「今兒都是香鬧着要唱戲的，鑼鼓喧闐，吵的人心多慌了，今日又不便唱清雅戲文，是以尤甚，反不如我們平時吃酒行令的舒適。」正說話間，忽見家人忽忽上廳回道：「外面各位大人老爺家俱送禮來，說我們今日有喜慶事，據聞停刻還要過來道喜呢！小的們再三剖說來的人多不相信。」說着，將各禮單呈上。從龍、小儒皆拍掌大笑道：「這是那裏說起，我們不過鬧頑意兒，他們怎麼當作喜慶事送起禮來，可不是笑話嗎？香來聽聽，多因你要唱戲，唱出故事來了，這卻怎麼着？」王蘭大笑道：「好好，這些人很爲知趣，也曉得來湊個熱鬧來，他們既送了來，我們就老實收下，拿他們送的戲酒，改日請他們來此吃酒看戲，爽性鬧他個江翻海沸，不枉我們砌造這園子一場，再則，也叫他們瞻仰瞻仰我們園內的景致。」從龍、小儒等人，亦只得依着王蘭的說話，將禮單細看，分別交情厚薄，該收該退的，一一發付已畢，果然本城由藩司以次及大小鄉宦，俱

陸續親來道喜，衆人又穿了公服迎送，直鬧到下晝時分方止。接着擺上晚酒，點齊燈燭，場上又開鑼演戲，衆人皆倦乏了，勉強完了戲，放了賞，從龍、伯青、漢桂三人，即作辭回去。小儒等送過他們，也各自去歇息。倒是園內女眷們甚樂，又沒有外客，用過午宴，盡把外罩大妝卸去，全數家常打扮，隨意散坐聽戲。旁晚即完了戲，命各家僕婦放了賞，方擺上晚酒來。衆夫人挨次入座，酒過數巡，方夫人道：「我們今日也要行個令才好，不然此時戲又完了，這啞酒也覺得無趣。」衆人未及答言，洛珠先連聲說好。衆夫人見他們兩人高興，都笑說遵令。方夫人回頭叫使婢取了一付行令酒籌過來，是兩個方圓竹筒。方夫人道：「這圓筒內是花名，方筒內古人名，此令須先拇戰，誰輸了誰吃一杯，即先掣花名，後掣古人名，用一句古詩縮合，酒底隨意席上生風，或是五言七言古詩詞賦，及俗語等，俱不拘，亦要與上句聯絡有情，說過了再擲骰子，照點由上下家順逆數去，即以此兩家對戰，我做令官，誰說不來，罰酒三杯，另找同席代說，代者不佳仍罰找者，與代者無干。」衆人聽了，都說：「有理，這個令倒是雅俗共賞，就從你先起罷。」方夫人又道：「我們十人可行此令，那邊奶奶他們單擲拳就是了，不然說不上來，只管找代，也無意思。」於是方夫人、程婉容、洪靜儀、江素馨、祝瓊珍、林小黛、沈蘭姑、聶洛珠、蔣小鳳、趙小憐十位，拼攤了一席，挨次坐下。那邊巴氏母女等六人一席，一聞此言，早呼五喝六的擲起拳來。方夫人先喝了一杯令官酒，在骰盆內擲了個五點，數去應與瓊珍作一對子拇戰了，一會瓊珍輸了，即飲了一杯酒，伸手在筒內掣出海棠的花名，紅線的古人名，便笑道：「偏生我與詩詞上不大熟習，怕的說不上。」方夫人道：「不用謙讓了，你若說不上，我們更要說不上呢。」瓊珍俯首略想了想道：

高燒銀燭照紅妝

說畢道：「不知暗用關合，可使得麼？」衆夫人齊讚道：「好得很，原要暗用關合，若明點出來，那裏找去呢？快說酒底罷。」瓊珍即在席上拈起一片梨來道：

何以要高燒銀燭照紅妝，只爲梨花淡若溶溶月。

衆夫人道：「這一句聯合得毫無痕跡。」瓊珍便將骰盆拉到自己面前，擲了個四點，順逆數去，上家是婉容，下

家是洛珠，兩人遂對擲起拳來，卻是婉容輸了，吃過酒，掣出花名是米囊，古人名是杜牧之，便道：

煙花三月下揚州。

說畢，在席上取了一個橘子道：

何事煙花三月下揚州？

爲愛雙柑斗酒去聽黃鸝。

衆人齊聲稱妙。婉容擲了個三點，上家小憐，下家素馨，兩人對戰，是素馨輸了拳，吃過門面杯，伸手掣出兩支籌來，一支杜鵑花，一支孟宗的古人名。素馨笑了，笑道：『這掣的倒有趣，我卻想了一句天然巧合的詩句來。』說道：

子規半夜猶啼血。

衆夫人齊拍桌叫好道：『果然這一句天然巧合，前兩句皆不及梨雲這句自然。』素馨又拈了一個梅子道：

不見子規半夜猶啼血，

正是熟梅天氣半晴陰。

說罷，擲得四點，數去上家方夫人，下家沈蘭姑，卻是方夫人輸了拳，飲過酒，花名掣的是鼓子花，古人名掣的是孫行者。衆人見了，大笑道：『怎麼這古人名內鬧出個孫猴子來了？』洛珠笑道：『他們一家人也角起勝負來，偏是沈姐姐又勝了，弄得大太太又要罰酒，又要行令，又怕人笑他，可不是急得猴頭猴腦的麼？』說得衆人狂笑不止。方夫人也笑道：『好好，你這小猴頭都打起趣來，我來了，待終了席，我再和你算帳。』瓊珍笑道：『不要你也說猴頭，我也說猴頭，把自己的猴子令都鬧糊了。』方夫人笑着說道：

衆仙同日詠霓裳。

又在席間拈起一片蜜桃道：

何以他與衆仙同日詠霓裳，

那小猴頭卻爲的綏山一桃。

衆夫人笑讚道：『實在虧他講斷了腸子。』方夫人也擲下了三點，上家是小鳳，下家是靜儀，兩人隔座擲拳，那手腕上鐲子搖得叮叮噹噹響個不止，戰了半日，始分勝負，是小鳳輸了，舉起杯來，一口吸盡，伸手掣出花名杜

丹，古人名米芾，想了想道：

天子呼來不上船。

說畢，在席上四處望了半晌，即一手抓住小憐的袖子，笑着高聲說道：『酒底就用他罷！』道：

何事天子呼來不上船，多因欲向君王覓愛卿。

引得衆夫人聞然大笑，齊說：『雖然促狹，卻說得有趣，而且即景生情。』小憐紅了臉，打了小鳳一下，摔脫袖子道：『你也學那些輕嘴薄舌的人，取笑於我，原叫你席上生風，那裏叫你取笑人的。』說着，滿斟了一杯，要小鳳吃，還要重說。小鳳笑道：『你坐席上，就是席上的風景，我又沒有說到席外去，誰叫你名字叫愛卿的，而且這句詩也是古人造下的，並非我杜撰來嘲笑你；我的名字若合得上，你只管說我，我絕不怪你。這杯酒我吃了，不妨，若說是罰我，卻有些不服，你請同席的人評一評看。』方夫人接口道：『我有個調停在此，你們且不必爭論，在我看這杯酒該瑤君妹妹吃，也不是罰他，因他家獨覓得愛卿，算一杯賀酒罷。』瓊珍笑道：『有理有理，我就吃一杯替你們解和。』說着，舉杯一飲而盡。小鳳小憐皆笑說多謝。小鳳又擲了四點，上家數去是小黛，下家數去是婉容，兩人對擲了一回，小黛負了，吃過酒，用兩手在兩個筒內一齊掣出，看時花名夾竹桃，古人名文與可。小黛笑道：『若掣出別的花名來，卻難與文與可聯，這夾竹桃三字，倒是天造地設。』即說道：

不可一日無此君。

衆夫人道：『真正是現成的聯絡，便宜他的多了。』小黛又在席上夾起一方紅燒肉來道：

既然不可一日無此君，何又云寧可居無竹，不可食無肉。

說畢，也擲了個四點，上家是靜儀，下家是小鳳，兩人復又隔座搏戰了一陣，此回卻是小鳳勝了。靜儀飲了酒，伸手掣出芍藥花名，漢武帝古人名低頭思索了半晌道：

錦帳佳人夢裏知。

又於盤內夾起一塊雞肉來道：

正欣錦帳佳人夢裏知，恨喚醒那雞聲茅店月。

說完擲下個六點，上下家數去，多該洛珠衆夫人笑道：『這卻怎麼呢？難道叫柔雲左手與右手對角勝負麼？』洛珠也笑道：『罷罷！我也不喜擲拳，大呼小叫的沒意思，不如算我輸了拳，吃酒掣籌何如？』衆人都點首應允。洛珠笑吟吟的在筒內掣出杏花的花名，司馬相如的古人名，卽說道：

數枝豔拂文君酒。

又用牙筯指着盤中的鱸魚道：

因愛數枝豔拂文君酒，

不獨琴許魚龍月下聽。

說畢，端過骰盆，擲了個兩點，上家該蘭姑，下家又該小鳳。誰知小鳳又勝了蘭姑的拳，蘭姑飲了一杯酒，掣出曼陀花的花名，大舜的古人名，想了想道：

袁葵燒筍餉春耕。

又於碗內夾起一片筍來道：

因欲袁葵燒筍餉春耕，

故而一心呪筍莫成竹。

卽伸手擲了個四點，上家是素馨，下家是小憐，小憐輸了拳，吃過酒，伸手在兩筒內各抽出一支，一是楊花的花名，一是綠珠的古人名。小憐蹙眉道：『偏我掣出這衰敗的花名，與古人名來，我還要死呢！』洛珠道：『罷！你那里有這些話說，這不過是個頑意兒，那能應驗到人身上去，可不是傻話麼？快說罷，你若說不出，我代了你。』小憐笑了笑，道：

落花猶似墜樓人。

卽在果碟內拈起一個蜜漬杏子道：

這邊恨落花猶似墜樓人，

那邊喜紅杏枝頭春意闌。

衆夫人聽了，稱讚道：『末了這一句，結得興會，卽不覺衰敗了。』時已三更半天，各處燈燭已換了幾遍，方夫人

道：「我們也好散了，勞碌了一天，身子想多覺得乏了，明日再聚罷！」瓊珍、小憐、素馨、婉容、小鳳等五人，亦要回去，便大家進了點飲食，漱盥已畢，瓊珍等即起身作辭。方夫人領着衆夫人，直送出園中，覽餘開前，看着瓊珍等在甬道上上了轎，又珍重數聲，方回身入內，復由耳門來至正宅，各回住屋歇息。巴氏母女等人，也各回家去。園中有家人們收拾燈火，關鎖門戶，各處上宿等事。過了一日，小儒請了從龍過來，復衆人的席，自然仍是戲酒。從此伯青、漢槎或在園中小住幾時，或回家去，行止聽其自便。惟有從龍公餘之暇，即來園中尋衆人宴會取樂，皆是早至暮回。裏面衆夫人，亦有時接了瓊珍、洛珠、素馨、婉容、小鳳等五人，來耽擱幾日，真乃無趣不搜，無樂不備。凡到園中，四時花放之際，皆擺酒聚宴。甘誓聞得他們如此尋樂，小儒又將繪芳園的圖樣寄得他看，甘誓見了，着實羨慕，亦攜裝到南京來。小儒即將紺雪齋打掃出來，讓甘老居住。梅仙也與他丈母巴太太商議，將巴氏接進園內，在東宅裏綠野堂後收拾了一處三間偏宅住下。這巴氏也粗知文墨，日隨着方夫人等學習吟詠，不上一月，倒也能做兩句詩了。巴氏的母親亦不時過來陪伴女兒，梅仙即搬到半村亭去。一日小儒等人正在留春館大家品茗清談，又請甘誓暇時作一篇繪芳園記述，好勒石以誌我輩一時聚會之盛。甘誓答應了。說話間，忽見雙福進來，回小儒的話道：「二太太來了。」小儒知弟婦已至，忙叫雙福去稟報太太，出外迎接。未知玉梅來此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爲月老伶鬻相匹配

述風流鶯燕互喧嚷

話說韓玉梅自于歸陳仁壽，夫婦大爲敬愛。後因仁壽入京供職，將他寄居雲從龍處。玉梅倒也喜歡，可常與小鳳相聚。如今小鳳見他出嫁陳氏，自然不比以前看待。又時同婉容閒話，說及「玉梅幼年賣到我家，才八九歲，行止舉動，即與衆不同，不怕太太笑，那時我尚未脫籍，往來人客，多愛他嫵媚，與他說笑，或有笑謔太過，他即拒絕不理，可見他日後有這一段好處。若以今時而論，他雖自幼伏侍我數年，我反不如他的福分，真乃人生不可逆料。」自是小鳳改口稱呼他妹妹。那玉梅卻不改初心，雖說小鳳待他如此，他仍謹慎侍奉，似當日一般，從

宋稱過小鳳一聲姐姐，還以奶奶稱之。甚至小鳳着急，立盟發誓的叫他改口。玉梅笑而不答。背後每說：『爲人不可忘本，若富貴時忘了貧賤的情境，還算個人嗎？況當日奶奶待我恩同父母，雖蒙雲大人認作義女，又蒙陳大人不以卑賤見棄，倘彼時奶奶不放出我，我又怎麼呢？我今日的好處，皆係奶奶所賜，我豈敢放肆，以姊妹相稱，是斷斷不能行的。』小鳳聞說，也只得隨他去了。惟有各盡其道而已。過了些時，仁壽恩放江蘇學政，便道袁浦來看玉梅，因學政係欽差之官，不便攜帶家眷，仍寄居於在田衙內。仁壽即按臨各府考試去了。一日考至常州府屬，有昭陽新進文生名韓光奎者，偶詢其家世，及先代名氏，卻是玉梅共高祖的堂兄弟。仁壽大喜，即將韓光奎召入私衙，敘說親誼。韓光奎亦知有個族中妹子，自幼賣與人家作婢，後來絕無音耗，未卜存歿。今日聽得仁壽說出原由，又見本省學臺是他妹丈，好生喜悅，忙回家稟知父母，要去見見妹子。況韓光奎本是素豐之家，即雇了一號大船，帶了許多禮物，同了父母來至清江，先去謁見從龍，細說來意，然後見了玉梅，抱頭大哭。即來商之從龍，欲接他回去居住，俟妹丈學差任滿，再作計較。恰好從龍正奉到恩命，調補兩江，況且又是玉梅的本家叔姪兄弟，仁壽又認過了親，到他娘家住着，倒也合宜。只有小鳳與他不忍分離，亦因玉梅既認出了娘，家理當回去一行，硬着心腸，讓他去了。玉梅回到昭陽，韓氏親族多知道了，又見他是本省學政的夫人，都爭來趨奉。這家請酒，那家請宴，忙個不了。過了半載，韓光奎忽想起前任制台是妹子的大伯，現致仕住在南京，何不去認認親戚來住，也增光鄉里。便來與玉梅商議。玉梅亦想去見大伯大姆，與小鳳等人，正合心意。遂與光奎來至南京，泊了船，先着人上岸打聽，知小儒現在移居桃葉渡口新宅子內，即坐轎進城，到綠野堂前下了轎。方夫人早同衆位夫人接了出來，進內見禮入座。適值祝江雲三府的夫人們也在此地，各道別後情形。方夫人便問：『還是住幾時，仍回昭陽？還是就住在這裏？』玉梅笑道：『你們這裏熱鬧得很，我原是來趕熱鬧的，我的箱籠物件都帶來了，還回去做甚麼呢？』小鳳拍手道：『你就是要回去，我也要留下你來住着。』方夫人即命人去打掃房屋。原來這宅子共有七進房子，第一進方夫人住了，二進是靜儀，三進是小鳳，每進皆有羣屋套房，讓丫頭婦女們居住。其餘四進，以備瓊珍等人來住，即將第四進收拾了，安置玉梅帶來的物件。外面小儒早請了韓

光奎過來相見，又擺酒唱戲，在園子裏款待了幾日。光奎見玉梅不願回去，只得告辭。小儒亦轉贈了許多厚禮。這日伯青與小儒閒話，說到五官年紀大了，也該定門親事，方是正理。梅仙在旁插嘴道：『老五的親事倒不容易說呢！我背後也曾問過，他說男女配合，原係天定，然亦不可胡亂了事，必當擇一可以配得自己的，且要性格溫和，舉止大雅；有這兩件，就是模樣兒欠缺些，也不妨的。如果有人存了這個念頭，縱然命中註定妻子是東施，媒母也可以人力挽回天意，若草草作成，不問妍媸，我情願一世無妻，倒落得散誕逍遙，無牽無掛。你們聽聽看，代他說親事，定然是磨牙的。』小儒點首道：『卻也難怪他。』五官並非尋常流品，自然不肯草率，這一來倒要我們見過的女兒方可與他說親。』沉吟了半會，忽笑向伯青道：『有了，你家錦箏那丫頭，我看相貌既好，性情諒也，沒有批評的，何妨說給五官，倒是一件美事。』伯青笑道：『果然錦箏可以配得他，這卻不難，但是須要問明白了他方好。』小儒明兒問一問他，看他意思如何。』梅仙答應了一時吃過晚飯，各自回房。梅仙來至叢桂山莊，五官正在燈下看書，見梅仙進來，忙起身讓坐，叫小童送上茶來。梅仙道：『天氣漸漸涼了，你也該叫人將外間這一帶窗戶糊上布去，不然晚間多坐一會，怕的風吹了身子。』五官道：『我昨日已吩咐過他們了。』兩人談說了半晌，梅仙即引到日間。小儒伯青說的親事來，五官臉一紅道：『這件事待過幾年再議不遲。』梅仙笑道：『無論遲早，究竟伯青家的錦箏說了給你，你可願意不願意？』五官道：『你又歇氣了，就是願意，我此時不辦這件事，說也無益。』梅仙聽他口氣是願意的，即不朝下問，又說了幾句別的話，便道：『我也去了，你早點睡罷。』說着，起身走出。五官送到院外，方回次。早梅仙將五官的話告訴了小儒。小儒即約了伯青當面去問五官行止。五官起先仍是推託，後來被小儒伯青逼着問他個實在，五官亦見過錦箏數面，雖說是個丫頭，倒頗有兩分姿色，強如娶那些小戶人家女兒，見人羞手縮腳的，反不大雅，便應允了。伯青見五官已允，午後即回至府第，與素馨商量。素馨亦以爲然。小儒便將第七進收拾做了新房，又將梅仙夫婦挪到後面與他對房居住，所有盤辦各物，均是梅仙代五官經理。素馨因錦箏向來服事勤謹，他今日出嫁把體已賠了數百金，轉眼到了吉日，錦箏即由祝府這邊嫁了過去，用一頂四人綠輿，兩對宮燈，一班鼓樂，到了新宅內，便在綠野堂上參拜天地，又請

衆位夫人出來受拜。五官早定下一班小戲，備了幾席酒，請小儒等人。雲從龍開得五官娶親，是日也送了一分禮，並親自過來作賀。廳上各處，多張掛燈彩，外面雙福等衆家人，亦有酒席，內外猜拳行令，飲至更深，席終戲止，將五官送入洞房，成就百年好事。伯青、漢槎因天色不早，即住在園內，惟有從龍一人回衙。婉容、小鳳等人，也被方夫人留下。次日清早，五官夫婦起身，素馨又派了兩名小丫頭過來，伏伺錦箴開臉上頭，重新出堂叩拜小儒等人。與衆位夫人，衆人亦各有所贈。由是上下人等，皆以柳奶奶呼之。五官與錦箴倒也是一對郎才女貌，恩愛非常。此時已是七月中旬天氣，園內早桂正開，方夫人請了婉容、小鳳來賞桂。因五官不住叢桂、山莊，那裏空着，正好擺酒，便命貼身的大丫頭紅雯帶着一班粗使僕婦們去打掃。紅雯即約了靜儀房裏的春梅、洛珠房裏的玉鸞、小黛家的素月，與伏伺蘭姑的媚奴及秋霞四兒一千人同去頑耍。這班丫頭們，無人不喜到園子裏逛去，便借着手去收拾，成羣結隊，嘻嘻笑笑，到園裏來。紅雯叫僕婦們擡桌抹椅，安設几座，指點了一陣，由他們慢慢去打掃，即走了出來。見秋霞與四兒站在那邊畸角上，喊喊喳喳的不知說些甚麼，其餘衆丫頭，或掐桂花，穿作花箍的，或三兩個在草地上掏蟋蟀的。紅雯也走近來同他們頑笑，對着四兒道：『話該也談够了，顯見你同秋姐是舊相認，擱在面上比別人親密些，也來理理我們。』四兒道：『你不懂我們說的是我們心事，你是不曉得的。』紅雯笑道：『罷，咱你語說得好，好話不瞞人，瞞人不好話。你們的心事，我也猜着兩分了，多分四兒妹妹見錦姐現在有了好處，自己也想打點主意，請教秋姐代你酌量，可不是呢。』四兒聽得紅雯嘲笑他，不禁紅了臉，正欲回答，秋霞冷笑了聲，接口道：『紅雯妹妹說的話實在奇得很，何以見得我們議論這些混話？又怎麼見四兒妹妹就是請教我這件事呢？哦！我知道了，大凡人自己心裏想到那裏，即猜疑人家也想到那裏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你若來問我，我倒有個方法教給你。』四兒問我，卻沒的教給他。』春梅、玉鸞他兩人正蹲在石背後捉蟋蟀，聽見秋霞的話，一齊站起來，拍手笑道：『秋姐的話真正說到人家心窩裏去了，紅雯姐姐今兒可輸了，沒有答的話了。』媚奴立在一旁，嚥嘴道：『秋姐姐不開口便罷，開口的話多是應板應腔的，怎生連人家的心病，都能識得？若做了醫生，可是好手呢！』四兒念着佛道：『阿彌陀佛！嘲笑我的一般，也被人嘲笑回去。』

了俗說：鳥兒糞污佛頭上，我不打你，有人打你。」原來紅雲比這一班丫頭多幾分姿色，又極喜打扮得出衆，愛穿幾件綾羅衣服，平日口角伶俐，行事周到，性格又是個眼高心大的人，仗着方夫人寵愛，把秋霞等一千人，不放在眼裏，他們有一點過失，紅雲即信口數說，無形的事要被他說得千真萬確的影響來，衆丫頭明知不及他，言語又敵他不過，只得忍耐在心。今兒因秋霞取笑他，落得因風縱火，大家奚落他一陣，以洩往日之忿。紅雲見衆人一口同聲的取笑，又見秋霞的話尖刻，難以扳駁，先前原是說笑，此時不覺惱羞成怒，急的滿臉緋紅，罵道：「你們這一班不逢好死的促狹鬼，壞爛了的小蹄子，明兒多要下拔舌地獄去！我不過說着頑罷咧，是與不是與我什麼相干？我與四兒說話，秋霞幫着他還罷了，你們這些小蹄子也犯不着捧人家屁股，伏人家上水。你們怎麼知道我心病的，硬栽我這些混話，別要叫我說出好話來！大約你們心裏多有了別的想頭，把錦箴看的眼紅了，此時見我說四兒，戳着你們心了，也跟着秋霞混嚼白嚼的，真正別扯你們娘的臊了！」衆丫頭聽他口內亂罵起來，亦轉笑爲怒，玉鸞先擲下臉來道：「紅雲你要分清說了，還是同我們說頑話呢？還是有意要罵我們？是你先取笑四兒的，秋霞才回答你的，我們不過也是大家鬧個趣話，那裏說你有了心病，卽心裏有病麼？如果你心裏有病，我們也不肯說了，你怎麼認起真來，叫旁人看着好似你心裏真有病的樣子？你說四兒，四兒也沒有着急，可見四兒妹妹心裏是沒病的。再則算我們不好，不該同你說笑，多嘴打嘴，然而亦是大家頑鬧慣了的，你也不犯着破口罵人，若是要罵，大家多不好聽。」媚奴道：「可不是呢，要罵我們都會罵呀！我們也知道相貌不如人生得好，做事不如人想得周到，有的若說罵人，也可以罵得兩句，不似平時說那些尖巧話，挑三撥四的，那方不及人呢？」秋霞道：「諸位妹妹不要說了，原是我不好，不該幫着四兒妹妹說話，諸位妹妹偏生又多嘴，附和我們兩句，可巧說到人家心病上去了，這一來豈不帶累我與四兒加罪麼？又惹諸位妹妹們作氣，更叫我們不安，如今大家多討了沒趣，一打蘊兒被罵了下來，其實在我看，我們姊妹們都是一般樣的，誰又多個眉毛多隻眼睛呢？我們是什麼，可知他也是什麼，這麼一想，就沒有事了，連這辯白皆可以不辯白的。諸位好妹妹！聽我這一句話罷，包管你們不錯的，你們細想這滋味去。」春梅拍手笑道：「秋霞姐姐真說的好，話不在多，只要

說的在骨節上，強似那罵人的人，真個扯淡，徒然枉口白舌的造罪；你又不罵人，比罵人的話還要利害，可見誰不如誰，誰又比誰多一半點呢？」秋霞聽說，不禁嗤的一聲笑了，啐道：「春梅丫頭又說瘋話了，我看你倒比人家多一點子呢！你又不害臊，一個女兒家怎麼滿口裏胡鬧起來？」說得玉鸞等人都笑了。紅雲聽說，越發着意，又見他們人多口衆，語語刺心，羞得腮耳皆紅，瞧了他們半晌，說道：「你們不要高興，混說亂噴，姐似的，我去告訴你們家主人評一評理去，看誰的不是。原來你們暗地約齊了來欺負我的。」說着哭了，一轉身即走。此時衆僕婦們打掃已畢，聽他們越鬧越大，又見紅雲要去告訴衆位夫人，怕怪到他們不從中勸解，坐觀成敗，有兩個僕婦忙忙的走出攔住紅雲，笑道：「紅姑娘又來了，你們好姊妹說笑慣了的，怎麼今兒鬧起真來？還要惹旁人笑話呢！姑娘若再要告訴太太們去，更外錯了，你們姊妹說笑急了，反招惹太太們生氣，連我們都有了不是。姊妹們終日在一處，和誰好多說兩句，和誰不好少說兩句，即沒有事了，沒見你們成日家雞生鴨鬧的？好姑娘！我們已收拾調停了，請你去瞧瞧，有那處安排不妥的，好早爲指點，別叫我們碰太太的釘子去。」說着，即將紅雲拉進屋內。秋霞等見衆僕婦攔住紅雲，不放他去告訴，諒想是無礙了，也不便再說，恐其認真鬧開去，自己亦勸他道：「姑娘！不用生氣，除了秋霞姑娘別人多比你小，說話是沒遮攔的，姑娘皆可就待得過。即如秋霞姑娘，平時你們一處說笑慣了的，也沒有鬧過，偏偏今兒鬧了起來。姑娘你一沖頭只圖告訴太太們去，祝太太，太太這自然要說秋霞姑娘，你家的太太未免也要說姑娘兩句，不然面子上就過不去，亦對不住衆位太太。顯見是偏向自家人的。彼此說了下來，倒沒意思，所以我們才奉勸姑娘不要去告訴。因你姊妹們早不見，晚要見的，終久仍要和好的，何苦此時鬧開出去，反各自存了芥蒂？再則你姑娘說他們不是，他們也要想幾句話辯白出個理來，你搬我挖，攪在一堆，就是太太們也難分是否，只有各說各的房裏姑娘不好。姑娘！你是個極明白人，想想我們的話是爲着姑娘，還是爲着他們呢？」紅雲聽說得有理，又被衆人勸慰了一番，方漸漸氣平，只說道：「今兒過去了，停兩日我都要尋件事，鬧佈那一班騷貨一場，才出我胸中悶氣沒的，叫他們笑我無能受了他們。」

的氣不敢發洩，到那時兒，他們才知道我的利害，後悔不來呢！』內中有一個老年僕婦，拍手道：『好呀！姑娘說了半日，這句話卻合上道理，俗語有仇不報非君子，又云：有志能報隔宿仇。日後他們碰到姑娘手裏，還不知因什麼病死的！不是我奉承你，姑娘們一個人關口，是關不過他們，若是用個心眼兒，待他們就再加上幾個，也不是姑娘的對手，別說他們是有粗無細的，不過只圖一時嘴裏說得快活，不信明兒問着他們，倒好忘卻了；可見多是小孩子家心性，姑娘亦要看破。』紅雲聽了，無話可答，只得同衆僕婦在屋內各處收拾了一回，來回覆方夫人說：『叢桂山莊業已安排停當，太太示下何日請客，好吩咐廚房伺候。』方夫人便擇了來日中晚兩餐，並不要住常許多食物，只用十二個碟子，六樣肴饌，無非山珍海錯，一切魚肉概行蠲免，又預備了一罈上陳紹興老酒。恰好次日是五官的小生日，小儒等人因他到此地是頭一個生日，要當做整壽，須得代他熱鬧一番；又聞方夫人請酒邀婉容等賞桂，亦叫廚房內另備幾桌酒，請從龍等人過來看桂花，又爲五官做生日，豈非一舉兩便？即將酒席設在紅香院內，一宵無話。來早小儒打發人請從龍方夫人，也叫紅雲親去請婉容小鳳，少時內外男女客至，邀請入內，讓坐獻茶。先是外面小儒等人陪着雲從龍來至紅香院，早見五官穿了衣冠，在那裏等候，挨次與衆人行禮；衆人亦與他道賀。各人皆有餽送，或一字一畫，巾扇佩帶等物而已。從龍又催着五官換了便服，衆人也換了衣履，隨便入座。這紅香院中，亦有十數株丹桂，此時早開了一半，陣陣香風，撲入屋內，甚爲可愛。衆人閒話了半會，家丁等即擺上酒席，大衆歸座，傳杯弄盞，暢飲歡呼。裏面衆女客同到了叢桂山莊，各各入座，使婢等送過茶，方夫人起身邀着衆位夫人來至裏間退步，更換大衣，重又出至外間。見席已擺齊，推婉容首座，方夫人主位，其餘序齒坐了，席間談說，暫且不提。單說紅香院內小儒等人，酒至數巡，小儒道：『我們今日也得行個令，熱鬧些兒。但酒令雖多，好的甚少，卽如拇戰太粗，猜枚太俗，其他若拈字流觴，傳花飲酒等令，又失之太泛，再則鉤心鬬角，苦想苦搜，未免過於冷淡。前日我與伯青者香暇時，編出幾套新令，又爽快，又文雅，我已謄清了一本，意在去刊刻出來，諸公同好，今兒何妨試行其令。』說着，回頭叫雙福取來。衆人見是一個定白脫胎的骰盆，裏面六顆骰子，外有一個象牙鏤空的小筒，插着六根牙籌，皆刻着字，另外一本寸許厚的紙本。小儒

道：「你們先將這抄本看了方能明白。」從龍聽說，先伸手取過紙本，展開與各人同看。上面寫着：

其令用牙骰六粒，每粒上鐫六字：一鐫公子章台走馬，一鐫老僧方丈參禪，一鐫少婦閨閣刺繡，一鐫屠沽市井揮拳，一鐫妓女倚門賣俏，一鐫乞兒古廟酣眠；外用牙籌六支，寫着公子、老僧、少婦、屠沽、妓女、乞兒等名目。其法如座中幾人，先用博骰一粒擲彩，么爲公子，二爲老僧，三爲少婦，四爲屠沽，五爲妓女，六爲乞兒。擲畢各以所得之骰認定名目，執於手內，卽由令官起，挨次以擲，擲成點面，着照所擲之名目，看下註明何語而行。如一擲不成，許其再擲，三擲不成，罰酒三杯，下家接行。

如擲得「公子章台走馬」者：

長條日煖揚鑣，憶昔日張郎飛絮煙迷攪轡，感當年庾信一鞭隋氏之隄，千縷漢家之苑。擲此者，同席賀飲三杯。如得之年少，或得之張姓，恰合故事，同席添賀一杯。在座之少婦妓女觀此翩翩美少，未有不動心者，較同席多飲一杯。

或擲得「公子章台參禪」者：

容悴願生，最老棄繁華而參最上之乘，臺思漢武通天，運神氣而作通靈之想。詎料誰家之子，乃生佞佛之心。擲此者，少年斬伐情根，固屬不易，然參禪非地，罰二杯。再好道豈可無師？當敬老僧一杯，作拜於座下。如稍有不恭，罰一杯。擲得時，與在座之少婦妓女言者，彼此罰一杯，不言者不罰。

或擲得「公子章台刺繡」者：

爭巧思於靈芸，柳線穿成鸚鵡，奪匠心於蘇蕙，花絲織就鴛鴦。翻厭才人雅調，效他閨闥風流。擲此者，本當重罰，因昔董文敏公曾言畫不如字，字不如繡，尚有希前哲之可原，減罰一杯。與在座之少婦，隨意比較手技，負者罰一杯。

或擲得「公子章台揮拳」者：

欲效桓溫之感，拔劍而四顧蒼茫；將興祖逖之思，聞雞而三更起舞。何乃斯文之輩，竟逞市井之雄。擲此

者，少年不安本分，罰三杯；卽與屠沽搏戰一場，負者罰三杯。在座之少婦妓女，當斂容迴避，莫撓其鋒；犯者罰一杯。

如擲得「公子章台賣俏」者：

誇京兆走馬之榮，出自關關年少；羨柳汁染衣之貴，偏多奕奕王孫。爭來士女之觀，益助傲睨之態。擲此者，同席飲一杯。如妓女少婦與擲者有瓜葛，若素相契合者，多飲一杯。擲者當隨意唱小曲一支。

如擲得「公子章台酣眠」者：

學他三眠三起，入趙邑之邯鄲，感伊春去春來，尋莊周之蝴蝶。借垂楊以作帳，拂嫩草而爲茵。擲此者，終日昏昏，性耽花柳，罰二杯。以與乞兒有同志，彼此共飲一杯。如有姓柳在座，擲者當與同飲一和合杯。

如擲得「公子方丈參禪」者：

關心歲月如流，來香國豎看一指，回首煙雲轉瞬，向蒲團徹悟三生。惟藜藿之是甘，覺浮華之若夢。擲此者，少年揮手塵世，洵非易易，當與在座老僧，猜花以證拈花之意；負者罰一杯。再擲者，宜自陳平時宿過，飲二杯。

從龍還要再看，王蘭奪過道：『不要看了，不過顛來倒去，多在此中翻騰，待我們行到那裏，再看，不遇，休要耽擱了人，況且一時也看不完。』從龍笑了，也就不看了，卽推小儒爲令官。又取過一粒博骰，由小儒擲起。小儒拈起骰子，擲了個二，該是老僧，便將牙筒內老僧籌子抽出，放於面前。其次卽該從龍擲了個四，卻是屠沽。王蘭笑道：『好個沒意思的東西，不過屠沽之輩，酗酒行凶，行同潑賴耳。』說着，自己拉過骰盆，擲了個五，該是妓女。從龍拍掌大笑道：『報應，報應！我這市井揮拳，較之你那倚門賣俏，似覺稍勝一籌；少停我們倒要瞻仰你那倚門賣俏的手段呢！』引得衆人大笑起來。齊道：『這一來，者香是沒有說的了，你只怪那骰子不爭氣，偏生滾出個五來，給你打嘴。』衆人笑了一回，該是二郎擲了，得了個六，梅仙笑道：『別人擲此皆不貼切，惟有楚卿是最相宜的，可回想當年，只恐不勝今昔之感。』二郎聽說，不禁滿面緋紅，欲待認真，又知梅仙是句無心話，斷非有

意奚落。小儒忙瞧了梅仙一眼，用別話岔開去了。梅仙也自知失言，低頭不語。王蘭等人即一陣說笑，混了過去。隨後伯青擲了個么，是公子。五官擲了個三，是少婦。漢槎與伯青同點，遂起身換坐到伯青肩下。梅仙與王蘭同點，也坐到王蘭肩下。席間衆人，各認執名目坐定。雙福取過博役，將那六粒令骰放於盆內，推在小儒面前，又取了三個高腳酒鍾來。小儒道：「我們在席八人，只得六根籌子，子籌小，是附在伯青者；香名下的，我想每人須得擲一把，頭次該伯青擲，子籌照行，一轉過來，二次即該子籌擲，伯青照行，如此方無欺弊。者香與小儒亦是如此行法。」衆人皆點首稱是。小儒先飲了一杯令官酒，便伸手抓起骰子來擲。未知擲出怎麼名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 執觴政令主首當權 嚴酒律王郎偏受罰

話說陳小儒既做令官，該由自己行起，取過骰盆，頭一擲，即成了點面，看去卻是老僧倚門揮拳。二郎笑道：「擲得好，既曰老僧又揮拳，而又倚門揮拳，倒要看這條令如何註解。」便將令本取過翻開看道：「如擲得『老僧倚門揮拳』者：

怕開鐘得得而來，先裝此金剛努目，竟傍戶淘淘以待，休說那菩薩慈心，犯此嗔念之愆，愧彼閻黎之號。擲此者，有犯清規，又生氣惱，非空門所宜出，此當重罰。姑念勢利乃僧家之本等，依棲蓋土子之煩多，減罰兩大杯，須出席斟一大杯，恭敬於公子之前，說『僧人有眼無珠，不識泰山，知罪了，望相公恕我。』再唱勢利僧曲詞一支，敬酒不恭者，不唱者，罰三倍。

二郎看畢大笑道：「這令未免罰的太苛，小儒可謂作法自斃，請敬酒唱曲子罷。」小儒無奈，只得斟了一杯酒，送至伯青面前，照令而說，說罷，引得滿座大笑。王蘭道：「這故事是我姓王家的，若我抽著公子的籌子，纔切當呢！怎麼倒便宜了伯青？」小儒道：「者香且慢高興，這令中惟妓女罰款最刻，自然會臨到你頭上去。我曲子是不會唱的，情願罰三杯。」便先將正數兩大杯罰酒吃了，正要再斟，五官止住道：「九杯酒你也難吃，我替你唱

了罷！王蘭道：『別人代唱不算，還得小儒自家唱纔好。他是令官，先就找人代唱，少停我們罰了令，也落得效尤找人了。』五官道：『不是小儒找我的，是我願意代他的，況且小儒真實不能唱，一定苦人所難，亦覺無趣，就是我不代唱，他橫豎罰九杯酒，也沒有事了。』王蘭笑道：『我也不同你辯，只要我罰了令，央你替代，你別回我就罷了。』五官也不答言，遂從從容容唱了一支『勢利僧』，下家該從龍行了，從龍擲了個屠沽閨閣賣俏，笑道：『屠沽兒在閨閣中，本不可了，何況還要賣俏？料想註解是定然發笑的。』即尋出這條令看道：

如擲得「屠沽閨閣賣俏」者：

殺牛好酒雖英雄，底事慣憎脂粉；賣笑爭妍偏顧盼，何妨暫媚釵裙。不意幃幔之間，有此鬚眉之輩。擲此者，矯揉造作，殊失本來面目，罰三杯。然既思效學巾幗，恐未悉其致，令在座之妓女添媚增嬌，唱豔曲一支。擲者當誠心敬意，危坐以觀罰酒，并令少婦俛眉承睫，與擲者把盞。

從龍笑道：『這條令便宜了我，卻很難爲了者，香小耀兩個了。』怪道小儒說妓女的罰款最刻，大約此令少婦與妓女兩條，不罰則已，罰則多是有趣的。』五官笑着起身道：『讓我來敬酒，要請教者，香小耀了。』王蘭道：『你這促狹鬼，不肯代我唱，還要取笑我，好在令條上說少婦須俛眉承睫，與擲者把盞，你若錯一半點，我也不依你的。』五官道：『不用你擔心，我的門面我自會做的。』說着，滿斟三杯，放出本來做戲的身段，曲意柔情，一杯一杯送到從龍面前，真乃眼橫秋水，眉鎖春山，腰肢若楊柳臨風，行動似芙蓉帶露，合席同聲贊妙。連王蘭亦不禁叫好，既見五官送過酒，自己也難推託，便自低眸細細的唱了一支『佳期梅仙』，也照樣接著唱了一支，從龍果然正襟危坐以聽，唱罷，合席又贊好不絕。從龍將三杯酒吃過，該王蘭接行，王蘭正要伸手去擲，梅仙道：『者香太爺，你可要擲好了，此次是你擲，我附著你行，再不要帶累了。』適纔我已罰唱了一支『冤枉曲子』，總怪我怎麼偏偏附著你這條令。』王蘭笑道：『你不要說餞氣話，我若自家擲出受罰的令來，不要你罰我，我代你就是了。』說著，擲了兩次，方成點面，是妓女閨閣酣眠，遂展開令本看上面寫道：

如擲得「妓女閨閣酣眠」者：

君向巫山，妾可爲雲爲雨；神來洛水，人訝胡帝胡天。翻翻疑漢室宮中，嫋嫋記柳生夢裏。擲此者，既已酣眠，不便再飲；當央在座之公子，代飲一大杯，如有附令者，亦飲一大杯。擲者隨意唱小曲一支，須詞意貼切本旨，四座宜寂然以聽，不可擾其香夢。

王蘭看了，只得先央伯青吃了一杯，梅仙也吃了一杯。五官命人取過琵琶，撥著絃索，催王蘭唱曲。王蘭道：「我今日犯了唱的罪了，大曲小曲，鬧個不清，行終了令，到底派我唱多少？」遂頓開歌喉唱道：

昨宵夢入陽台裏，攜手羅幃，同效于飛。弱蜻蜓，低迴款點；秋江水悄，鴛鴦酣眠。軟借春花蕊，醒來猶記，重訂佳期。問今宵可能再領風流味。

唱畢，衆人齊聲贊好。下家該二郎行了，二郎擲了個乞兒章台走馬，梅仙一眼看見，忍不住又笑了。小儒恐梅仙再說，更使二郎難處，忙取過令本代二郎展開念道：

如擲得「乞兒章台走馬」者：

鄭元和風流不減，揚鞭重唱蓮花；唐六如放浪堪思，擊筑豪傾竹葉。依稀柳色猶存，落拓花容未改。擲此者，身雖淪落，心尙雄豪，當滿飲一杯以自幸。然與公子把臂章台，竊恐不可，須同公子與在座妓女輪流拇戰，誰勝妓女，則令妓女與誰送酒三杯，以訂永好。

二郎遂讓伯青與王蘭擲拳，伯青輸了，隨後二郎勝了王蘭。王蘭只得送了三杯酒與二郎，二郎站起一吸而盡。下家該伯青行令，伯青擲了個公子市井賣俏，漢槎忙取過令本看道：

如擲得「公子市井賣俏」者：

效當年擲果潘安，觀來士女輸昔日遊街京兆，容欠端莊。爭強於什百之中，誇美於閭閻之地。擲此者，雖然風流自賞，本屬少年，未免矜張太甚，有失端嚴，是與屠沽乞兒同志矣。可與在座屠沽乞兒拇戰，以分勝負。負者罰一大杯。再與在座少婦妓女猜枚，擲者負則分送少婦妓女每人一杯，少婦妓女負，則合唱小曲一支，須暗含勸其歸去韜藏之意。

王蘭笑道：『有趣！獨這條令滿座皆不寂寞，惟苦了老僧，沒人理他。』伯青道：『好在擲拳是兩個人，猜枚也是兩個人，我與子羈同你們，恰好配作兩對兒。』遂議定伯青與從龍擲拳，與五官猜枚，漢槎與二郎擲拳，與梅仙猜枚，因王蘭罰得太多，讓他躲過一次。伯青道：『未免便宜者香了，我是不依的，既你們說下，饒了他罷。』王蘭笑道：『伯青不要太滿，你保得住不受罰麼？你若罰了，我也會釘釘認木的。』說著，衆人早隔座吆五喝六，擲起拳來。少停，伯青勝了從龍的拳，二郎勝了漢槎的拳，猜枚卻是五官，梅仙負了，各人吃了酒。五官抱過琵琶與梅仙合唱道：

冤家猶是少年心，終日把閒花野草尋；可知你閨中妻子望殷殷，你只顧鬪雞走馬，似落葉飄萍，一味那東西不定，決不想旁人的議論批評，他只說你戀著了奴家，改了情性！

唱畢，衆人稱贊不絕。下家該五官行了，五官丟下琵琶，抓起骰子，擲了個少婦方丈參禪。王蘭忙取過令本笑道：『倒要看這少婦怎樣在方丈參禪呢！』便展開念道：

如鄉得「少婦方丈參禪」者：

小鸞微悟三生，自陳誑戒，琴操頓空萬念，獨矢皈依，羞他巾幗稱姣，向我蒲團兀坐。擲此者，深闔弱質，遁跡空門，其志可嘉，其情可憫，當恭敬在座老僧一杯，拜爲師父，須再別其格以法葉。小鸞貪嗔淫殺四間。五官聽說，即起身恭恭敬敬送了小僧一杯酒，小僧接過，歡畢，笑道：『五官應該跪下候我訊問纔是。』五官笑道：『小僧將就些罷，你此時不是在任上，還要行出那做官的排場來，別要討我笑話了。你快點問罷，若再延挨，我可不說了。』小僧笑了笑，問道：『你可犯過酒戒麼？』五官答道：『犯過。』

洞房喜飲合歡酒，畫閣祥開慶壽筵。』

小僧又問道：『可犯過色戒麼？』五官答道：

眉黛時教夫婿畫，衾裯慣與小星爭。』

小僧問道：『可犯過財戒麼？』五官答道：

姑嫜每賜添妝錦，兒女同分壓歲錢。

小儒又問道：『可犯過氣戒麼？』五官答道：

『嬖媚拍來花帶葉，怪郎笑對謔兼嘲。』

衆人聽了，點首痛贊。小儒回身看了看架鐘已交申正，向衆人說道：『我們吃飯罷！停會晚間再行，好在已行過一遭了。』即吩咐擺飯，大衆吃畢，散坐盤桓。裏面叢桂山莊衆位夫人，也散了席，各自品茶閒話。巴月娥邀著他母親與王氏等人，至各處遊賞。衆丫頭僕婦，帶著各府公子小姐們，也在滿園裏頑耍。方夫人偶與洪靜儀說到朱家親事，方夫人道：『今年鄉試之期，兩個孩兒是要去觀光的，倘能微倖，轉眼又要進京，這件事非明秋不可。我意在請王大人先寫封信通知朱府，如寶徵託庇中得一名舉人，娶朱小姐過門，自然是明秋了。否則今冬即看年庚，好讓朱府早爲預備。雖說兩家不爭競財禮，一切零碎等物，也非一朝一夕可以辦成的。』靜儀道：『我也怎麼想，男女孩子皆大了，早早完全，你夫人也少卻一件心事。若大公子中了舉，那是正經事，耽遲到明秋，亦非好意的。明日即催我家老爺寄信去，看朱府回信來是何說法，恐他家尚有扭難，再通知冷府一聲，請他從中成全。』方夫人點頭稱善。少頃已掌燈時分，內外燈燭點的明如白晝，又映著一天月色，上下交輝，早又擺上席來。衆夫人仍是原坐。巴氏母女等人，即在裏間退步內，也設了一席，又扯了錦筵同坐。因今日是五官的生日，衆人推錦筵首座，錦筵再三不肯，還是素馨在外間聽見，吩咐他坐了。月娥等人又輪流與錦筵送酒，內外兩席，淺斟低語，倒也熱鬧。外面紅香院內，小儒等人亦入了座。王蘭道：『我將纔也算罰够了，此番仍是小儒的令官，我也要罰人，怎麼幾回方罷？』小儒笑道：『只怪你擲的名目不好，要想罰人是難的，只求不受人罰，就好了。』仍叫人將骰盆令本取過，自己又吃了一杯門杯，伸手擲了個老僧古廟參禪，取過令本看道：

如擲得『老僧古廟參禪』者：

青燈向壁，於此中見佛見心；紅葉滿山，竟若個無人無我。三椽破屋棲身，幾片秋雲補衲。擲此者，空谷修禪，影形相弔，於世無知，真如已得，當自飲一大杯，下家接行。

小儒笑道：『妙妙！這條令我也不去擾人，人也不來擾我。』便斟了一杯酒，一口吸盡，將骰盆推到從龍面前。從龍擲了個屠沽方丈酣眠，笑道：『有趣！上回鬧到閨閣中，此番又鬧到佛門中去了。』遂展開令本看道：

如擲得「屠沽方丈酣眠」者：

濟佛本是知音，一覺外只謀酒肉；如來未必惱我，還時間放下屠刀。堪憐醉夢之儔，忽證阿那之列。擲此者，雖眠非其地，幸情有可原，當與在座老僧各飲三杯。老僧隨意席上生風，作禪語問之，擲者如不能答，罰三大杯。

從龍看畢，即先斟了三杯酒吃過，復將空杯斟滿，送至小儒面前。小儒擎杯在手，想了想，問道：『在田，你知我這杯酒飲是不飲？』從龍道：『你當飲者則飲，不當飲者則不飲。』小儒又在碟內拈起一片橘子，問道：『這橘子我還是敬你，還是留著我自家下酒？』從龍道：『敬人者情，自食者理。』問答罷，衆人拍手贊好。王蘭道：『小儒問得妙，在田答得亦妙。老僧自然精通禪理，不料屠沽輩亦能解此，真不愧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一語。你們吃過酒，該我們行令了。』便將骰盆拉過，送到梅仙面前道：『這一回派你擲，你前番抱怨我擲的不好，連累了你，你可要擲好了。』梅仙笑嘻嘻的抓起骰子來一擲，即成了點面，是妓女市井走馬。王蘭笑道：『你擲的好，變出個跑解馬兒的來了。』梅仙道：『管他什麼解馬不解馬，只要不罰就是了。你瞧這條令，都不得過於受罰。』王蘭展開令本高聲念道：

如擲得「妓女市井走馬」者：

看如此窈窕身材，馬背偏能穩坐；輸剛輩鞭韁控馭，蛾眉何肯讓人。彼美策騎而來，合市環堵以望。擲此者，孰料走馬稱雄，出自女子。其技可奇，其事可鄙。罰酒不拘盃盞，隨意而飲。當與在座公子，隨意角技；負者罰三大杯。如有附令者，擲者負，附令者飲。

王蘭笑道：『真不該應，偏生派你當權，我爲附令，你若負了，又是我吃酒，豈非我罰出神來了麼？』說得衆人大笑不止。梅仙即與伯青言定，擲拳三拳兩勝，誰知伯青勝了梅仙兩拳，王蘭只得將罰酒吃了。下家該二郎接行，

二郎竟三擲未成點面，便吃了三杯酒，將骰盆推到伯青面前。伯青讓漢槎擲了個公子章台走馬，照令本上所說，同席賀飲三杯，恰恰漢槎年紀最小，衆人又加添一杯，每人共吃四杯賀酒，惟王蘭、梅仙、五官三人吃了五杯。王蘭道：「子篤附伯青的令，偏生擲得好，比伯青上回擲的公子市井賣俏還勝一籌，不似小猓附我的令，他輸了拳，派我吃酒，可不是我今日運氣不佳麼？」衆人吃過酒，漢槎將骰盆送至五官面前，五官擲了個少婦閨閣揮拳。從龍道：「這少婦在閨閣中揮起拳來，倒也好，看。」遂代五官展開令本念道：

如擲得「少婦閨閣揮拳」者：

螭首蛾眉，何故獅馴吼，夜鸞綃鴛帳，怕聞雞牝司晨。人畏柳氏之威，誰受季常之辱？擲此者，閨幃少艾，忽逞雄風，雖然夫也不良，未免彼婦太悍，當罰酒三大杯。如得之柳姓，正合河東故事，在座之公子，與有陳姓者，均宜出席，避其聲勢。俟下家接行後，方准入席。在座之妓女，亦當出避，勿累公子。如私與公子交言，罰酒一杯，并令跪於椅上，唱小曲一支。

五官聽從龍念畢，便斟了三杯酒，次第飲盡。當五官飲酒時，伯青、漢槎、小儒、王蘭、梅仙五人，皆出席遠避。五官吃到第二杯酒，一眼看見王蘭立在伯青身後，微微的笑，五官放下酒杯，取過燭台，用手去彈燭煤，剛剛彈到伯青靴底，旁邊伯青正與小儒說話，不曾留意。王蘭恐燭煤燒損伯青靴底，忙推伯青道：「你低下頭瞧瞧，不要只顧談心，靴底多分燒通了。」伯青聞說，慌忙走開，正欲開口，五官道：「者香與伯青交言了，犯了令了，快吃罰酒，唱支小曲，大家聽罷。」衆人一時皆會過意來，齊聲贊好。二郎笑道：「未免過於苦了，者香好意，怕伯青燒了靴子，反落在五官圈套中去，真所謂出了好心沒好報呢。」王蘭方明白五官彈燭煤到伯青腳下，是有心捉弄他的，恨的咬牙笑罵道：「你這小鬼頭也來算計我，停會再同你算帳。」只得入席吃了一杯酒。梅仙抱過琵琶，屈著半膝跪於椅上，彈著說：「我唱了罷。」便唱了支銀絞絲道：

風清月白好良宵，八月秋深丹桂香飄，鴈聲兒高。人生及時須要行樂好，樽中酒不空，座上客常到。鬧嘈嘈，猜拳行令同歡笑，看看月影已是滿天了，那露濕無聲，冷透花梢。賓主兒呀，好歸去，歸去明日再請早。

五官俟梅仙唱畢，忙斟了一大杯酒出席，向王蘭梅仙深深一躬道：『有累有累，我罰一杯請罪。』說著，舉杯仰起頭，一口吸盡，衆人拍掌稱快。小儒道：『小癩唱的歸去明日再請早，我們也好散了；明日請早罷！好在令已行交頭，天也將近三更，我們亦該進點飲食，在田還要回衙門呢！』此時衆人酒已有了幾分，不過吃些麵食點心之類，便起身散坐，漱口淨面，家丁們送上一巡茶，從龍即起身作辭，小儒等人直送出園門，從龍上了轎，嗚鑼喝道回衙而去，衆人亦各轉寢所歇息。單說叢桂山莊衆夫人也散了席，方夫人留住婉容，小鳳就攔幾日，玉梅邀了小鳳到他房裏去住，兩人命使婢烹茶，挑燈閒話。正說得高興，見方夫人程婉容、江素馨一同進來，小鳳玉梅忙起身讓坐。方夫人笑道：『顯見你們是舊相識，比旁人親密，早早的約齊回房。唧唧喳喳的說些什麼？我們偏要鬧了來聽。』小鳳笑道：『有什麼說呢？不過是陳腐舊套的話，還瞞人嗎？你們來聽也不妨。』一語未了，又見秋霞執著手燈，照著祝瓊珍、趙小憐同進房來，後面奶娘抱了夢庚公子相隨。素馨笑道：『你也來了麼？怎麼將夢庚帶了來？』便伸手接過夢庚，坐在膝上，逗著他望燈光撲笑。瓊珍道：『我同愛妹妹到嫂子那邊去說話，見丫頭們都歪著打盹，問起來纔知道你到這裏來，恰好夢庚睡醒，哭著找你，奶媽正要抱他來，又說陳雲二位姐姐亦在這裏，想必你們又議論什麼，我們也趕了來，落得大家熱鬧熱鬧！況且明日，再過一天，我與嫂子等人要回去了，這一次出月，過了秋節，纔能來呢。』說著，見小丫頭們早設了座頭，瓊珍、小憐坐下。秋霞等婢有伏侍玉梅的丫頭蕙香，小鳳的丫頭文琴，邀至對過房內吃茶。衆夫人談談笑笑，又與夢庚頑了一回。方夫人道：『我想起一件事，正欲去與瑤君妹妹商量，恰好你們總在這裏，評論我這句話可使得？秋霞那丫頭我愛他很伶俐，又不多言多語的，不比我家紅菱那蹄子，雖然做事乖覺，這一張嘴比刀子還快，半點兒不肯饒人，到處惹事生非，我就是厭他。』小黛笑道：『你不要錯認了人，秋霞外面似忠厚老實，肚裏比什麼更清楚呢！說出話來，一句是一句，也够你受的，他不多話，正是他取巧的處在，倒是紅菱有口無心，討人嫌厭，其實肚子裏直通通的，一點貨也沒有。我看這些丫頭們中，不是我說護短的話，還是我家素月是個獸子，心裏沒得什麼，嘴裏也沒得，與人好是這樣，與人惱亦是這樣。』洛珠笑道：『罷罷罷！人家的丫頭都不好，惟有你家的素月好，是個獸子，多因主人』

好，丫頭也是好的；正經本題上的話，還沒有說出原故，被你在旁枝上鬧了半日，那個好這個歹的，讓人家將話說明白了，再領教你的議論不遲。」說的衆夫人都大笑起來。小黛笑道：「我不過因陳太太說他家紅雲不好，我分剖了幾句，偏生不中你的意思，反引出你嘮嘮叨叨一大串的話來，我也不同你說了，讓你聽正經話罷。」方夫人笑著道：「我並非一定誇獎秋霞，因為有門親事代秋霞做媒，倒也合宜，所以要與瑤君妹妹商量。以前我家老爺在江都縣任上，有名得用家丁，名叫王喜，辦事頗有機變。」說著，回頭對小黛笑道：「說起來這王喜，你該曉得的。」小黛聽了，頓時滿臉緋紅，向地下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們怎麼好咧！幾十年的舊話，還記得這般清白，你也學他們尖嘴薄舌的，尅薄人，別要討我罵你。」衆夫人回思一想，又都笑了。笑得小黛坐不安身，站起來同夢庚去頑耍。洛珠道：「不要說罷，翠鬟要著急了。」方夫人又道：「我家老爺很爲寵信他，凡有大事，多叫王喜去幹，連雙福那孩子，雖然自幼跟隨老爺長大的，都不及他知道主人情性；後來江寧府藩司等任上，皆用他專辦外差，事無巨細，從未舛錯。前年又帶他到京中去，回來時將他轉薦到東府王爺的府裏，王喜本不願意，我家老爺再三開導了他，說此次辭官回南，用不著幹外事的人，況你年紀不大，正好在王爺裏巴結一番，將來還可碰些造化。若是別人，想王爺裏這條門路還不能呢！再則我也不肯實力的去薦，你如跟我回南，未免可惜，你不比雙福自幼隨我的，我也離不了他，他亦不能到別人家去的，你自己斟酌，別要誤了好機遇。誰知薦了過去，王爺大爲得用，也虧他會鑽謀，一半年工夫，把王爺驅的歡喜他非常，代他謀了個漕營千總，又代他在部裏料理，指歸漕標，以千總補用。果然應了老爺的話，碰出造化來了。王喜連年腰內也積蓄的不少，復在部裏大大花了一宗，現在以衛千總儘先拔補，即辭了王爺差使，來歸漕標候補，昨日到了南京，已見過我家老爺，據說人又發胖了，多少很有個官兒氣度。我意在將秋霞說給他做妻子，也不誤了秋霞。若說他而今得了官，嫌秋霞是個丫頭不肯要，有我家老爺說了，他不敢不依，而且他也不是不過是個小子出身，不是甚麼名門大族的後裔，秋霞配他亦不爲辱沒。俗說夫榮妻貴，秋霞在這裏是個丫頭，他娶了過去，即是一位千總太太了。」璵珍道：「這頭親事好是好極的了，在秋霞是求之不得，我只怕王喜不行，你雖說他是小子出身，彼一時，此一時，而今到了富貴

場中忘卻本來面目的人也多得很，在我們看起來，一個衛千總，亦算不了什麼，在他由小子營謀致六品前程，甚不容易，難免無自尊自貴的念頭，我想明日先叫人去背地討他口氣，他若肯要秋霞，再請陳大人當面吩咐他，不然，碰回頭倒彼此沒意思。即如他不敢不要，委曲應許了，將來秋霞要跟他過一世日子的，與其日後帶累他夫妻們口口舌舌的，莫如此時問明了，兩無抱怨。」素馨道：「姑娘卻慮的是，況且終身大事，斷不可草率勉強。」方夫人亦稱在理，道：「明日即叫雙福去問他，王喜本與雙福契厚，他們是無話不說，倒可以得他個實在口氣。」衆夫人又談笑了一回，時已四更，素馨因夢庚又在奶娘懷中睡熟了，怕的受涼，即起身道：「夜深了，我們去罷。」衆夫人也一齊起身出外，秋霞紅雲等忙點了手燈過來，在前引路，小鳳玉梅直送到院外方回，又喝了一鍾茶，文琴、蕙香上來伏侍他兩人睡下，將過夜的罩燈點了，隨手掩上房門，回到套間裏去睡了。方夫人回至房中，小儒早寢，蘭姑與賽珍小姐，尚坐在房內等候。見方夫人走進，迎上來說了兩句話，又道過安置，蘭姑回自己房去，賽珍退入裏間套房時，小儒已醒，問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纔回來，又談到什麼好處了，連覺都忘卻睡。」方夫人遂將秋霞說給王喜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小儒答應了。紅雲伺候方夫人卸了妝，寬了裙襖睡下，方回至套房，陪伴小姐安寢。一宵無話。次早小儒方夫人起身梳洗畢，小儒出外叫進雙福，將方夫人昨晚的話，吩咐他如何去探王喜的口氣，再來回我。說罷，即向園內尋伯青等人閒話，剛走過留春館花畦，只見雙福忙忙的走來，回道：「王喜在外窺見。」一面將手本呈上，小儒就在雙福手內見上面寫著門下沐恩王起榮。小儒笑了笑，道：「如今改了官名了，可叫他到紅香院來見。」雙福答應退出，去領王喜。未知王喜來見有何話說，又未知秋霞親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 補衛官家丁欣出仕 訪名妓措大鬧爭風

話說王喜自入王府後，盡心巴結，各事辦得詳細周到，王爺大加賞識，每說王喜這孩子很有出息，怪不得陳大人極力保薦，說他結實可靠，果非謬贊，又見他有志向上，便存心想提拔他。王府中上下有百十餘人，王喜相

處往來，皆無偏向，是以上下人等，沒一個不同他好，真乃上和下睦。一日，有個吏部司員來見王爺，面稟公事，說及海隄工竣，普慶安瀾，該處督撫奏保出力員弁，有數十人之多，要算一個大保案了，此摺昨日奉旨，已交部議奏。王爺聞說，便想到王喜身上，也不與王喜知道，即將他姓名開送到部裏去，夾在海工案內，代他改名起榮，又指名要保漕營千總一項，試問部曹堂屬各官，誰人敢不趨奉王爺？見了來條，也不問此人是何出跡，料想是王爺的心腹，遂將王起榮名下，加了在工尤爲出力等字樣，議覆上去。不數日奉到上諭，悉如該督撫所請。王喜竟一毫氣力未費，連海隄都不知是個什麼樣子，得了個衛千總名目，部裏即打發人送信與王爺。王爺方將王喜叫過，告訴他保舉一事。王喜聽了，喜出望外，心內著實感激王爺，忙爬到地下叩了幾個頭。王爺笑道：『你如今是朝廷命官了，我也不敢用你，你好料理歸標去罷，也不負陳大人薦你到我這裏一場。但是官職雖小，責任甚重，倘一二年中，得了實缺，須要實心實力的做官爲是。』王喜連連應了幾個是，退出，早有府中人等得了此信，多來爲他道賀。王喜備了幾席酒，請衆同伴暢飲了一日。又去置了數套公服冠帶，穿戴起來，先叩謝王爺，即赴部掛名，遞呈履歷，預備引見。過了一日，引見下來，便辭別王爺收拾動身。王爺又當面囑咐了一番，次早履了驛車開行。此時王喜身邊，也用了兩名家人，沿途趨趕，不日已抵南京，覓定寓所，備了手本，來謁見小儒。因小儒他出未曾見得，次日一早又來伺候。恰好雙福正要去找尋他說話，忙將手本先拿上去，回了小儒，下來帶著王喜由園門進去，轉灣抹角，來至紅香院。雙福搶步進內，回明時，小儒正與伯青對坐。王喜走入，朝上磕了三個頭，起來請了安，回身又叩見伯青。小儒見王喜穿著千總服式，儀容比先又魁梧了些，頗合武職小官的氣派，遂欠欠身，命雙福挽住，又叫在下面設付座頭，叫他坐下。王喜再三不肯。伯青笑道：『論理原沒有你的座位，而今你大小是員官了，況武職至千總，例見督撫也有座位。你老實坐了罷，好講話。』王喜又請了安，方側身坐下。小儒細問他京中光景，王喜一一稟明。小儒點點頭，命他至外面歇息，少停我還有話問你。王喜立起應了聲，退出，央雙福帶他入內，叩見方夫人與衆位夫人，又至王蘭漢棧等處去了一趟。出來，雙福即邀他到覽餘閣，叫人送了茶，雙福道：『王大哥恭喜你得了功名，轉眼到任，即是一位大老爺了，我們真望塵莫及，慚愧萬分罷。當日忝在一

處數年，又蒙你大哥相待，小弟極好，不同旁人；目下大哥入了仕官場中，切勿忘卻我們，能於提携一二，縱執鞭隨鐙，我總願意。」王喜笑道：「你老弟又來取笑人了，愚兄不過沐主人恩典，薦入王府，又蒙王爺天高地厚之恩，提拔得了這點小功名，外人看著，以為榮耀，知愚兄時時懼怕，生恐才力不及，有負主人，王爺一番恩典。至於你老弟，是不屑出去，若肯出去，還怕主人不成全麼？當日的一班舊朋友，我是刻刻不忘，老弟尤甚，倘或托老弟福庇，能補了這千總一缺，亦是主人的光彩，我想將一班舊朋友，請了去住個一年半載，大家好親熱親熱。若將纔你說的話，未免使我置身無地，尤其你老弟說了，更外該罰，你既說我平日待你不同外人，難道你還不知我的心麼？愚兄並非那種忘舊的人。」雙福笑道：「多謝多謝！足見大哥猶惦記小弟，但願大哥早早補缺，就是不來邀我們，我們約齊了定然鬧到你衙門去，難不成怕你翻過臉皮，攆逐我們走麼？」二人正說著，小儒又賞出一桌酒飯，王喜站起身請衆來人先代他上去謝賞。雙福叫擺開桌椅，讓王喜上坐，雙福對坐，跟雙福的名小僮，在席前伺候，送酒上着。雙福親自執壺，與王喜斟了一杯酒，道：「大哥請乾一杯，此去走馬上任，疊擢飛陞。」王喜欠身接過，一口飲下，道：「多謝老弟金言。」雙福又斟了一杯酒，放下壺，道：「再請乾一杯，小弟尚有言奉申，今早本欲到貴寓裏去一遭，因老爺吩咐有話與你商量，偏生你大哥來了，省卻小弟往返。現在你大哥得了官，也該定門親事下來，不能老爺赴任，沒有太太，可不是笑話麼？祝小姐貼身賠到江府裏去的一名丫頭，名叫秋霞，很有幾分姿色，你大哥先前也曾見過的，現在更出落得美人兒似的；前日太太想起你，還沒有親事，與祝小姐商議，要將秋霞給你，祝小姐倒也願意，只怕你而今做了官的人，不肯要江府裏的丫頭，等得了缺，自然有高門旺族來與你對親，要當面與你說，恐你不好推卻。祝小姐又說：這件事不是可以勉強得的，都要彼此兩相情願，倒是問明白了好。所以太太叫我背地裏問你一聲，行與不行，沒有旁人知道；若說開了不成功，你還罷了，怕秋霞面子上過不去；你將這句話肚裏揣摹揣摹，可行可止，倒不要鬧礙著老爺太太的面子，實告訴我好去銷太太的差。」王喜道：「呀！老弟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？怎麼說我做了官，妄自尊大起來，沒說我這小功名是主人恩賞的，連我這身子都是主人的；況且主人還有個丫頭賞我，就是不准我終身娶親，我也不敢抱怨，主

人的恩比生身父母猶重。再則主人賞我個丫頭，是何等體面，我敢說一個不字。廢除非我油蒙了心竅，不明好歹。好老弟，煩你回明老爺太太，說王喜願意的很，只恐玷辱了秋霞姑娘。再請太太吩咐，如何聘定，用什麼禮節。王喜好遵示辦理。好老弟千萬代愚兄說懇切些。」雙福聽了拍手道：「大哥，你真爽快，不似而今的人，暴得了好處，就裝出那些虛情假態的模樣，故意有多少扭難。你今未改舊日的脾氣，即此一端，可信你斷不會忘卻我們。」王喜笑道：「適纔老弟尚疑我是浮言，這一來可以相信了。」雙福又道：「你既肯要秋霞，我倒代你想了個萬全的法則在此，不怕你大哥怪的話，究竟秋霞是丫頭出身，若到標後，再來迎娶，或是送親過去，恐人看破底止，反爲不便。莫如就在南京賃下一所房屋娶親，然後攜眷到清江歸標，豈非兩全其美？就是大哥由京裏出來，不即歸標，先來南京稟見主人，大哥亦是預立腳步，一則怕老爺見怪，二則安排停當，免得旁人走露消息，也是你想得周到的處在。我的愚見，人家由下至上，好容易巴結出頭，是人家有志氣，俗說：「英雄那怕出身低。」不知現在世上的人，一味刻薄，眼珠子又小，開口都要訪問人家的出跡，若是好的，即說得錦上添花，十全十美；若有少許欠缺，大家念起歪嘴，經來，下死勁的加十倍糟蹋，其實與他毫無干涉。」王喜點首道：「老弟所見甚明，真乃洞切時事，并承代愚兄籌畫盡善，心感之至。惟有老爺，太太面前，千萬不可如此說法，要惹老爺，太太生氣，好說他以爲有了功名，怕娶江府丫頭，跌了他架子，生出這許多枝節來。老弟但請太太示下，過後再作計較。」雙福道：「我理會得，我有我的說法，你放心，絕不叫太太怪你就是了。」兩人又吃了幾杯酒，方叫擺飯，吃畢散坐。王喜同了雙福進內，謝了賞，告辭下來，在門房內各處招呼了一回，帶著他跟來的人，回寓而去。這裏雙福送過王喜，上來見小儒與方夫人，將王喜應許的話回明。方夫人聽說王喜一口答應，毫無推辭，甚爲歡喜，道：「本是江太太過慮，我說那小子斷不能違拗。」雙福復趁勢請方夫人如何辦理，又回明王喜要在此地迎娶，怕的到了清江徒多往返，小儒向方夫人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可是在這裏娶過去的好，省卻被外人曉得，是娶的江府丫頭，叫漕標同營的官笑話他。你可與子齋夫人商議，爽性成全了他罷。早娶遲娶，總是一般的，還可彼此省些費用。」方夫人答應了，即叫紅雲去請江太太過來。小儒起身，帶著雙福出外去了。少停瓊珍已至，衆人忙立

起讓坐，即叫紅雯同秋霞到那邊坐去。『我與江太太說要緊的話呢！招呼你們再來。』兩人答應退出。方夫人便將王喜已允的話，告訴瓊珍一遍，又說：『王喜意欲即在南京娶過去，帶往清江，所以請你過來商酌，要求你體貼。』瓊珍道：『這有什麼商酌？秋霞既是他家的人，隨他到那裏迎娶，我又何苦從中扭難？秋霞亦非我親生的女兒，你姐姐尚可成全王喜，我亦樂得成全秋霞，一定叫人曉得他夫妻一個是小子，一個是丫頭，與我們何益？況且王喜初到漕標聽差，若專爲娶親告假，也不像句說話；若這裏送親過去，派甚麼人送秋霞去呢？單派幾名丫頭小使送他過去，分明是要人曉得他夫妻底止，不如在這裏娶去的好。』方夫人道：『妹妹，你既然可以禮貼，明日即叫人去知會王喜，叫他擇日前來迎娶。我又想若在外面賃屋居住，至速要滿了月動身，又添出一番使用。我意在即將園子裏借一處房屋與他娶親，秋霞可由這邊扶到園子裏去，及期王喜作爲來此招贅，可以三朝五日，他們夫妻即可登程，倒是我們這邊恐預備不及，好日子須要揀定出月方可，因爲秋霞漫說伏伺你一場，算自幼在你跟前長大的，你也得替他置備置備。』瓊珍道：『亦沒有甚麼置備，我穿不著的衣服也多，每季勻出兩套，即很够他穿了。不過一切首飾動用等物，要添補少許。好在秋霞的身邊簪環釵珥，連年我給他的不少，添補倒有限了，大約三五個日子，即可補置齊全。但是秋霞這蹄子嫁與王喜，是離了我這裏的丫頭名目，去做千總太太，可謂平登青雲，他得好處，我反要賠貼嫁貨，想起來真怪不值得的。』方夫人笑道：『你何能這麼說呢？好容易人家也是父母養的，來伺候你，憑你打罵呼來喝去，不過圖的個末了一著落，主人的少許賠送，沒說秋霞要算是明媒正娶，嫁與王喜的，即如給個小子，你也不好光光的就怎麼推他出去。此時你說苦給誰聽呢？不該你出，難不成該我出麼？你不見錦箴前日出嫁柳五官，梨雲妹妹也賠了若干，他也未曾說苦。將來紅雯有了人家，我亦是要賠貼的。可見家家都是有的事，並非你獨自個兒吃苦。不過秋霞那丫頭命還算好，雖說王喜官卑職小，大小總是個命婦，有這一節，你卻要比錦箴賠得豐富些兒纔是。在丫頭班中，要推秋霞是個出色的了。』瓊珍道：『秋霞縱然命好，那能趕得上你家二奶奶呢？』方夫人道：『這卻差得多呢，秋霞的先代家世，焉能趕得上我家二奶奶？不然，雲大人也不肯收爲養女，我家老爺亦不肯代二爺給這門親。』瓊珍聽了，

點頭稱是。方夫人即命紅雯喚了雙福進來，叫他去說知王喜，趕緊擇吉下聘入贅。你再派人將叢桂山莊退間收拾出來，做秋霞的新房。瓊珍也叫雙福買辦新房內一切物件，買齊了到我這裏來領價。雙福答應下來，一面派人到叢桂山莊打掃猿糊，所有日前五官在內住著的動用物件，未曾收去的，搬至錦簾屋裏交代；一面去通知王喜。王喜即邀了雙福到命館內查選通書，揀定本月二十八日下聘，八月初三日吉期。至於下聘各物，王喜自然叫人分頭去辦。毋庸細說。雙福轉來，回明方夫人下聘入贅的吉期，又去買定了新房應用各物，開了清單，送與瓊珍領取銀兩。當時叫人一件一件的發至園內，又親自去看著安排停當，各事皆備。專待吉期，且說瓊珍、素馨等人過了一日，要打點回去。程婉容前一日同小鳳早回去了。瓊珍即將秋霞留於方夫人處，待到初三吉日再來。回至府內，將秋霞的話又稟明了江老太太。到了自己房內，開箱倒篋，尋出十數套四季衣裙，多是簇新的，甚至只穿過一兩次的，叫打了一個大大包裹，送至方夫人處。又在衆丫頭中挑出一名年紀大些的丫頭，叫秋鴻的，貼身伏伺，補了秋霞的空子。此時秋霞已知道自己許了王喜，他本見過王喜的，又聽得王喜如今做了官，心內十分喜悅，深感瓊珍待他恩重；外面卻不好意思，生恐紅雯等人來取笑他。終日躲在方夫人房內，偏偏紅雯等人開得，心裏又羨慕他，又妬忌他，約齊了俟方夫人不在房內，即來與秋霞道喜，你言我語，半諷半嘲，弄得秋霞躲又不是，答又不是，只好低著頭轉身向壁，隨他們去說笑。紅雯見了，冷笑道：「哦！先就裝出這千金小姐的樣子，不幾日好過去做千總太太，真正在我們這班野雞隊裏跑出一隻鳳凰來了，將來我們說起來，也是體面事。」秋霞聽了，徹耳皆紅，恨不能就回他們幾句，無如又礙口識羞的，心內惟有暗罵而已。內中有幾個丫頭向來與秋霞好的，見他這般光景，不忍再說，反來阻擋。紅雯道：「紅姐姐，不用說了，何苦說得人難受。」正沒開交處，恰好方夫人回房，大衆方走了開去。由此秋霞不敢一人躲在房內，怕紅雯等仍來取笑，只得緊緊跟著賽珍小姐，寸步不離，免得紅雯等人聒噪。到了二十八日，王喜那邊也叫了數名行人，送聘禮過來，均是方夫人做主收下，又備了回盤賞封，開發來人。初一日即將瓊珍、小憐接至素馨、婉容也邀約了來看熱鬧。午後雙福來回，新房內已鋪設停妥。方夫人邀了衆夫人，同去觀看，果然新房收拾得十分齊整，退間一帶短窗，皆用紅紗糊

了窗心，其中牀幔箱櫥，色色精美，雖不比富貴人家，較之那中等人家，綽然有餘。衆夫人坐了坐，復回東宅裏來。瓊珍又撥了兩名小丫頭伏侍秋霞。王喜也買了一個大丫頭，下聘的這一日，即送了過來。初三日清晨，衆夫人便起身梳洗畢，同到方夫人房內，看著秋霞開臉上頭，換了六品服式，鳳冠霞帔，玉帶蟒裙，儼然是一位安人了。待至吉時，即由東首耳門扶到園內，一路上紅毡鋪地，新人頭上用一柄紅傘遮著，衆夫人隨著，一齊到了新房，專守新郎入贅。園內寬餘閑等處，皆張掛了燈綵，小儒早央了梅仙、五官接待王喜。金柳二人也是衣冠齊楚，在寬餘閑等候。忽聽外面一片鼓樂聲音，見家丁上來回道：「新郎到門了。」梅仙、五官忙起身降階迎接。王喜在園門內下了轎，四名家人提着紅燈，在前導引，兩行粗細鼓樂，在後相隨。王喜今日是朝衣朝冠，身上披著丈二紅綠綵綢，頭上插著兩朵銷金宮花，緩步而來，頗有氣度。梅仙、五官即迎上去，彼此打了躬，邀請上閣，分賓歸坐。家人獻了茶，鼓樂暫停。小儒等人全行避過，恐王喜拘於禮節，不便起坐。金柳二人陪著王喜行過一切大禮，僅相上來請新郎交拜天地。金柳二人，盡皆起立，階下又奏起樂來，裏面扶出新人，當中設了天地紙馬，鋪下紅毡，叩拜神祇宗祖。夫妻又對面交拜了四拜，方請小儒等與衆位夫人受拜。衆人再三辭止，即向上行了禮，然後同入洞房，坐牀合巹。此時衆夫人亦一齊避出。一時禮畢，王喜復又出外。寬餘閑中早設了酒筵，仍是金柳二人相陪。王喜前兩日托雙福代辦下十數桌酒席，是日送了四席至東邊宅內，其餘男女家丁，皆有喜酒。小儒等人，早預備下了各色靴帽袍褂等件，送與王喜、方夫人等亦送了秋霞許多妝奩應用之物，從龍未便親來，亦遣人送了禮物，不須細表。時已二更將盡，外面散了席。梅仙、五官命四名家丁，執著五彩琉璃手燈，在前照著新郎，他兩人後面邀請著，送入洞房，又坐了半晌，方起身告退。衆婢媼上來伏侍兩位新人安寢。王喜與秋霞皆彼此見過的，倒還你貪我戀，一宵恩愛，早定下海誓山盟。次早夫妻起身梳洗，穿帶已畢，王喜出外叩謝了小儒等人。秋霞亦叩見方夫人等，與自家主母。衆人備了酒席，款待他夫妻。過了三朝，王喜即來稟明小儒，要赴清江歸標。小儒道：「你理應早去，現在是王大人的岳父洪老大人做漕運總督，我昨日已與王大人說過，求他賞封薦書，與你帶去投効。洪老大人必然提拔。」便在書架上取過一封書，遞與王喜。王喜忙接過請了安，叩謝了一番。王喜退

下來，回到自己房內，與秋霞言定，初九日上好良辰起程，自然又有一番料理。初八日晚間，小儒衆人攞了酒與王喜錢行，仍挽梅仙五官作陪。內裏瓊珍亦與秋霞送行。秋霞回憶十餘年主僕情深，一旦分離，雖說自家到了好處，究竟難忘舊主之恩，不禁潸然淚下。倒是瓊珍多方開導，說：『你在我身邊十數年，是自幼長大的，我待你固屬不錯，你事我亦復盡心盡力，我又不放心你的終身，難得陳太太爲媒，說給王喜爲妻，他大小是個官兒，你也算有了出頭，我亦甚爲歡喜。只要你夫妻和睦，生下男女，王喜再得了實缺，你可謂心滿意足，也不必時常記掛著我。你並無父母，我這裏即是你娘家了。你夫妻到了清江，隔一半年，我再打發人去接你。』衆夫人亦從旁勸說，秋霞始收淚，唯唯受命。少時內外酒散，各回廬所，他夫妻是不能睡了，一夜檢點零碎等件，直至日出，外面備齊轎馬。王喜與秋霞穿了大衣叩辭小儒等，及衆位夫人，又各各叮囑了一番。王喜告退下來，至門房內與雙福人衆讓了一回，方上了騎，園內秋霞也上了轎，衆婢婢坐車的，坐轎的，一齊押著行李等物，出城而去。到了碼頭下船，掛起風帆，直向清江。這裏瓊珍見秋霞已去，亦覺悽然。因秋節在近，次日即與素馨、婉容等人，各回府去。單說王喜夫妻，在路非止一日，行抵清江，先著人上岸尋定了公館，將秋霞接進新宅，忙忙碌碌，安置帶來物件，一連數日，方算清閒。便打點去歸標，外面料理定局，即去稟見漕帥，見面禮畢，略回了幾句話，便將王蘭的薦書呈上。洪鼎材見是女婿的親筆，忙展開看上面寫著無非懇情提拔王起榮的話，王蘭亦未欺瞞丈人，將王喜的出身從頭敘出。洪鼎材看罷，點了點頭道：『我知道了，碰你造化罷。』王喜答應退下，從此即在漕標候補聽差，又備了幾席酒，遍請同寅各官。漕標中軍，仍是鄭林，他曉得王喜是陳小儒的心腹，更外比別人照看得周到，王喜又善於逢迎，各事極力拉攏，不上兩月，同寅等人，莫不與他契合。洪鼎材亦愛他幹辦，又有女婿的囑托，遂有心想提拔他。該應王喜的時運到了，揚州衛守備在任病故出缺，申詳上來，洪鼎材一面出摺具奏，一面即委千總王起榮暫行護理。王喜奉到委札，不勝喜悅，忙去叩見漕帥，稟辭下來，即收拾行裝，帶了家眷，至揚州赴任。此番與來的情形，大不相同，在碼頭上封了數號官船，船頭上排列揚州衛牌傘執事，桅杆上丈許長官衙黃旗，大書揚州衛正堂。臨行前兩日，同寅諸官紛紛餞送。是日黎明，王喜夫婦坐著四轎，前呼後擁，來至河邊下船。

嘗即鳴鑼開行，一路上甚爲威武。行了四日，已至揚州。早有衛官衙門各色吏役人等，前來迎接。前任衛官家眷，於新任未到之先，即扶柩回里。衙門是空的。王喜不便另封公館，擇了吉日接印。是日秋霞亦進了衙署。所有接印繁文，不過行香參府，拜見同城文武諸官，又出示曉諭旗丁軍戶人等。衛官雖小，衙署卻也款式，況係武員文做，並無操演等事。除了連漕以外，十分蕭閒自在。每年的規出息頗有生色。王喜真乃夢想不到。有此一日，歡喜異常。當修了稟啓，寄呈小儒。又想到護理不能常久，雖有洪大人主持，究屬於例不合，遂措了一宗款項，寄往部中，揭升守備，可以改爲署事。此乃後話，暫且勿提。單言：前任聘請了一位幕友，司理衙中公務，賓主極爲相契。幕友亦很有機變，是前任的一條膀臂。此人姓賈名實，字子誠，是甘泉縣學文生，年紀約在三十歲外，生得鷹腮鼠目，膽大心深。外人送他個綽號，改賈子誠爲假至誠，因他外面遇事，似覺誠篤，一毫不苟，其實內裏醜態，又要又憤走衙門，包攬詞訟。合城的人，無不懼他。同學中盡鄙而不與往來。前任衛官聞他的聲名，怕他專事生非，不如將他羅致幕中，方可安穩。遂登門聘請爲座上之賓。賈子誠正慮近來無人搭他，沒有撈摸，恰好借著衛官聲勢，出去招搖撞騙，便就了前任的聘請，明說代東家張羅，暗中乾沒肥己的，卻雙倍不止。數年來雖非大富，亦是小康。生平無他所好，單有一個色字，酷喜如命。那些花柳場中，無人不知。假至誠這三個字，他有一至好朋友，姓朱名丕，字席珍，原籍浙江人氏，寄居揚州多年，便捐納了一員兩淮鹽運司運判。其人居心險詐，奸刁百出，與賈子誠對了心路，且又性喜眠花宿柳，所以賈、朱二人，分外如膠似漆，終日不離。王喜初任衛官，摸不著頭緒，難得前任有個幕友在此，又是熟手，正可與他談談，便宜行事。賈子誠爲人向來口齒伶俐，滿面春風，說得天花亂墜，頑石點頭。王喜見了面，即當爲知己。又想怪不得前任用了多年，原來此人有一番本領。賈子誠見新官已入他術中，爲他所惑，更外膽大了十倍，任意所爲。一日早起，正坐在房裏納悶，近日又是閒漕的時候，毫無公事，正想出門一行，見貼身的小童來回道：『朱大老爺過來了。』賈子誠忙起身叫請，早見朱丕搖搖擺擺的走進，笑道：『子誠兄久違了，連日甚麼事忙得緊，連我舍下都足跡不到。』一面說話，一面賓主歸坐。朱丕又道：『我久欲來看你，約你出去走走，又因你新居停初到，不識是何性格，未敢造次奉訪。』賈子誠即搖手低聲道：『不要提

起，真是我的運氣，你我至好，可以直言來的，這新官是個初任，一毫不懂得。」說著，笑嘻嘻的用二拇指在桌上畫了個圈兒道：「又早在我圈中了，我連日非好意不出去，不能不在新東家面前殷勤一二，今日實在悶的耐煩，意在吃過午飯，到你公館內去走一趟，不意你席翁竟先期光降，妙極妙極，在我這裏便飯，吃了好一同上街散散悶。」朱丕聽了，拱手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這麼看起來，你的大運還有幾年呢？不是我說句奉承你的話，隨他來的三頭六臂官兒，你總可降伏得住，不怕賓東不成水乳，何況是個初任？」說罷，兩人鼓掌大笑，談談說說，早擺上飯來，對面吃畢，賈子誠喚過一個家丁來道：「老爺若問我，你就說師爺同朱大老爺出去訪個朋友，少停即回來了。」便起身邀著朱丕一同出了衙門。朱丕道：「我們到那家去逛逛？」賈子誠道：「別人家總覺沒趣，還是到章家罷，瞧瞧如金姊妹去。」朱丕答道：「好雖好，我實在怕看他家那種架子，看不起人的樣子似的，你既要去，我只好奉陪一行。」賈子誠笑道：「你別要瞞神見鬼的，你既然怕到他家，爲什麼又想同如玉交好？未免口是心非，我就不相信你這句話。」說得朱丕笑了起來道：「走罷，走罷，別要嘮叨了。」兩人穿街過巷，走未多時，已至章家門首。原來揚州近日新到了一家流妓，住在天寧門內柳巷，叫章三保家，南京人有姊妹兩個，大的名如金，小的名如玉，頗有聲名，如金的容貌比如玉尤好，賈子誠久已有心，如金無奈如金雖長子誠勢焰，卻不肯與他結交，惟有外面假作親密。賈子誠明知故昧，發恨偏要謀他上手。朱丕因如金已爲子誠賞識，只得再思其次，欲與如玉結交，亦未說明，閒言少敘。章家的人見賈、朱二人走進，忙向裏面報信，一面請他二人到裏間去坐，如金、如玉早迎了出來，如金笑道：「好呀，這些時向那裏去的？我只當你同我惱了，一般你今日還來。」賈子誠見了如金，滿臉堆歡道：「我的寶貝，我怎捨得惱你？除非你要惱我，你就是惱我，我也要來的。」說著，衆人跨步至如金房內坐下，媽兒送上茶來，賈子誠即將新官到任，不能出來的話告訴了如金。如玉道：「賈老爺是因新官府到了任，忙的不得分身？朱老爺怎麼也不來的呢？亦因甚麼事兒絆住了？趁早說呀！」朱丕笑道：「你們聽聽這張嘴，可利害，人家多遠路，巴巴的來瞧你們姊妹，進了門也不問好歹，即一大羣兒的挖苦話，叫我又恨又愛，不用說罷，總之我們今兒已來，縱有不是，也算親自登門謝過罪了，誰人再提此話，即罰他肚痛。快吩咐

你家廚房內擺酒席來，是我的東道，請賈老爺。」賈子誠道：「什麼話呢？怎麼我攪起你來也罷，今日攪你，明日我再備東道奉請。」如金聞說，即叫人去吩咐廚子辦一席上等酒飯，登朱老爺的帳。又叫人在牀上設了燈具，賈朱二人對面躺下，如金如玉坐在牀邊相陪。朱丕一眼看見盤內放了兩個粉白碟子，一碟內裝着滴綠的蘇州檀香子，一碟內裝着通紅的福州大橘子，一紅一綠，映着這雪白的碟子，更覺可愛；盤外又有個大肌紅把碟，裏面盛着無非榛松榧栗梨棗之類。朱丕伸手拈起一顆檀香子，送入口中，道：「我雖不似鄉下人吃橄欖，也要吃他一吃，回味纔好。」說着，卻拿眼睛瞞着如玉迷迷的笑。如玉臉一紅，順手在朱丕腿上扭了一把，笑罵道：「你少要噴蛆，我管你回味不回味，別叫我罵出你不好聽的話來。」即在肌紅碟內揀起一粒榧子，向朱丕臉上打過道：「你倒不要吃橄欖回味，我給你顆榧子吃吃罷。」賈子誠正吸着一口煙，聽如玉與朱丕說笑，不禁撲哧的一笑，幾乎把眼淚噙了出來。放下煙槍，道：「席翁也不必吃橄欖回味，如玉亦不用給他榧子吃，我倒想個沒核棗兒吃呢！」說着，拈起一個棗子在口內吃了，引得朱丕與如金姊妹多大笑不止。如金笑道：「沒核棗兒儘管你吃，但要仔細些，不要囫圇吞下去，棗核兒來了喉嚨。」說得衆人又笑了。賈子誠又讓朱丕吸了幾口煙，時酒席已齊，即擺在房內，外面日色已沒，各處點了燈燭，如金讓子誠首坐，朱丕對坐，他與妹子如玉分東西兩旁坐了。酒過數巡，子誠又夾着如金唱支小曲，如金不能推卻，便抱過琵琶，叫如玉彈着月琴，姊妹兩人合唱了一支對口小調。賈朱二人拍桌叫好。子誠滿斟了兩杯熱酒，代他姊妹賀曲。正說笑熱鬧之際，見門窗外有人探頭一望，如金眼快，早經見着，忙出席迎到門首，問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那人道：「府裏許春舫老爺來了，還邀了幾位朋友同來，說在這裏請客，請姑娘過去說話。」如金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仍回席前坐下。適纔的話，那人雖說得低，卻被朱丕聽得，笑對如金道：「你心上人來了，叫你過去呢！我代你向賈老爺討個情，讓你去走走，不然得罪了來人，不是耍的；再則你雖坐在這裏，心已去了，也覺無趣，我們何苦惹你恨，不識時務。」誰知這許春舫江西人，現爲揚州府幕友，其人家貨甚富，年紀又輕，如金久經有心從他，許春舫亦有心如金，兩邊只是未曾出口。如金聽得他來，恨不即刻過去，因陪着賈朱二人吃酒，不便走開，正欲想句話搪塞他們過去，不意被朱丕說破，

又說到他心坎兒上，不覺紅了臉，借着朱丕的這句話，站起身來道：『我要走就走，誰能阻我？難不成還受你排揎麼？我本是不去的，既然你說來人是我相好，我就去，再來和你算帳。』說罷，道了聲失陪，轉身即走出房，復回頭對如玉道：『你不要私做人情，放朱家走了，我少停尙要打着問他呢！什麼叫做相好不相好？』又向賈子誠道：『賈老爺你耐心坐坐，我還有話和你說。』卽頭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朱丕冷笑道：『如金這蹄子實在可惡，慣會借別人的牀，伸腿兒，他其實要去的，落得我說他一句，借個味兒好走。』如玉忙接嘴道：『姐姐就要來的，他縱然丟得下你，也丟不下賈老爺，許家來了，又不好不過去。好在我們的酒席還未散呢，天色又早，多坐一回兒何妨？』說着，便執壺代賈，朱二人斟酒道：『我們賭喝幾鍾，做個離筵會。』賈子誠見如金不顧而去，索然意盡，卻有些醋意發作，只是一時擦不下臉來，分明是拈許家的酸了，又被如玉周旋他吃酒，只得勉強笑道：『席翁何須介意，席間沒有如金就不能吃酒了麼？況有如玉在此也是一樣，只要你席翁不寂寞就是了。少刻如金再來，我們不許他入席，罰他喝三大杯何如？』如玉道：『賈老爺真正說的不錯，我先吃一大杯，你們要跟着我來的，不准有偏向。』朱丕見賈子誠無言，他也不好再開口了，便道：『我們自然要喝，難道還欺你麼？子誠兄請！』大家又吃了幾巡酒，如玉極力的搜出多少話來逗他們說笑，那知如金竟絕跡不來。賈子誠正不耐煩，忽聽前進吆五喝六，揀起拳來，又聽得絃索聲，正是如金在那裏唱曲，不由心頭火冒，捺捺不住，冷笑了一聲，放下酒杯不飲。朱丕也聽見了，又見子誠如此情形，想道：『將纔還做好人，假作落落大方，此時他一般也耐不住了，爽性待我挑撥兩句，看他怎生對我。』遂微笑道：『子誠兄可聽得那相好妙音呀！貴相知此刻唱的曲子，似覺比在我們席上唱的人般些兒，也不知是我解音律，疑神見怪的，亦未可知。』如玉聽說忙想用別的話岔開，見賈子誠勃然作色，推開面前酒杯，站起身來，似笑非笑的道：『席翁，你真是傻子。』未知賈子誠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彼嘖此怪雨晴風盲

忍泣吞聲珠沉玉碎

話說賈子誠聽了朱不的一番話，不禁氣上心來，冷笑道：『席翁你傻了，世上嫖客不止結識一個姨子，姨子身上也不止一個嫖客；前腳趙錢孫，李出了門，後腳周吳鄭王又進來了；誰人有錢，即是他家父母，誰人有勢，即是他家祖宗；那沒鈔的嫖客，對面趨承，背後咒罵，這些伎倆，原是他們家的故態，也不足為怪。無奈一定當面分出彼此，顯而易見，涇渭各判，亦未免令人難受。你不過是個窮候補官兒，我不過是個窮秀才幕友，原不及那什麼府幕，什麼財主的身分，連我們今晚在這裏吃酒，都自形齷齪，覺得配不上去。俗說：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各顯各的神通，各出各的手段。』說着，推開坐位，拉了朱不就走。如玉忙出席上前攔住，笑道：『怎麼賈老爺動起氣來，我似覺你也不好意思，不看我的面子，還要看看我姐姐面子，況且姐姐纔去，你們即生氣走了，姐姐固然怪我，媽媽亦要說我得罪了人，我纔是真冤枉呢！好歹等姐姐來了，你們再走。』又回頭對朱不道：『你也好意思走麼？還不代我坐下，你要真個走了，你從今就不要到我這裏來。』朱不笑道：『我並不會要走呀！你可錯怪了人。』賈老爺拉着我走，我又不能不走，你將賈老爺留住，就是了。』如玉啞道：『呸！你別叫我罵你了，適纔不是你挑撥，賈老爺也不生氣，也不想走，做好也是你，做歹也是你，可欺別人，卻不能欺我。』賈老爺，你這麼一個明白人，怎生借了把朱家用起來？俗說：好人不信鬼挑唆。』誰知他們在房裏推推扯扯，不免聲音高些，早驚動了房外伺候的人，忙去告訴前進。如金急急的跑至後面，果見賈子誠要走，如玉拖着他不放，朱不坐在一旁淡笑。如金走過，拉住子誠衣袖，勉強陪笑道：『怎麼好好的吃酒，吃出不高興來要走了，是什麼意見？』如玉見如金已至，便鬆開手，走了過去，道：『好了，姐姐來了，不知賈老爺什麼原故，生氣要走，我再三的留不下，朱老爺旁邊又明一句，暗一句的揀撥，叫我一隻手遮不住兩邊太陽，難得你來了，他們走與不走，不干我事。』說罷，一溜煙跑出房，到前進陪奉勸去了。賈子誠見了如金，氣上加氣，又見如玉走去，分明是往前進，怕的許家見如金到我這裏來，他又要走，可見他家還是奉承姓許的。遂呼呼的冷笑了聲道：『你不必留我，我們原不配坐在這裏，倒疎失了你心上人，反叫他坐在如玉房內，我們走開去，好讓他們來是正理。』即一手摔脫了衣袖，回頭對朱不道：『席翁在此坐坐罷，我是要回衙門有事去。』便大踏步一徑出房而去。來至前進，見如玉房裏燈燭輝煌，

笑語喧嘩，卽立定腳步，故意咳嗽了一聲，發話道：「明日來再和如金那騷貨算帳，問他眼眶內可瞧得起人了！不怕他什麼天王菩薩，有回天的手段，沈萬山的家私，也護庇不住！哼！大夥兒都要仔細些頭罷了！」說罷，轉身出外，仍由舊路回衙。朱丕見賈子誠決意去了，自己何能再坐，也起身道了聲打擾，所有酒席的錢，明日我着人送來，亦走了出來，趕上賈子誠叫道：「子誠兄慢走，等等我。」賈子誠回頭見朱丕，便停住了腳，朱丕走上笑道：「真正今日吃的這席酒，是殺風景，回想起來毫無意味，子誠兄先前尙叫我，何必見惱，何以你竟動起真氣來，爲甚麼呢？」賈子誠道：「你還要說，再不要唬人了。我有生以來，不曾受過這般惡氣，我們原不及許家，可惡他擱在臉上，令人難處，好歹叫他家試試我的手段再說。」朱丕又笑道：「罷罷！惟有這句話我不信你，明兒你見了如金的面，那股氣消到爪哇國去了。此時這些狠話，只好說給我聽。」賈子誠聽了，着急道：「你真要唬死了人，難道還叫我發誓你聽不成？真假我此刻也不同你辯，你瞧着罷。」朱丕本是怕賈子誠不肯惡識他家，有意再唬他一唬，逼他去難爲章家，好穩坐高山，看着虎鬪，如今見賈子誠認真發急，便笑着拉了子誠的手，走道：「真的假的，與我何干？我既不挑你，又不便攔你的，罷了。且到你衙門內，擾你的晚飯，我還沒有吃得飽呢，有事少停另議。」遂不由子誠分說，挽着手飛也似的行去。暫且撇下賈、朱二人，勿提。單說如金見他們生氣而去，大爲追悔，情知不日卽有禍事臨門，這姓賈的是惹不得的，平時沒事，尙要尋弄風波，何況使他有因，可恨又加以朱丕不在內挑剔，更易生事。然而既已去了，也莫可挽回，只好聽之而已。站在房門首想了半會，仍向前進來，將至如玉房前，聽內裏吱吱喳喳的似有人拌嘴，忙搶行一步，掀起門帘，見許春舫站起身也要走，同來的衆人有勸他的，有說理當走的，紛紛不一。如玉立在一旁，似木偶一般，半言不發。如金見了，又急又笑道：「甚麼事？許老爺又要走？真正我今日是那裏求的晦氣，多碰到你們氣頭上。」原來許春舫爲人，仗着自己年輕有貌，又有如此大的家財，未免心高性傲，是個一家言的脾氣。起先約了朋友來吃酒，進門卽知道如金陪着賈、朱二人，平日又聽得人說賈子誠是如金的相好，彼時卽有些不快，打點轉去，被章三保夫婦再四挽住，隨即叫了如金出來，又一面吩咐擺酒。許春舫見他家殷殷款待，也就丟開了。忽見後進的人來說賈子誠生氣要走，如金便到後邊

去了。正在躊躇，又聞賈子誠在外面發話，心中不由生氣，竟遷怒到金身上，暗忖道：「賈子誠這人你素來常對我說，他不是個好人，既知他不是好人，即不該親他近他；若說你家怕他尋鬧，不敢疎忽，亦該敬他遠他。纔是執知不獨不敬他遠他，反與他結了交好，你與他結交，我也不來管你，怎麼又誑騙我與你結識？那賈子誠曉得，你與我交好，必不相容，明明是叫我與我做對頭。我雖不懼他，究竟賈子誠是個向不安分的人，慣會掀風作浪，使我刻刻提防着他，不是到你家來尋樂，分明是來受罪的了。倘或我稍有不備，被他糟蹋了去，叫我怎麼見人，即如將纔他在外面揚言，句句是羞辱的我，想我生平從未挨過人家言三語四，只有數說人的處在，絕沒有人數說我的時候。其時我若不忍耐着這一口氣，答他幾句，必致兩下爭鬧起來，釀成大事。而今耐了下去，心內實在作嘔，明兒賈家定然逢人說項，笑我無能，縮了頭不敢對付他。再則我來時知道賈家在此，我即要走，也算自己情甘退讓；老龜夫婦再三挽留，說什麼前進後進各不相擾，又說賈家不多一會就走了，我家本不願意他在這裏擺酒，惹人厭的，他使勁的賴了下來，因為朱丕的面子，不好推卻，早說定了初更即散，我見他家說得如此懇切方行，不然隨便到那一家，皆可請客，不希望走在他家；不過因金待我尚好，較旁人熟識些，這麼看起來，是他家硬留下我受賈子誠的辱沒，好似預先安排定了，串出姓賈的來搗我面皮，況且又當着這些朋友，益發難處，明日我還是來不來呢？來則恐賈子誠尋鬧是非，不來則使人笑我膽怯。」許春舫想到此處，愈想愈怕，愈怕愈氣，忽見金走來攔他，適值有氣，也不問金素昔與他交好，即衝口說道：「你問我什麼事生氣，你問你自己，即明白了；別要假作沒事，人衆大堆兒似的，在我看你可不必留我，快去將賈家趕回來，是正經。」說着，掣沖沖的，喝令家丁掌燈出外，也不顧同來的衆人。衆人見許春舫忿然而去，一齊掃興，且又沒了東道，不如也走的爲上，便一哄而散。起先賈子誠在後進爭鬧，章三保夫婦已得了信，趕着出來，賈已去，此時見許春舫亦因此動氣，欲待上前分割，也來不及了。回頭見金似淚人一般，如玉在一旁發怔，正要去詢，如玉見許家家丁又忽忽的轉來，將十餅番銀擲於桌上道：「這是我老爺給你家的酒價，叫我送了來，將纔是忘卻開發了，不然還要認着我老爺想賴這酒價，故意生氣的呢！」說罷，掉轉身即走。章三保在後高聲喊叫道：「二爺請站一

站，我有句話問你。」任憑喊破喉嚨，那家丁頭也不回竟自去了。此刻章三保更外不知何故，反沒了主意，惟有連呼奇怪而已。回至屋內時，如金早被他媽媽勸入房中，如玉尚未走開，章三保細問如玉前後情形，方恍然大悟，頓足道：「怎麼講，爲了買家這砍頭的一來，把我家財星老爺氣走了，卻怎麼好呢？我想不怪別人，還怪如金這小臭貨不善調排，弄的兩邊不得討好，許家惱了，是從此少了一款進項，買家惱了，是從此要生禍端，怎生做慣了和尚，倒不會撞鐘了麼？我也不管了，明日我夫妻兩口各自走開，避避風頭，讓你們鬧去，也好，歹也好，管他娘。」又在桌上使勁的拍了兩下，恨恨的道：「這些臭貨，朝魚暮肉，把腸子多吃膩了，油都蒙了心了，不知我們這種人家，開着門做什麼兒的呢？今日得罪了張，明日得罪了李，不上十朝半月，將幾個有錢的，孤老得罪完了，大家喝西風，你們好在不問的，有飯即吃，有衣即穿，說到歸根，還是苦的我老兩口子。今兒不說了，明兒我倒要問問你們，安的是什麼心，還是有意打撒手兒不成？本來多時不刷鏢你們了，多分骨頭又在那裏作癢？」說罷，也賭氣回房去睡，一面走，一面嘴裏夾七夾八的連說帶罵。如玉見章三保走遠，向地下啐了一口道：「遇見鬼了，我也不曾得罪那個，不清不楚一箍攏統兒，罵在其內，可不是奇事？老不死，老砍頭的，難道閻羅王忘卻你了麼？早死一日早好！」也氣恨恨的回至自己房內，倒身和衣睡下，在被窩內拭淚。單說如金，先前見賈子誠走了，不過怕他來尋事，且到臨時再議，尚不關痛癢。隨後又見許春舫也賭氣走了，竟不解因何得罪了他，聽他的口氣，分明是怪我親近了賈子誠，殊不知我們這等門戶，是最軟弱的，人人皆可欺侮，何況賈子誠係著名的光棍，又有朱丕相繼爲惡，我等人家盡懼他如虎，我若不假意的敷衍他們，豈非欲速其禍，自投羅網？我如真心待賈子誠好，也不來結識你了，又不致將他的惡跡澈底澄清多告訴你，我即恐你多心，這些情節我數月前也曾說過，何以你偏偏忘却？縱然我不說，難不成你連這麼一點原由，猜度不出？我真正枉認得你了。即如我一時不好拂了你的意思，也該念平日我待你的情意，那件那般不是以血性待你？一則你是我的知己，向冀日後託付終身；二則你雖家財富足，不惜揮霍，我每事都揀你應用的方叫你用，可省的處在，千方百計替你儉省；爲這件事我受老夫妻多少言語，說我變了心，不顧家裏，一味的巴結嫖客。我因你省了下來，將來跟了你，即是我的，不

然，我們這門內，只怕人不用，還怕人浪用麼？三則你有了心事愁煩，就同我的心事一般，必從旁婉言解說，都俟你喜歡了，我纔放心。還有多少事，猶在你心裏籌畫，未曾出口，我即揣度出來，先意承志的迎合，使你知道你我兩心相印，不同泛泛。那料我是你的知音，你非我的知己，也不體貼我們的苦處，不能得罪人的，而且並未待你比賈子誠薄，是你錯會了念頭，竟不念前情，一概抹煞，又當着人給我沒趣，我即真待你錯，你尙要原情，今日歹仍有明日好呢？你只顧氣頭上說我一番，決然而去，老夫妻必定抱怨我，不知怎生觸忤了你，你一日不來，我耳畔一日不得清淨。細想我數月中，待你許多好處，你一旦付之東洋大海，叫我怎不傷心？如金思前想後，淚出痛腸，不禁倚壁掩面，放聲大哭。他媽媽忙上來勸道：「我兒不必傷悲，許老爺雖然生氣而去，那裏就撇得下你？停一半日，自然會走來的。否則，我明日親去請他，可好意思不來麼？少年人有錢的，都有些鬼婆子氣，他若不來，包在爲娘身上，還你個許老爺兒，由午後至今，沒有吸着一口煙，難道氣很了，煙癮多忘了麼？好兒子快些吸煙去罷，自己身子要緊，平時保重尙來不及，還當得起說踐踏麼？」說着，拉了如金回房。如金聽他媽媽勸說，甚爲近理，便止住哭聲，回轉自己房內。他媽媽見煙具仍設在牀上，即將燈火剪得透亮，又將各件收拾了一回，拉如金躺下吸煙，自己睡在對面，代他燒着，又七搭八搭的同他說話。如金雖身在行戶，因自幼多病，煙早吸成了癮，此時吸了幾口，覺得神氣漸旺，通體暢泰，又被他媽媽說了一陣鬼話，氣已全消。聽聞章三保在前進叫喊起來，喉音甚高，字字聽得明白。如金放下煙鎗，側耳細聽，原來是罵的他姊妹兩個，又是臭貨長，臭貨短的，在那裏亂罵，甚不入耳，不由一口氣阻止胸前，比先那氣惱尤甚，嚎啕大哭。倒把他媽媽嚇了一跳，連問：「怎麼？」又聽得章三保在前肆口謾罵，方明白如金哭的原因，連忙坐起身推如金道：「好兒子，你不要作氣，纔聽了爲娘兩句話，怎又惹起煩惱來？我曉得你是聽得老東西罵人，他向來吃醉了酒多是這般，也計較他不得許多。好兒子，你息息氣，待我去罵他。」說罷，即忽忽出房向前進來。時章三保已回房去，他媽媽趕至房內，指着章三保道：「這老囚攆的，灌足了臊尿，還不去安穩穩挺你的尸，還要尋事罵人！你說只苦了我兩人，你苦了些什麼？前數年苦的是我，這幾年女兒們大了，又苦的是女兒，你倒吃了大半世的開飯，也沒見你賺過一文半鈔來家養活

我們母女，還聲聲叫苦，你還是不羞，你好的，不管有無，只要你有酒喝，萬事皆休，單顧喝酒也罷了，吃下去又喜尋事，數黃道黑的亂罵人，你想一家四口子，誰派你尋事？誰該你罵？你還不與我趁早來，趁着你那尾巴，到旁邊睡去，好得多呢？若把老娘鬧煩了，爽性不給你酒吃，看你怎樣？」章三保被他妻子一頓罵，罵得啞口無言，反笑嘻嘻的道：「噢！我並沒有說甚麼，好端端罵起我來，奶奶，又是受了誰的氣，拿我出注兒。」說着，掀開被身子一倒，滾進牀裏去睡。媽媽見了，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啐了一聲道：「醉不死的臭烏龜，這般形相，叫我拿那一隻眼睛來看你，明兒等你酒醒了，再和你講，現在我也沒有那麼大力氣同你說話。」便回身出外。章三保倒在枕上，咕咕嚕嚕的道：「臭烏龜罷，香烏龜罷，我這烏龜也是你們作成我當的，還要罵我。」媽媽也不去理他，竟回後進而來。不意如金自他媽媽出房，心中越想越氣，那眼淚不住的直淌下來，將一個繡花耳枕，全行濕透。想到自己八歲時，即沒了父母，被狠心的哥哥賣我到章家，吃盡了多少苦處，學彈唱用盡心機，稍有不是，非打即罵，好不容易挨到今日，身上引了幾個客來走動，老夫妻纔待我好些，我久想跳出這火坑，又恐遇人不淑，難得來了這姓許的，想將來託身於他，可望出頭。不料今日因賈子誠得罪走了許春舫，媽媽雖說他仍然要來，未知他心意如何，倘從此斬斷情緣，另有了結識，豈不空指望了一番？況且男子的心腸，最易改變，我這裏癡癡的望他回頭，那知他早將我拋諸腦後，所謂我本有心託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再者他有的是錢，到處皆有人趨奉，不是舍了我如金，天下即沒有絕色女子。適纔又受章三保這一場羞恥，皆爲的是許春舫那個冤家。我而今也不怪許家了，一恨我命薄，該受折磨；二恨賈子誠，朱丕平空的攪到我家，惹出這無辜的口舌。即是許家明日來了，我也無顏面見他，想我這個人，還生在世上，有何貪戀？受不滿的苦惱，吃不盡的酸辛，也不知前生作了多少罪孽，罰到今生身爲娼妓，已屬下流，又跌跌坎坎的氣，嗚呼！何日方了？不如一死，倒也乾淨。那知人存了死的念頭，邪魔即至，如金此番覺得耳畔似有人教他懸梁刻頸，服毒投河，種種死法，死後又有若干好處，較之生前高萬萬倍。自己的身子，又覺有人扯他坐起，恍恍惚惚，如在雲端裏一般，不禁倒抽了一口氣，爬起身來，東西亂望，要覓個死所，猛低頭見盤中放了一盒煙在內，點點頭道：「懸梁刻頸，皆一時措手不及，被人解救下來，傳揚出去，徒添話

柄常聞人說鴉片煙是最毒的，人生吞下去，無藥可救，若和酒吃，更容易絕命，又是現成的，又便於吃，『想定主見，便拿了煙盒下牀，找到桌上有將纔未收去的酒壺，搖了搖尚有餘剩，忙倒了下來，約有半鍾之數，將盒內的生煙，全行傾在酒內，攪得勻勻的，望着酒鍾嘆了聲，落下幾點淚來，自語道：『煙呀煙呀！想不到我如金今日應該死在你們手內！』又望着房外低低說道：『我那不記得音容的亡過爹娘，你該早知道你苦命女兒，今夜已到絕期，恐陰司路徑生疎，不識行走，又怕有惡鬼欺凌，爹娘可來帶你女兒一帶罷！』又叫了聲：『許春舫！狠心冤家，你今日生氣走了，縱然懊悔過來，明日再至，已見不着我了！只能恨你無情孟浪，不能怨我薄情，半路拋撇下你來！』又罵一聲：『賈子誠！朱不，你這兩個該死的壞東西！我與你們無仇無隙，平白地鬧起干戈，坑了我的性命，雖說是我自愧輕生，總因你們兩人起見，我在陽間不能奈何你們，到陰司做了鬼，即不肯饒你們！』常聞說道：『人善鬼不善，人怕鬼不怕。』何況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好歹多要追了你們的命去，纔得甘心！』又叫了聲：『媽媽，我雖不是你親生，也蒙你自幼撫養成，這數年中，你卻待我不錯，今日別過你了，好在你尚有如玉妹子可靠。』如金說到此處，不由肝腸寸裂，萬箭攢心，那眼淚滾滾的滴入鍾內，復想到自己，具此一付容顏，雖非國色，也算二三等的女子，每對鏡自幸，將來倘得出頭，戴鳳冠，穿霞帔，也可以相稱，誰意我空生此姿容，如此小年紀，正當花開月滿之時，竟做了屈死冤魂，豈不可嗟可惜！一時問百脈沸騰，腹如刀絞，幾乎哭出聲來。猛又自己發急道：『呸！草如金，你好生胡塗，你是想尋死的人，並非在這裏訴苦，人到死後，萬事皆空，還憶這些做什麼呢？若被人來看見，不獨不容我死，知我的說我情急捨命，委係可憐；不知我的反說我輕狂，故意的詐稱尋死嚇人，落得他們背後去議論。』便咬咬牙，狠命的舉起酒鍾，伸着脖子一口吞下，把鍾子擲於一旁，仍至牀上倒身睡下，拉過一條被蓋好。此時心內倒無所牽掛，惟有閉目守死而已。約隔一鍾熱茶時分，心裏覺得怔忡不寧，腹下隱隱作痛，原來鴉片煙和酒吃下去，更外發作得快，頓時五臟如焚，宛同刀割，氣往下墜，試問如金似一朵姣花，盈盈弱質，怎禁得這虎狼般的煙酒，在內翻江攪海，不由吱咩一聲，一腳將被踢過，雙眼一翻，兩足一蹬，早已嗚呼哀哉，那一縷芳魂，被無常勾入冥中去了，正是：

香魂渺渺歸泉下，弱魄悽悽入地中。

再說：他媽媽罵了章三保一頓，仍恐金心內不安，重到後進來安慰他。將至門首，聽他房裏豁喇一響，似件東西掉下地來，忙掀帘入內，忽覺一陣冷風，劈面吹過，嚇的毛髮直豎。再定睛看，金心仰睡在牀上，一條被掀在地。遂道：「怎麼倒睡着了？被落下來也不知道；現在身子不好，又作了一場悶氣，若受了涼，不是頑意兒的。」便欲上來代他拾被，忽腳下有件東西絆了一下，噹的一聲，滾去多遠，知道是個鍾子，即罵道：「這些癩根，怎麼茶鍾子亂丟在地下，也不檢起來，是我腳步子輕，不然還要踢碎了。呢，你們是不肉疼的，不知老娘一草一木，都非容易置辦。」即彎腰拾起，見鍾子內烏煤似的一大團，不知何物，低頭嗅了嗅，似有煙氣，又有酒氣，不由得心頭跳了幾跳，忙丟下鍾子來看，金心不看猶可，看了只嚇得大海崩舟，高山失足，見金心直挺挺的睡着，兩拳緊握，兩眼大睜，上齒咬住下唇，口角邊潄潄流血，猶帶着餘煙，無疑是適纔趁我不在房內，將鴉片煙和酒偷吞下肚去，尋了短見。再摸他的嘴及鼻尖兩處，一絲出氣皆無。媽媽這一急非同小可，走上來，一把抱住金心，放聲大哭，兩隻腳在地板上似擂鼓一般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沒有命了！早將房外的一班媽媽兒們，多驚的走了攏來，先前媽媽將金心拉回房內吸煙，媽媽們送過茶，即各自走開，曉得他們有家常話說，不便竊聽，又樂得偷半刻空閒，到各人房內歇息。他們起早眠遲，不免辛苦，原說至一會兒，那知都睡了，忽聞房內驚天動地，鬧將起來，大家嚇醒，一骨碌爬起，怔怔的走過齊間：「奶奶怎麼了？」媽媽見了衆人，臊足大罵道：「你們這班死娼婦來的，正好快償還我女兒性命！好呀！多被你們坑死了。你們死到那裏去的？我走開了，你們也不來伺候，他如今把煙和酒吃下肚去，你們纔來，完了完了！人也死了，家也沖了，還顧他做甚麼呢？」說罷，又號天叫地，一聲兒一聲肉的大哭不止。衆媽媽們聞說，方知金心服毒自盡，皆嚇得面如土色。有兩個還立在房內，有幾個飛跑出房至前進送信。章三保酒都嚇醒了，急忙披衣起身，一面走着，一面連說：「怎好怎好？」如玉也得了信，一同來至金心房內，媽媽一眼看見章三保走進，捨了金心，便一頭撞到章三保懷裏。三保未曾提防，幾乎跌倒，多虧板壁擋住。媽媽哭罵道：「你這老不死的烏龜，你要吃酒罵人呢！罵得好，把我女兒逼死了，我也不要命了！與你老烏龜拚去了！」

罷！說着，亂撕亂咬，揪住章三保打了起來。如玉走進房，見如金死的甚慘，想到姊妹多年情分，淚如雨下；又想到自己身上，姐姐如此容貌，如此聲名，來人皆仰望他的顏色，尚不免賈朱之難，我比姐姐又遜一籌，身上毫無知己，更難保沒人凌辱，一時又跳不出這火坑，不禁上前撫尸痛哭。忽見媽媽和章三保打鬧，忙走過拉住他。媽媽道：『媽媽與三爺也非鬧的事，縱然鬧到天明，死者不能復生，亦無濟於事。我們先趕緊灌救，倘能救得轉來，萬事皆休；否則大家須要商量個定見。我想不怪別人，多怪賈朱二人，橫豎人都死了，還怕他們麼？不能善善的就這麼放他們過去，我的心也不甘。』媽媽聽我一句話，且丟開手，況且也非三爺弄死他的。『如玉一席話，提醒章三保，連說：『有理，還是如玉心內清白，我被你媽媽一陣揪打，鬧得昏天黑地，尚不知如金怎生死的呢！』媽媽聽如玉所說，始放了三保，趕着叫人取開水煮炙甘草等湯來灌，又將如金吞食生煙和酒的話細說。章三保也洒了幾點眼淚。衆人忙亂了一回，毫無動靜。再看如金面色轉青，手足全冷，是灌救不活了。章三保道：『人是死定了，不要忙了，待我明早即往縣裏去告賈子誠，朱丕二人，說他們威逼我女兒身死，請官下來相驗，看他們怎麼擔當得起。就是許家，我也不能饒他過去，如金已死，還巴結他什麼呢？也拖他上來湊個數。不怕他們一千人，有錢有勢，女兒人死是真，他們威逼是實，縣裏斷無不准的。』衆人齊稱使得。媽媽即催章三保：『連夜去找主文相公，敘明情由，好明日清晨往縣裏喊稟，不要耽擱遲了。他們一千人又要去打點門路。』章三保答應了，轉身提了盞燈籠出門，尋代書去了。這裏如玉又叫他媽媽將房內物件，全行搬過，將如金的尸骸扛了正睡過來，和煙的鍾子擺在牀上，各事都安排停當，專候明早喊過稟，預備縣官下來相驗尸傷。媽媽一則因如金服毒慘死，二則因損去了一株搖錢樹子，便哭一聲苦命姣兒，恨一聲天，罵一聲賈子誠等人狼心狗肺，怨一聲自己，直哭得喉嚨音啞，氣短聲嘶。在房衆人見了這般情形，無不落淚酸心。如玉在房，極力勸說，他媽媽方略略止住。時天色已明，如玉又勸他媽媽吃了點飲食，扶他到對過房內稍睡片刻，大約官府下來，都要午飯後呢。單說章三保出了門，一口氣跑到縣前東首，有一代書家，姓畢，名世豐，祖孫數代，皆爲甘泉縣代書，到了畢世豐手內，其技愈精，而其家道愈窮，因他心太狠過了頭，人多不敢請教他，怕的遺下後災來。他倒有一件好處，終日保得

住沒有一人來叩門，所以畢世豐夫婦，未晚即吃了飯，省點燈油，早早睡了。現交半夜，畢世豐已睡過一覺醒來，在牀上翻來覆去，想着明日柴米全無，生意又少，猶記得還是春間代人家寫了一張狀詞，得了他大錢六百元，及今半載有餘，失錯都沒有人來問我一問。所有各家親友，多借貸徧了，甚至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此時萬難開口；縱然老着面孔去央說，也靠不穩；就有得借了與我，家內的衣服物件，除卻身上穿的這幾件破衣，牀上蓋的這一條薄被，其餘都典賣殆盡，無處擗當。正然愁煩，忽然聽有人叩門，倒把畢世豐嚇了一跳，忙問是誰？看官可知章三保何以尋到畢家來？因一路走着，暗忖道：「這件事雖說告賈子誠等威逼，奈無實據可指，他們又不曾打死我家如金，要尋個出名的老手訟師，敍紙懇切的稟詞，說得委婉入情，外面看是威逼，內裏情同謀殺，如此一辦，方可扳倒他們。」章三保亦久聞世豐的聲名，未經謀面，想他雖是個辣手，要的不過是錢，我多把潤筆送他，自然有絕妙的主意敍出，也不怕他日後找我，且顧目前之急。遂尋到他家門首，用手敲門，驚動裏面畢世豐詢問來由。章三保道：「畢先生睡了麼？請你開了門，有要事相商，是一宗大財，送與先生的。」畢世豐聞說，曉得生意上門，非常歡喜，忙答道：「請站一站，我即起來開門。」便一面披衣坐起，取了火，點上燈，一面用腳蹬他妻子高氏醒來。何以畢先生說了半晌的話，高氏尚未醒呢？因高氏爲人甚賢，日間尋些針黹做活，及收些衣裳來漿洗縫補，賺幾個錢，貼助丈夫每日食用。一日到晚忙的辛苦異常，頭剛落枕，即睡熟了，非到天明不醒。本是臉向牀裏睡的，被畢世豐蹬了一腳，相巧蹬在高氏的私處，由睡夢中驚醒，翻轉身罵道：「餓不死的窮賊胚，好容易睡到半夜，纔有些煖氣，你又想起窮心思來，蹬呀，踢的；你就不想想明日米也沒得，柴也沒得，怎麼過得去？還這麼窮開心，挺尸罷，再開我可依不了。」畢世豐被高氏罵的忍不住好笑，道：「你說的什麼混帳話，我因門外有人打門，要起去看看，來人說是送財交上門的。既然三更半夜來，敲門打戶的找我，料想不是尋常小事，叫起你來預備燒點湯水，接待來人。難道我同門外人，很說了幾句話，你都沒有聽見麼？我倒不抱怨你睡死了，你反要冤栽人許多混話。」高氏聞說，纔明白了，尚未答言，門外又高聲說道：「畢先生，你可開門不開門，不開門我就去了，明日再會罷。」高氏聽了，方知來人是真，亦滿心喜悅，即接口道：「來了，來了。」急急坐起，手忙腳

亂的在被內穿上底衣，便探身下牀，趺上鞋往外就走。畢世豐也穿齊衣褲下牀，忙一把拉住高氏道：『你就這麼去了麼？該死，該死，真正你睡糊了，夢猶未醒，你望望你的小衫還未穿呢，怎生好去開門？難不成這般天氣，身上冰涼的也不覺得麼？』一語提醒了高氏，果然小衫未穿，見自己仍是精赤着上身，滴光着兩乳，臉一紅，重跑到牀前來穿小衫，竟遍尋不得，急得高氏滿牀一陣混翻。那知起身的急促，小衫圓到被窩內去了，一把抓出來，卽向身上披好。畢世豐點首嘆道：『蠢才，蠢才，緩緩點子罷，愈忙愈出笑話了！再則我家雖窮，也不致一方舊布多尋不出，現在交冬的天氣，連個兜肚都沒有帶上，還是你帶不慣，還是你懶沒有做得呢？你年紀又輕，胸膛又高，衣衫又單薄，自己低下頭瞧瞧，也覺難看。』此刻高氏一心記掛門外的人，生恐等不耐煩，把買賣走脫了，那裏有心回答畢世豐的話。雙手鈕着衣扣，卽跨步出房來，至門前，拔去木門，開了門，閃在一旁，見來人手持提着一盞燈籠，便道：『請裏間坐罷，我家大爺起來了。』章三保舉起手燈，見是個堂客，知是畢世豐的妻子，卽低頭走入。高氏關好門，也隨後進來。畢世豐早將房內燈台擺到明間，等候來人。章三保吹滅手燈，掛在一旁，上前與畢世豐見禮道：『驚擾畢先生好睡了，有罪，有罪。』畢世豐卽讓章三保上坐，問了姓名，彼此敘了幾句套言。章三保口內說着話，舉眼見畢家是三間一廂房子，東倒西歪，朽爛已極，房子裏窗牖門扇，一概全無，皆用木板簷簾橫豎隔着，桌椅等件，多是繩捆索綁。兩人正對坐閒談，高氏早在廂房一間屋內尋出些破板片燒滾了水，送上茶來。章三保忙出位接，連稱不敢。見高氏年紀在三十以內，面龐倒還生得乾淨俊俏，惟欠修整，頭上一方青布齊髻包扎，身上穿了一件半青不藍的薄絮短襖，一根舊黑綢緤束在腰間，上身不過兩件衣服，又薄又舊，腰裏又束得老緊的，越顯得胸前兩乳高，出寸許有餘，下身在燈影之下，不甚看得明白。見他走的嫵娜，想是一對小腳兒。高氏放下茶，轉身就走。章三保復又坐下，再看畢世豐年紀，也只在三十以外，高高的顴骨，濃濃的眉毛，言未發而聲先笑，眸一轉而頭數搖，周身衣服，破舊不堪，愈覺肩聳背駝，髮黃面黑。他偏談笑自若，得意揚揚，笑對章三保道：『足下深夜過訪，必有見教，小弟這裏洗耳願聞。』章三保便離坐深深一揖道：『俗說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，將纔先生之言，如見我的肺腑，但是這件事有些難辦，務望先生不可推卻。』畢世豐道：『足下儘

管放心，小弟一生最喜從井救人，即蹈湯赴火，亦所不辭；只要足下識得小弟用力之處，雖死無憾。」又鼓掌哈哈大笑。章三保即細細將自己女兒如何尋死，因賈子誠、朱丕等人如何威逼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：「要求先生設法，必須指責他們，無可抵賴，又要官府見了動情，不然被他們反過巴掌，說我有意連累他們，豈非成了說詐麼？那麼一來，我倒是害了自己。久聞先生大名，百發百中，所以纔連夜過來，求先生高才斟酌的。至於先生用力之處，在我理當從重報答，斷不食言。」說畢，又是一揖到地。畢世豐一面聽着，一面點頭微笑，也立起回了一個揖道：「足下且自請坐。」便輕輕悄悄說出一番話來，把章三保喜的眉開眼笑，連聲稱是。未知畢世豐所說何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畢世豐敘詞奪情理 賈子誠納賄了官司

話說章三保說明女兒如金被賈子誠、朱丕等人威逼自盡，請畢世豐代他寫紙稟帖，去告他們。畢世豐聽罷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原來足下因這一點小事，非是我敢誇大口，一舉手之勢，即穩操必勝之權。然而足下來意，我已盡知，雖是他們威逼令愛自盡，究竟毫無實據把握，他們也可抵賴得過；須要明說威逼，暗中使官府見了，如同他們謀害一般，他們着了急，自然來撕擄這件事；足下之意，亦不過叫他們破費若干，知道利害，代令愛報仇，總之沒有威逼人命，該抵償的事理。幸而足下今夜間及於我，若問到別人，不得如此爽快答應你。再者不是小親旁人的話，也一時想不出個盡善盡美的良策來。足下且請稍坐片時，容我敝紙裏稿起來，與足下商議。」章三保聽了，喜的作揖不迭道：「先生真乃高明，不用我細說，佩服之至。先生請自便，我在此靜候。」畢世豐即起身至房內，取出一付筆硯，又取過一張粗紙，將燈剪明，坐下細心思索，如何着筆。章三保立起身，在堂前踱來踱去的閒步，走至階下，見廂房內是砌的兩口鍋，高氏坐在灶下，背倚着灶門烤火。章三保道：「大嫂請睡了罷，我慢慢的尊府，半夜裏都走了起來，外面天氣又冷，實在不安。」高氏忙站起來笑道：「好說，你大爺大小是件生意，不棄嫌來尋找我們家裏，深更半夜的又沒有什麼管待，不怕你笑話，今年我家大爺整整開了半年，竟累的很，沒

說穿的，連吃的都難，平時我們家裏極喜拉攏的，現在是力不從心，只好疎忽親友點了；諒你大爺也看得出的，是不見怪的。」說着，又抿着嘴嗤的笑了一聲。章三保在燈光之下，復又細看高氏長眉俊目，小巧身材，如今是累得這般的憔悴，若修飾起來，也很有幾分姿色，又聽他語言宛轉，似個善說的婦人，不禁愛慕之餘，又動了一點憐恤之心。想到身邊帶了幾兩散碎銀子，何不就送與他夫婦，定然是得濟的；又使畢世豐感激，更外出力了。若到事後酬謝，那是我應分送他的，即不見得人情了。我又在高氏身上，盡了情分，自然在他丈夫的面前，竭力說項，有此機會，不可錯過。便走近一步，在身邊掏出一個銀包，放在灶上道：「我有件事奉託大嫂，適纔大嫂不許，我已略知尊府一二的情形，我又有事相煩你家先生，理應爲先生分憂設法，無奈此時身邊不便，僅帶了少許，若面交先生，恐先生怪我藐視了他，望大嫂笑納。明日先行添補緊要物件，以作我的另外敬意。千祈在先生前，說好聽些；再者此項，與日後事成的酬謝無干。」高氏聽了，喜出望外，又瞧了那銀包一眼，約有七八兩之數，笑道：「怎麼事還沒有成效，好先領惠呢？若執意不收，恐過拂了盛情，若公然收了，又覺慚愧，好在日後的交情，共得長久呢！我竟擅自做主，代我們家裏收下，再容道謝罷。」說着，伸手拿過銀包，笑嘻嘻的回房去了。章三保仍回至桌前，見畢世豐擱下筆來，大笑道：「費了我多少心血，始算勉強告成，只怕另請位神手通天的人來，也不過這般鼓法。不是我說句放肆的話，卻便宜了足下，苦了賈、朱等人了，縱然他們飛上天去，也難逃這羅網。足下請坐下來，細看一遍，可否使得？」章三保道：「先生過謙了，我是不懂得的，請先生講說講說。」畢世豐笑着高聲念道：

具稟民人章三保，稟爲謀逼女命，迫叩雪冤事。竊身南京人，因貿易來揚，僑居憲治南柳巷地方。嗣因資本虧折閉居，偶與身妻議及長女如金，已十有八歲，針黹女紅，在在咸精，欲托媒牙賣人作妾，冀得身價，可復舊業。身妻亦允。今歲九月間，有府署幕友許春舫，江西人，來相看身女，願出身價銀四百金，約定十月初旬兌銀接女，當又交下定準銀五十金，以作憑信。數日後復有甘泉縣文生賈實，現爲衛幕，與兩淮候補運判朱丕借至身家，議買身女。身當以許買爲辭，賣出五百金，誘身背許，并言許向拐賣人口，身以既經議定，虧

難挽回，只有聽之而已。賈即不悅，揚言恐嚇，如身將女與許，定行送究；兼云女非身育，係誑誘人女而賣者。身正與賈爭辯，朱又從旁圍說，以次女如玉賣賈爲妾，即可了事。身因素知賈爲本地棍徒，欺壓良懦，往往買過路婦女至家，先姦後售，無惡不作。身雖賣女，情不容已，烏能以女推致火炕，任其荼毒？竊恐有心者，皆不忍爲，是以一併卻絕。賈朱啣恨同去。次日身邀許至，囑其早接長女，免賈等覬覦，另生他變。詎許方來，賈朱亦至，即與許言，身女在家爲娼，又恃女有顏色，始則廉其身價，騙人爭售，繼至其家，必尋鬧以出，聽其退價若干，爲異日再賣之計。若此伎倆，奚止一端？復言身女爲伊買走，在許之前，不容另有他議。賈既言之鑿鑿，朱又附和其辭，許安得不信爲實？向身索退定銀，身百口解說，無奈許深惑於賈朱之言，疑身飾詞文過，力索原銀，決然而去。身女素明廉恥，因父命難違，始肯鬻身爲妾。今聞賈朱憑空誹謗，羞忿交集，是晚伺身與妻往睡，吞食洋煙自絕。比身等聞知，解救無及，伏思賈朱不捏詞毀女，則許不思退，許不思退，則女不可不死。身女雖非賈朱謀殺，例無抵償，然彼等以無作有，肆口收女名節，女子以名節爲大，名節既喪，胡可爲人？分明使女至死，揆度其情，又何異於手刃？雖非謀殺，實同謀殺。爲此迫叩大老爺於鑒賞驗，并提賈子誠，朱丕，許春舫等人，到案訊問，立分真偽。庶免賈等視人命爲兒戲，倚官矜爲護符，女既雪冤於泉壤，彼等亦難逃於律條。法有專歸，責無旁貸，公私兩便，哀哀上稟。年 月 日具呈。

章三保聽完，連連叫好道：「這麼一鼓情真理實，且又將我家行戶二字撇開，免得到官先就不是，真不愧先生外號叫做筆似鋒。就請先生臚清，好待我明早即去攔輿請驗，我已買了一個白稟在此。」即在袖內取出稟帖遞過。畢世豐道：「非是好意做成圈套，將足下行戶二字撇去，既是行戶，則女非貞潔，或買或退，不致於死。而且說到行戶人家，官府必將這件事看輕，再則既非行戶，何以賈朱等人無親無故，到你家去？所以由賣女起見，方許來人相看。賈朱乃造言毀節，以致服毒自盡，雖非威逼，隱然有逼節在內，逼節即與謀殺無異。」章三保點首稱是，即在手燈內將蠟燭取出點上，照着畢世豐寫稟，高氏又去燒了兩盞茶送出。不多片刻，稟已寫成，畢世豐重又細看一遍，點了句讀，註了人名地名，填了年月，方交與三保。章三保接過，謝了又謝道：「夜深了，先生請安。」

歇罷！待明早喊下稟來，如何辦理，再來請教！」隨手將餘下的蠟燭，仍插在手燈內，起身告辭。高氏也趕出來道：「聲好走，舉世豐直送出大門外，回來關上門，走入道：『不料今日半夜裏來一宗生意，真乃意想不到，這件事辦妥了，謝儀是不得少的。被告許家是有錢的人，賈子誠連年也積蓄不少，這紙稟詞進去，他們必然着慌，要去安擺。』」家至少也得一千八百銀子，章家得了彩頭，定忘不了我的好了，我們也窮出頭了。」高氏聽說，喜之不盡，又將章三保丟下的銀子，告訴舉世豐，世豐點頭道：「章三保倒是個朋友，能知人甘苦，不愧我爲他用這一番力氣，你可收好，明日待我去變換，先買些柴米來家，再買兩疋布，做幾件棉衣，你我禦寒。」他夫婦歡歡喜喜，回房去睡。單說章三保回轉家內，將舉先生做的稟詞，念給媽媽與衆人聽，衆人聽了，都說好極。媽媽道：「你也去輪船罷，明日天明我喊你起身。」章三保道：「我並不想睡，不一時天也好明了，不要睡遲了，就誤正事。」即叫人煮出飯來，吃飽了好去等候喊稟。吃畢天已大亮，忙着換了一套半舊的衣服，又吩咐衆人小心伺候。官來相驗，便出門而去。穿街過巷，來至縣前，問明縣官上府去了，少停即回。即在縣衙左右尋了一家茶鋪子坐下，等了半响，聽遠遠鳴鑼喝道而來，知縣官已返，忙起身給了茶錢，盤一整衣服，在街旁站定。恰好頭踏執事，紛紛過去。縣官的轎子將至面前，章三保似虎也一般撲出，當街跪下，高聲喊道：「血海冤枉呀！求大老爺伸冤。」說着，壁手將稟帖高高捧過頭頂。兩旁的吏役，忙過來吆喝。縣官在轎內早已看見，即行止住，叫取上他原稟來。吏役將原稟取過呈上，縣官接了，從頭細看，一行看着一行搖着頭。看官們可知這縣官是誰，原來就是魯鵬。自魯鵬被劾去後，魯鵬知道本省督撫上司，皆是清廉公正的大員，不可以貪緣迎合的，恐蹈了兄弟魯鵬的後轍。好在他們這夥惡人，性情是隨人改變的，能屈能伸，他便將那勢饒熏人的氣派，全行收斂，反做出那公正不阿的面目來。在上司面前說的是愛國愛民，在同僚前說的是潔人潔己，又尋那地方上有益於民的事，做了幾件。魯鵬聲名早傳聞開去了，上司同僚，無不稱羨。連雲從龍都暗暗的納罕道：「怪不得人說龍生九子，種種不同，誰知魯鵬竟大異其弟行爲，是一員好官，倒要存心提拔他纔是，何可因其弟而廢其兄？」魯鵬上省，也面謁過從龍幾次。從龍痛加讚賞，魯鵬得了上司的歡心，更一味要好，相巧甘泉縣任滿出缺，雲從龍想到魯鵬揚州三府，也

是賠累清苦的缺分，不如着他兼署甘泉篆務，調劑他得點清規使費，既不負他立心要做好官，又可使他分外巴結。便一面相飭藩司，委他去代理甘泉縣事，一而出摺具奏，聲明原委，并請另放責任人員。魯鵬奉到札文，好生歡喜，忙去預備接手續。適值是八月時候，接印未久，即當開徵之期。魯鵬本是個能手，外面圖名，暗中國利，這一次漕銀即得了若干肥己。今日清早，去伺候府裏行香，排班事畢回衙，恰值章三保攔輿叫冤。魯鵬看過稟詞道：『帶下去！』再吩咐隸役人等，不可散步，伺候本縣前去相驗。兩旁答應，將章三保帶過一邊。魯鵬下轎進署，拿了原稟，去與刑名師爺商議。『許春舫是上司本府的幕友，朱不是運司的僚屬，賈子誠是本學生員，兼在衙裏作幕，平日又有往來，這一干被告，怎生發落？』若照原稟所控，他們無故誣良作賤，威逼人命，皆有應得之咎，不能不提案訊問。『刑名師爺笑道：『東翁這件事易辦的，原告章三保稟內，都有架詞，縱然是實，也不過欲賈朱許等人買他個不追，可以顛預了事。東翁先請去相驗，可否服毒是實，一面批示簽差立刻提被告人證赴案。去的差役，待我授意於他，叫他傳話被告等人，不須費事，他們自然即去料理。連東翁這邊，他們都要盡情的，怕的原告不追，問官不結，也是沒用的。』魯鵬連聲道是，即傳話外面伺候，仍然坐轎開道，向章家而來。又吩咐將原告章三保一併帶往。到了章家門首，早有本坊地保上來跪接，裏面已搭了官座。魯鵬下轎入內坐定，先將章三保妻子帶上問了一遍，即叫伴作人等，在座前相驗。伴作等進去，將如金尸身扛出，放在階下，細細驗畢，報道：『周身無傷，只有兩手指皆青，面皮似鐵，牙齒全黑，腹脹如鼓，委係吞食生煙自盡。』又將和煙的酒鍾呈上。魯鵬點一點頭，命書吏填明尸格，即將章三保帶上道：『你女兒服毒身死，本縣已經驗明，你可先行買棺殮殮，本縣回衙代你提傳被告審訊。』章三保連連叩頭道：『求大老爺極品高陞，朱衣萬世，女兒的尸身，是不能收的，恐怕被告等猶有抵賴。』魯鵬笑道：『你這人可癡了，難道本縣相驗過了，填下尸格，不足為憑的麼？被告自然要全行提到，審問真偽。真的他們皆有應得之咎，假的你即是借尸詭詐，還要根究你女兒因何服毒。』章三保又叩頭道：『若是虛稟，小的情甘認罪反坐。』魯鵬道：『那就是了。』遂吩咐本坊地保，着同他家收尸，不許猶有扭難。章三保暫行取保回家，俟被告人證提齊，再傳案對質。即起身坐了轎回衙。章三保送了縣官起身，回來與媽媽

相商，買棺收殮如金，好在縣主太爺驗過，不怕他們抵賴。媽媽道：「孩子死的甚苦，須要豐富裝裹，方對得過他；就是歷年來，他也擇的不少。」章三保道：「不用你說，我也不忍心草草完結，只得這一遭兒了，好在用下去的，有人來認我們的。」遂帶了銀兩，上街買定一口上等杉木棺材，又叫了裁縫至家，連夜趕做衣服，盡用頂上的綾緞，請了陰陽生來，擇定次日卯時入殮。此時十月節令，天氣甚冷，雖過殮一日無妨。章三保又使人分頭送信，於各家親友，早驚動在城一班紳衿人等，向與如金交契，又慕如金的顏色，一聞此言，莫不詫異，趕着過來慰唁，并詢問致死緣由。媽媽一一告訴，衆人聽了，皆咬牙痛恨，慙患章三保去告狀。『若魯甘泉稍有祖向，我們即不依他，雖不該論抵，也要他們大大花去一宗，纔得干休。』媽媽稱謝了衆人，又留衆人吃了茶果方去。次日黎明，各物齊備，章三保早叫了幾名僧道，鼓手來伺候，衆親友幫助媽媽，代如金穿了衣服。可憐如金，一晝夜過來，那裏還是生前的花容月貌，百媚千嬌，只落得面色由青轉黑，唇鼻等處色如紫絳，肚腹高挺過頭尺許，按上硬同鐵石，宛似夜叉魔鬼一般。媽媽見了，分外傷心，復呼兒叫肉，大哭不止。章三保與如玉等人，亦哭下來，好半晌方止。陰陽生報時辰已到，階下僧道鼓手，齊齊吹打，衆人將如金尸骸，擡出入殮。媽媽又撫棺碰頭大哭，衆人多方勸住。棺柩即停供後進，一切禮儀皆按幼喪制度。章三保開發了僧道等衆去後，衆親友亦紛紛辭去。章家專待縣裏提齊被告，好去對訊。再說：賈子誠，朱丕二人，回到衙署，賈子誠即叫廚房添上兩樣菜蔬，留朱丕吃飯，又將自己煙具開設，與朱丕對躺在榻上吸煙。賈子誠猶自恨聲不絕，說如金：『趙奉許家，瞧不起旁人，實係可惡，須要給他個利害，才知道我們不是好惹的；不然，還要被他家效尤呢！』朱丕笑道：『你因這些小事，也犯不上這麼嘔氣，一個娘家，怕沒有法子擺佈他麼？好在你與魯雲程相好，章家又在他管轄之地，明日我同你親去拜他，請他差提章三保，說他縱女爲娼，誘脅良家子弟，并提如金本身，到案訊問，不怕他倚仗許春舫的聲勢，難道地方官不該驅逐娼妓麼？』賈子誠連聲稱善道：『不如此不足洩我氣忿，明日午後，你在家等我同你一道兒去。』兩人談了半會，家人們早擺上飯來，對面吃畢，淨面漱口，又吸了幾口煙，朱丕方起身辭去。適值漕帥行下催糧的文書來，王喜請賈子誠申覆回文，并札催各軍戶旗丁趕緊完納，整整忙了一日，至次日下午晝時分，公件

仍未清結，賈子誠急得心如火焚，恨不得一筆寫完，好去約朱丕同往縣署。正在心焦，忽見朱丕跑了進來，形色倉惶，滿頭是汗。賈子誠忙立起讓坐，笑道：「你兩日等得不耐煩了，我也急的很，無奈這些遭瘟公事，羈絆的不得了，我們只好明日去罷。」朱丕雙手齊搖，坐下道：「還說什麼送章家的官呢，而今弄出大事來了！我特來與你商量，趕着去彌縫，爲是苦鬧開來，我都有未便。」賈子誠聽說，也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什麼事這般大驚小怪的？天大的事，不過殺人抵命，也沒有事了，何況我們並未殺人。」朱丕躁足道：「雖不是殺人，也是一場人命官司。」遂將如金服毒身死的話，并說章三保如何往縣裏去告，如何捏詞：「現在魯雲程去相驗過了，已出了差來提你我與許家三人。幸而魯雲程顧念交情，明說差提原被兩造對質，暗中吩咐來差，知會我們趕快去料理，只要章家不追，即可含糊過去。我想章三保告的是威逼他女兒自盡，原無實據，但是既經控告，他定請教了訟師，自有一番強詞狡理，一時難分真偽。況且你我等人，若到堂與他對質，也不像句說話，來差先到我那裏走了一趟，此番到許家去了，少停定然要到這裏來，所以我搶一步來與你斟酌，如何辦理。雖然不怕他，究竟我們居官的人於聲名大有關礙。」賈子誠聽說，亦呆了半晌，道：「不意章三保有如此膽量，居然敢捏詞控告我們，其中必有唆訟主使，如金那蹄子倒捨得尋死，也算件怪事。既承雲程關切，爽性請他耽擱幾日，我們好設法完結，且待來差至許家那邊，若何辦理，我們再作計較。」朱丕點首稱是。又說道：「風聞如金吞煙自盡，死的甚慘，今早收殮，有人看了來說，那裏還成人形，面目黧黑，兩手鐵青，肚腹高硬，宛同醜鬼相似，想起來如金尋死，也是我們的罪過，若非你前日發話羞辱他，他這般自由自在的日子，怎生捨得短見？遙想我們走了，許家亦動了氣也未可知。」賈子誠笑着啐朱丕道：「呸！你倒先不打自招，他死的有什麼可憐？才死的好，我才快活，還死遲了呢！我看這件事，也沒有什麼，拚着花幾串錢，海也乾了，他到底把條命糟掉了，究竟是那個便宜？」正說着，只見家人上來道：「甘泉裏有兩名差人在外，說有要話面稟。」賈子誠道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朱丕連忙躲開，家人領了差人入內，見子誠請了安，站立一邊。賈子誠故作不知道道：「你們有什麼事，成雙作對的來此？」原差道：「一則叩見老爺請安，二則敝上有件公事，請老爺過目。」便將硃簽呈上。賈子誠接過看畢，仍將硃簽交與來

差道：『豈有此理，章家分明借尸說詐，難道你們貴上就這麼准了麼？』原差道：『起先原是不准的，敝上親往驗過，果係服毒。』章三保又說得確確可據，說老爺們威逼他女兒身死，所以敝上請老爺們對質，即分虛實。』說着走近一步，低低道：『敝上也明知章家是借故說詐，無如他女兒自盡是實，又一口咬定老爺們威逼。但是對質下來，自辨真偽。惟有一件難處，老爺們何能與他上堂對訊？若遣名家闖去，怕的章三保刁頑，說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不肯同家屬質訊。』二來老爺們有體面的人，傳聞出去，風聲不雅；況且敝上又與老爺們交好，更不能不爲關切。奈因公事公辦，私情只好攔過一邊，惟有暗中爲力。至於章三保控告的意思，無非想說詐若干，千人一見。敝上叫差人們轉請老爺示下，可能看破些，給他幾文，叫他當堂具張息訟切結了案。隨後老爺們再尋件事由，狠狠的辦他一下，也甚容易。此是敝上的私意，仍請老爺們自裁。』老爺那邊，我們去過了，已照敝上的意思而行。說明日挽出人去同章家說項，許他個若干，叫他結案。』賈子誠聞說，沉吟了一會，笑道：『承你們貴上一番美意，焉得不遵？若論章三保膽敢架詞誣告，再去買囑他結案，還當我們懼怕他呢！任憑他告到部裏去，我也不去理他。說到歸原自有水落石出，孰是孰非，何能憑一面之詞，硬栽人威逼他女兒自盡麼？好在不是我們殺他的。那麼一來，豈非辜負了你們貴上的盛意，說不得我們自認晦氣，卽照許老爺的辦法，先煩你們回去致意貴上，憑公說斷。』又回頭叫家人提出兩串錢來，賞給兩名來差。原差請安謝了，賞道：『老爺們是何等樣人，難不成怕他控告麼？不過因他家女兒死的可憐，姑從所請，給他幾文。若說他執意不行，章三保能有幾個腦袋，難那好同石頭碰麼？他已得之望外，斷無違拗。』差人們且回去稟明敝上，就攔兩日，候老爺們話說明了，再提章三保當堂具結銷案。他既答應，自然要遞情甘息訟的稟詞，那時差人們授意於他就是了。』賈子誠點頭道：『很是，你夥計兩人頗會幹事，我再酬勞你們罷。至於貴上關切之處，我也理會得，自有道理，你們回去，先代我請安說聲就是。』老爺也該有話在你們面前。』原差笑道：『老爺真乃明見萬里，許老爺他是這般說法，其實敝上是顧念交情，並無別意。』遂告辭退了出外。朱丕拍着手笑出來道：『沒事了，自古錢能通神，一毫不錯。這件官司卻便宜了我章家也曉得我窮，不過借我搭個腳兒，你們所費若干，只好容我再報罷。』許春舫他卽用去十倍。

我也不見情的。」賈子誠笑道：「沒臉的東西，虧你好意思說得出口，明日我們完結了，單叫魯雲程來提你，與章三保對質，看你怎樣那時不怕你窮，木頭槓子也要榨出點油來。」朱丕笑道：「子誠不要誇嘴，如魯雲程單提我去，我即直說你們買囑他了案，試問他們果真沒有威逼章家女兒，焉肯納賄？只怕你們還要用二發買囑呢。」賈子誠笑着打了朱丕一下道：「好好！從此我也知道你的心了，不要說笑了，倒是叫誰人到章家去說呢？」朱丕道：「跟我的家人蔣禮頗會說話，我大小事件，都叫他辦，從未支離，明日即叫他去，包管得表得裏。」賈子誠又道：「章家是這麼安排了，雲程那邊也得送他幾文，他雖聲口說認交情，自古堂堂衙門向南開，有理無錢休進來；不管至親密友用得着，他多不能白過的，你看送他若干方可出手？」朱丕想了想道：「至少也要二三百金，輕人即是輕己。」賈子誠點頭道：「就送三百金去罷，這件小事也很過得去了；我想今日就送過去，讓他且安了心，好代我實力辦事。」便取過一個紅封套來，上寫「菲敬」二字，又寫了一張匯票，匯到平日共來往的銀鋪內，實兌紋銀三百兩。即叫進一名家丁，拿了名帖送到魯太爺衙門裏去說：「家主，人具了點菲禮奉送，容改日親自詣署相謝，此時因事在案，不便走謁，各事都望魯太爺格外關照。」家丁應着退下，自去送禮。賈子誠又留了朱丕吃了晚飯方去。朱丕回至家內，將蔣禮叫上，吩咐了一遍：「明早即去與章三保說，不是我們怕他告狀，才來買囑他的，叫他不要錯會了念頭，因他女兒死的甚苦，許老爺既肯成全他，不與他爲難，我們也樂得做個人情，高高手放他過去，究竟不因蘿蔔不挑菜，我們算貼補他女兒喪中一點子用費罷，他女兒捨命一場，若論他架詞誣告，定見不依，他們不要仗着有人主使，審出虛實來，是他自家吃苦，別人替不來的，叫他別要糊塗，你的話要說緊些，不要被他們得了口氣去。」蔣禮笑道：「老爺請放心，我知道老爺的意思，怕章家慾念過重，不肯就和，官司得步進步的，小的先去詐他一詐，說明利害，然後再許他好處，斷無不從之理。若是說了下來，也是小的一番功勞，這是不能便宜賈老爺，要朱老爺栽培。」朱丕笑罵道：「該行瘟的奴才，還沒有做事，就先想於中取利，事成了賈老爺自然要賞你的，你忙甚麼？」蔣禮應了聲退出，一面走着，咕嚕道：「賞是賞，撈摸是撈摸，也要有這本領才撈摸得下，橫豈賈老爺是省不來的？」朱丕只當沒有聽見，起身回後，蔣禮回至自己房

內，叫收拾睡下，在枕頭上尋思，前去作何說辭，開口須要章三保無話可回，又要使他不致多索，其中我方其餘落。想定主見，始沉沉睡熟。未知蔣禮前往說和，章三保可肯應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章三保得財甘息訟 畢訟師受謝樂調妻

話說蔣禮睡到次早方醒，起身淨洗手臉，吃了點飲食，忙忙向章家來。見章家大門開着，即跨步走入，見後裏棚高搭，當中停着柩，靈前落幃幃幔，燈彩香花，甚爲齊整。章三保夫婦同在桌畔點燭供着，媽媽又涕淚交流的數說着哭。回頭見蔣禮走了進來，章三保也認得他，雖然是朱丕的家人，因此事與他們無涉，正待詢問，蔣禮忙上來道：「昨日大姑娘入殮，我實在不知道，未得候拜，失禮之至，要恕我呢！」說着，便走上拜單，恭恭敬敬行了四禮。慌得章三保夫婦挽之不及，口內連說不敢。三保一旁回禮不迭。蔣禮拜罷起身，媽媽也止住啼哭，上來叩謝，便邀蔣禮至棚下坐了，媽兒們送過茶。蔣禮道：「昨日下午晝，方聞得大姑娘的凶信，甚是詫異，我還當是訛言，再細細打聽，連死的情由我已盡知，把我很罵了一夜。」將大指一豎道：「他若不是我的主人，我要罵出他好話來，又恨不得過來與賢夫婦商量，定要報仇雪恨，才出我胸中這一般不平之氣，無如名分攸關，只得忍了，下去後來聽得章大爺在縣裏喊了稟，請官去驗，業已准了，出差提訊，我喜歡的過不得，我甚稱贊章大爺有膽量，管他什麼官幕，有錢有勢，只要我有理，多可告得他們，外孫有理，還要告太公呢！總之一句話，他們惡事也忒做得多了，不怕人命關天，都視作平常，還了得麼？世界上倒沒有王法了一般，也有今日跌到你家章大爺手內，那怕勢饒如山，偏要同他們這麼碰一碰！我佩服你章大爺，實在是有膽兒的，非比那畏刀避箭的人。這叫做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，他們惡貫滿盈，自作自受！」媽媽聽了，忙接口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你蔣二爺真是明白人，你家那主人遠不及你，他們只說我們這裏人家，是最容易欺的，殊不知人死了，還怕什麼呢？拚死無大災，說到盡頭，都要憑個理字，難道人家非容易養到十七八歲的女兒，又是一把賺錢的手，被他們逼死就罷了不成？弄一場人命官司，他們吃吃，試試大家的手段，適才猶有一件可笑的事，你二爺未來之先，許家打發個人來同我說和，叫我

家不要追案，他情願貼我女兒身後喪中一切費用。是我當面大罵了一頓，說你家主人夢還未醒，沒說貼我的用費，就照我女兒樣子澆個金人還我，還嫌他不曾說話呢！你回去告訴他聲，叫他拚着打官司罷，留下錢走官的門路是正經，只要官判斷我女兒是該死的，與你們無干，我家就不追了。今日你來是頭一次，若下次再來，我即打你孤拐，許家的人見我勢頭不好，一溜烟逃去，你聽聽可笑不可笑？到了此時，他還拿錢來墜諒我，我可依麼？」蔣禮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罵得在理，不打出門，還是便宜了他；然而我卻有句不中聽的話，要勸你媽媽，不要罵我，我才敢說。若論你家姑娘，爲他們逼死，萬難罷和，連旁人也沒有勸你家和的理。但是一件，常聞錢可買罪，他們見你不肯私和，到了官又要就取處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拚着蕩產傾家，到衙門裏去花費；現在的官，那個不貪財的？」古語云：有錢則生，無錢則死。你們見縣裏不問，不過到府裏去告，府裏若再買通呢？況且許家又現爲府幕，更易說項，你家不過到上司裏去告，京城裏去告，滾釘板喊冤狀，你家多拚得去幹，他們也拚得去用，可知有錢到處皆通，你告一處，他買通一處，九九歸原，仍是個罷和。他們也用窮了，你家也累措完了，兩敗俱傷，毫無益處。沒說是威逼的官司，即是真打死了人，有錢都可以豁免，我想你媽媽不若看破些，樂得他們來與你家說和，情願用錢，何妨重重的要他們一宗？而且大姑娘雖然慘死，也是大限該絕，天下沒有錯死的人，閻王也沒有誤勾的鬼。二則不怕你媽媽見惱，你家這門戶全賴大姑娘撐持，而今大姑娘歿了，即折了氣勢，你家二姑娘年紀尚幼，又沒有大姑娘的名聲，恐一時接續不上，再要打官司告狀的破費，只怕他們還未用窮，你家就先累倒了。媽媽，你將我的話與章大爺斟酌斟酌，看我蔣禮還是爲的他們，是爲的你家呢？」一席話說得章三保坐在一旁，眯眯笑而不答。媽媽也無語了半晌，方道：「你二爺的話原是不錯，無奈我女兒死的太苦，若與他們私和，恐對不過我那死鬼女兒！」蔣禮見媽媽話已鬆了下來，即趁勢說道：「媽媽，你這話錯了，你姑娘死後魂靈是明白的，也曉得父母的苦處，而且追到末了，他們不過丟官的丟官，傾家的傾家，也沒得什麼死罪，爽性辦到他們論抵，也還值得。」章三保聽說，連連點頭道：「蔣二爺說的甚是有理，你倒揣度揣度，不要倚着自己一沖頭性子，日後抱怨。」又起身拉他媽媽道：「你到這裏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蔣禮拍桌道：「還是章大爺爽利，你們都要

商議定了，才好說呢！他夫婦走進靈幃，噉噉的好半會，復又出來。媽媽向蔣禮道：「蒙你二爺指點我們明路，但是私和了這官司，便宜他們多了。我家既就了賣死女兒的名，須要落這麼一宗，不然也犯不着，就名不實利的，至少要他們十萬八萬，衙門裏一切我家不管，依我就和，不依我仍是追案，還有一件難事，方才許家的人被我罵走，料想不敢再來；就是賣家那邊也要人去說，我家斷不能先央人同他們說和去。」蔣禮忙道：「不難，不難，你媽媽果然允准，不得改口，我情願効勞，也不說你家煩我出來，即著我的意思，許、賈等處皆是我去，我家主人也無須交代的。」章三保道：「怎好煩你二爺代我家說話，他們家的人，仍是要來的，來時再作商議，你二爺去說，究竟不便。」媽媽道：「這也無妨，說成了重重謝二爺，只要你話說好了，不可被他們掂了斤兩去。」蔣禮聽說，雙手齊拍胸膛道：「有我，有我，我包管你賢夫婦得理得體，成時只要一頓好酒飯，請我一吃，就完事了；只怕我說的十事九成，你家又有變動，那就不好了。你們怕我說不成功，反惹人笑話，我也要預先說明。」說罷，哈哈的笑了起來。媽媽也笑道：「你二爺放心，果能依我數目，斷無不成，倘有反悔，任憑你二爺罰我。」蔣禮道：「罰你減去九成，只要一成。」說罷，又格格的笑，即起身作辭。章三保同媽媽直送至前進方回。蔣禮出了門，自喜道：「不意他家被我一番鬼話，說了下來，真正是我財星透露。」一口氣跑回家內，將前後情節回明了朱、王、朱、王亦大為稱讚，便親自來會賈子誠，看蔣禮去說知許家，看他願出若干，到賈老爺衙門裏來回我。蔣禮出來，自去見許春舫商量。那朱、王不至，至衙署，見了賈子誠，將蔣禮如何去說章家，如何答應：「現在叫他問許春舫去，知道他出的數目，我們再為計較，這件事算可了結了。」賈子誠道：「用去若干，倒是小事，卻要被老烏龜夫婦笑我們害怕，將錢去買囑他，我真不服這口嘔氣。」朱、王笑道：「你可太沒涵養了，此番是他得了情理，權讓他逞盡威風。事後過個三月五月，尋件事去擺佈他家，卻也容易；那時不發手則已，發手即要他冲家敗產，今日所得的原數兒倒出來，還不行呢！」賈子誠道：「怎麼呢？只好怎麼想了。」賈、朱正在計議，見蔣禮已去了回來，道：「許老爺正因打發去的人被章家罵了回來，在那裏納悶，見小的去了，說明章三保應允的話，歡喜異常，一口即出了三千兩，再外送魯太爺小的，因想許老爺出得多，也是替老爺們分肩，遂又陳說利害，若不滿章家所

欲恐此時息了案，日後仍要發作，不如一了百清，免貽後患。許老爺聽了小的之話，又添上二千銀子，共計五千。小的先回來說聲，待我再往章家問個明白，講定多少，可以了案。五千外的，老爺們再設法補足，可買點便宜，倘五千肯行了，豈不更好麼？」朱丕道：「甚好，你就去罷。」蔣禮退出，仍至章家來。章三保忙讓到後進內坐，媽媽也出來相陪。蔣禮道：「委辦的事，說過了，但不能盡如你賢夫婦的意思，費了若干唇舌，他們咬定了要同你們打官司。許春舫隨他去和，我們拚向衙門裏去用，不便宜他家，果應了我前次的話，後又被我再三說項，他們纔依了。出的數目，卻離得遠呢！我也說不出口，說出來要被你們啐呢！」章三保道：「既然有了數目，何妨說與我們聽聽，好在行止也還未定。」蔣禮又道：「媽媽不要罵我呀！」媽媽道：「怎麼話，倒累你二爺往返，也不是你二爺的事，只管請說。」蔣禮聽了，方故作撇嘴，嘆道：「他們三處，除了代你家衙門使用外，送你二千兩銀子，再多是不能了。你媽媽想想，可是遠得多呢？叫我回覆你家的人，都難出口。」媽媽聞說，頓時撂下臉來，冷笑了聲道：「我家寶貝似的一個女兒，被他們逼死了，又經官勸府，大鬧了一場，息案的時候，自然我家還要認個情，願了結的名目，這些關頭，只值了二千銀子麼？他們也不怕笑掉了人家下巴殼子，倒難爲你二爺，空說了一番，改日叫我們家裏登門奉謝。我定見是不和了，隨他們那個衙門買路去。總而言之，女兒爲人逼死了，不能再問個罪回來。」章三保也接口道：「本來太少了，我家活女兒亦不止賣二千銀子，何況是他們逼死的，我們又要就賣死女兒的名，二千銀子才買了個零頭。」蔣禮道：「我原曉得懸殊太遠，是說不上的，又不能不來回你，你聲，我倒驚動了，待他們肯添多少，我再來說罷！」便起身欲行。如玉在靈幃內句句聽得明白，忍不住走了出來，道：「蔣二爺請站一站。」蔣禮見是如玉叫他，即停住腳步道：「二姑娘有何話說？」如玉含笑，道：「承你二爺來代我家說事，本當依從，無奈數目太遠，不是我家有意扭捏。然而你二爺的來意，我也猜透一二，怕的是說多了，我家三爺和媽媽又爭多厭少，不如藏點頭說好留退步，究竟他們願出實數若干，說明了要大家商議，能行則行，不能行則止，倒爽快些。二爺何必又要去走這麼一趟，做什麼呢？現在費你二爺心，甚不過意，再累你往返，更外不安了。」蔣禮聽了，暗罵道：「這促狹小蹄子，很會詐人，看來比老的還兇呢！待我也詐他一詐。」便笑道：

「二姑娘說話真伶俐，看出我的心境來，既然你姑娘問我，我也要轉問一聲，想必三爺和媽媽的心境，姑娘是知道的，到底要多少，才肯罷休，權且丟了我的，說你的，早聞你媽媽說要十萬八萬，那句話諒也是戲言，應該有一定不移的章程，橫在心裏，何妨請教呢？」如玉笑道：「既是二爺諄諄問我，我斗膽代三爺和媽媽做主，十萬八萬雖是戲言，大約一萬八千是不可少的，你二爺心裏估量估量，他們能出，再去說一遭兒，他們不能出，就犯不着空費唇舌了！」媽媽在旁忙攔如玉道：「你不要亂說，小孩子家曉得甚麼？」蔣二爺不要保他，我是不依的。」蔣禮見如玉已說出實數，又見媽媽攔他，恐如玉走了，不好收場，便道：「你姑娘這麼爽利，我也爽利些，我們以作六千的數目，等我說去，說得成，晚間回信，說不成，我即不來了，明日你追你家的案，他打他們的官司，與我毫無干涉，不過白說了一場話。」媽媽仍要再說，被如玉搶着說道：「就這麼着，候你二爺信罷，行止多要回覆我們一聲。」蔣禮口內答應着，即作別出外，也不回去，走到那僻靜茶鋪內坐下，直等至黃昏時分，又向章家來，進了門，即拍手笑道：「成功了，沒事了，哎，哎，哎，哎，容易被我說得海枯石爛，方有了頭緒，非是我來妄說，唾沫都說乾了一碗。」又回身對章三保作了一揖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大事告成，悉如二令愛吩咐的六千數目，賢夫婦可沒有的說了，再說我可要議罰了。」說罷，又笑個不止。章三保一面應答，一面讓蔣禮坐下道：「適才媽媽狠罵了如玉一頓，說他不知好歹，亂出來插嘴，既已說出了口，又累你二爺跑來跑去，我們甚過意不去，只好違命，這場情分卻要賣在你二爺身上。」蔣禮笑道：「承情雖蒙你們賢夫婦慨允，還有一句不情的話要交代明白，衙門的使費，說過不要你家開問，那情願息訟的稟帖，是要你家遞的。」媽媽道：「既然講和了，自然要遞和息，請你二爺去與他們說明了，一邊交銀，一邊去投息詞，兩不相欺。」蔣禮道：「那也不用你多慮，我去把銀兩措齊，你家去請人寫了息詞，我同你家章大爺手挽手兒往縣裏去遞，就在那裏交清銀數何如？我也要去了，明日見罷。」蔣禮回至衙署，已初更時分，朱正道：「怎麼到這時候才來，他家可行了麼？」蔣禮道：「行是行了，不是小的誇口，換一個主兒去，竟難成功呢。」章家兩口子，抱定十萬八萬的說，被小的左磨右刷，始壓下頭來，現已說定了七千數目，衙門還要我們去用，除去許老爺出的五千，賈老爺與老爺是要湊二千的，懸裏沒有什麼大

開發，不過書差們的賞號，幾十千文也就好過去了。好在賈老爺前日已送過魯太爺三百，許老爺還允下另送，遙想魯太爺是沒有扭難不行的事。」賈子誠道：「倒難爲你了，改日還要酬勞你。明日去告訴許家，叫他將銀兩備齊，我的少停交與你主人帶回，就是明日做結了罷，遲則恐另生他變。」蔣禮應着退出。賈子誠即起身在牀上取出一個螺甸小匣，開了鎖鑰，檢出二千兩銀票，交與朱丕道：「這件官司真便宜了你，難道你就這麼算了麼？」朱丕笑道：「我不與你敘理，你倒說起我來，這件官司本是你鬧出來的，可知許春舫是飛災呢！他還出了五千兩，若不是我家蔣禮去說，你可能二千銀子了事？的麼？論理你還要謝我才是。」賈子誠笑道：「啐！下流東西，不要面孔的，滾罷！天也不早了，別要碰着奪路的強盜，搶了銀票去，那我可是不管，只好你自家賠補了。」朱丕也笑着起身辭出，早有來接的家人，提着手燈照回私宅。朱丕將蔣禮叫入，交清了銀票，吩咐他明早即去，不可遲誤。蔣禮接過銀票下來，欣喜非常，穩穩的賺了一千銀子，我在這門裏當了七八年的差，還沒有得過這麼一宗財爻，惟願他們這樣人命官司，再遇幾回，我可就要發財了。歡歡喜喜將一千兩銀票另自收過，吹燈安睡。次日清早，先到許春舫那裏說明，卻報了一萬之數，與賈子誠各出一半。朱丕本來無錢，人是曉得的，許春舫兌了銀兩，打發一名貼身家丁，同着蔣禮前來。蔣禮一路暗忖道：「這個囚攘的跟着我來，怎生支開了他，方好交代章家銀兩？」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對那人道：「我的哥，罷罷，你辛苦一場，必須要拈個厘頭，貼補腳步錢，不知你大哥意下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蔣二哥，你說的什麼傻話，誰不想好處呢？只是沒有法兒。」蔣禮道：「不難，你把銀子先拿到衙門前等我，自有調處。少停我同章三保來叫你交銀，你再交代他，包管章家都要送我們一分酬勞。」那人聽了，連連應答，遂依着蔣禮的話，先至縣前等候。這裏蔣禮見那人去了，便急急來至章家，章三保接着入內，蔣禮道：「你家裏帖可寫下麼？我們銀子已齊了。」章三保道：「寫下了，我們就去罷。」蔣禮道：「且緩，許家的家人路上向着我說，要你酬謝他一分，不然他不肯交銀子。我代你家做主，允下他一分，該七十兩銀子，你肯給就給，否則我代墊了，難道爲這點小費耽誤大事麼？最好你與我交給他，免得爭多嫌寡的。」章三保道：「你二爺既經說下，我也不好駁回，好在七十兩銀子也是有限的，明日送給他罷。」蔣禮笑道：

「他要現給呢！說現銀子交代你，不能落你家的欠帳，這也是人之恆情，不能怪他。你帶了去罷，那整數上也不好挖下來的。」章三保聽說，便取出一包銀子，數了七十兩，交與蔣禮。又將息訟的稟帖帶在身畔，邀蔣禮同往投遞。媽媽又趕上來囑咐道：「銀子過手，再遞稟帖，不要放了鴿子去要緊。」蔣禮回頭笑道：「媽媽，你太小心，把我姓蔣的忒看輕了。」媽媽道：「不是怕你呀，怕的是許家的人。」蔣禮也不答言，拉着章三保就走。不一會來至縣前，果見許家的人站在街旁，呆呆的等候。蔣禮搶行一步，將七十兩銀子遞與那人道：「你且收下，千萬不要開口，跟着我行事，費了無窮的氣力，才弄下這一分來，我假說是我要的，他方不駁回。停刻事完了，我們再分罷。」那人接了，千稱萬謝。恰好章三保也走了上來，彼此只招呼了一聲，蔣禮即拉了他們一同來至門房。蔣禮是常來的，門上多認得他，讓他們坐下。蔣禮便將原被兩遺情願息訟的話說明，又在身邊袋內掏出幾兩銀子，送與門上道：「些許菲敬，不成意思，請收了；容待事結之後，再行補報。」原來蔣禮早預備下各行使費，以便一場清結。門上接過笑道：「這點小事，還領甚麼？你二哥太見外了，請將稟帖存下，待我觀個空兒遞進去，不知官那裏可說明了沒有？」又回身罵用的三兒：「怎麼客來了許久，也不送茶，你們幹什麼的？」蔣禮忙道：「我們不吃茶，貴上那裏久經說明，斷不叫二哥上去碰釘子。」章三保亦取出稟帖來送過，門上望了望，摺在一邊。蔣禮等人，辭了出來，扯了章三保到後街地方，先將許家的家人帶來銀兩拿過，併在一處，交給章三保。又叫他照一照票去，若有訛錯，快來尋我退換。章三保笑道：「票假，你二爺人是不假的。」見對了數目，方道了聲有累，分路而去。蔣禮又邀了許家的人，去會書差，共用使費若干，叫那人回去告訴許春舫，這一款也要對派的。各事理結，蔣禮方別了那人回來。魯鵬先得了賈家三百，今日許家又送了五百，甚爲歡喜。此時見章家息詞遞進，即批了，准其具結銷案。再說章三保得了六千銀子，心滿意足，回至家中說知，媽媽也快樂不盡。章三保道：「這件事卻多虧了畢先生，若非他將稟詞敘得入情入理，賈朱等人，不肯善善的出這些，買囑我家息訟，縣裏也不能如此易准，及下來相驗出差提訊等事，快而且速，統共三四天，即沒有事了，又得了這麼一宗巨款，足夠我們夫妻一世受用。不是我說句喪心的話，一個活女兒恐賣不上這麼許多銀兩，仔細想起來，皆是畢先生之

力，須要重重酬謝他數百銀子，才對得過。」他媽媽道：「你不說我正想同你商酌，你說謝他數百銀子，未免過輕了，輕人即是輕己，況且這個人是輕待不得的，只當他們少出一千八百，我們也是要行的，我見有一張單頭一千兩銀票，不如拿去謝他，寧可多送些，叫他歡喜，不要叫他爭多厭少的起來，倒難說話。」章三保笑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怕的多送了，你捨不得，你既肯了，我有什麼不行呢？」便將那一千的銀票檢出，向畢家來，到了門首，用手敲門，裏面高氏答應出來，開門見是章三保，遂道：「恭喜你章大爺，官司和下來了。」章三保陪笑道：「多蒙大嫂關切，官司和了，先生在家麼？」高氏道：「在家寫東西呢，章大爺請裏面坐。」便隨手關上門，讓章三保進來，說也奇怪，畢世豐真轉了財運，自從代章家寫過稟詞，即接二連三的人來尋他寫狀，連日很得了若干筆貨。今日又有一家的狀詞，正坐在明間拈筆沉吟，忽見章三保走入，忙起身迎接。章三保先道了謝，方分賓入座。畢世豐道：「息訟的稟帖遞過了，我才從衙門出來，聞得已銷了案，恭喜你彩頭，想必得的不少。」章三保道：「皆託先生福庇，又承大力兩次扶助，今日特來叩謝，另備了點小意思過來孝敬，要望先生包涵笑納。」說罷，取出那張銀票，站起身雙手遞過。畢世豐也起身接了，聽章三保說的是小意思，料想不過一二百銀子，口內說着：「足下何必如此多情？」便展開看了，一見是一千兩，不由心頭跳了幾跳，猶恐眼岔，再仔細觀在上面一看，果是一千兩，忙叫高氏收了過去。復又坐下道：「這件官司究竟足下得了多少，倒見惠小弟這許多，卻要請教請教。」章三保也斜着眼笑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除去各項用費，淨落了這些。」便將一隻手一豎。畢世豐拍案叫奇道：「真乃足下洪福，我再料不到有如許之多，倒是小弟沾了足下的財光，章大哥，你是個好朋友，也不愧我的盡心嘔血助一場。」章三保見桌上放着筆硯，知道尚要代人家寫狀，不便久坐，就諛他正事，即立起作辭。畢世豐道：「今日也不屈留，改日卻要請足下暢敘一天。」章三保答應了，行出大門，一拱而別。畢世豐回身跳至堂前，對高氏道：「真正夢想不到得此一項酬謝，有趣有趣，這場買賣做得快活。」高氏忙問道：「到底多少呢？我只認得那票上有個千字，難不成是一千麼？」畢世豐喜的將兩個指頭彈了一下道：「給個櫃子你吃吃，不是一千我也不高興到如此，告訴你罷，足兌紋銀一千兩，你說快活不快活？」高氏聽了，也喜得心癢難撓，合掌

當空道：『阿彌陀佛，我夫妻們也過出日子來了，怪道這兩天喜鵲不住在屋頂上吱喳吱喳的叫呢，原來是報喜來的。』畢世豐忙至桌前，將那未完的呈詞一揮而就，推過一旁道：『從此我也不做這牢買賣了，有此一千銀子，大可安安穩穩過一世快活日月，補補我歷年嘔出的心血罷。』即與高氏計議，將住的房屋重新修葺整齊，又叫了裁縫來家趕着做他夫妻的衣服裙襖，及添置各色應用物件。其餘的銀兩，又託親友在城內鄉間買下些市房田地，以作恆產。不上一月工夫，畢家住的穿的，煥然一新，居然是一個小富人家了。畢世豐又買了一名下頭，伏伺高氏，雇了兩名男女僕人，在家伺候。今日是黃道良辰，早備下豬羊供禮，叩謝天地祖先，邀請各家親友，鬧至更鼓，人衆皆散。他夫妻方對坐暢飲。現在畢世豐周身新衣燦爛，氣概軒昂，人也胖了多少。高氏簪珥盈頭，綾絹遍體，更外添了幾分姿色。畢世豐吃到半醉，看着高氏，又想着如今家成業就，不禁說一回笑一回，直至三更才止。收過殘肴，淨了手臉，夫妻歸房安寢。畢世豐又取了燭台，各處照看燈火門戶，回到房中，見高氏早已卸了妝，脫去外面大衣，坐在牀邊上解開貼身小衫，將兩隻手從胸前伸出，在那裏更換睡鞋，露出鮮紅兜肚，淡綠色的底衣，襯着兩彎雪白膀臂，在燈光之下，分外動人。畢世豐正值酒酣耳熱之際，不由興致勃然，叫丫頭回至裏間套房去睡，自己掩上房門，笑嘻嘻的推至高氏身旁坐下道：『好簇新的兜肚呀！還虧我昨日說了你幾句，你才肯帶上的，怎麼你平日光着胸口，也不覺難過麼？』說着，伸手來摸高氏奶子，如新劍雞頭，堅滑膩手，半籠於內，半露在外。高氏天性嬌癢，急推開畢世豐的手，笑着側身閃躲道：『你可放穩重些，別要摸手摸腳，叫人怪癢癢的。你說我不喜帶兜肚，我那裏好意思，也知胸膛高的難看。無奈這幾年這遭癩的奶子忽然挺硬得似石頭一般，不能拘束，饒不着衣服擦了還是痛的，起先我怕是要害奶了，誰知就是這個病，實在也蹊蹺得很，我亦不解是什麼緣故。』畢世豐笑道：『這不是病，男子無妻，謂之孤陽獨亢；女子無夫，謂之純陰不化。你卻是純陰之氣鬱遏，以致凝結胸前，兩乳堅硬。我們夫妻雖常在一處，因數年中衣食不周，那裏還想到歡情上去。這麼一說，我又憶起日前的事來。』章三保半夜裏來央我寫狀，我證你醒了，好預備茶水，你即硬栽我那些混話，連你幾年不帶兜肚，不是前日夜間看見，我仍是不曉得，可見一毫別的念頭都沒得，你還罵我，又說我要窮開心，可

是有的，今日我們不爲窮了，可以富開心了；二則你那純陰不化之氣，也可舒散舒散。」高氏聽了，不覺紅生兩頰，啐的一口道：「少嚼舌頭罷，被丫頭們聽得，是什麼意思！」便轉身上牀，掀開了被脫去底衣，又褪下了上身衣服，一探身睡入被裏去了。畢世豐也忙忙脫去衣履，同入衾中。原來高氏自十八歲嫁到畢家，一年內即除了公姑，家道日漸陵替。雖然今年二十六歲，在畢家有八年之久，朝朝思食，夜夜愁衣，在新嫁來的那一年內，尙盡了些夫婦燕好之樂，後來這幾年愁窮還愁不過來，甚至日愁到晚，夜煩到明，日間又要做針黹苦活，添補食用，何暇再生他念！此時平白地頓成小富，公然富衣足食之家，況且畢世豐與高氏俱在三十上下的人，還是一對少年夫妻，素昔又甚睦好，這一宵恩愛倍於往日，始算曲盡綢繆，情濃意快，彼此貪戀得孜孜不休，擁抱酣眠，至次早日上三竿方醒。他夫妻二人，起身梳洗，接着衆親友輪流來請他夫妻，彼此來款接不暇。大抵人情半多勢利，當畢家窮困之時，絕無人來過問，生恐纏擾。今見畢家重整家園，又來走動，連那疎遠不通慶弔親友，多相往來。畢世豐又將祖遺的代書缺分，交給學生們掌理，他卻安居樂業，自在逍遙，揀那合己的一二親友，約伴去遊山玩水，賞月看花。高氏在家，或尋些針線消磨長晝，或督率女僕，丫頭們做些女紅，他夫妻倒無拘無束的過去。一日，畢世豐早起無事，背着手在庭階上看僮僕們澆灌盆中花草，見男僕上來回道：「聞得明日章三爺家大姑娘出殯，據說合城的官紳與他家往來過的，多去走走，又置備了旛幟儀仗，沿途甚爲熱鬧，大爺明日可去不去？」畢世豐道：「怎麼好不去呢？你去備一分上等祭禮，明早隨我去拜弔。」男僕答應下來。畢世豐即至房內告訴高氏，專待明日清晨前去。未知章三保家出殯怎生熱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送殯官仕宦破官箴 激義忿老儒寄東帖

話說章三保自得了賈朱等人若干銀兩，即七七建齋禮懺，追薦如金亡靈。轉瞬將屆隆冬，因爲停供在家，諸多不便，與媽媽商議，在城外買下一穴地安葬，擇定出殯日期，去通知各家親友。誰知如金死的那一日，來慰唁的一班官紳，也得了信，齊至章家與三保媽媽說道：「你家姑娘在世，我們也算是知己，死後我們又未盡寸情，

至今抱歉不安；昨已開得有了出殯日期，我們卻要來熱鬧一場。想他生前合郡知名，若這麼湮沒無聞，冷冷清清的擡出城去，非獨你們父母不安，我們也覺不忍；你家若怕過費，那口的用度，一切俱是我們措備，不要你夫婦破費分文。」媽媽忙道：「承蒙諸位老爺擡愛我女兒，又不要我家破費，已感激不盡，只怕我們這等人家招搖過度，有人議論，又怕帶累老爺們的聲名。如果老爺們看看不礙，我家是情願得很。」衆官紳笑道：「這又何妨？自古風流名士，本屬不羈；我們正可借你家姑娘出殯，作爲他一場，好播傳風流佳話，及期我們還要來親送出城的。」章三保道：「連這麼我們已覺不安之至，若要勞動老爺們來送，豈不折得我女兒鬼魂難受！」衆官紳齊說無妨。又議論了一回，如何措置，如何裝潢，至葬方去。先一口辭奠，衆官紳早遣了各家家人，過來幫同料理。晚間衆官紳皆至，即分派各行執事人等，某人管理幡幢，某人管理陳設，以及沿途照應之人，俱分派得井井有條。本議定寅時發引，交到子正，章家即預備辭靈，收拾一切，供獻各物。媽媽此時早又哭倒靈前，一行哭一行說道：「苦命的兒呀！非是你媽媽狠心，不留你在家過年，苦於房屋狹窄，冬令火事又多，怕的風火不虞，反爲不便，所以才硬着心腸，送你出城。想你自幼嬌生慣養，一刻沒有離過親人，此番葬入荒邱，冷雨淒風，拋撇你一人在外，叫你媽媽怎生放心，我又不能到城外去問你兒呀！你的棺槨，雖送至城外，你的陰靈還住在內，能待你媽媽一日死了，同你葬在一處，好彼此有個同伴，免得孤零零的，悽惶害怕。」說罷又哭，哭罷又說，引得人衆莫不傷心。又要講說出這些瘋話，又是好笑。倒是如玉上來極力勸住。彼時晨鷄四唱，已至寅初，階下鼓樂齊鳴，僧道人衆，施放焰口，早完，重到靈前，鉢盂喧闐，擡棺的人夫上堂，打去靈幃，將棺槨用繩索盤頭扎尾，一聲請起，早如飛的扛出大門。媽媽，如玉等人，皆上了轎。棺前的執事擺下有半里之遙，燈燭輝煌，人聲喧沸，前面也有旗牌傘扇，卻無官衙畫的龍鳳等類。又用五色綵絹，紮成花草禽獸各燈，夾着粗細音樂，棺前兩面燈牌，一柄官傘，皆是素心梅花穿就形式，過處香氣襲人。其餘魂輿衣亭棺罩，盡皆極其精工，僱用五品宜人制度，又買了一個六七歲的孩子，扮作孝子，在棺前導引。棺後即是衆官紳相隨，人人峨冠博帶，在街上步行。引得經過的各街市鋪面上，男女難坐，人山人海，的觀看，無不交頭接耳，嘖嘖稱羨。有的說：「這一番用度，至少也要二三百金，怎麼捨得用

有的說：你們還不知道呢！前日和了官司，新得了幾萬銀子，用這麼少許，算什麼咧！又有說：你們雖知道，不如我清晰，那裏是他家用的，就是那棺槨後面隨行的一班老爺們用的，平時叫他們用一文正經錢，任你說破了嘴唇皮，他都是搖頭，偏心服情願的用，在姨子身上，又有說：虧他們還是一班官宦紳衿，也不怕人議論，失了體統名分，只恐他們家父母死了，尚不能如此恭敬有禮，不見他們平時多是車兒馬兒的吆五喝六，狐假虎威，今夜怎麼肯在街上行走，便衣也罷了，還是衣冠齊楚的哪？又有說：而今世上的事，叫人不能開眼，一個姨子死了，如此風光，又有這些人揠着代他家置備，正經貞婦烈女死了，不得這般威武，你們想想，可歎不可歎，不提開人私議紛紛，再說：章家的親友，沿途也設了路祭供獻，少頃街市走完，已至城前，天色大明，棺槨出了城，各執事又送了半里許方回。衆官紳直同章三保、媽媽、如玉等人，送至墳前，墓旁早搭了幾座彩棚，預備送殯的人歇息。僧道人衆，又吹播起來，將棺槨入土，上面用土做了墳墓，然後衆官紳擺下祭禮，各行了半禮。章三保夫婦，頂禮叩謝，早有衆家家人，備了轎馬，前來迎接，衆官紳方紛紛回城。章三保又將看墳的人喚來，吩咐他多種樹木，墳前又留下大大一塊祭壇，長長的一條神道，土牆欄石，皆要堅固。章三保將各事交代清楚，又將帶來各物收過，即叫媽媽，如玉等回家。媽媽又在墳前很很哭了一場，被衆人勸住，方大家上轎，一路回城，猶聽得街市上講說，無非說的用度奢侈，體制僭越的話。章三保因此事已過，還怕人議論，又是衆位官紳老爺們的主見，也議論不着我，遂不放在心上。誰知衆口似碑，早傳說到一位至公無私、端方正直的老學究先生耳內，激惱了他的義忿，掀起一場大風浪來。看官們，你道是誰？即是甘、又盤那甘老頭兒。甘誓自辭了小儒的聘回來，又得了小儒一番厚賜，此時家道頗爲寬裕，甘霖、甘霖兩個孫子，又皆成立，甘老竟諸務遂心，優游娛老。每邀幾個同學老友，至城外平山淪茗，名園看花，分題聯句，扶杖偕行，真乃暮年樂事。有時杜門不出，課藝諸孫，研求性道。又有一班當道名流，慕甘老的聲聞，來與他接納，或求序跋，或乞謳吟。甘老已年逾七十之人，隨心所欲，無樂不臻。又如今秋大比，早早督率霖、露二孫，專心刻苦，好待聘秋闈。九月初旬，榜發之期，甘霖竟高中了第十名經魁。甘霖造藝雖佳，惜乎以類滿見遺。報子報到甘家，把個甘老樂得手舞足蹈，回憶自己幼年，不過得了一衿，長子少亡，幼子雖

立，又無意進取，今幸大孫成名，也不負書香有後，祖父增榮，甘霖今秋雖額這未中，前次已邀徵聘，亦算成立。甘老反安慰了甘霖一番，說：『今科文字甚佳，汝之不中，命也，非汝之咎也。』次日即命甘霖去謁房師，回來又祭謝天地祖先，拜見各親友，台城文武諸官，均來道賀，甘家又忙着請酒邀宴，鬧了多日，方才清閒。一日，甘誓忽憶及小儒等人，許久未晤，還是他們園亭落成，我在那裏的，日前又繼承陳君待我美意，拳拳至今，猶食其惠，即是二孫前番蒙介臣學憲賞鑒，拔置貢廩，亦係小儒之力。今日大孫成名，他們雖早經知道，我應該寫封信去告知他們，也是我的意思。二則寶徵寶煊，今秋亦赴浙鄉試，未知如何，使我刻刻記念，便起身在書架上取過信紙，濡墨抽毫，正欲寫下，忽擡頭見甘霖笑吟吟的進來，侍立一旁，道：『今早孫兒去回拜一家同年，經過東門街上，見閒人擁擠不開，執事紛紛，原來是人家出殯，又見送殯的多是合城仕宦紳衿人等，孫兒疑是本地鄉宦，方有如此局面，忙將轎子停在路旁，讓他殯宮過去。因見各色儀仗，甚是不倫，又聞得街市上閒人譏誚，孫兒即細爲打聽，實在氣惱不過，那知是柳巷內章三保家女兒出殯。這章三保乃南京下來的有名行戶，死的是他女兒，如金，日前被賈子誠等人威逼服毒，章三保至甘泉縣控告，據說賈子誠等很用了若干章家方肯罷訟，連魯邑侯都得了賄賂，即將這人命官司，胡亂了結過身。後來孫兒又遇着一個同學朋友，也在那裏觀看，細問情由，方知這一班官紳，平日多與他家住來甚密，聞得他今日出殯，不惜多金，鋪揚華麗，又僱用五品制度，居然穿着衣冠，在棺後走送，有幾個是孫兒認識的，他見了孫兒反顧盼自雄，不以爲恥，卻也算揚城內第一樁奇事。奇聞！』甘霖才說完了，把甘老氣得眼圓眉豎，站起來厲聲問道：『這事可眞麼？』倒把甘霖嚇了一跳，退了幾步，諾諾連聲道：『孫兒親眼見的，怎麼不眞？』甘誓將桌子一擊道：『該死，該死，眞成了一羣衣冠禽獸矣！』不自己或名列儒林，或身爲民表，竟如此不顧恥辱，作娼家之走狗，難道這合城上司學官，耳目較近，也置之不問，如鸞似隴的麼？未免尸位素餐，忝居民上。若說魯甘泉是聲聞極美賢有司，怎麼納起賄賂來，而且私和人命，更屬非是，可惡，可惡！』甘霖忙道：『爺爺還道魯甘泉是好官麼？他是做出這假清正的名來，欺上司的。孫兒最可笑是雲在田制軍，常聞爺爺說他由諸生投効軍前，建立奇勳，恩賜甲榜出身，做卿貳的時候，又幹了幾件出人頭地的

事，今上都稱他爲骨鯁之臣，可知是個文武全材，有膽有識的大員。怎麼被魯甘泉欺朦過去，反委他署理有司篆務。他起先是佐貳，尚不能過作威作福，而今操了刑名的權柄，正使他來害這地方百姓。爺爺不記得他的兄弟，爲山陽縣令，是前任程制台參劾去的。那也是個劣員，何以岳翁參奏其弟，女婿反重用其兄，豈非自相矛盾麼？」甘誓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尚未知詳細，雲在田竟爲所欺，更不可容。我今日本欲寄書去候小儒等人，兼問寶徵兄弟鄉試若何，何妨將這件事寫去，使在田知道爲人所欺，看他怎生辦法。這一班無恥之徒，若不懲警，將來還要大敗官箴。」甘露聞說，自悔失言，深知祖父的性格，是執一不移的，忙勸諫道：「此事雖然過身，終久多要掀翻，這些旁人的嘴，也握不住的，上司亦有耳目，斷無不問之理。爺爺又何必寄書與在田制軍，惹他們怨恨？況且這件事與我們毫無干涉。」甘誓聞說，喝道：「胡說，孩子們曉得什麼？你今業已成名，將來亦要爲民父母的，難道地方上有這些事情，你也不問麼？可見你等立心因循，不是振作有爲之輩。加以在田和我也算相契，何忍坐視他受了欺朦？況此事傳揚開去，亦與在田官聲有礙，既爲本省督撫，卽難逃失察之譏。我主見已定，你無須饒舌。」甘露見祖父動怒，不敢再諫，便縮身退出，到後面去了。這裏甘誓怒生，生提起筆來卽寫，將甘露得中的話，與詢寶徵兄弟赴試的話，皆無暇多敘，草草寫了幾行，又取過幾張信紙，將章家的事前後原由，以及魯鵬的得財種種情節，據甘露所說，寫得極其詳細。書成同封在小儒函內，粘了函口，叫進一名家人，着他趕往南京，見小儒投遞，須要面討回書。家人退出，便收拾起身，到了南京，問至桃葉渡口新府第內，見東首大門前，坐着無數錦衣大帽的家人，又見門內張燈結綵，街上往來車馬，絡繹不絕。甘家的人，知道有喜慶事，不敢造次，上來見人衆拱手詢問，并自陳奉命來投書的。陳府的家人聞說，忙上來邀他到門房裏坐，告訴他原由，方知寶徵寶彪兄弟兩人，同科高中，今日報單已到，合城文武紳官親友，皆得了信，忙來道喜。小儒卽備酒唱戲，款待人衆，又請了雲從龍過來，座中陪客，是祝伯青、王蘭、馮寶等人，梅仙、五官也幫着各處照應一切。惟有江漢桂前日已同小儒回家去了，因江相月內壽誕，開筵請客，很熱鬧了兩日。江相回憶自己，早登科甲，由卿貳轉入黃扉，現在退居養老，可謂功成身退，無愧古人；又見漢桂成立，克紹箕裘，媳婦瓊珍，近日生了一子，取名奎郎，兒孫繞膝，鼓腹含飴。

若論年紀，已至古稀以外，真乃富貴壽考，四字俱全。江相愈思愈樂，所以一連設了三日筵，實借着自家的生日，廣招親友。這幾日中未免起早眠遲，又重了點飲食，覺得身體不爽，時發飽悶。漢槎趕着同了小憐回家，親侍湯藥。珍尚未彌月，不能出來。漢槎即各處延請名醫，前來診視，多說：『老相國尊年的人，宜加保養，皆因早年國事操勞過甚，精血日虧，是以到了暮歲，不覺榮衛兩虛，還是老相國福壽雙全，不至時生疾病，想必近日眠食愈時，以致發作。先驅外感風邪，連以參苓補助之劑，十日可痊。此乃晚生等管見，尚祈多請名手，互相斟酌爲是。』漢槎聽了，甚是心焦，兼之日內江相添了嗽喘諸症。漢槎因遣人四處求籤問卜，又親身赴各廟燒香許願，總不見效。江老夫人也着急非常，同了兒媳輩輪班侍宿。漢槎又恐母親過於勞乏，亦是暮年的人，便再三勸母親去歇息。連日江府中鬧得馬仰人翻，內外衆男女僕婦人等都日夜不安。故而小儒這邊演戲請客，也不去請他。漢槎只着人送了禮，又自己偷空，忙忙的坐轎前來一賀，即去。此時小儒與方夫人見兩兒同中快樂異常，小儒想到自己年未四十，位極人臣，兩兒又早列賢書，人生如此，也算盡臻全美。適值諸親友來賀，遂定下名班，開鑼唱戲，大設筵宴，請合城官員紳衿，誰人敢不來趨承，多彼勝此強的爭送各樣奇貴禮物。方夫人在園內紉雪齋，也擺了酒席，邀請在城語命，亦請婉容、靜儀等相伴。惟江素馨因老父有病，省視未來，園內也傳了一班小梨園來，演唱，直至更鼓後，戲酒方終，遠路男女客衆，紛紛告辭。從龍、婉容亦作別回衙，伯青回江府去了。方夫人與玉梅單留下小鳳來盤桓兩口。寶微兄弟，因辛苦了一日，早去安睡。小儒、王蘭等人，仍在書房內品茗閒談，說到江相的病，近來不知怎樣。子鶚本純孝，性成，生恐老父不測，日夜愁煩。今早來此，形容消瘦了大半，彼時忽忽，又未曾問及他。小儒道：『我明日欲親去看江相的病，你們可去不去？』王蘭道：『怎麼不去呢？我們明早大家都去。』二郎道：『老師向來素稱強健，怎麼一病即到了這般地步？昨日我在那裏聽醫家所說，就很有不了妙，倘有參差，真要苦壞了子鶚。』王蘭道：『論理江相也有年紀了，無如爲子之人，恨不能父母壽逾百齡，猶以爲未足。楚卿說強健的人，不應一病至此，殊不知越硬朗的老人，越發可危；你不聞俗說：老健春寒秋後熱，是譬其不得常久之意。大凡老來硬朗，猶之花繁木古，一經謝折，即成摧折，所以江相此番病勢日沉，我甚爲子鶚可危。』衆人

齊聲稱是小儒又道：『我因江相想起甘又盤來，那個老頭兒將及八十的人，論起精神，比江相尤強，照得香所言，甘老也覺可危了。』王蘭道：『甘老卻不同江相，江相早年出仕，爲國爲民，操勞心緒，無一刻之寧，前日醫家云：精血不足，榮衛兩虛，卽此之謂也。若甘老一杓之後，無志求名，卽淡淡自居，不過著書立說，消磨歲月而已，故年愈老而筋力愈強，那個老頭兒，竟有期頤以外之壽可望。』二郎笑道：『這麼說起來，我們這一班人，既未苦心，又未勞力，將來都可卜百歲，豈非是一羣老不死了。』說得小儒者香，拍手大笑起來。五官接口道：『我們雖不勞心力，是幼年受過磨折的，也難望永壽。』王蘭道：『你與小耀又非我們可比，我們縱然老至，卻恨不得你們不老方好，你們如一朵鮮豔姣花相似，試問老來有何意趣？你們是不得老的。』五官尚未答言，梅仙的臉早一紅，立起身子拉了五官就走道：『老五何必與他們扳談，惹出這些話來，又嘲笑我們，又罵我們不得老？香，你放心，明兒我們就死了，讓你們好活到一百歲，只恐老而不死是個賊了。』說罷，又撲嗤的笑了一聲，扯着五官回後去了。衆人聽了，又大笑起來。小儒道：『秋間甘霖，甘露來此鄉，試出閣，曾將文字送與我看，我卽許他兄弟必中，果然甘露高中經魁，甘霖若非額滿見遺，也是要中的，今科雖然抱屈，下次定可期許。遙想甘老見次孫成名，其樂可知，我們應該寄封書去稱賀才是。他夏間尚有書來，詢問徵兒輩，今秋可回漸赴試，他書中之意，期望甚殷，徵兒輩微倖得名，也應告訴他聲罷，蒙他自幼訓誨一場，再則我仍有件心事，欲煩者香代我作札於甘老，想小女賽珍尚未適人，我看甘露那孩子，頗有出息，意欲招甘露爲婿，諒甘老也無甚推辭，卽煩者香作一冰人，說合其事。三則煨兒長大，亦當授室，聞甘老有個姪孫女，小字潔玉，幼無父母，依棲甘老家，常聞他說，此女德容言工四字皆備，是甘又盤長房猶子所出，此女五歲背母，甘老卽領帶來家撫養，甘老前次也曾說過，欲給煨兒爲妻，彼時我尙在江寧任上，煨兒尙幼，故未允諾，今既成立，也不致誤了他姪孫女的終身，我意欲求他爲次媳，以賽珍許他次孫甘露爲妻，作個迴環親事，卽請者香代我一作，書中須要說得委婉懇切，使他無辭可卻。』王蘭道：『甚好，你與甘家結親，分外合宜，甘老爲人古執，不合時宜，你又生性拘謹，恰好是一對親家，況門楣又極相當，遙揣甘老，也是很願意的。我可做這媒人，男女兩家，皆是我說，樂得吃你兩家謝媒的酒席。』二郎笑道：

「兩家的酒席，自然是你一人吃了，倘兩家異日爭競起來，也要你一人去受嗔氣呢！這叫做樂也是你，苦也是你，別人沾不了光去的。」王蘭笑道：「自古有媒即有保，小儒請我作媒賓，當煩你作保山，恐日後小儒與甘又盤咬咀起來，你也同我分分苦樂，豈不均勻些兒？」又向小儒道：「你不煩他做保山，我可是不應許你做媒賓的。」小儒笑了笑，即叫人取了筆硯過來，將欲煩王蘭作書，見雙福領了個家人上來，回道：「他是揚州甘老太爺打發來的，有書函面呈，午後就來了，因為筵席未散，所以此時才帶他來見。」小儒笑道：「真正巧的極，欲寫書寄到揚州去，他那邊倒先有人來了。」叫他進來。甘家的人開喚，忙上來叩見小儒，呈上書函，又見衆人請了安，代主人一一問好，方垂手站立一邊。小儒接過來函，轉問了甘誓的好，便拆函從頭細看，又見有與從龍的信，並未封口，抽出內函看了一遍，笑着回身遞與王蘭道：「你們看這來書，可謂奇事奇聞。」未知小儒等人見了甘誓的信，如何說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雲在田執法如山 王起榮因嫌撤任

話說陳小儒看過甘誓來書，回手遞與王蘭道：「甘又盤致在田的一封書內，可謂一樁奇事。」王蘭忙接過細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不意甘老鴿老入花叢，他也留心在這些世務上，然而這一班官紳，卻也鬧得不成事體，怎生一個妓女出殯，他們去衣冠走送，又在通衢鬧市之地，衆目共見，何以爲情？在他們以爲風流自命，殊不知這般風流，卽近於無賴。最不解是揚州這幾位賢上司鄉先達，耳目逼近，竟置之不問，遙想平日，也是可否依違，於官方上，不甚講究，存心使僚屬懷恩，不使僚屬畏威的意思。故而他們才敢公然放誕，毫無忌諱。怪不得甘老鴿起不平，大書特書的信致在田，否則甘老年紀雖大，與人卻甚圓融渾厚，從不肯輕易得罪人的，何況又是本城官紳，屬在桑梓，更當分外關切。想必實係看不下去，才引起他的老牛心古怪來。他何妨逕寄在田，豈不簡便？定要由你這邊交去，又函而不封，使你先閱，分明白的在田拖沓過身，不上緊究辦，叫你去催着他做，又使我們見了，知道他是因公起見，並非挾嫌借公報私等事。我們既共見此書，在田卽不得不問。」小儒道：「甘老無非是

這個意思，然而卻難着我了，若送了過去，在田亦是有肝膽血氣的人，見了此書，必然澈底根究，即苦了這一班官紳。可憐那些小官聽鼓多年，衙參終日，一旦因此獲咎罷課。那些紳衿，也非容易博得一第，歸耀鄉黨，亦因此而身敗名裂。若不交與在田，又負了甘老一番作意，日後知道是我未曾送去，豈不怪我？」王蘭笑道：「小儒又迂闊了，信是定要送去的人家，寄了與你，不是叫你耽擱的？甘老的來意，是暗中叫你催促在田，不可遲延，你只管送了去，隨在田辦與不辦，你不去催促，即是你的情分了。這一班官紳也是自作孽，不能怨甘老多事，何能再怨你送信的呢？」二郎在旁亦說：「送去爲是，者香的話不錯，你不去催就是了。」小儒道：「送與不送，且待明日，先發回書，給來足動身。」王蘭卽坐近桌前，將小儒求婚的話敘明，隨後又說到寶珍的話，寫畢，遞與小儒看。小儒也取了一幅花箋，寫了數行，回覆甘誓，告訴微，微附子，微倖秋閑，又稱賀甘露，高聲魁榜，將兩信封好，交與甘家來人，賞了往返的舟資，叫雙福明早打發他回揚。來人接過信，謝了賞，同雙福退出。小儒等也各自回房安睡。次日甘家的人回去，不須交代。小儒起身，將甘誓的信帶在身旁，先約了王蘭、二郎往視江相的病。見漢樑愁眉淚眼，伯青亦快快不樂。衆人細詢江相病原，漢樑道：「前幾日不過勞乏起見，近來夜間覺得沉重了些，又嗽個不止，時喚胸膈悶塞，若是風痰，哇吐不出。今早醫生來診脈，說是添了病症。原說過最忌添症的，在我等愚見，不如將後事辦齊，代老相國沖沖喜，雖屬不經之談，想老相國百年後，都是要辦的，倒是早辦爲妥。你們聽醫家這般說法，可不叫人害怕？將才在田也在這裏，他亦勸我早辦後事，醫家的話不可不防。沖喜一說，雖近俗談，倘尊老相國不棄而自愈，豈非妙事？我所以着人料理去了，好在材是現成的，上年有個川中官兒，進京引見，帶了兩副來，一送我們，一送東府裏王爺。據說川中老山內，只生了兩枝杉木，還是前朝遺下來的，未曾有人入山斫伐，將近三四百年之久，其木之大，有數十人合抱不過，他費了幾千金方向山主買下，卽在山內伐倒，刳了兩口材，連棺蓋都是齊縫湊筍，推合上去的。由川運至京中，較買的價日，還要多出倍許。後來我們也給人評論過，無不盛誇此木爲人世罕有之物，適才我叫人擡出去拂拭布漆去了，就是冠帶等物，尚未預備，亦吩咐裁縫連夜的趕做，大約明日卽可齊全。」二郎道：「老恩師年高的人，卽是無恙，達到明暗九年，及整壽之日，也可置辦至

於醫家所說，他們是防而不備，預先說了，倘有疎虞，即怪不着他們，也算不得什麼，那裏他們是活神仙麼，能料人生死？況老恩師生平正直，必臻上壽，些許災晦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子篤斷不可過於憂慮，打起精神來，訪請名醫診視，這些醫生多是隔靴撓癢，看你家害怕，他即說得緊要些，若你家不甚害怕，他即說得婉轉些，全沒有一點誠見，因你問得殷殷的，他才說出預立腳步的話來。」小儒王蘭亦同聲說是，齊寬解了漢槎一番。又將甘誓來書，給伯青看。伯青笑道：「他們縱然放誕不經，此老也未免多事。若說那章如金我深知其人，前年在南京時，也曾見過幾面，倒不是個尋常脂粉，不意竟成短命，又遭惡死，卻也可惜。」王蘭笑道：「據你所言，你若在揚州，也是要去送殯的，倘甘老在這裏聽得，定見說你狂妄，把平日賞鑒你的一番心意，要一筆勾消的了。」二郎道：「如伯青在揚州送章家的殯，那班官紳倒可無事，只怕這罪名都要推到伯青身上，豈不聞春秋責備賢者之語？」說罷，眾人都笑了。見漢槎坐在一旁默然愁悶，不便久坐，遂大家作辭。小儒叫王蘭二郎先行回去，他即向總督衙門，雙福先去投了帖，從龍迎接入內，先道謝日前叨擾，小儒也謝了步，彼此歸坐，方將甘誓的信交過。從龍看畢，惱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既忝列官紳，難道一毫廉恥不知？居官的人挾妓，尚且不可，何況衆目昭彰之地，還着衣冠親送妓柩，日中全無法紀，視仕途如兒戲矣！揚州那班上司，也是些聾耳瞎眼麼？連甘老先生，旁觀都動了不平，他們還在肘腋之地，置而不問，尤可惡者，魯令起先作爲甚好，我才調劑他署甘泉的，他竟敢得賊私和人命，章如金雖不是賈許等謀殺，亦當問明威逼情由，豈可草率了事，更不可恕！」小儒勸道：「誰人背後不行些錯事？好在此事已過，何苦又頓起干戈，停一日行一角文書去，將該管官中飭一番，以戒下次，又不使甘老情怨於衆，再則魯令是你保舉的人員，你若認真查出得賊一事，豈非自貽伊戚，也可訓飭他，戒其將來。」從龍聽了，艷然作色道：「小儒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？你也做過一方表率的大員，何以委頓若是？今日若仍是你在此，此事即可含糊過去，將來這一班無恥官紳，益發橫行無忌了。至於甘老先生，此舉真不愧敢作敢爲，有膽識的前輩，竟不避嫌怨，致書於我，我方將感謝他不盡，否則我也被他們朦混，人即笑我爲泥木之偶了。若說魯令係我保舉之員，他以前居官甚好，自然要保舉，現在膽敢受賊，理當究辦，自我薦之，仍自我劾之，足見我秉公去私，絕

無偏袒，有何妨礙？小儒你不要問我，自有我的辦法。」小儒見從龍不獨不依，反鐵錚錚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笑了聲道：「倒是我多話了。」遂起身作辭，從龍也不相留，送至二堂口，俟小儒上了轎，亦轉身回至內堂，傳話房吏敘文，飛飭揚州府訪查此事，並行文鹽運司，傳提運判朱不到省質訊，又札飭江寧府將章三保所控威逼伊女如金身死一案，速調原被卷宗入證來省，詳細訊問。這兩紙文書行到揚州，把個揚州府嚇壞了。原來那揚州府知府仍是毛公，他因前次是署理揚州府事，後來在部裏用去若干，謀了實授，又加了按察使銜，他爲一任揚州府，十萬雪花銀，因此上捨不得調升別處，丟下這個美缺。所以小儒等人，各省內外升轉了一番，此時又多乞退歸田，毛公猶是個知府，穩坐揚州，安然未動。今日正在署內無事，與幾名清客相公閒話，忽奉到總督來文，查問本城官紳送妓女出殯一事，及魯鷗得贓私和人命，與傳提賈許人等，可憐毛公連一絲影響都不不知道，嚇得目瞪口呆，連稱怪事。座中有個清客，見毛公如此倉惶，忙出座詢問緣故。毛公即將總督來文的事，一一說明。又道：「我近在揚州，竟毫不知曉，何以雲大人遠在南京，訪得如此的確？究竟有無其事？」清客道：「原來爲的這件事，卻是有的。」毛公忙問道：「你想必曉得的，何妨請說原委？」清客遂將前後事由，細說一遍。毛公聽完，蹙足道：「這班該死糊塗東西，鬧出事來，還要帶累我，自家衙門裏的人，多不能管束，我真在鼓裏呢！這種處分，可就得冤不冤？我也沒有別的主見，將他們一個個姓名開送上省，聽憑制台去辦。他們自作自受，不能怨我，要知我也謹庇不下。」魯甘泉亦甚是胡鬧，案不審清，就含含糊糊，准其息訟，這也罷了。民情以息訟爲上，怎麼受賊的事，鬧到制台耳內，反將這起案弄得實不盡，顯有情弊在內。真正這位雲大人耳風太長，令人可怕！」便吩咐去請魯太爺來議事，又照着清客口內所說的送殯等人，開下姓名官職，預備申稟。少停魯臨已至，見毛公請了安，一旁待坐道：「大人呼喚卑職，有何見諭？」毛公也不答言，即將制台的訪文，與札飭江寧府轉行的移文，一併與魯鷗觀看。魯鷗看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忙立起回道：「卑職准章家息訟是實，並未得賊。雲大人不知信了誰的謊言，使卑職含此不白之冤，要求大人格外栽培。」說着，又請了個安。毛公冷笑道：「我也不知你可得賊，未曾得賊，在我面前辨白，毫無益處；你到雲大人那裏去辯白，有無是正經。我將許春勸交過

來，讓你好送上省去。你快別要求我，我爲許春舫斂的那處分，又去求誰呢？只好大家碰造化罷！」魯鵬素知毛公是個好利沒膽的人，況且這件事他是燈草拐棍，做不得主的，求他無用，便告退出來。回轉衙門，先將原被兩造人證傳齊，親自押送上省，預備去料理。毛公也着心腹家丁，到省中打聽制台若何辦理此案，好便宜行事。魯鵬次早封了坐船，帶着人衆起程，直向南京。賈子誠、朱丕等人竟是意外之變，好似迅雷不及掩耳，一時那裏措手得及，惟有跟着魯鵬起身，且到省中再議。章三保更無庸交代，分外恐懼，只怕此去性命多沒有，媽媽不放心也隨着同來。一路上互相抱怨一番，又彼此哭泣一番，鬧的人衆皆不得安。一日已抵南京，魯鵬將在家人證，送交江寧府衙門，自己卽來稟見制台。從龍看了手本，擲下道：「叫他回去，靜候審明情節聽參就是了。他這官兒，很做得好，很有聲名，此時卻不便見他。」裏頭傳出話來，魯鵬無奈，只得回轉寓所。到底心內不服，留意訪問，是何人在制台前搬的是非。訪了兩日，方知是甘誓書致陳小儒，轉交與雲大人的。魯鵬咬牙痛恨，大罵甘誓小儒等人：「我與你們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章家又不是你們的至親密友，何苦替他家出頭，揭我短處？就是他等送殯，亦與你們無涉，壞的是他們聲名，敗的是他們品行。日後雲大人訪問出來究辦，他們卽死而無怨，偏偏在這時候挑撥，他們固然不利，我又添上一層處分，可不是倒竈麼？姓魯的從未得罪過你們，何以硬要與我結冤作對？罷咧！人生何處不相逢，我排着去官回家，天大的事，也沒有了。你們就要耀武揚威一世，還要將我魯雲程制度的永不翻身，不然此怨此恨，何時方休！」遂賭氣喝令從人們，收拾回場，聽其參辦。又情知此事不得討好，何必自惹沒趣，回至衙門，卽通稟告病請假醫治。雲從龍自回卻魯鵬不見，料定他仍要尋找門路，前來說情。卽嚴飭江寧府趕緊訊明，毋得隱混。又一面將賈子誠、朱丕、許春舫等人職銜暫行斥革，歸案併訊。江寧府奉命，卽升坐大堂，先將章三保帶上訊問。章三保明知這事胡混不去，徒然自取羞辱，便一直供不諱。江寧府命落了供，帶過一邊，又傳喚賈朱等人上堂。賈子誠見章三保業已直供，料難狡賴，況衣頂已革，又沒了護身符，怕的被申飭下來，也只得從頭細說。朱、許兩人亦各自招認，連私賄魯鵬及買囑章三保息案等事，都一齊說出，也落了供。這件公案毫不費力，盡得實情。江寧府好生歡喜，將衆人仍然管押，退了堂，卽申詳制台。從龍見了詳文，便擬

各按罪名出奏。適值魯鵬告病請假，情由稟了上來，從龍厚不容取巧規避，因幕友等再三勸說，又想到魯道同尚在開辦事，須留一二分人情，遂先准了魯鵬告病，代他奏請卸篆回籍醫治。連揚州三府，一併開缺，另行揀員補署。然後方出奏章三保等一案，又將送殯的一班官紳，悉行奏請斥革。兩淮運司揚州知府，均有失察，請記大過一次，不准抵銷，暫且勿提。單說魯鵬見准了他告病，便將任內一切交代，算得清清楚楚，專待新官接手。過了一日，新任甘泉已至，魯鵬交卸事畢，即雇了幾號官船，帶着眷屬向清江去見他丈人。原來洪鼎材於前月奉到恩命，調授山東巡撫，漕河總督放了戶部侍郎，曹大生來接代。魯鵬本與劉蘊樸相稱，亦是曹大生的吏牀。此番回京，正可便道至丈人任上一行，訴說他一番冤屈。兼知衛守備王起榮，原名王喜，是陳小儒的家丁，本籍江蘇人氏，冒入宛平縣籍，報捐今職。魯鵬因痛恨小儒，難得有這般情節，被他訪問的確，欲請他丈人參奏。王起榮以家丁改名易籍，朦朧捐職官，又可牽制到小儒身上，可以一擊兩傷。再則他夫人也要歸寧，到了清江，即着家人們押着行裝箱籠先行。魯鵬同曹氏坐了大轎，隨後進漕台衙署。曹大生夫婦見女婿女兒齊至，甚是歡喜，忙命人打掃出一進屋子，讓他們居住，又擺酒代他夫妻接風。席間魯鵬即將告病原由細說。又說到王起榮係陳小儒的家丁，朦朧捐職官，請他丈人參劾。曹大生口內雖答應，心下暗忖道：『若論王起榮做過陳小儒家丁，今日朦朧捐職官，非獨王起榮有罪，陳小儒亦難置身無過。但是陳雲等人，結爲一黨，現在陳小儒雖然退仕在家，聖恩時有賞賚，加以雲從龍聖眷甚隆，他又與小儒至好。我若參劾王起榮，豈不得罪雲？陳二人況前次大婿劉蘊，又蒙小儒盛情體恤，雖然女婿如此託我，不便推卻，我想得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，既允了女婿所請，又不惱他們。目下揚州衙屬的漕米軍租，尚未繳齊，莫若即借此因由，說他公事遲延，參劾去任。縱陳雲等人知道，我因女婿的事參他，我是借公的罪，他們也不能奈何於我。』想定主見，便笑向魯鵬道：『賢婿放心，一個衙守備，能有多大，況在我管下，只要一舉手他即休矣。惟有朦朧捐職官一節，須要拿住他的實據，方好揭參，不則他亦可狡賴，何以見得是充當過家丁的？遙想陳小儒亦要代他遮飾。我意先借款公罪，參他去任，然後再慢慢訪確他朦朧捐得了實據，即不難參劾。凡事都要三思而行，未曾出手，先防還手才是。』魯鵬聞說，也只得罷了。好在先

將王起榮提參去任，亦算抹了陳小儒的面孔，稍出我胸中氣悶。待訪得確據，那時再爲發手。翁婿談談說說，直至三更，各回寓所。裏面曹老夫人也與女兒說不盡別後情形，便留住他夫妻過了年，俟春日融和進京，路上好行走些。魯鵬又具稟啓入京，告訴他父親魯道同，不提魯鵬夫妻暫住清江，再說雲從龍的奏摺入都，隔了一日，奉到上諭，據該督參奏各款，悉如所請。惟章三保所得銀兩，姑念其女如金死於非命，着追出一半存庫，以備公用，並着原籍地方官嚴行管押，不准在地方滋事逗遛。原審甘泉令魯鵬既告病解任在先，着加恩免議，其餘往送妓女出殯之該官紳等，殊屬藐視法紀，着照單一併懲辦。該管官等，亦着加恩各降三級，記大過一次，不准抵銷。雲從龍見了上諭，卽照例辦理。朱丕，許春舫兩人，既去了官職，難在揚州居住，便各回本籍去了。賈子誠亦因革去衣頂，無顏見人，又因歷年結得仇怨太多，恐再被人告發，所幸腰纏甚飽，到處皆可爲家，遂跟了朱不至浙江暫避。所有衆官紳，只因一時高興，多獲了咎戾，此時反悔不及，也是自取其辱，難以怨人，便回籍的回籍，躲避的躲避，無須贅說。惟有章三保夫婦，分外晦氣，賠掉了一個活搖錢樹的女兒，又喊稟告狀的大鬧，始得了幾千銀子，可以從此溫飽，另作生計。日後還想在如玉身上落這麼一款，是以有所恃而不恐，在如金喪中，很用去若干出殯的這日，雖說是衆官紳代辦，他家亦貼了幾百銀子在內，又酬謝了畢世豐一千銀子，所餘的也只得一半了。此時要追出充公，真乃空喜歡了一場。媽媽只急得要尋死拚命，反是章三保勸慰道：「我們這件事還算運氣，若要全數追出來，恐怕賣人賠補，都不夠呢！只當如金暴病死了，又向誰討銀子去？猶落了一場風光！凡事不能前思，都宜退想，好在我們近年餘下的私財，未曾動用分文，在南京尚可買幾畝薄田，將就度日；代如玉揀個好人家嫁去，我們也交代過首尾了。」如玉亦從旁再三勸說，媽媽方無話說。卽收拾回揚州，將住的房屋變賣了兩百銀子，重又來至南京，不敢在城中居住，到鄉間尋下一所屋子，又買下幾畝田，自耕自種，他夫婦倒也無憂無慮的過活。隔了一年，有位過路官長，因無後嗣，看中了如玉，要買去育子。章三保又得了一宗身價添補，又承繼了一個族中姪兒爲後，接續香煙，此乃他夫婦終身交代，後文不提。單說雲從龍自發落過人衆之後，甚爲愜意，便坐轎來見小儒，細說此事。小儒笑道：「你只圖辦得風峻，須知這班人恨死我與父孀了。」從龍笑

道：『小儒而今真成了婦人之仁了；若各直省督撫大員，多似你這般博寬仁慈愛之名，那一班貪婪牧令，更要張牙舞爪，虐害百姓，豈非縱使殃民麼？你如身處其境，亦不能置身事外；現在你在局外袖手旁觀，樂得替人說句好話，豈不開丈夫處世，一要人喜，二要人罵，自古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況我輩身受朝廷厚恩，又生當太平之世，無從答報，惟有嚴求羣僚，潔己愛民，庶可報涓埃於萬一。若一味唯唯否否，只顧保自己祿位，几席之外，不相過問，匪獨深負君恩，亦忝辱了平日父師的訓誨。』王蘭在旁忙掩耳搖頭道：『罷罷罷！這些迂腐的談論，我最厭聞；在田現在是任重千城，將來定名垂竹帛，千古不朽，理當如此；不知我們目下乃世外閒人，與世無聞，在田這一番絕大議論，可惜對我們空說了。所謂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我們只曉得風花雪月，詩酒琴棋，此數事外，矢口不言，我勸你對那當時當道的人講去，方有裨益。』說罷，滿座皆笑了起來，從龍亦笑道：『謹領尊教。即如我是絕俗的俗子，此論甚污尊耳；者香既是個清高不羣的流品，怎麼前次又出山的呢？若不經心國政，切己民情，那宮保恩銜，又從何處得來的？只怕我這一問，要問窮你那矯情巧辯了。』二郎拍手道：『在田此間真要問倒者香；試問者香有何說？』王蘭仰面大笑道：『此問亦不足難我；說你們是俗子，到底其俗入骨，豈不知出爲禹稷，退卽巢由，方無愧頂天立地的男子行爲；彼一時，此一時，六字即可包括無遺。我並非說在田所議非是，無如對我輩而言，可謂言之失當。』衆人正在談笑爭論，忽見雙福拿着手本上來回道：『王喜在外求見，說有要話面稟。』小儒聞說，詫異道：『他好好在揚州衛任上，不應到這裏來，其中必有原故，快叫他進來罷。』雙福退下。少頃，領着王喜上堂見衆人請安，站立一旁。小儒命他坐下，問道：『你在揚州衛任上甚好，怎麼有閒暇到南京來的？』王喜即將被參情由細稟，又打聽出是魯鵬挾仇，攛掇他丈人揭參的。小儒道：『魯鵬與你毫無芥蒂，怎生叫他丈人參你，我真不解。』王喜道：『因爲參的勸語是繳納遲延，有意玩公。我見各省漕糧，均未繳納過半，惟揚州衛屬已繳了八九，何以反說遲延受參？故着人前往清江細細訪問，後來鄭林又有信通知我，方知是魯鵬進的讒言。他爲甘老先生有信到南京，又是主人送去的，即遷怒到我身上，據說還叫他丈人指參，以家丁朦混捐納職官，欲借此牽制主人。倒是曹大人恐得罪了這邊與雲大人，不肯照直奏參，說什麼投鼠忌』

器，又回不過魯鵬，才借着這公罪名目撒任。不怕別的，只怕我到標候補，漕帥又尋別故，又有魯鵬現住在清江署內，分外不能容我，豈非白白送了去以頸就刃？所以請一個月假的假，過來求主人設法解釋。」小儒聽說，尚未答言。早惱了雲從龍，向王喜道：「曹大生因信了他女婿謠言，參你去任，可見小人的心，是不能問的。我倒推情准魯鵬先行告病，規避承審不實，及受賊的處分；他不知感恩，反歸怨於小儒等人，又波及於你。你只管放心去回標候補，只要你處處小心，不可大意，諒曹大生也奈何你不得。你耐心守這麼一年半載，我都仍叫你回揚州衛官的任就是了。」曹大生別倚着一朝權在握，便把令來行，他若記到我手內，尋着他的過失，我亦可參劾他。」王喜聽了，忙立起請安道：「蒙大人恩典，粉身難報。只求曹大人不尋事，只算萬幸。」小儒笑對從龍道：「在田何如？我說他們多要歸怨我與甘老的，竟不出我所料；又奈何不到我們，卻遷怒至王喜身上。」王喜可謂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他是半天裏坍下來的飛災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我已允下代他謀覆揚州衛任，還對不過你麼？你猶要挖苦我，小儒真乃斗筭之器了。」小儒又問王喜：「家眷可同來否？」王喜道：「來了，到上房叩見太太去了。」小儒點點頭，命他暫行退出：「好在你尚有幾日耽擱，此事可從長計較。」從龍道：「沒有什麼計較，依我這般去做，包你不得誤事。」曹大生若將你守備參掉了，我保你個提鎮。」王喜又謝了，才告退下來。王蘭閉目搖頭道：「在田只顧說得暢快，以朝廷的名器，賭你們的勝負，與適才一絲不苟，侃侃立論，何相背若是之遠？」從龍笑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專會踹人家的空兒。我不過這麼說罷咧，我也無暇同你鬬口，避你何如？」便起身作辭。王蘭道：「古君子立身不苟，當知立言亦要不苟，你既理屈詞窮，焉得不遁？」小儒與衆人送了從龍回來，見桌上有封書信，是揚州甘督寄來的。忙展開看畢，知所說的兩頭親事，甘督已應允了，並寫明俟寶徵、甘露春闈後，再行納聘；又約徵、煥等入京，便道揚州與甘露同行。小儒遞與王蘭道：「你的媒人做妥了，預備肚皮吃謝媒酒罷。」王蘭道：「這兩門姻親，我期其必成，若逆料不成，我前日也不肯輕易作札，難得是現成的事，何妨撮合。閒話休提，我想起一件事來：昨日我走到紺雪齋裏，見梅花開得甚好，連嶺上紅梅，都放了幾處南枝，想是今冬天氣融和，炸開來的了。我們擇個日子，要去賞一賞梅花，別要辜負了冬景，冷落了瓊仙。」二郎道：「我亦久有此意，因

晴日賞梅，覺得無趣，待下了頭場雪，準備圍爐酌酒，見梅雪爭耀，方有趣致。『小儒道：『楚卿所議甚善，最妙待頭場雪後去賞梅。況我這連日也沒有空，要打發徵兒等進京，雖不要我代他們料理，因他們是初次春闈，不諳體制，趁此暇日，與他們談說談說，以免臨時錯亂。』』二郎道：『這也是正經，然起程的日子，尙覺太早。』小儒道：『我意在叫他們趕進京度歲，遲下去恐雨雪多了，路上難走，不然何必這麼早呢？』正說着，見三桂兒忽忽進來道：『江府裏打發人來報信，說江老大人今兒午刻沒的，現在合城的官紳多去候殮，請爺們示下，好預備轎馬伺候。』衆人聽說吃了一嚇，忙叫快備轎馬，到江相府去。三桂兒答應了聲，急急出來傳話，衆人聽候，小儒等入內更換衣冠停當，外面轎馬已齊，衆人上轎，跟從上了馬，直奔江府而來。未知江炳謙歿後有何事故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江相國返仙歸地府 雲制軍治水論河源

話說江炳謙自勞乏成疾，病勢日增，又添了咳嗽諸症，請了醫家來，皆束手無策，但囑早備後事，以防不虞。江相也知道自已難以復起，這日早間，覺得神致稍爽，命人扶着坐了起來，喝了一口水，將漢槎喚至牀前，授以大義，叫他書寫遺摺。漢槎不敢違命，心內如刀割一般，忍着淚，遵照父親口說的意思，寫就奏草，送與江相看過。江相點了點頭，命收過一邊，有暇即可騰清。又將漢槎叫走近兩步，勉勵他：『居官要清，愛民要切，由高曾祖考以至汝父，五世爲官，皆兢兢業業，幸無阻越，汝若能承先緒，方不愧江氏子孫，我即死在九泉之下，亦可瞑目，無愧於祖宗。』漢槎此時，萬箭攢心，又不敢哭，只有低低的應了一聲，那眼淚早撲簌簌亂滾下來，忙躲開用手帕偷拭。江相又請了江老夫人過來道：『你我夫妻，原翼白頭偕老，同享百齡上壽，不意我大限已終，只得拋撇下你去，然回想我們數十年夫妻，相敬如賓，你又是誥命一品夫人，膝前有子有孫，也不算苦了，我死之後，你可無庸過於悲傷，致損身體。』江老夫人聽了，哽噎着道：『你那裏尋出這些話來，不過年災月晦，少停幾日，即可全愈，沒的這些話倒叫人難受。況現在各處聘請名醫來診視，俗說藥遇有緣人，碰着那有緣的，可以一藥而起，你別

要這麼胡思亂想，耗費精神，不是醫生說，還叫你靜靜的調養呢？」江相微笑道：「那裏怕死？就能不死麼？這些醫家只能治病，何能治命？吾知吾命不可復生，縱求得海方仙方，都是沒用的。且人生百年，都有一死，只要死得其所，我輩生於承平之世，聖朝無關，諫書日稱，不必效文臣死諫，邊疆安謐，烽火不驚，不必效武臣死戰。又荷聖恩隆渥，位冠百僚，尚幸勉供厥職，未有遺羞，此心即可質諸鬼神，雖死猶生也。」說罷，又命人叫了奎郎過來，伸出手摩撫了一回，嘆道：「此兒生有骨格，將來可大昌江門，遠勝於乃父多多，須善爲撫育之。」回頭將伯青叫過，亦規誡了數言。又向素馨道：「你是出嫁的女兒，我本可放心，因你既在我面前，不得不吩咐你幾句；總之爲婦之道，敬奉翁姑，匡助丈夫，乃婦人第一要事，舍此而外，皆爲末務。況你自幼熟讀列女等傳，頗明大義，也無須多囑；惟有我死以後，你母親必然悲苦，你當善體母心，多方勸解爲是。」素馨聽說，不由淚下如雨，幾乎哭出聲來，勉強在喉內應了一聲。江相又吩咐身後不可奢侈，只要盡禮。漢槎恐父親勞碌太甚，再三請睡下稍歇。再看江相兩頰發紅，目光已定，忙叫人捧過參湯，漢槎親送與江相口邊，江相搖搖頭推開一旁，微微一笑，口內朗吟道：

我本大羅天上客，來從人世了因緣。

吟畢，笑猶未止，卽溘然而逝。享年七十八歲。江老夫人急上來摸按叫喚，已不中用了。忙命衆人穿挽冠帶。此時親丁人等，各分男女左右，齊跪於牀前叩送；一面着衆家丁送信親友，然後房中方舉起哀來。可憐漢槎直哭得死去活來，音微喉啞。江老夫人亦痛哭不休。瓊珍恐婆婆年老，不禁傷感，反忍淚同着素馨近前勸住，親扶江老夫人到退間裏少息。前兩日各色匠役人等，早傳齊伺候，一得了信，衆家丁分頭督率，棧棚門扇，搭蓋棚亭，頃刻內外如跟裝世界一般。後進又高搭喪棚，所有幃幔祭獻諸物，色色俱全。少時衆親友紛紛皆至，伯青卽請王蘭二郎照應一切。擇定入殮時辰，叫了僧道等衆來伺候，眷屬由江老夫人起，均遵制成服。漢槎趕着申報丁憂，又託雲從龍代遞江相遺摺，衆親友俟殮畢，始作辭而去。只有小儒等人未散，又勸慰了漢槎一番，無非節哀盡禮的話。漢槎與小儒商議留下二郎，幫同伯青照察喪中各事。梅仙、五官管理外面迎賓送客，收禮登簿諸務。小儒

回去，卽遣人送了他三人的鋪蓋來，以便住在江府。所有喪中繁文，自然按禮中度，毋須交代。單說：雲從龍專呈江公遺摺去後，過了幾時，奉到恩旨，深念江相在世，公忠愛國，賜諡文愍公；又恩賞一品廕生，俟伊子漢桂服闋後，仍以道員送部引見，聽候選用；又賜祭一壇，卽着該督前往致祭。從龍先着人去送信江府，隨後親自前來主祭。漢桂忙迎接入內，設了香案，向北謝恩，請從龍代他轉奏，感激下忱。又擺盛席款待，邀伯青、二郎作陪。說到江相臨終的時候，念的兩句從龍道：『足見江老相國，生有自來，不同碌碌；此番撒手西歸，遙憶鶴駕乘雲，再登蓬島，子竊之子奎郎，日後定然光大門庭，勝於祖父。不聞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凡人到臨終之時，說人休咎，必靈驗的。』二郎道：『老師一生聰明正直，死後非仙卽神，斷無疑議。況祖父之德，蔭及孫子，奎郎之將來，可操券以待。』伯青道：『據聞此子生時，舍妹夢吞珠而產，其珠如斗，五色斑斕，光華射目；古來夢珠夢月而生者，皆可期貴，未卜此子若何。』從龍笑道：『據你所說，更不言可喻，令外甥定是一粒靈珠子化身，非獨富貴兼全，日後還該有異常出色驚人之處，未知伯青可能爲何無忌之舅否？』說罷，伯青、二郎皆笑了起來。酒過數巡，從龍起身作辭，回至署內，寬了大衣。正欲轉後，忽見外面傳進一角緊急文書，忙拆開看時，原來是漕河秋間水汛甚大，經漕河總督率同在工司道各員，小心防堵，直至霜降後，水力稍弱，亦漸卻退，兼之各工修得堅固非常，當具摺申奏。普慶安瀾，此時已交冬令，正水涸之時，更毋庸慮。孰料月內忽然潮汛大作，各工員弁又未曾防備，從來冬令絕無水患，此番突然而來，措手不及，竟決漫了好幾處堤岸。各工人員，都疑爲妖誕，那告急的詳文，如雪片一般，把個曹大生嚇得驚疑不定；且古今未有之事，又不敢不出摺具奏，自請處分。旨下，着漕河總督商同兩江總督與山東巡撫妥爲籌辦。所以曹大生忙備了咨文，至南京、山東，請雲從龍、洪鼎材赴工會辦。從龍見了來文，也深爲詫異，亦不知冬令水患，是何吉凶，卽收拾起程。忽想起王喜來，正好借此機遇，帶他去効力，便傳了王喜來見，說知此事。王喜甚爲欣然，退了下來，卽將秋霞寄頓在方夫人處，自己單身好隨制台去治水；而且又是漕河兩營人員分內之事，一日從龍到了清江，曹大生得信，卽遣員迎接入城相見。洪鼎材早到了數日，彼此見了面，無暇敘說寒溫，便議論此水來由，大爲怪異。曹大生道：『亙古及今，未聞交冬水涸之時，復又泛漲；且來勢甚猛，竟

有堤工難保之虞，豈非怪事？而何偏偏不弟來淮，值此禍亂，定然我應絕於此，多分此水，即因小弟而至，亦未可知。」雲從龍、洪鼎材聽曹大生說出這倉猝不倫之言，幾乎被他引了笑出聲來。洪鼎材道：「曹大人，你也試過慮了，但是水患每年夏秋之間，是有的，卻未聞冬令還有水患；若說因大人而生此怪異之事，斷乎不能。你大人應如何設法堵禦此水才是，縱自己怨恨到明歲此時，竊恐這水也退不下去。」從龍點首道：「洪老大人此言甚是，況我等奉命來商酌治水的，宜趕緊籌畫妥善章程，務要澈底清源，不能揚湯止沸。大家立定主見，好請旨辦理，在二位大人高見若何？」洪鼎材未及回言，曹大生先雙手齊搖道：「上諭雖命我同二位大人會辦，無奈小弟自知才短，兼之連日心緒不寧，分外一籌莫展，不知我這前程與性命，有是沒有呢？那裏還想得出差策來，悉聽二位大人若何籌畫，自然是計出萬全，何用小弟旁參末議，徒覺贅疣？然而小弟亦不得置身局外，惟有諸事願附驥尾而行。」雲從龍見曹大生一味推諉，只顧身家，不顧國事的話，不禁正色道：「曹大人，你太難為情了，大人身居極品大員，受朝廷寄託之重，而且水利係大人的專責，我們不過奉命來與大人會辦，應該大人主政才是。怎麼你大人這般畏縮不前，真成笑話！既是你大人毫無一策，卻不怪我等放肆僭越大人了。」遂回身對洪鼎材道：「在老大人高明，怎生辦法？」曹大生被雲從龍一頓搶白得啞口無言，滿面羞慚，氣生生的坐在一旁，袖手觀天，若作不聞之狀。洪鼎材道：「此事亦非彼此推諉的事，雲大人有何良策，何妨請教，大家斟酌。」從龍笑了笑，道：「在小弟愚見，自古治水之法，無過清源遏流四字，雖然刻下水勢近於怪誕，我等仍當以平日治水之道治之，何能以怪誕而止？且怪誕這一句話，也不能達諸上聽。我意明日先着兩員熟習水利的官，前往漫漲倒塌的各處堤岸要隘，察看如何情形，然後再度其來去之勢治之，庶幾可成；不然胸無成竹，恐反招債事之愆，未卜你老大人以為然否？」洪鼎材連連點頭道：「此論深是你大人意見，欲着何員前去？」從龍道：「小弟前在漕河任上，有署漕標中軍都司鄭林，該員作事明幹，頗知水利，再漕標守備前署揚州衛守備王起榮，亦精明強幹，即着此二員同去，可無貽誤。」洪鼎材道：「諒你大人賞識不謬，若論鄭都司，我亦知該員勤能可靠。」即向曹大生道：「曹大人明日可速委鄭王二員前往，此番的水是突如其來，竟有朝不保暮之虞，愈速愈

妙。」曹大生聞雲從龍說出王起榮來，明知是女婿的仇人，又不便駁回，便道：「既雲大人保薦該二員前去，諒必不錯；但是該員等俱係武弁，恐不甚明晰水性；我意中卻有一人可以偕往，於事亦可有濟。小婿魯鵬前月由甘泉縣任所告病回籍，現在仍居此地就醫，於水利上甚爲熟諳；我欲着彼同往，庶收寸效，不知二位大人可否？」洪鼎材道：「既是大人令坦，又熟習水利，大人何妨即委以同去；只要察看得實，不致誤公，無論何人，皆可去得。」雲從龍聞曹大生居然保薦他女婿魯鵬同去，分明因我着王起榮察看水勢，他即着魯鵬去，暗中好掣王起榮的肘腋，不問可知，便淡笑了聲道：「論理委員前往，應該曹大人作主，我等何得擅專？」因曹大人說近日水患擾得心緒不安，囑我等裁酌，我又因曾在漕河任上，一年之久，深知鄭林可靠，王起榮亦因其辦事勤明，故着其協同鄭林前去。而該員等又係漕河兩營之員，使以察看水勢，不爲越分。若薦舉我等隨帶之員，或其中有偏袒，至於令坦人本精明，又諳水利，同去何妨？無如令坦既非漕河之員，兼係告病回籍之人，在清江就醫，尚可如委其察看水勢，究竟前次令坦告病是實，抑或是有意規避那起承審的案卷處分呢？你大人若以爲鄭王二員均係武弁，恐不甚明晰水性，漕河兩營文員不乏其人，你大人該有意中信實得過的明幹之員，不妨加委一人同往，相輔而行；不然，即不着鄭王二員去，另派委一二文員前去亦可，好在都是國家的公事，我們並無私意在內，就是你大人欲着令坦同去，不過爲令坦熟諳水利，可以察看得實，無奈令坦卻有此一番原由，是別人可去而令坦獨不可去。小弟將此事申明，諒你大人也不致怪我方命。」洪鼎材聽了，忙接口道：「這麼一說，令坦卻是去不得，我尚不知其中有這一段情節，雲大人還是爲的令坦呢？否則差委是曹大人的責任，他也犯不着作梗，竊恐委了令坦前去，難免沒人議論，第一漕河兩營的人員，即有物議，他們誰人不想出力邀功？若委了別人去，他們尚敢怒而不敢言，若委了令坦，他們知道這其中緣由，甚至即可明目張膽，上來面回大人，那才難處呢！」曹大生聽雲從龍、洪鼎材所言，句句皆是諷諷着他，更外置身無地，不禁徹耳皆紅，冷笑道：「小弟欲着小婿同去，亦是因公起見，並無他意，如果不能同去，即作罷論，又何必另委別員？這一來倒顯見小弟是蓄私了。」便賭氣將鄭林、王喜喚上，當面吩咐他們：「趕緊去察看各工段要隘，水勢情形，須要逐細審視來蹤去跡，

限五日銷差；倘有疎虞掛漏，你們小心就是了。」又一面吩咐立給文札，好明早動身。鄭林、王喜齊聲答應退出，收拾赴工。曹大生即叫擺酒款待雲、洪二人，席間無非談論治水的法則，更鼓方散，各回公寓。自是曹大生痛恨從龍，足見我女婿前番雖是陳甘二人作對，其中定是姓雲的主使，不然他何以硬阻我不令魯鵬前去？回後又將雲從龍與他別氣的話告訴女婿，魯鵬亦恨不絕口。雲從龍回至寓所，叫人喚了鄭林、王喜過來道：「你們是我保舉去的，曹大人甚不說意，因為我未容他女婿同去之故；起先當面吩咐你們的時候，你們也該看出神色，總之小心察看各事得實，亦不怕他尋事；他若無中生有，難為你們，自有我主張，你們卻別要辦理不善，使他有疵可求，那我也只好照公而論。」鄭林、王喜忙站起身道：「卑職們沐大人破格培植，敢不竭盡心力，仰副大人之盛意！」從龍又囑咐了一番，鄭林、王喜方告辭下來，各帶了幾名跟從，次日清早起身去了。這裏曹大生又備帖請雲從龍、洪鼎材下頓。洪鼎材道：「雖着鄭王二員去看各工，遙想不過某處漫決，某處坍塌，據實詳報上來，我等宜先行籌畫，推本追原，當用何法治之，方可速期成效。」雲從龍道：「書云：火曰炎上，水曰潤下。治水之要，都宜引之趨下。若專修堤工，縱堅如鐵石，亦不能當水力掃刷；何況各工口門，無非木石柴草而已，焉能歷久不朽？在愚見，俟鄭王二員踏勘後，得知各處水勢大小，然後尋其來源，復在極下受水之處，督夫役挑挖，引水下注，使水力倒回，無復上激。再將漫決坍塌各段，趕緊興修搶堵，非獨解今日之圍，連下年秋汛之時，都可免患。」洪鼎材聽說，連聲稱是。曹大生也只得附和說好。轉瞬五日工夫，鄭林、王喜已回，進見衆人，請安銷委。鄭林走上一步，回道：「卑職等奉命，直探到山東以上臨清、張秋交界地方，節節要害，均被沖刷甚險；幸而各工駐防人等，皆加意守護，日前尚可無礙。卑職等又傳了大人們口諭，囑彼等小心隄防，不口即撥款興修，所爭者不過在此旬，日有餘工夫，最關緊要。」說着，又在身畔取出一圖呈上，即是他兩人所經過的地方，恐口說遺漏，故繪了一圖，可以一覽無餘。雲從龍接過繪圖看畢，痛加贊賞：「可見你們辦事很好；且下去歇息，待我們議定如何堵治，再行差委。」鄭王二人應聲退下。雲從龍又將繪圖細看了一遍，即指點與洪、曹二人看，某處地勢高固，某處地勢低險，其低險之處，水勢一至，必先受害，即歲歲興修，徒靡國帑，不能保其永遠無患，須要疏通去路，視河身之高

下，分別挑挖，縱秋漲陡至，不過在極低之處，小有危險，皆可挽回人力；若再未事先防，預期修築堤岸，堅堵口門，使河伯無從施其威，風神不能賈其勇，則東南一帶，即可普慶安瀾矣。洪鼎材聽了，稱善說道：『雲大人真乃洞澈利弊，言言中肯，我輩自慚老朽，望塵莫及。還要請問如何疏通之法，願再聞其說。』從龍笑道：『治水乃曹大人專責，我輩不過奉命幫辦，是以斗膽妄參末議，尚宜聆曹大人雅教，若何疏治爲是。』曹大生臉紅道：『雲大人又來取笑了，我已奉申在先，昏瞶無能，你大人既有妥善章程，理當乞道其詳，好在都是爲國家的事，不容推諉，小弟實係才短，並非有意取巧。』從龍聽說，暗忖道：『我本欲取笑曹老頭兒幾句，這一句倒被他駁回了。』遂不作謙讓道：『明日我與二位大人，帶領平時在工當差，熟習水利明幹之員數人，前往親勘，相其地勢，在極低之處，先命工人築成攔壩，使活水斷流，用水車將水引置別處，即由此處節節疏通，都宜愈深愈妙；再將各要隘堤岸前做成石磯，使水不湍激，然後再興修堤岸，加高增廣。恐意水發之時，既有石磯分其水力，復有低處引水下注，縱驚濤迅漲，橫空而來，亦不致且至夕決。至於督率築挖，總司其事，仍派鄭都司、王守備前去，該二員年富力強，眼明心細，可無遺誤。』洪鼎材連稱甚善。雲從龍見曹大生各事推諉不前，也不由他做主，及請問他行止，便傳了鄭王二人來，當面吩咐。又與洪鼎材商議，挑出幾名在工熟諳河道人員，分頭去開通水路，建築石磯等事。因雲從龍與洪鼎材皆攝過漕河兩案，深知在工各員賢否，都派的是多年老練之員。又叫曹大生勸支庫項若干，發給他們領去，置辦應用各物，與招雇夫役飯食工價等款。一面又咨請東河總督，合辦臨清以下一帶，恐彼損此益，互相受害。曹大生見雲洪二人，不同他商議，獨斷獨行，非獨不見惱，倒反歡喜，他以爲若有疎虞，即非一人專責，難得他們來替我挑這重擔，所以毫無阻撓。一任他二人分派。晚間回至自己署內，暗暗遣了幾名心腹家丁，到各工稽查，倘有不測，即飛來報我，那時也顧不得他們了。好先行專摺入京，自立腳步要緊。他們既說得整鑿，又多般嘲笑我無能，若將大事辦壞，得了處分，亦是自取咎戾，與我無干。然外面卻不能不假作和氣，與雲洪二人，合爲一手。次早封了數隻大船，着人到雲從龍、洪鼎材公館內邀請，一同赴工踏勘。雲從龍又命派去各員各陳條說，擇其善者，即用他的法則，相機而行。便輕裝簡從，一路察看水勢緩急，何處該挑，何處該築，何

處該修，一一佈置停當。他三人仍返清江，坐待各要工完竣覆命，以後方可各回任所。先將大概辦理情形，及開工日期，聯銜具奏，暫且不提。單說鄭林、王喜，曉得此次是雲制台獨力保薦他二人，才委此重任。兩人背地計議道：「我們若不將此番工程辦得至善至妥，即深負了雲大人一場盛意。況大工告竣，我們准准是有大保舉的。」二人即議定分頭督率，兩下仍書函往來，各述工段形勢，互相酌理。鄭林專管築磯修堤等事，王喜專管挑挖低處河身，引水歸源，監督夫役人等，晝夜趨趕，露宿風餐，不辭勞苦。是以雲、洪等人，均未能回任過年，不時又親赴各工段看視，稽察各員勤怠。東河總督也到交界地方，會晤過一次。直至次年二月初旬，工程方次第告竣。鄭、王二人，具稟申報請雲從龍等人，下來看工。從龍即約了洪鼎材、曹大生同往，果然各工石磯，修築得高大堅固，河身亦挑挖得深闊。雲從龍即在工次，痛贊鄭林、王喜辦事認真，便照單收了工程。又見河內水勢緩弱，日漸下退，回至清江，即與曹大生計議，將修築完竣一節，聯銜具摺，所有在工出力人員，各按官階保奏；又一面備造支用清冊，報部稽核。鄭林、王喜係此次尤爲出力人員，另片單保。又傳了名班來唱戲酬謝金龍河、瀆諸神廟，宇整整忙了半月有餘，才得清結。雲從龍即收拾回省，洪鼎材亦回山東去了。一日，從龍到了南京，在城諸官迎接，數月中未免堆積下許多公事，從龍自有一番料理。隔了數日，曹大生奉到恩諭，天顏甚爲欣悅，該督撫等均着交部從優議敘。至工上之出力各員，悉如該督撫等奏請，內有單保尤爲出力之河營都司，昔署漕標中軍 鄭林，着以河營參將升用，並賞加副將銜；前署揚州衛候補守備衛守王，起榮，着免其遲繳處分，仍令回任，並俟試署一年期滿之後，果能勤慎，准其題補實授。再各工段河瀆、大王諸廟，經該督撫等祈禱靈應，實深寅感，着翰林院恭書匾額數方，交曹大生祇領，敬謹懸掛各廟，用答神庥。曹大生見王喜依舊回任，心內甚爲不快，無如自己因交卸在歸，又因奉了明文，樂得做個人情，即給札使王喜仍回揚州衛任。原來直隸、蘭儀、開州等處，秋汛泛濫，沖損官民等堤，現當水涸之時，亟欲興修，適值河東河道總督病故出缺，因此曹大生、王喜忙於未卸事之先，着王喜、大生速赴東河新任，接手辦理。所遺漕河總督，着杭州巡撫何炳署理。所以曹大生、王喜忙於未卸事之先，着王喜回任，也見得是他的情分。王喜自是歡喜非常，深感雲制台之力。鄭林亦因自己升「官職，分外喜悅。兩人即聯

名具稟，叩謝從龍保薦之恩。王喜見到任日近，特遣人至南京接取秋設，又單稟從龍。小儒兩人這日從龍接到來稟，亦覺欣然，便袖了王喜稟啓來會小儒。再則連日辦公，延尚未答拜過衆人，與他們倒疎失了數月之久。小儒等人聞得從龍來了，忙同出迎接入內，衆人先給從龍道喜。此時漢桂也在座中，因歲底已將江相的靈柩請入祖塋安葬，現在守制在家，除了朝夕在江老夫人前定省，餘外毫無一事。又爲孝服在身，不便見客，故時常到新園子裏，與小儒等人盤桓消遣。從龍卽向漢桂道：『去冬尊老相國殯宮入山，彼時我在河工，正當吃緊之時，萬不克分身，只遣人回省致祭，未免不恭，至今猶覺抱歉，想子駕都能恕我。』漢桂欠身連稱不敢。小儒又詢問河工辦理情形。從龍一一細說，便將王喜的稟啓取出，與小儒等人看。小儒笑道：『昨日我亦接到他的稟啓，並來接取家眷赴任，稟中深感你大力栽培，然而王喜回任，卻多虧了在田成全。王喜固然心滿意足，不免使曹大生難爲情些；好在他已調赴東河新任，亦莫能爲力。目下漕台換了家業師來，王喜這揚州衛可保穩如泰山了。』從龍笑道：『曹大生多是自取其咎，不能尤人，他調東河，還便宜了他。若仍在漕河任上，豈不更難爲情？』王喜是他參劾去任，日前我們保舉王喜回任的奏摺，亦有他聯銜在內，他而今調往東河，正好順水推舟，做個人情。』又將曹大生如何舉薦魯鵬，同去查勘河工，如何諸事退縮不前，『我卽如何與洪老一問一答的譏諷他，不怕曹大生是有名的老牛精，他也自覺慚愧，惟有一件事，他真討了便宜，修築堤磯，開挖水道，多是我與洪老的主見，現在大工告成，他卻穩穩的得了議敘，可謂坐享承平，我們代他做了粗活，其實調赴東河，興修各工，皆因他南河辦得合宜，東河方着他去，只怕他自家要辦出亂子來，那時纔顯我們的好處呢！此番他一人承理，必然委他女婿去，不知魯鵬第一卽要累他受處分，此乃意中之事，你們若不相信，耳聽好消息罷！』二郎接口道：『曹大生爲人本來卑鄙齷齪，不堪言喻，國家用他爲封圻大員，也是官民的晦氣。最怪是他兩個女婿，與他一流人物，真正俗語道得好，不是一家人，不在一家門。』說罷，衆人都笑了起來。王蘭道：『你們公務也該論完了，此會又評論到人品，究竟與你們何干？我實在不耐煩聽了，我只曉得及時行樂四字，其外一概非我閒問。今年正月花燈節下，我們也很樂了幾回，多沒有在田在座，因他代國宣勞，情非得已，現在公務已竣，正好尋樂，將這

些已過身沒要緊的話，復又抖擻出來，長篇大套的議論，有何趣味？況本月將盡，轉眼清和月至，我見留春館前芍藥大半吐紅，大約因今年節氣早的原故。我意明日先備東道，奉邀諸君在奪艷樓宴賞牡丹，晚間即在紅香院小飲，那裏的景致甚好，現在亦有幾種花，當令盛開，再遲數日，俟芍藥全開，仍要大大樂這麼一日。賞牡丹的東道，是我自備，賞芍藥的東道，卻要罰他在田備的；因我們幾次宴會，他多未至，雖是因公羈絆，那辜負春光這四字難逃其責，你們看我可罰得他在理？」二郎拍手道：「罰得在理，就是這麼說法，明日你先備東道，到了芍藥開時，不怕在田不請我們。他若推故不來，我們會鬧到他衙門裏去。」從龍笑道：「叫我請你們還可，即是明日的東道，亦算我的，都不值什麼，惟有這罰字難當，又不是我有意不赴你們的雅會，我也願意日日同你們樂呢，苦於身不由己，也是沒法的事，非比者香如今退隱田園，逍遙散誕，可見這罰字即用的不當。這些話姑且勿論，者香當作罰我，我仍當作請你們，各執各語。者香先把明日的東道備了，請我們去賞牡丹，且到月下，芍藥開時，再議我的東道未晚。」小儒亦笑道：「隨便你們爭論，東道愈多愈妙，總之你們備出東道，都少不了我的，我豈不落得多吃兩次？」說得衆人皆拍手大笑。從龍又坐了半晌，即作辭回署。晚間王蘭叫了廚子上來，吩咐明日晚備四桌精美酒肴，算我的帳。一宵無話。次早王蘭又着人去請從龍過來午飯，即擺在奪艷樓上。衆人登樓凭欄下望，果然牡丹開得十分燦爛，如一座花山相似；最高的處，在花竟直接樓口，姚黃魏紫，各色爭妍，又夾着一叢一叢的綉球，真乃花團雪浪，分外奪目。衆人賞玩了一回，入座開懷痛飲。晚來的酒席，即設在紅香院中，亦有西府蘭蕙等花可賞。飲至三更，衆人多有了七八分醉意，方散。裏面方夫人聞知，也鼓起興來，亦備了東道，請婉容等人宴賞牡丹，不須贅說。光陰迅速，早至四月中旬，留春館外芍藥十開八九，王蘭即取了一幅花箋，寫了幾行，送與從龍道：

一昨偶步園中，見菱尾盛開，忽憶君約，不禁狂喜，食指即潑潑動矣。君可將數斗佳釀，來助我豪興，我當痛飲大嚼，沉醉花前。春光有知，亦當留戀不忍遽去。君如以我言爲謬，明日宴罷，可試觀我采頤。從龍看畢，笑道：「者香真狂放得有趣。」遂作了覆字，交給衆人回去。一宵無話。次日清早，從龍起身洗漱畢，略

用早膳，卽坐轎向繪芳園來。未知從龍等人宴會時有何佳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鬪尖叉羣聯芍藥詩 紹箕裘再兆芙蓉鏡

話說雲從龍來至繪芳園，覽餘閣前下轎，小儒、王蘭等人早迎接出外，邀請從龍到留春館內，家人們送了茶。從龍卽向王蘭笑道：『昨承折簡相招，今日特來驗君食指，果動否乎？』王蘭笑道：『食指之動與不動，與你無涉，你究竟今朝的東道怎生備法，快說出來。我吩咐廚子去。』從龍道：『悉聽尊便，仍照日前的東道何如？』二郎道：『在田別要信者香的話，若等你這時候來方纔吩咐廚子預備午飯，是別想吃了。昨晚我們已代你議定，你看去可使得，與前日者香的所備不過大同小異。』說着，回身在書架上取過一張食單，遞與從龍。從龍接過看了一眼，連稱：『妙極，該價若干，還煩楚卿知會廚房內，明日到我那裏去領。』二郎笑道：『這倒不用你交代，你備東道請人，自然到你那裏領價，難不成還派我出錢麼？』衆人談談說說，早近午時了，家人們上來擺開桌椅，安放盃筯，從龍亦換了便衣。今日是八付座頭，從龍、小儒、王蘭、二郎、漢槎、伯書、梅仙、五官等八人。從龍主位，其餘挨次而坐，衆人飲酒看花，甚爲歡暢。留春館前本有畝許大的空地，盡用短紅竹籬，就着地勢，圍成長短方圓形式，每圍內分栽各色芍藥。當盛開之時，不下千餘百枝，深紅淺白，奪艷爭妍，望去若錦綉花城相似。衆人賞一回花，飲一回酒，高談雄論一回，大爲愜意。小儒又命人剪了各色芍藥數十枝，插於几上，壁間頓覺滿室中花團錦簇，分外可觀。少停席終散坐，品茗閒談。王蘭道：『既對名花，何可無詩？我欲大衆聯句，作五排一章，以誌今日之樂。』五官聽了，忙接口道：『原來五官近日習學作詩，甫經入彀，恨不能與人聯句，評評自己詩學如何，若果能臨大敵，從此當格外用心，益求精進，倘不能用，我也死心闕地，丟開手另習別的技藝，免空費了心思。此時聽見王蘭要聯句，正合己意，生恐小儒等不願，故而趕着先行道好，以鼓衆人之興，也不待衆人答應，便起身取過筆硯，催着王蘭限韻。從龍笑道：『五官也不做詩，偏是他着急得很，是何意見？』二郎道：『在田不知道，他近日似着魔一般，晝夜學詩，甚至到四更還不肯睡，在那裏吟哦。清早就向小儒，着香問長問短，又品論李、青蓮、鈴』

羊掛角，杜工部巨翅摩天，白香山平易近人，韓昌黎大氣磅礴，以及郊寒島瘦，陶淡李濃，王摩詰詩中有畫，司空圖物外傳神，一日到晚，不是分門別類的，摹效各家法則，即嘔心挖膽的面壁吟思。我常笑他這麼苦志用功，將來定成名士。所以他聞得你們要聯句，纔這般喜歡。」從龍道：「原來五官也會作詩了，真正難得！我們倒不可不聯吟，以助五官雅興；二則也評較評較，他的詩學究竟如何？我每說五官的爲人，要算十全，就是文墨上不甚了了，未免缺憾；這麼一來，竟成了彬彬儒雅，可羨可敬。」二郎道：「他不獨學詩，而今兼又學畫，昨日我看他畫的底稿兒，就很有筆意，山水花卉，人物翎毛，草蟲，色色俱全，惟有山水分外擅長，尤奇是他又學作寫真，日前代小瘤畫了個小像，試筆雖不十分形肖，亦不至人見了不是小瘤的面目，卻也難爲他有這麼大心腸去學。大約再過一年半載，該有人求他畫了。」五官笑道：「楚卿別笑話人罷！我不過閒暇，東塗西抹的糊塗，也不算什麼，還不知學得成學不成呢！待我果真學成了，再勞你這麼謬獎不遲。我們倒是商議怎生聯句，是正經，不要聽你沒要緊的閒話，擾亂衆人詩興。」從龍點頭道：「真所謂人有所念，天必從之。又云：有志者事竟成。五官賦性本來聰敏過人，再加以好學之功，定可成名，從此驥壇之上，又多樹一幟，荆關之下，復繼起一人，我輩真要愧煞。」王蘭早將韻本展開，揀了一先的韻，又將一張紙裁分八處，上面註人名字，放在各人面前，推着五官道：「就從你聯起罷！」五官也不推讓，提起筆略一吟哦，便寫着念道：

月令清和廟，

寫下道：「此句起的未免粗鄙，你們品評可用得？否則待我另想起句。」從龍道：「很好，不用改的，凡五排開首，都宜平鋪直敘，方不占中後的地步，況此句雖然平易，卻是這個時候，我來接你的。」便提筆寫着，念着道：

名園集衆賢，花稱金帶豔，

伯青道：「既已說到本題，不能不敘及我輩。」遂聯道：

人似玉班聯，杯泛茶蘼酒，

小儒道：「正是時候了，仍要再寫幾句實事實景，始不脫略。」便寫道：

堂開玳瑁筵，低徊紅帶雨，
漢槎點點頭，也續着寫道：

綽約碧籠烟，徑築三弓拓，

王蘭卽續道：

籬圍萬朵妍，春殘歸似客，

梅仙忙接道：

夏至永如年，香不招飛蝶，

二郎續道：

聲先聽杜鵑，將離誰作賦，

王蘭又忙接寫道：

別號慣名鋌，燦燦翻階上，

五官道：『這鋌字韻押得新鮮，未免失之穿鑿。』便接着續道：

丰茸倚檻邊，閒凭橋廿四，

小儒點頭道：『妙在不黏不脫，空際傳神；五官的詩學，真有進益了。』亦接續道：

清供佛三千，蕊細同絲蹙，

從龍卽接道：

枝高若火然；

正待寫第二句，王蘭坐在對面已得了一句，便搶着續道：

欹斜因露醉，

梅仙見王蘭搶了從龍的出句，也不容王蘭再接，便提筆寫着念着道：

窈窕受風偏。
伯青笑了笑，續道：

品重鵝黃貴，

二郎也搶着接了一句道：

機滋大白延；

五官笑道：『那裏是聯句，倒是搶命了。』亦續道：

烘宜朝院日，

梅仙道：

晴好夕陽天

王蘭笑指着金、柳二人高聲念道：

謔贈詩人詠，

從龍亦笑着續道：

許芳畫譜傳，

小儒道：『不必再往下聯了，我來煞尾罷！若再聯下去，不過倒去顛來，用些芍藥典故，反嫌堆砌。』遂提筆寫道：

吾儕須暢飲，對此已如仙。

五官道：『這兩句與芍藥有何關係？』小儒道：『唐韓愈芍藥詩，覺來獨坐忽驚恐，身在仙宮第幾重。我就是用的這個意思。』五官點頭道：『原來如此。卽如這裏館名留春，我常想留春二字，未免太泛；若以爲芍藥開於首夏，春事已殘，取名留春者，言其不忍春去欲相留之意，則茶蘼等花，何嘗不與芍藥同時開放，也可題此二字。我幾次要問者，香又恐另有出處。昨日偶見柳宗元詩，有欲紅醉濃露，窈窕留餘春之句，方知留春二字，專指芍藥而言，竟移不到別的花木上去。』古云：開卷有益，真正不謬；我若冒冒失失的去問者，香又要惹他笑話了。』從龍

道：『足見五官處處留心，深爲可羨。』梅仙卽取過一幅淡紅花箋，將衆人的詩句挨次醫在一處，每句下註了名字，衆人彼此傳觀，贊賞了一回。從龍道：『今日是子鵲落後了，別人或三聯，或二聯不等，惟你只有一聯。』漢槎笑道：『我本不善聯句，情甘落後，先時你們慢慢按部就班的聯續，我尙可勉強一聯，誰知你們後來同搶命一般，彼爭此賽，我那裏趕得上。爽性退後，還藏拙些。改日容我補幾首絕句，或者還看得下去。若此時勉強和你們搶着聯句，必至鬧出不倫類的詩句來，又何苦惹你們取笑呢？』衆人談說了半晌，時已近暮，留春館內早點齊燈燭。小儒又命人札了多少各色紙燈，用長竿挑起，插在芍藥田內，紅花用紅燈，白花用白燈，愈顯得花光豔麗，燈彩迷離。衆人齊贊這想頭甚好。家丁們擺上酒席，衆人復挨次入座，傳杯遞盞，直至三更方止。從龍辭別回署，小儒等亦各回寢所。次早小儒起身，正欲向園裏去尋五官伯青閒話，又可便到留春館賞玩帶露芍藥，忽見雙福忙忙的進來，上前請安道喜道：『京裏二位少爺報單到了。』小儒未及答言，早聽得外面一片鑼聲，敲的沸翻盈天，送報的人衆好似直打了進來，齊向小儒叩頭稱賀，爲首的越衆上前，單屈膝雙手將報單呈上。小儒喜出望外，卽命雙福先領送報人衆下去歇息，展開報單，見寶微中了二十三名進士，欽點庶常吉士、寶焄也中在五十六名上，以知縣簽發江西。小儒一面吩咐開發報人，又賞了酒飯，遂興忽忽的回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。方夫人聽了，亦欣喜異常，忙盥手親自在家神祖先前點燭焚香。隨後衆家人一起一起的上來叩喜，多有賞賜。外面王蘭人等，裏面洪靜儀衆夫人等，皆過來道喜。少停雲從龍得信，也坐轎前來，接着合城文武諸官，紛紛來賀，忙的小儒迎送不迭。大門內早將一幅猩紅吳綾，寫着泥金報單，高高掛起。綠野堂上亦張掛燈綵。此時連雙福等衆家丁都忙得十分高興，議定來日演戲擺酒，偏請在城官員紳宦，次日請親族人等，又次日請從龍人衆，分作三日，方不擁擠。一切照料，仍託梅仙、五官二人內裏。夫人也分三天邀請女客。所有來赴席的親友，自然各有厚餽，不須細述。到了第三天，酒席擺在綠野堂，從龍首坐，其餘各分次序，晚酒仍設在留春館內。從龍說道：『前日子鵲說另補幾首芍藥詩，刻已數日，想必脫稿，何妨請教一觀。』漢槎笑道：『詩卻湊了兩首，連自家多看不入眼，怎好獻醜？可否再假兩日工夫，容芟改可觀，再行呈政。』王蘭道：『罷，子鵲今日忽然用起謙來，真

令人難解，不要磨牙了，快些取出來，與大家看罷！知道你定有出色詩句，故作此欲揚先抑之勢。」漢棧被大衆逼迫不過，只得取過筆硯寫下來，遞與衆人。見是兩首絕句，王蘭念道：

揚州芍藥甲天下，勾引詩人興更狂；既道此身有仙骨，緣何低首讓花王。

斜風細細雨霏霏，終日看花不忍歸；最愛虹橋二十四，一齊含笑脫宮衣。

衆人看畢，痛贊不絕。王蘭笑道：「這兩首絕句，措詞新穎，用意亦深沉，不露圭角，真合作也！我原說他揣摩了這數日工夫，定有佳句，卻故意不與人看，明雖謙抑，暗實誇張，這是子衡向來的脾氣。」漢棧大笑道：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好在我的詩已給你們看過，佳也罷，不佳也罷，悉聽諸香去說，我又敵不過他的口角，惟有聽之而已。」說話間，家丁們已上齊肴饌，小儒親自執壺，與衆人把盞，說道：「此次甘露未知可曾取中，想且暮間又都有信來，外面亦該有題名錄了，明日先買一本來一閱，即知有無。」從龍道：「我想禮闈取士的總裁，頗有限力，實徵秉性拘謹，直合個內官詞翰；寶焜生來風力，又善於言語機變，爲一方之牧令，綽然有餘，就是甘露那孩子，品學端方，大有乃祖之風，此科我可期其必中；但是他也是個州縣材料，縱然列在部曹，業經過格，恐翰苑清華，無他位置。我今日預先說下，停幾日即要發曉的，那時你們纔服我有先見之明。」衆人多點首稱是。王蘭道：「聞話少說，而今寶徵點了詞林，至遲秋間都要請假回籍的，正好順至杭州招贅，一舉兩便；小儒也該早些發信到朱家，使蓬耕好預先準備。因蓬耕家計不十分富足，免得臨時措置不及；二則亦當送個喜信去，叫他聽着喜歡。」伯青、楚卿既作大賓，也要聯名寄封信去，通知蓬耕。」小儒道：「者香不言，我幾忘了。明日即煩伯青、楚卿作起一札，我專人到杭州去，大約完姻吉期，都要擇在冬令，方展轉得來。」伯青、二郎皆答應了。小儒又道：「就是甘家那邊，得了甘露春闈的實在消息，我也要打點彼此下聘，擇吉同時婚嫁，早早將兒女婚姻完全，我即可交代首尾，從此了卻一樁心事了。」二郎笑道：「兒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自然要料理的；況且焜郎指日是一方父母了，沒的縣官到任，不帶着太太去，倒也新奇；只聽得翰林館裏，有告假完姻的故事，沒有聽得縣官有告假娶親的。小儒若說交代首尾，只恐言之過餘；前月你家沈姨娘新添了一位阿郎，取名寶森的，難道不算你的兒子，將來

你是不代他聘親的麼？」說得衆人都大笑起來。小儒笑道：「我說的是眼前，若到寶森娶婦，至早也得十數年。安知那時我輩又是何光景？楚卿這思慮竊恐太遠了些。」伯青插口道：「楚卿提及小儒得子，我卻記起者香月內雙得子女，這麼一件大喜慶事，反瞞着我們，連杯水酒都不肯請人，者香不免太爲吝嗇。」王蘭笑道：「若這麼說起，要扳出一堆的人來呢！日前楚卿夫人生了千金，二月內在田的大夫人生了公子，都未請人，不如大家約齊了公請你們，庶幾不至偏向。」二郎道：「倒也使得，我本要請人的，因爲生了個女孩子，什麼出奇，所以沒有驚動諸位，惟有者香雙得子女，亦當出個雙分纔是，莫若者香單請我們，我與在田公請你們，這纔真不偏向呢！」衆人齊說：「楚卿言之甚是。」重又換上大杯，雄談暢飲，直至月上花梢，方纔散席。又坐了一回，從龍辭去。伯青漢棧也因在園中住久，亦要回去。次日小儒即具了一信，又加上伯青、二郎的兩函，遣人專往杭州，並敘明冬間着微兒前來入贅等語。家丁領命而去。見雙福早送進一本春闈題名錄來，狀元出在蘇州，榜眼河南，探花杭州，因皆不認識，不過一看而已，沒甚關心。看到三甲中間分部的各主事，方見甘露名字，籤分禮部學習。小儒見了，亦覺喜悅道：「真個在田有知人之明，竟被他料定了。」忙回復與方夫人商議，着人往揚州甘家賀喜，並約彼此下聘日期。小儒的信纔去，恰好甘老也着人至南京來書，賀寶徵兄弟同捷之喜，亦提及行聘的事。兩邊皆約定七月中旬下聘，冬間定娶，此是後話不表。隔了一日，王蘭果然備帖來請衆人赴宴。原來洪靜儀生了一女，取名蕙貞，洛珠生了一子，取名政清，同月生產，只差了兩日，女先男後。王蘭既邀請衆人，從龍、二郎也不免同請了一天客。因從龍在工未回，時婉容已生了一子，二郎家前數日，小黛亦產下一女，小儒見他們彼此邀請，都有自己的陪客，也另備了幾席酒，做了一天戲，請從龍等人重開湯餅大會，鬧熱鬧熱。早至端陽午節，繁文不須細贅，無非你來我往，餽送角黍時鮮藥品等類。衆位夫人亦因都有了兒女，大家互相送些麝虎艾人，寄名符長命繩諸物，聊應時景。光陰易過，瞥眼早交暑日，小儒接到寶徵、寶煥的稟啓，知已請了假回籍祭祖，定於新秋同甘露一齊出京，又附着甘露寄呈他祖父的稟啓，與小儒昔日在京一班同年世好的通候書札。小儒一看畢，當將甘露的家書發出，差人送往揚州，即便起身袖了寶徵兄弟的來稟至後堂，交給方夫人看了。方夫人道：

『我正要請你來商量一件事，後日是馮太太的生日，前幾回他的生日，都因我們相離太遠，沒有送着禮物，他也不能怪我們；今番既住在一處，雖然是個小生日，正好借此替他做一做，以補從前，不知你意見若何？如果可行，你可叫人定下班子，以備本日伺候唱戲。』小儒聽說，連稱應該道：『我們自從各家合住，楚卿家大小很酬應了我們幾次，我實在過意不去，難得後日是馮太太生日，我們既曉得，定要大大熱鬧幾天，纔是道理。我就叫人傳班子去，切不可早露風聲。楚卿知道了，必然攔阻。等到當日，再告訴他，卻要暗暗知照。』王太太們一聲，忍他們也要附分子的。』說罷，小儒出外，吩咐了雙福，又叫廚房是日預備上等酒席。果然到了十二日，小黛方纔知道，欲要推辭，已來不及了。兩邊多掛了燈彩，東宅是男客，園子裏是女客，兩處皆有戲酒，頗爲熱鬧。接着王、祝、江、雲四處，也補送戲酒。小黛又作主人，復請大衆，雖然是個小生日，整忙了半月有餘方止。此時正屆大暑，小儒等人通不出門，即在園內避暑納涼。伯青、漢槎也不回去，同着梅仙、五官多住在園裏。這日早間，落了一陣雨，覺得涼爽，小儒起身向園子裏來，不着衣衫，料頭跳足，上身穿件熟羅小衫，下着小白袖褲，腳下趂了雙屨底涼鞋，手執鴈翎扇，緩緩的由留春館繞至迎義亭去，看雨後荷花。到了亭前，早見至蘭、梅仙二人，倚着闌干，指手劃腳的談論。梅仙又折了一朵白荷花，在手內擺弄。小儒進前笑道：『原來你二人先偏我在此玩賞荷花，也不約我一聲，我亦會尋了來。』王蘭笑道：『人皆知雨後荷花分外鮮豔，不可不賞；我們縱不約你，你也該知道來的。』小儒笑道：『你此時見我來了，樂得說句人情話。』正說着，只見伯青、漢槎二郎，由河那邊彎彎曲曲，分花拂柳的過橋而來，大家問了好，同倚着石欄，見池內紅白荷花相間而開，一朵朵奪豔爭妍，清芬撲鼻，如四面鏡，重臺佛座，金蟬，種類不一，真乃翠扇凝烟，紅衣泛水，高高低下，如一座花城相似；甚至河岸上，都鑽出幾枝早蓮花來，又見那荷葉上的雨珠，微風擺動，跳走不已。早有家人們送茶來。王蘭道：『五官何以不來，難不成還睡着麼？平日在裏面貪睡，勢所必然，現在一人住在叢桂山莊，也該早起了。』梅仙道：『何曾是貪睡？我來的時候，他已起身半晌，在那裏靜靜的用功呢！我去約他同來，他口內只答應着，卻不起身，我因此不耐煩，纔獨自走來，恰好路上碰見者香。我看老五終日在詩畫上講究得廢寢忘餐，還要入魔氣呢！』小儒道：『五官事事專心一志，而且』

始終不怠，何患無成？他的詩不必說，已是好的了，前日聯句中，頗爲出色，字亦寫得秀勁勻潤，大有鍾王體格，惟有畫沒有見他出過手，不知如何。若論詩字，有這般長進，他又精益求精，料想畫也不得十分離奇。他既不肯出來，我們大家開他去。」梅仙道：「他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，現在裝潢好了，掛在屋內，我就很愛他那軸畫兒，和他要過幾次，他說改日再畫一軸送我，原本捨不得送與別人，其實他也不曾學得多時，即如此精妙，可見他的天分聰明，高人一頭。若說詩字，我還可以將就得過，獨有畫，我是不懂的。」小儒點頭道：「不意五官猶有這般手段，你的天分，本來也好，詩字兩層，亦不弱似他，所欠的不過是學，只要你用心去畫，暇時就跟着他調調顏色，臨臨底稿，包管你不上一年半載，不愁不會畫的。俗說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說話時，衆人已出了亭子，梅仙又在池邊近處折了幾朵荷花，帶與五官，插瓶大衆，即從河畔邊至半村亭，穿出紅香院，來至叢桂山莊，進了園門，見伏伺五官的小童坐在石凳上打盹。衆人聽屋內寂靜無聲，便悄悄走到窗外，隔着碧紗，向裏一望，見五官坐在案前，吮筆作畫。案上鋪着一張一丈長的紙，已畫成半幅，紙上遠塗近抹，是作的一幅山水。五官卻筆不停揮，或點或染，或皴或鉤，疾如風雨，勢若雲煙，不必計畫之工拙，見他這般下筆，即知其技已精，不同俗手。五官一心專注在畫上，竟不知窗外有人窺看。衆人望了一會，見他畫已將成，一齊笑着走進道：「好畫呀！我們特地過來瞻仰的。」五官正在得意作畫之際，心無旁注，猛不防的被衆人嚇了一跳，忙擱筆起身讓坐。衆人都圍攏來爭看他的畫本，畢竟五官所畫的山水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叢桂莊披圖評十美 紅香院添頰仿三毫

話說柳五官正一人獨坐在叢桂山莊窗下作畫，因偶見外間壁上空着一方，沒有張掛字畫，想自己畫幅山水，懸於壁上，閒時賞玩。欲畫工筆，嫌太費筆墨，又落小家氣派，莫若畫幅大米，全用墨筆，寫作風雨歸舟，倒還雅致有趣。再煩着香書一付大草對聯，配搭起來，卻也不俗。況今早雨後天氣涼爽，正好作畫。想定主見，便尋出一張畫寶箋，用大筆蘸着墨水，濃塗淡抹，頃刻大局已成。真乃遠山凝翠，近樹籠煙，使人觀之，頓覺徧體生涼，恍

聞風颺雨漸瀝之音，出於紙上。五官畫畢，自己亦覺得意，正要搦恩數言峭勁的題句寫上，猛見小儒等人，笑着進來，稱讚好畫，不曾提防，倒嚇了一跳，忙笑嘻嘻的擱下筆，起身讓坐，又欲收過，不令衆人觀看。二郎搶一步上前，雙手捺住畫紙道：『我們已偷看半會了，你還要藏什麼呢？』說着，大衆都走了攏來，齊聲讚好。五官料也收藏不及，只得笑着走開來道：『什麼出奇，不過落你們一陣笑話，天大事也沒有了，好在我臉皮子鐵厚似的，也不怕你們笑。』小儒一面看畫，一面擡頭再看五官，上穿一件藕合色對襟蠅翼紗小衫，內襯紫竹穿成蝴蝶冰片梅花紋隔汗比甲，下穿粉白杭紡羅褲，繫着淡桃紅迴文正字空心鬚帶，腳下穿着棕夾線密網涼鞋，不愧人似亭亭玉立，神如奕奕風清。小儒不禁嘆道：『天生其人，又賦其才，真不致虛生此世矣。』五官聽小儒忽然說此兩句，又見目不轉睛的望着他，好生過意不去，臉一紅扭轉身子，對王蘭道：『者香，看我這軸畫可用得麼？』王蘭等人亦痛讚不絕道：『此幅逼近米元章，宛如當年一手所出，兼之筆意生動，大非初學。待明日秋涼時候，我們都要請你畫一二件。』五官笑道：『不嫌我壞，又不叫我賠紙，我都可畫，樂得將你們的紙拿來試筆，實告訴你們罷。我這幅畫是補這外間板壁的。』說着，即指其處道：『此間畫已有了，尙少一付對聯，意在煩者香爲我一書，改日容我靜靜的畫兩軸美人，用紅樓西廂上的故事，送者香家太太姨奶奶房裏掛掛，可好麼？』王蘭道：『多謝，多謝！就算工換工罷。對聯我明兒即寫好送來，也不用你買紙，我那裏有現成的金箋，是京中琉璃廠的貨物，外面是買不出那樣好箋紙來，我送你一付罷。合你這軸畫兒，掛在你這屋裏，也還配得上。』五官笑道：『我也多謝多謝，我這謝字比你那謝字卻用的確切些，既說工換工，你也不必謝我送的畫，我也不必謝你送的字，我這多謝是謝你送我這樣好箋紙的，可不比你那多謝二字安詳點兒？』王蘭亦笑道：『罷罷罷，算我不通，你連這麼一句口頭語，多要扳駁出字面輕重來，你說送我美人，倒提起一件事來，適纔小儒說你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甚好，你掛在何處呢？可能給我們瞧瞧。』五官笑道：『你別聽小儒的話，那畫又算得什麼？不是掛在裏間房內，你們看去就是了，看出敗筆來，卻別要笑我，那可是不依的。』王蘭等人聽說，都一齊走進內間，見東邊用八寶攢花竹架，隔作小小一間臥室，裏面鋪排陳設，無不精美，懸了一頂淡青官花紗帳，大紅實地

紗盤金鉤帶，上罩白綾帳沿，用玉色官紗，搯三牙寬鑲漆邊，當中是五官親手自畫的「玉堂春富貴圖」。榻上鋪着龍鬚草斜紋軟蓆，杭州十錦灌香涼枕，疊着兩牀薄薄的紗被，一紅一綠，帳內又掛着麝尾拂塵等類。牀頭前一張檀木半桌，擺了一盆素馨，兩盆建蘭，走入屋內，幽香撲鼻，習習風生，頓忘溽暑。靠着後院一帶碧紗，中嵌玻璃短窗，窗外芭蕉，垂柳，梧桐，文竹等樹，橫窗弄影，雖近午時候，也透不下日光來。窗前安了一張小小大理石心方桌，上面圖書羅列，筆硯精良，真個野馬飛塵，一絲不到，看至下首，一順板壁上，懸着一幅橫披，即是梅仙所說的畫兒。衆人走近細看，果然畫着十個美人，或坐或立，或臨風弄帶，或倚竹無言，各臻其妙。而且十個美人，態姿不同，手內皆執着物件，衣髮等處，極其工細。旁邊又補着草木樹石，欄杆庭院諸景，無不點綴得安詳周密。衆人贊不絕口道：「果真好畫，不負小瓊稱讚，連我們見了，都愛不忍釋。」王蘭道：「我不要你畫兩軸美人送我，即煩你照這樣畫一幅罷。」五官搖頭道：「只好碰我高興，卻不敢一定允你。你說着輕巧，不知我費了多少事呢！」又去將小童叫醒，送上茶來，大家隨意坐下吃茶閒話。二郎道：「這窗外最妙，是幾株芭蕉，映在這碧紗上，分外好看。所謂窗外芭蕉窗裏人也。」衆人聽說，都笑了起來。小儒道：「五官平空畫十個美人在上，又各人手內皆執着物件，必然都畫着一樁故事。我想了半日，沒有解得。」五官何妨說與我們聽聽？」五官道：「也沒有什麼故事，我想畫別的故事，至多三五個人，又不能全是女子，只有金陵十二釵，人數最多，無如落於通套，使人一見，即知爲十二釵，又不過那幾張稿子，翻不出什麼新樣兒來。偶閱閒書，有唐六如爲江右寧藩畫的「十美图」，卻沒見人畫過，苦於尋不出稿本，便將各畫稿上美人湊成十個，又略加改易。我生恐另出新意，畫的不合位置，所以不敢取出來給人看，只好掛在房內，供自己玩視。誰知被你們見了，反以爲佳妙。我到底不信，只怕是你們有意笑話我的，故意稱揚，其實是鄙貶。不怪別人，只怪小瓊多嘴，去告訴你們，引出你們這些話來。」小儒道：「人家倒是真心誇讚你畫的工妙入神，委係你畫得真好，並非我們謬獎。你反疑心我們笑話你，從此我們就說你畫的不好何如？」五官笑道：「如今你們說我不好，我也不信了。」王蘭道：「原來五官仿的是唐六如進呈宸濠的十美图，我明白了。」便起身扯着小儒重至畫前，指與衆人看道：「這兩個坐在亭子內對面拈毫

作想的，一是廣陵兩君湯之謁，善畫；一是嘉禾文儒朱家淑，善書；那草地上舞劍的，是江陵小僊熊御，這邊院落內同坐在一塊石磴上音樂迭奏的三個美人，鼓瑟的是錢塘絮才柳春陽，彈箏的是荊溪芳洲杜若，吹笙的乃洛陽朱芳花，那邊竹林裏品簫的，是公安端清薛幼端，拍手低唱的，是金陵鳳生錢韶，盤膝坐在桐陰下獨自撫琴的，是姑蘇文舟木桂，左首一帶梅林外，有個美人，身穿縞素，持着一幅畫圖，在那裏含愁諦視的，即是十美中第一出色的南昌素瓊崔璧，看的畫圖，是軸小像，乃吳縣張夢晉，此兩人異地慕名，彼此誓不嫁娶。後來崔爲畫師季生竊其容貌，繪圖呈之宸濠，遂爲掠去。張抑鬱瘵死。崔聞之，亦尋卒。唐六如爲其合葬墓山下。墓上又栽梅花萬本。說罷，回頭向五官道：「我說的可不是？」五官道：「一絲不錯，你說的怎麼會錯呢？」王蘭又笑道：「你說用各畫本湊成此圖畫的，這崔素瓊立在梅花林外，可是用的月明林下美人來的稿本，其餘如彈琴的，是仿停琴佇涼月吹簫的，唱歌的是摹小紅低唱我吹簫，不過吹簫的換個女人就是了。」衆人聽了，齊聲說是。又起身同至外間來坐。五官叫人切出兩盤瓜藕，與衆人解暑。又尋出些畫稿，給王蘭等人看。伯青忽然說道：「我聞得小瓊說，你會寫真，前日還代他畫了一個，何妨把我們人衆都畫了，即將園子裏景數補一二處上去。古人有竹林七賢圖，我們就題曰繪芳八逸圖，連五官都畫上，可不是八人麼？」王蘭不待伯青說完，先拍手叫道：「我真正忘了，還虧伯青提起，事不宜遲，今日又涼爽，先把我衆人的臉畫起，其餘補景，再慢慢的斟酌如何補法！」五官見衆人說出口，又曉得代梅仙畫過的，料想推辭不得，笑着道：「畫倒容易，若畫出來不像，你們卻別要怨我。」伯青道：「如果不像，斷不怨你，只怪我們臉生得不好，帶累你畫的不像，可使得？」衆人引的都笑了起來。伯青又道：「此處地方窄小，轉展不過，又這麼些人，擠在這裏，怕的太熱，不如到我紅香院去，我也要辦幾樣好好的精緻涼爽適口的肴饌奉請五官，聊作潤筆。」衆人聽說，一齊起身。不由五官分說，即幫他寫真的筆硯物件拿了，邀着五官同行。來至紅香院內，伯青即吩咐連兒叫廚房預備晚間酒飯，午飯也開在這裏，隨便添一二樣罷。伯青又找出一張上等丈二的貫箋，五官即展開來，先指點何處寫人，何處補景，何處點綴花木亭台，相定地位，將紙摺成了界限，只留下衆人畫臉的方寸。伯青道：「午飯快有了，爽性喫過午飯開筆，好

一氣呵成，省得丟頭落尾的。」遂吩咐人去催飯，少停擺了上來，衆人隨意入座。吃畢，家人們收過碗筯，連兒送土茶來，大衆漱了口，卽議論畫臉。五官道：「那位先畫，請過來對面坐。」王蘭道：「就是我先畫罷。」便在五官對面，朝外坐下。伯青又叫人在五官背後，輕輕搖扇。連兒早煎了幾盞冰糖菓荳湯，蜜漬西瓜水，用水晶小碗，外用井水冰着，送了上來。五官將燒朽柳條，取出一小根，紮在木筆上，把坐位向旁邊挪了一挪，側着身子，細細將王蘭面目端詳了半晌。雖然這人，倒是日日會面的，究竟只得其粗，未得其細。所有臉上各處細微末節，未曾領略得到。王蘭被五官看了，忍不住大笑起來。五官道：「臉既不可太板，亦不可過于大笑，只要微帶笑容，畫出來，必然神彩飛揚，藹然可觀。」王蘭聽說，方住了笑。五官看畢，提起筆來，先由鼻目等處畫起，若有少許訛錯，卽用帶子帶去朽痕。如是者四五次，大概規模已成，便遞與衆人看道：「你們看看，可像？待到用起色來，卽不能改正了。」小儒伸手接過一看，卽叫好道：「真像真像，宛然者香無二！」伯青、二郎等人，亦齊說像極。王蘭也起身看了一看，又取過一面鏡子，對鏡自認本來面目，一點無訛。笑道：「真個相像，我最恨那等寫真的人，本事既不佳，卻一口的大話，人只道他善於寫真的，去請教他，誰知畫出來，天地懸遠。若說不似，又有幾分意思，或眉目或耳鼻等處而已；若說相似，又苦於人皆不識。要說出是某人的面龐，方可恍然明白了。那怕是終日相見，至好的朋友，竟有睹面不相認之雅。古時有個人，請了一個俗手寫真，畫起來，全不相像。這人氣極了，拈起筆來，在上面題了一絕道：『是我原非我，疑他不是他；妻孥若相見，反問是誰何。』」畫者見了，慚沮而去。近來行道的，這等人正不少，何能有五官這般筆墨？我這個臉，此時尚未設色，已有十分相像；若再設了色，更外得神了。不意五官有如此手段，拜服，拜服。足見聰明人，無往而不得。你這寫真，並未有傳授，我恐有傳授的，還不得你這麼出神入化！」五官道：「不勞你誇獎，只求諸位臉畫成了，能於不大過離，其餘補景等事，我就不愁了。」仍叫王蘭對面坐下，對着設了面色。王蘭是張白裏泛紅的皮色，只用了淡赭水，掃了一層，真乃眉間氣溢，眼角波生，不語凝眸，笑含兩鬢，宛如在王蘭臉上，劍下一付面孔來，只欠口能言語。衆人同聲讚好。五官又轉過一面來，道：「請那位來畫了。」二郎道：「我來畫罷。」二郎只在王蘭位置坐下，五官亦如代王蘭畫法，先細細凝視了一會，用朽筆朽成

底子，俟衆人看過，毫無批評，然後設色。少頃，日色平西，前後共畫了王蘭、二郎、梅仙三人。五官道：「明日清早，你們就到紅香院來畫，拚着一日工夫，五個臉，都可告竣了。有了臉，補景就不難了。」衆人各自散去。王蘭將畫的臉取去，與靜儀、洛珠看，亦說像得很。一宵無話。次早，小儒等人果然約齊了，來至紅香院，見伯青纔起身，跟着鞋子，在院落內看花。擡頭見衆人進內，笑道：「好早呀！五官還未來呢！」王蘭道：「太陽下地幾尺了，那裏還早？這會見五官尚未起身，可算得個懶孩子！你們在這裏待我開他去。」說着，轉身出外。不到半刻，與五官一路吱吱咯咯的，說笑進來。大衆問了好，家人們送上茶點。吃畢，五官卽拂拭筆硯，代衆人畫臉。至下畫時分，都已畫了。早間，小儒也將雲從龍請來，補畫上去。五官又對着鏡子，畫了自己的臉，共成八人之數。衆人細細把玩，真個個個肖，沒一絲破綻。內中惟王蘭、梅仙、小儒三人的臉，分外畫得神致欲活。王蘭道：「我們的臉，畫得神肖，倒也沒甚希罕，不過是他的本領好。惟有他自家的臉，對鏡描模下來，也是一般無二，有多少寫真的人，能畫別人的臉，卻不能畫自己的臉，據說畫下來是個反的，怎麼五官不怕畫反了呢？」五官笑道：「反照正寫，何難之有？那是他等故作疑難，實在我看，只當他鏡子裏是個人，對着他，真毫無難處。」衆人點頭稱善。裏面方夫人等，亦見五官畫得好，也高興起來，與衆夫人商議，同畫一圖，連衆位姨娘使婢人等，都畫上去。五官本不願意，因方夫人等說了，不好推卻，只得勉強答應下來。好在衆位夫人、五官皆是見過的，可以不避諱，俟來日請了五官入內，由方夫人畫起，直畫了五六日之久，衆位夫人，及使婢等的臉，多畫齊全，共有二十餘人。小儒也立了個名目，題曰「春園集豔圖」，亦將園景補一二處上去。五官道：「這兩張圖，補完了，至速要兩月多工夫，纔畫得成功呢。」小儒道：「隨你慢慢的畫，若急急的趕，非獨現在熱天，有傷身體，再則其中未免卽有草率之處。在我的意見，大約以四個月爲度，也好完全了。」小儒又開了單子，叫人去補置不全的顏色，需用各物，來交代。五官從此五官一日倒有半日在叢桂山莊，足不出戶，一則避暑，免在日頭下走出走進的，恐受了暑氣；二則借此補寫園景，正好操演畫筆，可以日漸醇熟。雖然他們說以四月爲度，究竟早點完成，也省卻一件心事。小儒等人，不時卽到叢桂山莊去看五官作畫，又大衆商議那不到之處，指點他，隨時或增或減。光陰迅速，轉眼新秋，八逸圖景已補成。

了。上面補的是覽餘閣，紅香院，半村亭，叢桂山莊等四處園景。將伯青，王蘭畫在竹林下棋，漢槎背着手，在一旁觀陣。竹林中，一個垂髮小童，蹲在蘊鐘旁煎茶。上面一雙白鶴，迴翔折翅，欲下不下，似若遊煙之狀。小儒從龍在草地上閒步論心，後面隨着一名奚奴，手內取着巾帕盂盒之類。二郎梅仙坐在梧桐下一方石頭上，二郎俯首觀書，梅仙在旁笑吟吟的指手劃腳議論。只有五官將自己一人，畫在池畔，凭着亞字欄干，看那水面戲水鴛鴦。背後立着小童，手抱鳳尾短琴。五官上身穿的淺藍大衫，腳登芒鞋布襪，上面料頭，手內執着短棕細葉塵扇，真乃山林中神逸之品。其餘衆人，皆是科頭單衫，畫的初夏時候。花木等類，無非紫藤、石榴、萱草、馬櫻、各本，或疎或密，或整或欹，亭台或隱或顯，以及點綴的山石水草，與人的衣衫冠履，盡工緻刻劃，精細異常。又題了五個八分隸字，是一繪芳八逸圖。一下款是某年月日，柳下釣客寫，并補園景。原來五官自從善畫，即起了外號，曰柳下釣客，暗藏他的本姓在內。小儒即令人去裝潢好了，掛在綠野堂東首一所小書齋內。是人見了，莫不噴噴稱羨。由此這柳下釣客的聲名大振，向日認識的，固然都來求畫，即是那不認識的，慕五官之名，轉中轉，托中托的，來求畫，求畫陸續不絕。五官亦樂此不疲，應了張家，又允了李姓，忙得終日不閒。一應題句，都是王蘭代筆，故而五官的才名尤噪，甚至有人來求他題圖作序，五官分外忙得得意非凡。方夫人又不時打發丫頭出來，催他畫集。豔圖衆夫人公送了他幾色精巧針線，以爲潤筆。閒話休提，此時已是七月中旬，方夫人早接了婉容，小鳳過來，商議到甘家下聘。甘老在揚州，亦遣人到南京，陳府來納采。陳甘二家，現在都是堂堂望族，一切聘禮，自然格外豐厚。小儒又備了數席酒，開場演戲，延賓酬客，忙亂了好幾日纔罷。當陳甘兩家納聘之時，衆人忙忙碌碌，五官也不能不廢兩日工夫，出來張羅。所以集豔圖直至八月初旬，方算完成。園景補的是奪豔樓、留春館、兩翻軒等處。將方夫人畫在集豔樓下，倚闌兀坐。身後立着紅雲丫頭，闌外是沈蘭姑，懷內抱着寶森、寶珍小姐，立在一旁，背持着執扇，微微含笑，似作欲言之狀。方夫人手中執了一支大紅牡丹花，逗着寶森頭耍。寶森隔着闌干，笑嘻嘻的探身，雙手來接這支牡丹花。此是五官頌揚方夫人的意思。暗寓方夫人爲花中之王，又代三公子寶森發了吉兆。其餘衆位夫人，或三個一叢，或五個一堆，有帶着侍兒穿花拂柳閒行的，有聚在一處猜花鬪草，有獨坐觀

書，有臨流垂釣，各各不一。皆是淡妝素服，家常裝束，愈顯得天然體態，顧盼風流。庭院生輝，花柳減色。上面亦用小八分寫着「春園集豔圖」五個隸書。只注了年月，不用下款。小儒等人見了，稱謝不盡。五官笑道：「何謝之有？只恐畫得不好，不合太太的意，卻要請老爺包荒，說得好聽些，須說他本是學手初畫，不能畫大件的。衆位太太，姨太太，小姐們，亦望衆位老爺解說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我們不過說了一個謝字，就引出他這些嘮嘮叨叨的話來。」即回頭吩咐跟來的家丁，即去裱糊裝潢，送與太太收了。衆人又說了半晌閒話，方各自散去。轉瞬中秋，一切俗景常情，不須細贅。是日小儒備了兩席酒，并邀了從龍過來，與衆人賞月。裏面方夫人也請了婉容、小鳳來，與衆位夫人慶賞團圓佳節。次日，從龍亦遣人邀請小儒等人，到衙署內吃酒賞桂。無非你招我請，往來宴會，行樂而已。就是這秋節，直鬧到下句方止。一日，小儒早起閒步，至叢桂山莊去看五官，走過留春館，即由半村亭後，一路走去。一則此路稍近，二則雖係深秋，天氣尚熱，走這條路去，桑槐夾道，榆柳成行，沒有日色，燕透下來，似覺涼爽。正走到半村亭，東邊一帶假山石後，忽聽得山石那邊，喊喊喳喳，有人說話。小儒止住腳步，倚着山石，側耳細聽。是兩個人口氣，因說得太低，聽不出是誰人聲音。隨後幾句話，說得高些，聽出是自己房內大丫頭紅雲口氣。那一個，只唯唯應答，分別不出。只聽得紅雲嘆了聲道：「我們這一千姊妹們，多是修來的，到他們家伺候，主人的脾氣又好，又沒得過重的差使。我到這門裏，將近七八年，太太連大氣多沒有呵着，一口還要怎麼呢？就是你衆位姊妹們，也算好的。我看各家太太小姐，多是和聲悅色的，待下人，從沒有使着主人性子，比待自家兒女，也差不多。你們沒有見過難說話的主人，輕則罵，重則打，呼來喝去，還算是平常。待雇工們，略略好些，因他們來去自便，待他狠了，他會走的。惟有我們買來的丫頭，是賣斷在人家的，就是打死了，也只好白丟了命。那個同他去理論呢？我雖沒有見過，耳朵裏聽得不少。你們不見人家，動不動丫頭逃走了，那是爲着什麼呢？不過是主人待他太狠了，他實在盼不到出頭日子，朝朝捱打，暮暮捱罵，也還罷了；不知主人，既待他狠，即不能體貼他們了；縱然挨到二十多歲，發出來配人，亦是將高就低，隨便老的少的，胡亂配上一個，不管人家一世的終身。俗說，女子配人，如重投娘胎一般，所以他前思後慮，只有逃走爲是有父母的，仍歸父母，無父母兄弟的，

倒好說一句不顧廉恥的話，意中揀一個中意的人，跟他逃走。足見這些事，並不是我輩丫頭們好意做的，多是主人逼迫至此。我看世間最苦命的，莫過是我們做丫頭的了；若說我們現在這一千姊妹，真是前世修來的，比那小戶人家姑娘，還要快活些呢，還是那一等絳羅沒有穿過，那一種珍饈美味沒有嘗過？小儒聽罷，暗暗點頭道：『可見人家待下人，是最難的一經暴虐，卽生異心，仍落得他們背後譏誚。他們說主人待他狠了，只好揀個人跟他逃走。這些事，就是主人家待他寬厚，過了標梅之年，他們亦要生心。孟子云：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，這一句書，專指這班怨女曠夫而言。改日，我倒要與夫人商議，將一千大丫頭們，發出去配人，另挑小丫頭服役纔是。他們縱不生心想逃，也恐做出別的不趁不遁的事來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』又聽得那個丫頭答道：『紅姐姐的話，真一絲不錯。我們家姨奶奶，待人也與衆位夫人一樣寬厚，是沒有說的。在我看，衆人中，惟我們家太太，苛刻一點，專喜人家奉承他，又歡喜省個把小錢兒。若說打罵，使性子，也是沒得的。這麼說起來，我們姊妹中，單有春梅妹妹，遇着這位主人，可不比我們略略差誤些？』小儒聽了，方知是洛珠房裏的玉鸞丫頭。又點點頭道：『人待人好，人也知道的；背後人亦不肯埋沒。衆人中，果然香的大夫人，是比我們家的覺得苛刻些。可見他們眼力不錯，頗能識人。』再要往下細聽，他們說些什麼，只聽紅鸞道：『哎，唷！我們只顧說話，太太還待我送桂花去插瓶呢！我們去折去罷。現在叢桂山莊，偏生柳五爺與衆人住在裏面，叫我們不順便，不然，我們園子裏一日還要多來幾遍。』說着，兩人嘻嘻哈哈，奔叢桂山莊去了。小儒怕他們看見，知道背地裏聽他們說話，不大雅相，反退了一步，側身閃在石山後，讓他們走遠，轉過灣去，方一步步走出，亦向叢桂山莊走來。將至圓門前，擡頭見紅鸞折了四五尺長一枝丹桂，玉鸞亦折了幾枝小枝兒，笑盈盈的出來，見了小儒，站在一旁侍立。小儒道：『折這些桂花，可是太太要插瓶麼？』紅鸞應了聲，小儒卽跨步進門。紅鸞、玉鸞一同去了。小儒走進圓門，只覺陣陣幽香，撲鼻沁心，擡頭見數十株桂花，開得如燦金一般，停止腳步，細細賞玩。伏伺五官的小童，早看見小儒，忙入內通報。五官掀帘迎了出來，彼此問了好。五官卽邀小儒到裏間入坐。小儒見桌上放着幾柄摺扇，拿起來看，多是一色真種金便面，皆畫的是花卉翎毛，有的尚未設色。小儒看了，讚不住口道：『五官愈畫愈精，再過兩年，真正

要求不到了。』五官笑了笑，正欲答言，只聽院外一陣笑聲，王蘭等人，多掀帘進來。小儒，五官忙起身，邀衆人入坐，衆人爭着看五官畫的扇子，你誇我讚。王蘭一時高興，磨濃了墨，將五官畫成的幾柄扇子取過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真個書畫雙佳，分外出色。衆人傳玩了一回，方各自散去。小儒晚間園上房內，即將日間在園子裏聽得紅雲的話，細說一遍。方夫人道：『我久想將紅雲配人，又不能草草的胡亂了事。難得丫頭在我跟前七八年，各事伶俐，討人喜歡，意在揀選一個好好人家，將他嫁去，庶幾才對得過這丫頭。明日待我與各家太太們商議，大家留心訪揀，一得了好人家，即將這一班大丫頭，發出配人。還要吩咐牙子家，挑那頭臉方正，手脚伶俐的小女孩子，多挑幾個來選擇，以便補他們的缺分。不早早的預備着，待他們走了，再挑小的，一時換易生手，摸不清頭腦的，必得他們領帶兩個月才好。我想先挑選小的，然後再開發大的，可不是呢？』小儒點首，連連稱善。次日方夫人果然與衆夫人說了，衆夫人亦甚以爲然。隔了一日，即吩咐牙子家，挑上幾十名小丫頭來。衆夫人各揀了幾名，兌了身價，又多起了名字。其餘的發回，叫這一干大丫頭，領着他們，各習執事。閒話休提。一日小儒坐在上房內，和方夫人、蘭姑說笑。忽見雙福進來回道：『大少爺、二少爺都回來了，并與揚州甘少爺一同來的。』小儒聞說，甘露來了，忙叫雙福請甘少爺在前廳相見。自己換了衣冠，也迎了出來。未知甘露到此何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江漢樓滿喪朝北闕

陳寶煇初任治南昌

話說陳小儒開得寶微、寶煇兩兄弟回家，又聞女婿甘露也同了來，此心內歡喜。因甘露是個姣客，又是初次上門，何能怠慢？忙穿了衣冠，出來相見。方夫人聽說，亦知甘露是要進來的，也更換了大衣，在中堂等候。小儒到了前廳，早見寶微兄弟，邀着甘露，由外走入。他三人，皆穿着公服，一般的少年英俊，絕世丰神，分不出誰優誰劣，真不愧佳兒快婿，不禁喜形於色。甘露見小儒迎出，忙搶步近前，先請了安，隨即拜了下去。小儒一手挽住，答了半禮。甘露起身，又代祖父、父親問安。小儒亦轉問了安好。寶微、寶煇，俟甘露見禮畢，方一齊上前，見父親請安。小

儒點了點頭，卽回身邀甘露入座。寶微寶焜才退了下來，到後堂見母親去了。小儒細問京中一切，與來往途間情形。又問甘露近來精神尚健。甘露一一答過，卽立起身，請王蘭等各位伯叔拜見。小儒笑道：「他們皆在園子裏呢，改日再見罷。」卽叫家人持甘露少爺的名帖，去請諸位大人的安。甘露又請至後堂，謁見方夫人。小儒謙遜了幾句，甘露再三不肯。小儒先命家人進去通報，便起身邀了甘露入內。單說寶微寶焜一逕到了後堂，見母親，請過安。又問了姨娘好。賽珍小姐，也上前見了兄弟。此時合府男女，僕婦人等，都上來叩見二位少爺。寶微兄弟，又拜衆位夫人。方夫人見兩個兒子，比在家豐富了些，又見他們皆是衣冠齊楚，愈顯得如一雙玉人相似，把方夫人只喜得眼睛多笑合了縫道：「你們沿路辛苦了，坐下歇歇罷，不用東拜西拜的了，就是缺點禮數，衆位伯母孀娘，也不怪你們的。」正說着，只見家人上來說：「老爺同甘露少爺進來了。」慌得賽珍小姐，沈蘭姑與各位夫人，都一齊避進房內。寶微兄弟，早迎下階來。甘露擡頭見方夫人立在中堂等候，卽上前叩首請安，代母親問了安。方夫人命寶微喚住。方夫人是初次見女婿的面，細細打量，見甘露一表非凡，人才出衆，與自己兩個兒子，不相伯仲，心內更外喜悅。卽叫紅菱取過兩分從重的見面禮，給了甘露，無非荷包扇套金銀筆錠方勝等件。甘露謝了賞，方退了出來。小儒叫寶微寶焜陪着甘露到前面歇息。自己卽不出來了，免得甘露各事拘束。又吩咐廚房預備盛席款待。寶微兄弟，同甘露到了前廳，卽一齊寬了公服，隨便散坐，用茶少停，擺上酒席。小儒出來讓了一巡酒，復回後去，仍着寶微寶焜相陪。酒散，又邀了甘露到園中閒玩。途在留春館內設了臥具，晚間，仍是盛席相待。次日，甘露坐轎至王江視，馮及雲從龍衙門各處拜謁。各家皆分日擺酒，邀請甘露。住了半月有餘，方告辭回揚。臨行，小儒復擺酒餞行，又贈了一分厚禮，轉呈他祖父甘誓。王蘭等人，各有所贈。寶微兄弟，直送至碼頭方回。這裏王蘭等人，又公請寶微寶焜，代他兄弟二人賀喜接風。閒話休提。過了重陽，小儒卽叫他兄弟收拾行裝，又帶了數十名家丁，回杭祭祖。尅定日期，十月可以出來，料理完姻。不言寶微寶焜前往杭州。單說九月初旬，已屆江漢棧除服之期。若論漢棧的意見，不願爲官，情甘終老山林，侍奉北堂。無如江老夫人，逼着他起服進京赴選，又勉勵他：「世受國恩，此身既屬在朝廷，盡忠卽難盡孝。況你已有一子，我正可含飴弄孫，以娛暮景。我

年雖衰，精力尚健，切不可因我誤了你後路遠大前程。」小儒等人，亦勸他進京選職的爲是。漢槎無奈，只得依允。即在從龍處呈了稟詞，託他代奏。隔了一日，旨下，着江漢槎來京陛見，聽候選授。漢槎見奉了明文，不容遲緩，即叩別母親，又去辭了小儒等人，自然有一番祖餞俗情，毋須細贅。起身前一日，江老夫人在中堂擺了酒，代兒子餞行。漢槎跪進了一杯酒，道：「兒子此去，若得了實授地方，即差人迎接母親赴任。母親在家，各事多祈保重。兒子遠離，才可放心。」江老夫人點頭，吃酒，又諄囑漢槎一路舟車小心，更鼓席散，漢槎親送江老夫人回房安寢，方到自己房內。早見瓊珍與小憐也備了一席等候。大家恭敬了三杯，不過說些沿途留心，努力加餐的話。漢槎亦囑咐他們，善侍衰姑，照持家事。直飲到三更方散。是夜漢槎在小憐房內歇下。次早黎明，又去拜辭了江相靈前，帶着家丁，出城登舟，在路行走，非止一日，毋須細表。這日，早抵京都，覓定寓所，安置行李。前一日，先在宮門外掛號請安，預備來日陛見。次早，蒙恩召見時，追念江相在日，勤勞王事，溫諭頻頻，着伊子江漢槎免補道員，以按察司遇缺簡放。漢槎謝恩下來，即去拜見各同年世誼。所有部屬各官，均是江相當日爲堂官時一班屬員，又深感江相之情，不用漢槎去囑託，無不留心。一日，恰好江西臬司出缺，督撫奏請上來，吏部得信，即題請以江漢槎補授。漢槎因江西在雲從龍轄下，甚爲欣喜，忙着謝恩請訓，又去部屬裏小爲料理，即擇日出京赴任。一路毫無耽擱，行了幾時，這日已至南京。見過江老夫人，合家喜悅非常。漢槎乘機稟請江老夫人至任所奉養。江老夫夫人本想不去，怕的兒子是個明大義的人，見母親不去，即不肯帶妻妾同行，只得答應前去。漢槎見母親依允，好生歡喜，便吩咐家中，早爲收拾，免得臨行匆促。次日備了手版，去謁見從龍下來，又拜見小儒諸人。小儒聞得漢槎放了江西臬司，便重託寶熈到江西候補，請漢槎照看，須同自家子姪一般。如有不法，即行參辦，切勿徇我的情面。接着小儒等人，爲漢槎賀喜餞行，無非戲酒而已。熱鬧了十數日，漢槎即迎請着母親，帶着家人，到江西赴任去了。暫且擱過一邊。且說寶徵、寶熈兄弟兩人，回到杭州，祭過祖，拜過合族，又去見了朱蓬耕夫婦。蓬耕與張氏，見女婿點了詞林，甚爲喜慰。此時冷桓已推陞到杭嘉湖道，寶徵遂將父親的信，當面投遞。冷桓見信中說到寶徵的親事，請他轉致蓬耕，約於十月半前後送朱小姐至南京完姻。冷桓答應了。寶徵又同了寶熈，將先遠的

祖墓修葺，各事完畢，方擇日動身，去辭別了朱冷兩家。冷桓寫了回書，交給寶微。蓬耕見寶微兄弟去後，即趕着置辦嫁裝一切。朱家雖是寒素出身，所幸蓬耕作了一任縣令，稍有積蓄，膝前又無三男兩女，只有這位姑蘭小姐，平日又愛如珍寶，再則陳府現在富貴兼全，是杭城數一數二的人家，故而盡其宜囊所有，備了妝奩。到了十月初旬，諸事齊全，雇了幾號大船，蓬耕夫婦親送女兒往南京來。再說寶微兄弟回至南京，見過了父母，將冷桓的回書呈上，小儒看畢，攔在一旁，即與方夫人商議：『不如俟朱親翁送女來此，就湊着這個時候，也代煜兒完娶。再送寶珍到揚州出嫁，豈不兒女終身大事，一齊都完結了麼？』方夫人連連稱善，即煩王蘭二郎修書到揚州，通知甘家兩邊一嫁一娶，皆爲的是兒女姻親大事，忙着請媒邀賓，鬧個不了。這日，雙福來回：『朱老爺，朱太太送親的船已抵碼頭。』小儒方夫人聽說，忙叫雙福帶幾名家丁，內裏派了數名僕婦丫頭，打發三頂官轎，去接朱府眷屬。小儒前兩日，早在左近，賃了一所公館下來，預備朱府人等居住。又撥了廚子，與粗使丫頭，小使，過去伺候。雙福到了船中，見朱蓬耕請過安，而回小儒方夫人的來意，即同着朱府家丁，收拾箱籠一切，攙的攙，挑的挑，直奔新宅子裏。隨後朱蓬耕夫婦及姑蘭小姐，坐了大轎，也進城來。先到公館內，看了住落。朱蓬耕便過這邊來，拜見小儒人等，談了半晌，方告辭回去。接着小儒人等，親來答拜，又送了酒席過來洗塵。因姑蘭小姐尚未過門，方夫人不便邀請之故。那邊朱府也將杭州帶來的土宜，分送各府。各府亦接二連三的，送酒送席。小儒早擇定十月二十四日，天喜黃道良辰，代寶微完姻。十一月初一日，甘家送嫁到南京。初十日，小儒方夫人親送寶珍到揚州去。這半月之中，三件喜事，忙的各府家丁，沒有片刻空暇。況方夫人最愛寶珍小姐，一應妝奩，格外從豐，又曉得甘家不甚饒裕，賠了一頃田地，黃金三百兩，白銀五千兩過去。至於甘家賠來的嫁費，當日結親時，即議定各事從儉，所有不足，均是陳府代辦。此亦是小儒體貼甘老之處。閒事休敘，早到二十四日，朱陳兩府，張燈結彩，伯青二郎是兩位原媒，皆穿了公服，領轎前往朱府，一路排開執事，紛紛約有數百名行人，十分熱鬧。頭一起，是小儒的執事，前任南江總督部堂吏部尚書等牌扇，第二起，江蘇學政全省提督軍門詹事府正詹事，是陳仁壽的執事。原來仁壽在學臺任上，已陞了正詹，今年正值任滿之期，前月新學臺已接了印仁壽，即要入京覆

命供職。所以寶徵等完姻，不能前來。適值玉梅新產一女，未便同往，仍留小儒處居住，倒遂了玉梅的私願。第三起，是寶徵本身執事，某科舉人，某科進士，欽點翰林院庶常吉士等牌匾。觀看的，如人山人海一般。朱府請的是洪靜儀，林小黛二位夫人，代請蘭小姐梳妝。陳府請的是程婉容，江素馨兩位全福夫人插戴。寶徵今日穿着簇新朝服，頂簪兩朵銷金宮花，身披丈二緋血紅羅，坐着八人綠呢大轎，隨着新人綵輿，到朱府來奠鴈。行過大禮，即作辭回去。待到吉時，綵輿進門，參拜天地，合巹撒帳等事，種種瑣碎情節，不須細說。兩位新人，郎才女貌，彼此恩愛非常。三朝廟見已畢，甘家送親的人亦至，潔玉小姐過了門，與寶煨兩相敬愛。接連又是寶徵夫婦回門。方夫人見兩個兒媳，皆是端莊秀曼，甚為喜悅。小儒留下朱蓮排夫婦，過了幾日，再回杭州。張氏夫人亦因不放心姑蘭小姐，難得親家相留，便攛掇丈夫開春回去。甘家的人，過了三朝，即回轉揚州。因不日陳府要送親過去，不能久留。待至初六日，小儒方夫人即收拾送賽珍小姐起程。到了揚州，自然又有一番禮節。中旬後，小儒方夫人始返南京。又夾着回門對月等事，忙忙碌碌，直至歲底，才算清楚。接着又屆新年，陳府今年添了兩位新人，分外熱鬧，書不贅敘。單說二月初間，寶徵函約甘露結伴入京。寶煨亦要前往江西，各家紛紛餞送。小儒發了數封信，與寶徵、甘露帶往都中，分投諸同年世好。不過託他們照應，恐兒婿年幼，不諳事務。又發信寄與漢槎，請他照看寶煨。臨行，兄弟兩人，叩拜父母登程。寶徵是單身入都，舟過揚州，邀甘露偕行。寶煨卻帶着潔玉小姐，同赴江西。小儒派了幾房老實僕婦伺候。又着雙福一同隨了寶煨前去。因雙福乃多年的家人，親見寶徵兄弟長大的，遇事可以阻諫。小儒又切實吩咐了雙福一番：「倘小主人有不合禮的事，你勸擋不下，即寫信告訴我，若你也一道兒，瞞神弄鬼，我知道了，定不依你。」雙福聽說，摘了帽子，在地上碰頭道：「家人沐主人如此另眼看視，真粉骨碎身，難報萬一。家人若有事欺了主人，即天地鬼神，也不能相容。」小儒點點頭：「原因你各事謹慎可靠，才將小主人交代與你，諒你心地明白，斷不會誤事的。」內裏方夫人亦重託了雙福，又吩咐衆家人婦婢，小心伺候：「日後我都有重賞。」又去囑付潔玉小姐：「各事留心，夫婦第一要和睦，你敬我愛，不可反目。」寶煨夫婦，唯唯應命。潔玉又去辭別各位夫人。前兩日，甘露從揚州親來送妹子起身的，這日，直送至城外碼頭，珍重

了幾聲方回。小儒留住甘霖盤桓了數日，才回揚州。寶徽同甘霖由王家營起早，在路走了旬日有餘，早至都城，共覓下一所住宅同居。連帶來的家丁，約有數十人，公寓中倒不寂寞。直待到朝考過後，寶徽受職編修，甘露籤分禮部學習。今上又知道陳寶徽乃陳眉壽的長子，愛他年幼學優，又念小儒日前供職忠公，殊恩特沛，欽派寶徽充實錄館纂修差使。不提他郎舅兩人在京供職，再說寶煇一路風帆，直抵江西南城。雙福先上岸，賃定了公館，隨後寶煇夫婦，坐轎入城進宅，帶來行裝，一切整齊安置了數日，方才粗定。寶煇即備了手本履歷，去謁藩司及本省制撫軍，下來，又去謁見漢樑，遞了小儒的信。漢樑細問，在路行了多日，又問現在居住何處。寶煇一一答過，方告辭出來。次日，即去稟見首府，與同寅各官，適值南昌府知府，是新到任的，寶煇見面時，即吃了一驚。看官，你道是誰？那知即是魯鵬，他何以得到此間來做首府的呢？因在揚州甘泉縣任上，告病回京，見了魯道同，捏成一片誑詞，說他吃了小儒，雲從龍的苦。魯道同因上次王蘭的事，很不快活小儒。此時見兒子丟官回去，又聽了魯鵬一面之詞，火上添油，大罵道：「陳眉壽，雲從龍，這兩個該死，殺才各事與我魯家做對，是何道理？我魯家從未得罪過你們！上次鵬兒是雲從龍叫他丈人參的，今次鵬兒，又是他自家勒令告病，你們欺我兩個兒子，即如欺我一般。若論陳眉壽，尤其可惡。上回爲王蘭的事，我很不耐煩，此時你又尋事到我頭上，叫人怎麼咽得下去？罷了，慢慢的打聽他們罷，倘有一半件差誤，跌在我手裏，那時再說！」魯道同前思後想，愈想愈氣，又切實抱怨了兒子一陣。恰好見春間放了榜，寶煇以知縣分發江西，一時觸起機變，計上心來，沒奈何將自己歷年聚蓄的若干私財，取出來代魯鵬報捐開復，又加捐了知府，在部候選。魯道同既在閣內辦事，前次又做過吏部堂官，那個不去奉承他？魯道同即授意部屬各官，專候江西省知府出缺，再行題請。偏偏事有湊巧，未及數月，江西南昌府首府病故，督撫奏放新員赴任，部裏得了信，即以魯鵬題請上去，遂蒙簡放南昌。魯鵬亦甚爲歡喜，在部裏領了憑，辭別父親，帶了家小，星夜赴江西新任去了。臨行，魯道同又暗暗囑咐了一番。自古小人心腸，大概相同。魯道同不言，魯鵬亦能領會及此。魯道同見大兒有了官去，爽性代次子魯鵬，捐免了處分，指捐內閣中書。因魯鵬是個一榜，倒也合例。單說魯鵬到了江西，自接印之後，一味貪饕，買上司的歡心，惟有漢樑深知他前番行爲，大

爲不快。見他各事謹慎，無隙可乘，也只得暫爲隱忍。今日寶煇謁見首府下來，甚爲詫異，暗忖道：「怎麼這個冤家，也到江西來？莫非因我而至，想報復前仇麼？」想到此處，不禁焦躁起來。再退後一想，自己啐了一口道：「陳寶煇，你怎麼這麼畏刀避劍，還算是個丈夫麼？只要我有丁缺，立心不苟，諸事秉公，就是魯鵬現爲本省督撫，也奈何我不得。何況他也不過是此間一郡之守，我亦一邑之侯，相去只一間耳。我惟知做官的分中之事，上答國恩，下恤民生，即是了。此外又何足慮焉！」前後這麼一想，反坦然自如。每逢衙參之日，寶煇也隨着各同僚去見首府，誰知魯鵬見了手本，即忙請見，很爲深談暢敘，竟似合契得非凡。若值單見時，必留茶留飯，殷懃備至，將寶煇請入內廳，終日盤桓。又說：「當日在揚州，我是初膺民社，各事不免尙於血氣，胸中又無見識，是以鬧出那些事來。後來深蒙令尊老大人與雲大府訓誨，雖然彼時難爲人情，而今細細回想，沒有日前一番挫折，也沒有今日，倒是成全小弟。不則一味任意，恐受禍更深。嘗聞古君子造作人才，不避嫌怨。尊老大人與雲大府，即此意也。小弟實係錦渤五中，從天良內激發出來的話，並非巧言取悅之詞。」寶煇聽了，甚爲納罕，暗道：「這個人，與從前竟成天淵之別，我亦不可存心絕人太甚。」也謙謝了幾句。由此寶煇倒將魯鵬認作知己。魯鵬又極力在上司前稱揚寶煇年富才明，大有作爲，非百里之才。雙福冷眼從旁看出動靜，便中勸諫了數次，叫寶煇不要去親近魯鵬，怕的與自己有礙。無奈寶煇感於魯鵬一派巧言，反以爲雙福多事。雙福的話，如耳邊風一般，說煩了的時候，卻不便呵斥，惟有隨口答他兩聲。看官，可知道何以魯鵬不記舊恨，反同寶煇親厚。因內中有幾個人，指使魯鵬做的。這些人是誰說出來，又是看官們會過的熟人，乃是許春舫、朱丕、賈子誠等三人。他們因何又聚在一處的呢？只因許春舫前在揚州爲章如金的案件，去了官職，即辭了府幕，回轉江西。好在他家中甚爲富足，因打聽得魯鵬到了南昌府任，即去拜見。魯鵬上次得過他的財帛，又知他是江西省中的富戶，樂得與他去交接，留他做一名耳目。便具帖延請許春舫入署，過了兩日，朱丕與賈子誠，也由浙江到南昌來投魯鵬。朱丕又改名世功，捐了一名從九品，分發江西，遂託魯鵬稟請，留於南昌府屬差委。魯鵬亦樂於收他爲牙爪，又將賈子誠請至幕中。他們本是舊交，今日復聚在一處，便任性狼狽爲奸，無惡不作，無利不趨。有受過他們害的，即送了一個

綽號，稱之曰「南昌四獸」。言其如虎狼一般，可以食人。初次寶煇見過魯鵬，回至後堂，即與三人計較，要結實的收拾寶煇一場，以報他老子前番之恨。賈子誠笑道：「雲翁不必性急，此事極易處置。雲翁卻不可露出半點懷恨之意，須要格外與他親近，不妨將日前的話，引咎歸己，使他不疑。你雲翁有報復他的意見，那時出其不意，下一毒手，猶如迅雷不及掩耳。縱然他有通天手段，也措備不及了。」說着，又走近一步，附着魯鵬耳畔，低低的說了幾句。喜的魯鵬手舞足蹈起來，道：「子誠先生，真今世之張子房也，拜服，拜服！」又將子誠定的計策，告訴朱許兩人，亦同聲說好。朱丕道：「非如此不可，必須先將他安置在肘腋之下，方可不時稽察他的過失，又可轉制到他；若在鄰邑，究竟隔手隔腳的，其權柄不在我手內，真正算計得點水不漏，不怕他不墮入術中。而況小陳是個初出書館的孩子，有多大見識，更易上這圈套？」不說魯鵬等人，暗中算計。這日，恰好南昌知縣調了他缺，魯鵬乘機稟請寶煇署理此缺。雖然寶煇是初到人員，首邑首縣，不甚合例，若說署理一層，尚可破格。藩司亦見寶煇少年有幹，便准了魯鵬稟請。一面轉詳撫院，一面札飭寶煇署理南昌縣事。寶煇初任，即得了首邑，喜出望外。忙擇日接篆，派雙福總司門政，又聘請了幾位老手幕友，司理刑錢各事。次日，即去面謝魯鵬，見了面，魯鵬先給他道喜，又說：「我常想兄弟們，能在一處就好了。那知天從人願，如了我的私衷。並非我之力，乃老兄洪福，亦是南昌衆子民之幸，得此賢父母，來治理此邑。再則我們今日說開了，以後切勿拘於名分。一有公事，大家同心合力的商酌辦理才是。」寶煇起身，諾諾連謝不已。又閒談了半晌，方作辭回衙。自是寶煇諸凡百事，裏到府裏，無不允從。魯鵬有了疑難案卷，反請寶煇去計議。寶煇心內深爲感激，道：「既蒙他在上游前保舉，又蒙他揄愛我，須要實事求是的做一番大事件，方不負魯太守拳拳之意。」遂暗中吩咐雙福與數名心腹家丁，在外密訪當地土豪惡棍，及一切關乎民瘼之事，又不辭勞苦的，查理公卷，夜巡閭閻，除莠安良，捕緝盜賊。一日，寶煇正坐在衙內，與幾位幕友談心。只見雙福上來回道：「家人昨日訪聞，城東有一件奇冤，迄今數載，沒有昭雪。這一起人，都視官府如兒戲，任性妄作，妄爲毫無忌憚。歷任各官，多恐搜尋出根來，激出意外變亂，是以多含糊下去。家人既訪得了實信，卻不能不回。」寶煇聽了，很吃了一驚，忙立起問道：「什麼原故？你且細細說與我聽。」未

知雙福說出些什麼來，目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懲教匪德庇閭閻 縱罪囚賄通獄吏

話說陳寶焜聞雙福說城東有一件奇冤，至今未雪，忙問道：「你這話可的確麼？」雙福道：「家人若不打聽真切，何敢虛報。」寶焜道：「你且將這案情由，說與我聽。」雙福道：「說也話長。東邊離城十里，有座萬家村，這村中的煙戶，約有數百餘家，倒有一大半姓萬的，俱以耕讀爲生，安分守己，從不干預外事。村南有個秀才，名叫萬坤，祖父遺下有百畝良田，家中甚爲過活得去。萬坤又在家訓了一堂蒙童，妻子熊氏，亦是舊家女兒。夫婦年過四十，尚未有子女。一日，萬坤傍晚，解了學，在門前柳樹下散步閒眺。見一起有五六人，走進村來，均是隣邑楚南北的人氏，因路過此地，天色昏黑，意在莊中借宿一宵，明早好去趕路。萬坤是個長厚人，憐他們出門之苦，即將前進打掃出來，讓他們居住。這一千人，夜間並不困睡，多一個個盤坐地上，口內喃喃的似作誦經之狀。萬坤見了，甚是詫異，忍不住跨進房內詢問原委。衆人見萬坤進來，也不慌忙，徐徐立起，邀萬坤坐下。爲首之人說道：「我等行爲，既被先生看破，諒不能相瞞，亦是先生有福，才得此機遇。我等幼年，探木入山，見一道士，龍眉皓首，坐於石上，喊我等近前，說與爾等有緣，授爾等神書一卷，出以濟世，他日功成，即可飛昇仙闕。遂在懷內，取出一卷書來，交與我等，升空而去。上面無非積功累仁，廣行善事。又有些納氣運功之說。現在我等立其教曰：廣仁大教，同事爲首者，共有數百餘人。我等得書時，即望空設誓，立心願，濟盡天下，同登正路。到處又尋訪福厚之輩，延入我教。不過多一人，即多一人傳授。我等素知先生爲人謹愼，故特來相訪。這一村之中，以先生爲表率，即請先生爲我教，在此作一領袖，人必信從。先生目下正乏鸞鳳，若濟得多人，包管先生熊熊叶夢，芝蘭盈庭之慶。」若論別的話，萬坤毫不介意，一說到子息上，正碰入萬坤心坎，笑嘻嘻的起身道：「果然有驗，天賜我一子，接續香煙，我情願入教倡首奉行，不知列位這廣仁教怎麼行法？」衆人看他入港，好生歡喜，即將神書取出，與萬坤觀看。其教一府一縣一村一堡一里等地方，每處立一教堂，選一年高信實之人爲首，名曰大祭長。再選一人協教，

曰亞祭長其餘百人之長，曰總司戶；五十人之長，曰次司戶；十人之長，曰大司戶；五人之長，曰小司戶；又每教堂派一往來傳信集衆之人，名曰走堂。一逢三、七日期，在教之人齊集於教堂，聽大祭長登壇演說，教中言語，無非爲臣要忠，爲子要孝，天下有棄者我教當以衣衣之，天下有飢者我教當以食食之。再於每日朔望之日，懸掛廣仁大師影像，在教者悉排班行禮參拜，各陳所求，默禱於壇下，必有靈驗。這廣仁大師，即是西方我佛如來化身。佛以慈悲度世，恐人不信佛教，視爲具文，故具大力，另開生面，俾世之沉迷者共登彼岸。倘在教者犯了教規，重則處死，輕則捆打。五人有犯，咎在小司戶；十人有犯，咎在大司戶；由此以推，各有約束，不得紊亂。萬坤聽了，信以爲實，與忽忽的回後，與熊氏商議。熊氏亦因求子正殷，力爲攬撥，丈夫倡行此事。萬坤遂將前兩進房屋搬空，讓他們一千人安身。復將東首三間靜室，打掃出來，供奉廣仁教主影像。次日，卽邀齊在村之人，備說此教許多好處。村中人等見萬坤都敬信如神，又知道他是個明理讀書的長者，從不趨信異端，諒必這廣仁教沒有說的，便一傳十，十傳百的，傳說開去。人人皆爭相入教，共推萬坤爲萬家村這教之大祭長。一切教中禮節規模，是這幾人教導萬坤效行。那知未及半年，一方數十里之內的各村各莊，都來入教。眼見這廣仁教日漸興旺，先後入教者，共有千數百人，糾合萬坤倡行的那五六人，一名張高，一名強德，一名袁自遠，一名賈有仁，一名何堅，一名束成，皆分派了頭等執事。甚至相離太遠的地方，卽自立一教，總推萬家村之教爲首。說也奇怪，到了一年之後，熊氏竟懷起六甲來。萬坤喜出望外，無論是男是女，到底有了後嗣，更崇信廣仁大師靈驗非常。又首先解囊助田數畝，充教堂經費。其外量諸家之有無相派，共得了數百畝膏腴之產，歸入教堂，以爲額款。又派了二三老練誠篤之人，經理春種秋收諸務。這廣仁教，自有了額費，分外井井有條。轉眼熊氏身孕已屆八月，萬坤忙着雇乳娘，裁剪小兒襁褓等物，甚爲高興。一日，鄰邑教堂來請萬坤去說教。萬坤因妻子有孕，不放心他出，意在託故推卻。被賈有仁再三勸道：「鄰堂要請你去演說教旨，是看得起你，知你道行高深，可啓發他們之未悟。你若推諉不去，一則辜負來人之意，二則顯見同教不義，未免與這廣仁二字，卽自蹈背離，還是去的爲是。」萬坤無奈，只得允應，收拾前去。此去至速也要一半月耽延，囑咐熊氏小心門戶，自己諸事要加倍留意，不可傷力勞心。次日

大早，萬坤帶了兩名雇工，又邀了本堂數人前往。誰料萬坤去了，未經數日，他家中鬧出一件天大事來。一日，賈有仁與強德來見熊氏，說他們要請位朋友，堂內不起坐，意欲借尊府這裏，不知大嫂可肯曲從？熊氏因平日丈夫在家，這些人常來常往，熊氏亦不避嫌。況他們借我家內請客，也是小事，就是丈夫在家，也沒有不允的。遂答應了。次早，賈強二人果然請了一位朋友來。熊氏早將外面書房打掃潔淨，又叫雇工們好生伺候。賈強二人歡喜非凡，晚間，送過幾色佳肴，一大壺美酒來。熊氏見他們來意諄切，不便推卻，只說了聲多謝，即收下了。叫丫頭們點上燈，將菜蔬取過，嚐了嚐，倒還可口，便命把酒盪煖，在房內獨酌。熊氏本來量窄，今日因這酒色味俱佳，一時高興，多貪飲了數杯，覺得身子昏蕩起來，坐立不住，即起身轉步，欲到牀上小輪。忽然一陣頭暈，眼跟踉蹌，勉力挨到牀前，倒身睡下，即不省人事。丫頭們進來，見熊氏睡熟，知道他酒醉，也不去喚他，收拾了桌上殘肴，帶好房門，各自去睡。及至次早，人衆醒時，見熊氏房門大開，只當熊氏已經起身，忙走進房中一看，只嚇得衆丫頭，叫苦不迭。原來熊氏被人殺倒地上，由胸剖至臍下，血淋淋的五臟堆滿一地，可憐衆丫頭，連爬帶跌的走出喊告四鄰。衆鄰舍來看，也不解其意，道：「昨晚你家還有人請客的，我們聽得猜拳行令的，直到四更半天才散，怎麼鬧出這件事來？」內中有幾個老成的人，一面知照地方，前來看視情形，好打呈報。一面專人去叫萬坤。隔了一日，萬坤回家，抱尸痛哭，忙去報案。縣裏下來相驗過了，即飭捕分頭緝獲兇身。後來人說到當晚有人請客的話，萬坤追究起來，細細訪問，稍有風聲。每次見了賈強二人，多有忸怩之色。一日，同伴中拌嘴，說出這件事，被萬坤親耳聽得，方知是賈強二人，將他妻子殺死。原來他們以傳教爲名，暗中專取人家孕婦胎元，合成迷藥，到外鄉外村去拐騙兒女，可獲重利。萬坤那裏曉得，誤入其中。此時訪問明白，直嚇出一身冷汗，又痛熊氏無故被害甚慘，也顧不得自己罪名，一口氣跑到縣前，擊鼓鳴冤。縣裏因人命關天，不敢怠慢，即出簽提人。有一個差人，名叫李德，也在教內，得了信，飛風去通知衆人，早爲打點。又悄悄來至後堂，面見本官，說：「教中人衆，怕激成變亂。況且萬坤所訴，亦沒有實據，不過據同伴口內之言，安知非仇隙誣栽？」縣官聽了李德之言，未爲無理，即止往簽差，俟訪查清楚再議。卻好賈強等人的賄賂已至，內外關節皆通，縣官樂得含糊過去。萬坤雖然逢期投詞，

連連催促，無奈縣官拿定主意，不辦此案。總以未見實據爲辭，十分催急了，再加上兩名差緝訪，甚至將原差虛應故事的，坐堂比較一番。停幾日，仍是鬆懈下去。萬坤又到府裏去告過一次。俗說：有錢到處通神，府裏依然的批發到縣裏來追捕賈強等人，又囑出旁人來向萬坤陳說利害，縱然追到水落石出，你妻子指定是何人所害，你是這一教的教首，亦有應得之咎。萬坤被衆人你一言，我一語的，說了害怕起來，也不十分的追案了。及至後任縣官來，見前任尙然不辦，他又何苦強作惡人到了任，不過換簽加差，若作振作，一俟被告的關節到了，即放寬過去。所以這件血海冤枉的大案，竟這麼將就就的拖沓過去。雙福把前後的情節，甫經稟完，早將寶焜氣得直跳起來。只見雙眉剔豎，兩眼圓睜，拍桌大呼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民間有如此奇冤，居民上者，竟置之膜外，豈不愧殺非獨尸位素餐，竟成罪不容赦！我不知道則已，既知此事，隨他有千百萬虎狼之黨，我也要訪拿罄盡，爲民伸冤。兼之地方上，久久容留這干人滋事，日後將有不測之禍，豈非民父母養癰成患，去害百姓麼？」雙福忙諫道：「這件事，固然要辦，亦不可造次。必須想個萬全萬美之策，方才妥善。使他們自投羅網，靡有孑遺。倘走露風聲，他們有了準備，拿不住，還是其次；若再激出別樣的事故來，那就不妙了。家人的愚見如此，尙望少老爺斟酌。」寶焜聽罷，點點頭道：「你也慮的甚是，你且出去，待我細心籌劃，若何辦法，再和你計議。」雙福應了聲退下。寶焜初時一聞雙福之言，恨不能即時飛拿人衆；此刻被雙福道破，果然這件事，有些棘手。一經不慎，定有禍亂，那不是爲民除害，反速民受害了。倒不如不辦的爲上。前思後想，沒處下手。再者，還有一層，如果易辦，前任許多官，豈無一二稍具天良，以民事爲重者？愈見此事不易着手。寶焜背着手，在內堂踱來走去的籌畫。猛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笑道：「如此行去，定可成功。」忙叫雙福復又進來，起身附着雙福耳畔，說了一遍。雙福點首，答應退下，自去料理。寶焜又一面親自坐轎，到武營裏會統領官商議，請他撥派數百名兵丁，到縣裏來隨時調用。領兵官見是地方上公事，況捕緝亦是武職內的責任，遂滿口應允。當即派了一名千總，四名百總，又撥了五百名精壯兵丁，赴縣聽調。寶焜見有這一枝兵，分外膽壯，專待雙福回來，是何動靜，即好相機而發。話分兩頭，單說雙福到了自己房內，改換了一名村人打扮，也不帶從人，單身奔萬家村來。打聽得賈強等人的住落，托言遠客。

迷道，借宿他家。又改爲劉姓。晚間無事，說到廣仁教的好，嘖嘖稱羨不已。強德見雙福語言入港，又見雙福相貌伶俐，可以有用，遂接口道：「劉客人，不是我們此地人，怎麼知道我們這廣仁教的好處呢？」雙福微笑道：「刻下四方著名的甚衆，各處皆知，也非獨我一人知道。不瞞列位說，小弟在家，也薄薄有點名聲，也曾立了個名目，號召多人。因爲敝地人心不齊，故而棄了他們，來投奔列位的。若見疑小弟，即不必言了。」賈強等人，聞得來客，亦是個教中朋友，非生手可比，忙笑道：「我等教名廣仁，原取推廣仁衆之意，恨不能天下人，皆來附合。怎麼兄台遠路來投，我們倒見疑起來？這是兄台自己疑心。」一面款待雙福，一面約齊各處爲首人衆，次日，來與雙福會晤。雙福又取出私囊數百金，爲入教進見之禮。人衆更外歡喜，即推他爲協理，各教堂的副手，名曰亞祭長。雙福見人衆並不疑心，許他入門，好生喜悅。外面諸事，與他們格外出力，暗地卻將他們惡跡細訪。賈強等人，見他實心入教，也不瞞他。雙福又留心打探萬坤家故事，又將爲首的幾名要犯住落，訪問明白，不覺在教一月有餘，大小各事，訪得清清楚楚。這日，託言進城探親，回到縣內，把前後情形，細稟與寶焜知道。寶焜聽罷大喜，痛贊雙福很有幹辦。你仍須快快出城，安住衆人，不可使他們生疑。我這裏，頃刻派人，幫同你擒捉衆犯。此舉算你首功，你卻要辛苦點兒。」雙福應聲退下，連忙又出城去了。寶焜隨即升坐大堂，將請來的五位營官，邀入衙內，命各帶着一百名兵丁，分頭兜拿。又簽差捕役數十名，將雙福開來的清單，交給他們，隨同作眼。第一須要機密，切勿使若輩聞風脫逃要緊。寶焜俟衆人去後，靜坐後堂，專守好音。此時心內，反七上八落起來，不知可能成功。若此行不濟，豈非枉費了數月心血？日後更難拿捉，暫且不提。單說衆營官，領着兵丁捕役出城，將及萬家村，見雙福迎了上來，道：「衆位大老爺來的真正湊巧，今日是他們說教之期，又說是教主升天的日子，各處大小頭目，多到萬家聚齊，該應他們惡貫滿盈，合當盡絕，平時多沒有這麼齊整。現在萬坤因爲屢次控告他們，怕他們暗害，反躲到別處去了。今日去擒捉，可以一鼓而獲。」衆營官聽說甚喜，忙聚齊兵丁，一擁而進，將萬家團圍住，發聲喊打，將進去，見人捉人。賈強等人，正在那裏念經獻供，忽然打進多少人來，盡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長繩大索，逢人便捆，欲要動手拒敵，無如措手不及，竟未走脫一人。衆營官，仍恐復有羽翼藏匿在內，又四處搜尋了一回，

方押解衆犯回城。都用繩索捆作一團，叫衆兵丁扛擡。可憐萬家莊中衆百姓，正看他們說教熱鬧，忽然從天上來了這一千人，又滿眼明晃晃的刀子，滿耳咕咚咕咚的槍礮，不知是兵是盜，嚇得撇兒抱女，犬走雞飛，沒命的逃生。跑不及的，只好把門戶撐門起來，坐在家中亂抖。那一片呼號亂喊聲，直聞數里，連鄉村多驚慌不定。衆營官恐有意外之變，忙一面傳令衆兵丁，不許囉唆，一面出示安民。原來前在縣衙商議時，也曾與寶焜算計及此。寶焜當即叫書吏寫了十數道安民告示，交給衆營官帶在身邊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此時一齊貼起，又令營兵四面敲鑼，招撫良民，勿得驚懼。衆村民中有幾個大膽的，聽兵丁口內說出原由，方慢慢的聚攏來詢問，始知專拿的是廣仁，數一班爲首之犯，與大衆無涉。各家方才心安，仍然搬回居住。早有前站飛風報進衙門，說教匪一齊拿住，不曾走脫一個。寶焜喜出望外，吩咐傳萬坤對質。隨即親身來迎接衆營官，遞入衙內，再三稱謝。又重賞出力衆兵丁，俟通詳時，定將諸位大名列入，候上憲敘功酌獎。衆營官亦起身稱謝，帶了衆兵丁，自回營伍，見統領，繳了令，遣兵歸隊不提。這裏寶焜見原差來回，萬坤業已帶到，忙升坐大堂，將賈有仁、強德、張高、袁自通、何堅、束成六個大頭目，及一起十數個小頭目，押在堂下。一邊先將萬坤喚上，細問教中情形。萬坤見人犯盡獲，妻冤已洩，喜的在堂上叩首不迭。遂把如何來誘他入夥，如何在萬村設立廣仁教名目，後來如何分設各處，又如何迷拐人家子女，如何殺害熊氏妻房，盜取胎孕，由頭至尾，細回一遍。寶焜命跪在一旁，即將賈有仁等人喚上詰問。賈強等人此時方明白姓劉的是縣中差來密訪他們惡跡的，並非什麼遠客姓劉。又聞萬坤將他們隱情，全行說出，料想抵賴無益，徒受刑法。大衆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不意我們立教數十年，各省幾遍，未曾敗露。今日反破於此處，也是天意，合該如此。」遂一口同聲招認不諱。寶焜命衆犯親畫了供，當堂上了刑具，發獄收管。一面通詳各大憲，候示定罪。詳文到了首府，把個魯鵬很很吃了一驚。付道：「不料陳寶焜這小畜生，倒頗有才幹。此宗案卷，歷任多未敢辦，何以他蒞任未久，即拿獲了這一來，定蒙上司保薦，我更難扳搖了。我將他請署南昌，原是安置在肘畔，好擺布他。這麼一看，我倒反暗中成就了他了。」想至此處，不禁焦躁起來，忙請了許賈朱三人過來商議。現在朱已經魯鵬代他上下謀爲，派他署理南昌縣典史。此亦是魯鵬一舉兩得之意，一則成全了朱，二則使朱不

與寶焜近在肘腋，便於稽察他的短處。朱丕聽了笑道：「這又何難！他既詳了上來，乃是公事，萬不能不代他轉詳出去。料想正是通詳，縱不代他詳，也是沒用。何妨格外加幾句好勸語，樂得個順水人情。若說要扳跌他，只要存心算計他，任他升到督撫，也不怕他飛上天去。我卻想了個好計策在此，說不得要先拚去了。我這微官，方可有濟，未免我有些不值得。」魯鵬不待朱丕說完，忙道：「只要扳倒了陳寶焜那小畜生，我即丟官，也甘心無怨。沒說你這叢爾一官，有何惜處？你若爲我報仇，丟了官，我定捐個知縣還你，不強你這芝麻典史麼？」賈許二人，亦同聲稱是。朱丕笑道：「果然我報捐知縣，我決不惜這小官，包管你大事成功，卻不可事過之後說我。」魯鵬遂起身，走下臺階，對天日設誓自矢。朱丕始不慌不忙，說出一條計策來，如此如此，這般做去：「可不是去掉了我，他也爲我拖掉了麼？」魯鵬等人聽說，拍手稱善。又閒話了一回，朱丕告辭出來。臨行魯鵬又切實囑託了一番：「事成我定不食言，你只管放心去做。」朱丕回至本衙，專守機會，好發作此舉。漢槎自接到寶焜詳文，甚爲歡喜，道：「果然寶焜這孩子，大有才幹，我也可以放心。」督撫各憲見了詳文，亦痛讀不已。即聯銜序功入奏，不日奉到上諭，南昌縣知縣陳寶焜，年富才敏，遇事認真，以同知直隸州升用，并查遇有何項缺出，即行題補外，千總、百總等弁，均按品升賞，衆兵皆有賞賚。廣仁教爲首各匪，着於犯事地方正法梟示，其餘從首者，各分刺配邊遠充軍。督撫轉行下來，寶焜一一發落已畢。次日，來見首府。魯鵬見了面，便對他道喜，又極力褒獎了一回。閒話休提。單說朱丕受了魯鵬的重託，日夜籌畫要害寶焜。這日恰好有一起大盜獲住，發下獄來。晚間朱丕親去查監。因是一班飛簷走壁的巨盜，囑咐獄卒，夜間防守須嚴。獄卒中有一名禁子名叫寶泗，爲人心細如髮，辦事玲瓏，朱丕很歡喜他。寶泗也極意巴結獄官。朱丕查過了監，到獄神堂少歇，喝退隨衆來人，單喚寶泗進來。即將魯鵬的意思，對他說明：「我想就在這一起大盜身上，尋出條計策，才扳得倒他。」寶泗道：「好是好極了，豈不與太爺有礙麼？」朱丕附着寶泗耳畔，說了幾句。寶泗笑道：「既這麼着，小的自會去辦，不要太爺多囑。」朱丕道：「事成，我包你有大大一宗賞賜，魯大人不是忘情的人。」說畢，朱丕起身去了。寶泗送過朱丕回到獄中，仍將各犯大刑鬆下，原來獄中各犯，不過上個錄銘而已。其餘大刑，多俟查監的下來，上這麼片刻，遮掩耳目，實

酒備了一壺酒，將內中一名盜首名毛三拐子的，邀入自己房內對飲，着實稱讚毛三蓋世英雄，綠林豪傑，欲與他結拜兄弟。又允他覲便設謀開活罪名。毛三是久慣江湖上的人，人一開口，他即猜得三四分。今日見寶泗這般殷勤，明知有事要和他商量，樂得不即說明，先吃他娘一頓再議。飲過數杯，寶泗起身，親代毛三拐子斟了一杯酒道：「三哥，請乾這一杯。小弟有句話，要與三哥斟酌，千萬不可推卻。」毛三仰起脖子，一吸而盡，放下杯子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寶班長，你把我毛三當着什麼人看？待你起先請我吃酒，我即知道你斷非無故而說。不怕你班長見氣的話，你們不討我們浮油吃，就算佛心慈悲了。俗說手執無情棒，懷揣滴淚錢，那裏還有閒飯開酒來請我們呢？什麼話，請說罷。」寶泗臉一紅道：「哎，三哥，你未免太輕量小弟了。你在監中，也有一月多了，見我可是那般齷齪人？你果然這麼疑心，我也不敢相煩。別說要得着三哥才肯請你。」毛三忙陪笑道：「和你說笑話的，怎麼就發起急來呢？說說罷，再遲我就不聽了。」寶泗也笑了笑，便將朱丕之意，與毛三說明：「朱太爺情願丟官，身就處分，放你逃生，你第一須知會同伴，不可說我放你，要一口說你自家越獄的。其次，你要遠走他方，切勿再被別人攔住。當知朱太爺一團好意，放你逃生，囚犯越獄，疎於防範，是款公罪。若私縱囚犯，即難就承了。不能他出好心，你沒有好報他。」毛三聽說要放他好生歡喜，忙立起，謝了又謝。口內假說：「怎生對得過朱太爺呢？」寶泗搖頭道：「罷，三哥，你還不想走嗎？只要你依我的話，即是報効了朱太爺了。」兩人重又飲了一回，毛三自回寨內。是夜即與同夥諸盜說知，同夥亦樂得毛三逃走。因為毛三是名首犯，一日擒不住他，其餘即不好擬罪。次日，寶泗悄悄至捕廳衙內，回了朱丕的信，即託故告假回去。日間早將毛三鏢鏢扭開，只虛虛的扣在上，面臨時一掙即斷。又將近號的各處鎖鑰，中三寶，用線繫住，皆告訴了毛三。方才回家，一盞初更時分，俟查監的下來過了，衆禁卒因今夜寶泗不在獄中，沒人拘束，即大衆三個一堆，五個一羣，吃酒的，要錢的，自去方便。毛三先將刑具脫下，辭別了衆人，悄悄地將內號門撬下，從裏間天井內，縱身一躍，上了獄牆，用腳踢折三角尖釘數支，立住了腳，一步一步蹣跚到屋上，始越房過屋的去了。這裏衆禁卒，鬧到半夜，有幾個細心的，偷空進來瞧瞧，見內號門開着，先自吃了一驚。忙跑入內間，點了燈火進號來查數。東邊查到西邊，南號點到北號，甚至連尿桶毛

廁裏面，無不尋遍，單單不見了首犯毛三一人。衆人嚇得冷汗直淋，急問衆犯道：『毛三到那裏去了？』衆犯道：『毛三到號外小解去的，進來不進來，我們就不知道了。那裏派我們看住他麼？問的可不好笑！』衆人聽說，只急得乾哭。又向別號內查了一回，皆不少數。此時滿獄中大燈大火，點得如白晝，衆禁卒都來了一個個搔耳撓腮，毫無一策。只得分頭去稟報獄官，到寶泗家送信。寶泗得了信，假作驚惶，連稱：『怎生是好？』也飛風似的跑入獄中道：『怎麼我去了一天，就鬧下這般亂子來？你們多分又是賭錢去的，好在我是申明告假的人，與我不甚相干。』衆人被寶泗一句話，問到心坎兒上，無言可答，惟有互相埋怨而已。朱丕在衙裏聞報，心內暗暗歡喜，先密遣心腹，去告訴魯鵬。一面不及坐轎，步行到獄，一疊聲傳喚寶泗進來道：『你怎麼了？首犯脫逃，是件什麼事，怎麼你這麼不小心？你的腦袋子還有嗎？不是連我多被你坑煞了？我也不管，你自去見陳大老爺去講。』說着，蹣足踏聲，連叫：『怎好？』寶泗不慌不忙，跪下稟道：『獄犯脫逃，小的原罪不容赦，無如小的早間曾向太爺請假兩天，小的今夜不在獄中，太爺的明見，要問這一千人才知道呢！』朱丕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『不錯，你是今早告假的，雖然如此說，你終不能無咎。你們窩子裏去辯去罷！』說畢，喝令從人帶住寶泗來見縣裏。陳寶煨早得了消息，正在疑情不定，搖筆之際，朱丕上前請了安，侍立一旁，便將毛三越獄情形，說了一遍，說：『堂翁示下，若何辦理？』未知寶煨怎生回答朱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左袒劉江臬司密訪 善說項陳縣令訴冤

話說陳寶煨在衙中，早得了盜首毛三越獄的信息，正然驚疑，聞說朱典史到了，忙請入內堂相見。朱丕遂將毛三夜來如何扭開鐵鎖，跳屋逃走的話，回了一遍。『再則獄中各節情形，卑職多親身踏勘過了，與禁卒所報相符。現在將禁頭寶泗帶到候堂，翁作何發落？』說罷，侍立一旁，用眼偷觀寶煨面色，看他若何光景。寶煨聽罷，也不回言，也不邀朱丕入座，自己站在堂口，呆呆的仰面看天。好半晌工夫，方冷笑了聲道：『這件事，真蹊蹺，想來獄中情形，老兄是踏勘過的，也無須我去。偏生昨夜寶泗告假，毛三單單走脫，分明好似寶泗預知毛三要逃』

走，特特的託故走開一般。這件事，澈底根追，還要在寶泗身上，一定無疑。老兄先行回衙，吩咐獄中各役，晚間務要加倍小心，不可再走脫一個，那就分外方便了。寶泗暫行管押，待我慢慢審問，自有着落。」朱丕聽了寶焜的幾句諷刺話，不由臉上紅暈起來，答應了一聲，即忙告退下來。晚間親往獄中巡查，俗說：賊去關門，不得不虛應故事，掩人耳目。這裏寶焜與衆幕友商議，先行通詳，再作定奪。次日，魯鵬接到詳文，滿心歡喜，一面轉詳出去，一面坐轎來見撫軍。原來這撫軍是新簡放來的，與魯鵬有點瓜葛。魯鵬請過安，歸了座，即將南昌縣如何忽略，致巨盜脫逃：「現在風聞該令懼罪，欲諉過於管獄官，及禁卒身上。雖然典史等人，難辭其咎，究竟該令係有獄之官，先事果能慎重，何致獄囚脫逃？況該令是卑府屬下，又近在肘腋，深知其平日遇事疎忽，妄自尊大，所恃者伊父曾任封疆，又擢升卿貳大員，故舊盈朝，有所倚賴，全不把地方公事，放在心上。卑府每欲詳參，因他是新進少年，不諳時事有之，或者日久，可以練達出來，此亦卑府顧恤他十年寒窗，好容易博得一第之故，即如前次廣仁教之舉，該令多半因人成事，並非他一人之功績。無奈前任撫憲，與彼有舊，大衆只得隱忍下去。」魯鵬一席諷言，方纔說完，早把新任撫軍，氣得連稱該死道：「這種糊塗東西，還敢爲官，壓貴府也太懦弱了！那怕他是王親國戚，既在我僚屬，清廉者則賞，貪庸者則黜，何況冒功歸己，尤不可恕！貴府且自回衙詳參上來，我自道理，斷不使這樣的守令，爲民父母，實以害民。」魯鵬見撫台信了他的話，暗暗歡喜，忙起身告退回衙，連夜做了詳文，及南昌縣詳府的文書，一齊申送上去，暫且不提。單說寶焜連日甚爲焦躁，雖說通詳文書中，備陳曲折，自己總不能居於無過之地。況且這樁疑案，分明似有人從中算計於我，只恐將寶泗切實拷訊，即有端倪。想定主見，忙傳話外面伺候，既不冠帶，亦不坐大堂，只喚了幾名吏役進來，將寶泗帶入內堂，細細盤詰。寶泗一口咬定不知，全推在那一班散役身上。寶焜問了幾遍，見他不肯招認，不禁勃然怒起，命取非刑過來道：「審不出你的虛實，毛三都沒有着落，本縣的前程，亦有未便。不若將你打死，橫豎本縣不要這功名了！我看你，還是銅筋，還是鐵骨，你拚得挨受大刑，本縣也拚得過不要你招認，自己抵擋這件事去！」說罷，一疊疊的連叫敲打，又不住的把驚堂亂拍。旁邊走過雙福，單膝跪下道：「要求老爺息怒，家人看寶泗不是個糊塗人，一時信了人的蠱惑，心內轉

不過來，縱然打死，他亦無悔。不如將寶泗交代家人帶回，讓他自己商量商量，果然寶泗仍屬拗強，那時他死於杖下，不能怨人。」寶焜本無心要打寶泗，不過恐嚇他吐露實情，今見雙福上來代他求免，正中心懷，即喝起寶泗道：「暫且饒你一頓刑法，你自家須要明白，不要替別人擔重，苦着自己身子。」又吩咐雙福道：「寶泗交與你去，好歹明朝即要帶他來回話。」說罷，起身回後，人衆皆散。雙福領了寶泗回家，擺出酒肴，先代寶泗壓驚。然後緩緩再三勸導，他不可執迷不悟：「料想你不招認，本官也不肯干休。而且這件事，明明白白，千人共見，其中顯有情弊。你徒然吃了苦頭，挨了拷打，日久仍要招承，卻有何苦來呢？」一番話，說得寶泗頓口無言，低下頭來，口問心道：「寶泗，你果然真正糊塗，魯大老爺、朱太爺與本官有隙，我與本官毫無芥蒂，何必爲人的事，我自家受苦？縱然抵死不認，事過後，魯朱二人，亦未見得十分看顧於我，不如我從實招承，好卸脫我的身子，隨他們去各顯手段。我只將是我縱放的一節，隱過就是了。」想罷，對雙福道：「蒙你二爺擡舉，又再四的開導我，豈不知好歹？明早你二爺只帶我去回本官，我自有話說，斷不辜負你二爺一番美意。」雙福見寶泗已認，又吐出實在情由，十分歡喜，痛讚寶泗是個爽直漢子。兩人復又添杯換酒，暢飲至二更以後，方纔安睡。次日清早，雙福同了寶泗，同至縣衙，雙福先入內回明原委，寶焜即傳寶泗進來。寶泗將前後細情，從直說了一遍。寶焜方悟魯朱二人合手算計，不禁大罵。命寶泗落了供，仍交外面管押，心內愈想愈惱，賭氣也不去見魯鵬，意欲次日往謁漢槎，訴說委曲。再表日前通詳時，漢槎見了文書，很吃了一驚。回想：「寶焜這孩子，雖然年輕，頗有才幹。即如剿滅廣仁教一事，甚是有膽有識，心細如髮，何致分中之事，疎忽若是？俾首犯脫逃，其中顯有情節。況他詳文內稟稱爲首，禁卒寶泗一名，恰恰於是日告假等云。刻下未辨有無通同，俟研鞫得實，再行稟報。這其中即是脫節破綻之處。莫非這孩子受了人家計算，再則魯守昨日又有詳參文書上來，敍說他遇事疎忽，妄作妄爲，日前廣仁教一案，多半貪冒功績。這件事，我是深知其故，委係寶焜之功，只恐新來撫軍，不明底細，誤信魯守之言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我又知魯氏與陳氏本有前隙，分明魯守趁新撫軍初到，不深悉各情，好傾跌寶焜一番，以洩夙恨。前次小儒曾將寶焜重託於我，我豈可不問？就是小儒不來託我，此等有功於民的僚屬，也不能不代他昭雪。我本當傳寶焜來

見，說明於他，怕的旁人議論我有偏袒。待我暗暗訪察出一點消息，再作區處。不是我說句誇口的話，既有我在，此亦不怕有人暗算寶焜。假如撫軍信了魯守謊言，要難爲寶焜，我乃司道大員，也可擔得住一二分責任。」想定主見，即喚了一名得力家丁進來，叫他去逐一審訪此事原由，不可遲緩。誰知大凡天下欺人的事，只可欺得一時，日久多要敗露。旁觀的公論是最確切。差去的家丁，一連訪了數日，雖未十分了然，那魯朱合謀的大概情由，早已知道。即忙回衙稟明漢槎。漢槎聽了，大爲怒惱。正在尋思，要代寶焜辨明此事，看魯朱怎樣得過身去，不意撫軍的撤札已下。因撫軍感於魯鵬讒言，一接到南昌府詳參文書，一面商議具摺入奏，一面即先行撤寶焜。南昌縣印，來轅候質，另派了署理下來接手。漢槎聞知，甚爲駭然。明知這事魯鵬做了手脚，感動撫軍，參劾寶焜。試問本省撫台，參一縣令，易如反掌，況有貪功冒績，疎玩公事等大款名目，縱寶焜有通天手段，也難翻轉過來。即令家丁傳話外面，着南昌縣來見，好與他計較若何辦理。忽見家丁執帖上來，回道：「南昌縣在外稟見。」原來寶焜亦奉到撤札，只氣得有冤沒處叫屈，又憶這事甚爲棘手，既撫台與我作對，猶有那巨盜脫逃的實在罪名，雖然我審出寶焜的實情，恐不容我分割。至於我這微官末秩，得失原不足重輕，只怕回去難見父母。莫若去謁見江家叔父，求他代我設策，如何彌縫。忙坐轎來至臬署，着人投帖進回，一面下轎入內。漢槎見了手本，即命請陳大老爺內堂相見。寶焜走入，向漢槎請了安，一旁侍坐。即將如何拷問寶焜，已得實情，乃至是魯太守，朱典史兩人串成的圈套。『卑職正待通詳，忽奉到撫憲撤札，并云日前廣仁教一案，係貪冒別人的功績，據爲己有。這句話，卑職怎樣當受得起？況此案中外皆知，不容貪冒，真正卑職有屈難伸。且撫憲既行下撤札，必然隨後具摺參劾，卑職縱然通詳，亦屬無益。是以特來謁見大人，多要求大人作主，曲爲矜全。』說罷，又起身請了安。漢槎忙起身，一把拖住道：「賢姪台，不須害怕，何況既經審明寶焜實情，更不怕他們了。足見魯守一言虛誣，言言相誣，我亦因見着撫軍撤札，恐你措手不及，欲遣人請你過來商議。我看這件事，不能將就敷衍，爽性攪他一場，終有個水落石出。不瞞你姪姪說，我早已著人訪問清白，你實係無枉之災。你可速速回去，連夜做好通詳文書，只顧詳稟上來，我自處置。二則新縣令到彼，你不可交印，將印信及此案的卷宗，親帶到省中，面見制軍，備陳

冤抑。在田伯父，定見要代你設法的。你不如如此做去，你丟了官，損了名，還有後災。揀著自己幹這麼一幹，縱然你有咎難辭，他等亦罪不容掩。」一席話提醒寶煇，忙立起再三稱謝。漢槎又催他不可怠緩，若待撫台發了手，雖有在田伯父，亦難於爲力。寶煇連連應諾，告退下來。回到自己衙門，將雙福喚上，吩咐他連夜封好船隻，明早往省，要不分晝夜趕，早到有賞。說罷，轉身回後。甘潔玉亦因這件事，愁得坐立不安，見寶煇走，忙迎上詢問。寶煇遂將漢槎設策，叫他上省哭訴制軍，庶可挽回。潔玉小姐聽了，纔放下心來，便親身領著衆使婢僕婦，收拾寶煇行裝。夫妻談談說說，直至天明，寶煇隨身帶了印信，并雙福等名貼身心腹家丁，辭別了潔玉，出城落船，即揚帆開行。恰好天從人願，一路順風，不到數日，已抵南京。連自己私第，都不及回去，只叫雙福去請問父母的安，即坐轎飛奔督署而來。投進手本，從龍傳話內堂相見。寶煇請過安坐下。從龍先問了問任上光景，寶煇一一應答。隨後將魯、朱謀害各事，細細訴說。從龍詫異道：「何以撫軍如此不諒人情，只憑一面之詞，即上彈章？未免過於冒失。你今番來，我即有些疑惑，又沒有大事，何故親身赴省？不料出此意外之虞。你且放心回府，稍住兩日，將印信權交我處。當日魯、朱一到南昌府任，我即思發其前愆，因大衆勸我，人有自新之路，何妨觀其後效？我纔放他過身。誰知他自家腳步尚未立牢，又思害人，真可殺不可赦之輩！好在撫台參劾的奏摺，都要來與我會銜，那時我自有調停。」寶煇起身謝了又謝，方告退下來，到了自己私第。此時小儒已知其細，心內雖怒惱魯、朱等人，外面卻不露聲色，反把寶煇痛訓一場，說他少年心性，居官不慎，致招謗尤。寶煇垂手唯唯聽訓。待小儒沒有話說，方退入內堂。倒是方夫人甚爲寶煇抱屈，見了面，即再三安慰：「我早與你父親商議過了，明日去重託雲家伯父，你多不致吃虧。」又問潔玉媳婦近來可好，寶煇逐一回明。方夫人叫他至內書房寬衣歇息。單說從龍見寶煇去後，心內尋思：「這事如何辦法？」卻好此日撫軍的咨文已到，從龍爲人向來骨鯁，也不問撫軍是否，一面回咨撫軍，不能會銜，因南昌縣面訴如是，未分曲直，何可含糊入奏。况魯、朱素不安分，即將前事略敘一二，又一面行文到南昌，立傳南昌知府、南昌縣典史、與獄卒寶潤一齊赴省聽候質訊。囑撫軍另放人員去暫理篆務等云。次日，小儒亦來拜見從龍，從龍將如何回咨撫軍，如何調取魯、朱等人到省，與令鄧對質，告知小儒。小儒

稱謝不盡。回府說與方夫人等知道，衆人方放下心來。隔了一日，行文已到南昌，撫軍因署南昌縣的委員申稟來前，說陳寶煥私帶印信赴省，未知何意。撫軍正在發惱，忽接到制台來文云云，不禁又羞又恨。羞的是身為封圻大員，連一縣令，多不服管轄；恨的是自己怎樣這般孟浪，也不查這麼一查，只憑了魯守之言，信以為真。而今制台要調取人員，到省對質，倘或魯朱兩人之說非是，豈不連我都不好看。相若硬起頭皮，不放他們去，也不同雲制軍列銜，逕行單奏，好原是好，可不是要我與姓雲的結仇麼？況雲制台久遊聖眷，奏無不准。魯朱等又有前次的破敗，定然是我之情曲，他之理直。那麼一來，我更失了便宜，不如隨他們去罷。前思後慮，毫無主見。只得札飭新任接署南昌府，南昌縣典史兩處印信，又一面備文送魯朱等至省候質。這個消息，早傳到魯朱耳裏，直嚇得魯鵬魂飛天外，一時沒了主意。惟有埋怨魯朱，賈等設策不善。『如今鬧出大事體來了，怎樣了結？我們只計及害他，卻未曾計及他有個制台靠山，豈非油蒙了心，被鬼迷住了麼？你們倒還罷了，我花了偌大一宗捐貲，又好不容易得了這個美缺，一旦丟去，可惜不可惜？就是回了京，老人家也要埋怨得甚麼兒似的呢！』朱賈等此時皆默默無言，各自相視，停了半晌，還是賈子誠道：『雲翁也難怪我等，我們縱設策不善，害不著別人，也犯不着來害自己，亦是定數如此。雲翁即抱怨煞我等，終是無濟。到了這地步，怕也沒用，不如大著膽去見制台，與性胡板混咬的鬧他一場，勝負尚未可定。』魯鵬全沒主意，只得仍信了他們之言，預備上省，好歹去碰他娘一頭再議。剛好新任已到，魯朱等交代過印信，又接着撫軍催行文書赴省，不敢少懈，忙收拾動身。賈子誠、許春舫也暗中跟了他們一同上省，打聽信息，好互相計較。這日已抵南京，從龍即委了十府道勘問此案。十府道將人證傳齊，先喚上賈泗詢問。賈泗又從頭細說一遍。道台命他落了供，跪過一邊，即傳南昌縣上堂。寶煥走上行過庭參禮，將品級墊鋪下，向外而跪。道台問道：『南昌府魯守詳參你遇事疎懈，縱囚脫逃，又說勸辦廣仁義，係貪冒他人之功，種種不法，均在罪無可赦之條。雖然寶泗供出係魯朱兩人指示，竊恐寶泗受你囑託的，你可將各節從實說來。』寶煥道：『大人的明見，據魯府憲詳參卑職各款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論。既不能憑魯府憲一面之詞，亦非卑職所可狡賴得過。若依原參之說，竟是指奸爲奸，指盜爲盜，平空陷人入罪。所參卑職縱囚脫逃一款，卑職是

有獄官，朱典史乃舊獄官，禁卒賣酒，終年難見卑職一面，日日是與朱典史會面的。賄賂一節，不待明言。無論賣酒已招認實情，即毛三越獄這一夜，卻好賣酒告假，此其弊一也。再則毛三一案，同時被獲者，有五六人之衆，毛三卽然起意越獄，必與衆犯計較，縱臨時倉猝，不及全逃，也該走脫數人，何只有毛三一犯越獄？次日審問衆犯，有云不知者，有云知而不及從行者，供詞狡閃，其中顯有情節，此其弊二也。來日清早，卑職親往獄中踏勘情形，見毛三遺下鐐銬等件，皆係脫落，并無損斷。當該犯越獄之際，事在急迫，那有刑具仍然未損之理？此其弊三也。現已差衆海行搜捕，諒毛三難逃法網。有日該犯捉獲到案，卽知底細。至於冒功一節，更係誣扳。彼時卑職訪得廣仁教多行不法，又適值有熊氏身死一案，萬坤在前歷任已經控過數次，既是卑職境內的事，何能不問？況這廣仁教業經蔓延數府之大，若不肅除，竟有不知伊於胡底之勢，尤不容緩。卑職當經稟請營官，下鄉捕捉。嗣蒙各大憲推敘微勞，卑職得邀獎賞，而下鄉各營官，皆有保奏，從去各兵丁，亦均有賞資。卑職若誣稟，如何身先士卒，如何督率兵弁，前往兜獲，方爲冒功？卑職身未離署，久已申明在先，卽魯府憲處，亦有詳文申稟上去，可以核對的。總要求大人詳察，代卑職昭雪冤枉。『寶規一番話，把那十府道聽得不住點首。又將賣酒喚上，細問一遍。賣酒執定前供，半字不改。道台始轉喚魯二，二人上堂。此時魯鵬，朱丕在丹墀下，一句句聽的明明白白，直急得渾身冷汗，澆淋心頭，有幾十個吊桶，打水相似。魯鵬惟瞪着一雙白眼，惡狠狠看定朱丕，恨不能一口把朱丕吞下肚去。『原來你用的好人，你說賣酒是你貼己心腹，斷然無礙。如今反幫着賣酒，全行招認，這不是我們怕沒有冤家作對，特爲尋出個賣酒來抵自己的嘴麼？』朱丕此時也急得死活不能，只有低頭嘆氣，自恨眼瞎，認不得人，錯把喪門當做天喜。『若說賣酒，也替我幹過幾件機密事，很有心孔，很靠得住，不知今番怎樣忽然變了，竟順着陳寶煥起來，不是我們該倒灶。』心內又氣又怕，又對不住魯鵬，忽聞上面傳喚二人，只得硬了頭皮，勉強上堂，行過禮，俯伏一旁。道台微笑了一聲道：『陳令所供各詞，你們該聽見了，還有何話說，不妨在本道堂上訴說明白，好待本道轉詳督憲。』魯鵬來時，原與賈許兩人商議停當，到了南京，爽性混扳胡攪，大大的鬧他一頓，前後不過丟官，倘或託天倖倖，反負爲勝，竟扳倒了個把，也未可料。現在聽了寶煥賣酒等一片供詞，又見道

台句句問到他心坎兒上，弄得一句話都沒的說了。惟有自稱：『該死！誤聽旁人煽惑，害了自家，總求大人矜憐，格外恩施。』朱丕見魯鵬不能抵辯，料想自己亦是單絲不成線了，跪在堂階，不出一言。道台即問他道：『你怎麼說？』一連問了幾聲，朱丕只得回了一句：『聽憑大人處治，一切多是卑職糊塗，情甘領罪，與魯大老爺無涉。』道台笑道：『很好！你很有膽量，到這時候，你還顧念朋友。原甘一人任咎，無糸只怪你作事不審，反害了朋友。此時要代他分罪，分不來了！』又回頭對魯鵬道：『朱尉的話，你也聽見了，並非本道偏袒。』說罷，命各人當堂皆押了供單。賈煥復又稟道：『卑職仍有下情稟告大人作主。卑職到任數日，即聞南昌有四獸之名，是魯府憲與朱典史，還有府署幕中賈子誠、許春舫等四人。可知魯朱之惡半係賈許匡助而成。卑職原不應此時訴說，分明是有意報復，但縱然獲咎，卑職也是甘心的。卑職爲地方上起見，死而無怨，卻不忍江西的百姓受他們無數塗炭，不得伸雪。』道台聞說，忙問魯鵬道：『那賈子誠、許春舫，是何等樣人？在你署中，作何執事？』魯鵬正在痛恨賈許二人，代他謀爲不周，我代他等十分情勢，他們喪盡天良，爲我做得好事，並不抵賴，遂回道：『卑府署中，實有此兩人。賈子誠係揚州生員，許春舫係本省富紳，卑府因誤信薦者之言，收在署內。并且今番跟同卑府來省，現在寓中。至於他們的惡跡，卑府實在不知，請大人提他們到案訊問，是否就是了。』道台聽說，即當堂標簽差提賈子誠、許春舫二人赴案，立等訊鞫，不多片刻，雙雙帶至。原來賈許二人正在寓中候信，商酌這宗案卷，如何了結。又遣了一名心腹，能幹家丁，雜在聽審人叢中，聽魯朱二人若何回答。道台怎生詢問，陳賈等又怎生扳駁指實，打聽清楚，速來回話，那知差去的家丁，尚未回來，忽然來了幾名道差，不用費事，撲個正著，一面將堂簽取出，與他們觀看，一面不由分說，扯了就走。把他兩人弄得昏天黑地，摸頭摸尾不著，也不知犯下怎麼彌天大罪，纔如此密訪急拿。沿路要問公差們個底細，他們亦含糊答應。到了堂上，原差繳過硃簽，他兩人只得跪在一旁。直聽得道台上面問道：『你兩人叫賈子誠、許春舫麼？你們可是魯守的幕友麼？』二人又只得同聲應道：『職員等正是。』道台復冷笑嚇道：『很好！你們幹得好事！可知罪麼？我只問你們，是個甚麼惡獸？怎生殘害當地百姓？可從直供來，本道開豁你等。若有半字支吾，休怨本道無情。』說著，把驚堂一拍，兩旁差役，喝聲威武，早

將賈許二人，魂靈直嚇得飛出腦門，竟不知從那一句引起。這些隱情，道台怎麼又曉得這般清徹？還是賈子誠是個老手，訟師有點兒見識，爬上一步道：「大人問，職員們知罪，職員們竟不知犯了何罪？而且大人問是個怎麼惡獸，又怎樣傷人，職員們另外不解，向求大人指示，不能不教而誅。」道台笑道：「賈子誠，你不要在本道面前故作糊塗！本道也久仰你是個老奸巨滑，你要本道指示，只要問那南昌府衆百姓就是了！本道也沒有多大工夫和你們扳駁，你們靜候總督大人究辦罷。要辯白，到那裏辯白去？」回頭喝令原差將賈許二人，好生管押，分於兩處，不許他們串供。吩咐已畢，即起身退堂，衆人各散。賈許猶欲呼冤，見道台已進了後閣，只得隨了原差下來，到了班房。細問原差，又許了多少好處，纔知道是陳寶煥供出他們惡跡，魯鵬又將他們指交出來的。此刻兩人又怕又恨，痛罵魯鵬不識好歹：「我們爲你耗盡心血，直怪你信了朱歪的話，說寶煥是他心腹，我們都沒有帶累著你。寶煥扳我們倒也罷了，你怎麼反將我們交案？你既無情，我也無義，你的劣跡，只有比我們多的。索性明日到了總督親提覆訊之時，也代你和盤託出，是水是火，大家一道兒下坑去的。想交出我們，好自家輕鬆身子，豈非是做夢麼？直問你外邊四獸的混名，難不成我們兩人也有你二人在內呢？」那邊魯鵬，朱回到私寓，亦有一番互相抱怨。寶煥到了府中，將堂上各情，細稟小儒等人。王蘭在旁點首笑道：「雖然你理正詞直，亦虧在田一力維持，授意於十府道，所以一至堂上，即指定他們虛誣，又將賈許等人羅致案中，一齊詳辦。否則，也要細問問你的口供，縱然你句句是實，都不得如此豪爽。一堂清結，遙想詳了上去，在田亦是照詳究辦。只怕魯鵬等人，此番除丟官而外，猶有後災，也是他們自作自受，何尤於人？只問你在堂上，乘勢供出賈許惡跡，道台即簽提他們到案，不容分割，竟定了罪，管押下來。即此一端，可知從中有人力的好處。若在他處，縱然許驤遜其咎，亦要問你個借私報公，意存攻訐。」小儒聽了接口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他們小孩子家，多不省人事。初膺民社，全不想報國安民，一味要好強自出頭。這是有在田暗中爲力，算得占了上風。嘗見人家十分千真萬確的事，到了臨時，尚有變動；不問你理正詞直，誰有力誰強，那不是白白丟了面孔，損了名聲？小孩子家作事，多宜依規蹈矩，尺步趨沒以爲得了甜頭，下次任性妄爲，必至破敗賤劣而後已。」小儒話未說完，王蘭雙手齊搖道：「罷罷罷！我不

願聽你的這些腐話！你如今年將強壯，而且功成名就，歸老林泉，自然安性樂道，立命保身。不知焜兒們當年富力強時，正好建功樹業。我卻賞識他很有膽量，敢於不避嫌怨，不顧身家，即是個好孩子。你不褒獎他，也罷了，反將些迂腐的話，叫小孩子家縮頭退後，可謂老不達時務了！你說他不想報國安民，更為荒謬。他到任以後，訪出廣仁教滋事地方，況且歷任多未敢深究，怕鬧出意外之變。焜兒竟稟請營官捕捉，不然，這廣仁教若不誣除，甚至將來越聚越衆，釀成叛亂大患，亦未可知。這不是報國麼？再則將魯監、朱丕兩個害民惡吏除去，一方百姓受惠無窮。雖說是他們尋事，焜兒有這個膽氣，把自己的功名性命，視若鴻毛；又順水推舟，扳倒賈子誠、許春舫兩個助紂爲虐的東西，一除幾害，皆以百姓爲重，不以同僚私情爲重。去了魯監、朱丕，即代南昌億萬家黎庶，揚眉吐氣，屈憤頓伸，這不是安民麼？又聞他凡與百姓有礙者，無不力爲芟除，與百姓有益者，無不力爲興復。這多是小孩子家不耽安逸，敢作敢爲，從前你初任江都時，曾與胡武彤、毛知府等人作對，而今焜兒也與魯監、朱丕作對，正所謂克紹箕裘，能承父志。你倒說他粗率，不循規矩，難不成要他只以身家爲重，遇事模糊，與魯監、朱丕等同黨爲惡麼？我真不解你是何居心！」又回頭對寶焜道：「好孩子！你不可聽你父親的話，現在你父親老賴了，連說話都顛頭倒倒，不日你仍是爲回南昌縣任的，你只揀你該做的事做去，儘管大著膽幹，包你不錯，自然循聲卓著，爲一方之賢父母。」小儒指著王蘭笑道：「你們聽聽者，香可不是瘋了！我不過怕孩子們膽大妄爲，叫他各事三思而行，俗說得意不可再往，我何能叫他黨惡魯、朱等人呢？而且他是我的兒子，縱幹下如天功業，我只得勉強加勉，豈能稱贊他頌揚他？那可不是成了絕大笑話麼？我不過說了幾句，倒引出一篇議論，連我都教訓下去，你非瘋而何呢？」二郎、伯青等人同聲笑說道：「也難怪者，香爲焜兒抱此不平，本來焜兒這幾件事，做得令人欽佩，你雖不能贊揚他，也不可過於屈抑了他，叫小兒子家沒了興頭。下次幹事，即沒有這般踴躍了。」小儒笑著起身，走了開去道：「罷喇！你們人多口衆，我也難於爭辯。焜兒好，焜兒好，算我不好，何如？」王蘭亦笑道：「自然是你好。你知道認錯，還算你是好的，沒的倒是我說錯了不成。」寶焜也隨着衆人笑了一笑，退入後堂，寬換衣服，見方夫人去了，一切閒文，暫且不提。單說十府道退了堂，將人衆口供，敘入詳文，當日即申稟總督衙門，聽

候制台者何辦理。那邊雲從龍接到詳文，看畢，甚爲怒惱道：「魯鵬這廝幾次三番，幸而漏網，全不思改過遷善，仍是怙惡不悛，罪無可赦，該應賈許兩人，也撞在網羅，這不是天意麼？可是他們連天都不容我，若不切實參辦，我也不容於天了。」想定主見，袖了詳文，逕至幕友房中，商議如何科定人衆罪名，好出摺具奏。未知魯、朱等人，應得何罪，雲從龍怎生出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飛彈章賢制軍奏事 得私書新御史劾奸

話說雲從龍將十府道的詳文，與幕中各友觀看，商酌如何辦理。內中有一位司奏摺的幕友，是江西人，深知魯鵬等之惡，分外比大衆動怒，忙越衆上前道：「此事甚爲容易，明日東翁須要親提人證，審問一堂，然後據實參奏。東翁所慮者，魯道同的面子，然而屬在東翁管下，不容不問。就是魯老也難怪我們，只好怨他的兒子不爭氣。」從龍聽了，卽道：「老兄所議是極，奉請大筆代鈐一稿，俟明日覆審下來，以便出奏。」那位幕友又道：「東翁出奏，倒要與江西撫軍聯銜彙劾，不然，使撫台置身何地。此番雖是撫台孟浪，亦是惑於人言，東翁也犯不著得罪同僚。」從龍點首稱是。遂傳話房吏，割飭十府道，明日一早，將此案卷宗人證，多備送本衙門聽候覆訊，不得有誤。一宵無語。次早，道裏送到文卷各件，卽懸牌早堂候審。寶焜也得了信，亦來聽訊。從龍升坐二堂，喚上人衆，逐一細問，皆與十府道送來原供相符。又命他們加了畫押，復將人衆仍交十府道看管。一面出奏，一面行咨江西撫台，備說參辦人衆，及彙銜情由。撫台見了咨文，知道雲從龍是立他的腳步，甚爲感悅。又怕魯道同異日怪他，不照看魯鵬，殊不知是姓雲的同你家兒子作對，我亦無可如何。況我到江西撫台的任，全賴魯老之力，現在又有密事相求於他，我必得抄在雲制台之先，發一私函入京，魯老方不怪我。隔了一日，寫就私書一封，歷敘「此事並非我坐觀不問，無奈連我皆有了處分。況且姓雲的爲人萬分古執，一意與令郎爲難，卽如我和他爭抗，徒然無益，甚至爲令郎加罪」等語。函後又寫了數行彼此相託的機密事務，當差了一名得力家丁，連夜進京投遞。隨後又具了一函，到南京相謝從龍，關顧一切。這邊撫台的話，攔過不提。且說魯鵬覆訊下來，曉得此案

從龍必嚴加參辦，非獨自己不得過身，連撫台多要被拖累。若論許賈等人，死不足惜，其奈痛癢相關，唇亡則齒寒，前日一時之怒，將他們扳出，不知把我的罪情都帶重了，此時懊悔無及，不得已寫就家書，打發家丁，飛送京中，見他父親，設法彌縫。又另寄了一函，與他胞弟魯鵬，恐父親惱他疊次胡鬧，不管這件事，叫他兄弟暗中懇求父親爲力。又叫魯鵬四處拜託當道諸位，怕的父親因是自家兒子，爲親者諱，不便出頭，云云。兩處的私書，均是星夜趨趕，也不爲慢。那知雲從龍的奏章，更外飛速，從龍早料定他們多要到京中求救，若被魯道同預爲之計，做下手腳，豈不又便宜了魯鵬那廝？所以限定時刻，八百里加緊入京的，卻比他們的私書，早到一日。魯道同處，雖然見着副本，何敢捺擱？且又不知此事，究竟若何重大，只得呈奏上去，天顏甚怒，即硃批悉如該督奏請辦理，發了下來。又知魯鵬是魯道同的長子，魯道同很受了幾句申斥，嚇得魯老益發不敢聞問，心內卻胡猜亂想，竟不知兒子何由獲咎。雖然雲從龍奏章上說的清清白白，未卜是真是假，怎麼預先沒有書札到我，是何意見，豈非這畜生糊塗到底，情甘束手待斃麼？衆之雲從龍此次的參奏，十分利害，其勢竟難挽回。原來從龍的摺中，將魯鵬等人，誣害原由，細細入奏。又備說魯鵬許多惡跡，怎生與朱世功、賈子誠、許春舫等朋比爲奸，以致有南昌四獸之稱；其所恃者，父兄威德，故舊盈朝，倚一官爲護符，視百姓如兒戲，任意酷虐，目無法紀。即議定魯鵬發遣新疆効力，不准收贖。朱世功、賈子誠、許春舫等，各革去職銜，杖一百，徒二年半。禁卒竇潤，雖犯事在前，因其知罪自首，情尚可容，杖六十，枷號三月，省釋。陳寶煥本無過失，着仍回南昌縣任，飭令依限捕獲脫犯毛三等云。魯道同見摺內多有傷動他的言語，又懼又恨，恨的兒子屢次鬧出大事，帶累着他；前在甘泉任上，即因朱、賈、許等人弄的丟官破鉢，落人笑話。此番又同這班人，攪在一堆，鬧出事來，難不成離了這班人，你就不能做官了麼？真正不是冤家不聚頭，俗語：虎毒不食兒，親莫親如父子。魯道同欲待不問，又不能眼睜睜看着兒子犯罪，不去挽救，欲要去問，又懼牽連著自己。左思右想，正在躊躇不決之際，卻好魯鵬的私書已到。魯道同看了，方纔澈底明白。又怨魯鵬作事因循，既想求我代你出脫，怎麼不趕緊發信來京。如今被姓雲的先發制人，上諭已下，從那裏措手，這不是已成了死症麼？心內好生煩惱，叫了魯鵬回來，與他商議。魯鵬亦因接到哥哥書信，十分着急。父子

兩人計較了半夜，竟尋不出一條善策來，也不想代魯鵬全行解脫無事，只求得從末減，無如這件事，業已定案，復又畏首畏尾，難以着力，不表他父子在私第尋思，該應事有湊巧，也是魯道同父子的惡運已終，又鬧出一樁旁支的事來。今上見寶徵年少有幹，且有學問淵源，在實錄館當差一年，毫無舛誤，天恩浩蕩，親點寶徵爲江南道監察御史，兼巡視南城。寶徵自得了御史，格外威仰殊恩，夙夜從公，愼益求愼，今日正在南城巡察，忽見一人，滿身灰塵，飛奔入城，而且形色倉惶，東瞻西盼。寶徵見了，好生疑惑，忙喝令左右，即將此人帶住。那人見有個官兒，喊叫拿他，越發著急，高聲道：「我是有要緊公文，專趕入京的，並未犯法，何以拿我？若耽誤了我的公事，我卻不管。難道走路走犯了法麼？」寶徵也不理他，即在城邊坐下，將來人推到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從那裏來的？既有公文在身，可取上來我看，果然不錯，即行釋放。」那人聽說要看他公事，忙道：「我是機密重件，何能亂與人看到了？我應投遞的地方，自會取出來，你們不信，跟了我去。」實告訴你們罷，我叫牛大保，由江西來的，到中堂府內去的。中堂的公事，你們都要看起來，有多大的膽子麼？」寶徵聞得那人說由江西而來，又是往魯道同府裏去的，心內早有兩分清白，呼呼冷笑道：「甚麼公文，又不知是那一案的買囑來了。無論皇親國戚的公事，既走我地方經過，我皆看得。」即命衆隨役：「在他身畔搜檢，有何物件，取上來我看。」衆役一聲答應，就來翻他衣服包裹，齊說道：「朋友，有甚麼取出來罷！還要我們費事嗎？」那人猶想拗強，當不起一班隨役，如狼似虎，早在他包裹內，搜出一封私書呈上。寶徵接過看，函面上寫著江西撫署封發下面又寫火速二字，一連圈了幾圈，背後重重粘裹，知道是封機密私書，拆開內函，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大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魯老頭兒今番難逃我掌中了好容易纔尋出你這點破綻。」那人見搜出他身畔私函，直嚇得面如土色，不住磕頭道：「小人奉命差遣，身不由己，並與小人無干，要求大老爺施恩。」寶徵笑道：「你不須怕，你沒有半點事，此時卻不能放你，要借重你的口，到刑部堂上說聲呢。」說罷起身，叫帶了牛大保回寓，吩咐小心看守，不可大意，也不可難爲他。遂在燈下，連夜修成奏章，將這封私書粘貼在後，好一齊呈了上去，使他抵賴不得。次早，先將奏章送與叔父陳仁壽批改。仁壽現已升到兵部右侍郎之職，看了來稿，連稱：「使得，我每見魯老頭兒，多少不公不法之事，即

思參劾無奈那老東西，奸刁巨滑，各事謹慎異常，不容易尋他的實據。若沒有一定把柄，又恐扳他不倒，徒多此一舉，使他提防着我們。難得你得著他如此大憑天據，不趁此時很很參他一本，豈不坐失機會？昨日閱得邸抄，見雲在田參劾他兒子魯鵬的奏章，因魯鵬誣詳焜兒縱囚冒功各款起見，多虧在田識破機關，又得了他許多劣跡，把魯鵬那畜生照例反坐，發遣新疆。若非你在田伯父審淨此案，焜兒豈不要受他的冤枉麼？足見天道循環，絲毫不爽。日前他兒子害你兄弟，今日他的把柄，即落在你手內，可不是暗中鬼使神差，叫你替焜兒報仇麼？其實，我陳家並與他魯家無甚重隙，不過因你父親上年在兩江任上，參他次子魯鵬的一點仇恨，殊不知那是公事，不能怨人，只好怨山陽縣的百姓去。孰料小人心腸，另有見解，以爲你父親不顧同朝交情，所以今番焜兒放了南昌，恰恰魯鵬做了頂門針的上司，纔鬧出這件事來。加以前次甘又盤先生的原由，焜兒乃甘家女婿，恨上添恨。我久經慮到此處，果不出我所料。然而壞人是做不得的，他兒子魯鵬陷害焜兒，全屬虛誣，終有個水落石出，立分涇渭，是害人不着，倒害了自己。此時你所得他的把柄，乃係鑿鑿有據，不怕魯老具有遮天的手段，也難翻出你的手掌。你只管放大了膽，去上此奏章，不要害怕，不愁不將他父子一擁腦兒，齊齊扳倒。朝中去了這個蠹國老賊，方得清楚。第一他專於收納各省外官賄賂，賈通線索，必致外官刻削百姓脂膏來供獻他。也不知敗壞多少國紀，殘虐多少編氓。目下他家父子的惡醜，不減似當年劉先達家父子，只有過頭，沒有不及。我嘗嘆惡人何以偏偏多出一門呢！」寶微笑道：「焜兒何怕之有？沒有得著他的把柄時候，焜兒也同叔父的意見相同，日日多想和魯拚這麼一拚。實在他的那些不公不法行爲，令人見了髮指。何況現在有了實據，更好着力，還慮唱不出戲來？」焜兒如果害怕，倒不來同叔父商量了。」仁壽點首道：「很好，我耳聽你好消息罷。」叔姪兩人又說了一回話，寶微告辭出來。回轉自己公所，又將他父子如何同朝黨惡，敘說入內，聆了清，即呈送進去。專候上諭發落。傳道同連日愁煩得寢食俱廢，因想不出代魯鵬出脫的法則，那裏知道自家的把柄，已入人手，他真正做夢也慮不及此。這日忽聞內廷有旨，傳喚立刻就去，不知何故，忙穿換公服，來至內廷。見上面一順兒坐着幾位軍機處王公大臣，兩邊排列著許多小京員等人，好似要勘問甚麼事的光景。急搶步上來，欲待與

諸人行禮。早聽上面說道：『皇上有旨，傳問魯道同事件。』魯道同一嚇，連忙整衣向北行了朝參大禮，跪下。又聽上面問道：『御史陳寶徵所參魯道同各款，內有交通外官，私函往來，并納取賄賂一款，情節較大。着該王大臣等傳問。魯道同明白自陳。』魯道同跪在下面，側耳靜聽，方知是陳寶徵奏參的，暗暗搖頭道：『這小畜生，好大膽子，居然敢在老虎頭上撲起蒼蠅來，不是我誇張大口，這些捉風捕影的參款，就羅列一千件，放在奏摺上，亦是徒然。我久已防備，也不止一年了。多少風聲鶴唳的老輩，都奈何我不得，又何懼你這新進小子。胎毛乳牙，尚未全退呢！然而這些沒據的空言，只派著我明白迴奏，何至傳喚內廷，如此機密，好似犯了甚麼重大的情形一般。初開令人可怕，此刻倒覺可笑。多是這班軍機裏的人，沒有見識，小題大做罷了。待此事過後，我也慢慢來擺佈陳寶徵那小畜生一場，只怕我一發手，小畜生即難招架了。你家老子的仇恨，我刻刻在心，久欲拿你出氣，因為事件太多，未曾理料到你，這是從那裏說起，反被他先踹我一腳去。雖然無損於我，究屬可惡。』正待分辨，復聞上面道：『今有陳御史原參奏摺一道，老中堂可先看了，好逐一承認，有無其事。』說著，擲下原摺。魯道同接在手內，暗笑道：『不用細看，無非水上一棒的話。大凡這起瘋狗，咬人，不過風聞據聞而已，如隔靴搔癢，不著癢處。那些道行淺薄的人，纔得吃你苦頭呢。我也要虛應故事，看這摺一看，方好扳駁。』遂展開觀看，所有以上各款，魯道同毫不介意，忽見中間一款，參他交通外官，敗壞國政，有江西巡撫親筆私書一封，粘呈為據，不禁吃了一驚。急翻轉奏章，果見原函粘在摺後，從頭細看，恰恰是因魯鵬的那件公案，始末根由，寫得明明白白，書後又寫着彼此關節的話，不須認罪畫供，這就是如山鐵案了。此時魯道同好像被半空中打了一個絕大的霹靂，震得目定口呆，渾身發抖，額頭上汗珠，有黃豆般大，滾滾的滴了下來。自知不妙，忙摘了朝帽，在地上碰頭上面，又問道：『陳御史所奏，孰虛孰實？老中堂可明白說來，以便本大臣等覆奏。』魯道同現在有一百張嘴，都分割不得，惟有匍匐在地，自稱萬死。衆王公大臣齊笑道：『諒來陳御史所奏各款不虛，老中堂可一齊招認了罷。』不怕魯道同千刁萬惡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嚇得神昏智亂，只得答應了聲。『是。』衆大臣道：『老中堂既已全認，可請先回私第，待本大臣等覆奏上去，聽候天恩發落便了。』又命衆京員落了魯道同傳問口供下來，好進

呈御覽。魯道同仍向北謝了恩，戴上朝帽退出。可憐魯道同年過花甲的人，平日多做的心高暢興的事，全以盛氣凌人，那裏受過這等風波。直氣得面無人色，如死灰相似，貼身襯衫，盡行汗透。喘吁吁的站在朝房門首，一手扶住廊柱，略爲歇息。見內裏各官，交頭接耳，喊喊喳喳的議論。明知說的是自己，此際也無暇過問，慢騰騰走出午門。早有隨來的家丁上前攙扶，打過車輛伺候。恰好魯鵬亦至，因聞內廷有旨傳喚，不知何故，不放心，特地趕來。見他父親如此形色，很嚇了一跳。忙迎上幾步，欲待詢問。魯道同望他頭一搖，丟了個眼色，即跨步上車。魯鵬知道此事機密，不便多問，也急急的跟了回來。到了府中，魯道同纔走上外廳，即將朝帽除下，使勁的在桌上一摔道：『罷了，罷了！今番是丟定了，還不知道這幾根老骨頭，可能好好的死在家內呢！我算走了一世的長江大浪，安然無恙，而今在小夾溝裏失風，豈不被天下人笑煞了麼！』嚇得魯鵬立在一旁，反不敢問長問短。過了半晌，方低低問道：『父親究竟何事，如此動怒？內廷是何密事傳問？』魯道同聽聞，雙眼一睜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『什麼事呢？老臉孔多倒盡了！』遂將陳寶徵怎生參奏，怎生拿住私書把柄，內廷又怎生傳問，又恨：『寶徵這小畜生，甚是辣毒，參我倒罷了，我死也得著了，不過拚這條老命，給他弄去，他連你兄弟們皆參了上去，說我家父子同朝，如何黨惡，直頭要一網打盡，他心裏纔快活。我不知魯家究竟與陳家前世種下什麼冤恨，一結一結的，解不開去。我久經要擺佈寶徵，離我眼前，報復他老子當日參你之仇。我只說這件事，算得什麼，隨便甚麼時候，遇著空兒，將他拈掉就是了。誰知他反弄我一下，又中在我要害之處，如今懊悔不及，怪我作事因循，可謂養癰成患。』魯鵬聽說，也急出一身冷汗，忙問道：『父親在內廷，全認沒有？』魯道同將頭一扭道：『糊塗東西，若是據聞參奏，我這不會分辨麼？無奈有這封私書質住，如何抵賴得過？也不容我不認。』魯鵬此時，亦顧不得父親坐在上面，不禁雙腳齊躁道：『你老人家這一認是小，一窩兒都下火坑，沒想一個活的，爬得上來了！』此時魯道同被魯鵬說破，好生追悔道：『我認私書往來，也罷了，怎樣連兩個兒子罪名，我老代認下來，可不是老背晦麼！』愈想愈急，惟有痛罵江西巡撫誤事不淺：『你不能代我兒子出脫，我不怪你，誰要你這封書子到我跟前討好？既有書信，怎麼又作事不慎，差這麼一個沒用東西進京，將把柄落於人手，偏偏又落在我魯家對頭手內，』

我們全家性命，都斷送在你一人身上！試問你寫這封沒打緊的書子到我，有何益處？辦到底你也不得脫鉤，既害了人，又害自己，何苦來呢？」魯道同氣一陣，罵一陣，甚至大哭一陣，鬧個不清。魯鵬在旁，也只落得長吁短嘆而已。應堂上鬧的沸反盈天，早驚動上房。魯老夫人，與魯鵬等妻子，忙出來詢問。魯道同又由頭至尾，備說一番。魯老夫人，也十分着急，自己招認私書往來，是有憑有據，無法狡賴。大不該連兒子們的罪名，全行認下。『你的年紀高大，不做官，也不希罕，還留兒子們在朝，巴結出頭，將來亦可守候機會，報復陳家。這麼一來，不是斬草除根麼？』魯老夫人，心內一團的委屈，因見魯老氣惱太甚，怕的急出別樣事端，不忍再抱怨他，反忍氣吞聲，用言寬解他父子，命使婢扶了魯道同，回後堂少歇。『此刻急也沒用，好在聖旨還沒有下來，且從長計較，設法爲要，不能束手待斃。所幸鵬兒等參劾，尙無實跡，庶幾可以挽轉得過。』魯道同也自覺得身子困乏，遂扶了使婢到上房，寬去外面大衣，躺在牀上，輾轉尋思，要想代鵬兒等豁罪，心內好似轆轤一般，滾上滾下的，無片刻之停。將他本身過失，反拋在腦後去了。魯老夫人，又重新安慰魯鵬，『不須過急，且去尋條門路彌縫此事，再則不過丟官，只求沒有後災，即算萬幸。』一句話，提醒魯鵬忙喚套車，到各同年世誼前告訴，懇求他等代爲劃策。不提他父子忙的晝夜不安，單說陳寶徵奏摺一上，中外皆知，無人不痛贊他有肝膽，恰恰又得著這般實在憑據，也是魯老頭兒該數倒運。凡有這班御史，多是通消息的，平日風聞得一件半件事，即爭先奏劾，好在所參不實，沒有處分。一遇關係重大的事，便你推我讓，怕先出頭。若有一人出了頭，這些御史打弱的本領，要算一絕。此時見寶徵參倒了魯道同，又聞內廷傳聞，如此利害，眼見魯老是爬不起了，生恐被寶徵一人得了美名，即彼此不約而同，一窩風的彈章交上。有的參廣納苞苴，有的參私鬻官爵，有的參把持國政，有的參敗亂朝綱，衆口紛紛，所參不一。末了幾位，沒有參款的名目，甚至把魯道同父子如何廣蓄姬妾，用度奢華，縱容僕從的話，都參了上去。御好奉旨傳問的諸王大臣，又覆奏魯道同於原參各款，盡行招認，請旨核奪。衆摺一上，天威甚爲赫怒，當硃筆親批：『魯道同世受國恩，不知圖報，所犯各節，罪不容誅。姑念年邁昏瞶，着加恩革職，永不任用。其家貲私第，即着該承審王大臣，前往抄封入官，不准徇隱。伊次子魯鵬，亦着革去中書，發刑部杖一百，刺配邊遠地方，不准收。』

贖長子魯鵬，既經兩江總督雲從龍參辦在案，着毋庸議。牛大保着交刑部細勘，有無別情，再行定罪。江西巡撫，即行鎖提來京，嚴加懲辦。」此道上諭一出，在京各官，莫不吐舌搖頭，說此次辦的利害。平時魯老那般作威作福的氣餒，行不起來了。又有許多受過魯道同父子殘害的，得着這個消息，人人撫膺稱快，唾罵奸臣，應得這種惡報。衆王大臣，奉了聖旨，點齊了數十名錦衣軍，直奔魯道同私第。且說魯鵬前往各父執前，訴說此事，要想求他們設法。衆人聽了，無不搖頭，曉得這件事情重大，又聞天威盛怒之際，那敢出頭去攪入網羅？又不好當面回決，多用婉言寬慰道：「我等大家，須要商議個妥善章程，好代尊老大人分割保奏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若草率而行，一則怕的反與老大人有礙，二則我等妄自出頭，亦有未便。世兄且請回府，代我等先請問老大人安好，但祈放心。我等明日寫一傳單，約齊人衆，斟酌條萬全萬美的法則，再來報命。」魯鵬聽說，明知他們畏懼，故作推諉，生恐人說他們與我家同黨，卻也難怪。他們當此風火雷霆之下，誰人不怕？牽連只得將計就計的，先行道謝，或者他們尋着機遇，代我家分憂，亦未可定。臨行又再三託託了人衆一番，直至薄暮，方回轉府中，將衆人所說的話，稟明他父親。魯老夫人，終是女流見解，信以爲真，喜得舉手過頂，謝天謝地道：「難得他們好心，尙念平日交情，不以我家勢敗，置之不問。果然我家平安無事，就供他們的長生祿位，我也甘心。」魯道同睡在牀上，一聲兒都不言語，待他們母子說完，翻轉身嘆氣道：「鵬兒也癡了，何必又空往一場，聽他們兩句不痛着癢的鬼話，還有你娘當真相信。目下誰人敢出頭代奏？他不怕說是一黨麼？若是我家做件占上風的事，叫他們襯這麼一襯裏子，那可一呼百諾，無庸費事。甚至有人捫的來賣情討好，亦是人情大抵如此，不足爲怪。你忙了半日，也該乏了，吃點晚飯，去睡着歇息罷。待我靜靜的想他一夜，有法出脫更妙，否則只好聽天由命。」魯鵬答應退出。這裏衆使婢擺上晚膳，魯道同那裏還吃得下去，搖搖頭，命一齊撤過，即叫放下帳幃，讓他安睡片刻。可憐魯老夫人，既捨不得丈夫愁苦，又捨不得兒子獲罪，先聽魯鵬的話，倒覺歡喜。此時重又愁煩起來，迢迢一夜，何曾合眼。坐在帳外，防魯道同要茶要水，命衆婢輪班去睡，替換着上來伺候。只聽得外邊已交四鼓，魯道同在牀上猶自翻來覆去，唉聲不絕。天色纔明，魯老即披衣起身，胡亂着淨了面，漱了口，略進了點飲食，正待親去見一班共過心腹

的老同年，皆係當時當道的人，平時又聖眷優隆，與他們商議商議：『我想是因是吉，竟自覆奏一本，爽性自己直認不諱，隨便或殺或剮，我都情願。只要代鵬兒辦白清楚，就好了。』忽見一個家丁，忽忽的上來，回道：『軍機內的各位王爺大人，多到了廳上，口稱奉命而來，請快去接旨。』并帶着若干錦衣軍，把守前後府門，連家人們都不許出外，不知何故。魯老夫人聞說，嚇得直跳了起來，道：『他們來這許多人做什麼？可會問問底止麼？』家丁回道：『家人也曾問錦衣軍內的人，他們皆不肯說。』魯道同在旁聽家丁說完，即長長的出了一口氣，道：『催命的符敕到了！』立起身，止住魯老夫人道：『你問也無益，還歡什麼？難不成他們帶了錦衣軍來，你還想不出麼？我去接了旨，你自然曉得。倘有變動，你同媳婦暫避一避，不要受人家囉唆。』遂叫家丁，速到前廳，擺香案預備，又叫取衣冠過來，忙忙的穿換齊全，大踏步出外去了。魯老夫人，甚不放心，親自扶了使婢，至穿堂竊聽。魯道同到了外廳，見仍是昨日傳問一班王大臣，廳口站了多少錦衣軍，一個個擦衣捲袖，盡望着上面。魯道同走至香案前，朝北行了廷參大禮，跪着讀了廷寄，不禁面容失色，忙摘去朝冠，擺在案上，又向北謝了恩，起身對衆王大臣行禮，雙淚交流，道：『革員蒙天恩浩蕩，不加斧鉞，已屬萬幸。况陳御史所參各款，革員在內廷親口承認，夫復何言？但與江西巡撫往來私書一節，其中仍有下情，該撫巡與革員原有瓜葛，他做京官多年，不諳外事，自到了江西巡撫任上，凡有重大不決之事，多寫信來問革員。後來他又寫信入京，就開得雲從龍因疾奏請開缺，若此事已定，他想謀兩江之缺，諸位王爺大人明見，人心不足，自古皆然。當他做窮京官的時候，求一外任而不可得；及至簡放江西，身爲封圻大員，也算榮寵無比；他復貪心不足，謀求兩江，可謂得隲望蜀。前番書來，革員即時回答，又很很申斥了他一頓，說他太不知足，且督撫不過一間分別，同是封疆，又何榮於彼而辱於此？再則此等書函，倘被別人看見，不知我與他怎生交通賣法，適值革員長子在南昌府任被參，他又寫信到我跟前討好，書後復申前說，大約因革員申斥過他，所以他多寫隱語在上。此乃掩耳盜鈴，更生情弊。卻又破陳御史所得，即參了革員。此事也說不得了，多怪革員居官不慎，人家既有私書相託，亦係咎有應得。故而革員不敢剖白，萬死何辭？惟有革員次子名鵬者，前在山陽縣蒙恩革職來京，隨後代他收贖了處分，援例捐納中書。此亦革員一

時動了紙憤之情，一則使他等小人兒們，有個巴結；二則捐了京官，可以常在革員身邊，時加訓誨，不致再有妄爲。若說次子從山陽被勅以後，深爲痛改前非，自補缺中書，雖是閒曹，從不敢偶一放縱，兢兢業業，常恐有失。革員又時將前愆訴說，使他作鑑，不意陳御史亦列在參款，說次子與革員同朝黨惡，該御史其中未免有所挾隙，俾次子屈抑莫明。革員敢求諸位王爺大人，俯念無辜，代爲覆奏。革員父子，即殺身難酬大德，革員又欲冒死上一辯本，分割此事，未知可否使得。說着，便搶步近前，意在屈膝。衆王大臣忙一把拉住，齊齊微笑道：「老中堂，賢喬梓被屈各情，小弟等亦略有所聞，皆因賢郎等太覺慷慨，不拘小節，致招物議，諒陳御史斷不敢事出無因。然而老中堂亦不致過失如此之多。此皆我等持平而論，祈恕直言。至見委一節，但放寬心，小弟們遇有可言之處，即當代賢喬梓剖白，決不安於緘默，袖手旁觀。再者此時正值天威一怒之下，暫屈賢喬梓目下受點委屈。事後或特沛溫綸，仍舊起用，亦難企可待之事。老中堂不須過慮，有傷貴體。至於辯本一層，小弟們識見甚淺，揣摹不到，不敢妄參末議。老中堂看可行則行，不行則止。若以小弟們管見，老中堂當此獲咎之際，又係代令郎分辯，更有嫌疑，倒是停一步爲是。還祈大才度量其間。」說畢，魯道同尚未答言，衆王大臣見天色不早，即翻轉面皮，吩咐廳口衆軍士道：「你們人齊了麼？可將前後門用心看守，不許私放一人出外。到內堂各處細細查抄，若有半點徇隱，你們小心腦袋。」衆軍轟雷般一聲答應，即分頭到後進搜檢，把個魯老夫人嚇得魂飛天外，哭多哭不出來，索索的一陣抖擻倒地下。還虧魯道同先囑咐過他們，魯鵬的妻子與幾個大力丫環，把魯老夫人平擡到裏間空房內放下，將門關好。大衆躲在裏面，竊聽外間消息，只說怎麼是好。單說衆軍蜂擁入內，打開箱籠，倒翻衣篋，不問粗細衣服物件，一樁樁搜出，到前廳報數。衆王大臣，命隨來各員，一一登簿核對。連僕婦使婢們的內房，多搜了出來。平日好一座赫赫威嚴的相府，此時鬧得內外哭聲不絕，哀號動天。連衆王大臣，多蹙眉搖頭，不忍聽聞。少時抄畢，衆王大臣，又親自帶着軍士們，往各處覆查一遍，防軍士們徇私隱匿，日後查出，我們要耽處分。又吩咐魯鵬上了刑具，送交刑部發落。衆官重到廳前，看了看清單上，惟私財最多，竟有百萬有餘。暗暗點頭道：「這老頭兒可稱一把巨手！十數年被他積聚下如此之多，可嘆一朝化爲烏有，還落得萬人唾罵，可不是

夙昔枉耗盡心血，不得安享了！』隨即將各物點清，上了封皮，又發下封鎖前後門的條諭。衆官起身對魯道同道：『奉屈老中堂同寶眷至他處暫住幾時，尊府已經封鎖入官，難以棲止。此乃上命差遣，非是小弟們不惜逼迫，尚祈原宥。』即叫衆軍士各處搜尋，不准容留一人在內，說罷，衆官各坐轎回朝覆命。衆軍士把男女僕衆，一齊驅逐出外。魯道同到了此際，惟有一包眼淚，幾聲怨氣而已。帶着老婆媳婦等人，也只得出來。衆軍見內裏無人，將前後門用鐵鏈封鎖，上面貼了條諭，方散。可憐魯道同夫妻，皆是一品的身分，素昔高堂大廈，猶爲未足；現在親丁數口，弄得沒地棲身，立在街市。魯老夫人等，從來未見過生人之面，連三尺之童，都難入中堂，此刻更形羞赧。回首當年，豈非天淵之隔？僕婦人等有良心的，還戀着不走；那沒良心的，見自家東西，多一併抄完，盡歸咎到主人身上，口內夾七夾八的，連說帶罵一場。另尋門路去了，只剩貼身男女數人，內中有個年老家丁，趕着雇了兩乘小轎，請魯老夫人與魯鵬妻子乘坐，又走向魯道同面前，低低回道：『老爺且請到前面蓮花庵內少住兩日，再作計較。都不能立在街心裏，也不成體統。』魯道同點點頭，衆男僕扶着魯老夫女僕跟着小轎，直奔蓮花庵來。這座庵，是魯府香火，所以老家丁不必去說，竟領着大衆前往。此時街坊上看的人，上千上萬，挨挨擠擠，無不拍手稱快。甚至有高興痛罵的，有大笑叫好的，還有一等輕薄子弟，偷看魯鵬妻子，口內兼嘲帶謔。魯道同目下無力無勢，只有聽之而已。惟叫家人們速走，難道聽他們罵得快活麼？連衆家丁，多不敢奈何他們，也只好吞聲忍氣。若在平时，早經不肯干休。可知這班閒人，在魯府興旺之時，亦不敢如此放肆；此名爲牆倒衆力推，樂得醒醒脾，出出素日耐下去的鬱氣。足見人生在世，多要做個好人。譬如魯道同是個好官，而今受了無枉之災，旁觀即有嘆息呼冤的人，必至痛罵陳寶徵了！現在人罵的是魯道同，讚的是陳寶徵。古語云：『人言可畏，旁論最公。』真正不錯。街市上閒文，不必贅敘。且言魯道同等人到了蓮花庵中，不知如何着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黜奸相朝野同歡

放外官叔姪返里

話說魯道同夫妻，領着媳婦，及男女僕從等人，急急的連跑帶奔，轉過兩條衚衕，已至蓮花庵門首。魯道同因

何這般忙亂，他因見街市上人，百般笑罵，曉得平昔與他們結怨太深，怕的白白吃了虧苦，沒苦叫屈，當這勢敗如山之時，只求人不找我，我還敢尋人去麼？現在到了庵前，心才放下。老家丁上前叩門，裏面道：「婆子道：『小尼適才到東府裏去收月米，方知道相爺遭此大故。小尼十分驚恐，正欲親往府內探聽，卻好相爺同太太、少奶奶們光降。阿彌陀佛！天是沒眼睛的，相爺太太，平日真正寬厚慈祥，也不曉得許多人感仰，單是我等佛門中的人，尤爲受福。』」怎麼這位陳御史老爺，亂說亂講的，上起奏摺來，非是小尼說句不怕死的話，萬歲爺怎生也相信了？豈不要冤屈煞人？阿彌陀佛！相爺太太，不要見惱，這也是年災月晦，數當如是。過個三月兩月，災退時臨，仍當重見天日的。我只怕陳老爺要害好人，不當人子的，是要下拔舌地獄的呢？」魯道同嘆口氣道：「老師父你們是知道的，我家大小人等，從不敢做一件非禮的事。連這班家丁們，我常恐狐假虎威，在外胡鬧滋事，都不時的查問，一有不妥，即行革除。那怕他是多年有功的老家丁，皆不容情。惟有兩位少爺，後生家脾氣，未免口沒遮欄，隨心所欲，得罪人是有的。我若知道，非打即罵，他們也不過少年心性，各事爭強，至於越禮非分，那些無法無天的事，他們亦不敢做。我亦不容他們到這地步。而今少爺們年紀也大了，多做了官了，自己若識得輕重，更外謹慎，不比從前，我們恐他們日久下來，舊態復發，仍刻刻防閒。二少爺在我身邊，無須交代，就是大少爺在江西，我一個月多有三四封信去。我也算怕人議論，饒不着還碰着這位陳御史，參我一本。現在我既不怨天，又不怨人，只要我居心無愧，皇天知道就罷了。」老姑子聽了，暗暗好笑，道：「我不過替他寬解，故意說這些好話，他倒當真說他是個好人罷罷，像你這樣好人，只求天老爺少生幾位，世上有許多人受罪呢！」外面仍滿面堆歡道：「相爺真乃大度包容，俗說宰相肚裏撐得船，竟一絲不錯。到了這個時候，相爺都不怪人，還是怨命，若是小尼們，沒說受這般天大委屈，稍爲受了人家點子氣，明裏不能奈何他，背地裏燒香點燭，罵都要罵得他七顛八倒的呢！」說罷，又格格的笑了道：「我都糊塗了！我是個甚麼人，怎敢妄比相爺起來？真正螢火蟲兒，想同十五的月亮比光，大光小呢！瞎談了半日，多分相爺太太們，這光光的餅着，我只顧說話了，真個該死該打！」遂一疊

聲的叫道：「快快預備素齋，要比往常加倍潔淨精致。」老姑子一篇鬼話，連魯老夫人等多引得破涕爲笑，忙說：「素齋可以不必，隨便甚麼現成食物取些來充充飢，你費了事，我們不安，也吃不了多少。」老姑子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小尼近來窮得幾乎沒有飯吃，那裏還有上好的東西？不過粗齋而已。外面說着甚麼潔淨，甚麼精致，還要加倍的好，那多是充大架子罷咧。太太沒信以爲真，從來尼姑子的嘴，皆是這般。」說罷，又笑着此時連魯道：「同多笑將起來。」少停，擺上素齋，雖然是幾色蔬菜，卻還精美適口。老姑子陪着魯鵬妻子，另外一席。又叫道：「婆，衆僕婦去吃飯，大衆吃畢，漱了口，老姑子領着魯老夫人婆媳，到他臥房內淨面洗手等事。魯老夫人趁閒即對他說明，要在寶庵打擾兩日，自當重謝。老姑子笑道：「我的老太太！你怎麼說同我借住起來？可不要折煞小尼。麼？平日間請都請不到，難得太太少奶奶們光臨，也算小尼一點虔心。只要太太們肯賞臉，不嫌荒庵簡慢，房屋狹窄，多住幾時，即是萬幸。太太若說要謝，小尼少倒不敢領，太太就賞了一萬，八千，好俟小尼跳出窮坑，翻一翻身。」說完，笑個不止。又陪着魯老夫人們說了半日話，無非張長李短，一派閒文。少頃天暮，老姑子一面叫備晚飯，一面叫人收拾自己禪房，搬出來，讓他婆媳居住。外邊客堂安了魯老的臥具，男女僕婦亦預備羣房，他們住下。晚飯後，魯老夫人與魯老商議：「須要探聽鵬兒何時起解，好措備點盤費，打發他動身；再則我們在此的用途，及明日回山西的川貨，都不能不要的。如今抄完了，一時那裏去辦？」魯道同聽了，半晌方說道：「不用你多慮，我久經想下了，不過拚我這付老臉，同人家設法去罷咧。」坐了半會，各自回房安歇。次日，魯道同坐了一頂小轎，往幾家至親，與一班老同年好友處訴說，并挪借少許。又與他們計較，要冒死上一辯本的話。衆人聽了，多搖首道：「非是我等阻撓，目下賢喬梓，身負重罪，又係父爲子辯，似覺諸多未便。只有待天心回轉，那時還要旁人代奏，庶乎有濟。此時縱然上頭准了你辯本，那些捧屁股，打順風旗的一班御史，也不相容。以及原參的陳寶徵，更不放你過身，你的辯本，無非伸訴冤屈，你若果真冤屈，陳寶徵不是誣參麼？從來御史參錯了人，原無大礙，其奈這件事情重大，關係多人，非同尋常風聞可比。你若辯明了，雖不傷他，他已有了處分。這個時候，成敗攸關，誰肯讓誰？況且他才參你，你即辯白，分明有意文過飾非，上頭該准，也是不准的。二來所參不止陳寶徵一人，顧

而易見，有衆寡不敵之勢。依我等愚見，暫停一步，相機而動的爲妥。」魯道同聽他們說得近理，不能勉強，只落得一罵道：「我與陳家，本有舊隙，陳寶徵參我也罷了。這班人平時和我莫往莫來，毫無芥蒂，何苦夾在其中，打我痛腿？他們只圖伏陳家的上水，捧臂獻媚的幫助陳寶徵，齊心參奏。試問把我魯道同父子，拖下了馬，與他們有何益處？眞所謂安一經，損一臟，我魯道同就這麼老死故鄉，算他們造化。倘或萬一有機，蒙恩開復，有了出頭之日，再來此地，除卻他死我亡，我多要拚這條老命，將這班小雜種，一個個斫下頭顱來觀看觀看，方洩我胸中之恨。」咬牙切齒的惡罵了一頓，只好權爲忍耐這口氣，另圖機會。又往各家走了一遭，仍回轉庵內。各家早打發人過來問候，又送了若干物件，有送銀兩的，有外送男女衣服，紛紛不等。皆視交誼之厚薄，戚好之親疎，送銀物之多寡。魯道同到了此際，也不作客套，一一收下，開發了來人回去，然後盡交與魯老夫人收起。魯老夫人當封出二十兩銀子，給老姑子，先作大衆食用。老姑子推辭了一回，方肯收去。魯道同又遣人到刑部監中，探聽魯鵬消息，并送了些銀兩，與他使用。去的人回來，說：「二少爺在監中，倒也沒甚苦處。所有刑部各位老爺，多瞧着老主人面子，也不十分難爲，請老主人不必掛念。刻下專守江西巡撫，提到審問一堂，即可了結起解。」魯老夫人等聽了，稍覺放心。又隔了半月有餘，這日聞得江西巡撫已提解來京，訊明實在親供，又對了私書筆跡，及牛大保的供詞，皆覆奏上去。旨下，江西巡撫着革職發軍臺効力。牛大保杖一百，枷號通衢示衆。魯道同得了信，忙去刑部衙門料理。俟魯鵬起解時，到庵中一走，此乃瞞上不瞞下的事，差人得了他的賄賂，樂得做人情。一日，堂上提出魯鵬，照數杖責，准例發遣雲南。又當堂點了兩名長解，給了行批，限刻日起身，不准停留。長解扶了魯鵬下來，即往蓮花庵來。可憐魯鵬從小姣養，何曾捱過這般刑法，打得皮開肉綻，一步一跛。魯老夫人見兒子這般形容，肝腸寸斷。上前一把抱住，放聲大哭。魯鵬的妻子，分外傷心。因見婆婆抱住丈夫痛哭，公公又在面前，不便上來；一陣心酸，頭昏眼黑，頓時暈倒。慌得衆使婢七手八腳的，把他擡到後面，灌了半日，方甦醒轉來。魯鵬見母親如此慟苦，再見父母雙雙站在面前，皆是蒼蒼白髮，所生我兄弟兩人，盡獲罪遠出，使父母終日掛念。暮年的人，受不得過於悲苦，倘然一半年中有了參差，我兄弟一時不能回來，既不克養生，又不得送死，豈非罪可

彌天大凡極惡之人，一時都有良心發現。魯鵬現在良心畢露，悔恨不及。惟有一頭滾入魯老夫人懷內一哭而已。庵中衆姑子，無不墮淚，齊走上來再三勸解方止。魯道同忙命家丁們好生款待來差酒飯，不可怠慢了他們。魯老夫人雖止住哭聲，一把抓住魯鵬的手，問長問短。又見他兩腿打得這等狼狽，萬分不忍，那眼淚如斷線珍珠，撲撲簌簌直下不止。魯道同也立在一旁，不住的拭淚。魯鵬跪在地下道：「兒子不肖，累及爺娘，罪應萬死。兒子又要遠別膝下，惟望爺娘保重身體，不可爲兒子悲傷。兒子的罪名，尚可減去幾分。」魯老夫人哽咽着道：「乖兒子，此刻也不必說你累拖了我，我拖累了你的話，只怨大家的命，都不好用。我只愁你迢迢萬里，孤身遠去，叫我怎生放心得下呢？」母子二人絮絮叨叨，說個不住。魯道同道：「你也不用囉嗦了，讓他到媳婦房裏去，分別說，你該把他應用的衣物，檢點出來，好交代他帶去穿換。他回家來是個私意，不能久耽擱的。」魯老夫人聞到後面看看他去，安慰他幾句好話。我代你收拾些衣物，帶在路上，可以換換。」魯鵬答應，來至後進房內，他妻子睡在牀上，兩淚交流。見了魯鵬走進，坐起身，一把拉住衣袖，抽抽咽咽的好半晌道：「我以前百般勸你，不可大意，你只當耳邊的風。如今鬧得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，丟下我這苦命的人，又沒有一男半女，將來倚靠着誰？再則公婆六旬以外之人，自遭了這風波，日夜悲愁，形容憔悴不堪，你才也該見過了。直同風燭草霜，朝暮可慮。你既遠出，大伯又犯罪新強，大姆姆未知可肯回來。叫我這麼一個年輕空客，怎樣去支持？」說罷，又哭了。魯鵬歎了聲道：「你也不必抱怨我了，我此番悔之莫及，只要你侍奉爺娘，不時寬慰，以代我之職。我若有日歸來，斷不忘你好處。倘竟從此永別，我做鬼亦感激着你。一切都因我拖累你受苦，你往常是個大賢大德的人，諒也不來怨我。」夫妻兩口，唧噥了一回，又彼此對哭了一回，直鬧了半日。魯鵬怕的解差不肯久待，忙止住淚痕，復又叮囑了他妻子幾聲，卽往外面來。魯老夫人早將各家送來的衣服，揀出幾套魯鵬合身的，打了一個大大包裹。魯道同封了五百兩銀子，給他沿途使用。另取了二十兩，送與兩名解差，託他們一路照應。外有書函一封，是到雲貴總督的，交與魯鵬貼身收好。原來雲貴制臺是魯老的心腹門生，他這個缺，也是魯老代他謀幹的。所以寄

書於他，叫他念師生情誼，照看世弟。可以鵬兒到了那裏，不致受苦。又託他遇有機緣，千萬代你世弟謀爲贖罪等語。解差見天色不早，上來催促。魯鵬亦自知難以久留，卽叩別父母登程。魯老夫人，復又拖住，一聲兒，一聲肉，哭叫起來。還是魯道同怕的耽誤限期，諸多不便，硬着頭皮，將魯老夫人拆開，叫老姑子們拉到後面去了。便切實囑付了魯鵬一番：『沿路小心，冷煖保重；到了雲貴，見了你世兄，自有安置你的處所。第一早寫封平安家書回來，讓你母親放心。大約我與你母親，妻子在這幾日內，亦要打點回轉山西，好在故鄉尚有薄田，可以餬口。不然，久住此間，那裏來的日用？不知你罪滿回家，我與你母親，可能看見你麼？你好生去罷。』魯道同說到此處，也滴下淚來。魯鵬此時，如萬箭攢心，淚如雨下，跪倒在地道：『兒子此去，有父親書札，世兄必然另眼看待。父親但請寬心。惟求父親自己調養暮年，母親如過於悲苦，還望父親開導。』魯道同點點頭，扶起魯鵬道：『天將晚了，你們還要趕出城去住宿呢？家中自有我主張，不須你愁煩。』兩名解差，見他父子依依不捨，未知牽延到什麼時候，城裏又不便過夜，若被本衙門知道，我們吃罪不起。遂上來帶說帶勸道：『魯少爺上路罷，哭到明日，都要分手的。你少爺只顧自己說話，全不體貼我們。就是你老人家，回來一趟，我即耽着千斤的重擔子呢！一經衙門裏曉得，你少爺既不好看，我們是罪上加罪。』說畢，不由魯鵬做主，硬行攙了起身，往外就走。魯道同趕着招呼道：『一路拜煩二位照應，回來我多多酬謝，決不食言。』解差們一頭走，一頭應道：『我們理會得，老人家只管放心。』便腳也不停，一溜煙扶着魯鵬如飛去了。不敢走官街大路，怕的有人撞見，由小巷穿出城門，尋了所寓處歇下。預備來日大早，按站起程不提。且說魯道同見魯鵬已去，也覺傷心，卽回身來到後面，見魯老夫人猶自哭得淚人一般。魯鵬的妻子，也擰扎着出來，伺候婆婆，陪着一旁哭泣。正所謂世上兩般悲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雖是俗濫不堪之語，此番魯道同家父子夫妻分別的百般慘境，這兩句倒還貼切。魯道同又勸說了一頓，方才止住。使婢們服侍魯老夫人，重新勻面掠髮，早擺上晚膳來。現在大家多覺悽惶，不過胡亂吃了兩口，便命撤去。各悶悶無言，回房安息。惟有魯鵬妻子，夫婦向來恩愛，又同在少年，分外較人悲苦一層。睡在枕上，何曾合眼。整整吞聲暗泣了一夜。次日，卽頭昏腰痛，病倒在牀，慌得魯老夫婦，延醫調治。魯老夫人又時時到他房內，婉

言勸說。過了幾日，始漸漸痊愈。魯道同見媳婦病退，即思量起身，親往各家走辭。親友等人，又告借了若干回來，叫家丁們雇定長路驛車兩乘，一乘自己坐，一乘叫老夫人與媳婦合坐。其餘願跟回山西的男女僕婦，多雇了幾乘小號車，不願去的，即時遣散。又酬謝了蓮花庵當家老姑子數十兩銀子。道婆等人，皆有賞給。老姑子即忙着整備素齋送行。魯府一班至親，亦擔了酒席，過來餞別。魯道同擇定來日登程。此次不過隨身衣物行囊，其外俱無。早一日，聊爲收拾。次日清晨，車輦已齊。魯老夫婦早備下香燭紙馬，清齋果品，在大殿上供佛。因耽擱了多日，不無作踐佛地。道婆忙去撞鐘敲磬，拜罷起身，又與老姑子師徒等人作辭。老姑子說了多少簡要怠慢，千恩萬謝的話。魯道同見日色已出，即催促動身。衆人皆上了驛車，老姑子猶欲送出城外，被魯老夫人再三擋住。老姑子對着車前稽首道：「太太，少奶奶們前途保重，恕小尼不遠送了。」即回身帶着衆徒弟，仍轉庵堂。看官們試問魯道同身居相位，極品尊榮，此時若功成退隱，致仕還鄉，車輛馬匹，固多十倍；就是同朝的大小各官，十停亦要來八停相送。遙想一路上執手臨歧，殷殷祖餞，何等熱鬧。誰知今日乃獲罪被黜，家財盡行抄沒，兩個兒子又皆充發，雖有幾家至親好友，多不敢公然來送。日前到庵裏餞別的時候，即預先說明，刻下僅有數乘車輛，幾口親丁，七八名男女僕從而已。加以行李蕭條，不堪入目。魯道同前次在街市上，受過一場羞辱，是個驚弓之鳥。又怕有人囉哩，悄悄吩咐衆家丁，保護車輛，飛速出城，愈快愈妙。家丁們領會得主人意思，叫衆車夫把驛馬加上一鞭，飛也似一口氣趕出城外。到了一塊空闊所在，車輛停住，將車上物件，略爲整理。衆人又飽餐了一頓，架上驛馬，直向山西大道進發。走了數日，魯鵬的妻子，復病倒下來。一因思念丈夫，日夜愁苦；二因病體新痊，受不起風霜勞頓。魯道同見媳婦有病，只好沿途耽擱，尋覓名醫診視。所經過的地方，無非鄉村鎮市，那有好手醫家。況且今日這個郎中，明日那個大夫，各有各的見解，各用各的藥品，反醫得病人一日重似一日，勢漸垂危。魯老夫婦十分着急，所幸已入山西地界，離家不遠，便命旦夕趨趕。到了家，不數日工夫，魯鵬的妻子即歿了。魯老夫婦，思兒慟媳，分外傷悲。相巧魯鵬的妻子，趕了回來。因魯鵬發遣新驢，不便帶家小同往，差了兩名誠實家丁，送他妻子進京。走到中途，聞得魯道同亦被參革職，魯鵬充配雲南，既然公公小叔，多不在京，沒了投奔，進止兩

難。這是魯鵬的妻子，有點見識，知道家財抄沒，二叔又遠配他方，公婆京中難以存身，必回山西無疑。即吩咐改道向山西而去。到了家中，婆媳相見，說不盡多年離別，敘不盡目下顛沛末了，只落得抱頭一哭罷休。魯老夫子見大媳婦回家，又帶着兩個孫子同回，二三年不曾見面，多長成了，不免一悲一喜，減去幾分悲慟。魯鵬的妻子，又從旁極力解勸，漸漸才將想念二媳婦的心腸，撇在一邊。又與魯老商議：「媳婦的母家甚遠，他丈夫又沒有見面，這點小小年紀，一命夭亡，兼之平日，甚爲孝敬你，媳婦身後，該要大大熱鬧一番，方對得過他。不然，他在陰司，都要怨你寡情。好在此時已回了鄉井，還怕什麼人議論我家，難不成再在京中，參我家一本麼？」魯道：「也說『應該如此，你做主就是了。』」魯老夫人隨即發出銀兩，叫家丁們分頭延請高僧高道，七七追薦。本地紳士親友，多來弔祭。後來直待到魯鵬遇赦歸家，始擇期入葬祖塋。惟有魯鵬死在新疆，因道路甚遠，又沒有親丁同在那邊，跟去的家丁，買了棺木裝殮，擇地安葬。魯老夫婦得了信，又不免痛哭一場。即命媳婦、孫兒，掛孝開喪，招魂致祭。從此魯道同埋首鄉間，領帶兩個孫子，讀書上進，下文即沒有他家交代。這種作惡之家，天不絕其後嗣，就算是他祖宗尚有餘德，一敗之後，焉能再振？料想子孫也沒得發跡的了。單說陳寶徵自參倒了魯道同，聲名大振，人人皆讚他風峻，朝內自去了這個奸相，紀綱一整，內外肅清。有多少屈抑沉埋的，此時盡吐氣揚眉，重睹天日，無不推功到寶徵身上。羣頗他有膽有識，乃少年中之拔萃。適值吏部申奏江蘇、蘇、松、太兵備道缺出，御筆親點着陳寶徵補授。又簡放陳仁壽巡撫江西，一日之中，叔姪皆沐殊恩，同朝人人欣羨，又齊稱他叔姪有此除惡大功，得之何愧。原來陳仁壽力贊寶徵上那奏摺一事，目下各官，俱知其細。仁壽寶徵得了信，也歡喜異常。即預備召見，請訓出京等事。一時間，兩邊公館內，車馬盈門，過來道喜的，絡繹不絕。甘露亦知道此事，忙趕來給他叔姪賀喜，并有家書，託寶徵順寄揚州。現今甘露亦由主事轉陞到兵部郎中，記名以道府並用。過了一日，仁壽叔姪，內庭召見，奏對時，申明請假一月，便道南京省視父兄，接取眷屬下來，又往各同年世誼處，謝步辭別。衆官皆請宴餞行。他叔姪該去的，該辭的，不須細說。到了起程這一日，衆官俱來走別，叔姪力辭方止。惟有甘露，直送到十里以外方回。他叔姪們，一路曉行夜宿，往南京而來，暫且不表。再說雲從龍奉到批摺，即將魯鵬、宋不

賈許四人，照例發遣。又札飭陳寶煊迅速回任。各事發落已畢，即開得陳仁壽放了江西巡撫，賈徵得了蘇松太道，忙命備轎，至小儒處道賀。小儒這邊，亦早得了驛報。方夫人等欣喜非常，接着衆親友，聞風多來賀喜。正忙着迎送，從龍亦至，衆親友連忙迴避辭去。小儒同衆人迎接入內，彼此見了禮，各述了幾句套話。從龍卽笑對小儒道：「二郎甫經回任，令弟與大郎又榮放出京，不知你這老封翁怎生快樂，倒要請教一二。」小儒笑着欠身道：「舍弟小兒們，微倖皆上荷國恩隆重，下賴諸位伯父、叔父們的福庇。」王蘭便接口道：「若說介臣巡撫江西，徵兒榮放外任，皆係意中之期許。其所奇者，煊兒在外扳倒小魯，徵兒在內扳翻老魯，去小魯易，去老魯難，何也？小魯不過一守牧，又有前愆可稽，復加以在田之力，試想小魯縱有三頭六臂之神通，亦難逃法網。若老魯則樹大根深，難以斫伐，且又爪牙耳目甚多，棋布星羅，佈滿中外，在朝多少前輩各官，有骨氣膽量者，亦不乏其人，均拔他不倒。老魯之不容易去，可想而知。徵兒雖然得着那封私書把柄，究竟一係新進，一係久踞，若臨時稍爲氣餒，顧及身家，卽難以舉行。他居然明目張膽，不避嫌怨，參他一本，尤奇者，連魯鵬都羅致在內，所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真做得直捷痛快，駭人聽聞。不意這麼一件朝野共服的大事，出在一個新列言官，年少的儒生手內，叫人怎不欽佩！小儒還說託賴我等伯叔們福庇，其實我等忝居伯叔，自愧難步後塵，真要羞煞若干老輩中人。明兒徵兒回家，我倒要細問問他，怎麼動了參魯老的意思，怎麼不待商量，竟鼓勇而行？我卻不知他有多大膽量，大約他膽子比身子還大呢！子龍一身都是膽，此語大可借證。」小儒笑道：「者香未免過於謬獎了！小孩子家，那裏稱得膽量，不過仗着血氣之勇，不計可否，竟冒險而行。該應魯老頭兒倒運，成就了他的聲名，此乃微倖成功，何足爲法？若以者香之證，直稱讚得他世上寡二無雙的。」王蘭聽了正色道：「小儒此言，大錯，大錯！我與你交情，勝似手足，所差者，不過你我異姓，你的兒子，卽是我之子姪。本來徵兒這件事，實在令人拜服，我豈能學而今時俗，虛妄妄獎，難道我和你還用浮言客套麼？」小儒未及答言，伯青在旁笑說道：「你們不必爭論，聽我分解。小儒雖錯，尚有可原，賈徵是他兒子，者香讚他兒子好，他不能也隨聲附和的說好，必得要謙辭兩句。不知我等一人之交，無須謙讓，此乃小儒之錯。若論者香之稱讚，雖出於本衷，未免亦有太過之處。其中我與楚卿等

人生平毫無建樹，甘拜下風。想者香與在田，卻非我等可比。在田有平粵寇之功，者香有靖海賊之績，你兩人皇皇偉業，中外皆知，與徵兒之參倒老魯，可謂工力悉敵。說着，回頭對小儒笑道：『至於你這位令尊老封翁，雖做過歷任封圻，大廷卿貳，若與令郎比較起來，小儒休怪我直言，尊翁竟要退避令郎三舍。令郎卻遠勝尊翁不止十倍。在諸位品評，我這議論可平允否？』伯青說罷，引得從龍等人拍手大笑道：『伯青之說，公平確實，兩造皆可無詞。未免使老封翁有些難處，好在是自家兒子跨灶，猶可解慰。』小儒笑道：『罷罷罷！我從此真要箝口結舌，永遠不敢同你們說話。一經開口，我即有了不是，先在身上，尤其者香更外難纏。說起來，都是長篇大套的，一陣訓責。』王蘭亦笑道：『你不用放刁，本怪你謙非所宜，以致責由自取，難不成伯青也幫着我硬派你不是麼？』衆人又說笑了一回，從龍便作辭回署。晚間方夫人待小儒回後，即說到預備戲酒，請衆親友們過來熱鬧兩日。小儒道：『爽性俟他叔姪們回來，再請客不遲。』方夫人道：『他們回來，不能久住，又要忙着料理媳婦們動身，那裏還有閒工夫請酒呢？不如趁着這幾天，消消閒閒的，請兩日酒，唱數本戲，好得多呢。你請過了，我還要接着請我體己的客。』小儒點首道：『既這麼着，明日就叫外面定席，傳喚班子，一准後日請客，大約四五日，也可請遍了。』一宵無話。次早小儒叫了聽差家人上來，吩咐辦酒定戲。又分頭去邀請親友，無非伯青等陪客。外邊綠野堂，以及園中各處，皆張燈結綵，大開筵宴。小儒請過男客，方夫人又請衆家內眷，忙得內外家丁們，人無暇。約有半月之久，才算清楚。這日小儒正坐在書房內查點請過的親友，怕有遺漏，招人愆尤。忽見家丁進來，回道：『二老爺同大少爺，坐船已抵碼頭，少頃就回府了。行李等件，均已先到，請示在那裏安置。』未知陳仁壽叔姪回家，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唱驪歌繪芳園餞別 催羯鼓留春館猜花

話說陳小儒開說他叔姪已回，即命將行李等物，權且安置外書房，然後再細爲檢點，發入裏面去。家丁答應退下。小儒起身，走到廳口，看他們一擔一擔的，向內搬運。又見他叔姪，一同走進。仁壽擡頭見小儒立在階上，忙

搶步至面前，向兄長請安。寶徵上來叩見父親。園中王蘭等人，亦得了信，皆趕過來相見。彼此各道契闊。仁壽又同了寶徵來至後堂。方夫人早在堂中等候，叔姪前後行了禮。仁壽站着，說了幾句，即先自出外。隨後寶徵方請了衆位夫人出來叩見。方夫人見寶徵較初入京時，白胖了好些，身材也覺得比先魁梧，心內十分歡喜。姑蘭小姐此時也隨着婆婆出來，立在背後，偷眼見丈夫穿戴着正四品冠帶，氣概沉肅，居然一位大員。自己回想，也是一位恭人了，雖不便喜形於色，心內卻萬般快樂。方夫人便問：「何日由京中起身？你妹婿可好？怎麼他還不得外缺？」寶徵一一回答，又代甘露請了安道：「妹夫去冬就以道府記名外用了，因他記掛祖父年老，不肯遠選，要待相離江蘇省鄰近的地方，有了遺缺，他才肯來呢。若不因這個情由，別說一個缺，十個缺多選着了。大約至遲不過秋冬之間，多要得外缺的。」洛珠笑嘻嘻的，一旁插嘴道：「幾年不見大少爺，格外的威儀好了，真合着一位司道大員。前日二少爺回來，也比從前穩重得多呢，全沒有小孩兒家氣了。甚麼話，而今你兄弟，都做了一方萬民父母，竟是來到什麼地步，即是什麼氣象？」又轉身扯扯姑蘭道：「不說別的，連這一位簇新鮮的道台夫人，多分外端莊了！」姑蘭小姐滿臉緋紅，灑脫了手道：「姨娘何苦拿住我們開心兒呢！」即回後去了。小黛笑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是話到你口裏，多要另生枝葉，專會打趣人。你打趣徵少爺，也罷了，朱小姐也沒有開口，你又將他拉上來說笑一番，嘲得人家站不住，跑去了。你說他兄弟脫了小孩子氣，你還不知道扳倒魯家父子一節，據說你家王大人拜服他兄弟什麼兒似的呢，卻不像你見面即打趣他。」說得衆位夫人都笑將起來。寶徵也笑了，退出。到了廳前，見仁壽早寬去公服，坐着閒話。小儒亦命寶徵換了大衣。王蘭即扯了寶徵到一旁坐下，細問參魯道同的事。寶徵由頭至尾，說一句，王蘭點一點頭，讚一聲好。寶徵已說完了，王蘭猶自點頭叫好。不絕。二郎忙送了一盞茶過去道：「香，好，可叫完了麼？我看你聽的還比寶徵說話的吃力，頭要不住的點，好又要不住口的喊。我特地送盞茶你潤潤喉嚨，爽性多叫他幾百幾千聲的好。何故呢？預備明兒寶徵到了任，若再做下一兩件有功於民的德政，配得上你叫好，你不妨先行叫下了罷，省得日後累贅。」說得廳上衆人皆鼓掌大笑。寶徵也一笑走開。小儒即命擺酒，代他叔姪洗塵。席間無非議論些京中的各務，更殘酒罷，各回房安歇。

仁壽回至玉梅房內，奶娘抱過小姐來見父親。仁壽撫弄了一回，仍命抱去。他夫妻，此夕談不盡別後衷懷，直至四鼓，方吹燈睡下。寶徵回到朱小姐房中，少年夫婦，久別初逢，分外恩愛。次日清晨起身，仁壽吩咐備轎，到總督衙門。寶徵卻不便同去，因仁壽與從龍敵體，寶徵要分尊卑，只得備下手本，來日一人單去謁見。仁壽到了督署，投進名帖，頓時兩邊吹打，放砲開門。從龍直接到堂口，攜手入內，見禮分賓就座，各敘別後寒溫。仁壽即說到寶璫在南昌例應迴避，本該小弟做主，因屬在叔姪，此事惟有請單奏。從龍道：「自聞你放了江西，我即思量到此處，相巧昨日接到安徽巡撫咨文，知安慶府屬懷寧出缺，懷寧亦是皖省首邑，以首邑調首邑，於例甚合。只有引見一事，須與安徽撫台商量，會銜保奏。俟到任後，再行給咨送部引見。若調缺，又要入京引見，豈不多出一層事來。倒是南昌百姓，平空的去了一位仁愛的父母，懷寧不意得這一位好父母來撫治他們，可見是各處的造化不同。」仁壽道：「二舍姪諸承關顧，家兄及弟等，迄今猶感不去心。一切多仗大力，悉憑尊見，調赴何處，何缺就是了。若將懷寧給他，更外好的了。將來大舍姪，亦屬在下僚，尚望栽培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我與舍兄，情同手足，即係分內之事。介臣何得出此套言，見外於我？」彼此又說了一回話，茶罷，陳仁壽便起身作辭，出了督署，又往祝府等處，走了一趟方回。將從龍代寶璫調缺懷寧的話說知，小儒衆人，亦甚以爲是。次早，寶徵來謁從龍，行過禮，稍談數句，即邀寶徵入內書房，寬去外服，各敘私見之情。從龍即說道：「寶璫調缺懷寧，你父親等人，以爲可好？好在皖省民情，較江西易治。再則你到上海的任，等你一月假滿，我即給札你去江蘇省各司道的缺分，要推上海爲首。俗說有金上海之稱，既是美缺，又是個陞缺，你初任得此，倒不容易的。」寶徵答應了聲，道：「小姪得上海道這個缺，乃上荷君恩深重，又賴伯父的福庇，小姪倒不喜這美缺陞缺，所喜在伯父管下，小姪是初任，恐有不到之處，可以得伯父指數。至於舍弟的事，昨日二叔回去說了，家父深爲感激，命小姪先行叩謝，改日家父還要親自過來。」從龍道：「此乃公事，何謝之有？你父親也太覺多情了。」又問到參魯道同一節，及京中一班舊交，寶徵一一答過，方作辭回來。早有衆家親友，開得他叔姪已回，多來邀請他們叔姪。仁壽一概辭謝，只有幾家至戚，誼不容卻，去走了一遭。又專差至揚州，將甘霖的家書送去。連日裏面程婉容、小鳳等人，皆住下沒有轉

去。小鳳因玉梅起身在即，不忍分離，恨不能日夜一處的行坐，還講說不盡，所以婉容也不好先自回去。即計議到代玉梅、姑蘭送行，一則他們遠別，理當祖餞；二則今年春秋過去了，大半爲着七七八八的事情糾纏，都未曾賞玩園子，豈不有負春光？自瓊珍同小憐去後，即冷清了許多，現今玉梅他們，亦要遠行，將來分外人少，沒了興頭，不若趁此熱鬧他兩日。方夫人等聽說齊齊稱好，即約定來日，在簪豔樓吃一日酒，帶賞牡丹，再叫班小戲子，來在樓底下彈彈唱唱，並不用演扮，只要下地串着清唱，似覺雅趣些。比那鑼鼓喧闐，吵得人慌慌的好多着呢。衆夫人議定，便傳話外面預備。外邊王蘭等人，也擇定是日，在綠野堂擺酒，代仁壽、寶徵餞行。惟有梅仙、五官不肯附分，他們要合着單請一天。仁壽推辭不脫，只得依了他們。次日，方夫人等梳洗已畢，早傍午時候，齊往園內，見簪豔樓上，擺的齊齊整整，一班小戲子們，早在樓下伺候。衆夫人序齒就坐，分着兩席。東邊是玉梅首席，方夫人、洪靜儀、程婉容、蔣小鳳、江素馨作陪。西邊是姑蘭小姐首席，姑蘭本不敢坐，被洛珠強拖硬拽的推了上去。隔席方夫人見他們謙讓不休，便叫姑蘭向衆人告個罪，權且坐一坐罷。朱小姐聞婆婆吩咐，方肯入座。陪客是話洛珠、林小黛、沈蘭姑、巴月娥等四人。樓口又安了一席，是巴老、太伍氏、穆氏、王氏、宋二娘、錦箏等人。方夫人又賞了一桌酒與紅雯等一千大丫頭，叫他們在樓後退間裏坐，輪班上來督率着。小丫頭們服侍席面。紅雯諸人也樂得借此代玉梅、姑蘭房內的丫頭送行。衆夫人坐定，酒過三巡，下面即叮叮噹噹，吹唱起來。此時綠野堂上，也擺了兩桌，這邊仁壽首坐，小憐、王蘭、雲從龍、祝伯青一席。那邊衆人亦硬行扯了寶徵首座，馮二郎、金梅仙、柳五官一席。他們也叫了說平詞的，耍戲法的，來階下伺候。少停愛文、文雅雅聽說書的，熱鬧開闢變頑意兒的，各隨其便。園內是紅飛綠舞，廳上是醉月飛觴，連內外的男女僕婦，多忙得如穿梭相似。酒席上無非海味山珍，說不盡繁華富貴。晚間，方夫人又叫在香港綺園前，高高低低，點了無數五色玻璃羊角等燈，照耀得一簇牡丹花，分外鮮妍，大有臨風欲舞之態。復又添盃洗盞，換酒增肴，將前面窗櫺，全行下落，酒席挪到櫺前，一頓兒擺開，人皆對花而坐，真乃花容人面，簪豔爭妍。直暢飲到三鼓以後，方散。來日乃梅仙、五官的車道，曉得方夫人等，今日沒有酒席，也擺到簪豔樓去，好賞花飲酒，過了這兩日，仁壽寶徵即打點動身。裏邊玉梅、姑蘭也忙着收拾。假期將

滿，仁壽同了寶徵，又往各家告辭。在碼頭上封了十數號官船，仁壽自坐一隻，玉梅同奶娘貼身丫環，另外一隻，其餘盡是幕友家丁們乘坐。寶徵也雇了幾號大船，選定黃道良辰，一同開行。到了臨期，仁壽寶徵換了公服，先叩別家祠神龕，然後拜辭小儒、方夫人等，在堂口坐轎起身。除了小儒不送，王蘭等人，皆送到城外。合城大小官員，及親友等，多來送行，待他叔姪落了船，方才回城。玉梅、姑蘭，帶着人衆，亦紛紛各自下船。兩邊鳴鑼張帆，分道而行。仁壽如今是一省封疆，好不威武。才出了境，即有江西大小印官，趕上來迎接。一路經過地方，紛紛迎送，不絕。到了省城，擇吉接篆，所有到任例行各事，以及專摺謝恩，覲別在省人員等情，無須贅敘。從龍見仁壽起了身，即出奏寶煊迴避調任一節，俟奉到上諭，便札調寶煊赴懷寧新任。再說寶徵的船，抵了上海境界，早有各府州縣前來遠接。到任煩文，亦不須交代。蔣小鳳自玉梅動身以後，時時悲感。方夫人也覺得媳婦遠離，又因姑蘭身懷六甲，未知一路平安，甚不放心。多虧程婉容等衆位夫人，百般的從中調笑分憂。適值賽珍小姐，從揚州回來，方夫人因女兒許久不歸，見了面，才算歡喜。小鳳也被衆人勸說，始漸漸放下思念玉梅的一片心事。此時正交四月中旬天氣，留春館前，芍藥大開。婉容便鼓興要賞芍藥，自己先備下東道，請來日看花飲酒。衆夫人難卻他的美意，只得允了。便叫小丫頭們，早一日去留春館打掃。婉容清晨即抽身梳洗完畢，過來催着衆位夫人收拾，叫人開了耳門，來到留春館中，見一字擺了三席。因婉容也約下巴老太等同樂一天，今日是家常便宴，不用遜讓。各依次歸座。使婢們斟上酒，飲過一巡。婉容道：「我們也得要熱鬧熱鬧，難不成他們去了幾個，就振作不來了麼？況且這啞酒，亦漠然無趣。我想行令分題，費人思索，豁拳猜枚，又太嫌過俗。不若折芍藥花來，打鼓傳花，花到誰人手裏，鼓止了，即是誰人飲一杯酒。這令又公道，又爽快。只要人多，就好行的。我們今日的人，也不爲少了，你們看着可好？不好？」方夫人道：「我們就行這傳花令很好，得叫我家紅雯丫頭，到簾子外打鼓去。」又親到花田裏折了一枝連蒂夾葉的頂大深紅重台芍藥來，放在席上。小丫頭子早將一面銅釘密布的花腔鼓取到，又在簾外安了一張小座頭，讓紅雯好坐着打鼓。洪靜儀道：「大姐姐單單要他家紅雯司鼓，其中難保無關顧。而且紅雯這小蹄子，很會弄鬼，別要我們着了地主僕的當兒，吃了酒，還要惹他們笑話呢。」方夫人笑道：

「可不是你瞎子見了鬼麼！這個有什麼關顧！你相信那個，即叫那個去打鼓，並不一定非紅雲不可；別要少停，你多吃了酒，說着我家主僕作弄。」洪靜儀道：「換倒不用換他；只不許他看着我們，要遠遠的坐了去打，我才放心。」紅雲聽說，笑了笑，將座頭挪到花田邊牆腳下去了。婉容道：「你們不要鬧旁支兒了，聽我交代行令規矩。就從我行起，做令官的，要吃一大門面杯，再傳花到何人手中，鼓聲住了，此人喝一杯酒。隨口念一句古詩，要中間有一花字；數去花字隨着誰人，即是誰爲令官，由他傳起。若花到令官手中，鼓止，令官只念一句詩，免吃罰酒；不是偏護令官，他既吃過門面杯，不能再吃罰酒。不然，做令官的毫無好處，還要多喝一杯，未免有苦樂不均。」衆夫人皆點首道：「此令倒還公道有味，我們好行了。」便吩咐紅雲起鼓。紅雲將鼓架在面前安好，高高擡起衣袖，又將手鐲壓緊，露出兩彎雪白膀臂，拿着一對鼓槌，先在木邊上打了兩下，隨後緊慢自如，次第敲去。那鼓聲打到緊時，如滾珠撒豆一般，甚爲可聽。婉容聞鼓聲已起，便吃了一大杯酒，乾杯，照了席，見芍藥花遞在肩下的人手內，一個個挨次傳遞，恰恰一轉過來，花到方夫人手中，忽然鼓聲停住不打。洪靜儀大笑道：「有趣！有趣！古語作法自斃，真正不錯，偏生頭一次，即輪到你停鼓，若有暗使之者。」方夫人亦笑道：「你以爲笑我受罰，不知我巴不得罰這一遭兒呢！足見叫紅雲打鼓，並非有意，亦可見我之心跡，至公無私。」洛珠笑着搖頭道：「罷！快說花字流觴過令罷！這件小頑意兒，還說什麼公呢！私呢！別要笑壞我的肚腸！」方夫人把門面杯吃完，即念道：「日高花影重。」順着數去，該小黛行令。小黛接過花，也乾了一大杯，那階下鼓聲復作，衆人又傳了半响，花到靜儀手內，鼓住了。方夫人笑念句佛道：「幸而此刻輪着了，你沒有話說！若頭一遭兒輪着，又說吃了。我主僕的捉弄，縱生出一百張嘴，也分割不清。」靜儀並不回答，舉起酒鍾，一口吃盡，念了一句：「行到中庭數花朵。」衆夫人稱讚道：「這句詩倒甚貼切，不比隨口過令，只要中有花字，真難爲你想得到！」數去該洛珠的令官，亦照樣而行。傳了半日，有輪着一次的，有兩次的，尚有輪不着的。婉容即命停了此令，又取了個兩截細雕水磨大方竹筒來，下一層叫小丫頭們在園內採了數十種花來放下。行此令者，隨手在下層花朵中，揀一枝，放在上層蓋好，使同席衆人去猜。猜着的，令官喝一杯；猜不着的，本人吃兩杯。每人挨行一次，交了頭止令，所以行

傳花的令，總名曰傳花猜采，必須此令收場。衆夫人見天色不早，隨意進了點飲食，散坐盤桓。那邊席上，巴老太等人散了席，即大家到園裏閒逛去了。小鳳又說到：『玉梅現在江西，只剩得一人，較之我們，猶覺冷清。遇着花朝月夕，也不過他夫妻對酌，以應故事而已。大約我們在這裏念他，他亦在江西念着我們呢。好說我起身的時候，賞的牡丹，而今又該賞芍藥了，不知怎的熱鬧呢！』說着，小鳳的眼眶兒不禁紅了起來，素馨見小鳳又感動了思念玉梅之意，忙用話岔開道：『大凡人的生命，是最難料的。即以玉梅妹子而論，當日跟隨小鳳妹妹，乃一侍兒，縱然日後收場大好，也不過配一經紀買賣人家，即算是出汗泥而登霄漢，不意雲大人存此一番美意，提拔於他，又有個陳大人，附會玉成其事，真正玉梅萬想不到。今日爲八座夫人，固然是他的造化，亦是雲、陳二位的好事。俗說女子命如柳絮，隨風飄揚，能高能下；現今他這柳絮，真乃高接青天了。還有秋霞、錦箏兩個丫頭，雖不比玉梅妹子富貴極頂，亦可爲青衣中之特出。秋霞嫁了王喜官，職雖小，也是一位太太；錦箏配與五官，均是郎才女貌。而且五官本係好人家子弟，如今又捐納了前程，不爲辱沒了錦箏。不知現在這一班丫頭中，可有幾個像他們的了？我看惟有大姐姐房內紅雯丫頭，品貌又好，人又伶俐，將來可以有點福氣。依我的愚見，不如大姐姐代陳大人收在房內，免得發出去配人，未知是好是歹。況且大姐姐身邊實在少不了他，因主人還沒有開口，他即先意承志的做去，也怪不得你大姐姐疼愛。果然收了房，仍舊如貼身一般，照常伺候做事，否則至遲二年，萬不能再留住他，不配給人了。今年紅雯可是十九歲了麼？』洛珠一旁插嘴道：『可不是呢！真個你我兩人一樣的心思，日前我們閒話，也說過的。陳太太說好是好極了，無如紅雯過於尖刁，又生得有幾分姿色，凡事心高志大，喜事爭先，怕的是日後房幃不和，由此多了是非。我聽他說到此處，就不便再說了，其實與我們毫無干涉。我因紅雯這丫頭，若配個小子及平等戶人家，不免可惜；譬如一朵姣花，落在糞土裏去了。』方夫人笑道：『你們不過爲紅雯生得好，勸我替我家老爺收房，我也知去了紅雯，好似少了一條膀臂；若收在房內，明難作妾，即如在我身邊伺候一樣，殊不知我的心事，卻另有想頭。因爲紅雯生得嘴強舌快，凡事不肯讓人，在我跟前，料想他也不敢十分放肆，怕的沈姨娘爲人忠厚溫和，背了我，受他牽制。還有我家老爺，生性拘謹，連日前沈姨

娘來此，他尙執意不行，恐人議論；目下又有了這等年紀，若再叫他收納紅雲，不言可知，他定見是不依的。如沒有這兩層關礙，還待到今日你們來勸我，我久經做下了！」洛珠聽了，對着素馨點頭道：「這句話，倒有點意思。陳大人是最古板的。」婉容正在裏間看壁上字畫，忙走到外間，笑嘻嘻向素馨、洛珠道：「你們快別要信他鬼話，還虧你們說他說的不錯；其實他是喫楊梅的心重，怎好對你們直說？只得借這一篇大道理，掩人耳目。你們想一想，就是紅雲收了房，要欺沈姨娘，有他這位正室夫人壓住了頭，當真紅雲是三頭六臂麼？」方夫人正要回答，擡頭見巴氏等人，多走了進來，道：「太太們今日這般高興，還在這裏說話，天好將晚了。」說着，丫頭們早點了手燈，上來伺候。方夫人等即起身，仍由耳門回轉上房。衆使婢將留春館內收拾清楚，關鎖了耳門，各回後進，預備衆位夫人晚飯。少頃，小僮回後，與方夫人說了一回閒話，即往蘭姑房中安歇。蘭姑俟小僮睡下，吩咐媚奴在房內伺候老爺叫喚。我到太太那邊去，即來。」便悄悄的走過，見方夫人獨坐在燈下出神，忙送了一盞茶，笑盈盈的低聲說道：「日間祝太太與甄姨奶奶說的話，太太以爲何如？」方夫人笑道：「我已經說明不能的情節，你此時來問做甚麼？」蘭姑道：「太太的意見，我也仰體得出，既恐老爺不行，又恐紅雲背地裏欺負我，這是太太恩典，顧惜我的處在；不然，即是雲太太所說，有太太壓伏住他，還怕紅雲做什麼？太太所慮的，是他暗中挑撥，不及防閑，生出是非來。」方夫人笑着，點點頭道：「你既能領略這情理，還來問什麼呢？」蘭姑又走近一步，笑說道：「非是我頑碎來問太太。我看紅雲不是個心地不明白的人，太太既擡舉他，給老爺收房，是何等體面；他也知道感激的，而且太太又這般聖明，他敢使心眼兒麼？不過想欺負着我，一來有太太壓制住他，二來老爺也不是那樣聽背後言語的人。我因爲太太各事，紅雲倒分去了一半，我雖來了多年，萬不及他明白。紅雲開發出去，難道仍要太太自己操心麼？我們看着也不安。若要學他，實在又學不上。還有一件事，這是太太的明見，我方敢斗膽說一聲兒。自從添了森兒，不無多出些針線，如把紅雲收房，他即可伺候老爺太太身上的事，我即一心一意的照顧森兒，豈不一舉兩便？若恐老爺執性不允，有太太硬做了主，老爺也沒有說的話。」方夫人聽說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你可是真願意的麼？還是假話？不要收了紅雲，日後你追悔不及，再到我面前訴苦，我

那時可不管的呢！你倒仔細的，心裏思量思量，不要圖此時說得爽利大方。」蘭姑笑道：「太太說的什麼話！我怎敢用假話來騙太太！這件事，我久已有心，不是祝太太們今日說起，我也不好說及後日就是紅雲真個欺了我，我也沒得怨的。」太太只管放心。」方夫人道：「夜已深了，你去睡罷，且待明日，我自好處置。」蘭姑應了聲出來，仍回自己房內。小儒尚未睡熟，便問道：「你在太太那邊好半會，做什麼想又議論到甚麼好事兒了？」蘭姑也不答言，即叫媚奴與小丫頭們退出，推上房門，走到鏡臺前，卸了殘妝，轉身坐在牀沿上，一面換着睡鞋，一面即將方夫人所說的話，細講了一遍。小儒聽了，雙手齊搖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我只當你們說的什麼好話兒！原來議論的這些沒要緊的事件，也虧你們好意思說得出口！倘被人家聽得，豈不是大笑話麼？太太斷不會說這句話。他深知我的心性，這都是你的主見，多分你伏侍我的厭煩了，要個人來替替你的手兒，可不是呢？」蘭姑聞說，便站起身，擦下臉來道：「好扯淡！這是太太的一個人的意見，與祝太太們商量的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方才太太說與我聽，你問我，我好意思告訴你，反說我厭煩伏侍你！我若怕伏侍人，當初也不到你家來了。難不成過了幾年，又懊悔了麼？真正是笑話！」小儒見蘭姑認真，自知失言，忙陪笑道：「我不過同你說笑罷了。看你恁麼樣的，你倒發急，當起真來，你聽聽，好交三鼓了，今夜睡遲，明早又要嚷眼睛痛！」說罷，便翻身朝裏睡去。蘭姑唧噥着道：「不說他的話，唔人，還說我好認真發急！」也寬衣睡下。次日，小儒起來，洗了面，正欲出外，見小丫頭進來道：「太太請老爺說話呢。」小儒聽了，即往方夫人房中走過。未知方夫人來請小儒，他夫妻有何計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 抱衾裯俏婢擅專房 論家事私心先固寵

話說陳小儒聞方夫人相請，即走了過來。見方夫人梳洗已完，坐在房內，同賽珍小姐吃早點心。小儒道：「你們今日起身得好早，多應有件事呢。」賽珍忙起身讓坐。小儒道：「我也隨便吃些罷，省得到外面吃去。」小丫頭即移過座位，送茶設筵，夫妻對面坐下同食。吃畢，漱了口，小儒便問道：「你叫小丫頭請我，有何話說？」方夫

人卽叫紅雲等退出，笑吟吟的道：『請你大人過來，並無別故；因係大人的大喜，一則道賀，二則特地奉告。』小儒笑道：『你說的話，令人不懂，好端端，我有何喜事可賀？縱有喜事，何以又要你告訴？究竟什麼事，何妨請教。』方夫人道：『你先慢問，是何大喜，且問你告訴過了，可行不行？』小儒大笑道：『你的話說得益發糊塗。我有喜事，怎麼你又慮到我不行？真正牛頭馬嘴，不知是那搭兒。』方夫人道：『然則我說出來，你是必行的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不可我說了，你又改變。』小儒聽了，猛然省悟道：『我明白了，你說的莫非即是昨晚沈姨所說的話麼？』方夫人道：『沈姨真是個嘴肉，已經告訴過你了，你既早已知道，何以猶假作不解？你看這件事，可不是你的大喜？』小儒正色道：『你別要鬧笑話了！昨晚沈姨告訴我，只當你們一時的戲言，那知你果然真有此說。你設身處地，代我試想，我如無子，即討個十房八房，沒人物議，現在兒媳成雙，作對侍立跟前，轉眼大媳婦生下成男或女，你我即是抱孫子的境界來了，還做這些不尷不尬的事，真要笑煞了人。若說少人伏侍，有了沈姨，且沈姨又生了兒子，更外不合做這件事。雖然多承你的美意，我只好心領罷了。』說畢，站起身，向外就走。方夫人忙止住道：『行與不行，且待我的話說完，何必急急要去？難不成坐在這裏，就硬降住你要行麼？』小儒無奈，復又坐下道：『非是我一定要走，實因你們無故的尋出些事來胡鬧，叫人聽了煩惱。』方夫人笑道：『我們說的話，均是不經之言，難入尊耳，姑且置之勿論，我卻有一言，要動問你大人個詳細，你平時常自負一生由讀書以至出仕，又由縣令擢升封疆大吏，無他長處，只有上不欺君父，下能體貼人情。所有你上不欺君父，我深爲佩服，實係不虛。至於下能體貼人情，這一層，竊恐未必。』小儒笑道：『真正今日被你纏的不得清白，忽然又發起大議論來，叫人萬難揣摸。卽如尊言，倒要說明，我何以不能體貼人情？』方夫人道：『大凡能體貼人情者，必當無微不至，甚至出以處世，入以處家，下而至於與臺僕隸婦人女子，當無所不用其體貼。若時時和我坐起，較他人尤爲親暱者，更宜體貼得加倍入情方是。我將才勸你收納紅雲，亦爲體貼人情上起見。沈姨娘到我，我家數年，毫無過失，人所共知，並非我私心謬讚。如今又生了森兒，更非新來的時候可比。而且沈姨家世，本屬清白，書香後裔，不過他父親不能讀書，做了買賣，也不是那低三下四人家。沈姨因感你究辦祝道生，代他彰雪，』

名節，又救脫了他父親的無辜訟累；他卽立志不嫁他人，甘心來給你做妾，報答你的大恩。論他家的門楣，雖不能仰攀富貴大族，也可配個好好讀書之家子弟。何至到我來低頭作妾，伺候你？我每嘆許他立心高尚，人品端方，叫我們不可輕視他，這卻是你體貼他的好處。殊不知是人誰不望上？他到我家來做個偏房，乃出於他的誠心，而今既生了森兒，他亦想做人了，惟有望你擡舉他。好在定例，妾生有子，准其封贈，你果真體貼他，代他請下從五品誥封，從此即可揚眉吐氣，不枉他來報恩一場。你雖說擡舉了他，他乃明道理的人，見你跟前並無三姪四妾，必至仍照常的要伺候着你。若叫丫頭們替他，小的不諳事件，大的又不便當。外人看起來，猶是姬妾一般，就是這班丫頭們，也看他不起。所以我勸你收了紅雲，沈姨這一番責任，即可交卸於他。你若如此做法，方爲真心體貼。」賽珍小姐也笑着在旁接口道：「娘的說話，絲毫不錯，並不是爲的紅雲，全爲的是姨娘。況姨娘來了數年，上下人等，無不稱讚賢淑，目下又添了兄弟，卽那初來的時候，待女兒們，亦復周到。父親就代姨娘請了誥封，免了伺候，也是應該的，並不過分。」小儒聽了他母女的話，便立起身在房外踱來踱去，徘徊了半晌，道：「你們的話，未嘗無理，我總覺不可；無奈旁人不知就裏，若以外面而觀，多要物議，我又何苦來呢？至於代沈姨請封，我亦久存此意。明兒就去與在田說知，給他做下了，也算體貼他來此數年辛苦。你們若慮我沒人伏侍，由今日起，我決不要人伺候，何如呢？」說罷，便忽忽出去。賽珍道：「父親連年還是這般執一的性格，他說不行，隨便怎麼總是咬定牙根，不改口的。」方夫人搖手笑道：「你別認錯了！初時那正言厲色的形容，倒是不行的；以後聽我說出沈姨娘一節苦情，他沉吟了半會，即是他意中可以通融，口內一時轉不過來，不好說才不肯行，忽然就肯行了，此乃他生平的行爲，我屢試屢驗的。不信，你看我明日叫人打掃屋子，選擇吉日，代紅雲收房，他再不似今日這般絕決的了。」母女兩人正在講論，恰好蘭姑也走進來，討問這件事的消息。方夫人對他說明，蘭姑亦甚爲歡喜道：「昨晚我試探着老爺的口氣，他那般咬釘嚼鐵的不行，還說我怕伏伺他，是我沖挺了他兩句，今早太太說了，他一般也行了，少停倒要問他，難道單對我洗清的麼？其實我勸他收了紅雲，不成還妬忌他麼？老爺真看錯了人！」賽珍小姐笑道：「姨娘別要歡喜太過，以爲有了替身，將來父親寵愛紅雲，不理姨娘，姨

娘好準備肚皮着氣罷！」蘭姑亦笑道：「我來了這麼多年，姑娘還不知道我的心，縱然老爺不理我，我也犯不着氣。只要太太顧計着我，就是了。總不致太太也不理我。而且還有姑娘呢，亦可替我說句公話的。」說得方夫人也笑將起來。三人又閒話了一會，蘭姑即回房去。頃刻，衆夫人皆知，多到方夫人房內問長問短。『新屋派在那裏？吉期選定何日？再辦什麼筵席？什麼頑意兒請我們？』方夫人笑道：「你們不要着忙，到了那日，自有安排。若說熱鬧，卻斷斷不可的。我家古怪的老爺，現在怕人議論，還是我一篇大題目，說得他無言可推，才勉強答應的。他尙肯張大其事，叫旁人通曉得，不如待事過之後，隨意怎麼擺酒唱戲，大張旗鼓的熱鬧兩日，那時生米炊成熟飯，他也無可如何，只好任我們開去。」婉容先拍手叫好，衆人亦甚以爲然。方夫人又道：「諸位太太，猶要叮囑諸位老爺，不可同他說笑，只當沒有這件事。並非我收名丫頭，給老爺作妾，如此鬼頭鬼腦，豈不惹人嫌疑？既非來歷不關，又不強占硬買，何用怕人呢？不知其中有段原由。你們說我離不了紅雯，也是有的，然其情尙小，拼着我在衆丫頭中揀出一名尖兒，再操心領帶一年半載，即可作副手了。我實因沈姨娘爲人甚好，你們是深知的。若收了紅雯，他便可由此出頭，在別人收名丫頭爲妾，毫不希罕的事。若論我家老爺，專在這些聲名情理上考較，好容易被我說行了，只要這兩日，有人取笑了他，他回想過來，竟可又不行的。所以我臨時不肯張揚，亦有所爲。」衆夫人聽說，都齊聲稱是。方夫人待人衆散後，即叫上紅雯，告訴他適才的話，又切實的吩咐了一遍：「各事要謙和退後，爲人宜溫厚和平，敬上恤下，都是要的，方不負我這一番提拔。」紅雯聽了，頓時滿面通紅，低下頭，微微的應了一聲。心內卻無限快活，暗自喜道：「我就怕的發出去配個小子，要笑倒錦箏、秋霞等一千小蹄子呢！如今太太把我收在老爺房內，我也是一位姨娘了，老爺年紀既不甚大，又是皇皇的一品大員，我雖做他的姨娘，也對得過他們了。」便含羞上前，給方夫人叩了頭，回身到套房裏面去躲着，怕同夥們嘲笑。連日方夫人也不叫他來伺候，即命粗使丫頭，將套間搬空，打掃潔淨，又上下棧糊得簇然一新。所有房內應用傢伙物件，均照蘭姑房內的陳設。在方夫人意見，是彼此沒有輕重。又傳話外面，悄悄的喚了幾名成衣來，趕緊做就十數套衣服，自己穿不着的衣服，揀了若干出來，一齊給了紅雯。又代紅雯添置了幾件首飾，將房內一個半

大的丫頭，名叫雙喜的，給紅雯使喚。各事齊備，便擇定四月念六日，天喜良辰，代紅雯收房。是日雖不驚動外客，住在一處的衆位夫人，及外面王蘭等人，皆備下酒席。內外家丁，僕婦們，俱各有賞給。開文不提，直待到念五日晚間，方夫人方對小儒說了，即扯他至新房來看各物。原來是一順三間套房，兩明一暗，院落內也種了些花竹等類。對面又有小小一間，一條夾道，另有門從方夫人正房窗下出進，即不由正房內的門出入，以備早晚便當。方夫人笑對小儒說道：「你細過一過目，可薄待你新姨娘沒有？我自信這起差事，辦得調停，你是那裏來的造化，竟沒費一點心兒，你怎麼謝我呢？」小儒亦笑道：「我倒好被你坑死了！捉弄得我不能見人者，香等人知道，必然百般打趣我。不怪你儘够了，還要謝你，可是沒有的事。你只好叫沈姨謝你，你體貼他，卻是不錯的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呸！我怎生坑了你？替你討小老婆，並非代你幹下無法無天的事。你怎麼不好見人？你見人家鑽牆打洞的，要討個妾，正室各種吵鬧不行，是有的。沒見我這個爛好人，掙着代你討妾，還要被你說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！不是我害了失心瘋了麼？你真個不要，我明兒隨便送那個去！有我家紅雯這般人材，還愁沒人討麼？他們尙巴不到手呢！別要過了明日，仍說不好，那可挽回不來的。趁今兒說明白了。」小儒笑道：「罷罷罷！又引出你的勞叨來！」說着，洒脫衣袖，大踏步出房去了。這裏方夫人俟人靜以後，又叫出紅雯，重訓誨了一頓道：「從此你有了歸着，不比當丫頭的時候，凡事宜守着規矩，不可妄行一步，妄言一句，第一要與我爭口氣。日後你生下男女，我也擡舉你出頭。況老爺爲人，你是知道的，待上極寬而有恩；只要人勤慎，老爺都是喜歡的。你不要倚着寵愛，無事生非，即負了我同沈姨娘一番美意。再則老爺本不肯收你，我和沈姨娘從中再四慫恿，方才應允。沈姨娘生性忠厚，你凡事要敬重他，學着他做人。每見人家姨娘聽得老爺又要討妾，深恐人來分寵奪愛，就是嫡室與他多沒生過，還要設法阻撓。何況他已經有子，誰知他並不妬忌，比我勸老爺尤其懇切，甚至爲你都碰過老爺釘子了，也不過因你是我貼身得用之人，是仰體我的意思。可見他的居心，是人多不可及。你別要存心與他一般高下，想欺負他，那我可是不依的！你也不是個糊塗人，無須我深說，自然明白。」紅雯道：「太太但請放心，丫頭蒙太太提拔，恩同父母。太太即不吩咐丫頭，亦不敢負太太的盛意。」方夫人點首道：「若果如此，我自當

另眼看待。你去睡罷，我這裏不用你伺候。」紅雲答應退出。回到自己房中，寬衣睡下，在被內尋思道：「太太待我，原沒有說的。我是自幼伏侍他的人，今兒又蒙他擡舉，我能不敬重他嗎？況且太太本是老爺的元配，誥命夫人，我怎敢比得上他？惟有沈家裏，他無非早來了幾年，終久是個姨娘，現今不過養了兒子，也沒有別的什麼稀奇。可笑太太叫我凡事要敬重他，仍要叫我跟他學做人。適才太太囑咐我，不好不應他一聲。其實我心裏氣不過，我未曾收房，我是太太貼身丫頭，他是老爺的偏房，即沒有高下了。我今日也做了老爺偏房，倒比他低下了一層麼？太太說他也苦勸老爺收我，這句話，太太這麼說罷咧，我死也不相信。非是我說句自負的話，我的容貌兒，心兒，那件不如他？他靠着在太太面前，百般的要好，狗頭屁股，獻殷勤兒，討太太的喜歡，這也不是什麼難事，我也會做的。只要我肚皮爭氣，一年半也養個兒子，即堵住太太的嘴了。從今日起，他不理會我，我亦不理會他。他若要欺壓着我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到那個時候，縱有太太撐着他腰肋，我也不怕。我還有一句不害羞的話，討太太喜歡，都是假的，要討老爺喜歡，才有用呢。待我慢慢用着心計，將老爺籠絡住了，不去招徠他，那時才知道我的手段。什麼叫做籠絡？我也不好說的，不過那件事兒罷了。」紅雲想定了主意，方合眼睡去。一宵無話。次日，方夫人早抽身起來，至套間看着小丫頭們代紅雲穿戴齊全，更覺得人材比往常出衆，打扮才完，早有衆夫人多笑了進來。方夫人忙起身讓坐。紅雲也上前給衆夫人請了安。洛珠先一把拉住紅雲的手，上下細看了一回，笑道：「果然方太太真有眼力，能識得這個寶貝。今兒打扮起來，比那畫上美人，竟不遜什麼。不知老爺見着，怎麼疼愛？又怎麼當心坎兒上的肉看待呢？」說得紅雲耳紅面赤，被洛珠緊緊拉住，走又走不開，惟有把頭掉了過去，揜着身子要走。婉容忙走過來，推開洛珠道：「隨便什麼人，你多要囉囉囉囉的取笑一陣，不見人家臉多臊紅了！今日他又是個新娘，不比往時，可以答你一言半句，你何苦同啞巴子開心呢？」婉容說着，在頭上拔下一支雙鳳紫絲渾金打就的長釵，將來插在紅雲後鬢上，即笑對方夫人道：「些許小意思，給你家紅姨娘添補妝奩，卻不要笑話，強如空着兩手。」方夫人道：「怎麼要雲太太賞起物件來，可不要折壞了他！古語長者賜，不敢辭，只得權領了。」即命紅雲上前叩謝。隨後衆家夫人，皆有所贈，無非簪珥釵環之類。紅雲一一謝過，方夫

人便邀着衆夫人，到自己房內坐着閒話。外邊廳上，王蘭等人，昨晚也多知道了，早起，皆著了衣冠，過來向小儒道喜。王蘭道：『小儒這麼一件大喜事，卻思量瞞住我們，是何道理？必當公議他條罰款。我方肯干休。要今日先送我三千支棒香，小爲贖罪。不然，我定見不依。我也沒有別法，少停晚間，我高臥新房，看小儒這楚襄王今夜那裏陽台尋夢去。』說得衆人皆鼓掌大笑。二郎忙走近，在王蘭肩頭拍了一下道：『者香，要原諒人情，遙想昨夕，曾夫人該有所囑的。』王蘭亦笑道：『你別要裏，不要你管，隨他們怎麼囑咐過的，我今日都罰定小儒了，拼着他不過那句話兒，他果真割捨不要，我倒可以賞收，斷不至令夕使新姨失所。想我這副面目，也可配得上小儒，若換了你，我就不敢毛遂自薦了，你本有美二郎之稱，我焉能及得上你。』二郎笑道：『者香又發風狂了，我好意提醒你，怎生歪纏到我身上來。』此時小儒被王蘭取笑得坐立不安，便深深一揖道：『萬般多望者香原諒，其中我尚有曲情，改一日容爲細述，沒說你要三千支棒香，就是三萬支，也不爲多。我頃刻打發人辦去，求你不要鬧罷。』伯青道：『這麼就是了，我們每人三千支棒香，過了今日，再罰他備酒唱戲，補請我們。』王蘭聽了，方沒有話說。又背地叫人送信與從龍，少停只聽得外面鳴鑼喝道，家丁上廳來回道：『雲大人過來了。』小儒蹣跚道：『又是誰送信與在田去的？這一來，多要鬧的，各處皆知才能！我想沒有別人，多是者香促狹鬼做的事。』王蘭笑道：『人家來不來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我又沒有叫他去，又何以見得他是來賀喜的呢？平日在田也常來的人，不該他今日高興來瞧瞧你麼？真正好笑，又怪起我來。我此時屈着衆人情面，不同你鬧，即是十分人情，你別要再引我了。』二郎笑道：『者香不要同小儒胡纏了，小儒快點接客去罷。在田倒好下轎多時。』小儒無奈，只得接到階下，早見從龍大踏步走進，見了面，即笑道：『恕我來遲，勿罪，勿罪。我實在將才得信的。』便上廳與衆人行了禮，坐下道：『我要怪者香楚卿，你們是早經知道的了，怎麼至今兒才給信與我？一時竟辦不及賀禮，只好後補。幸而小儒這邊，若是外人，豈不遭怪麼？』王蘭道：『你不要亂冤屈了人，我們也是今早才得信的，亦未曾辦着賀禮呢！你若要怪人，只有怪尊夫人不肯早早給你的信。』從龍道：『何以單怪內子，不曾給信？我倒不明白。』王蘭道：『過後你自會明白，此時卻沒有那麼大工夫告訴你。』即將衆人如何譏罰小儒的話說了一遍。

從龍笑道：『我也仿你們的例，三千支棒香，改日吃酒聽戲，我亦沒的說了。』小儒請衆人寬了大衣，即命擺上酒席入座談說，說直至下晝時分，裏面方夫人早叫人請小儒入內，說吉時已至。今日方夫人這一進屋子裏，亦張燈結綵，几上點了一對百年富貴通宵絳蠟，當中設着兩副大紅綉金披墊座位，地上滿鋪錦紅氍毹。方夫人也穿了公服，在堂前相待。見小儒進來，便叫雙喜扶出紅箋，先拜了天地祖先，然後請小儒夫妻入座受禮。小儒方夫人各立一邊，紅箋向上深深四拜，他夫妻各回了半禮。又請出衆位夫人拜見。衆夫人再三止住，只行了一禮。方夫人又命紅箋與蘭姑見禮。紅箋好生不悅，只得忍氣拜了下去。蘭姑忙頂禮相還，口內猶遲稱不敢。衆人見禮已畢，府中男女家丁，多一齊上來，分班叩見。隨後衆位夫人貼身的丫環各奉主人之命，上來叩見。方夫人即叫紅箋平拜，又吩咐衆人改日有賞。紅箋此刻分外滿肚皮沒好氣，想道：『我如今是位姨娘了，這些丫頭雖不是我家的，受他們一禮，也不爲過。若說我不能受他們的禮，何以起先又叫我叩沈家裏頭呢？當着這麼許多人，先給我個沒臉。』越想越氣，又不好形於顏色，惟有心內暗罵道：『你們這一干騷貨，今日討了我便宜去，改一日多要你們加十倍的還我才罷！』小儒見諸事已畢，仍至前廳。方夫人復叫僕婦到外邊說：『新姨娘要出廳，請諸位大人的安。』王蘭等人齊稱不敢，立意的止住。方夫人便命擺酒，邀衆夫人入座，叫紅箋合席遞了酒，又賞了他個座頭。在末席坐着。前廳衆人，亦入了席。小儒主位相陪。內外直飲至二鼓以後，方散。家丁們拿着一對手燈，送小儒來至新房。紅箋見了，起身接入，親手送上茶，一旁低頭侍立。雙喜即退出來，自去睡了。小儒在燭光之下，細看紅箋，果然姣美，此時又帶着幾分羞態，分外憐人。兩道細細的蛾眉，一雙盈盈的鳳眼，眉梢眼角，又略略吊起分許，竟是宜笑宜嗔。面若帶紅的菡萏，口如半熟的櫻桃，腮邊兩個微渦，雖不笑而亦生，柳腰瘦小，若臨風，蓮瓣輕盈以貼地，縱非傾國傾城色，也算多嬌多媚人。紅箋俟小儒吃了茶，接過茶鍾，便伺候小儒寬了袍帶，睡下。自己方對鏡卸簪珥，脫去外蓋大衣，換了睡鞋，同入羅幃。此夕小儒與紅箋備盡綢繆，說不盡的恩愛。次日清晨起身，紅箋又伏伺小儒淨面漱口，穿上外服。小儒見方夫人房門未開，便一逕到前廳去了。紅箋始喚進雙喜伺候他梳洗。方夫人房內丫頭，也開門出來，喚取茶水。紅箋即入內請問早安，又到衆夫人房中去。

走了一趟。這日衆夫人即過來問方夫人怎樣補請大衆。方夫人笑道：「諸位太太竟着急得很，多分昨夜睡都沒有睡穩，深恐我哄騙你們，過了吉期，即不算請你們了。不知我早定下主意，我想曩日請人，不過盛席唱戲，最爲鬧熱，一則忙人，二則看慣了戲，也沒有意味。不如目下鱗魚正在上市，昨日雲大人又薦了一名廚子來，是蘇州人，極善烹調，他的熏炙鱗魚膾，尤其精美。明兒吩咐他買幾尾頂大的鱗魚，配上數樣清淡的菜，將那上陳的女兒酒，預備兩壇，仍在留春館內起坐，再叫兩名女說書的來，對面彈唱。我們或鬪牌，或者棋，各聽自便，似覺清雅些兒。橫豎我備着酒戲的使用，決不討點便宜，可以多頑這麼幾日。你們的意見，以爲何如？」衆夫人未及答言，洛珠先極口叫好道：「有趣有趣，就這麼着。誰人不依，即罰誰的東道！」衆夫人聽了，亦同聲稱善。婉容笑道：「柔雲何以見得我們不依？這般喉急做什麼？」方夫人即叫小丫頭傳話廚房整備。來日衆夫人齊至留春館中，女說書的上來請了安，一旁坐着彈唱。衆人各隨意取樂。午飯時，擺上一大盤鱗魚膾，果然比舊製新鮮適口。晚間直到更鼓方散。如是一連聚飲了四五日。前廳王蘭等人，亦鬧着小儒補請了他們幾日。每日都請了從龍過來。席間小儒即重託從龍代蘭姑請封，又交千金與從龍作部裏的料理使費。隔了半月有餘，早奉到鄒文恰好這日是紅雯的滿月。方夫人復又擺酒，請衆位夫人與各家親友內眷。若論紅雯滿月，斷不如此熱鬧。方夫人因蘭姑請了請封，乃是他平生第一件大喜事，須要熱鬧一場，使人衆皆知。蘭姑今日穿着五品命婦服式，愈顯得沉靜整肅。先拜了神祖，然後拜見方夫人等。方夫人即叫紅雯向蘭姑叩頭。反是蘭姑一把拉住道：「好妹妹，不要鬧我了。我們本是姊妹，有何分別？」遂彼此對福了兩福。衆男女僕婦，亦上階行禮，各有賞給。方夫人便吩咐人衆道：「你們嗣後一體改稱奶奶，有不遵我說話的，當時擻逐。再則從此府中一切大小事務，我都委了奶奶辦理，你們有什麼事，只要去回奶奶就是了。若有藐視不服的，亦立刻處治。你們大衆可聽清了？」衆僕婦齊聲答應。退下。方夫人又請了伍氏過來，一同起坐。伍氏謝了又謝道：「我女兒，蒙太太高厚深恩，怎生圖報？即是我夫妻，也感激不盡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伍老太，你別這麼說。你家姑娘，爲人賢淑，人所共知。這幾年，實在又屈抑了他，不過借此聊以酬答，也不算什麼。」伍氏忙道：「哎，啲啲我的老太太，你就是這句話，不獨我女兒，即恐

夫妻亦當受不起！對面謙遜了一會，卽邀請人衆赴席，又留着衆家內眷，用了晚酒，方各自回去。方夫人卽將各處鑰匙，以及內外應用的帳目，全行檢點出來，交與蘭姑。嗣後府中各項事務，均歸蘭姑一人管理。此等閒文，不須細說。單說紅雲回到自己房內，直氣得柳眉倒剔，杏眼圓睜，連聲嘆道：「真正我萬分背晦，連鬼都不如了！好笑太太，竟攆舉得沈家裏甚重，叫老爺代他講封，又叫家人稱呼他奶奶，若有不遵的，還要攆逐。又把府中各事交代他執掌。到底沈家裏有什麼十大功勞，還叫我叩他的頭，何以又看得我甚輕呢？我這口氣，使我怎生捺得下去罷了！我若不將沈家裏擺佈出個樣子來，除非我死了才得罷休！」此時雖是五月天氣，因節令早行，十分炎熱，紅雲在席上多吃了幾杯悶酒，復狠狠的受了一頓氣，覺得香汗直淋，一時難止，便叫雙喜去提了水來，伏侍他洗澡。又將竹榻安放在院落當中，打開頭髮，臨風通頭，雙喜侍立一旁打扇。小儒俟前廳散了酒，亦回後進，在方夫人處稍坐了片刻，卽向紅雲房內來。小儒自收了紅雲這一個月中，多在紅雲處歇宿，未曾到蘭姑房中去過。蘭姑生來天性好靜，嘗未收紅雲以前，本應該他伏侍小儒，以盡姬妾的職分。而今有了紅雲，正好推託。又因現在請了誥封，復接領了方夫人向來管理府中的一切重任，倍宜端重。每次小儒要在他房內住下，蘭姑必婉言回卻。至於方夫人處，起初蘭姑進門，方夫人卽不容小儒在房裏歇。日前又討了紅雲，更無須交代了。小儒亦樂於在紅雲處歇宿。紅雲爲人柔媚，他又居心要籠絡小儒，牀第間百般恩愛，枕蓆上萬種綢繆，把個小儒逗引得蕩魂銷魂，以爲漢武帝之溫柔鄉，不過如是爾爾。大凡人生誰不貪色慾，小儒惟有不丟鑽穴，喻牆，若是自己妻妾，焉有不喜愛的？他又非王蘭二郎等人可比，他們是久慣風情，視爲平常。小儒雖然有妻有妾，皆是名門世族之女，盡其夫婦之情而已。若紅雲曲意承順，閨房之樂，無微不至。紅雲又是個解得風趣的丫頭，仗着幾分姿色，加倍的修飾動人，甚至眉目之中，多能顧盼通情。沒說小儒身所未經，目所未睹，好似耳朵裏平日都未聞人道過。今一旦領此滋味，覺天下之大，莫有過於紅雲了。所以小儒竟視紅雲如性命一般，恨不能終日行止坐臥，一刻不離。紅雲見小儒已入迷圈，全副心肝，多被他籠絡得牢牢切切，不至走脫。反各事恃寵驕傲，或喜或噴，或親或遠，好叫小儒把握不定。始則小儒不肯拂他的意見，繼則又不忍違他的情性，心內有了那不肯不

忍的兩層念頭，以致小儒每事，倒將就紅雯起來。小儒進了房，見紅雯在院落內納涼梳頭，便挨近身坐下笑道：『你洗過澡了麼？』紅雯的頭髮已經梳通，即叫雙喜代他盤起，又舀了熱水來擦洗了手，將雙喜手中的扇子，取過親自與小儒搨着道：『我洗過多時了，你可洗過沒有？我叫雙喜兜盆水來伏伺你洗澡罷！你如果嫌費事，即澆抹着身子也好。』小儒道：『今日天氣不甚過熱，不要洗罷。倒是靜坐着趁着風涼最好的。』雙喜聞小儒不要洗澡，便送上兩鍾茶，放在竹榻旁一張小几上，即回到自己房內，關了門洗澡去。現在雖然沒有月色，卻喜迴廊上掛了四盞水玻璃燈，一齊點着，照映得院落內如白晝相似。小儒見紅雯頭上隨意盤了個鬆鬆的髻子，插着幾朵素心蘭花，上身穿件白蟬翼紗湖色鑲雲對襟汗衫，內襯大紅宮紗綉金抹胸，下着水綠一色寬鑲暗花實底紗底衣，束着一縷鵝黃迴繚，腳下穿着淡紅練羅平底鳳頭便鞋，愈顯得肌理玉映，嬌娜出塵。把小儒直從心眼兒裏愛將出來，笑咪咪的目不轉睛，望着紅雯，好半晌，紅雯抿着嘴笑道：『你不認得我麼？好端端的爲何只管看着我？我看的人怪不好意思的。』小儒笑道：『我看你是愛你，這一身打扮，再配上你這般人材，真是無處不宜，無處不好。』紅雯笑着，將頭扭過道：『我不信你這些假話！你別要哄我！你既說我好看，我與奶奶比較起來，誰好呢？』小儒道：『你與他各有好處不同，他好在端莊，你好在流麗。』紅雯點點頭道：『我與太太比較呢？』小儒道：『那可差得多了！太太乃大家女子，專在沉靜嫺雅上取法，又非在美字，好字上着重了。』紅雯笑道：『然則太太，奶奶，還是我好了。』小儒道：『並非比你好，你們三個人，皆有一般的好處，其間各有所取，不能一律而言。說出來，你急切不得明白。』紅雯道：『我怎麼不明白呢？太太的好處，我也自知不及，他是世代官宦家小姐，而今又是一品誥命夫人，我原是個丫頭出身，縱有萬般的好處，怎生比得上太太腳跟？我不過故意問着你頑罷。若論奶奶爲人，你說他好在端莊，我也相信得過的，不是我說句罪過的話，可惜被太太弄壞了他，未免美中不足。』小儒笑道：『怎麼太太弄壞了他？我倒不解你這句說話。』紅雯道：『說也無益，若被太太聽見，還只當我妬忌他呢。』小儒道：『出自你口，入於我耳，又沒第三個人聽見，太太怎生曉得呢？難道我把你的話，告訴太太去麼？可不是你多慮了！』紅雯道：『其實告訴了你是沒用，你又做不得主。既然一定問我，告訴了』

你，可不許對人講呢。」遂挪一挪身子，挨近小儒耳畔說道：「將才太太當着衆人，交代奶奶一切家務，你是親眼見的。太太當了數十年家，上下人等，毫無怨言，沒說太太，委係公正無私，即太太有所偏袒，這一班內外家丁，也是敢怒而不敢言，此乃人之恆情。現在臨到奶奶主持家務，雖有太太吩咐過了，這班人皆是口頭答應，未必心裏肯服。奶奶若辦的好，毫無話說；如稍有偏枯不勻，你聽着罷，人的嘴多要說歪了呢！並非奶奶有意做錯。古語君子尙有三差，奶奶又是初次當家，遇事都有些羞手縮腳，人不原諒奶奶是無心之錯；要說奶奶才得了志，即有意剋削我們，又不是除了太太，就非奶奶不可。我說句自負的話，我自幼跟隨太太，眼睛裏見的，耳朵裏聽的，不比奶奶好些？每有件小事務，太太即叫我辦。譬如今兒太太把家務交給於我，我都不敢接手；何況奶奶猶不如我呢？還有一說，我在太太身邊多年，人知道那些不能行的事，即不來瞎碰釘子了；現今換了奶奶，又知他是生手，好歹多要來回這麼一聲，看奶奶如何發落，就如考試着奶奶才情一般。奶奶來了這幾年，人多稱贊他賢德，待下有恩，因他不是當家人，各事多不去預聞，只有遇見疑難的事，還要原諒一句，所以人家即見得他好了。此時接了這當家差使，不要三月五月，包管他即有了怨聲。饒不着太太那樣聖明人，猶有背後議論。俗語說得好，世上三般最難事，教書管獄與當家。我說太太弄壞了他，並非別事，可惜他數年的美名，要因這當家上開除去了。」小儒聞說，不住的點頭道：「你所慮甚是。不如待我明早同太太說聲，保舉你做名幫辦，若遇有棘手事件，你也好暗中指使，免得奶奶做錯了，被人家怨恨。事小，人要說太太委人不的當呢！」紅雲聽了，雙手齊搖道：「好祖宗，你饒了我罷。若是太太當着人衆，委我接手，那是沒法的事。好好的委了奶奶，還沒見他做錯了一件半件，倘或他有過人的才情，比太太還辦得井井有條，豈不是好明兒？你平空叫我幫辦，分明是今晚挑撥你的了，要想分奶奶的權柄。一來招奶奶妬忌，二來我何苦鬧着不受用去？尋着事件操心勞神的呢！我原說告訴你不得，你一定諄諄的問我，又不好不告訴你。可是你才聽了，即要生枝生葉的去鬧好祖宗？你千萬不要說罷！」小儒沉吟了半晌道：「那也不難，你不過怕奶奶說想分他權柄，我明兒着我的意思去，與太太商量，若派你幫辦更好；否則，太太另委別人，同他合辦，多隨太太的定見，也不說你說的，可不是沒有你的事了！」紅雲猶

自搖頭道：『在我看，還是不說的爲是。你若執意要與太太計較，我也不便阻攔。如今我是你家的，人也巴不得府中各事嚴整的，規矩矩矩，難不成只顧我的私情，廢府裏的公事麼？我是怕遭人的忌，你若說出的，我的主見，那可要與你沒開交的！』說着，聽牆外早交三鼓，小儒道：『再坐片刻，即有露水了，我們去睡罷。』紅雲叫進雙喜，收拾了院落內竹榻等物，回房安歇。次日清早，小儒已醒，翻身坐起，見紅雲猶自臉向外沉沉的酣睡，身擁着桃紅羅夾被，上身露出雪白似的兩彎膀臂，一手托腮而臥，一手搭在簾上，胸前的抹胸，因夜來睡熱，褪下了半邊，恰好露出一對粉光玉滑細軟香溫的膩乳，只好容握，如那帶雨海棠，籠煙芍藥。又想到紅雲昨夜所說之事，四面安詳周刵，全沒一毫爲着自己私意，他的一顆心，何以這般玲瓏剔透，怪不得太太喜歡，叫我收他作妾。這樣人，我怎麼能不疼惜？小儒癡癡的想了半會，又不忍去驚醒了他，輕輕的穿齊衣履下牀，走向窗前，隔紗見雙喜業已起身，坐在門檻上，斜披着小衣，在那裏纏腳。小儒不便出去，咳嗽了一聲，雙喜知小儒起來，忙一陣的將腳帶胡亂纏好，扣了小衫，開門出外。少頃，提了茶水進來伺候。小儒洗了面，聽得那邊正房門亦開，小儒便由耳門走入方夫人房內。方夫人也在那裏梳洗，見小儒進來，笑問道：『今日好早呀！』小儒道：『昨晚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躊躇了我半夜都沒得好睡，特地過來與你商議。』便走近窗坐下，將蘭姑初次不諳管家，恐被人議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只沒有說出是紅雲的意見。方夫人點頭道：『你竟慮得周到，我倒一時失於檢點。昨日才將家事交代蘭姑，何能今日即另行換人，而且也沒有別人可以記得替我的手。有了我想紅雲跟我多年，各事還懂得幾分，不如叫他幫着蘭姑，一舉兩便。』你道可好不好？』小儒聞得方夫人派紅雲幫理，正中心懷，暗暗歡喜，便道：『我也這麼想，除了紅雲，竟無別的人好幫他呢。』方夫人即叫丫頭出去叫總管梁明進來，我有話吩咐他。原來這梁明，亦是小儒家鄉帶出來的人，今年有五十多歲，爲人老成樸實，作事可靠。小儒本使他在浙江照應田地，因雙福隨了寶焜前往江西，即叫梁明到南京派他爲外總管，督率一班執外事的家丁。梁明上來，見小儒方夫人請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方夫人道：『昨日已吩咐過你們，以後府中各事，均去回明奶奶辦理，設或奶奶有別的事絆住了，你們又要回話，又不能緩的事，豈不就誤了麼？現在叫新姨娘幫着奶奶，你們有事，或去

回明奶奶，或回明新姨娘，似覺順便。一切專主，仍是奶奶。你下去，可知照他們一聲。」梁明答應退出。小儒即起身來至蘭姑房內，說明方夫人派了紅雲幫理家務等事。蘭姑正在籌畫着自己是生手，怕的做錯了，被家丁們笑話。今聞方夫人派紅雲幫他，反歡喜異常。蘭姑那裏曉得是紅雲暗中的指使，便道：「真正太太體諒我到萬分，我正愁這重擔子挑不起，難得有妹妹替我分擔了去，好得很！妹妹又是熟手，更外合宜。我昨日就想同太太說，怕太太說才感舉我，即儉起懶來，恰好太太派了妹妹幫我，我真要輕鬆了一半身子。」小儒見蘭姑信以為真，毫不生疑，也笑了，笑，便向前廳去了。梁明到了門房，聚齊衆家丁，囑咐他們適才方夫人所說的話，內中有個家丁道：「梁伯伯，如今府中的事，難辦了！昨日太太委了奶奶接管，我們倒喜歡的。奶奶待人甚好，又能體恤下情。今日忽然又派了新姨娘幫理我們，到底回那一頭話是好？平時太太當家，他即做副手，不知太太好招架，反是他難招架，各種挑剔搜尋，又會多心。我們一有了事失錯，去回了太太，不先到他面前掛號，他就挑撥得六國不安。偏生太太那般聖明，要信他的話。現在奶奶又比太太矮下一層，明說是他幫理，其實即是他獨辦了。奶奶本來忠厚，還肯占他面子去麼？太太又吩咐仍歸奶奶專主，我們究竟先回奶奶去，還是先回他去呢？不是難住我們了麼？」衆家丁正在議論，又聞內裏傳話，奶奶叫梁明上去呢！梁明應聲即往後進來。不知蘭姑喚梁明又有何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 爭鼠牙雀角起微嫌 解鶴綬貂蟬歸故里

話說梁明來至蘭姑房外，站在簾前，聽裏面吩咐。蘭姑道：「將才上海來信，大少奶奶於本月中旬生了一位小少爺，老爺太太十分歡喜。又不放心，大少奶奶身體，可否健旺，欲打發個的實人，到上海走遭。太太說，即叫你去，所有外間各事，叫別人暫行帶着罷。這裏十兩銀子，給你做路費，還有書函禮物等件，俟晚間預備齊了，你再來領去，好明兒一早動身，限你來去十五個日子。老爺還吩咐，你的姪兒阿瑤，人還老實，將他提進來，管理那邊園子。每月月費，照內執事的家丁一樣開發。叫他今夜就將鋪蓋搬到園子裏上宿去。這是老爺的恩典，調劑他

當此內差，比他在外邊，跟你吃盤開飯，好多着呢。只要各事謹慎，老爺仍可提拔他。最要緊，是衆位太太家的丫頭，每早到園內摘花，卻不許他與那些丫頭們饒嘴饒舌的；若犯了這個因由，不獨立時撻逐，仍要送官重處，那連你都不好看。你下去，須切實的知照他一番。」梁明連聲應答，見蘭姑沒有話說，方退下來。便將阿瑤叫至，告訴他上頭派了園子裏執事。原來這阿瑤是梁明的胞姪，幼無父母，跟着梁明過活。梁明在浙江管田，即叫他下鄉催取租籽。後來梁明調到府中爲外總管，也將他帶來；求了小儒，暫叫他隨着梁明習學。如果勤謹，再派他差使。阿瑤今年十八歲，雖是鄉間人，卻長得姣好，如女兒相似。且又天性伶俐，見景生情。小儒倒很歡喜他，有心要提拔他當名內差。生恐他外貌雖佳，心內糊塗，所以叫他跟着梁明，習學規矩，已有了半年有餘。小儒見他各事沒聲沒氣的做活，每日不過打掃前廳，及園子裏觀餘閑等處地方，或有時上來伺候着送茶送水，從未見他和人高呼大叫一聲。因晚間小儒與方夫人商議，叫梁明到寶徵任上去，即想到阿瑤身上。又值管園的家丁患病出去，不如提上他補這一缺。便說知蘭姑，在內執事衆家丁內，添上阿瑤名字。梁明回到外面，收拾預備起身，即刻喚進阿瑤來，告訴他：「老爺恩典，派你管理園子。從今你有了執事，又有了月費，須要各事當心，不可偷懶。辜負老爺的提拔。」又將蘭姑吩咐的話，一一囑咐了阿瑤。阿瑤聽說，也喜歡非常。即去檢點行李物件，好晚間搬到園子裏值宿。早有衆家丁得了信，忙過來與阿瑤道喜。又聞梁明出差上海，便大衆公分備了一席，請他叔叔不提。蘭姑打發了梁明動身，即往方夫人房內來閒話了一回，仍轉自己房中，將內外應支應放的款目，以及衆僕婦丫頭的月費，每人所執的差使，逐件看了一遍，該緊該緩的，各分了次序。看畢，收過一旁，便叫媚奴道：「如今太太派我當家，即添了許多事件，你也要當心些，不比平時吃飽了飯，就引着哥兒到各處頑耍。以前太太經理，是新姨娘做副手，現在你也可以替我分分勞。再則太太又派了新姨娘幫我，怕我諸事不諳，我倒巴不得有這麼個人幫襯，我亦可少煩些心呢。你們切不可存了意見，與他房內鬨爭高爭下的，要知同是辦的濟中的事，有什麼彼此可分。大凡人家主子們不和，多因下人各分疆界的原故。那怕外面回事的人多去回他，不來理我，可知他也要來與我商量的，他都不能獨斷獨行。我今兒預先的對你說明白了，別要將來鬧出些不打

緊的閒情，一則惹人笑話，二則太太面上也不好看。同是太太委派的人，能說誰好誰不好呢？倒叫太太心內作氣，說我們不識抬舉，好意將家事交給你們，你們反爭競起來，塞我的嘴。嗣後你只要當心做我體己的事，一概閒是閒非，你都不要去管。好在有我調排，好歹多不干你的事。」媚奴聽了，口雖答應，心裏很爲不服道：「可笑老爺太太，既委了我家奶奶當家，又委紅雲幫理做什麼？若說怕奶奶不諳，好些大不了的事，不過每月給發應用的款目，與我們同夥的月費，這多是些呆事，我一個人也會做的。最氣不過，是紅雲那騷貨，自從老爺收了房，他即大模大樣，裝出主子的面孔，我們去叫他，只鼻子裏哼這麼一下，別見他娘的鬼罷！兩個月頭裏，也與我們一般的人，現今太太擡舉他，給老爺收了房，亦不是做了什麼皇封誥命。我家奶奶，雖也是位姨娘，卻非他可比。原是好好書香人家的姑娘，底子既不低，目下又生了哥兒，請了誥封，太太以下，即要推我家奶奶了。奶奶向來謙和，不肯得罪人，叫他聲孫妹，是瞧着老爺太太的面子；可惡他也一時半刻的，叫奶奶聲姐姐。他是什麼人，敢放肆，同奶奶並肩稱呼？我若是奶奶，久經給他個沒臉了。奶奶今兒吩咐我，不許和他房內雙喜爭論高下；別的事，我都聽着奶奶，惟有這一節，我卻難遵命。紅雲那騷貨，如好好的尊敬奶奶，遇事多來商議，自然他是太太派來幫理家務的，一切應當顧問，我也不去計較。他若自命熟手，各事擅自辦理，把我家奶奶不放在眼裏，那我可要不依的。不過即時撻逐出去，也沒甚希罕。我都要將那騷貨，惡惡的羞辱一場，至於雙喜，更不必交代，我比他早來這府中多着呢。初來的時候，太太還叫我們替他梳頭纏腳，雙喜趕着我們叫姨娘，猶不理他呢。此刻才派在紅雲房裏，當大了頭的，他如果也狗仗人勢的要占我們的強，那可怪不着我，一刻都不能容耐他的。先打了她，隨後再回太太，拚着不吃這府內的飯，他也不能安身。只要他們別碰到我手裏，是他們的造化。」不說媚奴暗地想定主意，轉眼已六月中旬。梁明早由上海回來，見小儒銷差，又代寶微，姑蘭請了安，在懷內取出寶徽的稟啓呈上。恰好蘭姑等人，均在堂前。小儒接過，高聲念着與衆人聽。函內無非請問父母的安好，敘說自己任所的政事民情。隨後又說到姑蘭身體甚健，新生之子，乳名取做渥生，言其在渥濱所生。函尾又代姑蘭請衆位夫人的安，并知小儒新納了紅雲，亦問了好。又送紅雲兩色針線，以作賀禮。紅雲在旁聞說，喜形於色，暗自想道：

「若少奶奶這樣做人，方算周。」本來他待人甚好，從不託大。」便上前笑向方夫人道：「怎麼，少奶奶賞起我針線來，我又沒有東西去孝敬他，信後還問着我，叫我怎生當受得起呢？」賽珍見紅雲揚揚得意，不由肚皮裏好笑，便笑道：「大嫂子也曉得，姨娘是父親的紅人，寄這兩色針線來，亦是趨奉姨娘的意思。所謂未去朝天子，先來謁相公。」紅雲聽了，紅着臉道：「姑娘又來給人開心了！我算什麼，也配得上趨奉麼？」說罷，拿着針線，轉身回房。賽珍原是取笑的話，見紅雲訕訕而去，好生沒趣。待要借話發作他兩句，想了想，又恐有傷老父之心，只得忍了去。賭氣到洛珠那邊閒話去了。方夫人見紅雲如此笑落女兒心，心內大不受用。小儒雖然目擊情形，竟難以插口，既不便吆喝寵妾，又不便說女兒不好，執着舊信，呆呆的出神。蘭姑見方夫人臉上現出不悅之色，忙用話岔開道：「梁明這麼大熱天，在路上行走，也很辛苦了。求老爺、太太賞他十日、八日的假，讓他歇息着，再仍舊當差。」小儒道：「使得，爽性給他半月假期，接着秋涼，再上來當差罷。」梁明上來叩謝了小儒等人，方側身退下。小儒袖了書函，亦向前廳而去。方夫人對蘭姑道：「你到孫姨奶奶那邊去，問聲上年他家哥兒戴的九獅戲毬的帽子，倒別致得有趣，去問他怎生做着的，你暇時做一頂，寄與渥生兒戴去。」蘭姑答應了，即到洛珠房內。賽珠見蘭姑進來，便一把扯他坐下，細說將才的原故道：「你看可氣不可氣，而今這賤人，很有身分了。我若不是耐事的，與他一般見識，恨不得要給他兩個巴掌！」蘭姑笑道：「罷啦！那樣人，還計較他什麼？不是我說，姑娘何等身分，他也配得上說話麼？故而折得七顛八倒的起來。」蘭姑幾句話，連洛珠都被他引笑起來道：「你沒有來，我即勸姑娘好半會了，他究竟出身微賤，好容易爬到高枝兒上去，不知怎麼才好呢！我看他斷不敢有這挺撞姑娘，後來想起陪禮，還來不及呢！」蘭姑笑道：「你別謔斷了腸子罷！一陣鬼話，把我正經事多鬧忘了。太太愛你家哥兒上年戴的那九獅戲毬的帽子，要與你剪紙樣去，偷開做一頂給渥生去戴。」洛珠道：「我因人家多戴着獅兒帽子，便翻改出個九獅戲毬，是隨手剪做的，那裏來的樣子？你現在派了管家差使，怎有閒工夫去做那個頑意兒？俟天氣涼爽，我也要頂給煮貞去戴，你去對太太說，不嫌我手腳慢，明兒順手給渥生做一頂罷，強如你巴巴的做這一頂帽子。」蘭姑即向洛珠深深萬福道：「你若肯代我做，真正好的很了。改日我

備樣時新佳看請你，又算代你澆手。」三人正在說笑，方夫人打發小丫頭來請他們，說：「太太在馮太太房內，因外面送進來的上好孝陵衛瓜，請小姐、奶奶同去吃呢。」賽珍聞說，即與蘭姑往小黛後進來。且說紅雲回到房內，將針線在桌上一擲，道：「我也不希罕這兩件東西，反引得人家譏笑！我難不成就不配大少奶奶送我針線麼？而今多力霸爲王了，是人是鬼，都要學着刻薄人。」雙喜笑着道：「非是我丫頭亂說，奶奶也太好多了！縱然小姐說錯，還要瞧着太太面子。」紅雲睜着兩眼道：「太太便怎麼？你說重孫有理告太公，他女兒當着人衆譏笑我，給我沒趣，我亦會當着人給他釘子吃！若畏首畏尾的，我尚忌不了許多。這邊怕人說，那邊怕人怪，將來我還想在這府裏出頭麼？」雙喜正待再說，忽見外面的家丁，執着一張單子進來，雙喜忙迎出房外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家丁道：「我適才回奶奶的話去，媚奴姑娘說奶奶到王太太那邊去了。偏生這一宗支款，外面立等着開發，特地來請姨奶奶的示，請你姑娘將這單子送上去。姨奶奶瞧着就知道了。」雙喜接過單子，轉身入內，送與紅雲。紅雲在房裏早聽得明白，取過單子看了，是請支本月的月費。陳府的規矩，向例多在月半前後支放。末了又開着一款，衆男女雇工夏季的犒勞。原來府中除卻外執事家丁及太太們貼身大小丫環，尚有十數名雇工；外邊男的，專於搬擡打掃；內裏女的，專於漿洗縫紉，與粗重事件。這些雇工，多雇的是附近鄉間的人，一交夏季，即要告假回家，做農工生活。府中夏季分外事多，又不能沒人，即定下例，願去者聽其自便，不願去者，鄉間要另雇別人代做生活，這一分工價，府中酌給若干，貴與本人。此乃陳府中格外體恤人情的意思。到了六月中旬，那去不去的，已有定見，便可發給這項款目。紅雲看畢，冷笑道：「幸而那邊奶奶不在屋裏，我也拾得一件事來辦。你們不見我屋門外青草都生了麼？可見你們多是慣伏上水，最勢利的人。雙喜去對他說，叫他將單子存下，待我核算，停刻來領這一宗銀子。」雙喜掀簾走出，對來人說明。那家丁亦聽見紅雲在內發話，應了聲是，把舌頭一伸，脖子一縮，掉轉身一溜煙飛跑去了。紅雲即叫雙喜將算盤取過，核對了兩遍，珠數相符，共該一百有零銀兩。吩咐雙喜道：「你到奶奶那邊，兌一百二十兩銀子來。若問你什麼用處，你說姨奶奶知照來兌的，少傳送帳過來。奶奶不在屋裏，即叫媚奴兌給你再說，立等要用的，不可遲誤。你若改了我半個字去說，我知道。」

了，仔細你的皮肉。」雙喜咕嚕着，摔開簾子，走出道：「我改你的話做什麼？你若叫我殺人我也殺去，好在有你就抵擋呢！」說着，便一逕來至蘭姑房內，相巧蘭姑猶未回來，媚奴在窗前坐着整理針線匣子。見雙喜走進，忙起身讓坐。雙喜哭喪的喉嚨道：「你快兌一百二十兩銀子與我，不要過誤了，帶累我的皮肉吃苦！」媚奴聽了，全然摸不着頭緒，不禁撲嗤的笑了一聲道：「你這蹄子，多分瘋了，無故的同一我要起銀子來怎麼？我不兌銀子，你的皮肉又要吃苦，我竟不懂，你說的那一搭兒的話！」雙喜仰着臉喊道：「我和你要銀子做什麼，我真瘋了，是姨奶奶叫我來要的，他這麼吩咐我，我即這麼告訴你，我知道他要做什麼呢？你除非去問他，才得明白。」媚奴聽說，方知是紅雯叫他來的，斷非無因而至。又聽他說的不清不白，便沉下臉道：「你還是和我說笑，還是當真你家主子叫你這般來說？若是和我說笑，你又十分着急；若是姨奶奶叫你來說的，沒說奶奶不在屋裏，我不能專主；即是奶奶在屋裏，也沒見不說出款目來，單要銀子，怎麼好上帳呢？可不是笑話麼？你說叫我去問他，才得明白，倒是煩你問明白了他，再來兌銀子。」說罷，仍坐下理那未完的針線，不去招徠他。雙喜被媚奴搶白得，紅透耳根，回身即說道：「你不發銀子，干我甚事，何苦給嘴臉我瞧？我就問明了再來，看你可發不發？」便回到紅雯房內，將媚奴的話，逐細說了。紅雯不由的大怒罵道：「媚奴小娼婦，他也瞧不起我麼？以爲他家奶奶當了家，連他都長了身分，我要銀子，自有我的用處，難道要報細數給他聽麼？好大面孔的小娼婦，我倒要親自問他去！」雙喜道：「姨奶奶別要去罷，媚奴那張嘴，比刀猶快，我們當丫頭的，被他數說幾句，不值什麼；若姨奶奶去，也被他數說了，那才犯不着呢。」紅雯被雙喜兩句話，挑得滿腔火發，站起身，望着雙喜啐了一口道：「呸！沒中用的該死東西！我怕那小娼婦麼？這屋子裏一隻狗走出去去給人打了，我都沒臉，還虧你阻攔我不要去？他大不是我府中的丫頭，就是太太說出這些話來，我尚要去請問聲呢！」便喝令雙喜跟着，急急的來至蘭姑房內，媚奴擡頭見紅雯氣生生的走進，明知雙喜回去說了什麼，他來啣氣的，便仍然坐着不動，且看紅雯怎生開口。紅雯見媚奴並不起身，氣上加氣，指着媚奴的臉，問道：「你既在府中多年，可知道主子下人的尊卑麼？我叫雙喜來取銀子，你不發與他，還要說他，是何情理？我要銀子，自然有款目去用，你要問長問短的不成，我落已麼？即

是我落己，只要開得出帳去，干你的屁事，也輪不上你來盤查我！究竟是太太叫你不發，還是你家奶奶叫你不發的！爽性明兒回了太太，就派你當家，豈不省便？」媚奴聽了，立起身冷笑一聲道：「姨奶奶，這話是同我說的麼？你問你家雙喜去，他來也不說長短，即要銀子，我知道要什麼銀子呢？況且奶奶又不屋裏叫他去問個明白來，這也不爲數說。他若早說出是公款用的，我早趕着送過來了。你問他牙縫裏多沒有迸出半個字來？姨奶奶若說到落己不落己的話，更外扯淡。銀子是府中的，真如姨奶奶說的，干大家的屁事。這些話，沒說回太太，就是回老太太去，也不至殺下頭，問充軍。我也沒有說我是當家的，又沒去鑽謀這個差使，不過奶奶叫我幫着記數，寫寫帳，亦未曾有礙人家的眼目，吞吃人家的口糧，還遭人家妬忌麼？至於主子下人的尊卑，我怎麼不曉得？我是當丫頭的出身，不明尊卑，還是個人嗎？若一定要分什麼主子，什麼下人，主子也是下人做的，下人也可做到主子，什麼希罕的事？若是老爺同太太他們，才是生來做主子的呢？不叫人敬重，人都不敢不敬重他們。其餘柳木桌子，柳木凳，一般的高下罷了。」紅雲聞媚奴句句含譏帶刺，說着自己痛處，直氣得面如紫漲，使勁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你這娼婦，有多大身分，竟敢挺撞我起來！我倒要問你主子去，是誰仗你的腰窩兒？」媚奴聽紅雲破言罵他，也將針線匣子往牀上一摔道：「姨奶奶，你的口內，要清淨些！你見着誰是娼婦？沒有養着漢子，沒有和男主子睡在一處，都不怕人議論！我若是娼婦人家，也不見得不是娼婦，同是一般的人，一樣的出身，別要裝出主子的體面來，恐嚇我！這些旁枝兒的主子，我眼睛裏還沒有見着呢！」說着，便哭了，嘴裏也夾七夾八的亂罵，氣得紅雲直跳了起來，奔上去要打媚奴，被雙喜夾腰抱住。紅雲回手即亂打雙喜，喝罵他鬆手。雙喜忍痛，死也不放。媚奴亦要近上來打紅雲的嘴，問他那娼婦二字，怎生講說，對面幾乎交手揪扭，早驚動蘭姑房內兩名雇工女人，趕進來在當中橫着身子，左拉右勸。紅雲、媚奴又欲同去回明太太。正鬧的沒開交處，早有小丫頭們見他們鬧得大了，飛風去報信上頭。方夫人忙帶了蘭姑前來，喝住兩人。方夫人道：「好好！你們竟要造反了！我這地方，還配不上你們大呼小叫！究竟因什麼事情？」媚奴一面哭着，一面將前後情由回明。紅雲也搶上來說了一遍。方夫人聽說，臉多氣白了，也不問他們曲直，先喝叫雙喜跪下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到底怎麼兩邊撿撥？」

的，須從直說來。若有半字虛浮，先揭你的皮！」嚇得雙喜跪在地上道：「太太的恩典，這不干丫頭的事。丫頭並沒添說什麼鬼話，不過照直的兩邊說了，卻是我的口快。」方夫人道：「我不問別的，只問姨奶奶可是叫你這麼去說的？還是媚奴造言生事？」雙喜道：「太太明見，這些話多是有因的，來者不善，答的有意。若問丫頭細情，姨奶奶同媚奴姐姐話也多的很，丫頭一時記不清白。太太即將我活活處死，我亦只有這兩句話。丫頭何敢捕風捉影的亂嚼？」方夫人聽了，早已明白，紅雯係有意去尋事媚奴，並非媚奴撒謊。又問道：「姨奶奶話是有，媚奴回你的話，也是有的了？」雙喜點點頭應道：「也是有的。」方夫人便指着雙喜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很不安分，即着姨奶奶心內有氣，叫你去取銀子，不許說是什麼款目上用的，你就該背着對媚奴說明，乃衆雇工夏季的月支貼費，媚奴見是公款，也不至不肯兌與你。縱然你不敢違拗姨奶奶，媚奴叫你問明白了再來，又說奶奶不在屋裏，不能專主，他亦是正理，並不會歪派了你。你回房，即說媚奴不好擅兌銀子，待奶奶轉來回明了，立刻送來，可不是兩邊皆沒的說了？你倒好，兩邊的話，一字不漏，雖說不是你添造鬼話，卻是你搬弄是非。始末原由，皆因你而起。本當重重處治你一頓，姑念一經問你，尚未抵賴，今日這責罰，權寄在你身上；下次若再說話沒有輕重，不問好歹，信口的亂噴，被我曉得了，兩罪俱發，決不饒恕。你可從此要小心些！」雙喜應了聲，爬將起來，撮着嘴，站在一旁。紅雯見方夫人喝罵雙喜，句句皆是暗說的他，又見方夫人並未說着媚奴不好，心內大爲不服，便說道：「太太別要冤屈了雙喜，委係我叫他去這麼說的。我想同是一家的人，還怕脫空了銀子麼？隨後再開款目，給他登帳不遲。以前我給太太照料各事，亦有做過了，才回太太的。媚奴若果是曉事的，即該同雙喜過來，問個明白，也不見得我不告訴他，誰知他罵着雙喜回來，俗語打狗要看主面的，我縱有不是，亦不應他借着雙喜發揮我。媚奴未免眼睛裏太沒有了尊卑，不知我是太太派着幫理家務的，他瞧不起我，即是瞧不起丫頭的主子；我也自知心直口快，遭人家的忌，其實府中亦沒有多少事，有了奶奶一人經管，又有媚奴做着副手，也很够了。趁今兒當面回明太太，從今我不問這府中的事了。我何苦強掙在裏頭，有礙人家眼目？今日是小爲發作，不過挨一場罵，將來怨結深了，還要被人家算計，都難說的事。」說着，又回身指着雙喜咬牙罵道：「多是你

這下流該死的東西，帶累我受人家欺負的！我叫你去討銀子，你自然背了我，到這裏浪充什麼當家副手的擺場，人家才不能容你的！」紅雲尚未說完，早把方夫人氣的坐在椅上亂抖，一聲斷喝道：「你在這裏支派着誰？還是說奶奶仗着媚奴欺你，還是說我實罰雙喜不公？你說媚奴眼睛裏沒得算卑，怎麼趕得上你很懂尊卑的？我在這裏說話，那裏派你指雞說犬的罵人！無論是與不是，都不容你插嘴！你跟我十數年，該深曉得我的性格，從不喜歡人挑三撥四的暗箭傷人。我豈不明白，你有心尋事媚奴？到底你如今是老爺的人，所以單責罰雙喜，存留你的臉面；你倒在我面前放肆，打罵丫頭，下發別人。我只問你，叫雙喜去向媚奴兌取銀子，又吩咐他不許說出什麼，媚奴自然不肯發給，他仍推到奶奶不在屋裏，不便專主，他也算情理兼到的了。你反橫着心腸，前去與他吵鬧揪打，自家先失了主子體統，還爭競人家什麼呢？你說媚奴瞧不起你，此時你又瞧得起我麼？我知道你現今做了姨娘，不比在我身邊，很長了身分。你去問問人家姨娘，可似你這般沒有規矩？若說你不願幫着奶奶當家，難道府內的事，非你不可麼？我給你體面，才派你幫着奶奶，照料一切的，從此就開除了你，也沒甚希罕。近來你各事很不安分，漸次就要爬到我頂上來了。想必因老爺寵愛着你，叫你這麼的，我倒要去請問老爺一聲，趁着此時，你還未生下男女，不如開發你出去，你也稱心，我亦耳朵裏清淨。」方夫人便喝叫小丫頭子到前廳請了老爺進來。蘭姑見方夫人十分動怒，忙走上來，笑着推紅雲出外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回房去罷，我家媚奴不好，少停我責罰他，再到妹妹那邊來謝罪。你說不願幫我當家，哎喲！好妹妹，我不會得罪你呀！怎麼你爲了媚奴，連我都惱了？府中許多事務，叫我一人怎生開發得下？再則妹妹，你是明理的人，這麼大熱天，引着太太生氣，你心裏也不安。」便連推帶拉，將紅雲送出房外。又使眼色叫雙喜一同出來。紅雲見方夫人動了真氣，要請小儒進來，他也懼怕方夫人當真耍擰他出去，又知道方夫人脾氣向來執一，說行必行，小儒各事又順着方夫人性子，不敢違拗，便借着蘭姑推他出來，跑回房中，坐着生氣。自己原想捉弄他們的，反被方夫人這一頓羞辱，將來何以見人？直氣的哭了，使勁把桌上的陳設，一陣亂拋亂擲，又將雙喜惡罵了一頓，鬧了半晌，和衣倒在牀上暗泣。晚間連飯都不曾吃。蘭姑推出了紅雲，又轉身進來笑對方夫人道：「太太何必動此大氣，有傷身體。他向

來心地糊塗，隨口瞎說，不知輕重。少頃我過去開導他，叫他到太太面前來叩頭。太太若此時請了老爺進來，反將這點小事，鬧得大了。太太也犯不着，又使老爺生氣。」方夫人嘆了聲道：「並非我好自生氣，你親眼見着的，這般狂妄，令人難受。對我尚且如此放誕無禮，可知別的人，更不在他眼裏。你來了多年，可有半句閒話麼？現在出了他這麼一個出色人員，將來府中內外人等，紛紛效尤，何能處治？近日我冷眼看着，他益發狂的，不成人樣了。睡至午正，還沒起身，不高興，頭也不梳，大衣也不穿。這幾日，連我的早安都不來問，只有老爺進了他房內，隨即濃妝豔抹，有說有笑。夜間關上房門，喊喊喳喳的，不知說些什麼。甚至四更以後，聽得他那邊房裏猶有聲息。那種下賤的行爲，及那浪樣子，實在難以入目。這也不必說了。早間你見寶珍和他不過取笑話，可該他那般回答寶珍麼？他發作姑娘，即是發作的我。此刻又和媚奴鬧了起來，這件事，本不怪媚奴，雖說是自家人，媚奴有經手之責，焉能不問個明白，亂兌銀子？正是媚奴心細的處在。他即說聽他不起，又與媚奴要交手揪打，被別人家聽得，成何體面？人還要說我沒有家法呢！我目下悔之不及，大不應勸老爺收他作妾，早知道發出去配人，倒還乾淨。我只說他是我身邊長大的，比新買回來的人，多要循規矩些。又因收了他，可替你伏侍老爺這一番職任。誰知老爺都被他引誘壞了。依我的意思，即時叫了他家親丁來領回，另行配人。否則，發交牙子，賣繳原價。那不過做的尅毒些，也不怕老爺不行。惟恐知道情由的，深曉他十分不妥，萬難存留，猶有那不知道的，即要議論我不能容物，多分是正室怕偏房奪寵，故意借着這段題目，打發出來的。將我提拔他那一場美意，不要活活的埋沒煞了。何況我們這般門第人家的姨娘，發出去另行配人，亦不大雅相，而今受這些無枉之氣，不是我自家害了自家麼？且又是我的丫頭，分外打住了我的嘴，難以啓齒；我若早知他這賤人，不成器，牙縫裏出蛆，也不勸老爺收他做偏房了！我說這句話，人豈不要扳駁我？他自幼在我跟前，不知他性格麼？我因他不過生得伶俐，說話尖刻些，這也算什麼壞處？那知他目下大爲改變，將來尙不知鬧出甚麼新聞來才能！」蘭姑又極力從旁勸說，方夫人始漸漸氣平下來，扶着小丫頭回去。蘭姑俟方夫人去後，便將夏季的月費犒賞銀兩發出，叫新挑上來的飛香喚那家丁進來，照數領去。因媚奴現在做了副手，一切伺候等事，均派了飛香承管。蘭姑又叫上媚奴，

切實的教說了一頓道：『前日我怎麼囑咐你，叫你切不可同他一般見識，累我被人議論。縱然他各事占強，我既肯甘心忍受，你也落得不問。怎麼才兩三日工夫，言猶在耳，你即鬧出事來？又驚天動地的，使太太知道。幸而太太聖明，深知他有心欺負我這邊；倘或太太信他一面之詞，責罰了你，叫我置身何地？還要被他背後笑破了口呢！我因你尙明白懂事，才叫你幫我料理，我即可偷空到衆位太太處說說話兒消遣；又千叮嚀萬囑咐的，比譬你聽，恐你一時心內不平，生出爭論，饒不着你還同他鬧了，叫我怎麼放心走開？你倒不是替我的手，更添我一層記掛了。今日鬧已鬧過，已往不究，嗣後你若再鬧出閒言閒話，那可不怪我要回明太太，給你沒臉的。』媚奴被蘭姑說得啞口無言，紅着臉，低頭拈弄衣角，半晌答道：『奶奶說我，我不敢強，起先他來的時候，我也好好分割他聽。多怪雙喜說的不明白，亦不曾得罪他。後來他破口罵我娼婦，我方同他口角，奶奶明見，當丫頭的，雖然微賤，這句話卻當受不起。』蘭姑道：『他破口罵你，原是他無理；好在太太已呼叱過他，算代你爭回面，孔太太又吩咐他，以後不許過問各事，設或他竟老着面皮，偏要夾在裏面，問張問李的，不論什麼事，你下次多不要問，儘管發給他去，即是不應發的，你發了，自有我承認。太太也不能說你，我都不抱怨你，就是了。』且說方夫人回轉自己房內，十分不快，即將套房門關閉，不准紅雯由他正房經過。『我見了這賤人，分外生氣，可笑他而今連我都不服了！』晚間小儒進來，方夫人將日間的事細說，又問着小儒：『怎生處置？因他現在是你的人了，不得不先問你一聲。別說我有心容不下他。』小儒聽了，一言不發，起身到紅雯房內，埋怨他太爲過分。『怎麼太太你都沖撞起來？你不見奶奶來了這幾年，又生了森哥兒，還不敢違逆太太呢？若是太太真動了氣，要攆你出去，我可是阻擋不下的。你和別人爭競，情猶可原，怎麼同太太使性子？我勸你老虎頂上，別要捉蒼蠅去罷。』紅雯一肚皮沒好氣，又聞小儒說到方夫人若要攆逐，即難挽回，仔細一想，果然不錯。又見方夫人將耳門關起，分明是氣我不過，立誓不准我見面了。適才老爺說的話，必是太太同他說的，太太竟是明日翻過臉來，叫我出去，怎生是好？此時紅雯心內反害怕，後悔過來欲要去陪方夫人的小心，又沒有人來勸我，面光光的，怎麼自家好走去呢？面上又不好現出悔懼的形色，豈不被老爺看輕了去？反爽耳連腿，數說了小儒一番道：『我受了衆人』

的氣，又被太太一場羞辱，正無處叫屈，你也不問個誰是誰非，順着人家的話，來抱怨我。我亦知道，在這府中，難以出頭，不如死了，讓人一窩兒承受，倒還乾淨。」說着，又撒嬌撒潑的，搥牀拍枕痛哭。急得小儒連忙走過，按住紅雲口道：「我不過這麼說罷，亦是好意勸你，聽不聽事小，也犯不着又生氣。若被太太房裏聽見，明早更有話說。」卽叫雙喜上來，伏伺姨奶奶安睡，自己也寬衣睡下。復又婉言安慰了紅雲一番。次早，小儒起來，到蘭姑房內，央他在太太前代紅雲介紹，過去叩頭陪禮，免得彼此不好見面。蘭姑笑道：「叫我去做和事老兒，倒使得；你却要說明了，還是怪太太不好，還是怪紅夫人不好呢？」小儒笑道：「人家正正經經的來，及你，你倒取笑人。我看都沒有不好，只有怪你不好。昨日不能從中解勸。」蘭姑道：「呸！好沒良心！這些話，該你說麼？你去問問，昨日不是我勸着太太，只怕你那心愛的如夫人，還要多捋些沒趣呢！不然，我也不至於從中苦勸，還碰了太太許多瞎釘子！一因是我房裏媚奴引出來的事，二因我們現在是姊妹，那怕人家待我不好，我總要顧起面孔來；三因妹妹是你得意的紅人，過於受了委屈，你口裏說不出，我知你心裏怪痛的呢！我乃體貼人的心意，又瞧着你的大面子，不能不勸一聲。昨兒你沒有說着，我卽思量到今兒去勸妹妹，注太太那邊陪禮。誰知你走過來反怪我，倒是我白操心！爽性做個壞人，不去勸他們和事，仍要挑着太太，搜尋他的短處，不過前後領你怪罷咧！你又能奈何我的麼？」小儒笑道：「你是好人，你是真正好人，再沒有別的說話，可以奉屈去勸一聲兒了，沒見你事尚沒得做成，倒先居功自恃。倘然你說不好，才與你算帳呢。」說罷，一路笑着去了。蘭姑梳洗完畢，來至紅雲房內，先代媚奴告了不是，然後勸他到方夫人那邊謝罪。紅雲明知蘭姑是小儒央來的，猶自假意不行。被蘭姑再三勸說，始將計就計的應允，同着蘭姑至方夫人房內。方夫人才起身淨面，紅雲上前叩了頭，自己認了不是。蘭姑又代紅雲說了多少悔過的話。方夫人見紅雲親來認罪，究竟是多年主婢，情同母女，氣早消了一半。只說道：「你昨日那般目中無人的行爲，仔細去想，可應該麼？尤其你更外不合。今兒你既知道自悔，我也沒有什麼的，只要你從此改過，不再犯昨日的狂病，就是了。」蘭姑見方夫人顏色和霽，便硬自做主，將通套房的耳門關了。又搜尋出若干的話來，湊趣說笑。紅雲亦殷勤小心的伺候梳頭換衣。方夫人又叫他們一同吃了早飯。蘭

結見方，夫人談笑如常，方同紅雲退出，各回房去。少頃，媚奴被蘭姑逼着到方夫人與紅雲房內來請罪。若論方夫人處，媚奴來與不來，原沒打緊。蘭姑因紅雲既叩過方夫人的頭，也叫媚奴到他房內走遭，使紅雲面子過得去。此乃蘭姑肯各事曲全，讓人的處在。紅雲無奈，亦隨後至蘭姑房內謝了。雖然彼此說明沒事，各人都懷恨在心。連方夫人由此看待紅雲，多不同往日，遇事即與他是一是二的，不肯稍假顏色。生恐紅雲舊態復作，更難約束。晚間，小儒回房後，見衆人相和了，甚爲歡喜。忙至蘭姑處深躬大喏的稱謝不盡。又痛讚蘭姑善於調停。蘭姑笑道：『我也當不起你謝，只求沒怪我，即是萬幸。』小儒笑了笑，仍回紅雲房裏來睡。次早起身，正欲去園子裏賞那露水荷花，見家丁進來回道：『雲大人打發人來請過兩次，說立等諸位老爺同過去，有要事商量。』小儒應說便出外，邀了王蘭等人，更衣坐轎，來至督署。從龍迎接入內，見禮坐下。從龍道：『奉請諸位過來，有一篇好文字，請教一閱。』便在靴掖內取出，遞與衆人。王蘭道：『在田既自稱爲好，想必是篇非常文字，我等倒要瞻仰。』即搶着接過展開。小儒等人也立起身來攏來同看。原來是紙奏草，摺中從龍聲鼓離鄉有年，祖塋祭田，多半荒廢，急欲回籍，一爲修葺，又懇懇切切的請假一年等語。末後奉到諭旨，恩准給假一年，再行來京供職。前番從龍疊次請假回籍，均未蒙准，所以此回俟准了他告假，才說與小儒等知道。衆人看了，皆向從龍稱賀道：『從來孝可格天，今上仁慈恤下，凡有孝思，無不俯如所請。在田今番錦衣歸里，乃是一件極大喜事。未知擇定何日榮行？我們當來走送。而且又有一年之久的闊別，須要早爲之計，大大熱鬧幾日。』從龍笑道：『請諸位過來，正爲此事。別要你們煩神，我久經有了定見。須要待新任來接了手，方可起身。至速也有一兩月耽擱。我們即算一月的期限，由明日起，奉屈你們暫住荒署，每日我作東道，更翻花樣的取樂，以半月爲率。那半個月，我即就教到園子裏，是你們公作東道。有此一月的暢聚，也可補那一年久別的不足。內子及尊夫人等，亦仿着我們的章程而行。諸位高見以爲何如？』王蘭聽了，先拍手稱快道：『在田所議甚是，我們明日即搬了行李來到你署內，終日大吃大喝，有何不樂？改日你到我們園內，我們又是公分請你，每人只好派着一兩個日子，即此一拜，我們便先占了便宜。』伯青笑道：『你們聽者香的話，怎麼小器是有便宜的事，他都爭先叫好。』引的衆人哈哈大笑起。

來又計議了一回，用什麼酒席，預備什麼頑意，衆人方辭別回來。即說與衆夫人知道，衆夫人聞說，亦甚爲欣然。次早從龍，又遣人持帖過來邀請。婉容、小鳳亦着了綺紅、文琴來迎請方夫人等。所去的是方夫人、洪靜儀、林小黛、薛洛珠、江素馨五位夫人。沈蘭姑因府內無人，不便同去。巴氏等婉容也着紅綺請了，他們皆辭謝了。衆夫人俱帶着兩名丫頭，過去伺候。方夫人卻留下他房內補紅雲缺的大丫頭緣鶯，看管屋子，又囑咐蘭姑各事當心。若紅雲趁我不在家，有什麼尋鬧的處在，你都要耐着，待我回來再議。我亦知照過緣鶯，不許和他們鬬口。恰好此日，賽珍回轉揚州，因甘霖恩放山東，遺缺知府，到省即頂補了東昌，寫就稟啓，差兩名得力家丁，回來迎接祖父。妻小同赴任所。甘霖開次孫放了外任，大爲歡悅，便鼓興要往山東一行。甘霖的生父，及甘霖人等，也只陪着前去。遂寫信來通知媳婦。賽珍得了信，即要回去。方夫人因女婿得了外任，不便留女兒久住，清早先打發賽珍起程。衆夫人亦送至廳前，母女洒淚而別。俟賽珍去後，衆夫人方次第坐轎，向督署而來。婉容、小鳳聞報，同接出二堂，邀請入內。外面小儒等人，早到了半晌，少停，內外皆擺下盛席，賓主莫不歡呼暢飲。夜來小儒等宿在外書房，方夫人等即在婉容、小鳳兩邊上房裏，剪燭談心，無非敘說的別離景況，都要至四鼓以後方睡。帶去的衆丫頭，早有綺紅、文琴接待。不提衆人在督署內住下。且說府中那一班沒有帶去各家的大小丫頭，因主人不在屋內，都放縱了。園子裏現在又無人居住，他們即三個一羣，四個一黨，每日到園裏去閒逛。過了兩日，又生出許多枝葉，不是你和我夾口，即是他與他爭吵。雖有蘭姑在家彈壓，只有府內的丫頭，尚懼他三分。其餘衆夫人房內的人，蘭姑也不便去問，他們亦不服蘭姑的約束。惟有雙喜，不得出來。因方夫人臨行時吩咐紅雲，不可容丫頭們搬弄是非。紅雲見方夫人單單囑咐他管着丫頭，分明是仍爲前事，心裏好生不悅。便賭氣終日坐在房內，連雙喜都不許離他一步。這半月，中若再鬧出閒話，即不干我房內的事。那時我才慢慢取笑呢。紅雲平日是散漫慣的，或到衆夫人房內閒談，或邀洛珠、賽珍來抹牌着棋，晚間又有小儒在房裏說笑。此時忽然只剩得一人，又終日不出房門，悶懨懨的，甚無情趣。雙喜見同夥一千姊妹們，鬧烘烘成羣結隊，東跑西走的頑耍，雙喜今年才十五歲，想是小孩子家性情，分外眼熱。若是紅雲出去走走，他也抽空去請這一千丫頭談笑，無奈紅雲由

早至晚，杜門不出，把個雙喜悶的火星從頂門裏直冒。這兩日工夫，猶如兩年相似，比紅雯更加倍的煩惱。這日吃過午飯，紅雯在窗下抹了一會牙牌，又叫雙喜破了一個西瓜，取水來吃着解暑。餘下的，即叫雙喜去吃。自己無精沒神的，斜躺在一張螺甸穿藤大睡椅上納涼。半晌，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。雙喜正立在桌畔吃瓜，聽得紅雯嘆氣，便乘間說道：「姨奶奶，這麼大熱天，常時睡着，又不大適意，恐要生病呢！偏生大小姐回了揚州，奶媽又同太太們到雲大人衙門裏去了。這兩日，我見姨奶奶益發寂寞，倒不如園子裏逛逛去，散散悶。」延義亭面前那池子裏荷花，開的正好，據說比往年又大又多。連日祝老爺、金大爺、柳五爺多不在園內，正好去看花。強如在這屋子裏熬日的吃飽飯，納悶好的多呢！別說姨奶奶近日不快活，連我被這兩天多悶惱了。」紅雯聽雙喜一番話，說得十分高興，笑道：「你這鬼丫頭，要到園子裏去罷，我知道見一班同夥們，沒了管束，每日約齊了四處頑耍，你的心被他們引得神翻鬼跳起來，又因我在屋裏，你不便走開，卻用這些鬼話來攛掇着我！我若不去，你豈不要怨恨麼？好說張三不行，拖了李四的腿了。說不得我陪你姑娘走一趟，倒別要把你悶出病來！」雙喜亦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別折殺我罷！怎麼說陪起我們丫頭來？可不是天地反覆了！」說着，便開了鏡奩，讓紅雯勻面掠髮，又取過衣裙，伏伺紅雯穿好。雙喜也換了衣裙，隨紅雯開了留春館旁耳門，向園子裏來。只因紅雯信了雙喜的話，一時高興，到園內閒逛，那知引出一件大是非來，幾乎性命不保。要知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 俏細君遇舊說風情 癡丫頭有心窺露破

話說：前回書中，陳小儒派阿瑤管理繪芳園，阿瑤一味巴結要好，分外勤謹。數日後，各處亭臺軒館，比往常淨潔生光。小儒甚是歡喜，即存心仍要提拔他，當名上差，因沒有空缺，暫且擱下。況管理園子，亦是件輕鬆執事，清早督率着一班粗使雇工，往各處打掃拂拭，及一切簾幔陳設古玩等件，該添該換的，隨時整理。到蘭姑那邊，請領呈繳。若逢宴會日期，上頭擇定何處，即叫人安排鋪墊各物伺候，又監着花兒匠修托盆景花草。每天午後，叫雇工們挑了水，至各院落內澆灌一番，回來即算一日的交代已畢。下晝時分，阿瑤便至前邊來尋連兒、三桂兒。

等人說笑，倒也十分快活。現在連兒、三桂兒皆隨了小儒等往總督衙門。連日阿瑤沒去處，只得在園中各處走走。見一班丫頭們進來頑耍，阿瑤雖不敢入他們的羣隊，有時遇見，也搭着話兒說笑兩句。衆丫頭因阿瑤生得俊俏，說話又和氣，亦樂於同他親近。又是阿瑤爲日前梁明曾囑咐過他，怕的冤家路狹，被人撞着，傳說到上頭知道，與自己不便，見他們鬧得很了，即借故遠遠的走開，以避嫌疑。這日午飯後，覺得身子困倦，便摘數片大芭蕉葉，到延義亭上睡着納涼。四面窗櫺掛起，有微微的風透進，又送着荷花的香氣，撲鼻沁心，令人神致頓然清爽異常。阿瑤便朦朧的睡熟。恰巧紅雯此時帶了雙喜，也往延義亭來。紅雯一路看着荷花，口內與雙喜說着話，由池邊信腳走至亭前。正待跨步上階，雙喜眼快，早見亭內有人，仔細一看，認得是阿瑤睡在裏面，暗想道：『這厮很會尋受用，亭內本來風涼，他還用蕉葉墊着睡覺，豈不分外爽快！』便止住紅雯不前道：『姨奶奶，別要去罷，阿瑤睡在亭內呢！』紅雯開說，停住腳步，揉眼，果見阿瑤睡在亭內，上身赤膊，露出一身白雪般的皮肉。紅雯心內不由忤忤的跳了幾跳，頓時兩腮赤暈，如新放桃花一般。原來紅雯當丫頭的時候，即與阿瑤熟識，又不時到外面傳示方夫人的說話，見了阿瑤，多要搭白兩句。阿瑤本是個風流種子，情資早開，憑什麼訣竅，也都體會得。見紅雯與他親熱，那眉梢眼角，不無偶涉盼送。阿瑤亦愛紅雯苗條可人，樂得湊着趣，說幾句話兒。後來因小儒收了紅雯作妾，有了主僕名分，阿瑤即不敢同紅雯說笑。有時碰見，不過請叫聲，低頭垂手，侍立一旁，讓紅雯過去。此乃阿瑤伶俐的處在。他因紅雯以前和他笑慣的，倘然此時無意說錯了話，一則怕紅雯而今做了姨娘，竟翻過臉，說他戲弄主子；二則恐被別人見着，說到老爺太太耳裏，我有幾顆腦袋，敢去撻這虎尾。反把從前思慕紅雯的一片私心，全行撇去。不意紅雯仍是前番性格，見了阿瑤，多要尋出些話來同他兜搭。今兒適值阿瑤睡在延義亭內，身畔又只有雙喜一人，便笑對雙喜道：『巴巴的到了此地，正好歇息着，再去逛逛各處。可厭阿瑤，他偏睡在裏頭，你去喚他醒來，往別處睡去。』雙喜即走入亭內，用腳踢着阿瑤的腿道：『醒醒罷，別要睡了，仔細風吹出病來！這裏也很涼爽的，你尙要墊芭蕉葉子，不如爬到池子裏去睡，還快活呢！』阿瑤被雙喜踢醒，看了看，復又翻身向內，合上眼道：『好姐姐，你不要和我鬧了，好容易偷着這半刻工夫，來睡着歇一會兒，我適才』

見你姊妹們，在紅香院那邊鬪草呢；你快尋他們入夥去。這裏冷清清的，有什麼好頑兒！」雙喜笑道：「別要見你娘的鬼！誰和你鬪的？你睡在這裏，干我什麼事？我也沒有那麼大臉面，請你得起。你倒看看亭子外，是那個來了！可配得上請你起來讓他！」阿瑤聞說，即欠起身一看，見是紅雲站在亭外，忙一骨碌爬起，披上小衫，將地上蕉葉，連抓帶踢的擦過一邊，笑道：「你這鬼丫頭，何苦來捉弄人！就說是姨奶奶要到亭子裏來，我久經起身！偏生窩子疙瘩的，同我鬧這無因的閒話，停刻再和你算帳。」紅雲見阿瑤已起，遂徐徐的走進亭中坐下。阿瑤請了安，退立一旁。紅雲便向雙喜道：「在日頭地下走到這裏，實在熱得人慌，你去就近那裏取碗茶來解渴，要快去快來！」雙喜答應，走出自去取茶。阿瑤亦要跟着雙喜走出，紅雲即問道：「你今日園子裏沒有事麼？」阿瑤見紅雲有話問他，便停住腳步，回道：「園子裏每天午後澆灌過花草，即沒有事了。」紅雲四顧無人，便眯斜着雙眼笑道：「阿瑤，可知道你這差使，虧的誰人？又是中等執事，又沒有粗重生活，別人求還求不到手，你那裏初次當差，即有這個美缺，自從以前那管園的告了病出去，我即思量到你，可以頂這執事，恰好老爺太太那日閒談，說園裏沒人管理，花草多枯壞，好幾種了。即叫奶奶查一查有什麼妥當人，補一名去。我就趁機保舉了你老爺恰好也說你勤謹可靠，才叫奶奶補上你的名字。我只恐你直至今日，猶認做老爺的提拔呢。若非我從中保薦，你夢想也巴不到這個執事。雖說沒甚麼好處，將來由此可望調充上差，你應該謝謝我才是情理。」阿瑤聽了紅雲一番說話，又偷眼見他笑嘻嘻的低言悄語相問，心內豈不明白？一時間也由不的亂了方寸，將梁明囑咐的話，與那平日怕人傳說的心腸，一齊拋向九霄雲外去了。亦笑着道：「哎，我今兒才明白這個差使，是姨奶奶的恩典保薦，真正我向在夢裏呢！我也說老爺平空的派我這件輕鬆執事，其中都有原故。若早知是你老人家的提拔，豈獨叩謝了事？猶要孝敬姨奶奶，心裏才過得去。」說着，走近一步，爬在紅雲面前，連連叩頭道：「今兒多叩幾個頭，權且謝謝罷！改日再補孝敬。」叩下去的時候，阿瑤的腦袋，相離紅雲一對小腳，只有寸許。一氣叩了十數叩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頭皮早碰着紅雲腳尖一下。紅雲笑道：「滾起去罷，我也不要你叩頭謝我，不過說明白了，使你知道，並非他人之力。」也用腳尖在阿瑤腦上挑了一下。阿瑤此時更外心神撩亂，爬起

身。正要再說，見雙喜已送進茶來，阿瑤仍退在原處站定。其實阿瑤走近叩頭，紅雲用腳挑他，雙喜早看得真切，伴作不知遞上茶，笑對紅雲道：『我去園裏尋了半晌，多尋不出一盞茶來，還是到屋子裏取來的。又怕姨奶奶等着發急，取了茶，忙忙的跑來，跑的一身大汗。好笑這兩步路，腳多跑痛了，頭多跑暈了。』雙喜說到腳痛，即望了紅雲一眼，說到頭暈，又瞟了阿瑤一眼。紅雲、阿瑤不由的兩人不同，紅雲低了頭，紅雲即笑罵道：『你這小東西，很會放刁！怕我說你來慢了，反先說腳呀頭的，又怎麼痛呀暈的，你不必囉嗦，你的心事，我明白。』雙喜笑道：『只要姨奶奶明白我的心事，丫頭還有甚麼話說。』說着，回頭問阿瑤道：『你向在這裏麼？早知你站在這裏閒話，叫我代我取茶去，可不省得腳痛頭暈的了。』阿瑤亦無話可答，惟有紅着臉一笑而已。雙喜又道：『姨奶奶稍坐一會兒，我出去即來。』紅雲道：『你又往那裏去尋魂，別要走開，我也要回去了。』雙喜笑道：『真正你老人家不體恤人情，我自然有要去的事件，難不成當着阿瑤明說出來麼？你老人家也該明白了。』說罷，頭也不回，竟自下亭而去。阿瑤道：『這位雙姑娘，亦習學出來了，曾記初來的前兩年，高聲也沒有一句。現在口齒便利，很會說幾句調皮話兒。』紅雲笑道：『但凡丫頭家，到這裏大的年紀，即思作怪，他知道什麼，不過信口亂噴亂嚼罷了。』又問阿瑤道：『你補園裏的執事，好有兩月了，怎麼不見你到上頭去領銀子，繳換的物件呢？』阿瑤道：『我已領繳過數次，俱是在奶奶那邊回話的。』紅雲道：『可見你們多是沒良心的人，如今只認得新當家的奶奶，前去奉承巴結，也不見得替你們說一句好話兒，調劑你們調個上差，尤其你是我特保薦的人，難道也去伏上水麼？即着你以前不曉得是我保薦，一切回話，又不便到我那邊，也不怪你。可知太太派了我幫着當家，或者奶奶沒得空閒，你們也要來就教我的。況且你由園子裏到奶奶那邊，都要走我院門外經過，何妨順便或早或晚，進來問個安，也見得你們的人心，把我這不逢時的半邊主子，尚放在眼裏。不然，你們就拿穩了，沒有事用着我麼？我說你們沒有良心，可是不錯的。』阿瑤笑着，假作發急道：『姨奶奶，真正要冤屈殺人，你老人家背後去問着雙喜姑娘，我每天逢朔望日期，到上頭去請安，卻實因天氣暑熱，恐姨奶奶們乘涼，起居不便，是有的。若說我瞧不起姨奶奶，當時即雷劈了腦子去。同是一樣的主子，家人們敢分彼此麼？沒說姨奶奶

是上頭主子，就是這府中多年的老管家，現在退了執事，我也不敢存瞧他不起的心。姨奶奶如不相信，隨便叫我立個什麼毒誓，我都可以的。」紅雲笑道：「誰要你發誓？這一來，我豈非白怪了你麼？將來只有留心着，那裏空了上差執事，可以說話的處在，再代你爲力罷。」阿瑤聽了，即打了一千兒道：「家人先謝了姨奶奶的提拔。」紅雲笑了笑，叫阿瑤起來，猶要同他說幾句體己的話，究竟不放心亭外有人無人，便立起走至欄杆邊眺望。不料阿瑤墊身的蕉葉踏在腳下，猛然一滑，幾乎跌倒。慌的阿瑤搶步走過，扶住紅雲，因匆忙之際，恰恰阿瑤的手，擦在紅雲乳上，目下所穿，不過兩件紗衣，宛如擦在皮肉上一般，直覺得軟而無骨，滑不留手，把個阿瑤身子多酥麻了半邊。正欲就勢輕薄，紅雲將身子往後一縮，飛了阿瑤一眼道：「你真該作死了！」話未說完，忽聽得雙喜在亭外高高的聲音說道：「綠鶯姐姐，飛香妹妹，你們快來看，這池子裏有朵並頭荷花，實在愛人呢！」紅雲聽了，忙回身來看，阿瑤亦嚇的倒退至亭口站下。果見綠鶯、飛香，由石橋那邊攜手聯翩而來。紅雲急中有智，忙望阿瑤使個眼角，即說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好不懂規矩，有什麼話，到上頭回去，這裏是回話的所在麼？而且還有奶奶在家，有甚麼事，理應請他示下，我是不管這府中的事了。」阿瑤會意，口內答應着，早走出亭外。恰好綠鶯、飛香已過石橋，迎面走至，阿瑤故意咕囁着道：「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也配得上發話！我只說抄點近路，免得這麼大熱天跑來跑去的，誰知反多出事來，可不是我晦氣麼？」綠鶯接口道：「阿瑤哥，你不能算晦氣，我猜你還是運氣呢！」阿瑤也不答言，大踏步過橋而去。原來綠鶯、飛香兩人，在石橋那邊，即看見紅雲與阿瑤在亭子裏說話，並阿瑤前去扶住紅雲，又聽得雙喜招呼他二人，分明使亭子裏知道，更外心內明白。綠鶯到了亭口，見紅雲臉上一紅一白的，便笑道：「姨奶奶，也在這裏納涼麼？」可笑阿瑤到亭子裏，回姨奶奶的話，碰了姨奶奶的釘子，他還咕囁着說是晦氣，白繞了道兒。是我說他會抄近路，到這裏來回話，不算是晦氣，直頭是運氣呢！」紅雲聽綠鶯句句話皆諷刺着他，好似適才的景況，已被他見着，不便答言，怕惹出別的話來，即喚雙喜道：「你隨我回去罷，我們屋子裏，也多分沒有日影了。」綠鶯見紅雲不來理他，亦不進亭子，回身迎着雙喜道：「妹妹，你叫我來看並頭蓮，其實我在橋外就看見了。我一生最喜的是什麼並頭蓮，雙蒂花，見着了，即要折回去插瓶兒頑。

仔細想起來，豈不是這一朵好好的並頭蓮，遇見我這不知趣的人，生生的把他拆散了？」雙喜亦知綠鶯話中有刺，不好回他，惟有付之一笑道：「我此刻不陪姐姐了，要跟姨奶奶回去，少停洗了澡，到我那邊乘涼說話兒罷。」便走至亭前，隨着紅雲，忽忽去了。綠鶯見他們已去，也隨後回來。綠鶯對飛香道：「你可見這驢貨與阿瑤那般光景麼？我就知道老爺太太不在家，他們都要鬧出笑話的，果不出我所料。這兩日，我早晚在園裏，一半也是防着他們，不意他們竟敢於人衆往來之地，做那個勾當。試問有多大膽子？他們今兒是被我們沖散，大失所望，未必就這麼死心蹋地的罷休。大約讓過風頭，仍然要另尋機會。你回去千萬不要在奶奶面前說什麼，連媚奴前，都不用提起。由明日起，我與你要加倍防範，冷眼瞧着他，切不可露臉。若看出一半點破綻，那時他的把柄得在我們手內，說不得爽性翻出來，大家看看，好羞死那驢貨，代媚奴報洩前恨。若露了臉，或回了奶奶，一時傳揚開去，他沒有把柄落下，也不怕我們，倒教他提防着我們了。」飛香點頭，連稱曉得，即罵道：「也虧紅雲那驢貨，不識羞恥，不顧天理，老爺太太都待他甚好，他還要幹這些暗昧不明的事，那淫婦豈不喪盡良心麼？不獨姐姐要替媚奴姐姐報復，即是我，至今也覺耿耿不服的呢。」說話間，早出了耳門。綠鶯又叮囑了飛香一番，方各自散去。且說紅雲回到自己房內，心裏又恨又愧，恨的好事將成，被綠鶯、飛香兩個賤人撞破，愧的綠鶯說的話，好似看見我與阿瑤什麼了，倘然傳揚開去，即是非，叫我怎生對人？落後一想，又自己啐着自己道：「見什麼鬼？我也未曾被他們拿着什麼把柄，就是說我和男家人說話，亦沒什麼干係。從此我拚着不進園去，他們也沒的說了。」便起身脫了衣褂，到院落內乘涼。雙喜心裏亦在那裏暗想：「不意姨奶奶也歡喜阿瑤，果真阿瑤這小東西，令人可愛。今兒姨奶奶既當着我露了馬腳，我也樂得去結識阿瑤，不怕姨奶奶怎麼了。他自己不正，焉能正人？況且我終久要發出去的，若嫁了阿瑤，也算心滿意足，不如趁着這個機會，與阿瑤定了實在，不然發出去的時候，那裏單單配與阿瑤？還不知阿瑤心內如何。姨奶奶縱然同阿瑤有了扯搭，也不過有一日算一日，不能老爺收過房的人，還好再給小子麼？明兒待我先去勾引阿瑤，入了圈套，隨後再慢慢求着姨奶奶，把我許配了他，或叫阿瑤上去求討，才能十拿九穩。也不怕姨奶奶不依着我行，他的把柄兒落在我手內呢。」雙喜

自從派了伺候紅雲，凡小儒進房，都是他上來伏侍。紅雲又與小儒十分親密，甚至雙喜在前面，他也不避，竟自謔浪笑說的去。媚小儒，雙喜漸漸長成，有了情資，逐日的看去，亦解得此中勾當。此時獨自尋思，打算到情濃之處，不禁臉泛桃花，遍身火熱，勉強伺候了紅雲晚飯，即推病去睡。紅雲心裏，亦有心事，要想再去園裏走遭，怕的綠簾等防察，一躍機關，許多不便；若要不去，又拋不下阿瑤。『我本來存心已久，好容易盼到這機會，遍生中多阻隔。』輾轉籌思，早早的睡了一夜，多沒有合眼。次日清早，紅雲方才睡熟，雙喜忙忙的起來，也不梳洗，進房看了看紅雲，一時不得醒來，便大着膽走至後進，開了耳門，直向園中來尋找阿瑤。恰好阿瑤亦因昨日與紅雲正到好處，可恨爲綠簾等冲散，回到房內，吃了飯，即倒身睡下。翻來覆去，一夜無眠。又想到日間捺着紅雲胸膛，那般的酥軟可愛，倘僥倖能同他貼皮靠肉一刻兒，不知怎麼受用呢！眼睜睜看着天明，起身穿了衣服，要想借着件事兒，到紅雲那邊回話，探探他的動靜。正走至兩翻軒外，迎面撞見雙喜，穿花拂柳而來。阿瑤喜從天降，忙叫道：『雙喜妹妹，那裏去？今日好早呀！』雙喜擡頭，見是阿瑤，忙搖手道：『不要高聲，我正有句話，特來尋你告訴的。』說着，便先自跨進兩翻軒內。阿瑤也跟着進來，順手翻上了院門，四顧無人，又因天色尚早，料定同夥們都未起身，不由得心煩，無暇問雙喜來尋他說什麼話的，即大着膽，雙手把雙喜攔住，叫了聲：『好妹妹，難得你我緣，此時又沒有人來，正好先做夫妻，了了我昨日的願心。』又一把將雙喜抱起，走進明間，在當中一張楊妃榻上按倒。雙喜到了此際，又驚又喜，假作掙扎道：『你活的不耐煩了！我好意來告訴你的話，竟敢調戲我，快快放手，我若喊叫起來，或去回了姨奶奶，定要活活將你處死的。』阿瑤見雙喜口內雖說硬話，並不十分抗拒，知他早已心肯，也不答他，便用手解雙喜的裙帶底衣。看官們，要知男女私情，膽有天大，任他刀山油鼎在前，百般的利害，這一刻總付之度外。若要問他們怎生苟合，我亦難於形容，機變筆墨，總之一個是未破瓜的女鬟，一個是乍得趣的小子，又是兩意相投，彼此愛慕已久，一旦遂心，更覺得分外綢繆，孜孜不捨。一會兒，雙喜繫上裙襖，一手理着頭髮，斜睨着阿瑤道：『我今兒被你欺負足了，說不得事已如此，將來我這身子，配與誰呢？』阿瑤道：『好妹妹，你放心，我都要設法求了上頭，討你回去，做個天長地久夫妻，斷不能拋撇下你來。我若有半字

謊言，叫我異日不逢好死。」雙喜忙按住阿瑤的嘴道：「清早起，誰要你賭咒？我知道你的心了。」阿瑤道：「言歸正傳，你來尋我，說甚麼話的？」雙喜道：「我家姨奶奶，久已有你的信，只是不好出口，又怕人多眼衆，昨日和你在亭子上那般形色，你也該明白。可憐昨晚一夜兒，都沒有合眼。我們要想個法兒，弄他和你好了，我們方可常常在一堆兒呢。」阿瑤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也這麼想着，然則今兒，你是特特的來尋我的了。我亦算得識趣的人，不使你空往這一場。」雙喜臉一紅，跳下地來道：「呸！沒良心的東西，嚼舌根的賊胚，討了我的便宜，還說冷落人的話。下次呢，永不上你的當了！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阿瑤忙走上一把拖住，陪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我和你說笑。頑兒的，怎麼你認了真？」又隨手將雙喜袖內一條汗巾扯過，藏在自己袖裏道：「好妹妹，這塊汗巾，賞了我罷。我見汗巾，即如見着妹妹一般。」又千妹妹，萬妹妹的，叫了多聲。雙喜忍不住撲嗤一笑，將手酒脫道：「別要纏人了，恐怕有人來見着許多不美。有空兒，我們仍在這裏相會。」阿瑤連聲答應，遂讓雙喜先出院門，自己方慢慢騰騰的走出。剛剛兩人先後出了院門，一擡頭，見綠鶯飛香相離面前不遠，阿瑤雙喜兩人不由的吃了一驚。頓時面紅耳赤。阿瑤即縮身從院門口，一株垂柳外，轉過紺雪齋那條路上，飛也似去了。雙喜無奈迎上來問道：「姐姐，妹妹，好早！我昨日一方汗巾，丟在園子裏，怕有人檢了去，說閒話兒。今兒來尋了半會，又沒尋得着。姐姐們若是檢到了，我即放心，不去尋了。」綠鶯微笑道：「你說我們早，你更比我們早呢！原來你來尋汗巾的，我說你怎麼頭不梳，臉不洗的，跑進園來？你不講明，只道你爲着一件什麼切己的大事呢！我與飛香，都沒有見着你的汗巾，果真檢得，自然還你。我們不愛那物事兒，別說我們沒有檢得，就是檢得了，你也儘可放心。你我是同鄉一般的人，單怕不是我輩們檢了去。將才你後面不是阿瑤麼？他明明的跟着你走，因何見了我們，鬼鬼祟祟的分路去了？別要被他人檢得了，背後說你是送他的表記。尤可惡，他清早起，四處亂跑，將來園子裏，我們是要常到的，怎容他夾在我們隊裏鬼混？說出去，叫人聽着不像句說話，少停倒要去回奶奶，處治他一頓。」雙喜聞說，直羞得滿面通紅，開口不得。見綠鶯要去回蘭姑，心內更急更怕，又不便攔他，必要去回；若攔了他，分明我與阿瑤有了什麼私情，只得勉強答道：「可不是呢？昨日我同姨奶奶在延義亭裏坐着，他竟擡上來回話，姨奶奶給他

釘子吃了，他才走出。今早我來尋汗巾，他又問長問短的討厭。我也想去回姨奶奶，給他個沒趣。他方知道利害呢。」說着，故作驚訝道：「不好了，我來了半晌，姨奶奶要起身了。別喚不着我，又要生氣。」便頭也不回，飛風而去。綠鶯對飛香道：「今兒是人賊現獲了，可惜遲來一步，早來片刻，還有好笑話兒呢。」飛香笑道：「罷，罷，果真見着，叫人怪臊的。就這麼着，看他們怎生抵賴得去。我是要回明奶奶的。正好借着雙喜這浪蹄子，堵紅雲那殘人的嘴，又可代媚奴姐姐出口氣。」綠鶯方欲答言，猛回頭，見那邊路上，有一件紅通通的東西，忙走去拾起。認得是雙喜的汗巾，與阿瑤平時用的一方半舊白洒花袖帕，纏在一堆。想係阿瑤匆忙走避，落於地上。綠鶯大笑道：「這才是真賊呢！有了這個實在把柄，看他們飛上天去，停刻我去回奶奶，你休要開口，我自有道理。」飛香點頭答應。兩人拿了那汗巾手帕，興忽忽的直向蘭姑房裏來。蘭姑正在窗前梳頭，綠鶯上前請了早安，即將如何見雙喜與阿瑤在兩翻軒中走出，阿瑤見了我們，怎生躲避，雙喜同我們說話，怎生支吾，又拾得雙喜用的汗巾，與阿瑤用的手帕，圍在一處，並將昨日紅雲在延義亭內，和阿瑤調笑，雙喜在亭外做眼目的話，由頭至尾，細說一遍。蘭姑聽了，甚爲詫異，忙問道：「這話可是真麼？」綠鶯道：「怎麼不真？並有飛香同我看見。我們今兒先回奶奶聲，請奶奶做個指證，待太太來家，我亦要回明的。」蘭姑見綠鶯說得確切，料非假話，急起身梳了頭髮，將綠鶯叫入套間內道：「你且坐下，我有句話要勸你，切不可不信。適才的事，你親眼見着，斷非無因。但是你告訴我可，萬萬不能去回太太。一則紅雲是太太的丫頭，又是太太一力攬援老爺收房的。目下紅雲雖未做出那不良進的勾當，他房內雙喜，已有實據在你手內，又有延義亭內一段情由。太太正因日前的事，氣他不過，這回太太知道了，臉上分外過不去，勢必告訴老爺，攆出雙喜，將紅雲關鎖。阿瑤送官重處，試問誰人不要而孔？他們既破了臉，又敗了名聲，恐有性命之虞。你何苦暗喪陰鷲，又使太太作氣？你不過因他主僕們，大模大樣的攬作威福，令人可厭，難得有這個把柄落在你手內，正好發洩，殊不知今兒是雙喜做的事，紅雲並未與阿瑤有什麼苟且，徒然結下仇恨。況且人急懸梁，狗急跳牆，不說他無顏對人短見的話，倘若他到了急處，含血噴人，反咬你們一口，你們清清白白的身子，何苦受他踉蹌呢？」綠鶯道：「那倒不怕他，昨日延義亭內，他同阿瑤做的

那些醜態，不是我一人看見，還有飛香見着的。請太太重處阿瑤，雙喜兩個人，追究這段情由，自有水落石出，真的假的，任他怎麼抵賴不去的。果真我們栽害了他，情甘反坐，非是我們一定要與他們作對，實因他欺人太甚。前日他與媚奴那般磨鬧，還傷着奶奶，甚至連太太吆喝都不怕。我們不必說，更不放在他眼內了。趁此打他下馬來，使他曉得我們利害，才不敢放肆呢。奶奶不要管我，我比不得奶奶那般寬洪大量，可以容得他。」蘭姑見綠鶯執意要回方夫人，又極力帶說帶勸的道：「我猶有個兩全其美調停法子在此，隔一日，我悄悄去對紅雲說明，曉得是你們放他過去，存他體面，不揭破這件事，叫他和雙喜背地裏來招呼你一聲，下次再不敢同你們作對了。至於你代媚奴抱着不平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總叫媚奴感激你就是了。好孩子，你信我的話，包你不錯。你別要疑我護庇紅雲那騷貨，其實我亦恨他呢。無如中間夾着太太，太太待你我是沒有說的，他的面皮都要顧着，才合情理。」綠鶯聞蘭姑的話，甚爲近理，想了想，方才應允。又道：「奶奶代他討下人情，真便宜他們了。千萬奶奶要給他們個信兒，別要我們饒了他，還落他笑話，說我們不敢去惹他。」蘭姑滿口應承道：「你放心，總叫他們過來招呼聲，若是心高氣硬，不肯伏頭，你儘管去回太太，那時我再不攔你可好麼？」綠鶯笑道：「奶奶真正是個好人，也算他們運氣，碰見奶奶這樣菩薩心腸！」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方回房去。單說雙喜進了耳門，一面走，一面蹣腳道：「倒運，倒運，偏生不早不遲，撞見他兩個！若說到太太耳朵裏，便怎麼好？打罵我都不怕，三不知再攔我出府，海也乾了。只愁說明了這件事，叫我怎生見人？羞也該羞死了罷了，事到臨頭，懊悔何濟？亦是數該如此，不如老着面皮，去回明了姨奶奶，求他替我設個法兒。俗說：寧撞金鐘一響，不撞破鼓千通。料定他不能不答應的。他也怕鬧開了，牽累着他。再則事從根上起，他同阿瑤在亭子裏的情由，亦掩藏不來了。」心內想着，不覺到了房外，見紅雲早坐在窗前梳頭，見了雙喜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清早往那裏去的？我起來喚了半晌，沒有人答應，叫我心裏反害怕起來，你縱然有事去，也該待我起身說明了。看你忙的蓬頭垢面的，這般鬼樣，到底有什麼大不了的？」雙喜因紅雲再三追問，又見房內無人，便跪下道：「丫頭要求姨奶奶救命，你老人家若不開恩，丫頭橫豎都是死，不如求姨奶奶打死丫頭，倒還乾淨！」說着，不禁滴下淚來，在地上連連叩首。紅雲

見雙喜突然如此情形，很嚇了一跳，不知何故。忙道：『你不是瘋了麼？什麼事件要我救命？你且說與我聽。』雙喜應問，頓時滿面緋紅，無奈將他到園子裏去會阿瑤的話，細細說明。又將自己心內的私情，亦直說出來。雙喜話方說完，早把紅雲氣得軟攤在椅上，手內執的一柄牙梳，不知不覺跌落地下，分爲兩截。顫抖抖的指定雙喜罵道：『你……你這下流不堪的東西，這還了得麼？我只問你，十五六歲的黃花女子，怎麼知道幹這些無法無天的事？可不是反了麼？還有一說，既要偷漢子，又弄得不尷不尬，被人看見，偏偏又被那兩個賤人見着，定然要鬧得合府皆知，你將什麼面目對人？還要帶累我不乾淨呢？怎麼你猶有這付老臉，前來求我？還要說死說活的挾制我？你如果要死，當時被他們撞破，就該去尋死。』雙喜到了此時，反橫了心腸，拼着去幹，便直起腰來，回道：『姨奶奶別說罵我，就是打死丫頭，也心願情服的。我此刻悔之已晚，譬如強盜，已經打劫了人家，縱然洗手，也來不及了。丫頭還有句不顧羞恥的話，斗膽回姨奶奶，也要怪阿瑤平時兜兜搭搭的，來撩撥人。丫頭一時糊塗，纔上了他的當。即如府中同夥的姊妹們，歡喜和阿瑤兜搭的，亦不止丫頭一個。不過丫頭做的不機密些，我此時也沒甚別的想頭，惟有求姨奶奶念主僕之情，能於成全了丫頭，殺身難報大德。不然，丫頭橫豎皆是一死，既已錯了一次，若叫我再錯第二次，丫頭情願待太太回來，拚死去回一聲，設或太太的恩典，將我擡出去，嫁了阿瑤，那是天大的造化。否則，同阿瑤一堆兒處死，丫頭並不懊悔。』紅雲聽雙喜所說的話，皆是挾制他。昨日園子裏的事，不由得又急又氣，順手拿起一根門門，咬着牙齒，狠命的劈頭劈腦亂打。雙喜目下連死都不怕，沒說是打了，反直挺挺的跪着，咬牙忍受，聽憑紅雲來打，既不躲閃，又不啼哭。正鬧的沒開交處，蘭姑掀簾早進來，見紅雲亂打雙喜，明知爲的是將纔的原故，忙上前把紅雲攔住，奪下門門，拋過一旁，笑道：『甚麼事情，清早起鬧得這般形像？多是主子的下賤氣，拿着丫頭髮洩呢！說出來，我評評看，該打不該打。』又將雙喜拖了起來，叫他出去。紅雲即起身讓蘭姑坐下，氣吁吁的道：『姐姐，你不要問我，被這小妖精耍好氣死了！我有多少的話，也沒嘴說他。只問着他自己所行所爲，非獨該打，即是千刀萬剮，還輕待了他呢！』蘭姑笑道：『究竟因什麼事，你生此大氣，又說得如此利害？丫頭們犯的法，不過懶惰，不聽呼喚，甚至偷竊物件，搬弄是非，即是極重的事了。照你

這般說法，難不成犯了那話兒的毛病麼？那是沒有的事！雙喜這孩子，年紀既輕，人又老實，又沒人引誘他，斷乎不致如此，倒叫我難以猜度。好妹妹，你明說了罷，也使我放心。」紅雯聽蘭姑問到這裏，頓時臉上一紅一白起來，便猜到綠鶯飛香回去，定要先告訴他，多分他已盡知這事情，由佯作不知，來問我的。卽長長的嘆了一聲道：「叫我有口難言，怎生對人講說？好在停幾日，你都要知道的。我亦自知約束不嚴，難逃其責，總被這小妖精坑死了。無奈此時，卻不便告訴你姐姐，大約你也曉得一二，不必假裝不知，來哄我了。」蘭姑見紅雯滿面羞慚，不好再往下追問，便將座位挪了挪，相近紅雯身邊，附着他耳畔，低低說道：「妹妹，你毋庸藏頭露尾的瞞我，你說我曉得一二，這句話倒被你猜着。雙喜所犯的事，我雖未盡知，大概情形，不過如此。我是專爲這件事，過來排解的。」遂將綠鶯飛香如何看見雙喜和阿瑤在兩翻軒內出來，又如何檢得他兩人的汗巾手帕，纏在一堆，綠鶯怎生要去回明太太，我怎生勸阻下來，「怕的說出來，與你妹妹不便，因是你房裏的丫頭，卻要你耐着性子，將綠鶯叫來，用好言撫慰他一番，方保得平安無事。不然，恐綠鶯明雖應允，一俟太太回府，他竟說了出來，便怎麼呢？有你妹妹當面囑託過了，他卽不好反齒。至於飛香，你儘可放心，我可包管他不敢多話。此乃我的一片好心，既顧了雙喜體面，又省了你一場氣惱，卻不要疑惑我的指使，那纔是俗語說得好，送喪的反葬入土裏去。你妹妹再斟酌斟酌，這麼樣做去，可穩妥不穩妥？」蘭姑並把延義亭內的話，隱過不提，恐紅雯難以爲情。又恐紅雯因綠鶯等人，沒有說出延義亭的事，只當他們不知，卽不代雙喜去安慰他們。想了想，便隱隱約約的，說了兩句，使紅雯心內明白。紅雯聞蘭姑說到他心病，直羞得滿面紫漲，粉汗交流，哽咽着不能出聲。好半回方答道：「承蒙姐姐盛情，周全我的聲名，心感不盡。若論雙喜這小賤人，如此膽大妄爲，我拚着就個不是，甚至再說我縱婢爲非，看他將什麼面孔對人？好在我沒甚麼實在把柄在他們手內，那些石上栽桑的話，也不好一定作准。現在你姐姐倒肯成全雙喜，我還有什麼說呢？各事都遵姐姐吩咐，事過之後，我再領着那小賤人到姐姐那邊來叩謝罷。」說着，自己先起身，福了兩福。蘭姑忙一把扯住，推紅雯坐下道：「你我自家人，你的丫頭，卽是我的丫頭一般，鬧出閒話，彼此多不好看相。但是事不宜遲，今晚明早，就要去安排綠鶯一聲，怕的太太在日內回來，卽不

便說話了。『紅雲點首，連稱曉得。正欲喚雙喜進來叩謝蘭姑，忽見飛香忙忙的走入道：『太太同各家太太都回來了，已下轎到了中進，請奶奶們快去迎接。』紅雲聞說，這一驚不小，急立起拉着蘭姑央告道：『好姐姐，你爽性要成全我的，偏生太太此刻不先不後的回來，叫我顧計那一邊呢？仍要懇求你，暗暗向那人說聲，安慰住他，我偷偷空兒，即去會他就是了。』蘭姑道：『不要你叮囑，我自會安慰他。』便轉身出房，逕至中進來迎接方夫人等。飛香對着紅雲笑了笑，也跟了蘭姑出外。紅雲此時滿肚愁煩，亦慌忙換了幾件衣裳，向中進而來。未識方夫人回府，綠鶯可說出這件事情，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 戒春懷小施夏楚 驚秋令大放冬華

話說方夫人與衆位夫人，在督署整整宴會了半月，外面陳小儒等人，和雲從龍亦是朝歡暮樂，恰好到了十三四日，新任制臺已到，從龍更歡喜非常，交了督篆，即收拾行囊，同了程婉容、蔣小鳳一妻一妾，搬向繪芳園來。蕭閒自在的踐踏這半月之約。次日清晨，從龍先命衆家丁押運行李各物出衙，隨後與小儒諸人，坐轎往園裏來。內堂方夫人等，亦邀了婉容、小鳳，帶着僕婦丫環，同回府中，直至綠野堂前下轎，轉過屏風，早見蘭姑、紅雲接出，先與衆位夫人，問了安，便一齊來至中進。婉容將帶來的輜重，安頓在他平昔的一進住宅內，所有不用的物件，即不去動他，吩咐堆在一旁，以便半月後，仍要起行。衆夫人亦各回自己屋子裏，寬換衣裙。單說方夫人回至房內，綠鶯上來伏伺着，除卸簪珥，換了大衣，小丫頭送上茶來，方夫人接過，回頭問綠鶯道：『我去了半月，府中沒出什麼事麼？』綠鶯道：『大事倒沒有，卻有點子小事。此時人多，不便此時回我，說得這靈鬼鬼祟祟的，我最可惡的笑個不停。』方夫人聞綠鶯所說，甚是蹊蹺，忙問道：『什麼事，不便是依我的？』其時蘭姑亦跟進房來，忙上前笑說道：『太太休信綠鶯的鬼話，若有大事，我都知道的，他說的事，不過同夥們開着關口兒罷咧。前日即對我說過，要等太太回來稟明，大家評一評曲直。在我看太太先要打綠鶯一頓，都是他引着他們跳神跳鬼的，此時更

到太太面前學嘴學舌，太太別要理他。」方夫人聽了，也笑起來道：「我當什麼事，原來還是他們吵鬧兒，也得說的這麼希罕！」綠鶯見蘭姑用話岔開，明知此時不容他說，便冷笑了聲，退出房來。蘭姑遂將這十數日內，棟那可說的事，說了幾件。又問方夫人在督署內，如何排場，閒話了半回，纔起身退出。見綠鶯斜倚在欄杆上，出神，蘭姑走近笑道：「你呆什麼，我同你說話。」便扯了他，到沒人的處在，抱怨着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太不信人話了，我怎麼對你說的，又允你叫他們來給你認錯，也算很過得去。適纔你還要想回太太，若非我在面前，竟可說了。早間我已經答應了他們，紅雲又情願過來陪你，不是你若說了，叫我怎生對得住他們呢？好孩子，千萬代我裝個體面，我總叫他們感激你，下次永遠不敢和你拗強，你若不聽我的說話，我可是要同你變臉的。」綠鶯笑道：「奶奶吩咐，我不說就是了。」說罷，轉身仍進房內。蘭姑猶恐綠鶯不依他說話，又叫了方夫人房裏的一個小丫頭過來，先給了他幾百錢，叫他暗中監察着綠鶯。『如果綠鶯背着人對太太咕嚕，你不問他說什麼，飛風來告訴我，我再給你一吊錢，買果子吃。最是夜間和清早，沒人在太太旁邊，你格外要留心些。』小丫頭見蘭姑給他的錢，又許他送信後仍給一吊，喜得眉開眼笑，連連應答道：「奶奶只管放心，我拚着不去頑耍，一日到晚的，防備着他，好不好呢？」蘭姑笑着，拍了小丫頭一下道：「乖孩子，很好，很有心孔，待到年終，太太賞你們衣服穿，我請太太揀那頂好的，顏色鮮明的，多給你幾件，明兒好留着做嫁衣罷！」小丫頭臉一紅，笑嘻嘻的跑開道：「奶奶又同我們開心了！」蘭姑即回房料理來日衆夫人宴會的各事，又發了銀子，與外廚房，也要預備前廳小儒等人的酒席。正在安排，見方夫人房裏小丫頭來說：「太太立等奶奶說話呢。」蘭姑忙起身前來，見衆位夫人都在房內。洛珠先笑說道：「來得好，專待你這當家人來，好定章程。」蘭姑笑道：「我這耳朵裏，足足清靜了半月，現在又好聽你的話了。你還要取笑我當家，我爲這當家，都受盡譏諷，沒處訴苦。」洛珠笑道：「誰敢譏諷你，可告訴我，待我明兒打這些人去，替你出氣！」蘭姑道：「好好，有你這麼個狠幫手，我也不怕人了。今兒就回明太太，請你管理，不要到那個時候，你亦學着乖巧，縮了頭，不肯得罪人。」洛珠拍手笑道：「原來你此時是縮頭的人，我白替你抱着不平！」靜儀笑道：「你們整日的見着，皆是關口兒頑耍，別要有一日說翻了臉，吵

起窩子來，那纔惹人笑話呢。」蘭姑笑道：「王太太，我決不敢同你家姨奶奶翻臉的，他既能替我打着別人，我豈不怕他打我麼？」說得衆位夫人都笑了。江素馨道：「別鬧笑話罷，原是找你來商議正經的。明日，我們的酒席怎樣調排？你該早有了定見。說出來，大家聽聽。」蘭姑道：「也沒有甚麼調排，酒席多照着雲太太那邊的樣式。午飯擺在延義亭，因池子裏荷花尚沒開完，大可賞玩。那裏也比別處涼爽些。只要喚兩名女說書的來伺候，彈彈唱唱，倒還清雅。晚酒，即擺在留春館，我已吩咐他們去張掛燈綵，又叫了一起燈下扇戲，在院外變着戲法兒下酒。午後，隨意起坐的地方，亦在留春館內，所有紙牌牙骰圍棋雙陸行令的各色簽籌，我皆預備齊了。逐日的用度，我叫綢奴記着數目，俟半月後，開出清單，衆位太太再照股分派。」衆位夫人聽說，同聲讚好。洛珠道：「我說交代他去辦，都不會錯事的，很好，偏勞了你罷罷，你辛苦十數天，明兒算下帳來，你應出的一股兒，我們代你公攤了，算分酬勞罷。」蘭姑搖頭笑道：「不勞你費心，諸位太太公攤下來，我還要沿門去道謝，那倒不值得。我聽你讚好，只當你一人代我會鈔的呢。」洛珠笑道：「你也太小量了人，你那一分兒，就派我代你出，可好？」方夫人道：「外邊老爺們的酒席呢？」蘭姑道：「也照內裏的酒席一樣，午飯在覓餘閣，晚酒在蘅桂山莊，起坐在紅香院，也喚了一班清唱，與兩個說平話的伺候。」方夫人點頭道：「就這麼着，不要再累贅了，你可安排去罷。內外伺候酒席的，亦要派定他們，方沒處偷懶。」蘭姑答應出來。衆夫人坐了片刻，亦各散去。晚間，方夫人陪着婉容閒談，到二鼓以後，方回房中。除卸殘妝，叫小丫頭們各自去睡。只有綠鶯一人，侍立在旁。方夫人猛想起日蘭的話，即細問綠鶯原委。綠鶯低頭想了想，若直說出來，怕的蘭姑見怪，欲待不說，太太既問我，叫我怎生對答？又不伏氣，放紅雲、雙喜兩個騷貨過去，落後一轉想道：「呸！我也顧不了許多，放着這個機會，得着他們這般大把柄，不趁此時扳倒他們，徒然將這空頭人情，送與奶奶。倘事過之後，他們仍舊裝模做樣起來，那時再說，沒了把柄，況且日期又長遠下來，縱然太太相信我的話，也不好奈何他們。橫豎他兩人是恨極了我的，即如不說，他們亦不見得說我聲好。真正看着現的不取，倒取賒的去，再則我放他們過身，是容易的；設若他們記着我的仇恨，慢慢的暗中擺佈我，豈非我反失了便宜？就是奶奶，明日怪我，亦可推到太太身上，一定追問着，不容我不回，

也就沒的說了。」方夫人見綠鶯沉吟不語，發急道：「怎麼了？現在你也變的這般怪怪膩膩的，日間你要說，奶媽又在裏面混蛋，令人可疑，想必這件事，與你有礙，你纔不肯直說！明兒我若訪出了實在根底，再揭你的皮，滾出去罷！我最不願看你這可惡的形像！」綠鶯見方夫人發急，又聽說與己有礙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氣上心來，即走近方夫人身畔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丫頭敢瞞着太太，因為這件事回明了，有關人家的性命，丫頭怕說出大是非來，太太既說與我有礙，丫頭卻當不起。」遂將紅雲阿瑤調情的話，與雙喜和阿瑤清早在兩翻軒中一同走出，又怎生檢得他們的汗巾手帕，並有飛香同我看見，從頭至尾，半字不漏的，回了一遍。方夫人聞說，驚的直跳了起來，連罵該死道：「這還了得麼？我不過出去半月有餘，又沒過了三年兩載，府中即鬧出這般大事來，就此一端，可見平日我不能知道的事多呢。這件事，奶奶可曉得麼？」綠鶯見方夫人十分着急，反懊悔不迭，到底不該沖口說出，只說可以扳倒紅雲，代大家出氣，如今聽太太口氣，是要怪到奶奶身上，這便怎麼？既已說出，又難縮回，即答道：「我告訴過奶奶的，奶奶叫我別急急的回太太，恐太太聽了生氣，又恐他們有性命相關，等他訪明情由，再設法婉轉來回太太。」方夫人頓腳道：「什麼糊塗話！很承他的體貼，怕我生氣，殊不知這是甚麼大事，有關府中的聲名，有礙老爺的臉面，奶奶只顧他慣做好人，一味的替人遮蓋，不明白而今是當家的人，迥非從前可比。將來再鬧出天大的事來，他也沒想壓伏得下了！我臨去之時，怎麼吩咐他的，叫他各事當心，第一是這些丫頭們，各家的主子，不在屋裏，他們就要自大稱尊的，府內的丫頭不必交代，本自派他拘管，即是各位太太家的丫頭，你也可以管得。今日偏偏是自家丫頭，鬧出笑話，問他怎麼對得住我，你去請了奶奶來，我問他。」綠鶯聽得要請蘭姑來，知方夫人必要發作他的，分外心慌，連忙跪下道：「太太的恩典，要成全丫頭的，太太若抱怨了奶奶，使丫頭怎生見奶奶呢？奶奶早聞叮嚀囑咐的，叫丫頭沒說，少停一二日，自然來回明太太，並非奶奶有心欺瞞太太，這亦是奶奶一片好心。總怪丫頭嘴快，請太太責罰丫頭一頓，丫頭情甘領受。」說着，那喉間聲音，顫微微的，幾乎急出淚來。方夫人見綠鶯如此情形，亦明知蘭姑非好意欺我，他本來生性慈厚，耳活心軟，攔不得人家一句好話兒。多分紅雲雙喜兩個障壁，亦曉得綠鶯要回明了我，自知不得過去，先去央求了他，託他

遮蓋的，便喝起綠鶯道：『你知道甚麼，快去請了奶奶來，我自有一道理。』綠鶯不敢再說，只得爬起身，慢騰騰的一步三挪，來至蘭姑房內。時蘭姑亦未安睡，坐在燈下，謄寫帳目。擡頭見綠鶯立在面前，即放下筆笑道：『你又來討信的罷？不要性急，我總叫他們到你那裏去。難道我還幫着他們使你落空麼？』綠鶯撇着嘴道：『還說這些話做什麼？將纔太太再三追問我日間的話，我沒有得對答，只好推到奶奶身上。太太叫我來請奶奶過去呢？』蘭姑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『究竟你說了沒有？』綠鶯道：『我怎麼好說呢？所以纔說你老人家曉得的。』蘭姑信以爲實，念聲『阿彌陀佛』道：『好好，你不說明甚好，我就去見太太，自有我的說法。』便立起叫飛香執了燭臺，在前引路，帶着綠鶯向方夫人房中來。綠鶯跟在後面，又是作急，又是好笑。待蘭姑將至房前，即退了下來，一溜煙跑到自己房內，門上門，吹滅了火，上牀和衣睡倒，傾耳靜聽外面的消息。因綠鶯的房，只與方夫人隔了一板，凡說話皆聽得清的。蘭姑進了房門，見方夫人氣生生的坐在桌畔，即走近笑問道：『太太沒睡麼？叫綠鶯來喚我，有什麼事？』方夫人也不叫蘭姑坐下，便長嘆了聲道：『我的奶奶我到雲太太那邊去，怎生重託你料理府中各事，要格外當心；因你是初次當家，恐人衆不受你壓伏，不要我不在家鬧出笑話。此時偏偏鬧下大是非來，雖說是丫頭們，可以攆逐，到底與府裏的聲名不甚好聽。及至綠鶯要回明我，你又攔在頭裏，不叫我知。我眞不解，你是何用意？終不成雙喜這種該死不堪的丫頭，還不趕早打發他出去，耳目清淨，還要留他在府裏裝幌子麼？』阿瑤亦當立刻攆逐，我不告訴老爺，送官究治，即是天大的恩典了。若被老爺知道，發作出來，你我皆耽着不是。紅雯那東西，我自無法處置他去，請你來，不爲別的，既然綠鶯告訴你，你不肯使我和道，是何原故？』蘭姑聽了，方恍然明白。綠鶯已回明了方夫人，在我面前假稱未說，是哄我來的。又恐我當面抱怨他，我豈不是倒被他誑騙了麼？幸而我沒有冒失，代他們辯白；不然，太太還要疑我受了他們賈囑，好在是綠鶯說的，並非我不代他們彌縫，他們也怨我不着。蘭姑只得照着綠鶯的話，回了一遍未後，又分割自己：『不是有心來欺太太，即如我不當家，知道小使丫頭們犯了這個病，是片刻不能容的。何況我現在管理府中事務，又值太太不在屋裏，皆是我的責任。我實因傳說開來，怕的他們無顏見人，恐有性命之憂，意在先安慰住他們，然後再

緩緩的回明太太，借個名目，開除他們。這是我的愚見，其中並無別情。」方夫人聞說，點頭道：「我也知物極必反，而且他們業已走錯了路，挽回不轉的了。你平時亦曉得我並非那般性急的人，凡事不由人計較。你該暗中先告訴聲，大家商量個法兒，處置他們，你大不應瞞着我。倘若老爺得了風聞，來問着我，我尚不知道呢，豈非笑話！再則也叫紅雲看輕了我，以爲我可欺瞞，下次更外妄行無忌了。你回去，切不可走漏消息，待我明早叫了他們來，自有我的辦法。」蘭姑見方夫人肯成全他們，甚爲歡喜，忙應道：「那我曉得，就是太太不知會我，我亦不敢多口的。」卽轉身帶了飛香退出，仍回房內，將適纔方夫人的話，說與媚奴知曉。媚奴笑道：「這是太太，奶奶積了大功德，卻便宜了紅雲、雙喜、阿瑤三個人了。」蘭姑道：「罷喇！人都不可做盡了的。就是這麼，他們也無地自容。我若是他們，久經尋死了，難道你還不稱心麼？」媚奴道：「奶奶說的話好笑，我有什麼不稱心？若是量小的人，綠鶯先來告訴我，我卽過去羞辱他們一場，也出出日前的悶氣。我反叫綠鶯來回奶奶，聽奶奶示下，如何辦理的？」蘭姑道：「你們聽着罷，明日太太叫了他們上去，我倒很替他們愁着，怎麼回得出口？你們也去睡罷，明早我還要早起，安排太太們的酒席呢。」飛香卽趕着過來，伏伺蘭姑安寢，方同媚奴退出。次日黎明，方夫人卽起身，先叫小丫頭去打聽，衆夫人仍未梳洗，一時尙不得過來，又問明小儒已由紅雲房裏出廳去了，便吩咐綠鶯去叫了雙喜來：「你不可對他說什麼。」綠鶯答應出外，少頃帶着雙喜入內。方夫人舉目見雙喜頭尙未梳，臉上上一紅一白的，甚是驚懼，正待開口，紅雲亦趕着過來，問了早安。方夫人明知他不放心，我叫雙喜來問話，我正要叫他來聽着呢，便命紅雲一旁坐下。方夫人頓時沉下臉來，厲聲問雙喜道：「你由七歲進府，現在已有了七八個年頭，也該知道府裏的規矩。向來男女家丁，有事傳話，不許私自交談。無論在府裏多年勤勞的家丁，一犯此病，卽時攆逐。你日前做的事很好，以爲我在雲太太那邊，卽不知府裏的事，麼？豈知我人在那裏，心在府中，最不放心的，是你們一千人。今兒你好好從直招認，我都可開豁成全你的臉面，決不叫老爺知道。若有半字含糊，冀圖混賴，我卽刻將你處死。」雙喜在方夫人叫他的時候，心內早懷着鬼胎，怕的是綠鶯說了什麼，那件事發作起來。此時聽方夫人兜頭卽問到這裏，好似半空中打了個霹靂，又見綠鶯等一班丫頭，多笑咪咪的立在方

夫人背後，望着他抹臉刮鼻的做樣，雙喜直臊得滿面紫漲，恨不能一頭鑽入泥土裏去，纔掙得起今朝的羞恥。紅雯聽得方夫人叫雙喜去問話，大大吃了一驚，即猜到八九分，是園中的事發作。又轉想到蘭姑曾經允過他安慰，緣驚縱然別的丫頭說了是非，都不比緣驚是親眼所見，太太亦未必曉得透切。是以急急的跟了過來，好見景生情的代雙喜分割。不意方夫人早已盡知，竟不容雙喜辯說。『料想我的事，太太也知道了。』紅雯這一急，更比雙喜難以爲情，不禁面如死灰，遍身發抖，痛自懊悔，不該冒昧跟來。分明是自投羅網，走開不能，在這裏又不便，真如坐在針氈上一般。方夫人回頭見紅雯這般形容，便冷笑了聲，喝問雙喜道：『你到底怎麼？難道還想打點出個主意，強詞辯理？再不然，還是狡賴到別人身上去？』雙喜此際，真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惟有爬在地上道：『丫頭該死，一時糊塗，只求太太恩典，立刻打死丫頭，丫頭毫無怨恨。太太若一定追問什麼情由，太太想已盡知，丫頭都是有的，絲毫與旁人無涉。』說罷，伏在地下，嚎啕大哭。方夫人見了，倒反不忍起來，暗想蘭姑不獨忠厚，而且頗有見識，果然追急了他們，定有性命相關。二則追究到水落石出，雙喜必當將紅雯的隱情和盤托出，豈不與老爺面目有礙？我亦耽着失察的不是。不如將計就計的訓飭他們一頓，把雙喜竟賞了阿瑤，也算一件陰騭。想定主見，惡狠狠的回頭瞅了紅雯一眼，道：『你親耳聽見的，不是我信了旁人挑唆，冤屈你房裏雙喜，沒以爲你做的事，我不知道，我比什麼人還清楚呢！從今，你要加倍謹慎，力洗前愆，方可爲人。你向在這裏幹什麼？難不成要雙喜說出了，你纔走開麼？』紅雯聽方夫人說到他身上，羞的無地自容，又聽方夫人叫他回房，真同遇赦相似，霍地站起身，飛奔出外，一路哭回房中去了。方夫人即將緣驚叫過，附耳說了幾句。緣驚點頭，亦隨着紅雯走出。原來方夫人見紅雯羞慚已極，恐他沒臉見人，自尋短見，遂暗暗吩咐緣驚在他房外瞧着。『停到我打發人來看守着。』方夫人又命小丫頭去園中，叫阿瑤來。阿瑤不知何故，一路走着，即盤問小丫頭原由。小丫頭便對他說了。把個阿瑤嚇得魂銷魄散，欲待不去，偏偏已走到後進，硬着頭皮，來至房外，便摘去帽子，跪倒，連連叩頭，碰的地上亂響。方夫人亦不便再問，叫喚了梁明進內，將大概情形，略說一遍。又狠狠罵了梁明幾句。當吩咐梁明即在院落內，將阿瑤重打四十大板。可憐梁明氣得塞住咽喉，幾乎暈倒，自己先向方夫

人叩頭認罪，回身在明巷內，叫進四名值班傳話的小廝，將阿瑤拖倒，拽至院落中，按翻在地。梁明自己動手，取過一根極闊的竹板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打了四十，恨不得一板將阿瑤打死，方才快活。四十板打完，梁明眼睛都氣紅了，還要再打，反是方夫人喝住。阿瑤早打的皮開肉綻，兩腿鮮血，浸出褲外，伏在院落內，畏縮不動，一時不得起來。方夫人又命小丫頭，取過戒尺，將雙喜兩手扯出，每手打了二十。打的雙喜腰肢亂扭，哀哀乞饒。然後叫梁明將雙喜領回：「即配你姪兒罷，並施恩，不要你繳賠雙喜的身價。我既責罰過他們，卻不許你再磨喝他兩人。老爺面前，不用提起，只說我的主意，把雙喜賞給阿瑤爲妻的。限你立刻領他們出府，不准停留。」梁明聽方夫人說完，爬在階下，叩了幾個頭道：「真正是太太天高地厚之恩，連小的都碎身難報。」此時阿瑤、雙喜，亦聽得梁明明白，真乃悲極生樂，雖受了羞辱，倒完成彼此心願。兩人心內，亦着實的感激。阿瑤掙扎着爬上幾步，同雙喜一齊叩頭，謝了方夫人，隨着梁明出外。梁明又將阿瑤痛罵一場，便雇了頂小轎，送雙喜同阿瑤回去。阿瑤自知南京難以存身，待傷痕全好，帶了雙喜，回轉杭州，另尋生計。方夫人發落了阿瑤、雙喜，即請過蘭姑，叫他除去了兩人名字，園裏另派妥當家丁去接管。「老爺問起來，即說我的主意。」又叫蘭姑在衆僕婦中，選一個年老可靠的，與自己房內一名最小的丫頭，撥去伺候紅雯，須囑咐他們寸步不離。果真勤謹，每月我另有賞給。蘭姑見方夫人處置得當，甚爲佩服。正說着，衆夫人已約齊過來。此刻內裏衆人，多知道了，無不稱讚方夫人寬厚待下，又成全了他們的面目。直待事過之後，方夫人始緩緩的告訴了小儒這段情由。小儒亦氣了個半死。由此即不喜紅雯，深鄙他爲人輕薄。每月倒在蘭姑房內住的日多。甚至蘭姑逼極了他，纔到紅雯房內去歇一宿。仍是惻惻的，不大願意。與從前那等密愛柔情，迥然各別。紅雯也自悔錯了念頭，又想雙喜，雖說挨了一場打罵，倒達了心願。他兩個又離了這府中，不比我活活在這裏被人背後說笑。即如老爺，以前待我何等寵愛，現在待我何等冷落。我更要揚眉吐氣，只怕今生都不能了。想到恨處，惟有付之一哭。屢次欲尋個死路，無奈僕婦和小丫頭，日夜防守。又有蘭姑常過來再三勸慰。紅雯不由良心發現，深感蘭姑，自此把那要爭強鬪寵的心念，一概收起，便兢兢業業的學做起人來。此乃後文，無須贅敘。且說衆夫人約了方夫人，到延義亭內抹牌着棋，各隨所好。前

小儒亦約齊從龍等人，到覽餘閣裏面，皆是蘭姑一人照料兩處的酒席茶水。晚間，留春館，蓋桂山莊的燈燭等件，井井有條，毫不紊亂。紅雲推說有病，不好出外。衆夫人亦不去邀他。光陰迅速，早已過了半月。小儒又與方夫人商議，單備下幾席，代從龍餽容小鳳。錢行。王蘭諸人，亦要仿例而行。倒是雲從龍立意辭脫，趁此秋涼天氣，正好登程。恐交了深秋，風雨纏綿，道路不便。即擇定黃道良辰起行。是日小儒等人，直送至河干，再三珍重而別。方夫人與衆位夫人，亦送婉容、小鳳登舟，無限叮嚀，洒淚分手。雲從龍攜着一妻一妾，並數十名男女家丁，專程進發。此次衣錦還鄉，非比前番出來投親的境況，真個歸心似箭，一路滔滔，並無羈絆。到了河南交界，早有本省官員，前來趨迎候送，多知從龍是聖恩隆重之臣，將來是要大用的，誰不想過來討個好兒，作後日相見地步。從龍因到了父母之邦，分外謙遜，無論一官一吏，皆親自接見，稱謝不遑。光州知州，得了消息，早飭令固始縣，將從龍故宅，改砌府第，修理得煥然一新。又在府旁造了十數進房屋，一所花園，爲從龍遊憩之地。從龍抵家後，即先祭祖塋，墳前兩行華表，夾道松楸，甚爲壯麗。隨後往拜親族朋友，皆量其家之有無，分別等第餽贈。親族人等，歡聲不絕。這些閒文，暫且擱過。單說小儒等人，自送從龍起身，大家依然朝夕取樂。此時正交八月天氣，園中丹桂齊開，小儒早命人打掃叢桂山莊，意在約王蘭等賞桂吟詩，便至外書房與王蘭、伯青二人商議。忽見連兒忙忙的進來，回伯青道：『今早聶大姑娘墳上看管的人，進城來稟報一件奇事，說墳塋前梅花，因前日下了一天雨，一夜工夫，滿樹多有了花朵。三五日間，竟開的十分齊整。人人都稱怪異，那有八月初開梅花的道理？又有一班讀書人，說什麼十月先開嶺上梅，是有的。如今是八月，還欠兩個月呢。又有說是花妖，又有說是花瑞。目下哄動城內城外的人，盡去賞玩。由早至晚，紛紛不絕。所以管墳的人，特地來稟報聲，並請老爺下鄉，也看看奇事。吩咐個日子，他好去預備着。』伯青聞說，大爲詫異道：『天下那有這般奇聞，冬令梅花，移到秋令來開放？縱然天氣不正，時寒時暖，只好參差半月十日之間，容或有之；未聞相殊六七十日之多。』王蘭不待伯青說完，即跳起來道：『有趣，有趣！真算一樁奇事。晚秀生前本是一個奇人，連歿後他的墳塋上梅花，都開得奇怪，方不愧有生至死，這一個奇字。連兒，你去對管墳的說，叫他家裏預備着，我們明早都來看花呢。』連兒答應退出。伯青聞王蘭

說到慧珠身上，不禁觸起情懷，盈盈欲淚，勉強笑道：「者香向來，聽不得一句話的，我看你比別人分外忙些，分外豪興些，我尚不解這梅花，因何當秋而放？究竟是妖是瑞，令人莫測。」小儒點頭嘆道：「伯青，不必猜疑，此梅不關妖瑞上起見，想晚秀在生，其胸襟氣量，迥不猶人，故而發後，囑咐墳上多種梅花，已顯出他品格超凡，如寒梅之玉臂冰肌，不同凡豔。而況他生有自來，雖然物化，豈如那草木共朽之輩？我意其幽魄貞魂，定相依於梅樹，歷久不沒，卒之天地山川之秀，鍾鑒於物，一旦暴露，不必擇時而出，是以這梅花當秋開放。又可見晚秀一生爲人，不拘格局，隨在皆可顯發其英華。我們明日去看梅花，倒要備幾樣祭品，前往祭奠纔是。」王蘭拍桌稱是道：「小儒之論，深合我心。那說妖瑞的，定是妄人，不足與言。何乃伯青亦疑似於妖瑞之間？晚卿有靈，必以伯青爲非知己。」伯青見小儒、王蘭兩人說的鑿鑿有據，不覺手舞足蹈，狂喜起來：「若依他們說，豈非晚秀雖死猶生，明日我到墳上，須默默通誠，訴說相思之意，他竟可仿漢武重見李夫人故事，通諸夢寐。本來他死的時候，也曾託夢與我的。」復轉念至慧珠生前何等恩愛，而今直落得一抔黃土，縱然有夢，亦不過曇花泡影，一現而已，焉能如在世握手論心，並肩密語，那般可親可近之況？又不禁轉喜爲悲，歎歎不已，恨不得立刻飛到墳塋，見了梅花，如見慧珠一般。一時二郎衆人，皆得了消息，走過來詢問，齊聲稱異。內裏衆夫人，亦知道了，都覺得此事甚奇。首先洛珠聽說，悲喜交集，定要到姐姐墳上去走一遭。又去告知王氏，一同前往。大家即約定：「明日待小儒等看了回來，果然是真，我們後日也去走走。」次早，小儒命備了數騎牲口，與伯青、王蘭、二郎、五官、梅仙等五人，又帶了幾名家丁，挑着祭禮，直向慧珠墳塋而來。一出城，即見來往車馬紛紛不斷，三五成羣，多談論的是梅花奇事。衆人即加上一轅，不多片刻，早至墳前，相離不遠，便覺得梅香撲鼻。林外下騎，衆人再舉目觀看，但見百餘株梅樹，開得如燦雪一般。尤奇是枝葉尚未全凋，一叢密萼，夾着幾片半綠半黃的葉兒，分外好看，令人乍見多不疑是梅花。衆家丁趕去開人，在石凳上擺開祭禮。小儒等先上前作了揖，隨後伯青方走上，恭恭敬敬，立在中央，拜石上，深深四拜。心內默默暗祝來意，拜罷，不由一陣傷心，止不住滔滔淚下，低低叫了一聲：「晚卿！你既有靈，憑附梅花之中，當見我此時親來祭奠，何以數年之久，連一個夢兒多不曾給我相見？莫非你仍是在生心性，不

肯體察我的衷腸，依舊和我決絕麼？」祝畢，又叫了數聲。此際伯青如醉如癡，好似自家叫着，有人在那裏應着。呆呆的側耳凝神靜聽，小儒忙走過來，將他扯過道：「我們到後身倚牆上去看，比在這平地上清楚。」即命連兒焚了紙帛，奠了酒漿，邀着衆人，來至後墻。見百餘株梅樹，皆有碗口粗細，枝幹屈擗，層層疊疊，每枝上竟有開數百朵花的。前後左右，結成一片花山，真乃綉團錦簇。衆人又下來周圍賞玩了一回，莫不噴噴稱妙。惟有伯青不發一言，點頭嘆嘆而已。王蘭便來逗着伯青說笑道：「昨日小儒說晚秀之靈，附於梅花；古人有梅妻鶴子之喻，這一來，伯青豈不做成了半個林和靖麼？我勸伯青今夕，即在墻前設下紙帳，邀梅花入夢罷。」衆人聽說，都笑了起來。伯青亦禁不住破涕爲笑。王蘭又叫家丁，揀那梅花密處，折了一枝下來，帶回去插瓶。伯青囑咐管墳的：「要當心看守，不許來看的人胡亂攀折。待花謝之後，你進城來領賞。」管墳的連連答應。即請衆人至他家中。小儒等略坐了片刻，吃了一鍾茶，便起身上騎。惟有伯青，猶一步一回頭的依依不捨。被小儒等再三催促，始縱轡回城。方夫人等，聞得衆人已返，趕着請小儒諸人回後細問。又要折來的梅花賞玩，莫不稱奇嘆異，覺得比冬令開的，加倍花繁蕊密，香擅色姣。衆夫人即約定次日出城，直至下晝時分，方各各回來。連日府中內外，談不了說不盡，多是開梅花的故事。還有那班不及隨去的男女家丁，深以不見爲恨。男家丁尚可偷空到墻前一觀，未去的丫頭們，只好以耳代目，聽去過的人講論。說也奇怪，自從伯青等與內眷們去看過後，管墳的又進城來報說，忽然一夜大風，吹得滿樹梅花，一朵皆無。尤怪是墻前偌大地方，連落下的花瓣，不知被風吹到何處去了。伯青聞說，益信小儒之言不謬，是見這開的梅花，竟是晚秀芳魂所附，給我們看過，即一夜收去，便想作篇序文，敘說梅花奇異，再做上幾首詩詞，表明晚秀一生貞潔，將來好留作佳話。遂興忽忽來尋王蘭，小儒等人商議，未知作出些什麼詩詞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

對月傷懷無心訴苦 因人成事有意聯歡

話說祝伯青因陳小儒、王蘭說到慧珠墳上梅花，交秋開放，是慧珠貞魂憑附。又因管墳的來報一夜工夫，謝

落罄盡，益信而不疑。便至外書房，與小儒王蘭計議，欲作篇序文，表明這段奇聞，再遍請當道名流，題上詩詞，即成千古佳話。小儒點頭道：「此舉甚善。但是這篇序文，須作得詼諧離奇，方可壓得住卷首。我意將此事開明節略，寄往山東，託甘又盤一敘，必得他那斷輪老手，始作得出好文字來。將來我們胡亂做幾首詩，寫上去罷。」王蘭拍手道：「我幾乎忘了，定見託甘老去做，這麼偌大一件的奇聞奇事，沒有一大篇絕頂序文，豈不反將這件事，弄得雪淡伯青，你可寫起一函，明日即專人前去。在那裏坐待，使甘老頭兒無從推託。」伯青忙叫人取過筆硯，先逐細將原委敘明，後又懇懇切切，書就一封託函，遞與小儒王蘭看了，方纔封好。小儒也寫了一封通候書函，附寄甘又盤，又詢問甘露近來東昌的政事。兩封書函，疊在一起。伯青即叫進一名得力家丁來，吩咐道：「這兩封書子，送到東昌甘老太爺那裏去的。你明早即要動身，不可遲誤，要守取回書到手，方許轉來。」家丁接過了書函，退下，自去收拾起程。王蘭又向伯青道：「你將敘的節略，多脗正出幾張來，明日即分頭送與各處，請人題詠。一俟甘老兒序文寄到，便可開雕。好在題詩填詞，只要知道原委，看了節略，就可做了。」伯青聞說，甚以爲然。叫請了梅仙五官過來，託他兩人用雪浪百番魚子箋，寫成數十張節略，揀那在城知名之士，送去請他題詠。隨意一詩一詞，不拘體格，隔了數日，早有人紛紛送到。因這件事，合城的人，大半皆知。還有目睹過慧珠其人，後來又深知他守志不嫁的情由，今見祝伯青如此鄭重其事，又聲明彙齊刊刻，好留爲美談，無人不樂於附和。伯青送與小儒王蘭評定甲乙，分了次第，抄合在一處，專守到東昌的人回來，再議若何發刻。暫且擱過不題。單說紅雯自違方夫人申斥之後，又將貼身伏伺慣的雙喜，開除出去，益發懊惱。雖然有名小丫頭，叫做六兒，今年纔得十二歲，那裏知眉目高低，一味的偷懶好睡，又不能過於呼喝他，因六兒是方夫人撥來的丫頭，至於雇工的一名老僕婦，分外不能使喚，方夫人叫他來看守紅雯的各事，紅雯尚要依着他去行，不然即至方夫人前搬嘴搬舌。而今紅雯是失勢的人，非比當日，每月小儒或來一次，至多不過兩次。縱來，亦係蘭姑多方勸說來的。紅雯見了小儒，自恨自愧，尚且不及那裏還敢去爭寵獻媚，蠱惑小儒。應紅雯本是個風月中人，又自負容貌過人，日前小儒常宿在他房內，相偎相傍，朝暮歡娛，是親熱慣的，倒不覺怎麼。一旦忽然夜夜空牀孤枕，朝朝被冷衾寒，愈

顯得淒涼景况，一時兒都難挨受。所有日間過來閒話的，只有洛珠、蘭姑二人。洛珠平日還與他相好，蘭姑是可憐他失勢，故約了洛珠來和他談談說說，開他懷抱，生恐紅雲自尋短見。此乃他二人的好意，其外並無一人偶而過來問寒問暖。丫頭們更不必交代，素昔皆惱他大模大樣，擅作威福，難得今日幹錯了事，不來譏笑。紅雲即是十二分的情面，誰肯再來同他親近？紅雲亦怕他們口舌快利，悄然說出什麼話來，又不能同他們認真，爽性見了他們，反遠遠的走開，以免煩惱。實在悶極了，仍是到園中就近處在散步一回。好在此時管園的，盡派了老年家丁，紅雲又預爲在蘭姑前聲明。這日恰好是中秋佳節，府裏前兩日，即忙着收拾出叢桂山莊，預備衆位夫人晚間賞月飲酒。是夕紅雲亦勉強隨着人衆，至叢桂山莊，虛應故事，坐了一會，託言酒醉，便起身作辭，帶了六兒回房。外邊小儒諸人，皆在覽餘閣內飲酒，所以紅雲從紅香院前取路回來，繞半村亭對岸樹木叢中穿出，走兩翻軒角門，進了留春館。此刻月正中天，明如白晝。留春館外，芍藥田一片空地，越顯得月色比別處皎潔。紅雲貪着月色，不忍便回，即倚在右首紅闌干上，仰着脖子，不轉睛看那天一輪皓魄，真乃萬里無雲，宛似一圓冰鏡，懸在空中，光華四射。旁邊有兩三點疎星，半明半滅。紅雲站了半晌，覺得身上微涼，便叫六兒回房，取件薄棉披風來。六兒亦覺涼氣侵人，巴不得去取衣服，答應聲，即一溜煙跑去。紅雲又挪了張杌子，至簷口坐下，對着月色，不禁長歎一聲，滿腹愁煩，一時又堆上心來，回憶：「自幼賣入府中，太太十分看顧，如自生兒女一般。梳頭纏腳，皆是太太自己料理。偶而做錯了一半件事體，至重不過呵斥幾句，從未指甲在我身上彈這麼一下兒。後來各家太太，多住在一處，又砌了這座園子，府中的事，出入口漸繁多，皆是太太一人管理，猶要帶管各家事務，彼時未曾交代奶奶，是派的我幫理。明說太太當家，其實我就要做得八九分主。府裏內外人等，沒一個不懼我，不來奉承我。連各家的僕婢，都不能占我的頭步。只有來拉攏我的，遇事討我個好兒。自問在這府裏，福也享盡了，威風也擺盡了，太太面前，百說百依，同夥們中，一呼十應，雖小家子姑娘，小官兒家小姐，多不得我這般快活。今春太太將我收在老爺房內，正合我的心境。太太亦因我從小穿慣吃慣，心是高的，眼睜兒是大的，倘然發出去配名小子，或嫁經紀人家，縱說是平頭夫妻，那般日月，叫我一天也過不去。收了房，老爺待我亦好，要算千依百

順，從沒有拗過我一件事兒。只當今生今世，一線到頭的，這麼受用無窮。可惜我自己少了主意，自作自受的，鬧出這件事來。而今弄得合府皆知，人人笑話。老爺太太，又冷落不堪。目下我竟死不得，活不得，進退兩難。我今年纔二十歲的人，一世光陰，方過下一小半來。叫我那後來的歲月，怎生挨得過去。倒不如早早死了，落得乾淨。」紅雯想至此處，不由傷心，望着天，紛紛淚下不止。又猛聽得覽餘閣那邊順風吹過一陣陣笛韻悠揚，歌聲溜曉，酸心刺耳。遙知小儒等人在那裏賞月，多應是五宮、梅仙兩人吹唱。紅雯不覺又想到小儒從前恩愛：「今夕若是好的時候，他斷不肯如此夜深，還在園內，同衆人取樂。定然早經回到我的房內，重整酒果，對面賞月。曾記端陽，在廳上吃了幾巡酒，便託故回房，與我賞午。那知前一日，就暗中知照廚房，備下果碟，又叫雙喜喚了幾個小丫頭來，滿院落內，放黃煙花炮頭笑。那是何等親密！目下是何等冷淡！當時，我也不覺得什麼，真正人到失寵的時候，方知得寵的滋味。」紅雯愈想愈苦，止不住嗚嗚咽咽，暗泣起來。大凡人到更深夜靜之時，心生悲感，分外淒涼。何況一座偌大花園，此時只有紅雯一人，坐在月光之下暗泣，愈覺酸風颯颯，透骨生寒。那枝上的宿鳥，又一陣一陣，飛鳴起來。紅雯不禁心內有些害怕。恰值小儒前面散席，回到上房，見方夫人等尚未回來，趁着酒興，叫小丫頭掌着手燈，向叢桂山莊一路而來。聽得有人哭泣，十分詫異。即止住腳步，探頭向外一望，見紅雯一人坐在留春館閣下前，對月悲傷。紅雯月中，又低低泣泣，訴出自己一腔心事。小儒聽了，亦覺悽然。雖說現在小儒與他冷淡，究竟從前那般恩愛，俗說燈前和月下，最好看佳人。又聽他一人訴苦，全訴的從前得意之事，現在自知做錯，反落於人後，不禁觸起小儒憐愛之心。即止住小丫頭，在耳門內等候；自己舉步走近紅雯背後，用手在他肩頭上一拍，道：「一個人在此又發什麼獸了？六兒呢？」紅雯此時，心內又怕又苦，忽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拍，狠狠的嚇了一跳，驚出一身冷汗，幾乎喊了出來。急回頭，見是小儒，方纔放心。即用手帕拭了眼淚，笑道：「你從那裏來？猛不知把我嚇這一跳！此刻猶覺心跳到口，口跳到心的。怎麼你來，我不知道，也沒有人代你掌燈麼？」小儒笑吟吟的，挨身坐下，道：「我來半晌了，你何苦一人坐在這冷冷地方傷心？自家身子，現在不好，快回房去罷。六兒到那裏去了？」紅雯道：「我陪太太在叢桂山莊賞月，坐了一會，覺得身子不爽，纔回來的。走到此地，愛

這月色皎潔坐半刻兒醒醒酒。身上有點涼，叫六兒去取件衣服來，不知這小蹄子去了半晌，還不見來。『正說着，六兒已將衣服取到，伏伺紅雲穿上。小儒在月光之下，細看紅雲消瘦了好些，兩眼又哭得紅紅的，愈顯得姣媚可憐。即用手攔住他的手道：『我送你回去罷。』呀！手尖子都冷了！還要坐在這裏！紅雲見小儒與他親熱，心中又悲又喜，又不忍拒絕小儒，又恐方夫人等園中席散，走此經過，那平時不睡的人，見我同老爺在此，又要添油加醋，說出多少話來。即起身笑了笑道：『倒累你的步送我了。』六兒與小丫頭趕着過來，掌燈照路，回到房內。小儒又切實安慰紅雲一番。紅雲本是個風月中人，見小儒與他和好，自己亦沒的說了。小儒道：『你早些睡罷。我到前邊房內看太太可曾回來。』忽聽得外房一陣笑聲，已知方夫人回來。小儒忙着起身，到了正房，與方夫人談說了半回。今夜睡在紅雲房中，歇下，不免重整鸞鳳，深情密愛。紅雲亦曲意先志，百般承順。那知早已二五氤氳，花開結實，此乃後話，暫且不提。次早，小儒抽身來至外邊，見家丁忽忽上來，回道：『適纔打聽得祝府那邊有人去道喜，知道祝老爺與馮老爺皆奉特旨起用，是李文俊李大夫人保奏的。』小儒聞說，歡喜非常，忙着入內，換了衣冠，先到園中，與二郎道賀。此時二郎亦得了信，內裏衆夫人，亦忙着與小黛賀喜。小儒隨即坐轎，向祝府而來，與伯青道了喜。又請祝老相見。一時王蘭等人均至，彼此見禮入座，細問起用原由。伯青將邸抄查出，與衆人觀看。原來李文俊親在內廷面奏，稱太常寺卿祝登雲，候補知府馮寶，均係有用之才，未便聽其湮沒。批擢着如所請，即飭該省督撫，迅速催令二人來京供職等因。王蘭先拍手笑道：『我輩數人，皆算出過仕了。惟伯青平時抱負經綸，尚未施展一番。楚卿雖出守淮安，又係半途而止。今日李公之舉，真深合人心。』伯青欠身笑說道：『小弟自知愚庸，又性成疎懶，與其臨事而債，莫若退而藏拙的好。今承李世兄諄諄奏保，又蒙聖恩浩蕩，不棄衡茅，諸兄以爲弟喜，弟反覺自懼。惟楚卿前次出守淮安，循聲卓著，表率有方，今番起用，真可一傾抱負，弟甘避三舍。』二郎笑道：『好呀！你說不過者，香倒將我取笑起來。縱蒙李公青眼，不過一個知府，值得什麼？伯青此番起用，將來專闢封圻，均未可定。』小儒笑道：『你們不用謙遜，在我看，各有各的經濟。上至督撫，下至雜職，官雖有大小，均是朝廷一命，各有專司之責。我們當洗耳以聽你們的循聲美政罷。』衆人聽了，皆一笑而已。伯

青又留住衆人吃了午飯方散。伯青回來，祝公又再四的訓飭了一番：『出次承你世兄美意，或在京，或外放，皆要恪共厥職，不可大意，以負聖恩。』伯青唯唯承應，回到自己房中，素馨小姐早迎上來道喜。至是祝馮二處，皆忙忙的料理起程，轉眼九月初旬，祝馮兩家擇定三日後良辰起身。小儒等人，自有一番餞別。到了本日，兩府家丁，早將行李等物，發到河干，上了船。小儒人衆，直送至船邊，叮嚀而別。祝馮兩人是入京起用，不便攜帶家眷同行，俟有了地方，或在京供職，再接家小。在路行未數日，已抵清江碼頭，叫人上岸，到王營雇定車輛，一路無話。九月下旬，已到京中。二郎自然跟着伯青同住。伯青到了京，要去參見座師，拜謁同年。兩人又同去謝了李文俊。李公即留住他兩人在府中住下，免在外面封備公館。各事清楚，即趕着赴部掛號，預備引見。一日，引見下來，伯青補授了太常寺少卿，二郎仍以知府，在部候選。伯青有了缺，自然另住。現交冬令，專待來春，接取家眷。二郎仍住在李相府，有李公代他各處知照，誰人敢不盡心？過了一月有餘，早選了浙江湖州府知府。二郎喜悅萬分，忙著來與伯青商量，年內不及動身，各事總在年內辦清罷。伯青亦以爲然，又寫就家書，并致小儒等人的書函，託他順帶轉瞬。年終，一切俗例，毋庸交代。過了五馬日，二郎先差人到南京搬取家小，自己亦趕着登程，暫且不提。二郎在路行走，單說伯青過了年，正待接取家眷，迎請父母來京奉養。恰好今歲逢朝考之期，伯青考得甚優，又值浙江學政任滿，即欽點了伯青爲浙江全省學政。學政是欽差官兒，又不便接家眷了，只得暫停，即忙着謝恩請訓，收拾出京。誰知二郎早抵了南京，小儒等人見了面，自然又有一番道賀。適值伯青放學差的信亦到，二郎分外歡喜。『難得我到浙江，伯青亦到浙江。』隨與衆人同往祝府道喜。此時合城的官員，均在祝府門前車馬絡繹不絕，把個祝老夫婦與素馨小姐，笑的嘴都合不攏來。祝公忙着款待各家親友。二郎因欽命在身，不便久留，趕着收拾，預備赴任。前一日，內外設酒餞行，方夫人笑吟吟的起身，敬了小黛一鍾酒道：『願賢妹此去，舟車無恙，一路順風，指日馮老爺高升極品，你太太就是一品夫人了。』小黛連忙起身接過酒一吸而盡，笑道：『多謝大姐姐金言。』方夫人又道：『想我們一班姊妹，最難得陸續都到南京，又砌成這座花園，正可朝夕團聚，不意雲太太與蔣姨奶奶，回了河南，祝家妹妹，與趙姨娘及我們二奶奶，多隨任江西，我們花朝月夕，即冷淡了多少。』

現在你賢妹，又要到浙江，眼見得我們這班人，越去越少。只剩得我同王太太們，幾家人了。」說着，眼圈兒不禁紅了，忙着背過身子去，借着叫換酒，偷拭眼淚。小黛見這般光景，亦覺悽然欲淚。反是素馨笑了笑道：「大姐姐，又發呆了！這兩年，我們亦聚會得甚多。俗說人生在世，有合有離，何況翠顰妹妹隨任，是件極喜慶的事，將來不過幾個年頭，他們都仍要回來的。那時，還不是住在一起麼？」衆夫人點首稱是。方夫人笑着，打了素馨一下道：「你是個天生刻薄鬼，最不好相與的。我明白了，現在祝老爺放了學差，不好攜帶家眷，指日學差任滿，另放他處，你也要隨去的，曉得你已不得離了我們，纔快活呢！明兒你要動身，我送你都不送，你可好麼？」素馨笑着拍手道：「你們看大姐姐，今日瘋了！我好意勸他，他反怪起我來。又說這些沒答敬的話來，葬送我。」便推着小黛道：「大姐姐歡喜你呢！一刻總捨不得你遠去。我看你可以掐斷苦腸，不同馮老爺去罷。還在這裏陪伴大姐姐罷。」引得衆夫人齊聲大笑。小黛臉一紅，也隨着笑了一聲。少頃席終，各自回房。小黛今夜是不能睡了，同二郎各事料理齊全，早已天明。外面衆家丁，排齊轎馬，伺候起程。二郎穿了吉服，向衆人辭行。小黛、穆氏，亦與衆位夫人作別。衆夫人直送至綠野堂前，等小黛上了轎，方纔回後。小儒人等，亦待二郎起身，方回。二郎人衆，下了船，即刻揚帆開行。在路非止一日，早抵浙江地界。自從二郎去後，未及數日，祝伯青到了南京，先奔自己府中，見父母請安。祝老夫婦，見兒子此次回來，又是一番氣度，分外歡喜。伯青略回了幾句話，即轉身回到房中，見素馨小姐，攙着夢庚公子，在房門前迎接。伯青進房，寬了大衣，夫妻談談路上光景。伯青又將夢庚抱在膝上，摩撫了一回。晚膳後，早早安歇。次早，乘轎去拜小儒等人。接着人衆，無非洗塵餞行等事，不須贅說。惟有梅仙、五官兩人，分外依依。梅仙是承當祝府內外各務，難以走開。五官恨不能隨了伯青同行。反是伯青再三安慰，又請他幫着梅仙照應，我格外放心。若做倖得了外任，自然請你前去。五官也只好罷了。伯青因欽限在身，不敢多留，擇定次日，起身。來日，穿換吉服，叩別神堂祖祠，又叩辭父母，祝公不過叫他到了浙江，秉公取士，無負聖恩而已。到了船中，隨即開行。沿途自有一番迎送。交了浙省地方，迎送的官員，分外多了。先向省城住下，即忙着專摺謝恩，及奏報接印日期。旋即擇日出示，先考省城，然後挨次下去。一日，考到湖州府屬，二郎遠遠的出城迎接。原來二郎接了

湖州府事，已一月有餘。衙中都延請的是幕中老手，雖說一個月工夫，合府黎民，無不感頌。二郎接過了學院，沒有他的執事，仍然回衙辦公。單說伯青自開考以來，一秉至公，認真衡拔。署內雖有幾位閱文幕友，伯青從不假手，皆要自己過目。又嚴飭家人等，不許在外招搖。真乃冰清玉潔，點弊全無。饒不着伯青如此嚴密關防，在湖州府屬，尚鬧出一件天大事來。目下連兒是派的總局稽查，伯青因他自幼跟隨的家丁，纔派他這個職事。連兒亦起早睡晚的，不辭勞苦，用心稽查。伯青早牌示於某日開考。這兩日，卻是閒期。連兒飯罷無事，在頭門外閒步。站了一會，毫無趣味，見斜對過有一家半邊茶舍，半邊酒館的鋪面，現交考期，生意加倍開鬧。連兒信步走了進來，櫃上認得是學院大人的心腹家丁，敢不巴結，忙立起身笑囁囁的道：『二太爺，請裏面坐罷！這時候兒，多分是用茶的了，裏面雅座，人又少，地方又潔淨。』連兒原欲走過來看看熱鬧，並不吃茶。今見店主人十分殷勤，若不進去，叫人家難過，亦笑着點點頭道：『很好！』即走了進來。店主人猶恐店中人，認不得連兒，怠慢了他，趕着跟了進內，安插連兒坐下，又招呼堂倌，用心伺候。連兒入座，吃了一口茶，其味甚好，四面望望，店中甚為鮮亮。此間是三間亭子，飛簷轉角，三面盡是天然飛來椅，前面掛着一色八張名公巧手製就的珠燈，背後板壁上，皆懸掛的名人字畫，雖然是座茶館，倒一點俗氣全無。連兒意在吃一回茶，起身即行。恰好在連兒對面，早坐下一人，此人約在三十以內年紀，生得氣概軒昂，衣履華燦，是個貴介的模樣。連兒看了一眼，也不放在心內。那人見店東如此巴結連兒，即叫過一名堂倌來詢問。堂倌低低回了他幾句，但見那人眉開眼笑，忙忙的走過與連兒拱手道：『兄台久違了！還認得小弟了嗎？我恐兄台而今是時上的朋友，多分認不清我了！』連兒忽見那人近前，與他施禮，又說得親熱，仔細將那人一看，又實在不認識，又像有點面熟，反弄得面漲通紅，不好意思起來。亦擡身回了禮，笑道：『呀，小弟生來眼生得很，只要極熟的朋友，相隔一年半載不見面兒，就有些模糊了，可不該打麼？兄台請坐了，好說話兒。』那人也不謙讓，就在連兒桌子對面坐下，笑着拍手道：『我說兄台認不清小弟了，老哥可是祝大人家賀二哥麼？』連兒見說出他的名字，足見來人是個熟識的朋友，怎麼我一毫記不起呢？分外着急難過，忙陪笑道：『我已奉申在前，實在隔的日久，記不清白。請問老哥尊姓大名？』說着，又深深的一

拼，自己先認了不是。那人遂笑着答禮道：「老哥，真是時上的人，俗語貴人多忘事，小弟姓華名榮，北直順天人，向在東府裏當差有年。你二哥，隨着祝大人在京時候，我們常見面的。可記得上年柳五官爲貴居停贖身出來，王爺怕他性情驕傲慣的，得罪你們主人，會着小弟，到你們公館裏代王爺致意。你二哥還陪着小弟坐了半會兒，可是不是呢？這麼一說，你二哥該明白了。」連兒聽得來人說得如此原原本本，料想不錯，以前的事，也隱約着記憶不清，便順着華榮的話說道：「原來是華二哥，真正不錯。小弟該打，竟忘記了。所以我屢次得罪朋友，總因眼拙起見。請問你二哥，怎麼到這地方來的？」華榮道：「說也話長。」遂回頭叫堂倌：「揀那上等可口的點心，取些來，我們餓的受不了了。」堂倌應答，忙到前進安排。華榮又道：「我在東府多年，蒙王爺恩典，頗擡舉着。我上年陳大人有個王喜，薦在東府，後來謀幹得了官，赴漕標當差。王爺恐他年輕，不諳清務，叫我隨他出外，也不算家丁，也不能算朋友，只算暗中各事照料着他。彼時我並不願意出京，無如王爺再四切囑，義不容辭，只得勉強隨了王千總出京。你老哥想想，我們在東府內，何等快活，何等勢儀，隨了個把千總官兒出來，有何情趣？無奈礙着王爺面子，原想在外一年半載，仍回京中。不料王千總得了揚州衛守備，苦苦的留我，什麼話多說過，要說回京，萬萬不能。一則離不了你，二則要遭王爺見惱，說我薦人與你，何等體面，你多容不得他。那可不是砌到夾壁裏去了麼？我見王千總誠心相留，只好住下。自任事以後，在王千總的意思，竟要以幕席相待，反是我不肯。怕的人背後譏誚，誰知前任遺交下一個朋友，叫什麼賈子誠，那個東西，雞肚猴腸，令人討厭。王千總被他騙得十分相信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暗地裏很勸過數次，那知傳說到姓賈的耳內，恨我入骨，逐日裏搬弄是非，揣我的過兒，起先王千總卻不信他，爭奈逐日的說去，究竟王千總也不是什麼好出身，不過是個我輩中人，那有爲官的材料？該應討了王爺喜歡，提拔了他，亦是他的造化。竟相信了姓賈的話，與我冷淡了下來。不怕你二哥笑，我們在東府裏的時候，誰敢給氣我受？只有我們吆喝着人的處在，又不希望你這芝麻大的官兒衙門中辦事，便別着一口氣，搬了出來。落後一想，甚爲懊悔。該同他要封書子，回京見王爺銷差。不然，王爺還要疑我鬧脾氣出來的呢。再將這些閒言搬到王爺面前，那纔分別不清白了。除卻靈山自有廟，何愁到處沒香？況這浙省，是我舊

邊之地，遂買舟南下，到了此地，承相好一班朋友情分，留住我盤桓些時，再圖事幹。不瞞你老哥說，連年我也積聚點兒，就是閒個三五年，也還撙裹得起。我到了此地，將近有三四個月的日子，今兒幸會老哥，亦算天緣湊合。你二哥近年光景，自然是好的了。現在祝大人又放此間學院，你二哥心腹多年，想必派的上等差使。倒要請教一二。」連兒聽華榮一派鬼話，信以爲真，又見說得枝節不脫，分外不疑。也將自己近年景況說知華榮，未知連兒說出什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 巧華榮移花接木 小書癡入泮采芹

話說連兒聽華榮敘說一遍，信以爲實，又聽華榮問到自己身上，也將歷年情況細說。兩人又問話了半會，堂倌早送上點心吃畢，連兒起身作辭道：「今兒不陪你老哥了，恐衙門內有事呼喚，明日再會罷。」說着，即叫堂倌來算茶帳。華榮忙出了座頭，止住道：「你二哥別要叫人笑話罷。今日難得幸會，請都請不到你二哥，這些許茶資，還要你破鈔麼？如不見棄小弟，明日午後，我們仍在此間會齊，你預先請半天假，我們好喝着酒兒，說說話兒，倒很有趣。」連兒見他來意甚誠，不便多讓，便笑吟吟的道了多擾，方出店來。店主人亦起身相送。華榮直送出店外，猶再四叮嚀來日之約，千萬勿忘。遂彼此一拱而別。連兒回到衙前，早有人貼身的三兒上來道：「老爺問過爺兩次了，快上去罷。」連兒急忙入內，在伯青身旁站立。伯青道：「後日要開考了，此番你須要格外小心稽查，我訪得此地人文雖好，槍替甚多。你是我自幼放得心人，纔交代你如此重任，切不可大意。」連兒應了幾聲。見伯青沒有話說，方轉身退出，回到自己房內，細想日間會的那姓華的人，倒很體面調幹，是個辦大事的。但是我怎麼一絲兒多記不得？實在我的記性是萬分要不了。想着，又懊恨道：「人家同我這般親厚，我怎麼沒有問他的住處？明早我應該回看他去，方是正理。」落後一想道：「好在明兒要見面的，諒他也不怪我。」一宵無話。次日午後，連兒果然上去，請假半日，要去會個朋友，就在對門茶店內。伯青點點頭道：「早去早回，今夜有事呢！」連兒應答下來，即忙走到對門，早見店東笑臉相迎道：「賀二太爺，怎麼這時候兒纔來？華二爺都等

得不耐煩了，連晚間的酒，他總定下。」連兒正欲回話，見華榮從店內拍手打掌，笑出來道：「好信人呀！累我守候到這會兒！」連兒亦笑道：「實在對不住你老哥，因為衙門裏有點小事，耽擱住了。今日罰我。」說着，兩人同步進內，仍是昨日的雅座內。華榮讓連兒上坐，堂倌送上新泡芽茶，又擺下多少細巧點心，聽憑食用。兩人談談說說，分外投機。少頃，傍晚，亭中點齊燈火，早擺上席來，堂倌一旁斟酒上看。今日亭子內，只有他們一桌。原來華榮來的時候，即包了這座亭子，不賣外人的茶酒。彼此歡呼暢飲，將近初更，連兒已有了幾分醉意。華榮在無意之間，問及視府中上下多少人口，又問到本衙中有多少幕友家丁。連兒見華榮舉止通脫，言語風趣，竟把當成一個知己。又有了幾杯酒下肚，那裏還思前慮後，便將視府中及衙門內細情，均說了出來。華榮暗暗記在心頭，可知一個無意，一個有心，現在外面已交二鼓。連兒因明日考期，半夜裏即有考量入場點名等事，遂起身叫酒保算帳。堂倌笑道：「不須爺費心，華二老爺來時，即將一切費用，算的清清楚楚，交代櫃上了。爺改一天，再請他老人家罷。」連兒着急道：「華老哥，怎麼今兒的東道，又是你算？昨日怎麼說的？」華榮大笑道：「你二哥未免過於俗氣。今天我是專誠奉請，下次我就擾你，再不同你謙，可好？我知道你有事，請回衙罷。」又叫堂倌掌燈相送。連兒見事已如此，只得罷了。道了謝，又問明華榮住落，即忽忽回轉衙門，辦理各事。再說華榮亦與店家討了一盞手燈，回自己寓所。何以華榮與連兒這般親熱，又百般巴結？那知華榮有件誑騙買賣，算已到手。怕的來人不信，難得碰見連兒，問明視府情節，及本衙門底止，便益發膽大了。此刻出得店門，那裏是回寓，趕忙到這買賣人家來。這家是誰，亦是世代書香，此人姓陳名鳳岐，原籍杭州，他祖父手內，纔遷至湖州，推源宗派，乃是陳小儒的五服堂弟。上次小儒回鄉祭祖，曾交出一宗巨款，周恤遠近族人。後來陳仁壽回里，亦周濟了若干。鳳岐兩人所得，頗為不少。他的父母，早經去世，只有一個胞兄，名喚鳳鳴，讀書不成，改了生計。由他祖父以來，皆係讀書成名，鳳鳴雖然自己改業，尚喜有弟可以紹繼書香。鳳鳴為人，頗善營生，自得小儒等兩次資助，連年做些買賣，很有利息。雖未大富，亦可稱中等溫飽人家。所以一心一意的，督責胞弟讀書。那知陳鳳岐為人，倒肯好學，生性卻魯鈍非凡。今年已二十四歲，由十七歲出來應考，於今六七年來，刻苦用工，日夜不輟。無奈文章一道，終成隔膜，

任他百般苦志，造詣總不精美。鳳岐心內，亦氣恨不過。想到小儒兄弟，少年科甲，位極人臣，現在合族中，無不沾他恩惠。我若再不博得一幹，未免要愧死了。大凡人有了憂慮，都要會自己排解；若一味呆想，不是成病，即入了魔道。而今鳳岐終日裏多是功名二字，橫在心頭，頗來倒去的胡思亂想。那裏知想到極頂處在，不歸正道，走入旁門去了。恰好此次伯青放了學差，陳鳳岐得了信，忽然一喜。他亦知道陳二府交情甚厚，又有年誼，而今聽說，又砌了一座什麼花園，在南京城中，各家宅眷，住在一處，朝夕相見，分外親密。難得這姓祝的，放了本省學政，我不如去求小儒、介臣二位兄長，給書一封，交與姓祝的，我豈非穩穩一名文生麼？隨後一想，又意興索然：『他們居官的人，何能爲我的事，敗國家法度？而且聞得這位祝大人，公正不阿。我家二位兄長，既與他相契，豈不知性情？我縱然去求書函，也未見得有濟。』求得到手，固屬是件妙事；倘或不行，反惹二位兄長看不起我，好說人生天地間，不能立志，巴幹功名，倒來奴顏婢膝的求人，豈可當面申飭一頓，那纔沒面目見人呢？若說錯過這個機會，我自知筆底欠佳，前後考過五六次，沒有一次中用，連那小體面，都沒有得過，還挨了兩次大大沒趣。那卻怪我不好，未將題目審清，率爾操觚，被學院大人叫上去，一頓教訓，又發學申飭。目下湖州人，提及此事，無有不笑話我。自家胞兄，更無須交代，直至今日，還抱怨不了。亦不能怪他，我歷年讀書之費，與逢考費用，實在用的不少。他又是一個起家的人，原是指望我已得一步功名，接續書香，纔肯忍痛使用。見我連次不濟，自然怨恨。『陳鳳岐連日心中百孔千絲，晝夜不安，飲食總減了好些。今日實在煩悶不過，步上街市，看看熱鬧，解解悶兒。』不覺走到學院衙門，望着衙前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『不日學差到此，我又要來掙命，真正我都怕進這一道鬼門關了。』信步走入對門茶舍坐下，一面吃茶，一面又想起心事，不禁有時點頭，有時咋嘴。鄰座的人，莫不笑他是個瘋子。偏生華榮也在此間吃茶，守個朋友，見陳鳳岐如此形狀，亦覺發笑。再見他衣履潔淨，是個富戶人家打扮，忍不住走過來，與他答話。通了姓名，又問他有何心事。陳鳳岐刻下已入了魔，見有人問，他也不隱藏，便將細情從頭敘說。又說到自己與陳小儒是族中兄弟，華榮不禁心裏一動。想陳鳳岐是個書癡，何妨欺他一欺，倘或墮入術中，倒是一宗好好財氣。遂仰面笑道：『足下不要見氣，也太沒有心計了，既有陳大人這般好靠背，爲什麼不早點預

備或請陳大人發封書子，或祝大人到南京時候，請陳大人當面囑託，豈非十拿九穩的麼？而今事到臨頭，指日學院將要接臨，還有用嗎？」陳鳳岐踉蹌道：「我久經想到此間，在祝大人未出京時，即有此意。無奈家兄等，甚爲固執，又聞得祝大人亦十分風峻，怕的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。故而因循至今。」華榮又點頭道：「你的話，亦慮得不錯。縱然陳大人肯給書子，即當面囑託，亦不中用。一府地方多少文章，那裏認得明白？再則法院大人，若干事件，臨期忘卻，也在所難免。情分固要，最妙是內裏有人點撥着，纔可成功。」說着，又對鳳岐嘆了聲道：「我實在可憐，你是個老實人。」遂起身，扯了鳳岐，到旁廂僻靜的座頭上坐定，低聲道：「你可知我是什麼人？實不相瞞，我乃祝大人貼身一名心腹。大人現在已按臨省城，不日即至此地。因風聞湖州文風太劣，槍替甚多，着我先來密訪，我見你委係可憐，說不得賣點法，成全你罷。非是我誇口，就是我們主兒，那樣聖明，個把秀才，我們還可做得半邊主人呢。但是須要謹慎，切不可稍露風聲，有礙大事。」陳鳳岐聽說，直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出位，連連作揖道：「倘蒙你閣下如此成全，真是我陳鳳岐再生父母。容我回去，與家兄商量，再來覆命。未知尊寓何所？」華榮聽他尚有哥子，不由怔了一怔，忙道：「閣下理當回去，與令兄商量。我住的所在，卻不便說出，你亦不便前去。待學院到的時節，前兩日，我來會你。」陳鳳岐連聲應答，忙會了茶錢，彼此作別而去。鳳岐一路回家，揚揚得意，走進門，恰好鳳鳴在家，鳳岐將他扯到後面，由頭至尾，說了一遍：「既有這般機會，千萬不可錯過。」鳳鳴聽說，連連搖頭道：「我勸你安穩些罷！又獸頭獸腦，受人家騙了人，見你有些傻氣，故意同你說笑。你即信以爲真，回來亂說。這種事，只有人去尋他，沒見他來尋你。倘若你不願意，倒不是落個把柄與你麼？再則，要我一口氣，拿出若干銀兩，與你去買關節，我是捨不得。日後還要被人家笑話呢。就進了學回來，也見不了人的。」鳳岐起先一團高興，見鳳鳴冰冷的回絕了，他頓時又愁上眉尖，嘆了聲道：「不是小弟捨得用錢破鈔，去做這勾當。因爲我除了讀書，毫無別業。前次蒙哥哥教訓，說若不進學，可惜書香，即由你我這一代斷絕了。小弟未嘗不自憤自恨。無奈筆底工夫，大哥是曉得的，任我鐵硯磨穿，仍然無用。非是我說句自願的話，若靠我的造詣，只怕今世今生，總難二則，亦對不過小儒介臣兩位兄長一番作成美意。必須進名學回來，也好稍掙一二分體面。還有一說

此人又未言着錢鈔，口口聲聲，說可憐我，成全我的。譬如他就索謝，亦是理應。況小弟年紀尚輕，大約總有十次，八次考呢。不如把這十次，八次的考費，拼攏來，今番使用，又得了功名，還不值得麼？那華榮曾說，待學院來時，他來會我。大哥怕我受騙，同我會他談談，看他真假若何，再作計較。」鳳岐聽了鳳岐的一番話，仔細一想，倒也不錯。遂改口道：「且待他來尋你，我見過面，方可定行止。」鳳岐聞說，又重新喜歡起來。逐日不敢出門，生恐華榮前來會他。這日，聞得學院已至，分外着急。後又得知牌示有期，就在明日開考，可憐把個陳鳳岐，急得團團亂轉，佛也不知念了幾千百遍。天色已晚，人家多收拾入場。眼見那姓華的，是句虛話了。「不知他有意要騙我麼？亦未知祝大人關防嚴密，他見事不成，沒有面目前來會我。」前後一想，格外沒了主意。反是鳳鳴逼着他料理考具，好送他入場。鳳岐無精沒神的，正在書房收拾，忽見家丁上來道：「外面有位姓華的，說有要話面見二爺。」陳鳳岐聞得華榮來了，好似半天得月，忙一迭聲的叫請。又叫人快到後面去請鳳鳴。早見華榮大踏步進來。鳳岐迎入書房坐定，鳳鳴亦到。華榮便叫鳳岐遣開家丁，書房只剩他三人。華榮將座頭挪了一步，先嘆了聲道：「我爲閣下尊事，實在用盡心機，方纔合拍。特地過來先行道喜。還有幾句話兒，要與昆仲商議。」鳳岐聽說其事已成，早喜得眉開眼笑，不住口的道謝。華榮又道：「我們家主兒面前，有一親信家丁賀二爺，比我身分更重，那纔是百說百依呢。不瞞你二位說，日前雖允定閣下，竟拿不穩賀二爺行止，所以我叫你別要到我寓所去，正是此意。果然賀家執意不行，好容易被我說方說圓，又提及陳大人是二位一族，明年再考此地，他們竟求得陳大人的書子來，你我倒一場掃興。況且也算成全人的功名，豈非一舉兩便？而今賀家行是行了，包你進場，穩穩一名秀才，夾在便袋內。但是有句話，甚覺礙口，我又不得不說。賀家說，那姓陳的，雖與主兒有世交，與我們並無關涉。若這麼白白的代他爲力，卻怪不犯着，須要大大的酬謝我們一宗。故而此時特地叫我來，討個實信。倘或你們不行，我來這麼一趟，也不致誤你們的事。可知今夜二鼓後，就要進場了。」鳳岐聽了，默默無言，一句話多說不出口。鳳鳴冷冷的答道：「承你閣下美意，愚兄弟心感不盡，酬謝一節，也是理當。但不知還是事成之後，抑或先付呢？再則，還有一句冒昧的話，要求寬恕。賀二爺與閣下，均是初交，若就這麼草率的去，做，竊恐三歲孩

畫，亦有扭難。到底賀二爺與閣下，有什麼憑據，與我們呢？」華榮不等鳳鳴說完，便插口道：「千人一見，多是如此問法。我在衙門，也與賀二爺說明謝儀，以作四股。今日先兌一股，事成，再如數全兌。但須賢昆仲的親筆爲憑，否則明日事成，沒有處在兌銀子去的。若說我們的憑據，不怕你大先生見怪，卻是沒有。題目在我們主兒肚內，我們怎麼知道？若說連主兒買通，不要笑話罷，你們也沒得這麼大的家業，而且我們主兒性格，你們該亦有風聞，就是沈萬山全數讓了他，他也沒有那一隻眼兒瞧得見。不過你令弟卷子繳進去，我們從旁點撥，又有賀二爺一力承當，總要變着方法，將事弄成了，纔好收你們這一股的銀子。寫張收條與你，萬一不成，准其事後討退。還有一說，你們恐怕我姓華的冒名攪騙，好在陳大人是你一家，我將南京那幾家來往親熱的，無非江、祝、王、陳各府，我說給你們聽着。」華榮便一口氣先將祝府上下人等住居何處，次又說到陳、王諸家，隨後又將本衙門人數，全行報出，絲毫不錯。話畢，起身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我還有正經事務，行止，我再來討回音罷。」鳳鳴雖然有點見識，起先原不甚相信，經不起華榮口若懸河，毫無破綻，又說的盡情盡理，及至說到南京在城諸家，倒有大半是鳳鳴知道的。此時見他咬釘嚼鐵的要行，不由方寸一亂，竟相信不疑了。旁邊鳳岐見華榮要走，愈加着急，又不好攔阻，又不知哥哥行與不行，只落得兩眼呆瞪瞪的望着鳳鳴發怔。鳳鳴忙起身陪笑道：「你閣下，且請坐了，容再細商。」便喚過鳳岐在書房門首，喊喊喳喳的說了半晌，復又進來。華榮道：「行止請早罷，我既耽擱不得，你們分外不能耽延，好大一件事，如此費周章！」鳳鳴道：「此事既重託閣下，必須一線到頭。但不知要費用若干？請吩咐下罷，讓我們好早爲預備。」華榮一笑道：「你既老實，我也無須囉嗦，別人必須六千，你們出三千罷。再少卻不能。」鳳鳴吐舌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就全將產業賣了，也沒有這宗巨款。」好容易，再四婉商，直出到二千數目，華榮方肯答應。鳳岐見事已說成，歡喜異常。即催促鳳鳴立兌了五百紋銀，又親筆寫了一張期券。華榮也寫了一紙收條，將銀子收起。遂提燈欲行道：「你們快去罷，我在頭門口相待。」說着，忽然而去。鳳岐現在得意非凡，趕着收拾了考具等件。平時恨不能把書鋪子擡了進去，今日有所恃而不恐，只帶了幾件要物。鳳鳴提了手燈，兄弟二人，歡天喜地，直奔學院衙前。再說華榮騙脫了五百銀子到手，猶捨不得那一紙期券，須要

叫他兄弟，死心踏地的相信。倘若碰名秀才出來，就抵賴不去。想定主見，先到衙前，見管頭門執事的，正在那裏照料。便上前拱拱手道：『有件事，拜煩二哥，署內有位賀二爺，與我至交，我叫華榮，今早我們還在一處的。現在有個姓陳的朋友，和我兩人，約他的話，仍在對門茶店內會，千萬不可忘卻。』那人見華榮衣服軒昂，又來找賀二爺的，不敢怠慢，忙應道：『少停，我代二爺說罷。』華榮正待轉身，恰好陳鳳鳴兄弟已到，華榮故意高聲，又說道：『拜煩二哥，轉致賀二爺，切切不可忘卻姓陳的，是我同來的。』說罷，與鳳鳴兄弟，打了個照面，一逕向東而去。鳳鳴兄弟，親耳聽華榮所說，益發不疑，到了頭門口，鳳岐背了書箱等件，跨步而入。鳳鳴自回家歇息，專待好香。鳳岐進得場來，見各篷內燈火輝煌，人數已到齊八九，少頃，堂上發了三梆，學院大人，早已升坐大堂，點過名，即行給卷。堂上又牌示了題目，諸文童各各認明坐號。時已東方日出，諸人莫不抖擻精神，用心作文。鳳岐見了題目，加倍喜歡。原來兩題皆是鳳岐平日窗前作過的文字，又送與人衆改削了一番，雖非是精粹的造詣，卻也大致明順，毫無瑕疵。此乃鳳岐的命運已通，又該數他功名發現，便喜揚揚的，提起筆來，一抄而就。早早的繳過文卷出來，回到家中，說知鳳鳴，場中光景，又有華榮之力，竟拿穩是一名秀才了。隔了一日，發出大案，鳳岐高高的進了第五名文生，報到陳家，把個陳鳳岐樂得心內受用無窮。鳳鳴亦得意非常，忙著叩謝家神祖先，早有遠近親友，前來道喜。次日，即逢覆試之期，鳳岐亦係早早的出來。大凡人在得意之際，心暢神怡，雖然是個小功名，無如鳳岐思想已久，一旦到手，較之人家發了科甲，還歡喜十倍，所以今番覆試之文，倒還作的無甚背謬。連日鳳鳴兄弟，皆忙的是邀請親友，分送報單，未暇計及到華榮身上。這日晚間，兄弟兩人，正在書房內檢點，請過的親友，恐有遺漏，忽見家丁來回道：『那位華二爺又來了。』鳳鳴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忙向鳳岐道：『我日內皆料理你的事務，尚未將那項預備。他今晚前來，怎生回答？』鳳岐是個誠實人，覺得今晚不齊，明日何妨便道：『大哥這也無礙，華榮亦知道我家是大哥作主。你且到後面暫避，待我請他進來，回他明日來兌。』鳳鳴點頭稱善，急起身回後去了。鳳岐吩咐家丁去請華二爺裏面坐罷，未知華榮來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開新聞兼理舊案 寬重法姑置輕刑

話說華榮自騙了陳鳳鳴兄弟五百銀子到手，歡喜非凡，道：「今番這場買賣，倒還順利，也是我的運氣。若不見賀家問明細底，亦是枉然。但可惜那一千五百兩，是不得到手了。」這兩日，皆在城外船上，未敢進城。打聽得學院覆過了試，並沒有動靜，心內很爲惦记。趁着晚間，混進了城，遮遮掩掩，來至學院衙前，見照牆上高高貼着簇新的榜示，看到第五名文生，正是陳鳳岐名字。華榮好生喜悅，暗付道：「該應是我的財交，若就這麼開船去了，豈非便宜了他兄弟？」此時毫不怕人，遂理正氣旺的，來尋鳳岐，兌那未付的銀兩，到了書房，先向鳳岐道賀。鳳岐亦再三稱謝不盡。華榮即問到鳳鳴何處去了。鳳岐道：「家兄正因閣下之事，晚間去會個朋友，尚未回來。日前承蒙雅愛，又蒙賀二爺從中照應，理當早早如數措齊，待閣下來取。實不相瞞，寒舍那裏有一項巨款，放在家內，昨日同個至好朋友相商，約定今晚說話，所以家兄忙著去尋他，大約總要二更以後，方可回來，請你閣下且先回衙門，明日一准午後，愚兄弟在家奉待，斷然如數兌交，決無他說。但請放心，並望代爲致意賀二爺一聲。」在鳳岐這番話，亦係盡情盡理，人總可行。無如華榮自知這件事是個撞騙買賣，刻不容緩，又疑到鳳鳴兄弟莫非有了風聞，故意和他爲難，不如爽性再詐他一詐，看是何光景，便擲下臉來，冷笑了聲道：「好大事件，還要左一趙兒，右一趙兒，前來請安麼？你兄弟買了便宜，不覺得，若是別人，在前五名內，尙要加倍呢。原是成全你的，這幾個錢兒，還不够我與賀二爺零用，你如不願意，爽性說一聲兒，我就走開，斷不致黏半句牙兒，討你的笑話。」說着，又在桌上使勁拍了一下道：「我們擲舉人的，別要認錯了！既有手段成全人，亦有手段弄人的巧兒，不要糊塗罷！」在閻王老子面前，尙欠得下鬼債麼？」華榮一面發作，一面即口中夾七夾八的亂罵。可憐鳳岐被他罵的滿面通紅，惟有一旁連連施禮道：「閣下休得如此，愚兄弟住居在此數十年，難不成爲這一件事，今夜逃走麼？實因一時措備不及，有累閣下，再待一夜工夫，明日定然奉上。若說我們生心圖賴，更無此理。青天在上，若存此心者，即非人類。」彼此正在書房計較，恰好走進兩個人來，也是華榮數該晦氣，碰見這兩個對頭星君。來者是誰，卻是陳鳳岐同案新進的好友，正走到門前聽得有人在內拌嘴，急忙進來，見一個不相識的人，在那裏拍桌敲桌的叫罵，鳳岐又陪禮不迭，未知何故。同聲問道：「鳳兄，爲甚麼事件說出來大家排解排解。」鳳岐

擡頭，見是同案的朋友，益發難過，不免臉上一紅一白，滿口支吾，恨不得推了他們出去，生恐華榮說出真情，惹人輕薄。他二人素昔知道鳳岐口鈍，也不介意，即走過來詢問華榮。忽見陳家的家丁，上來道：「請兩位爺，這裏來說話。」原來鳳鳴躲在書房旁廂，聽他們動靜。又見華榮發作，鳳岐拙口鈍腮的對答不上，甚為懊悔道：「我不該避他，反討他沒趣。若是我在外邊，不致如此。此時反進退兩難。」又見他兩人去問華榮，忙着叫家丁請他們到後面坐定，將細情由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他兩人方纔明白，便齊聲道：「這卻何妨？待我們開發那姓華的去。」一齊仍到書房，向華榮道：「適纔之事，我等盡知。此事雖蒙閣下與賀二爺盛情，亦要陳鳳兄的文章，合了學院大人的格式，方有指望。相巧今番題目，皆是鳳兄以前作過之文，憑公而論，文居一半，力居一半。不怕老兄見怪，謝賞也只好一半了。就是鬧到學院大人面前，他抄的窗課，並非陳文，亦沒有罪過。在我們愚見，老兄不如留點交情，好待日後相見罷。」華榮見他兩人語言鋒利，亦想借此收場，即如一半，還派我五百呢。但是一時怎生掉轉口來，便硬着頭皮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，硬來作主麼？想必是陳家兄弟，居心圖賴，先請了你們來幫襯說話的。好在我先已說明，只要他兄弟說聲不給，就算了，再累他的步，同我到衙門一走，當面回聲我們的賀二爺。不然姓賀的還要疑我欺了他呢！」那兩人未待華榮說完，即連聲說道：「鳳兄就陪他到衙門裏去，我們也一同隨往，倒要見姓賀的是什麼三頭六臂的，不成學院大人，叫他出來受賄麼？」說着，即一迭聲的叫走，不由華榮做主，扯了往外即行。鳳岐亦只得跟了出來。華榮此時，欲罷不能，心內卻十分着急。明知鬧出來，於自家有礙，外面卻不便形於顏色，那麼一來，他們分外不放我走了。亦起身故作咆哮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天下那裏有這般不講情理的人，要走就走，你們若不面見學院，也不成漢子！」遂一齊直奔門前。鳳鳴起先原欲請這兩個人做個排解，忽然他們又鬧了起來，更加着急，躁足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不善於調停，就罷了，怎麼夾在內裏來鬧岔頭？」急急隨後趕出，高聲道：「諸位請回，從長計較，不可為我家的事，反傷了你們和氣。」華榮聽得有人招呼，意在借此下臺，停住腳步。鳳鳴趕到，再四勸說。衆人正在大門前喧嚷，適值連兒同一個家丁走過。連兒見一家門內多少人拌嘴，舉燈一照，見是華榮，便道：「華二哥，因何在此喧氣為什麼呢？」華榮見是連兒，不由心慌，順口答道：「賀

二哥，你不知道他們要同我去尋你們衙門裏賀二爺去呢。」連兒聽了失笑道：「怎麼說見了我，尋我做什麼？」衆人聞說，方知來的即是賀姓鳳鳴，越衆上前，扯住連兒道：「尊駕是賀二爺麼？請進來好說話。」連兒尚未答言，那同來的家丁，仔細將華榮一認，不禁怒從心起，不分皂白，將華榮一把抓住，大罵道：「你這混帳的忘八龜子，我只當你遠走高飛，再不見人了，不意天網恢恢，猶在這裏，碰見了你！你騙姓劉的銀兩，也罷了，累得我們挨足了罵，還要送官處治，至今提起，猶覺寒心！」華榮被那人罵的目瞪口呆，一言不發，惟掙着要走。連兒忙走過來道：「怎麼王二哥與華二哥爲難？真令人不解！」那家丁道：「賀二太爺，你知道他是誰？他是嚴嗣陵呀！在南京城裏，假充順天府尹嚴大人的公子，騙了我們舊主兒劉蘊六七千兩銀子去。彼時小弟正在劉府，因他這件事，我們同夥八九個人，幾乎沒得過身。你想可恨不恨麼？他而今竟敢公然在這地方出頭露面，又不知想騙誰了！亦是我們舊主兒，做鬼有靈，遣他碰見我的。」連兒聽說，恍然大悟，即轉身問鳳鳴道：「你家因什麼事呢？」此時鳳鳴人衆都聽呆了。見連兒問他，忙將前後各情，細說出來。把連兒直氣的跳了起來道：「還了得麼！他騙陳家銀兩，又拖累我在裏面，這個風聲，傳說到我們主兒耳內，那纔是生一百張嘴，沒想分辯得清！真正我做夢也料不到，原來他和我百般親熱，是想要我命的！」又對人衆道：「你們在地的人，卻一個多不能走開，我去回明學院，大夥兒總不受累。你們放他走脫，就同你們要人！」說着，忽忽而去。此時人衆，盡皆徹底了然。又問了那家丁的原由，無不唾罵華榮。忽見連兒帶着數名戈什哈進來，連兒指着華榮道：「他是要犯，其餘均是見證，總帶了去，候大人發落。」戈什哈齊聲應答，即將華榮鎖起，帶着人衆，一齊向學院衙門。連兒先到裏面回明，伯青道：「可取我的名帖，並一千人證，送到府裏去，請滿大人從重根究，切勿稍寬。你也是案中人數，要在那裏伺候的。」連兒應了聲，退下，遂持着伯青名帖，仍叫戈什哈帶着人衆，直奔府前。府裏見是學院大人處發來的人犯，不敢怠緩，急忙進內稟報。二郎正坐在內簽押房檢點日間公事，忽聞伯青打發連兒親來，還有一千人證，知道出了大事，叫先喚賀二爺入內，連兒上前請了安，一旁站立，將前後細情，一一稟明。二郎點頭道：「你在外邊伺候着罷。」即命傳話升坐晚堂。少頃，二堂上燈燭點齊，全班書役俱到。柳二郎升了公座，先吩咐帶祝大人

家丁賀連陞，連兒上堂跪下，仍照適纔的情節，回了一遍。二郎命跪在一旁，叫帶陳鳳鳴兄弟，與那兩人上來，一問過，又帶上那家丁細問。那家丁道：「小的名叫王貴，數年前，曾在南京劉府服役，即來了這嚴嗣陵，如何誑騙，如何脫逃。後來劉蘊得了瘋病，小的纔到杭州來的。因冷桓冷大人，是小的舊主，特來投奔。目下家主升了臬司，差小的到湖州來見學院大人，投遞書函。今晚與他家賀二爺出去吃酒，路遇嚴嗣陵在陳家吵鬧，又改名叫做什麼華榮。小的一時想起舊主劉蘊，受他坑害送命，纔上前抓他的。要求大人作主，替舊主雪恨。」二郎聽畢，亦點點頭道：「你倒很有良心，還記得舊時主人！」吩咐暫退，即叫帶華榮上堂。二郎笑問道：「如今不做順天府尹公子，又來充學院大人的親隨，你倒很會變着法兒騙人，你究竟姓甚麼？叫什麼名字？從直說來，免得吃苦。」華榮見前後事情，均皆敗露，又有這一千人，質住了，他料難抵賴，便嘆了口氣道：「不勞大人用刑，小的直供就是了。小的本姓嚴，叫做嚴華榮，河南人。自幼父母雙亡，流落京中，投身在東府裏，一年有餘。丟去嚴字，單叫華榮。蒙王爺恩典，頗爲調劑，手內有了錢鈔，不無三朋四友，終日遊蕩，結識了個姓溫的，是山西省人，慣來燒煉假銀，遍遊天下。他因頭臉太熟，深恐被人識破，即將此法傳授小的，不合一時糊塗，信他愚惑，即辭了東府差使，一夥兒有十餘人，來到南京，裝着順天府尹嚴大人的少爺，恰好碰見劉蘊，也是他命該晦氣，騙了他五千多兩銀子。後來陸續，又往江西、湖廣等處，騙得若干，今番來到此地，並不敢冒充學院大人的家丁。因陳鳳岐在茶舍內，說出心事，小的見他有些傻氣，故意欺他是實。他兄弟即相信不疑，先兌了五百銀子，交與小的，面允事成，全數兌清。不意他竟進了出來，據說他是抄的陳文。大人明見，人心是不足的，今晚小的到他家內，想詐那一千五百銀子，是有的。若說賀二爺，小的本不認識。日前在茶舍內，會過二次，並未同謀，要求大人格外施恩，姑念小的只騙了他五百銀子，亦是他的心服情願。」二郎聽完，搖頭道：「你這奴才，還了得麼？省城之中，居然任意誑騙，毫無忌憚。你那些同夥的人呢？」華榮道：「總在城外船上住着，他們一總都沒有進過城，此事皆是小的一人的勾當。」二郎吩咐責了供，又將陳鳳岐叫上，細問他如何抄錄陳文。鳳岐道：「文生所抄，並非陳文，實是從前作過的窗課。大人若不相信，請大人吊取文生的原本觀看。」二郎道：「你們總靜候學院大人發落，碰你們的造

化。」遂命原差，將一千人證管押，吩咐連兒與冷府來的王貴，均回衙門。次早，二郎坐轎來見學院。伯青在衙內，早經得信，又有連兒回來，稟明審問原由。今聞二郎前來，即忙請見。二郎見面，請了安，一旁坐定。伯青道：「可不是笑話。外面鬧出這麼大的新聞，我尚不知。怎麼又有連兒夾在裏面？這奴才而今非比以前，竟萬不能交代他的重任了。也不知封鎖衙門，關係不小。他總司稽查，尤非小故。竟敢和人家杯酒往還，以致榮華冒充我處家丁，舞弊賣法，推原其故，總是連兒不好。再則陳鳳岐不思以自己學問，求取功名，反勾結華榮，行險徼倖，亦是個素不安分的人。前日我看他所作文字，尚然通順，既有如此筆下，何以又求別人的路徑？我恐其中尚有槍替等情，要煩貴府切實根追，務要水落石出。我這裏一面行文學官，將鳳岐即行斥革。連兒亦有應得之咎，總望從公辦理。專候貴府詳上來，好歸奏案。這宗案情，與我關防大有干礙，只好自行檢舉，請旨發落。」二郎聽伯青說完，起身，復又請安，道：「此事尚求大人成全。卑府猶有下情細稟，請大人借一步說話。」伯青亦起身道：「甚好。我們正要商量着如何辦法。」便邀着二郎來至內書房坐下。家人獻了茶，一概退出。二郎道：「伯青，你可知陳鳳岐與小儒是一族麼？」伯青道：「我怎麼知道呢？楚卿何以曉得？」二郎遂將前後細情，一一說明。又說道：「鳳岐是碰見窗課，並非抄襲陳文，情尚可原。二則如斥革了他，未免使小儒等人難過。我們不知細底，就罷了；但將華榮從重究辦。他在堂上，供有同謀多人，我總沒有查辦。這件事，若認真辦起來，連你亦有處分。不若就這麼湯撿餅的最好，交代我去辦，包你不錯。連兒這孩子，亦由心地老實，纔受了華榮的欺騙，實在沒有別的心腸。你不要過於委屈他；不過辦事粗心些兒，警戒他下次就是了。」伯青聞說，半晌無言，方道：「陳鳳岐未免便宜他了。煩你就這麼辦罷，切切要辦得妥當爲上。」即當着二郎，將連兒叫上，痛罵了一頓。連兒知自不是，跪在地下，惟有碰頭，口稱該死而已。二郎又勸解了半回，伯青方喝退連兒，即留住二郎吃了午飯。二郎方回衙門，隨即升堂，將鳳鳴兄弟，切實申飭了一番。此時鳳岐已知學院大人要斥革他的功名，幸賴府尊再四求情，方免。心內着實感激。二郎不盡所有一千人證，概行釋放。華榮所供同夥多人，施恩一概免究。只將華榮當堂重責四十大板，發縣永遠囚禁。二郎發落已畢，即備文申詳上來。伯青見了，亦無話說。過了數日，湖州府屬考畢，即起馬接考紹寧等。

處。單說華榮的一班同夥，即有溫家在內，在城外得了消息，聞華榮被府裏拿去，審出實供，必然要扳累到他們身上，急將船上餘貨及細軟等物，衆人瓜分，各逃生命。遙想這干人，天地亦不能容，無非逼早些兒，總要報應。再說華榮在府堂上打得皮開肉綻，寸步難行，又上了全身刑具，永遠囚禁。到了縣裏，身畔分文俱無，那裏來得使用終日半飢半飽，棒瘡又十分沉重，不上一月工夫，早嗚呼哀哉，死於禁所。管禁的，忙稟知縣官，下來相驗過了，即拖出掩埋。此乃騙人的收梢結局，亦是他自作自受。想上年在南京拐騙了劉蘊，將一座堂堂的劉相府弄得瓦散冰消，瘋的瘋了，走的走了，後來劉蘊成了餓殍，還虧小儒垂念舊情，備棺埋葬，雖說是劉蘊的報應，亦由華榮所害故而今番華榮亦死於官法，足見報應昭彰，絲毫不爽。二郎自辦過此案，想到陳鳳岐是小儒一家，「我代他百般周旋，小儒那裏知道，再則上年南京城內，無人不知嚴嗣陵騙了劉蘊銀兩，提起來皆要唾罵，真正順天府尹嚴有王，那老頭兒，是那裏來的晦氣，平空的弄出一個冒名兒子，惹得人人罵他數子不嚴。我不如寫封書函，寄與小儒，既可表明我代鳳岐一番美意，又可代嚴老頭兒分辯清白。」想定主見，即回後堂，說知小黛，恰值小黛前月得了一子，取名馮增，叫進一名家丁來，吩咐他明日即動身到南京，陳大人處投遞，須要守候回書，再回來銷差。又賞了路費。家丁接了書函等件下來，自去料理，來日一早起行。未知陳小儒等人接到二郎來函，有何事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俏細君深幸產麟兒 薄命妾增光空鳳詔

卻說陳小儒自伯青、二郎動身去後，惟日與王蘭、梅仙、五官等人盤桓。梅仙又有祝府內的事務在身，到忙的時候，每月倒有半月在祝府居住。小儒只有暇時，和王蘭清談，或到叢桂山莊看五官作畫。晚間回後，多在方夫人房內閒話半回。方夫人見紅雯如今各事謙和，究竟是多年主婢，早將前情丟開。蘭姑見方夫人如此，分外無話。凡小儒到他房內，他總再三勸小儒到紅雯房中去。小儒自去歲在饒春館前竊聽紅雯對月訴苦後，又重新憐惜他起來。現在紅雯已有了七個月身孕，漸漸疎懶怕動。蘭姑回明了方夫人，吩咐外面傳進成衣，縫做小兒

各式衣物。方夫人又親至紅雲房中來過幾次，叫他早晚不要出來請安，均宜保養胎氣要緊。只要生下一男半女，你就終身有靠。蘭姑洛珠更不必說，替換着在他房內，和他說笑解悶。光陰迅速，早已新秋天氣尚熱。一夕，小儒與紅雲在院落內乘涼，偶然說到雙喜的話，紅雲不禁觸起舊情，止不住傷心淚下。小儒忙用手帕代他拭淚，道：『你又發癡了！雙喜此刻嫁了阿瑤，他們一夫一婦，很快活呢！那裏還記得起你這主兒？你又何苦來？因他傷心，上年那四盞玻璃燈，點起來，又明亮，又無蚊蟲，今年沒見你叫點過，明兒取出來點着，倒很有趣。』小儒又挨進身邊道：『此時該有露水，別要今夜多坐一刻，早間又叫渾身痛了，進房去罷。』不意紅雲益發嗚咽咽起來道：『你不要和我七搭八搭的至纏，想我自幼伏伺太太，蒙太太十分優待，後來收了房，又蒙你格外體恤，我自問猶有甚麼不足之處在麼？我大不該要在这府中出人頭地，施展手段，又被雙喜那浪貨，鬧出事來，累得我幾次三番，受太太訓斥，合府人等，沒一個不笑話我。而今雙喜倒嫁了阿瑤，既遂了他們心願，又離了這府內，隨人怎麼說笑，也傳不到他們耳朵內，惟有我這苦命，除死方休。現在饒不着，還有人背地裏論長道短，你當我，不知道麼？最傷心是雙喜去後，換了六兒，同這個老媽孀來，一切呼應不靈。他們欺我失勢，也還罷了；你這位爺，也同我冷落下來。人見你冷落，格外欺我。你也是顆人心，總要自家想想，人到失勢的時候，不是好意的，無非走錯了一步路。自家心中，未嘗不自怨自悔。譬如一件東西，既爬到高枝上，又跌了下來，可好受麼？若果真是我的知己，就該體貼出失勢的人的衷曲，須當變着方法兒，替他慰解。那失勢的人，不知怎生感激呢！太太教訓我，是不敢恨的；原是我做錯了，又惹太太生氣。可知起先太太最疼我的，就是親生女兒，有了過犯，父母也要教訓，我把太太當着親生父母，心內也沒有事了。可恨你平空的和我別氣，連我這房裏多懶得來了。我只問你一句話，我可曾做出些什麼來？不過沒有防範着雙喜，這是我的錯處。你沒見人家三房五房小婆子，終日養着漢子，正主兒一絲兒總不曉得，還將他們當寶貝似的看待呢。那裏知道，絕大的一頂綠頭巾，早經帶上了。我沒有負累了你，饒不着你，尚同我生氣。倘然做出一半點干係事來，還想在這府裏爲人麼？久經就要問成副罪了！這府裏上下人等，只有聶姨奶奶是個好人。他最知人的甘苦，一天倒有大半天，在我房裏。又背後勸我多少，說人在世

上走錯不得路；明明錯了一半步兒，人家就說離開十丈了；你切不可過於傷悲，日久總要見人心的。即如我到京裏去，若不是我主意拿得定，竟被他們踹下頭去，還能過日子麼？再不然，有點什麼錯事，益發要受他們作踐了。我聽了他這番話，纔心內好受了些。我難道不如薛姨奶奶麼？不過自家不大謹慎，因雙喜的這件事，帶累下來。你今日還要提什麼雙喜單喜？我從今也知道爺的心，是鐵的；爺的耳朵是棉花做的；我若不因肚內有個冤家，猶癡心妄想，生下個男孩子來，日後好代苦命的生母，掙口氣，我久已不在世間了！說着，便掩面悲啼，淚如泉湧。小儒被紅雯一番話，說的滿面緋紅，再見他哭得淚人一般，好似帶雨海棠，臨風欲折，便陪着笑道：「我原是同你閒談的，怎麼倒引起你的愁煩？我從此再不提雙喜兩個字，也沒的說了。若說我同你別氣，不來保你，真正冤屈，彼時太太正在盛怒之際，連奶奶從旁勸說，總要碰下釘子來。可想我更不能代你分割。若是常到你房裏去，太太必然又有話說，那倒不是來替你寬慰，倒是代你加緊箍兒了。太太平日爲人，你該盡知，沒有氣的時節，什麼兒都好說；一生了氣，饒你說破舌頭，他總不信。再要逆了他，可以一世解不開呢！而今太太待你又好了，我亦未嘗和你不好，你今兒這些話，也怪不得你說，未免其中有些過於冤枉我的所在，也不須說了，總是我不好，不該心是鐵的，耳朵是棉花的。從此棉花做心，鐵做耳朵，可好不好？」說着，立起深深打了一躬，又認了無數不是。紅雯方慢慢止住悲聲，掉轉身，望着小儒狠狠的瞅了一眼，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，推開小儒道：「你不用和我假意虛情的了，沒見我身上小衫總汗濕了半邊，此刻心內怪熱的，受不得！」小儒忙道：「叫六兒取盆水來，你澆抹着罷！好涼一回兒睡去。」紅雯點點頭，六兒早取了水來，伏伺紅雯將上身衣服解開，抹了一番，又替他通了頭，挽起雲髻。六兒復轉身取柄蕉扇，立在紅雯身後，輕輕的搨了幾下。紅雯便吩咐六兒去睡，自己亦起身進房。小儒待他睡下，方纔安息。將至四更天氣，紅雯一覺睡醒，不驚失聲，叫痛驚醒。小儒忙坐起身詢問，紅雯道：「我此時腹中猶如刀絞一般，多分冤家要離身了，你可叫六兒起來！」小儒趕着披衣下牀，開了門，先將六兒叫起，進房來伺候。隨即忽忽的開了耳門，到方夫人這邊說知此事。方夫人聞說，亦急急的起身道：「你別要在這裏發獸，快到外邊吩咐喚穩婆去！」一語提醒小儒，也不要人跟隨，自己取了手燈，飛風出外。此時合府

內外等人，皆得了信。小儒叫過一名家丁，預備小轎去接穩婆。又吩咐各處神前點齊香燭。衆家丁答應，分頭去了。內裏靜儀、洛珠，以及巴氏人等，俱走了過來，烏壓壓的擠滿一地。少頃，穩婆已到，伏伺紅雯上盆。未交半個時辰，小兒落地。穩婆道：「恭喜太太，姨奶奶添的是位公子。」房內人衆，均上來給夫人道喜。此時天色已明，外邊王蘭等人，亦趕着小儒道賀。小儒歡喜異常。內裏方夫人邀請靜儀等人，到自己房內坐下。單有洛珠一人，在房低低的笑道：「恭喜你添了少爺，將來後福無窮，從今可有了指望了。」紅雯微微睜開雙眼，笑了聲道：「多謝姨奶奶金言，一點點血泡，算得什麼！不知將來是何結局，那裏就有指望，不過在這門裏生下個兒子，可以稍望出頭。我這兩年罪也受盡，若有血氣的人，久經死了。其所以留戀者，不過指望生下或男或女，即可死心。」說到此間，不由得眼圈兒一紅，吊下淚來。洛珠忙道：「這又何苦來呢！今日是你的喜事，切莫傷心。我也去了，你養息着罷。產後最忌的勞神生氣。」紅雯道：「承你關切，待我滿了月，親來叩謝。」洛珠連稱豈敢，遂起身出外。隨後蘭姑也來坐了半會。紅雯提起前情，復又悲傷。蘭姑着實安慰了一番，方回房中。見左右無人，便道：「我看紅雯妹妹，產後甚爲虛弱，明日須要叫老爺請個醫家來看。纔是還有件事，要求太太恩典，妹妹爲人，太太也深知的，一味好強爭勝，不肯讓人。上次因雙喜的事，他背後甚爲懊悔不及；無如木已成舟，萬難挽回。那一股悶氣，鬱在心頭，怎生消散？有時提起來，還咬牙切齒的痛恨。這是太太明見，生來好強的人，平空跌了下來，他素昔又口角尖利，人總不喜歡他，難得有個把柄，縱不好當面嘲笑，那裏背後沒有一言半語，沒說他自己聽見，就是我們聽得，也覺慚愧。所以他逐日的閒氣，受在肚內，早已成了病症。又怕人笑他，遇事總強打精神的去幹，未免一日累似一日。我久經知道，沒有敢在太太跟前說。太太不信，問姑姨奶奶，就明白了。如今又在產後，血氣衰弱，再加之氣苦，那可不是要的要。適纔我在他房內，見他很有兩分病，與他說說好解着悶兒。他又尋出多少傷心的話來說，不過總爲的前次根由。雖說太太而今待他照常一樣，總怕人家看不上他。我倒想了個萬全的法則在此，須要太太作主，老爺自然行的。前年我有了森哥兒，蒙老爺、太太恩典，代我請下誥封，那時妹妹就羨慕的了不得。現今他已生下哥兒，太太也照例請分誥封與他，可以一喜歡，病就好了。太太縱不可憐妹妹，太太

還看哥兒面上。」方夫人聽說，點頭道：「你的心事，我已盡知，不須細說。紅雯我若不喜歡他，也不勸老爺收房。無奈他太鬧的，不成話說，連我總不放在眼裏，我才申飭他的。目下我看他甚爲愧悔，又生了哥兒，我亦沒有兩樣心看待。少停我同老爺說，叫他趕着去辦，大約他滿月的時候，都可到了。」說着，便起身，同了蘭姑，親自來看紅雯。見紅雯倚在牀上，面如白紙一般，那額顛上的汗，津津欲滴。原來紅雯夜間與小儒在院落內談心，受了點風，又有平時的氣苦，鬱結在心，適值產後身虛，即添了病症。起先倒不覺得，與洛珠、蘭姑兩人多說了幾句話，又不免傷悲。現在只覺一陣陣頭暈，兩眼昏黑，心內說不出那般難過。方夫人見紅雯如此形容，亦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你此刻覺得怎樣？」紅雯聽得方夫人說話，勉強睜眼，氣短聲微的道：「又累太太來看我，此時心內實在難受，頭昏眼花，似好駕雲一般。只怕我是不能好的了。」說着，那牀內新生的哥兒，哇的哭了一聲，紅雯用手指着牀內道：「這是老爺的一點骨血，要求太太撫養成成人，我即死也瞑目。」紅雯說到此處，早哽咽不能出聲。那額上的汗，益發多了。方夫人聽說，亦甚酸心，忙忍住淚痕，反笑道：「好好的，人因何說出這些話來？一點點年紀，倒思前慮後的亂想，將來過到七八十歲，又怎麼呢？快別要厭氣，自己保重要緊。我已請老爺代你請下賄封，大約不日就到，從今你就是一位太太了。將來哥兒長大，再代你請一重封誥，你的後福長多着呢！不要胡思亂想，把條小命兒送掉，那可犯不着！你靜養片時，自然就爽快了。」紅雯道：「蒙太太萬分恩典，至死不忘。我倘然好了，多叩幾個頭罷。」現在蘭姑與房內的衆丫頭，聽紅雯說得傷心，無不涕淚交流。紅雯又道：「太太請回房罷，別在這裏受這些污穢氣味，叫我分外不安。」方夫人亦恐紅雯過於勞神，遂道：「我少停再來看你，好孩子，你信着我的話，包你不錯。」便同蘭姑回轉自己房內。恰好小儒回後，方夫人說知適才的光景，小儒忙到紅雯牀前，問長問短，吩咐今夜多派幾名年老僕婦進來上宿。又在方夫人處，撥過兩名大丫頭來伺候。此夜小儒即在蘭姑房中歇下。次日一早，起身，將梁明喚進，叫他多帶銀兩，趕着進京去代紅雯請封，須要早去早回，不可耽擱。梁明應了下來，自去收拾起程。小儒又叫人去請了幾位有名醫家過來看視，均說產後身弱血少，兼之平昔鬱氣傷肝，恐難調治。刻下無礙，在彌月前後，大要留神。小儒聽了，分外愁煩。惟有多請名醫，遍求良方而已。方夫人

聞衆醫所說，亦甚驚心。靜儀等人，也過來詢問。總說紅雯的病，十分危險，恰恰又在產後，恐難保命。洛珠道：「我看紅姨娘爲人，過於精明，各事不肯退後；依着他的性格兒，就要說到人前，做到人前，一點兒沒有隔礙，他才稱心呢。天下那裏有十足的事？大不過在人家做個偏房罷！頭一着，即輸與人了。我每次勸他，口裏雖答應着，我心裏總不肯服輸。倘然有個長短，亦是他命中的註定，這也是做偏房的榜樣，叫人看着傷心。」洛珠說到這裏，不禁眼眶兒一紅，大衆聽了，皆默然無語，不便答話。蘭姑笑着走過來，與他打誑道：「你說紅妹妹過於精明，恐沒有大壽。我看你也算精明呢！你卻無災無難，貓狗兒似的。」洛珠不待蘭姑說完，便笑着啞了一口道：「你好呀！枉口白舌的呪我，當着你家太太在此，是個見證；我若有點參差，你沒想活着罷！」蘭姑把舌頭一伸道：「我久仰姨太太的手段，敢在太歲頭上挖土麼？」便一逕去了。引得房內人衆都大笑起來，各自起身回後，到了三朝，小儒替哥哥兒取名寶書，又雇了一名奶娘下來，勉強又請了幾天客。自此小儒每日請了醫家來代紅雯診治，恨不能一藥即愈。無如服下藥去，如石投水，有時好幾日，有時歹幾日，鬧得合府人等，日夜不安。甚至小儒到各處許願酬神，如染魔一般。王蘭等人，怕小儒急成病症，百般的替他寬解，恰值今日，相離紅雯滿月，只有三天。梁明已從京中回來，援例請下五品封典。相巧日內，紅雯的病減去幾分，日間亦可支撐着下牀，略爲梳洗，和人說話兒。人衆見了，稍爲放心。梁明見小儒請過安，將公件送上。小儒道：「你很辛苦了，下去歇息着罷。」梁明又問了紅雯的病，方才退下。小儒喜孜孜的，捧了誥封，如飛的回後，先說知方夫人，隨即來至紅雯房內，見他正靠着妝台，叫一個大丫頭通頭，六兒在旁逗着奶娘手內哥哥兒扑笑。紅雯那一種消瘦形容，令人可憫，那裏還似以前的百媚千嬌！只落了一張黃皮包着幾根瘦骨。小儒走近前笑道：「恭喜你請的誥封，已回來了，我特地送來你看，你可別焦心罷！日前做的那些衣服，叫六兒檢點出來，後天滿月，是要穿的。再見王太太，送你那串碧霞犀明珠，倒很好的，就用他罷。」紅雯聽說誥封已回，不由心內一喜，兩頰微動，喘吁吁的道：「很費了你的心了，改日再謝！我今日也算這府中一個正經人了，縱然暫時即死，亦可無恨。」又回頭望了哥兒一眼道：「不意我生下你來，倒沾了你的光輝；若不是你，可別想今生擡得起頭！」說着，又不禁心酸淚下。小儒本意來討他個歡喜，不

料紅雯反說出這番話來，心內又急又苦，呆瞪瞪的望着紅雯，一言不發。正在沒開交處，見方夫人與靜儀人衆均進房來，小儒趁勢退出，一面走，一面嘆氣道：『我看這個人，是難得好起來了！隨便甚麼東西，到了面前，他總有一場氣苦。平時他最忌諱的，而今死字總不離口。所說的話，皆是少年人不宜之語。倘有長短，卻如何是好？』想着，不禁掉下淚來，信步亂走，忽然對面來了一人，彼此一撞，把小儒很嚇了一跳，擡頭見是五官，忙笑道：『沒有撞痛你罷？你怎麼也走到這裏來？』五官笑道：『你倒問得我奇怪，沒說你走的急，促撞了我，反問我走到這裏來，難道這個地方，只派你走麼？』小儒定睛一看，已至覽餘閣前，便笑了一笑，五官又覷到小儒臉上細望，小儒道：『你不認識我麼？』五官笑道：『我看你眼睛紅紅的，沒是被太太打了出來的。』小儒笑道：『放屁！多分你日日挨打，才知道人家甘苦。』五官卻明知紅雯病重，小儒又在那裏傷心，故意逗着他說笑的，又道：『我正來尋你，同着香兩人，今早畫了一幅山水，甚爲得意，請你們品評去，看有什麼毛病。』說着，扯了小儒，往叢桂山莊去了。裏面方夫人等，在紅雯房內，閒話了半晌，亦各散去。過了一日，正是紅雯彌月之期，先一天，內外即定下戲酒，遍請親友，是日張燈結彩，甚爲熱鬧。紅雯亦早早抽身，梳洗已畢，按品的穿戴起來，先向家神祖堂前，行了禮，然後請靜儀人衆，過來叩謝，又與方夫人行禮。忙了半會，早喘做一堆，洛珠即推他坐下，道：『姨太太，歇息罷，可知你的病才好，就是禮數欠缺些，我們也不好怪你。』靜儀接口道：『可不是呢？昨晚我同大姐姐說明，今日可別要姨奶奶勞動，我們改一天再見禮罷。偏生他又東拜西拜的，這多是大姐姐不體恤他。』方夫人笑道：『我怎能叫他不行禮呢？你可錯怪了我。』衆人再看紅雯，雖然瘦弱得可憐，今日穿帶起來，倒也穩稱一位宜人。身尤此時紅雯喘已稍定，即道：『我病了將近一月，累得太太們逐日到我那裏看視，今兒難得好，理當叩謝，怎生怕我勞動起來？』又見奶奶抱着哥兒出外，給人衆行禮。衆夫人均各有所贈，見哥兒打扮得粉團花簇似的，無不喜愛，爭着抱了頑耍。紅雯道：『奶奶可帶了哥兒去，別要撒下尿來，污了太太們衣服。』奶奶應答過來，抱着哥兒回後，早有家丁們上來伺候擺席，又吩咐開鑼演戲。方夫人向紅雯道：『這裏有奶奶代你陪客，你別要聽着鑼鼓，鬧得心內怪煩的。』蘭姑道：『好妹妹，你回房去罷，外邊總有我呢！你勞碌了一早，快去躺會兒。』

歇息着。』紅雲亦不能久坐，起身與人衆告罪，又重託了蘭姑照應，方才回房。內外直鬧到更鼓方散。小儒回到紅雲房中，見他早經卸了裝束，斜倚在牀上。小儒挨身坐下問道：『你今兒覺得怎麼？連我好好的，鬧了一天，頭目都有些昏昏的。』紅雲道：『我此時胸前微微疼痛，想是晚飯多吃了一口。今兒蒙太太的情，早間叫我回房來了，隨後我也沒有出去，若支撐到這時候，還了得麼？你也該乏了，早些去睡罷。明日早些過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』小儒又坐了半會，即仍回蘭姑房中歇息。次早，尚未起身，見六兒忙忙的走入道：『老爺快點起來，姨奶奶不好得很。太太早已過去，叫我來請老爺，再吩咐外邊的人，請醫生去呢。』小儒聽說，嚇得一翻身坐起，胡亂扣了衣服，忽忽向外。蘭姑亦忙忙趕來進了房，見衆人都站在紅雲牀前問視。靜儀等人見小儒進來，全行退出。惟有洛珠被紅雲一手死緊攔住不放，卻喘作一團，不能言語。好在洛珠昔日與小儒常見面的，纔不迴避。無礙小儒忙問是何原由。方夫人道：『他下半夜忽然遍身發燒，汗流不止，天明竟暈了過去。六兒趕緊來通知，我們來的時候，才甦醒過來，又喘的不能說話。你要快催他們去請醫生來，究竟有礙無礙。我看這光景，是不大很好呢。』小儒聞說，又見紅雲如此形容，不禁滔滔淚下，急轉身出去。少頃，陪了醫生進來。方夫人連忙退出，洛珠也要想走，低低的道：『外面醫生來了，我不便在此。少頃我當再來，知道你和我有話說呢。』紅雲點點頭，放鬆開了手，洛珠只好避入牀後。早見小儒與醫家入內診了脈，小儒仍陪了出去。洛珠復到牀前問道：『你有何話說呢？』此時方夫人等又進房來，見紅雲喘已稍定，未曾開口，先哽咽了一回。又叫奶娘將哥兒抱到面前道：『我姨奶奶，我是不能好的了，只可憐寶書甫經彌月，即要離娘。我沒有別的牽掛，只有哥兒這一條腸子，拋撇不下。要望姨奶奶，念平昔待我甚好，我雖死後，總感激你。今兒當着太太在此，將哥兒過繼了。我姨奶奶，你只當多養了一個兒子。姑念他襁褓無娘，沒有收成的孩子，我也不怕太太和奶奶見怪的話，才滿月的孩子，怎麼累起太太來。奶奶有了森哥兒，又有府中事務，恐怕照應不到。所以才重託了姨奶奶。』說着，即在枕上點了兩點頭，似作叩首之狀。洛珠聽了，早經淚如雨下。顫微微的答道：『你只管放心，哥兒交代我就是了。現在滿房的人，都是見證，我若將你的哥兒，與我的兒子有兩樣看待，日後即不逢好死。你快放開心，自家保養，那裏就會死呢。』方

夫人與蘭姑亦齊聲道：「我們總好好的看顧哥哥兒，你儘管放心。前日那般病勢，吃兩帖藥，也就好了；你可別要愁煩。」紅雲搖頭道：「此次非前番可比，縱有神仙妙藥，也難醫我這不治病症。蒙老爺、太太恩典，代我請下誥封，哥哥兒又好好的，我死也值得。」正說着，小儒又進房來，對方夫人道：「適才衆醫家說，今兒來勢危險，大要仔細。總因身體太弱，氣血素虧，成了血暈，怕的日內總有變動，服藥無功，叫我將那件東西……」小儒說到此處，掉頭望了紅雲一眼，不由傷心淚落，不忍再往下說。紅雲即將重託洛珠，照看哥哥兒的話，說知小儒道：「尚要請老爺，念他無娘孩子，善爲撫養成人。我在泉下，多要保佑你們的。」小儒此刻，滿腔的話，不知從那裏說起，卻好洛珠見紅雲同別人說話，悄悄的走開。小儒走近榻前，握住紅雲雙手，惟有一哭而已。但見紅雲長長的嘆了一聲，兩眼望上一翻，又暈了過去。嚇得小儒連聲叫喚，方夫人與蘭姑也圍攏來看視。未知紅雲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紅雲示夢託孤兒 洛珠婉言求幼女

卻說紅雲二次又昏暈過去，慌得小儒與方夫人等，皆圍在牀前，低聲叫喚。有半個時辰，方才醒轉來。六兒早取了一碗開水過來，小儒親手捧到紅雲口邊。紅雲搖頭不飲。此番雖然醒轉，人問他的話，只有點頭，不能言語。可憐小儒捧着一碗水，撲簌簌的淚下不止。方夫人忙將小儒扯過一旁道：「我看他今晚總難得過去，你別要儘管傷心，快去叫人端整他的後事要緊，不要臨時慌手慌腳的。」小儒點頭，隨即放下水碗，轉身向外，叫過幾名家丁，分頭辦理。又重託五官照料一切。少停，衆家丁陸續回來，各事辦得齊全。此時內外，早點了燈火。小儒又趕忙進來，將走到紅雲房前，只聽得內裏一片哭聲。小儒早嚇得魂飛天外，忽忽走入，見方夫人、蘭姑皆在那裏掩面哭泣，地下衆丫頭僕婦，俱靜悄悄的，站滿一房。小儒分開人衆，到了牀前，見紅雲早已穿齊衣服，直挺挺的，睡在牀上，口中只有一息呼吸而已。小儒一見，如萬箭攢心，抱住紅雲，放聲大哭。紅雲忽然睜開二目，望了小儒一眼，雙睛一翻，頓時氣絕。把個小儒直哭得氣咽喉乾，捶胸踈足。方夫人等，亦啼哭不已。又恐小儒過於悲傷，反

止住淚痕，和蘭姑一齊上來解勸。外面房內靜儀等人，得了信，莫不慘傷紅雲小小年紀，短壽而死。方夫人又忙叫奶娘抱着哥兒，跪在地下，送他生母歸西，說也奇怪，哥兒才喂過乳的，亦哇哇的哭個不止。又將滿房的人引的傷起心來。洛珠因鬧了一天，身子有些困倦，即回到自己房內歇息。正欲朦朧睡着，見紅雲衣服齊楚的走進房來，對着洛珠福了一福道：「早聞拜託之事，千萬不要忘卻。我與你從今訣別過了。」說罷，轉身即走。洛珠忙起身前來拉他，不意腳下一絆，猛然驚醒，卻是一夢，一翻身，怔怔坐了起來。只見玉鸞忙忙的進來，說：「陳府裏紅姨媽奶，將才沒了，太太早到了那邊，奶奶也好過去了。」洛珠聽說紅雲已歿，不禁酸心淚下，趕緊來到紅雲房中。恰好小儒已被王蘭勸了出去，洛珠走近牀前，不免一場痛哭。又暗暗的說道：「你適才陰靈到我房中作別，無非不放心哥兒。況且你家太太，奶奶，亦不是無情的人，又有我一力承當，包管用心撫養你哥兒成人長大，替你掙氣。你可放心去罷。」早有蘭姑上來勸住洛珠。今夜府中人衆，是不能睡了。擇定次早入殮。所有一切喪中儀制，均按照五品宜人資格。早將紅雲對過下房打通開來，停放棺柩。殮後，小儒又不免撫棺一番慟苦。幸有王蘭、梅仙、五官三個人，輪流的百般勸慰，又催着他通知寶徵兄弟，起先紅雲生了寶書，小儒即發了信去。此時將紅雲已故的話，亦寫下兩封書函，專人送往上海、安徽兩處。現今寶煊已升署鳳陽知府，單說洛珠回到自己臥房，癡癡的坐着思想。紅雲如此年輕，竟成短命。雖然生下個兒子，亦是空歡喜一場。他將哥兒不託自家的人，反來交代與我，亦因我平素待他好，又知道我生性爽直，倒虧他有此眼力。但是陳家的兒子，又有嫡母在堂，我怎么好夾在裏面去照應，不是多事麼？若說不問，又負了紅雲一番囑託。思前想後，不禁焦躁起來。忽見靜儀攙了蕙貞進來，洛珠忙起身讓坐，又抱了蕙貞坐在膝上，頑笑了半會。見政清同着奶娘走進房來，猛然得計，即叫奶娘帶着姐兒和哥兒好好的去頑耍，我同太太說話呢。遂將座頭挪近了一步，笑向靜儀道：「我有件事，要與太太相商，太太卻不要惱我。紅雲將他的哥兒重託與我，太太也在那裏聽見的，彼時我怎麼好不應許他？此刻細想，諸多不便。既有陳太太是個嫡母，又有沈姨奶奶，我這外姓人，夾七夾八的在內裏，領帶他家哥兒，可不是笑話麼？縱然陳太太們不怪我，也不像句說話，若置之不問，俗語只可尤人，不可尤神。神與鬼總是一般。既允許了

他，怎麼好後悔呢？」又將紅雲臨死的時候，陰靈前來作辭的話，細說一遍，道：「我卻想了個盡善盡美的情節在此，要太太允許了我，方才可行。」靜儀笑道：「你應許了死鬼，不得過身，又想推到我身上來，難不成叫我領他那血泡孩子去麼？可知你不能，我也不能，我和你，總是外姓人呢！而且蕙貞有奶娘帶着，閒或鬧了起來，我尚沒法領丫丫的本事，我真正沒有。除了這句話，我都可應許你。」洛珠亦笑道：「太太說的什麼話，與其請太太領他，倒如不我領帶了。太太既說過應許了我，卻不能放口。我想蕙貞今年三歲，比他家寶書不過兩年，不如將蕙貞許配寶書，況且老爺與陳大人是極相契的，再結了兒女姻親，更外合宜。我想老爺是沒有不應承的，只要太太作主，從此寶書做了我家女婿，我們因他無娘前去領帶，即是正理。還有一說，太太只當政清是自己生的，將蕙貞給了我罷。此事總要太太成全，想紅雲在暗中亦感激不盡。」又起身對着靜儀福了一福，道：「太太若不應許，我惟有跪求了。」說着，即欲下拜。靜儀忙一把扯住，道：「快別要如此，總可商量。」心內卻甚不願意，因寶書既是庶出，又是個才滿月的孩子，尚未卜如何。若論陳王兩姓聯姻，門楣正合。陳太太為人又寬厚和平，蕙貞做了他家媳婦，倒沒有苦吃。洛珠見靜儀沉吟不語，臉上有不悅之色，便又道：「太太的心事，我亦可猜着。一二想因寶書甫經彌月，又沒了生母，不知將來可能成人。我看紅雲爲人，亦無甚大過，在生不過口角鋒利，好占人先；他已將自家壽數折盡，成了夭亡。他生的這孩子，卻是陳大人的骨血，現在做少爺，煥少爺總發了科甲，森哥兒又極聰敏，不能寶書偏偏不中用麼？況蕙貞自幼品貌安舒，不是個沒福的孩子，只要他福分深厚，寶書將來自會成人，勝似父兄，亦未可定。再則蕙貞雖然是太太生的，總是自己家人；我也不肯將他終身大事，當作兒戲。太太只管放心，不須疑慮。」靜儀聽洛珠一番話，倒也近理，又轉念一想，道：「我既有心成全他孩子，天總要保佑他易長易大；何況女兒家雪花般命，隨夫貴賤，只要門戶相當，其餘亦可不必深謀遠慮。」遂改了笑容，道：「好在你說過，將政清同我換了蕙貞，他既是你的女兒，隨你怎麼去做，須要你先去知照沈姨奶奶一聲，必得他家前來求親才是。」洛珠見靜儀已允，好生歡喜，忙道：「自然要他家先來求親，難不成我家女兒，掙與他家麼？」說着，只見政清和蕙貞手挽手兒進來。洛珠便一把抱過蕙貞，道：「太太說把你給我養了，從此你就在我

這邊罷我也不疼你兄弟！』政清本來生得乖巧，見洛珠抱了蕙貞，他卽笑嘻嘻的，一頭滾入靜儀懷內道：『娘既說不疼我，又有了姐姐，我有太太疼呢！我今兒就跟了太太回去，把個靜儀喜得眉開眼笑，攬住政清道：『好乖兒子，你娘本說同我換的，我明兒把姐姐穿的吃的，總給了你罷。』兩人同一雙兒女頑笑了半回，時已二鼓，靜儀卽叫奶娘，各帶了姐兒，哥兒去睡。自己亦起身回房。次早，洛珠梳洗已畢，便來尋蘭姑，細說此事。蘭姑聞知，亦甚欣然道：『你既如此存心，看顧他的哥兒，想紅雲妹妹，在陰司裏，亦可放心。若兩府聯姻，我可保一說必行。』王太太既肯將蕙貞許給寶書，難不成我們的太太，倒不願意麼？少停我去回明太太，再來覆命。』洛珠先行回去。蘭姑隨卽到方夫人房中，將洛珠的話，回了一遍。方夫人聽說，亦歡喜非常道：『承王太太與蕙姨奶奶，一番好意，真正難得。』遂叫請了巴氏過來，託他爲媒。巴氏到了靜儀這邊一說便允。晚間小儒王蘭回房，得知此事，更沒有話說。兩家擇定三日後，先行下聘。洛珠卽於次日過來，與方夫人說明，將寶書連奶娘，一併搬到他套房裏去，以便早晚照應。又親自帶了蕙貞，到紅雲靈前拜禱道：『我已將蕙貞許配你的兒子，你想該早經知道。從此寶書卽是我家女婿，我理當撫養，所幸未曾負你的託，你可安心在泉下罷。』晚來方夫人與蘭姑親送寶書到洛珠房內，又請了靜儀過來，當面拜託一番。蘭姑笑着，拍了洛珠一下道：『前日說我有心呪你，倘有參差，我就沒想活着。可知我最膽小的，由那一天卽愁到今兒了。如今我和太太，將寶書交給與你，雖說是你家女婿，亦是我家兒子。你須格外用心撫養，若哥兒每日多哭這麼一聲，我可是也不依的呢！』洛珠亦笑着啐了一口道：『你別害臊罷，你有森哥兒呢！這句話，知你說不起。我前日倒饒了你過去，今兒還來編派我！』好方總由口裏說，待我摔破了你的嘴皮，才沒有事。』便起身來，擰沈蘭姑的嘴。蘭姑抱着頭，一溜煙笑着去了。方夫人亦笑了笑，起身作辭回房。自此洛珠逐日關心貼己的撫養寶書，以重紅雲之託。又派了一名年老誠實的僕婦，幫同奶娘領帶蘭姑早將哥兒的月費，及奶娘等人一切用度，按月支送過來。起先靜儀原不肯收，反是洛珠止住道：『太太若不收他家的，倒覺生疎了。沒要陳太太疑心我們，後悔起來。』靜儀見洛珠執意要收，也只得罷了。單說小儒自紅雲死後，日間雖有王蘭等人陪着他說笑，晚間回後，燈前月下，不免觸景傷情。又想起去歲紅雲那番光

景，雖然是他自家不好，究竟他也沒有做出什麼不應不隨的事來，我大不該和他冷落。他的病根，即由此起。想到此間，分外對他不過。只有遍請僧道，設醮誦經，多方超度。江素馨得了信，亦親自前來祭奠。到了百口以後，即在慧珠墳畔，買了一塊地，暫行厝放。待日後回里，再議盤歸祖塋安葬。這日，正坐在那裏出神，見家丁取了兩封書函進來。小儒接過，見是伯青、二郎從浙江寄來的。忙拆開伯青的書函來看，無非敘說別後多日，及考察、浙省一切風俗情形，外有單致五官一函，重重封固。又看到二郎書中，說到鳳鳴兄弟一節，小儒笑道：『楚卿還要我見他一分人情，鳳岐的功名，卻也虧他成全。倒是嚴華榮這畜生，無端的搗入羅網，天假楚卿代劉蘊報仇，可見天理循環，並無漏網。』內有小黛的一函，是致方夫人的，外有土宜各物。小儒叫家丁照數查收，好生款待來人。即袖了小黛並五官的兩函，先行回後，見方夫人正同蘭姑閒話。小儒將小黛來函，交與方夫人。蘭姑也走過來觀看。方夫人見馮太太添了公子，卻也歡喜。又見送了許多物件，笑道：『承他美意，還記著我們。』回頭向蘭姑道：『你明兒，亦要配幾件禮物，回送他家哥兒。』小儒道：『等你們想定送什麼物件，我再寫回書。』便轉身向園內來尋五官，剛走到紅香院前，見滿院芙蓉，開得十分姣豔，不由的感動前情，即信口念道：『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！』念完，一陣心酸，淒然欲淚，便呆瞪瞪的，立在芙蓉花前，不住長吁短嘆。見王蘭從花外一步步走來道：『小儒，清早即在這裏賞玩，帶露芙蓉，倒也雅致。你手內是甚麼書函？是那裏寄來的？』小儒道：『是楚卿、伯青由浙江寄來，書中尚有附致你的一函，不過些通套話兒，少頃取來看。這是寄與五官的，你看層層封裹，不知其中有些什麼要緊的話，是怕我們偷看，所以我親自送與五官，偏要看看說的什麼。』王蘭道：『我也隨你去。』兩人便一齊到了叢桂山莊，跨進院門，但見五官擦衣捲袖，一手持着個金絲罩兒，在院落內和跟他的兩個小童，在滿草內掏蟋蟀。王蘭笑着躡足道：『這麼大的孩子，尚要啣氣，不用忙蟋蟀了。』伯青有信來了，快來看罷。』五官擡頭，見是小儒、王蘭兩人，笑着將罩兒交與小童，放下衣袖，邀他兩人入內，見小儒手中存封書函，果是伯青寄與他的，即拆開，從頭細看。小儒道：『書中有什麼事故，可說給我與香聽着。』五官看過，擲在桌上道：『什麼事故呢，也值得如此千包萬裹的，你們要看，自家看去，我也懶得說。』王蘭忙取過與小

儒同看，上面寫着他在浙江情形，又叫五官各事，總要保重身體，不可大意。說了又說，諄諄囑咐。王蘭笑道：「伯青向來即有些鬼婆子氣，難道五官是個十歲八歲的孩子，不知顛倒麼？我們日日相見，倒不會照應他，偏要他在千里以外，巴巴的寄這封書來。」小儒道：「你倒不要埋沒了伯青好意，遙想他的府報內，尚沒有這般寫的細緻。你別要只顧數說伯青，也不怕五官多心麼？」五官臉一紅，笑道：「你們數說他，與我什麼干涉？小儒而今亦學着會刻薄人。」王蘭又起身走近桌前，觀看五官近日所畫的物件，又見窗畔一順兒擺了無數的蟋蟀盆子，王蘭意在用手揭起一盆來觀看。五官忙走過來，雙手按住道：「你別要亂動，昨日才捉了一個大頭蟹青，十分鋒利，將來好同人去鬪彩呢！你把他驚走了，我可是不依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五官真有些孩子氣，一個蟋蟀兒，也值得如此鄭重！」人衆正在說笑，忽見有人上來回道：「外面來了個姓賈的，叫做賈琴官，一個叫徐齡官，還同了什麼蘭官、春官、松兒、玉兒一千人，說由京中到此，特地來尋五爺的。」五官聞說，忙請他們進來。原來這賈琴官等六人，均是當日在福慶班與五官同夥的人。自從傅阿三回家之後，即將他們過於別家班內，又唱了兩年戲。他們多長成了，在京中頗有聲名，手內亦積聚了若干，因受不慣人家的約束，便各出少許貲財，合夥領班，取名六豔堂，因他們是六個人爲首。近日傅阿三打聽得魯道同父子，業已罷黜回家，京中沒有對頭，又領了一班人，復至京都，開設戲館，取名小慶福。內中有個唱小生的，名喚桂仙，是梅仙同時的人，卻比梅仙小了幾歲。當梅仙出京的時候，隔了一年，桂仙亦被個京中官兒，贖了身去。後來這個主兒死了，桂仙復又出來唱戲，卻值傅阿三進京，即邀了他去。大凡人是喜新鮮的居多，覺得桂仙的色技，竟駕於六人之上，他們遂別了一口氣出京，想起五官現在南京，不如投奔他，覓個安身之所。此時小儒、王蘭俱問明五官情由，亦久聞他六人的聲名。早見有人領了他們進來，果然一個個如花似玉，總在五官肩隨上下的人品。五官見他們已到，迎下階來，彼此執手問好。五官又說知小儒、王蘭在內，琴官領頭，一齊上前請安。小儒笑吟吟的欠身道：「你們沿途辛苦了，坐下來好說話。」王蘭亦道：「我們這裏可別要拘形跡，你們不見五官麼？還有一個你們前輩金小翹，也在這裏，我們總是彼此以字相稱，毫無拘束。今兒卻不在園內，往祝府去了。」琴官等人見小儒、王蘭語言和藹，可見金、柳兩

人，依棲得所，也不枉我們今番到此一場。遂一齊告坐，小童早送上茶來。小儒、王蘭復細看人衆，果然名不虛稱，未知琴官等六人前來，作何安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 小琴官獨占花魁 美玉兒細談根柢

話說寶琴官等六人，由京中來投五官，卻好小儒、王蘭亦在蠡桂山莊，見琴官面若朝花，身如弱柳，覺眉宇間，有一股秀色包含在內，徐齡官年齒與琴官彷彿，真是眼凝秋水，眉蹙春山，腮邊兩個微渦，不言自笑，生成的柔情媚態，令人相對心蕩神馳。再見蘭官、春官、松兒等三人，各有姣妙，不分軒輊。六人中惟玉兒年紀最小，另具一種愁雅之氣，使人可愛可憐。小儒、王蘭兩人，不約而同，一齊暗暗叫好道：「他們真不愧六豔之稱，難得天生尤物，聚在一起！」五官即問琴官道：「你們好好的在京中領班，也很下得去，因何約齊了，到南京來做什麼呢？」玉兒便接口道：「柳哥哥，你不知道，我們那個怪物師父進了京，麼他來的時候，又想我們到他的班子裏去，是我執意不行，誰知道他們記了仇恨，又團了一班人，叫做什麼小福慶。我最恨京裏那些人，沒有開過眼兒，說甚麼小福慶，而今要壓倒六豔堂了。我聽得怪嘔氣的，便攛掇着琴官等人，前來投你柳哥哥。我想到處總可安身，難不成離了京中，我們就沒有飯吃麼？我最性急的，你柳哥哥可肯收留我們麼？你道一句兒，我聽着好散心。」大衆見玉兒說得爽快有趣，不禁都笑了起來。琴官忙止住玉兒道：「隨便甚麼話，你總要插嘴，只圖你說得快活，可知柳哥哥還沒有懂呢！」遂將始末根由，及他們出京的來意，細細對五官道了一遍。玉兒又在旁拍手道：「可不是呢！我也這麼說呀，不過你說的婉轉些，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兒。」五官聽琴官說完，沉吟了半晌，遂笑對小儒道：「我們這園子裏，空屋甚多，不如將他們留下，再團幾個人，做個內班。嗣後各府裏有了喜慶事，就可不到外邊叫班子去，你看可使得麼？」王蘭不待小儒開口，即先自叫好道：「很使得，你沒有說着，我就想到這裏，連他們的住處，我多想了，最好在奪豔樓，那裏地方又寬大，又離着你與小顰的住處相近。班子裏，該添置甚麼行頭，甚麼腳色，你與小顰做主，就是了。況且那奪豔樓三字，正合六豔堂的名目，以寓他們初到南京，這六

豔卽爲我輩所奪。」小儒聽說，亦點首道：「他們由遠路而來，投奔五官，焉有不留之理。至於配搭腳色，須要斟酌。若似外面班子裏，不論老少，只圖人多，倒反沒趣。不如每行只要兩人，預備唱戲的時候，替換着演扮。不吃力罷咧。雖說配搭的腳色，趕不上他們六人，亦要不差什麼。好在我們留着自家唱的，也不到外邊去，就是缺一兩行腳色，配搭不上，亦不妨的。」王蘭道：「小儒卻想得到，總之交代五官同小癩去辦，他們看得上的人，都可配搭。」齡官聽了，忙道：「我們來的不止六個人呢，一共約有二十餘人，和我們總差不多的年歲。出京之時，本約定到了南京，如可安身，仍在一起，否則他們亦有去處的。要說腳色，有了他們，也不少什麼了。」王蘭道：「既是你們同來，有這許多人，分外好了。我叫人打掃舊廳樓上下房屋去，你們今兒即可搬了過來。」玉兒聽得此地肯留下他們，又打掃園子裏，讓他們居住，先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回身笑向齡官道：「起先我進來，就愛這園子裏的房屋，怪曲折的，即想到我們住在這裏，就好了。偏生留下我們來，這麼一座園子，也很夠我們逛了。」齡官亦笑道：「你別要興頭過分了，又要惹琴官說你好多話。況且園子裏太太們時常要下來的，那裏容得你亂走。」玉兒聽了，臉一紅道：「你說的甚麼話。難道有了琴官兒，不許我開口麼？」小儒笑道：「玉兒不須性急，明天我吩咐他們，不到園子裏來，讓你多逛這麼幾日，可好？」又叫擺了酒飯，款待琴官等人。小儒、王蘭也在這裏吃了飯罷，琴官等起身作辭。小儒即派了幾名家丁，同琴官等到船上去發行李箱籠各物。即便忽忽的回後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。內裏衆人，聞得自家園裏有了班子，莫不喜歡。到了傍晚，琴官等已至，又領着那二十多個孩子，過來見小儒。王蘭請安，小儒細看衆人，皆是妖冶動憐，甚爲喜悅。即叫五官同了他們，到舊廳樓去安置。琴官等六人，在樓上居住。其餘孩子們，多居於樓下。小儒又撥了兩名家丁，過來領班：「如有需用什麼物件，你們到上頭領價下來添置。每月班子裏的月費，亦照數去領。我知照奶奶那邊，添上這一款兒，就是了。」安排已定，回到後面。蘭姑正陪着方夫人在房內閒話，見了小儒進來，即問道：「聞得班子的人，總來了我們過一天，須要唱回戲看看，到底快慢怎麼好法。據你所說，較之平時傳進來的班子，高着多呢？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忙什麼，既留下他們來，原是唱戲的。這幾日，他們初來，多少物件，尚未安置得定。我已想到出月初旬，叫他們來唱一回戲，我

做東道，請你和太太可好麼？你們早早的備下賞錢罷！」小儒又問到二郎那邊：「這些什麼物件，你們查點出來，我好打發來人回去。」蘭姑道：「昨兒我和太太已預備了禮物，無非是送他家哥兒的東西。」遂吩咐媚奴將開的禮單取來，送與小儒過目。小儒接過來看了一遍，自去寫就書函，一致伯青，一致二郎，又重賞了來人的路費，打發他次日一早動身。過了一日，梅仙從祝府回來，趕着過去與琴官人等相見。即說到桂仙身上，梅仙道：「他也算個人麼？我們在京的時候，同夥中也沒有人理他，因他相與的總是一班沒行止的人。後來不知那裏冒出一個瞎烏珠的部曹官兒，代他贖了身去。據聞鬧的醜聲遠近皆知。如今他也浪充起正經人來，可別叫我笑話罷！」玉兒聽說，鼓掌大笑道：「我的哥，偏生今兒才會見你。我若早知道那小忘八的底細，還容他在京中立腳麼？雖然，我今兒聽見你說了，也覺得心內快活些。」梅仙又問京中近口的光景，從此梅仙、五官兩人，早晚總在這邊，幫同琴官等人安排一切。隔了數日，小儒即叫進他們來，唱了兩天戲。誰知道這六豔堂聲名播傳出去，本地紳衿人等，皆備帖過來相借。小儒回不過的處在，只得叫他們去敷衍一番。人人稱贊，處處叫好。多說諸人中，惟琴官爲最。琴官本來爲人和平，雖不願意的所在，他總可勉強酬應。其次即推齡官圓融。只有玉兒，見他生性驕傲，稍有不合，當面就叫人過不去。人又恨他又愛他，縱然玉兒在喜悅之時，人總不敢去和他十分親近。是以愈顯得琴官好了。加以色技雙佳，人竟以小花魁呼之。外面一傳十，十傳百的，甚至寶琴官三字，無人不知曉。提及小花魁，沒有人不知道的。後來借班子的人家，愈借愈多。小儒厭煩起來，爽性一家不借，推道他們有病，不好出外唱戲。人家見小儒不肯，也就罷了。暇時，小儒和王蘭來到奪豔樓上，或央琴官清彈，或叫齡官演唱，漸漸將思念紅雲的心腸，冷淡下來。光陰迅速，轉瞬臘盡春回，正是二月春和時節。一日，小儒飯罷，信步往奪豔樓來尋琴官閒話，走進院門，那見班孩子們，在台基上踢毬，見了小儒進來，一齊走過請安。又爭着入內報信。小儒忙止住道：「你們只顧踢毬頑耍，我到樓上看琴官兒去。」有個孩子道：「琴官、齡官、玉兒多在樓上，王大人也在裏面呢。」小儒點點頭，舉步進內。只見王蘭和春官在明間裏對坐下棋。蘭官、松兒均伏在桌上觀陣。松兒指着一塊道：「這塊棋腹背受敵，怕的不能活呢。」王大人要仔細。」小儒笑着走近道：「你們倒好樂呀！」蘭官回頭見

是小儒忙同松兒站過一旁。春官亦立起身來。小儒道：「你們不要動，我上樓去一走，夢停也來和你們著一盤兒。」又對王蘭道：「我在各處尋你不著，那知你躲在這裏。」王蘭正拈着棋子，在手沉吟，便道：「你先上樓去，我就來。今兒我也沒有見過春官的面，據他們說，在上面有事呢，不許人去瞧他，因此我才沒有上去的。」小儒聽說，轉身上了扶梯，到得樓中，靜悄悄的，一點聲息俱無。春官的房門掩着，小儒只道他午睡，方欲舉手推門，忽見窗櫺內湊出一縷煙，並非蘭麝，卻是旗檀香氣。小儒甚爲詫異，即躡着腳，輕輕走到窗外，隔着碧紗，向內一望，見春官端然拱立在桌前，桌上明晃晃的點了一對絳蠟，爐內焚着檀香，當中供了一件東西，是紅紙疊成的，上面隱隱有字跡，又見他倒身下拜，口內低低的禱告。小儒將耳朵貼在窗上，也聽不明白，暗忖道：「這孩子做些什麼鬼鬼祟祟的事，看他這般恭敬模樣，又不是件兒戲的事故。」春官拜禱已畢，起身在旁邊取過一包紙錢，在地下焚了，又長長嘆了一聲，紛紛淚下。小儒看到此處，分外不解，忍不住咳嗽了一聲，推門而進。春官正站在桌前傷心，猛聽得有人進來，很嚇了一跳，急忙將供在桌上的東西，收起揣入懷內。正待發作，來人擡頭見是小儒，不禁臉一紅，將點的蠟燭吹熄，又將香爐推過一旁，勉強笑着向前，意在請安。被小儒一把攔住道：「日前已經說明，我們天天要見面的，切勿拘於形跡，反教我們不好常到你這邊來。」說着，便拉着春官坐下道：「我來了好半會兒，見你焚香點燭的，在桌前拜禱，未便驚動，究竟你做什麼？」春官道：「我日前許下一願，趁今兒無事，還了願心，免得記望着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不要騙我，那見酬願心的，焚化紙錢，多分你在這裏祭祀，爲人在世，傾終追遠，卻是正務，何須瞞人呢？」春官聽說，方知道才的行爲，全被小儒看見，料想隱藏不過，未曾開口，先嘆了口氣道：「我也是好人家子弟，那裏好意做這唱戲的買賣，亦係出於無奈。人家子孫，替祖爭榮，想父母在泉下，何等風光。我們而今幹了這下賤事業，可知祖宗不是下賤的，怎好忘了父母生身養育之恩，不過憑着這一點誠心，聊申孝意。」春官說到此處，不由得又流下淚來，道：「我提起來，便要傷心，別要說罷。我的心事，惟有春官與玉兒兩人知道。春官今日身子有些不爽，還睡着呢。你停一日，問他們去就明白了。」小儒見春官顏色慘傷，不便再問，難得有齡官等可詢，終久總要知道的，何必惹他悲苦，便用別話岔開，又坐了會，見他終覺懶懶

的，遂起身道：「齡官既然身體不爽，也該請個醫家來診治。我看看他去。」琴官送到門外，被小儒再三止住，方回房去。小儒即向後樓來看齡官，剛走到明間裏，聽得房內有人說話，探身一望，見齡官倚在牀上，下身搭着一條大紅錦被，玉兒光着頭，坐在牀沿上，代齡官拍打着兩腿。上身穿了銀紅薄棉短襖，下罩水綠底衣，卻散着褲腳兒，足下趂着一雙鵝黃三鑲滿堆雲履，越覺得眉目如畫，令人可愛。口內噤噤喳喳的，與齡官說話。齡官面朝外睡，見房外人影一幌，即推玉兒說：「你看誰來了？多分又是松兒，想嚇着你頑呢！」玉兒忙跳下牀沿，走出來，見是小儒，笑道：「陳大人來了，因何輕悄悄的走來，聽我們說話？幸而沒有說出你們什麼來。」小儒笑着，走進道：「我因玉兒素來嘴壞，怕的背後議論我們長短，特地來聽着的。偏生又被你看見了。」齡官亦一翻身坐起，意在下牀。小儒急上前按住道：「開得你身子不爽，別要起來涼着，倒是睡着說話很好的。」齡官笑着，告了罪，仍然躺下。小儒親自代他蓋上了被，即一蹲身在玉兒的地方坐下。早有跟齡官的人，送上茶來。小儒即問齡官有何不爽。齡官道：「昨晚脫去大衣，在樓口與玉兒多站了一刻，似覺得身上寒噤起來。今早兩腿酸痛，四肢無力，想是受了點風。適才有累玉兒代我拍打了一回，覺得鬆快了些。」小儒道：「現在天氣雖日漸溫和，究竟還是春初的時候，或寒或暖，最宜保重。何況你們身體生來柔脆，又初到南方，水土向沒有服得慣，更易生病。你可要醫家來診看，我吩咐人請去。」齡官忙搖手道：「我最怕吃那苦水兒，准備多餓這麼兩頓，明天自會好的。」小儒又笑向玉兒道：「你不要光着頭鬧頑意兒，若涼了腦袋，停刻就要嚷頭痛了。」玉兒笑道：「我倒不妨，不比齡官兒粉嫩似的身子，風兒雨兒，多受不起半點兒。我在北邊，成日的凍着，也不覺得。」小儒與齡官閒話了半回，即問起琴官將才的事故：「他說問你和玉兒，總知道的，他有什麼心願，如此瞞人？」玉兒聽了，說道：「說也話長。他這椿心願，從未給人說過，蒙他看得起我與齡官，將前後隱情，曾對我們細說。琴官自幼即沒了父母，只有兄嫂與他生母馬氏在堂。他父親在世，亦是讀書未成，在本地一個大家，訓蒙過活。馬氏本是大家使婢出身，因他父母彼時尚未有子，與他作妾。誰知進了門，他嫡母即生了他哥哥，後來生下琴官，才及周歲，老夫婦相繼而亡。不料狠心哥哥，妬忌他的生母，在家終朝打罵。馬氏吃苦不過，在他父親靈前大哭一場，拋了琴官，另行改

嫁。琴官還虧他嫂嫂撫養到十歲，哥子即將他賣入班子裏。日久，聞得他生母已故，只有當日他父親討馬氏回來時，有封庚帖，尚在琴官身邊，緊緊收着。每月的背着人，取出哭拜一番，如見他生母一般。達到時節，他即早一日齋戒沐浴，焚香點燭的祭奠，連我們都不去看他。這件事，他最祕密的，今兒相巧被你瞧見，不能隱瞞，才肯叫問我們的。」小儒聽說，連連點頭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琴官尚是個孝子，卻也可敬。何妨立個木主，與這封庚帖，供奉在一處，亦可早晚點一炷香兒，倒不好麼？」玉兒又道：「他在班子裏唱戲，今東明西，那有定所，立了木主，反覺得累贅。不如一封庚帖，便於取藏。而今到了園子裏，又是人家的房屋，更不便立木主了。」小儒道：「那倒無礙。明兒你對他說，叫他請個木主，就供在樓上，我最不忌諱這些事。況且他既有如此孝心，益發要成全他的才是。」齡官在牀上，亦點首道：「玉兒，你將陳大人這番美意，告訴了他，讓琴官好歡喜着，免得逢時過節的一回哭，一回笑。」玉兒即跳起身道：「我就告訴他去！」齡官道：「你忙什麼？我要茶吃，好兄弟，給一盞兒與我罷。」玉兒也不給齡官，竟忽忽的向前樓去了。齡官恨道：「這孩子沒良心，他有了病，我日夜的伏伺他，不離牀前半步。今兒他連茶都不肯給我吃。」說着，即便掀開被，欲自己起來。小儒道：「你睡着罷。」便在桌上倒了一盞茶，送到牀前。齡官忙欠身接過，笑着瞅了小儒一眼道：「別要把我折煞了，現在我病病痛痛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這又算什麼呢？」將茶杯接過，仍放在桌上。轉身見齡官上身只穿着薄棉襖，哥綠緊身小襖，外罩珍珠皮玄色比甲，腰內束了一條淡紅色緞兒，下穿月白底衣。臉上略略黃瘦了一層，加以眉黛微顰，眼波斜溜，分外楚楚可人。小儒看到情濃，不覺神馳道：「你身上薄薄的兩件衣裳，又不蓋被，若再涼着，更外難受。」便代齡官將被往上提了一提，又握住他雙手道：「你手尖兒，多凍冰了，還要掙扎着起來，晚間須要多蓋着一層，出身汗，可好了。」齡官見小儒握住他雙手，又低聲悄語的，和他說話，不禁臉暈紅潮，迴眸一笑，忙灑脫了小儒的手，便道：「若被玉兒那促狹小蹄子看見，又要說多少話兒。」小儒聽說，反不好意思起來，亦隨着齡官笑了一笑。正欲起身，早見王蘭和琴官等人，都走了進來。琴官即至小儒面前道：「將才聞玉兒所說，心感不盡，只好容圖後報罷。」說着，眼圈兒一紅，意在下拜。小儒忙雙手挽住道：「你休得如此，使人不安。難得你一片孝思，誠爲可敬。明兒你即

立起木主，好待早晚侍奉，以盡你報答之心。」王蘭聽了，茫然不解，便拉住玉兒，追問原由。玉兒細說了一遍。此時連蘭官等人，都知道了。王蘭亦點頭稱贊不已，又問了齡官的身體。大衆正欲坐下，見家丁上樓來回道：「適才打聽得雲大人奉了恩旨起用，前赴浙江沿海一帶察看塘工，不日即至南京。」小儒聽了，笑向王蘭道：「在田今番來得甚巧，又有一場團聚，也好教他瞻仰瞻仰我們六豔堂的人。」王蘭聞說，亦欣喜異常，便拉了小儒，忽忽的下樓去尋五官、梅仙兩人，說知此事。未知雲從龍此番重到南京，有何事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 雲制軍奉命再巡工 馮太守貪功重黜職

卻說雲從龍自請假回了河南，早屆一年期滿。在從龍的意見，仍欲續假一年，攜眷到南京來，與小儒等人暢聚一番。誰料浙省沿海一帶塘工，當春潮之時，甚為吃緊。本地督撫，連忙飛章入奏，請旨興修，以防秋汛。恐臨時更難措手。李文俊聞知此事，即奏請起用雲從龍，前赴浙省一帶巡看塘工，便宜行事。況上次漕河潰漲，自雲從龍督工修理之後，至今永慶安瀾，毫無水患。不如仍派該督前往浙江督辦沿海塘工，俟告竣後再行來京。內廷見了此摺，甚以為然，恰值從龍假期已滿，即降恩旨，著雲從龍速赴浙省辦理。一日，從龍奉到廷寄，不敢怠緩，即忙收拾行裝，帶了婉容、小鳳等人，先向南京，將家小安頓，再往浙江。此時雲從龍是奉命巡工大員，沿途各地方官迎送不絕，所以南京久經得了消息，在路非止一天。今日已抵南京，合城文武諸官，皆出郭十里，遠遠迎接。座船泊了碼頭，從龍即與婉容、小鳳坐轎直奔新宅子裏來。隨後衆家丁等人，亦押着行裝進城。到了園門，小儒等接進從龍，彼此見面，各道契闊。王蘭即趕着將琴官等人來此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從龍聽說，亦甚欣然。早有五官帶着琴官等六人，與二十多個孩子，前來與從龍請安。從龍見了，贊不絕口，笑向衆人道：「我離此一年有餘，你們園子裏，如此興旺，真使滿園的花柳增妍。可恨我今番，不能過於耽延，即要赴浙，未免令人惆悵。事畢，又要入都陛見，不知可能再到南京。尚幸在此，猶有數日羈絆，我竟要很很的樂這麼兩日，何可使你們獨占羣芳，令春光笑我。」王蘭聽了，拍掌大笑道：「在田真是解人，明日我即備東道，先行請你。」小儒笑道：「者香又忙起來了。」

明日在田還要答拜台城各官，沒有空兒。不如後日爲始。我們輪流代他洗塵，以十日爲度。料想也不致誤了他的行期。」從龍點頭稱善。裏面方夫人等，亦接進婉容、小鳳，見禮入座，細談別後情形。說到紅雲身故，婉容、小鳳亦大爲傷感。洛珠即叫奶娘帶了寶書前來拜見。小鳳忙用手接抱過來，摩撫了一回道：「哥兒生得品相清奇，將來必成大器。紅姨娘有子如此，可以瞑目無憾。」即在身畔取出兩件小小金錠，做哥兒見面禮。婉容亦有所贈。方夫人笑着欠身道了謝，又吩咐將後進打掃出來，讓婉容等安置行李箱籠物件。內外忙忙碌碌，整鬧了一日，才算停當。綺紅、文琴早有緣篋等一千大丫頭，約了去說笑。次日，從龍答拜文武各官，又親到祝府謁見祝公。程婉容亦同了小鳳到江素馨那邊去了一趟。隨後祝老夫人帶着素馨、同孫兒祝夢庚親自過來答拜。方夫人即留下素馨盤桓數日。現在婉容所生之子，取名雲鶴，與各家一班小公子們，差不多的年歲，皆個個生得英奇詭秀。晚間小僮回後與方夫人商量：「仍在留春館前搭設戲台，中間用一重繡幔隔開，以便東邊款待從龍、西邊衆位夫人。因班子裏人少，分不開兩處來唱。我們已約定十日內輪流作東，你們最好也備下公分，請了雲太太罷。雖然雲太太常住在這裏，你們總要請他的。若另起爐灶，又費一番周折。」方夫人聽了，亦甚以爲是。即叫緣篋去請了蘭姑過來，說知此事。兩邊的酒席，須要格外豐盛，再吩咐廚房裏，十日後統共擺兒上來領價。蘭姑答應，自去料理。陳府衆家丁得了信，即忙着連夜將留春館收拾停當。又去通知了領班的家丁。來日早間，小僮即約了從龍過來。內裏方夫人等，亦邀着婉容、小鳳到留春館內。家丁們早擺開酒筵，東邊一席，是從龍、首座、小儒、王蘭、梅仙、五官相陪。西邊兩席，是程婉容、首席、方夫人、洪靜儀、江素馨、沈蘭姑相陪。次席是小鳳、首座、洛珠、巴氏、錦箏相陪。早見琴官、齡官上來，給人衆請安。先到了從龍面前，呈上戲目。從龍謙讓了一回，點了一齣。西邊是玉兒在簾外請了安，將戲目呈進。方夫人笑向婉容道：「玉兒這孩子，今年才十四歲，戲唱的甚好。我們將他叫進來，問他愛唱的那兩齣戲，就點他去唱，倒不好麼？」婉容聽說，即吩咐叫玉兒進來。丫頭們忙將簾子打起，玉兒搶步上前，又給衆夫人請了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婉容看着玉兒笑道：「這孩子卻生得討人喜歡。怪道陳太太誇獎他。你平時拿手的，是什麼戲就唱什麼。我們不點了。」玉兒連連應答，側身退出。一時台上開了鑼，今日琴

官等人俱抖擻精神，各獻所長，真乃響遏行雲，香生舞袖。從龍等人見了，無不喝彩。兩邊席上，一齊放下簞來。琴官等趕忙上來謝了，復又接唱。晚來，兩邊正席上，只點了數支絳蠟，卻在左右十間內，以及戲台口，全用白玻璃燈點起，那燈影迴光，照到席前，益發明如白晝。直至更鼓後方散，一連四五日。這日從龍道：「我們天天唱戲，甚屬無趣。今兒叫他們在席前坐着彈唱，豈不另有風味？」小儒等亦稱有理。即叫琴官、齡官、春官，同一班大孩子們，在東邊，蘭官、松兒、玉兒和一起小些的孩子們，在西邊，不用鑼鼓，只用笙笛。一順兒在席前坐下，衆人吃着酒，聽着他們彈唱。又賞下幾桌酒來，就叫琴官等在外間內聚飲。到了第十天，從龍強着，復了一日東道。酒至半酣，將琴官等人叫上，每人賞了若干物件。席終，即吩咐隨行衆家丁，各各料理。明日一早起身。小儒等亦因從龍飲限在身，不便深留。從龍回到後面，與婉容說知，明早登程。小鳳已將應用各物，檢點齊全，方各自安睡。次日黎明，從龍即起身，與衆人作辭，帶着衆家丁，直至碼頭。早有在城諸官，前來候送。從龍一一辭謝，上了船，即吩咐揚帆南下。走了八九日工夫，這日已至浙省地界。此時馮二郎已由湖州調署杭州府知府，因他在湖州府任上，聲名甚好，適值杭府出缺，冷桓即詳請二郎署理。聞得從龍已至，二郎也隨着各官出城迎接。祝伯青亦考到杭州府屬，從龍登岸，先去答拜撫軍，然後即來相會。伯青、二郎曉得從龍總要來的，卻早早在學院衙門等候。彼此見了面，略敘寒暄，遂寬去大衣，邀入內宅，細談別後衷曲。從龍即說到南京琴官等人，伯青道：「我前月接到着香來函，說及此事，他書中甚爲誇讚。在田今番是目睹過了，究竟如何好法，不妨說給我與楚卿聽着。」從龍笑道：「不愧者香來函稱贊，那爲首的琴官等六人，果然無匹。即其餘的一班孩子們，也各有好處。總之琴官等六人，與小癩、五官兩人比較起來，覺他兩人不能專美於前，那六人亦不肯甘讓於後。」二郎不待從龍說完，即躁足道：「偏我與伯青，纔離了南京，他們即有此樂處，真令人可羨。可恨伯青三年任滿，回都覆命，即可便道南京，一睹其盛。我在這浙省，不知那一年纔能回去呢？」伯青笑道：「楚卿不用着急，我倒有個盡善的方法，聞得實任杭府，不日可至，你仍要回湖州本任的，相巧在田奉命巡察塘工，你且暫緩回任，就託他奏請你隨工効力。事畢，你纔有陞賞。那時趁便告他一年半載的假，回到南京，任憑你怎麼樂去。」二郎聽了，喜歡異常，即起身，對着伯青深

深一揖道：『多蒙指教，我那裏還想什麼陞賞？只要有個巧宗兒，讓我回南京一趟就好了。』又回身，向從龍施禮道：『一切仰賴在田成全，我總感激着你們。』從龍笑着搖手道：『且緩，且緩，你雖說不求陞賞，既然隨了我，俟工程告竣以後，總有一個大大的保舉，何能獨把你丟了？這麼一來，你豈非公私兩益？這般好事，由兒卻不能便宜了你，當着伯青說明，楚卿怎生謝我？』二郎即笑着立起來道：『卑府既蒙大人肯於提攜，只求大人明示，卑府無不遵命。』從龍道：『伯青，你聽聽這樣尖刁話兒，甚覺可惡。』伯青笑道：『本來在田不好，堂堂一位欽差大臣，怎麼索起謝來？你既先開賄賂，即難怪楚卿和你尖刁。』三人說笑了一回，從龍便起身作辭。二郎亦回自己衙門。次日，從龍去與撫軍商量，揀選了幾名熟習塘工的人員，即有二郎在內，連銜奏請，隨工差遣。又一面飛咨浙閩督臣，前來會辦。恰好責任杭府到了，二郎忙着交代已畢，即另備公館，安頓家眷。自己亦趕着料理行裝，好隨從龍赴工。不數日，奉到批摺，着如所請。從龍遂會同撫軍，擇吉起程，帶了隨行各員，先由就近沿海一帶塘工，次第巡去，又派了各員分頭察看，何處宜修，何處宜堵，俟稟覆上來，再行核辦。隔了一日，各員紛紛進呈條語，又繪了各要害地方的圖本前來。此時督撫諸臣，均在工次，大家商議，定了章程，即連銜具奏，並申報開工日期，及動撥各庫帑銀應用。又逐段派員，雇募民夫，督工興修。從龍亦往來工次，巡察諸人勤惰，話分兩頭。單道二郎自派了工段，便開工辦理。又審度地勢，高下修築，每日不下上千名的民夫，各執所事，按部就班的去做。且沿海塘堤，多半石工，又要傳集工匠人等。況這麼一場大工，隨來各員，無人不願從中撈摸，總設法的寬展時日。雇來的民夫，以少報多的開支上去，在所不免。惟有二郎一人，恨不得立刻告成，既不負從龍重託，又可遂了自家的私願。見同工各官，如此懈玩，不禁焦躁起來。暗付道：『他們的居心，惟願辦個三年五載，才遂他們的貪欲。我怎生忍耐得下去？不若我趕着辦理，不由得他們也要隨着我振作。』想定主見，便吩咐管工的多雇民夫，重加工價賞號，須要不分晝夜的趕趕。又自己冒着風雨，終日在工次巡察，見有意緩的，即刻究責。真乃賞罰嚴明，絲毫不苟。誰知小人們另具一付肝腸，他卻不想，雖然日夜趕趕，較別段的工價雙倍有餘，而且又有賞號，只記恨着二郎，不容他們偷懶。即三三兩兩的，在背後怨聲不絕，又不敢不遵驅遣，惟有一味的只求速成，全不審地。

勢鬆緊，及工料堅固。管工的亦因二郎懼的急促，也只好將就了事。二郎又與水利一事，不甚瞭然。況此時存了個欲速的念頭，見他們齊心追趕，指日工夫，十成八九，心內好生歡喜。這日，二郎早起，帶了兩名貼身家丁，赴工巡視。到了旁午時候，忽然西北上遠遠起了一片烏雲，轉瞬漫延到面前，佈散開來，隱住日色。旋又風聲大作，天色分外昏黑，竟有欲雨之勢。家丁上來，請回工所以避風雨。二郎怒道：『我若走開，這些民夫，必然也去避雨。今日開工未完的地方，被雨一淋，定見倒塌。你快去知照他們，在未雨之先，速速搶成，只要封了頭，就不怕雨了。格外多加賞號。』家丁見二郎發怒，不敢再回，即忙着去取雨具過來伺候。先吩咐管工的，曉諭各夫知道。頃刻那風聲愈急，雨亦隨至，竟如瓢潑盆傾。可憐那些民夫人等，見二郎尚站在堤上，如何敢去避雨？只得直挺挺的，在雨裏挑築，費了無限氣力，挖起一方土來，未到堤前，早經淋盡。就是那新砌的石工，被這急雨一衝，亦東倒西歪，不禁人人齊聲叫起苦來。二郎縱有雨具遮蓋着，無如雨勢甚猛，逼身皆濕。現在雖說是初夏天氣，風雨沾身，十分寒冷，亦覺支持不住。再見堤下工匠人等，被雨淋得如鬼魅相似，心內着實不忍，便叫家丁，傳話人衆，暫且躲避片刻。一俟雨止，即行前來補做，不得誤事。說罷，帶着兩名家丁，轉身下堤去了。工匠等人聽說，好似遇赦一般，齊齊胡哨了聲，一閃而散。二郎回了工所，換了衣服，進點飲食，早已黃昏時分。少停飯畢，張了燈，外邊風雨越發狂大。二郎坐在窗前，呆呆的出神。聽那空林怒吼，簷溜奔騰，竟有些害怕起來。又記望着未完的工程，眼見得這一夜過來，前功盡棄，尚不知這般大風大雨，下到何時方止，引起滿肚愁煩。又勉強坐了半刻，正欲去睡，陡然聽得外邊如天崩地塌的一聲響，二郎很吃了一嚇。霎時又聽得四面人聲鼎沸，情知工上出了事故。正待喚人出外探聽，忽見管工的忽忽進來，回道：『夜來北風，催着潮水，陡添四五尺高，將今日未完的工段，沖開有十數丈寬，連鄰段都震動得甚屬可危。現在潮水多灌進堤內，附近居民，紛紛逃避。各段大老爺們，均到了工上，在那裏督率民夫，多方搶護。特來請示，如何辦理。』二郎聽完，直嚇出一身冷汗，連連躁足道：『這卻怎麼了？偏偏此剎風雨大作下來，若再挨這麼一會兒工夫，即可保住。這不是天老爺與我作對麼？』外面早將報事的快馬，備了幾匹伺候。二郎急帶着衆家丁，飛身上騎，直奔工次。遠遠見堤上燈火，密如星斗，搶護的工匠人等，一片聲叫

喊。再聽那水聲澎湃，宛若江翻海沸，四野居民，呼兒哭女，悲號甚慘。二郎在馬上，蹀了一腳，自恨道：『多是我辦理不妥，累了這些百姓，受此無辜之災，又怎麼對得起在田委任的一番美意？』即加上一鞭，到了堤前，慌忙下騎。早有毗連鄰段的各員圍攔上來，與二郎相見。有的和他商議，如何趕緊搶護，也有埋怨他，不該貪功求速，致有今夜意外之變，又有妬忌他的，正遂了他們的心願，卻從旁冷一句，熱一句的，半譏半笑。二郎此時，亦無暇與衆人分辯，忙走近沖開的地方一看，果然有十數丈寬闊，那堤外的水，如滾銀瀉玉的一般，直流入堤內。又值長潮之際，水勢分外兇猛。二郎見了，束手無策，嘆了聲道：『縱能搶築起來，亦有應得之咎。何況這般滔滔水勢，從那裏下手？』不如去與在田商酌，看他有何計較。不過拚着我這知府丟掉了罷。天就塌下半邊來，也沒有事。』遂叫家丁，仍帶過坐馬，亦不與衆人說知，上了騎，即向從龍行轅而來。此時天色已明，從龍在行轅久經開報，很吃了一驚。聞二郎前來，即請入內裏相見。會了面，便問現在情形若何。二郎細細回了一遍。從龍聽了，半晌無言道：『此番將你奏請隨工効力，倒反負累你了。連我都有了處分，你的處分，不問可知。所幸本省督撫，均因開工與修告成，尚需時日，俱各回衙門去了。我猶可代你彌縫一二。總之，碰你的運氣罷。』二郎笑道：『在田直至今日，尚非真知我者。我前在淮安，即不以功名爲念。難道日下，我又換了個馮楚卿麼？你切不可顧念私情，須憑公辦理，不要惹外人說你與我舊交，祖護着我。背地計議出什麼長短來，那倒不是你累了我，卻是我累你了。』從龍點頭稱是。即傳話外面伺候，赴工看視。二郎亦隨着同行。不多一會，到了工次，各員早來迎接。從龍下了轎，親到堤上。見水勢已平，一則因風雨皆住，二則潮信已退，不過暫時之水，非秋汛可比。從龍稍爲放心，便吩咐各段夫匠，且停挑築，均來搶修這沖開的堤口。若待潮信重來，將下面腳根刷鬆，那就難於收拾。自己亦坐在堤前監工。人衆見從龍在此，無不踴躍爭先，約有兩個時辰，早將堤口堵閉。即是夜潮再至，亦可無礙。從龍復切實叮囑一番，方回行轅。又將被水居民，着地方官查明，妥爲撫恤。此處工段，另派了隨員前來接辦。即將二郎撤去差委，然後行咨督撫會銜參奏。次日，二郎過來作辭，先回杭州，聽候發落。隔了數日，從龍奉到諭旨，據該督等奏參，本任湖州府知府馮寶，貪功僨事，咎有應得，着即革職。姑念前在任所，尚知操守，所有糜費堤工銀兩，加恩免其賠繳。

至該督等自請議處一節，着毋庸議。從龍即函知二郎，二郎得了信，即進來說知小黛，打點擇日起身。小黛平時亦是心胸曠達的人，又開得要回南京，仍與衆夫人同住，也倒歡喜。忙着與穆氏料理行裝一切，準備登程。此刻杭湖兩府的百姓，聞知二郎罷官而去，莫不嘆息。幾個有頭臉的紳耆，多約齊了，前來相送。到了二郎臨行這一日，俱齊集河干拱候。二郎與衆人謙遜了一回，方登舟揚帆而去。單說雲從龍自參去了二郎，恐怕各員內再有疎虞，擔當不起。遂派了兩名誠實可靠的隨員，往來稽查。又親自不時的赴工機巡。各員皆知二郎與從龍至好，尚且執法參奏；又深悉從龍爲人，便介，毫不徇情。衆人俱兢兢業業的，小心辦理。直至七月中旬，所有浙省沿海塘工，全行告竣。陸續稟報上來。從龍均一秉至公，親收工程，一面出奏普慶安瀾。又將各員分別保獎，並動用各項造具清冊，咨部查核。辦理已畢，便起身到杭州來候旨。卻好途次，與伯青相遇。伯青早知二郎誤工被參的情由，笑向從龍道：『楚卿本意，原欲工成回南京一行，而今卻遂了他的心願。只未免罷官而回，令人難處。幸而他素昔名心尚淡，遙想倒沒有什麼過不去。』從龍亦笑道：『據你這麼一說，我倒不是參了他，倒是成全了他。』楚卿豈不要感激我麼？竊恐他此時背後，恨得我什麼兒似的呢。』兩人談說了一回，因均在途次，不便久停，彼此分別而去。從龍到了杭州，適值奏摺已回，保獎各員，悉如所請。本省督撫諸臣，俱各加三級，交部從優議敘。雲從龍着來京陛見，另有恩旨。從龍見了，即趕着收拾北上，暫且不提。再表二郎，一日已到南京，即叫衆家丁，仍押着行李等件，直向繪芳園來，自己與小黛隨後亦至。小儒、王蘭，早得了信，齊來迎接。裏面方夫人等，亦接進小黛，仍將舊住的一進宅子，打掃出來，與小黛安頓。二郎與衆人見過了禮，小儒等人，先爲抱屈，又安慰了一番。反是二郎談笑自若道：『當日到淮安府任，即屬意外之事。後來因事降改，我即想終身不出山了。誰知前日蒙李相薦舉，又荷聖恩浩蕩，不棄菲材，命守湖州。原欲在這數年中，解組歸田。恰值在田來辦海堤工程，又是我情願隨他前往的，我就想由此乞退。那知一夜風雨，塘工崩裂，這是我自貽伊戚，與人何尤？況在田奏參，分所當然，安能以私廢公？從此我拋去這微名，竟成閒雲野鶴，任我遨遊；又何必整日的在那名利場中混來混去，引入人俗，而且你們在南京，朝歡暮樂，令人羨慕不已。我初間在田所說，即想暫時歸來，才遂心願，而今竟如我所欲，不過棄去』

的是身外浮名，與我毫無損益，我馮楚卿仍是馮楚卿的本來面目。你們沒以為我怨恨在田，我實在要感激在田呢！」王蘭聽了，先拍案叫好道：「楚卿雖在名利場中，走了一番，卻未沾染着半點習氣，真不愧我輩中人。」二郎卽扯了五官起身道：「我們到奪豔樓去。我已聞名日久，今日既回了南京，倒要看看琴官們是何等樣人，我纔放心。」小儒、王蘭亦同了前來。方走過紅香院前，卽順風聽得那一派笛韻悠揚，歌聲溜曉，使人心醉進了門，見一班孩子們，都坐在階上溫習平時所唱的曲子。見人衆走入，卽忙起身迎出。五官便指着二郎道：「這一位馮大老爺，就是我們常說那綽號美二郎的。」衆孩子們聞說，都笑了笑，一齊過來向二郎請安。二郎一面拉住衆人，又回頭笑罵五官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時常的要打趣人，我這混名，還怕他們不曉得麼？偏要你提盆點注的，說出來，明日我也替你編個混名兒叫，纔快活呢！」五官笑道：「你儘管編去，我決不像你多心怪意的。」彼此說笑着，已至樓下。琴官等人，亦得了信，趕着同下樓來，與二郎相見。二郎看着人衆，惟有點頭稱讚而已。王蘭道：「明兒我做東道，請你看戲。你此時見了他們，就讚好不絕，再見他們做戲，你還要讚不絕口呢。」原來日前小儒和王蘭商議，就在樓下假山前面，砌造了一座戲台，以便平時宴會。如有喜慶等事，或女眷們要唱戲，再向裏邊搭台。次日，王蘭卽吩咐擺了酒席，代二郎洗塵。衆人均坐在樓口，正對戲台，果然看得十分明白。少頃，開了鑼，每逢一人登台，二郎卽叫好一次。又將浙省帶來的綢緞，分賞琴官等人。直至更鼓方散，接着小儒、梅仙、五官，輪流請了二郎。內裏衆夫人，亦備了戲酒，替小黛接風。忙忙碌碌，早至中秋節下。瑣碎煩文，毋庸細述。這日，二郎早起，信步來尋五官閑話。又欲折幾枝丹桂回去，插瓶賞玩。到了叢桂山莊，見跟五官的小童，上來道：「五爺同金大爺，到琴官兒那裏去了。」二郎卽掉轉身向奪豔樓來。走進院門，只見玉兒和一班孩子們，在院落內捉迷藏頑耍。恰值玉兒當場，見他用一方大紅汗巾，紮在臉上，東西兩邊亂摸。那些孩子們，或前或後的藏躲，猛撞頭，見二郎走進，人衆正欲上前招呼，二郎忙搖手止住，看玉兒這般形像，不覺好笑。玉兒聽得身旁有人笑着，卽順手一把扯住，除下汗巾，見是二郎，不禁笑了起來，道：「怎麼你也到這裏來？今兒我真晦氣，倒當了好幾次場了！難得將你抓住，誰叫你來的，你替我當場罷！」遂不由二郎分說，將汗巾代二郎把雙眼紮好，在背後推了一

下道：『你好好的摸去，別要碰到柱子上，砸起老大疙瘩來，我卻不管！』說着，自己亦躲了開去。那些孩子們，見二郎當場都笑個不了。二郎站在院落中，笑道：『這個買賣，倒有二十年不幹了，今兒待我試試看！』又叫着玉兒問道：『你可在場麼？別要你躲開了，使我摸不着！』玉兒道：『我怎麼不在場？你摸就是了！』二郎聽得玉兒在一旁說話，即搶步上前來抓他，慌得玉兒跳了開去。那些孩子們，爲忙着躲避不迭，分外笑聲不止。此時梅仙、五官、同着琴官等人，亦伏在樓口觀看。見二郎在院中亂跑亂摸，均大笑起來。正喧鬧之際，小儒王蘭亦走了進來。小儒笑道：『楚卿你怎麼好？同一班小孩子們在這裏混鬧，可不是笑話麼？』二郎趁勢兩手將小儒王蘭抓住，道：『摸着兩個了！』即用手解下汗巾，摺與玉兒道：『隨便你叫他們那個當場去，我也不管了！』便一逕走入樓下，坐着喘息。小儒王蘭同那些孩子們，也笑着入內。梅仙等人，亦下樓來。五官笑向二郎道：『我卻不知道，你還有這般好手段。停刻我同小嫻和你三個人，捉迷藏去！』二郎搖頭道：『饒了我罷，我不過摸了兩轉，你聽着我倒喘不了，若再去摸一會兒，可不要睡下來摸麼？』引得小儒等人，復又大笑。只見家丁取着一封書子進來，回道：『江西二老爺那裏有人來了。』說着，將封函呈上。小儒接過，見是仁壽的筆跡，連忙拆開觀看。未知陳仁壽來書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祝伯青典試赴洪都 江子騫陳情歸白下

卻說陳小儒正和王蘭等人，在奪魁樓下談笑。見家丁送進一封書子，說是陳仁壽寄來的。忙拆開細看，前面敘說在江西巡撫任上的情由，並月前玉梅生了一子，取名寶文。後面又說到祝伯青現在放了江西正考官，江漢棧業經告了終養，已蒙恩准。本意前月就要回來，因伯青亦欲於場後請假回籍省親，所以約了漢棧等他結伴同行。小儒見仁壽得子，甚爲喜歡，又見伯青、漢棧不日都要回轉南京，便笑嘻嘻的，將來函遞與王蘭等人觀看。惟有五官分外得意，即笑向琴官道：『祝大人也要回來了，每次對你們說，我生平知己，只有伯青一人。妙在他處處能體貼出人家的甘苦，沒說我過於驕贖了他，待你們見了面，那時就知道了。』琴官等人，不獨屢屢聽

得五官稱說伯青，他們也曉得梅仙、五官兩人，皆多虧伯青提拔出了火坑，亦恨不得暫時一見，可想那姓祝的，不知怎麼一個溫存性兒，能使五官念念不忘。聽得他們指日即可回來，衆人亦覺欣然。小儒即袖了仁壽來函，忽忽向後說：「知方夫人等晚來，衆位夫人亦得了消息，都歡喜非常。暫且不提南京的話，單說祝伯青浙省學差三年任滿，等新任到了，交代已畢，便打點久京覆命。正逢今秋寅興之年，即放了江西正考官，並着毋庸來京，即由浙省馳赴江西。又加恩轉陞了大理寺正卿。伯青忙着專摺謝恩，遂趕緊起程。到半路上，待京中副考官到了，一同前往。適值江漢棧在臬司任上，已託了陳仁壽代他奏請開缺回籍養親。因江老夫人年高衰邁，又不服江西的水土，不時要生病，漢棧甚爲憂心，遂決意請告終養。起先江老夫人並不准漢棧開缺，經漢棧再三婉稟，道：『當日兒子在山東任上回來，即不思再出，惟願奉侍二親，承歡朝夕，稍盡了爲子之職。後來父親去世，母親又切實訓勉，當以致身於君爲重；亦因母親肯隨任奉養，現在身體又時常不適，使爲子之心如何能安？恐顧此失彼，反負聖恩。總要求母親成全。』瓊珍小姐亦從旁竭力勸諫。江老夫人方纔答應。漢棧見老母允許，喜悅非常，即忙着來見仁壽，請他趕緊派員接署，好讓他早爲回籍。仁壽一面出摺奏請簡放實缺，一面派員前來署理。漢棧交卸了臬篆，正欲料理行裝登程，恰巧伯青已至，聞得漢棧告了終養，不免打動了自己思親之念。雖然父母在堂，康強無恙，究竟膝下只生我一人，終覺甘旨有缺。不如待秋闈考畢，趁此機會，請假一年，回籍省親。便來與漢棧商量，又約他一同起身。漢棧不便推卻，只得另賃了公館住下。又將此事稟明了母親。江老夫人亦叫漢棧等待伯青同行的爲是。所有閩中應辦事情，不須細贅。伯青出了場，即專摺入京。又搬了過去，與漢棧居住。一日，奉到諭旨，恩准給假一年，回籍省親，俟期滿再行來京供職。伯青見了，遂與漢棧商議，擇期起身。陳仁壽即請了他們過去，擺酒餞行。又留著盤桓了幾日。漢棧叫人去雇下兩號大船，一隻是江老夫人與瓊珍小姐乘坐，一隻是自己與伯青乘坐。其餘十數隻小船，安頓隨行家丁僕婦及箱籠物件。這日早間，仁壽親自前來走送，大小文武，聞得撫軍出外，多趕着過來伺候。伯青、漢棧再三辭止。待仁壽回了城，始揚帆開行。此番是衣錦榮歸，在路毫無耽擱。將到南京，漢棧便差了一名家丁，先行回去，打掃住宅。今日已抵碼頭，漢棧即迎請江老夫人，並家小人

等進城，伯青亦回自己府第。祝安忙率領府內衆家丁，在大門外迎接。伯青下了轎，直向上房來見父母請安。祝公因伯青遠路回來，略開了幾句，便命他回房歇息。素馨小姐早在堂前相待。夢庚今年已八歲了，六歲上祝公即請了一位西席，在府內教讀。夢庚讀書，甚爲聰敏。祝公愛惜孫兒，如同至寶。此時在書館內，得知父親回來，趕着進內，上來見伯青請安。伯青見夢庚業已長成，又彬彬知禮，回憶行之時，甫離懷抱，即將夢庚叫到面前，問他近來所讀之書。夢庚朗朗的回答。伯青心內甚爲歡喜，便起身換了便衣，夫妻細談別後各事。用過晚膳，早爲安息。次早，即去見小儒等人。隨後漢槎亦到，彼此相見，各敘離衷。二郎道：「我料定你們也該回來了，久在外面做官，有什麼好處？我們舊日的一班人，而今又聚在一起，真乃難得之事。只少在田一人。想他此番陸見之後，仍要出來，惟恐他放得別的省分去，急切就難聚會。裏面諸位太太們，倒是一人不少，較之當日，只可惜晚……」二郎說到此處，自知失言，連忙住口。伯青早已聽得，分明二郎說的是只可惜晚秀沒了，他怕我傷心，故而不說。不禁觸起前情，眼眶兒一紅，回頭向王蘭道：「前年我在浙江，蒙你寄到甘老代晚秀作的序文，與一班名下諸君的題詠，我當即刊刻分送各處。又在浙江、江西兩處，託人題了若干詩詞，共續成四卷，取名闌貞集，不知這名目可還用得？在我的愚見，諸人所詠，無非表述晚秀生前，及死後的奇異，故以「闌貞」二字包括。況又盤先生的序文，後面曾有闌幽貞於地下，香到梅花，這麼一句。」小儒、王蘭一齊點首稱善。五官在旁忙問道：「我做的那兩首詩，都刻上去沒有？」伯青笑道：「別人的都刻上，偏生將你的丟下，是甚麼意思？而且你那兩首詩，做的很好。」小儒笑拍着五官的肩頭道：「從此你這詩翁的名聲，連江浙兩省地方，多曉得了。必然有人不遠千里而來，和你求詩求畫呢。」五官笑了笑，即起身到琴、蘭樓，將琴、官等人，領着來見江、祝兩人請安。伯青見了，大爲痛贊。惟於琴、官，格外賞識。小儒又留住他兩人，吃了午飯，方各回府第。次日，小儒等人，自然備下戲酒，代伯青、漢槎接風。衆位夫人，亦請了瓊珍小姐過來，宴會了數日。一日，漢槎來尋小儒等人閒話，即說到自己的府第：「房主要來收贖，欲想買他的，他又所求甚奢，我倒想搬過來，與你們同住。家母卻執意不行，日內已叫人四處尋覓房屋，總不甚合式。」梅仙聽了，即接口道：「我們這園子後身，倒有兩個宅子，一共有二十多進，就是那王

義的。因近年失修，壞敗不堪，他又無力修理，前日我聞得人說，他急於求售，又沒有那麼個大主兒來受。不如你同伯青商議，合買下來居住，再開個耳門，通到這邊園子裏，即可朝夕相聚，豈不好麼？」漢槎聞說，連連稱好道：「我同伯青商酌去，他若不願意合買，我定見是要的。」便起身作辭，一逕來會伯青，說知此事。伯青亦甚願意，即扯了漢槎去見祝公。東明原委，祝公也到過繪芳園兩次，大爲誇獎園子裏的景緻幽雅。此刻聽說，可以與繪芳園通連，頗爲高興道：「橫豎這邊住着，與那邊住着，同是一般的。這所房屋，亦可與人家，還怕抵不上那邊的價目麼？」而且又與子籌合住，倒也相宜。他們暮年姑嫂，亦可常時相會。子籌回去，請問令堂的行止，我這裏沒有不行的。」伯青見父母允許，歡喜非凡，也同了漢槎至江老夫人前說了一遍。江老夫人聞得與祝府同居，甚爲欣然道：「你兄弟們做主，就是了。須要屋宇寬敞曲折，若是本來的低小，即重行砌造，不可惜費銀錢；那般礙眉碰鼻的屋子，我卻不願購。」漢槎連聲答應，遂邀了伯青出外，吩咐人去請梅仙過來，託他與房主說明原價，即可開工興造。又叫他同五官兩人監工，應用的款項，到我和伯青那邊去領。伯青亦重託了梅仙辦理。來日梅仙與王義一說便行，當即兌付房價，收過房屋，喚了瓦木匠頭，前來看何處宜修，何處宜造。又繪了圖式，送與伯青，漢槎觀看，便擇吉開工。到了開工這一日，伯青、漢槎俱吉服到此，破土行香，即看定地勢，先在紅香院東首，開了一道耳門相通，以便梅仙、五官早晚監察工匠等人。小儒、王蘭亦不時過來指點。好在是現成的房屋，不過修理改造，約有兩月工夫，早已煥然一新，仍分作兩個宅子，外面新砌成兩座八字門簷，前後共五進正宅，內裏總有門可通，直至後面，亦造了小小一座花園，當中用紅竹夾成隔離，兩邊一排兒盡是垂楊。竹籬中間，有一重六角門，上面題着：「綠楊宜作兩家春。」又在籬前鋪成白礬石馬脊甬道，即通着這耳門出入。兩邊園內，均有亭有臺，地方雖然狹小，倒還幽緻。小儒亦在這園子裏，門前蓋了一所屋宇，撥兩名家丁在內，專司這耳門啓閉之責。江、祝兩府，皆擇定三日後遷移。小儒等人，早送過戲酒，預備本日應用。這日清晨，江老夫人、祝公夫婦，帶着合府內外人等，吉時進宅。先一日，即將各色物件，全行發過，此刻兩處府內，皆張燈結綵，十分鬧熱。小儒、王蘭、二郎均過來道喜。合城官紳等人，得了信，亦要前來。各處照料，仍是梅仙、五官兩人。小儒又在外面傳了一起班子來，

在六廳堂內，好兩邊府內一齊開鑼演唱。衆位夫人，亦早早的過來；內外直至三更始散。次日，又補請親友，均是小儒等人相陪。一連三日，方纔清楚。方夫人又請過江祝二位老夫人來，逛了一天園子。由此各家不過隔一道耳門，朝夕往來，甚爲親密。這日，小儒早起，意在到伯青那邊去。方走過紅香院前，見齡官坐在一叢芙蓉花前石凳上，癡癡出神。小儒走近道：「你早在這露地上坐着想什麼呢？」齡官擡頭見是小儒，便笑吟吟將身子向旁邊挪了一挪道：「你坐下來，我正有件事和你商量。」小儒亦笑着坐下。齡官道：「適纔我與玉兒一同來，看這芙蓉花的，他到祝大人那邊去了，我懶得過去，在此坐一會兒。正欲尋你去說話，恰好你又來了，可不是怪巧的。前日五官代我畫了一個小照，琴官兒他們見了，總說很相像的。他們也高興，請他畫了。又說什麼我們六個人，皆畫在一塊紙上。我也沒有理他們，特地來問你聲，還是單畫的好？還是畫在一起的好？別要將我畫成的臉，糟掉了。」小儒見齡官語言宛轉，眉目含情，不由得心內又動了一動，笑道：「自然是合畫的好。一則人多，畫上去倒不熱鬧些；再則也見得你們義氣。如果你定要單畫一軸兒，也使得，就是一個人，沒甚情趣；將我畫在一旁，陪伴着你，免得你寂寞，可好麼？」齡官抿着嘴笑道：「你說的可希奇！我要你陪伴什麼呢？你同你們太太，姨太太，畫在一起，纔合宜呢。」小儒搖頭道：「我最怕畫在一起。上年畫了一軸，至今我總沒有叫掛着。」又挨近身，低低的笑道：「我想和你畫在一起，不是一般的麼？」齡官聽說，臉一紅，斜溜了小儒一眼，雙手推開小儒，故作怒容道：「別叫我清早的時候，碎着你罷。人家好意請問着你，卻惹出你這些混話來！下次你再和我說這些混話，可是不依的！」說着，便在小儒腿上使勁的擰了一把，又撲嗤的一聲笑了起來。小儒自前番去看齡官的病以後，卻深愛他姣媚可人，在六人之中，另眼相待。齡官亦知小儒待他甚厚，即有心日後依棲小儒，可以得所。今日故意的生氣，試探小儒性格。此時小儒不覺心蕩神馳，攔住齡官的手笑道：「你好意思認真碎我麼？我這個腿上，被你擰了這一下兒，現在尙怪痛的。我恨不得也要擰你一把，不過你同我生氣罷咧！」便伸手故意來擰他的腿。齡官見小儒全不介意，仍是低言悄語的，和他說話。即趁勢反閃躲。小儒懷內笑道：「我最怕癢的，你若碰我一下兒，那可我真要和你翻臉的！」小儒亦順手，將他攔住，正欲再同他戲謔，聞得花外一羣人說笑而來，急

忙鬆手起身走開。早見琴官、春官、蘭官、松兒等人，走到面前。松兒笑向齡官道：「我那一處沒有尋過你，咋兒我們商議着，小照畫在一起，你沒回答我們，到底你行與止呢？別要因你一人不行，就誤了我們的正經。誰知你卻在這裏和陳大人說話兒。早知你們在這裏，我們也不來了，沒的討你們厭呀。」齡官見衆人前來，生恐將機與小儒的情形被他們見着，忽聽得松兒取笑，不禁滿臉緋紅，立起身來，趕着松兒，打道：「你這小兒頭，也學着說尖巧話兒！我同玉兒到視大人那裏去的，因陳大人問我的話，玉兒先去了。你即胡言亂語的起來，我定見撕你的嘴！問你可敢打趣我了？」松兒忙躲到小儒身後道：「齡官兒要打我呢，你可攔着他。惟有他最相信你的說話。」小儒即走過攔住齡官，回身笑指松兒道：「怪不得齡官兒打你，饒不着要我勸解，還說這些歪廝纏的話！你怎麼知道他相信我的話呢？我也恨不能幫着齡官兒打你一頓！」松兒笑瞅着小儒道：「你也要打我麼？別叫我說出不好聽的話來，你們倒沒好意思。」說着，一溜烟跑進後耳門內，尋玉兒去了。齡官又笑又恨道：「停刻再和他算帳，除非他今兒別見我的面，我要饒了他，也不是人！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一班的人，只有松兒、玉兒這兩個，小油嘴討人厭的，任憑什麼話，到了他們口內，總要說的有形有影的。」琴官亦笑道：「你們別淘氣罷，究竟齡官和我們的小照，合畫呢？單畫呢？」齡官道：「正因這件事，來與陳大人商議的。我想咋兒已經單畫了起來，不若再和你們合畫一軸，豈非兩便？」小儒道：「倒也使得。不過叫五官多畫一個臉兒，他也不好推卻。我們此時，就尋他去，多分也在伯青那邊。」便與齡官等人走進耳門，過了甬道，見迎面三間屋子，四面栽的是翠竹青蕉，十分幽密。上面題着「聽雨軒」三字，是伯青平時憩息的所在。上了臺基，果見伯青、五官、松兒、玉兒四人在內。齡官讓衆人進內，用手杈住門道：「松兒，你怎麼說，橫豎在這三間屋子裏，看你又躲到那裏去？」松兒笑着道：「好哥哥，饒了我罷，下次再不敢亂說了。若再放肆，隨你怎麼打我，倘然你定見要和我過不去，少停背着人，我替你下跪陪禮兒。」齡官道：「你們聽聽，到這時候兒，他還要占人的便宜，我真不能饒他。」說着，便搶步進來。小儒又攔住道：「松兒還是個小孩子家，他知道甚麼，不過信口的亂說。你爽性看我的面子，饒了他罷。」齡官發急道：「當真我相信你的話麼？我此刻饒了他，倒不希望，還要被他笑我無能呢！」便奪過小儒的

手，仍要來打松兒。伯青笑道：「你們鬧的什麼原由？說與我聽着，替你們評評誰是誰非！」齡官遂從頭至尾，細說一番。伯青道：「這卻是松兒沒理，你看他此時這般可憐兒的模樣，聽見你要打他，臉都嚇黃了。我叫他給你陪禮，你可饒過他罷！」齡官聽了，方纔沒事。松兒即走過來，笑向齡官作揖道：「好哥哥，總是我的不是，你要恕我年輕，別要記憎着我。」又轉身向伯青道：「不看你的金面，齡官兒斷不肯和我干休的。容我明兒虔誠恭敬叩頭奉謝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松兒未免過於欺我，兩次替你勸解，你總不該謝我一聲麼？」松兒道：「別引我笑話罷，只道齡官兒真相信你的話，我纔託你勸解的，那知連你都討了沒趣，倒叫我怪臊的。」小儒道：「松兒，你好，有下次呢？明兒齡官再和你過不去，你跪着求我，總不替你勸解了。」松兒笑道：「不用你多慮，我家齡哥哥向來同我最好的。今日本是我不好，當着人和他說笑，他纔生氣的不信，你問着他，多分他現在心裏懊悔什麼兒似的，好說我家松兒兄弟，平時怪好的人，又與我情投意合的，怎麼今兒在衆人面前，要打他，給他沒臉？不要惹他怪我麼？我先說，背着人替他下跪陪禮，是騙你們的，少停他倒要背着人給我磕頭，還要自認多少不是呢。」松兒說畢，引得衆人都大笑起來。齡官亦笑道：「你這小鬼頭，結實可惡。我此刻也沒有氣力和你鬭口，回到樓上去再同你說話。」蘭官道：「你們是來請五官畫臉的，被齡官與松兒鬧了這大半日，現在你們既和了事，我們也好畫臉了。」便將人衆要畫在一起的話，對五官說了。五官道：「叫我畫，卻容易；但是畫成了，你們將甚麼謝我？」玉兒忙道：「我謝，我謝，隨你柳哥哥怎麼吩咐，我總怎麼依着。只求你將我的臉畫好，別要畫出怪樣兒，叫人見着笑話。」琴官道：「玉兒，又來混鬧了！好好的，人怎樣畫出怪樣兒來？你纔然要畫成怪樣兒，五官還不肯丟這個聲名呢。」玉兒聽了，也不去理會。琴官便扯了春官兒，將一張螺甸小方几，擡到窗前，隨手將朝南窗子吊起兩扇，又將伯青案上筆硯等物，一齊搬過。又挪了兩張座頭，在小几前安放。自己即先在對面坐下，道：「柳哥哥，請你先給我畫罷。」五官道：「你們看玉兒這樣性急，好像我不肯代畫的一般。」亦笑着坐下，先將紙上約了方寸，然後擡起六個人的面目地步，方拈起筆來，細細描摹玉兒的神致。琴官等人，多圍攏來觀看。伯青道：「玉兒生成這淘氣樣兒，五官須要格外將他畫得淘氣些，纔有趣呢。」五官笑道：「我心內久已有了

成見，包管畫出來，你們總要叫好的。」衆人正在說笑，見二郎也走了過來，笑向五官道：「我各處尋你們不着，原來你的買賣上門了。後來奪魁樓去，纔知道你們在這裏畫臉呢。不知你們怎麼代五官潤筆？」玉兒扭過脖子道：「不勞你費心，替柳哥哥愁着沒有潤筆，我早經想下了。我們六個人，公送他一件好東西，都值得上這潤筆的費資。此時卻不告訴你。」五官一面提筆畫着，道：「玉兒，你可別囉囉罷，正在用神的時候，偏生你要和楚卿去說話，倘或畫走了規模，那時又好說。我有意同你鬧頑意兒，你再伸腰扭項的，我可不會了。」玉兒聽說，忙又端端正正的坐好。二郎拍手道：「玉兒今日也被人挾制住了，你只好同你七答八答的手段，你是好些的兒，同五官拗強去，偏不要他畫，我纔真佩服你是個玉兒呢。」五官道：「楚卿，你可別同他鬧罷，你看玉兒嘴嚅嚅的，又要說話了。設若走了手，他定然要我重畫的，那可又不費一番周折，你不是與我鬧麼？」二郎笑了笑，方走了闖去道：「子鶯，小癩，到那裏去了一早起，總沒有見着他們。」伯青道：「小癩往我們田上去了，子鶯聽說身子有些不爽適，停刻我還要去看他去。」二郎又向小儒道：「將纔我見外面送進一封書函，說是在田從京中寄來的，現在已送到內裏去了。我想在田在京多時，也該有了消息。他的家書，總該有致我們的書函在內。小儒何妨去問聲，免得我又走一趟兒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懶得去，偏生我願意去麼？」說着，便立起身與忽忽的出耳門而去。這裏五官早將玉兒的臉畫成，遞與伯青。二郎觀看，人衆見了，無不喝彩道：「真正畫的酷肖，連玉兒滿臉頑皮的形容，總畫了出來，拜服，拜服。」五官道：「你們稱好是沒用的，須要本人中意呢。」便隨手在書架上，取了一面手鏡，遞與玉兒說：「你仔細認認你的本來面目。」玉兒接過手鏡，歪着頭，看了半晌，笑道：「真個與我一般無二，惟恐一胎兒雙生的兄弟，尚不得這麼相像呢。」二郎道：「好了，俗說中了本人意，即是好東西。五官的潤筆，可以拿穩了。」玉兒笑道：「柳哥哥有無潤筆，與你什麼相干？偏是你不放心，難不成你還想同他分肥麼？」便丟下手鏡道：「柳哥哥，你不要理他們，請你接着代齡官兒畫罷。我要他在一起兒的。」五官道：「你們六人內，惟有齡官畫了兩個，你要記着，若是送我東西，他可是要兩分的。」齡官笑道：「那個自然，不用你交代，就是全數派我一個人獨出，我也沒得推諉。」即在玉兒的座頭上坐下。五官正欲舉筆，見小儒笑嘻嘻的拿着

一封書子遞來道：「在田已復任兩江，不日就要到了。你們可知那送書的人，是誰說起來，卻也奇怪。」伯青聞說，即忙在小儒手內接過來，與二郎同看。五官亦擱下筆，走了過來。不知雲從龍怎生又至兩江，那送書來的人有何奇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雲在田復任兩江 徐齡官標名六豔

話說雲從龍自由浙江奉命入都，在路行了一月有餘，早抵京中。先入城，賃定了公館，即赴宮門請安。次早，內廷召見，細問浙省海塘工程情形。從龍一一奏對，天顏甚悅，溫諭頻煩。加恩內用吏部尚書，兼協辦內閣事務。從龍謝過恩下來，便擇吉任事。又來拜見李文俊，並在京諸同寅世好。文俊本係昔年舊雨，又深知從龍作事有膽有識，難得此時同在閣中，凡一切大小事務，多與從龍和衷辦理。兩人分外投機。從龍即與文俊商議，欲差人到南京去接取家眷來京居住。文俊道：「此舉在田可以暫緩，我昨在內廷，見令岳又上告病的奏摺，你在浙江時，令岳已告過兩次，皆未准行。他因久在粵地，染受山嵐瘴氣，兩腿痠疼，行動維艱。昨日所上的奏章，說到初時不過偶爾一發，旋發旋愈；近來不時舉發，實難支持。大約此番，必蒙恩准。所有粵督一缺，擬着兩江調補。所遺兩江之缺，未得其人。後來即議到你在彼處有年，甚合其宜。我看不久你仍要外放的，何須急急去接尊眷？待兩江或另放了他人，你再接家眷不遲。」從龍聽文俊所說，必有來因，心內甚喜。果然隔了一日，奉到特旨，兩江總督仍着雲從龍去。從龍即趕着謝恩請訓，內廷又召他陛見，諭以：「現在仕途流品日雜，到任之後，亟須切實整頓，毋負委任。」從龍退了出來，早有文俊那邊打發人來，請從龍過去，又擺酒與他餞行。席間說到整頓仕途一事，文俊即命衆家丁退出，向從龍道：「內廷此諭，亦有所指。日前曹大生在漕河任上，修理河工，因你重用鄭林，王起榮兩人，又不肯使他女婿魯鵬隨工効力，他雖無可如何，卻懷恨在心。隨後因蘭儀等處水患，調他赴東河辦理；彼時忽忽前去，即將此事隱忍於心。我們深知南河的工程，前賴你與洪老之方，他是得現成的勞績，料定他到東河，總要辦的一團糟相似。不意東河工程，亦辦的十分妥善。這也是他的運氣。內裏即甚爲器重，說他老成。」

練達，辦事頗有見識。誰知他老奸巨滑，趁此機會，密奏了一摺，說目下仕途，良賤不分，只要有勢有力，皆可爲官。況朝廷名器，豈容若輩微倖以得？在田，你是曉得的，鄭林本係武功世家，曹大生雖心內含恨，卻奈何他不得。若論王起榮，他深知是陳小儒的家丁，因東府裏的情面，纔得了這個守備名目。他卻搜根徹底的奏明。幸而曹老頭兒亦知小儒京中有人，又礙着東府裏的勢力，雖將王起榮根底陳明，卻未敢直指出是小儒的家丁。東府裏的囑託，是以此事，尙屬在風聞。即着漕臣何炳確切查明，覆奏。何老又係小儒老師，焉有不關顧之理？便含糊了事的覆奏上來。不然，此案當時即要發作，尙能待到今日，又着你盤頓麼？我看此案，你赴任之後，倒要切實查辦一番，不可因王起榮是你保薦的人員，稍存祖護。可知王起榮非鄭林可比，倘或日後竟認真查辦起來，卻與小儒有礙。而且王起榮由家丁出身，得到這般地步，又在揚州穩穩做了將近三年的衛官，遙想腰纏亦頗饒裕；在他也算非常之富貴。自古知足不辱，若在此際抽身告退，倒是有始有終。我有想下了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，最好你日內寫就書函，差名心腹家丁，悄悄先向南京通知小儒這番情節，囑他知照王起榮早爲告退，免得你到了任，業經查辦，他再告退，顯係畏過規避。在田，你將我的話，細爲斟酌，可還使得？」從龍聽了，忙謝道：「多蒙指教，心感之至。我明兒即差人前去，並將你的盛情，亦當說與小儒知道。」文俊道：「小儒既與你至好，與我亦有交情，我不知則已，既知那有不關切的道理？何況此事，並不專爲小儒，亦顧着東府裏的面子，與你到任的事。」說罷，賓主又暢飲了一回。從龍方起身作辭，回到寓所，即在燈下寫成家書，寄與自己妻妾，無非說在京一切平安，不日即可到南京來。函內又附寄小儒等人的書子，寫畢封好緘口，暗付道：「當差何人前去？我身邊的家丁雖多，皆非心腹，倘若走漏風聲，大爲不便。」想了半會，竟無可使之人，便回後安息。明朝去與文俊商議，着他府內得力的家丁一行，倒還妥當。次日，正欲去會文俊，見家丁上來回道：「外面來了一人，名叫梁貴，自稱在我們府內有年，聞得老爺不久出京，特地過來請安，並有要話面稟。」又將手本呈上。從龍見寫着沐恩家丁梁貴，便沉吟了半晌道：「我府內並無什麼梁貴，他既自稱沐恩，斷非新進來的，怎麼我又不知道他這名字？你可領他來見我。」家丁答應退出。少頃，帶着一人上來，年紀約在二十以外，生得相貌俊俏，舉止安詳，搶步至從龍

面前叩頭，起身請了安，垂手一旁侍立。無如從龍見了面，仍然不識，心內甚爲詫異。遂詰問道：「你叫梁貴麼？你說在我府中有年，怎麼我不認識你呢？」那人見問，臉一紅，又請了個安道：「小的猶有下情面稟，要沐大人恩典成全。小的本姓梁，乳名阿瑤，向在南京陳大人府內，那管外事的梁明，即是小的胞叔。自幼跟隨胞叔，在府中當差。後來舊主派了小的管理園子裏執事，小的一時該死糊塗，與新姨娘房內大丫頭雙喜，犯了府中的規矩。蒙舊主恩典，即將雙喜賞與小的爲妻，一同揀逐出來。胞叔叫小的失妻，回到浙江種田，親族等人，無不嘲笑。便賭氣帶着妻子，來到京中，投靠在柏大人門下，纔改名梁貴的。這數年內，小的和妻子省吃儉用，倒還下得去。當時與妻子談論，惟有舊主恩情，刻刻不忘。前日開得大人榮任南京，小的一則過來賀喜，二則懇求大人，能於施恩，着小的夫妻，跟隨回轉南京。因恐舊主尚惱着小的，不容見面；若隨着大人前去，得到舊主面前，死而無怨，即是小的妻子，深感新姨娘厚恩，亦想去叩見一回。適纔說是會伺候過大人，怕的外面不認識小的，不肯上來回明，並非小的敢於瞞昧大人。」從龍聽阿瑤說出自己乳名，恍然明白，點首道：「你以前雖然失足，卻是自己不好。而今仍知念舊主恩德，你這孩子，尙有良心。可惜新姨娘於去歲沒了，你不知道麼？」阿瑤聽說紅雲已死，很好吃了一驚，旋又淚下道：「小的妻子，無日不想到新姨娘面前，那怕再伏伺十天半月，借此聊盡當年主僕一場情分。不料新姨娘已故，真正叫人意料不到。」從龍道：「去歲新姨娘遺留下一位少爺，將來你們夫妻，用心伺候着小主人，也算報答新姨娘了。你們夫妻既如此存心，我焉有不成全之理？但是此次，我沒帶着家眷，你的妻子同行，甚爲不便。相巧我正差人送信到陳大人那邊去，你不如和你妻子先行，你們舊主見了此書，必肯收留。」遂又另寫下一封書子，細說阿瑤先後情節，與昨夜寫成的書函，一齊交給阿瑤道：「此係緊要書札，沿途小心，不可耽延誤事。你明天清早，就起身去罷。」阿瑤見從龍一口允許，毫無推卻，又叫他送書到南京舊主府中，甚爲歡喜。忙接過書函收好，上來復又叩謝。從龍又切實叮囑了一番，阿瑤方纔退出。回到家中，說與雙喜知道。雙喜聞說紅雲身故，回憶當年主僕，亦着實傷感。連夜將行囊物件，收拾停當。次日五鼓，阿瑤又到從龍寓所叩辭過了，即帶着妻子，趕奔南京。從龍打發了阿瑤去後，自己亦預備料理出京，接着在京諸官，紛紛餽錢。從龍

叫人雇下十數輛車子，擇定來日黎明登程。所有一班至好，仍要前來候送。從龍辭別了衆人，即吩咐開行。在路上走，非止一日。單說阿瑤在從龍以前動身，又係沿途追趕，分外迅速。今日已至南京，喚了一肩小轎，那雙喜乘坐，親自押着行李，直向繪芳園來。到了府前，阿瑤先行入內，早有舊日各府同夥的家丁，齊過來詢問。阿瑤與人衆見了禮，恰好梁明亦在外面，忙進前叩見，細說來意。梁明見阿瑤在外多年，甚爲得手；又有雲大人的書子，叫他到此，倒他歡喜。雙喜亦下轎進內拜見。梁明道：「既有雲府裏的家書，我先領你們到內裏，叩見太太們去。」便帶着他夫妻兩人，來至上房，叫阿瑤在門外伺候。單領了雙喜，來到階下。綠鶯正掀着暖帘出來，梁明即迎上來說明原委。綠鶯見是雙喜，忙笑道：「那裏來的一陣風，將你這麼個新鮮人兒刮來！怪不得昨晚燈花報喜，今早喜鵲兒又對着人喳喳的叫呢！好呀！如今益發比先長得跳脫多了！」梁伯伯是什麼福氣，討得這般好姪兒媳婦！」雙喜趕着過來，與綠鶯敘禮。梁明亦笑道：「綠鶯姐姐這張嘴，我們一百個也抵不上，沒說比刀子快，我看刀子那裏有這麼快呢！好姐姐，拜煩代你妹妹回一聲兒。」綠鶯笑着轉身進去，少停出外，招手道：「你進來罷！」雙喜連忙隨着綠鶯入內，見婉容等人都在裏面，即上前一一叩見。方夫人內心想道：「雙喜現在很苗條了，當日出去的時候，還有些小孩氣，幾年不見，出落的這般好人材出來，倒便宜着阿瑤那小子了！」便笑問道：「聞得你夫妻在京中甚好，又下來做什麼呢？」雙喜即將數年情由，並此番來意，細細的回明。方夫人點頭道：「倒難爲你們，還記望着府裏。明兒即派你在聶姨奶奶那邊，和奶娘伏伺着哥兒，日後哥兒長大成人，你就是舊人了。」雙喜見方夫人肯收留他們，又叫他去伺候紅雲所生的哥兒，正合心意。方夫人又吩咐着阿瑤進來，阿瑤即到簾外向內叩頭，取出從龍的家書呈上。婉容忙拆開細看，知從龍仍放了兩江，又知父親業已告了病假，想他隨後亦要到南京來的，欣喜非常。隨手遞與小鳳，又將附致各家的來函，交與衆人。方夫人正欲問阿瑤的話，恰值小儒回後，衆位夫人起身避入房內。阿瑤、雙喜忙叩見了小儒。阿瑤即將從龍給他的書子送上。小儒看了，方纔明白。方夫人亦將雙喜派在洛珠那邊的話說了。小儒遂叫過梁明道：「你把阿瑤仍帶在身邊學習，他果真老成了，不似從前的脾氣，看有什麼差使空着，你就做主，派他充當。再開名字到奶奶那邊去領工價，不用上

來回了。」梁明聞說，忙同阿瑤一齊叩謝，退了下來。雙喜又央綠鶯領他到紅雲靈前，痛哭了一番。卽料理帶來的行李物件，安頓在洛珠那邊，自然和奶娘一房居住。方夫人又叫蘭姑添上雙喜的月費，小儒卽袖了從龍來書，忙忙的到了伯青這邊，將書子遞與衆人觀看。適值王蘭也趕來看，五官畫臉，聞得從龍有書寄來，忙取過看了，笑向二郎道：「日前你說，我們衆人中只少了在田一人，不意他既經內用，復又放了外任，卻是想不到的事。」二郎道：「我們大夥兒，總回來了。單是在田不來，未免缺憾。偏生他又放到此間，這也算天從人願。」小儒卽與衆人計議到王喜的事。王蘭道：「小儒不必狐疑，在田所囑，甚爲安詳。最妙着人去知照王喜，叫他趕緊告退，四面俱無干礙。如果他名心尚濃，捨不得這守備官兒，停幾個年頭，待這件公案疲玩下去，亦可重新出來的。此時若再戀棧，竊恐丟了官，猶有後災呢。你既要知照他，事不宜遲，在田不過朝暮，也要來了。」小儒連連稱善，便向伯青索了紙筆，一揮而就。函內卽將從龍來意說明，當又叫了梁明進來，着他明早卽往揚州一行，不可遲誤。梁明接過書函，退下，自去收拾，來日起身，且表王喜自重到揚州衛官的任，各事謹慎從公。又值連年豐收，徵收的國課，十分充足。這日正坐在上房，與秋霞閒談。見家丁來回道：「南京陳府裏打發梁總管親自前來，有要話面說。」王喜聽了，便立起身來說道：「請他在內書房坐罷。」自己急忙出外。梁明見了王喜，意在上前請安。王喜一把扯住，先站着問了舊主的安，方彼此見禮入座。家丁送過茶，遂一齊退出。曉得陳府來的人，本官總以客禮相待，猶恐有什麼機密的話，不便在此礙眼。王喜笑問道：「梁老伯一向多好，有甚麼大事，尚煩你老伯親身到此。」梁明亦笑着欠身，連稱不敢道：「我們主兒，有封書子在此，王老爺見着，就明白了。」說着，將小儒的來書送過。王喜接過看畢，道：「我到揚州衛官的任，本蒙王爺與主人恩典，破格成全。沒說還做了兩年，如沒得這個前程，仍在主人前當差，還不過麼？我久經思退，又恐辜負了日前雲大人一番作成的美意。目下既蒙雲大人關切，分外感激。梁老伯，你是深知的，我可是那般不知足的人麼？累你耽擱一日，待我修成稟啓，先請你回去銷差。我這裏卽詳請上憲，另委人來接手，容我隨後到南京來叩謝雲大人與主人罷。」遂又擺酒款待梁明。席終回後，說知秋霞，並議到卸事以後，不若搬到南京去住：「你亦可時常到江府去走走。」秋霞聽說回轉南京，倒

也願意。次早王喜將致小儒的稟啓，交與梁明，又從豐送了路費。待梁明去後，即備文申詳漕憲，稟請開缺回籍修墓。隔了旬日有餘，已批准下來。接着新任已至，王喜交代完畢，即帶着家眷，向南京來，先入城賃定住宅，搬了過去，便來謁見小儒。秋霞也到江府去了一趟。恰好王喜到了南京，從龍業已先到了兩日。從龍此次是聖恩隆重，內用大員，今又外放出來，衆人格外趨承不迭，一至本省地界，到處各官，遠遠迎送。又因家眷先在南京，無須另備公館，抵了岸，即搬向園子裏來。小儒等人見着，彼此越發欣慰，舊任制軍，因赴粵行期在即，便來催促任事。從龍忙擇吉接了印，一切應用各事，不須細贅。又將婉容等人，接進衙門。遂商議專函至粵，迎請程公到南京來居住。這邊王蘭早與小儒說明，來日預備請從龍來暢飲一日。『難得我輩又聚在一處，再則我們亦當代在田洗塵。酒席即擺在奪魁樓上，也好就着那裏唱一天戲。』小儒即叫人打掃樓上，懸掛燈綵，又去知照領班家丁，一面衆人備了名帖，差人去請從龍。次日旁午，俱在覽餘閣相待。早聽得外面鳴鑼喝道而來，衆人接進從龍。一巡茶罷，俱起身至奪魁樓上。當中擺着兩席，一席從龍，小儒，漢槎，梅仙四人，一席是伯青，王蘭，二郎，五官等人。衆人坐定，齡官即上樓來請過安，呈上戲目。每人點了一齣，少頃便開鑼演唱。今日點的戲，惟齡官最多，齡官加倍賣弄精神，唱到『喬醋』這一齣，他將那假作酸風醋意的神致，演得入情入化，樓上衆人，同聲叫好，不絕。便一齊放下賞來。二郎隔座笑問從龍道：『外面呼琴官爲小花魁，在此班中，目爲第一。然而外面的推稱，固屬不謬。我素服你平時的眼色最高，何妨再一品評，究竟以何人爲最？』說着，用手指了台上齡官兒一指，又把嘴向小儒一努。小儒早已看見，故作不知，即掉轉身去與梅仙說話。從龍見二郎這般舉動，早經明白。況齡官雖在台上演戲，那雙俊眼，卻不住的對着小儒留情，從龍笑了一笑道：『楚卿既叫我評論，我或有偏見，你須要直說的。秀曼風流，當推琴官；玉兒兩人，妖冶可人，卻要數齡官獨步。其餘若春官、蘭官、松兒三人，各有嫵媚之處，均非尋常尤物可比。在我的意見，秀曼風流，必須有眼力的人，方賞識得出；至有妖冶之姿，乃賢愚共賞之品，賢者固憐其柔媚，愚者亦愛其丰神。我看六人中，當推齡官爲首；其次則琴官、玉兒、春官等三人，又其次也。』二郎拍手笑道：『齡官得在田這番品評，恐從此聲價更增十倍。我與者香、伯青，日前私自品論，亦是這般意見。真乃知音所見，大略

相同。我們固然佩服，惟有小儒心內更外的要感激你呢！小儒笑道：『楚聊的話，令人難解。你與在田品論齡官兒，我感激什麼呢？』從龍道：『小儒不必瞞人，我雖非周郎，久經聞絃歌而知雅意，而且天生尤物，原供人賞識，齡官本非凡品，又得你今番顧盼，亦齡官之幸。況我輩之賞識，亦是名士風流，難不成還同外邊那般淫亂的賞識麼？你若巧爲粉飾，反使我們倒難料其中之情節了。』衆人聽說，俱各鼓掌大笑道：『在田一席議論，如老吏斷獄，字字的確，定使小儒中心悅服。由此小儒可以把那假道學的排場收掉了罷！』小儒笑道：『我向來拙口鈍腮，敵不過你們，何況此時衆口難敵，隨你們怎樣編派我。』王蘭亦笑道：『在田不須多說，你可聽着遁辭，知其所窮了。饒他百口分解，我們已定下千秋鐵案，萬無更移。』從龍待齡官一齣唱完，又將他叫到身旁，細爲賞鑒，果然柔情媚態，種種生憐，便另外又賞了許多物件。到了下晝時分，人衆散坐盤桓，少停張了燈火，復又入席暢飲，直至三更始散。隨後從龍復請小儒等人，亦叫了琴官等過去，從龍仍盛贊齡官，重加賞贈。從此這齡官的聲名，到處皆知。起先人惟知小花魁，琴官的美號，此時因從龍誇獎齡官，再將齡官的色藝行爲，細與琴官比較，似覺齡官勝似琴官。多因琴官與人，雖然無爭無競，各事隨和，無如他卻天生好靜，骨眼裏偏具一種高傲的性情，外面卻不肯露出圭角，同人計較，人或與他偶爾說笑，總付之一笑而已。若到十分戲謔，他口中雖不言語，心內着實惱怒道：『我做這唱戲的買賣，亦係無可如何，技藝雖然卑賤，我的品格，倒不屑自甘卑賤。你既輕薄得我，不怪我輕薄你了！』即冷冷的走了開去。那對面的人，見他如此形容，好生難過，欲待發作他，又沒有挺撞着，我亦只得訕訕的走開。至於齡官的爲人，他另有一般見解，以爲人生在世，不過你哄着我，我騙着你，尤其我輩中人，更宜如此。你待我恭敬，我即待你恭敬；你和我戲謔，我亦可和你戲謔。只要我立定腳跟，不爲你搖惑就罷了。若遇着我的知己，將來可以終身依靠着他，那時我纔傾心吐膽，真與他好呢。因此是人和他往來，總一般看待，隨方就圓，從沒有叫人掃興。現在又有從龍這番賞識，世上的人，多半是伏上水的，堂堂本省制軍，都稱揚着他，何況齡官平時爲人本好，人人總隨聲附和的，稱揚起來，本地紳宦人家宴客，凡是有從龍在座，皆去借六藍堂的班子過來，甚至花朝月夕，不便去借全班，總要設法將齡官邀了出來，覺得滿座非他不歡。小儒見齡官聲

名大噪，足見自己的實識不虛，非常得意。凡有人家來邀齡官，他俱一口應許，毫無推卻。故而齡官終日應接不暇。琴官等人，倒多清閑下來。誰知琴官不獨不妬忌齡官，心內反暗暗歡喜，難得外人不要糾纏。我正好清閑自在。或閒玉兒等人不服，在背後議論。琴官卻從中竭力勸解。又悄悄的告訴了齡官，叫他見到分身不開的時候，何妨輪班，將他們薦引過去，亦是同班一場的情分。齡官點頭稱是。從此有那不耐煩的去處，皆薦引玉兒等人。他即來與小儒閒談，或到從龍衙門裏去。一日程公已由廣東到了南京，從龍即託齡官先來和伯青商量，將舊居的府第暫賃與程府居住。伯青笑道：「我那邊的屋子，至今空着，久沒有人居住。程府如合式，儘管住去。在田還同我用世故麼？說什麼暫住。住他既託你來說，你須對在田講明。程府既是他的來手，我即認他說話，倘有欠缺我的房價，是要在田包圓的。他能和我說的截釘割鐵，即難怪我同他鏽銖必較了。」齡官亦笑道：「只怕你不肯賃與程府居住。既議到房價，那就好商量了。」即去回覆了從龍。程公擇定日期，便一逕搬入祝府的舊宅。程公親丁，不過三四人，其餘有數十名男女家丁，祝府的房屋甚多，搬過去，大爲寬敞。程尚在廣東的時節，因膝下無兒，購了一妾，母家姓蘇，乳名鴛娘，本係松江人氏，流寓粵地。有年，鴛娘幼失父母，只有一個胞兄，名喚蘇燦，在廣東舌耕度日。不料疊遭兩個荒年，難以支撐，即將妹子賣與程尙作妾，得了這宗身價，便娶了一房妻子，好接續蘇門香煙。程尙辭官之時，原約他同住，卻是蘇燦不肯，惟恐隨了妹子前來，惹了恥笑。程尙見他執意，亦不勉強，又贈了他兩百銀子，讓他在廣東過活。鴛娘見蘇燦不願同行，分手時，不免痛哭一場。又將貼己的物件，私送了若干與哥嫂使用。自是蘇燦倒安頓順的，成了一分人家。鴛娘爲人素來賢淑，到程府不上兩年，即生了一子，取名程繼敏。如今已有三歲。程公夫婦愛如珍寶。程婉容因父母俱到南京，又添了兄弟，程門不致乏嗣，十分歡喜。不時接了程老夫人，到衙門住着，敘說母女多年離別之情。從龍亦有時請了程公過去盤桓。程尙自離卻廣東，腿疾日愈。一到南京，即遍訪名醫調治，倒漸漸好將起來。每說自己由縣令擢至封圻，近來復得一子，還有什麼不足的處？在目下年過花甲，亦可隨心所欲，以樂暮年。難得女兒女婿，均在面前，又有祝公等一班老友，可以時常杯酒往還，陶情適性，前在任上也積聚得些許私財，不如在南京置下數畝薄田，將來留爲兒子讀

實的資本；我也不回故鄉，惟願終老此間，得正首邱，即算我程尙一生無憾了。又深勸從龍亦宜趁機早退，「並非我叫你只顧私情，不報君恩。不知祿位愈高，責任尤重；三省地方，幅員遼闊，數百萬蒼生性命，盡在你一人掌握之中。何況人生百歲，光陰能有幾何？而生平最得力者，不過壯歲一二十年。所以古人有重晚節之說。凡人一至暮年，精力衰憊，不無各事稍涉大意，或意見偶偏，或視聽不到，即貽誤匪淺。莫妙於當此之際，急流勇退，亦係明哲保身之道。」從龍聽說，亦甚以爲然。無如初蒞此任，何能一時即退？只好稍待兩年，俟有機會，再作抽身之計。又將前奉內廷面諭整頓仕途的事，查辦一番。此時因王喜已去，無所干礙，便行文調取各處的人員，到省察看之後，乃會同三省巡撫，一齊覆奏上去。時光迅速，早屆新春，各府中無非春酒往來，宴會而已。王蘭早於年內，與小儒等人商議，在江南一帶，雇了多少名工巧手的匠人，到園子裏紮成各式異樣花燈，以備元宵慶賞。又去早早的約定從龍，未知到了元宵，鬧出些什麼花燈故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兩翻軒一座聽清歌 半村亭諸伶求妙句

話說王蘭因歷年花燈佳節，均未曾大大的熱鬧着，不免有負這元宵的時令。難得今年舊日一班的好友，俱齊集南京，又添來琴官等人，即想在元宵這夜，大放花燈。是以年內，便來與小儒等人商議。惟有二郎、五官兩人，聽了更加高興，先叫好不迭。五官道：「聞說蘇常一路紮燈的匠人，比各處總分外精工巧妙，若用那些尋常的燈張掛，甚屬無趣，須要紮做出奇形異樣的燈來，使人家見着，皆贊一聲好罷罷！我們熱鬧這麼一場，亦當尋個趣兒！」二郎點頭道：「五官卻想的周到。明兒着香即派人赴蘇常各處，雇訪絕頂的巧手匠人來此，不過多給些工價，什麼事兒，都做得到的。」小儒聽說，亦鼓興起來。各人晚間回後，說與衆夫人知道，喜悅非常。總攬撥着年內速辦，怕的過於遲了，限於時日，來不及紮做，尙要到江南去覓雇，不是在本城，可以朝呼夕至的。小儒次早吩咐了兩名平時幹辦的家丁，多帶銀兩，往蘇常各等處，雇數十名好手燈匠，須早去早回，不可耽誤。又與王蘭、伯青等人，斟酌了些新奇式樣名目出來。過了數日，去的兩名家丁，已將燈匠雇到，即在留春館內做了作場，需

用各物，叫燈匠開了清單，着人分頭買辦。又在本城雇了多少匠人，以便幫同紮做。王蘭終日在留春館監工，并指點他們不到之處。到了正月初旬，各種花燈，均已齊備，果然巧妙。在工價之外，重賞了燈匠等人。又留住他們過了元宵，恐臨時一有損壞，本城的匠人，難以收拾。衆燈匠因得了賞賜，人人喜歡，亦樂於在這裏過了元宵，再回家鄉。試燈前兩日，即滿園內張掛起來。又將各府的家丁，多派在園子裏巡察，各司其事，不許錯亂。小儒於十四日，便去邀請了從龍，來日元宵，當作徹夜之飲。所有酒席，即擺在兩翻軒。衆位夫人，仍在留春館內飲酒。方夫人請了婉容、小鳳，又去邀着蘇鶴娘一同過來。是夕，琴官等六人，亦賞了他們一桌酒。在兩翻軒裏間起坐。那一班孩子們，皆派在園子裏各處，上面搭一座小小花篷，內設幾張座頭，也擺了酒果，給他們吃着，叫他們或敲鑼鼓，或品彈絲竹。不然，各處雖有燈火，冷清清的，亦沒意趣。又吩咐將園門大開，任遊人賞玩。即在覽餘閣東西竹林外面，新設兩排木柵，阻擋遊人，不能混入裏面。好在覽餘閣前，滿園子裏的景緻，可以一覽而盡。木柵外多派家丁看守，並在從龍衙門內，要了兩位旗牌，數十名兵丁彈壓，提防閒人滋事。安排已定，一宵無話。次日下晝，從龍早已過來，見各處設的人物花鳥等燈，甚爲工巧，微風擺着，如活的一般，便道：「晚來點上燈火，分外好看，卻費了你們一番心思，不知用去多少使費，我也得出一分兒。」二郎道：「年內我們即議定是公分，目下卻是小儒者香，他兩人墊用的，爽性待賞玩過了，將一切照股攤派上去，方知每人應出若干。橫豎你總要出一分兒的，忙什麼呢？」衆人閒談着，已至黃昏時分，家丁們將酒席擺開。當中一席，程公、祝公、雲從龍、陳小儒四人，上首一席是祝伯青、王蘭、江漢槎、馮二郎，下首一席，金梅仙、柳五官、王喜。——日間小儒着人邀了王喜夫婦過來看燈。此時王喜忙上來辭讓，不敢入座。經小儒等再三說，他方纔在梅仙的桌上末位坐下。裏面一席，即是琴官、齡官、春官、蘭官、松兒、玉兒等六人。內裏方夫人俟婉容等人到了，即邀着衆位夫人，至留春館中間。程老夫人、江老夫人、祝老夫人與方夫人、程婉容五人一席；上首是洪靜儀、江素馨、祝瓊珍、林小黛四人；下首席是茹洛珠、蔣小鳳、趙小憐、蘇鶴娘、沈蘭姑等五人；左首邊間內是秋篋、錦箏、巴氏母女四人一席；右首邊間內是伍氏、穆氏、宋二郎亦是四人一席。內外人衆入席坐定，一霎時滿園中點齊燈火，明如白晝，到處笙歌聒耳。兩翻軒內，傳觴遞盞，暢飲

歡呼，留春館中，綠舞紅飛，鶯啼燕語，說不盡人間富貴，看不了今夕繁華。誰知這個風聞傳說開去，引得合城的人，都來賞玩。覽餘閣前，尙有二三畝大的一塊地方，遊人多塞滿了，擁擠不開。從龍飲至半酣，見外面月色甚好，真乃燈月交輝，琉璃世界。即停盃向小儒等道：「我們何妨到院子裏遊玩一番，看何處花燈爲最？」小儒連聲稱好。程祝二公，不便同行，遂起身各回府第。衆人出了兩翻軒，先向留春館來。因內裏有衆位夫人飲酒，即在外面觀看。見屋內掛着各色花卉的燈，萬紫千紅，鮮豔奪目。芍藥田中搭了一座丈許的鰲山，絕頂一尾金鰲，搖頭擺尾，上面站着蟾宮折桂的狀元郎，四面無非連中三元，五子奪魁，張仙送子，魁星踢斗等吉兆典故，各式人物，皆有三歲的孩子般高大，內藏着牽線，一經點了火，手足身首，處處搖動，宛如活人相似。鰲山前設了座五彩花簾，亦懸了幾碗燈毬，中間坐着七八個孩子，在那裏彈唱。各府中丫環、僕婦們，三個一羣，五個一隊，在鰲山前後，用手指腳的嘻笑頑耍。衆人賞玩了一回，又往前行，穿過「另有洞天」，早到延義亭，內裏也掛了數十盞燈，全用一色白玻璃的，遙映水中，光華更外皎潔。亭前石橋當中，一架燈牌樓，上面裝着幾齣戲文，亦有暗線牽動。河內皆是蟲介魚蝦各燈，先用木瓢鋸成兩半，每一張燈下，有一個半邊木瓢托着，又用鐵絲拴着石子，繫住木瓢，放在水底。只許各燈在水面微動，卻不能流了開去。旁邊配着荇藻蘆蓼等花草，從龍叫人到河內取上一盞燈來，細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倒難爲他們想得到，岸上看着，好似活的在水上游泳一般。」衆人走下石橋，來至覽餘閣前。只聽得外面人聲喧嚷，烏壓壓的由園外直至木柵前，均是遊人行動，從龍道：「這木柵設得甚好，若不擋住閑人，容他們混入園內，纔難處置呢。」即順着木柵走入閣內，見中間設座燈假山，共有五層，山頂上一隻五色鳳凰，頭尾活動，作臨風欲起之勢。鳳背上端坐一位雲袂霞裳，珠冠玉珮的瑤池王母，二層上排列着十二名仙女，手內各執羽扇如意等物。其餘三層，有坐有立，有騎着走獸飛禽，有踏着祥雲瑞霧，俱是八洞神仙及十洲三島的仙客。周圍柱子上，有一朵雲頭，上立一個仙人，高高下下，倒也好，看用的是一羣仙。「壽慶的故事。」閣前一架大紅花簾，內裏也坐了許多孩子，敲着鑼鼓，吹吹擂擂，分外熱鬧。再看籬邊竹林前，有數百盞各色玻璃燈，一路接着，三間過街小屋，園門內掛了十二張紅紗宮燈，門外高搭一座圍門，兩旁用五彩雜繩，攢就各種花鳥。

等物，堆挾在外，裏面可點燈火，圍門上做成榜櫓大，「共慶昇平」四個紅字。從龍道：「這覽餘閣，是園子裏頭一處地方，用此等吉祥的花燈，甚爲合宜。」人衆下了覽餘閣，轉灣抹角，到了棲鶴嶺前。嶺上梅樹枝頭，掛着燈毯，現在梅花大放，香風燈影，另有可觀。來鶴亭中，一班孩子們，低吹緩唱，由高至下，越覺聲音清脆可聽。衆人到丁紺雪齋，早有家丁們送上茶來，衆人亦欲在此少歇。見屋內擺着許多花燈盆景，各色俱全。茶罷，又起身來至綴桂山莊。見大院落內，亦有一座燈假山，是唐明皇遊月宮的故事，正合在此地。從龍點首叫好，走出曲徑，已至紅香院。那些粉壁上，砌就各樣方圓長短的格式中，皆依着形勢，安放博古諸燈，連那邊耳門前，一順小屋外，都掛着燈。衆人出了院門，即由河邊到了奪豔樓。見樓上的燈，直接到樓下，如山燈相似。假山石上，層層燈火輝煌，上面做成一座水晶宮殿，內有四海龍神，其餘蝦兵蟹將，水怪夜叉，一個個古怪猙獰，奇形怪狀，手中各執兵器，做出那操演水陣的模樣，最可笑。內中有個絕大的烏龜，頭戴相冠，手內執着斬筭，拱立於龍君之前，對面戲臺上，也掛着燈，一班孩子們在上面吹打。衆人看了一回，似覺稍乏，恰好水手們搖過燈船，人衆上了船，吩咐緩緩的開去。見兩邊岸上的樹木，均密密的掛懸着燈，真乃光通霄漢，不夜城開。不多半會，船已停泊，衆人上岸，即從夾道內穿過，由暗門仍至兩翻軒中，復又入席，再整杯盤。見軒外山石上，各式鳥雀的燈，飛的，鳴的，浪翅的，啄食的，種種不一。從龍笑道：「我看滿園裏的燈，當以覽餘閣，奪豔樓，兩翻軒爲最。再則燈之工巧，亦不過如斯。你們聽那些遊人中有幾個年紀大的，口口聲聲說有生以來，尙沒有見過這般好燈。」二郎道：「今夜的遊人，就有三四千呢！猶有遠處未曾知道，大約明晚還要多出兩倍不止。倒是吩咐看守木棚的人，須當格外小心，事後重賞他們，就是了。」衆人齊聲稱是。此時已將交三鼓，衆人皆有醉意。從龍起身親斟了一杯酒，送至五官面前，慌得五官、梅仙、王喜都站了起來。五官笑道：「憑空的送起酒來，是什麼意思？」從龍道：「你乾吃了此杯，我有事奉煩你，卻不可推託。」五官道：「我定吃這杯酒，你先說出罷，別要怪怪膩膩的，叫人摸不着頭尾。料想你也沒有好事由兒找我。」從龍大笑道：「五官可謂聰明絕世，真被你猜着了，這件事卻不是好事由兒。我自從回到河南，至今已三載有餘，久不開五官的妙音。今夕難得衆人聚在一處，又值此元宵佳節，月白清明，我等公請你

隨意唱這麼一支，大衆願洗耳以聽。」五官笑道：「我當什麼事呢，也值得說的如此千難萬難。」便仰着脖子，一口將酒吸盡，回頭向梅仙道：「就煩小嫺吹笛，我與齡官兒合唱一齣，現在新譜出來的歌宴罷。」從龍聞說，又忙着親送一杯酒與梅仙道：「有勞有勞。」梅仙笑着連稱不敢，也將酒飲了。小儒又叫人將琴官等人的席移到外邊來。五官把齡官拉到自己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我唱歌宴上的聲音，只好有屈你做魏氏大娘了。你可知道我平日的家法最嚴，做了我的妻子，稍有不妥，就要責罰的。」齡官笑着啐了五官一口道：「別見鬼罷，我好意同你合唱曲子，你反討起便宜來，你這些言語恐嚇我，是沒用的。到後面說給柳五嫂子聽去。」二郎忙道：「五官說話，須要留神，緊防座中有人不快活你呢。」五官笑道：「我錯，我錯！只圖說的口溜，卻沒有提防着旁邊有人幸虧楚卿指撥着我，不然還要多說兩句。」笑着抓住齡官的手道：「好兄弟，人家不快活，我也只得隨他了，究竟你心內怎樣呢？」小儒聽二郎、五官的話，分明打着趣，着自家與齡官，便假作觀看壁上的燈，掉過頭去，不理他們。齡官不禁滿面通紅，立起身來，冷笑了聲道：「五官今日瘋了，嘴裏不知混說什麼？你和我頑笑，還是見着什麼呢？」說着，便使勁奪開五官的手，向外就走。小儒見齡官發急，從容不迫的回轉身來，笑道：「齡官兒，好沒有容量，難不成人說什麼，你就是什麼？好在五官和你說笑，並沒有旁人不快活着，可見他們是信口亂說的。最好付之不答，何苦着急到這般地步？有傷平時的和氣。」二郎、五官見齡官生氣要走，自知說笑太過，好生懊悔，欲待上來攔阻，又怕討他的沒趣。忽聞小儒從旁勸解，二郎即趁勢出席，搶走一步，將齡官拉住道：「你好意思認真和我們生氣麼？你走了不妨，五官恰好借此不唱，豈非有負在田三四年的心願？待你與五官唱過了，任憑怎麼生氣去，我再不來勸你。」五官亦忙着趕上來，扯住齡官的衣袖，笑道：「你仍是這般面皮急急的性子，我們自幼兒的弟兄，什麼話兒，都說笑慣了的，怎生今日臉兒高高的生了氣？倒叫我沒意思。連陳小儒總知道勸你，沒傷和氣，你當真就惱了我麼？我偏不惱你，看你怎麼？」說畢，便一逕的拉他，重到席前。齡官見他們如此，也笑了起來道：「不怪我好生氣，本來你們說的太難爲情，叫旁人聽着，不知其中有甚麼尷尬呢？」從龍等人，亦說道：「別要耽誤我們聽曲子的興頭罷，少停罰楚卿，五官給你賠禮，你再沒的說了。」小儒道：「原是齡官兒

不好，誰不同誰說笑！他偏易於生氣！伯青忙走過來，推着梅仙道：『小瓊拿着笛子，只管發呆做什麼呢？俗說一吹一唱，唱的倒沒有事了，你這吹的難道還有事麼？』小儒聽說，望着伯青點點頭，笑了一笑。梅仙亦笑着將笛子吹起。五官便頓開歌喉，緩緩的唱了一回。齡官接着也唱了下去。真乃音協宮商，韻穿金石，一齣歌宴唱完，衆人同聲喝采不已。從龍叫合席都斟了酒，自己先舉杯一飲而盡道：『我們嘗乾一杯，以賀此曲。』王蘭道：『一杯尚覺辜負，必須三杯方可。』遂自己一連吃了三杯，衆人亦隨着吃了。五官齡官忙笑着欠身道謝。從龍道：『歌宴上第二支與第八支的曲詞，我聽着甚好，卻沒有聽得十分清切，何妨再請你們重唱一遍，使我們好細爲領略那曲中的詞采。』五官點了點頭，先唱着那歌宴上的第二支道：

玉芙蓉（小生）小春回，小院幽，漏洩東牆柳，愛梢頭，葉底燕語鶯歌，花香檻外濃於酒，草色階前碧似油。閒消受，願年年依舊，笑吾儕功名身世等浮鷗！

五官唱畢，齡官也唱着那第八支道：

錦纏道（小旦）漫增憂，怎閑情，君心可休，你不要負卻此春遊！閒春宵千金一刻，能留看蜂蝶蝶相逐，（叶平聲）見鶯鶯燕燕成儔，杯酒藉澆愁，對此景，當開笑口，堪羨你年少風流，卻十萬腰纏偏富你與我，喜

煙花三月在揚州。

衆人聽了，俱擊節稱贊道：『曲詞既佳，又出自妙口，分外可聽。』又飲了兩巡酒。外面已交四鼓，各人進了飲食，撤去殘肴，散坐閒談。漢槎道：『我們將纔由奪魁樓前下船，經過半村亭，見燈火稠密，卻未看的明白。此時我覺酒興猶濃，若這般清談閒坐的，等到天明，尙有個許時辰，甚無情趣。不如叫人在半村亭安排幾碟果品好酒，我們再去賞玩一番，以盡今夕徹夜之樂，未知你們的意見以爲何如？』衆人未及回答，王蘭先連聲叫好道：『子鵲所議甚是。』卽吩咐伺候的家丁們，到那裏去預備。便一齊起身，向半村亭來。走過竹橋，早見亭外空地上，設着數座燈假山，係做就的鄉村十景，如春雨披簑，秋風刈稻，瓜棚避暑，草舍圍爐等類。亭前全掛着各色蔬菜果品的燈，從龍道：『此間燈火，正合着這半村亭的名目。』走入亭內，見當中一順兒擺了三張桌子，上設着十餘

個果碟。衆人隨意坐定，寡了們送上酒來。琴官等人亦在下首同坐。只有王公早作辭回去。從龍道：『亭中陳設，件件古樸，惟壁間字畫，尚未切題。五官暇時，何妨將鄉村的景緻，畫成數軸，在此間張掛，豈不更妙？』小儒道：『我久經想下了，足見在田與我同心。待下月天氣稍暖，定煩五官畫這麼幾軸的。』玉兒正在一旁，與齡官說話，聽得從龍與小儒評論，要請五官作畫，便拍手道：『你們說到字畫，倒提起我一件事來。日前煩勞柳哥哥代我們畫的小照，我於年內已經裱好，意在請你們題這麼一題。此時恰好多在這裏，讓我去取了來，隨便請那一個題上罷。』說着，忽忽出席而去。少頃，笑嘻嘻捧了一軸畫來，連齡官單畫的那幅小照，多一併取到，與齡官對面放開。衆人見是一軸橫披，上面畫着他們六人的小照，其餘不過補了幾堆山石的景，與一排草地，倒也別致。上邊卻留了大大的一方題處。王蘭見了，詩興勃發，笑對衆人道：『我代他們題了，尙有不妥之處，再請你們斟酌。』從龍道：『者香不須謙讓，他們的小照，卻要你這風流倜儻的筆墨題上去，方纔峭勁。』便叫人在窗前長几上，點了一支絳蠟。玉兒即忙着磨墨吮筆，又與齡官兩旁執定畫軸，讓王蘭好題。衆人均出席來看。王蘭也不假思索，提起筆來，見爲首畫的是琴官，手內執着一枝紅梅花，立在草地上，暗合他美名小花魁的意思，便題道：

風流倜儻總天生，一串歌喉唱曉鶯；最愛逢人呼小字，百花頭上獨稱名。

衆人見了，痛讚不已道：『這一首絕句，妙在卻合琴官的身分。』再見其次畫的是齡官，玉兒兩人坐在石凳上，談心。齡官別着臉，似帶含嗔之意。玉兒笑吟吟，一手指着外面，一手伏在齡官的肩上，逗他說話。王蘭笑了笑，略一沉吟，題道：

雪似肌膚玉似姿，任他笑謔總如癡；多情惟恐旁人覺，故作矜嚴兩不知。

題畢，又在玉兒的上面題了一絕道：

玉兒生小慣無猜，四座春生笑靨開；底事千卿偏耳語，一腔心緒費調排。

玉兒現在也隨着五官東塗西抹的學畫，又叫五官選了幾篇唐人的詩句，講與他聽，教給他念，所以詩中的意思，他亦解得少許。見王蘭代他題成，便笑道：『連我們說話的神情，總描摹出來，別人的題句，尙是渾寫，偏生我

這首題句，當頭即將我名字寫出，令人一見便知。幸而沒有怕人的事件，不然題出來，纔是笑話呢。」琴官正伏几前看題成的詩句，聞得玉兒又信口說笑，忙擡起頭來，瞅了玉兒一眼。玉兒臉一紅，即用別話岔開，笑向王蘭道：「我斟杯酒來，潤潤時腸再題，可好麼？」王蘭點頭道：「好！」玉兒便取一隻極大的綠磁花斗，滿斟了一斗酒，送至王蘭面前。王蘭攔下筆，舉起斗來，一口吸盡。玉兒又拈了數粒杏仁，與王蘭過口。王蘭放下酒斗，見玉兒之下，畫着松兒，半倚半坐，在一塊山石上，穿件淡綠衫子，高高撩起衣袖，一手托腮，星眼斜睨，若作矜矜之狀。春官蘭官兩人，在下首草地上聯袂同行。蘭官外穿五色排鬚比甲，內着淺紅襯衫，手拈並蒂蓮花，給春官兒看。春官笑瞇瞇，用手來接，又一手指着自己的心頭，腕上卻套着一串香珠，似乎說着我心裏解得出，這並頭花的用意。王蘭笑道：「五官將他們六人，寫的絲毫不易，頗見心思。」復提筆先題松兒的上面道：

嫌他舞袖太郎當，窄窄衣裳淡淡妝；非比昔時巫峽女，如何有夢盡高唐！

又接着代蘭官春官題道：

內家裝束動人憐，愁極翻憎並蒂蓮；可惜兩情惟撲朔，堅持好結再生緣。

絕勝當年美子都，風情妖冶世間無；慧心頭轉誰堪擬，一串牟尼百八珠。

題完，王蘭又落了年月日款，便放下筆，向衆人道：「我已胡亂題成，請你們細加斟酌一番。」從龍道：「者香不必過謙，我已說過，此等題句，卻非你跳脫的手筆不可。惟有伯青，尚可及得上你。倘我與小儒題了，必致呆板，試問這般題句，一流於呆板，有何風趣？」二郎笑道：「在田不要信者香的鬼話，他那裏是和我们謙虛？分明是自負他題得好，恥笑我們不如他。若果然怕有不安，真心請我們斟酌，就該先寫下來，給大家看着，他倒題了上去，卽如我們批評出不好來，難道塗抹了麼？還是再請五官畫一軸來重題呢？」從龍等人聽說，都大笑起來。王蘭笑道：「而今楚卿也很會說促狹話了！你們果能指出那處不好，我情願央求五官再畫一軸，不過我失於檢點，未曾另寫下來給你們看，請你們斟酌，一時高興，題了上去，就引出你這些話來。」齡官在旁道：「王大人只顧和他們扳駁，倒忘記我將那幅小照題了，爽性今兒題上罷，免得明日又費一番筆墨。」王蘭道：「我真忘卻，

你還有軸單畫的小照呢！便轉身重到几前，將齡官的小照展開，見坐在一方石頭上，單衫芒屨，獨坐科頭。上面畫了十數竿鳳尾文竹，是初夏的光景。遂舉筆一揮而就道：

科頭兀坐，丰度翩翩，神如秋水，望之若仙。

下書『某年月日，白下王者香爲齡卿題照。』衆人見了，大爲贊賞道：『這十六字，宛如一篇洛神賦。齡官何幸得此，竊恐從此要增百倍聲價。』齡官聞說，收過小照，欣然向王蘭再三稱謝。忽聞亭前樹上宿鳥吱吱喳喳亂噪起來，從龍向窗外一望，見月色西沉，東方已白，便作辭回衙。小儒等人，送從龍上了轎，轉身叫家丁們四處吹滅燈火，亦各自回後歇息。裏面方夫人，卻留下婉容、小鳳，過了燈節，次日無事，到了十八日晚間，又請了從龍過來。待月色未上，在覽餘閣前甬道上，放了十數架煙火，內裏衆位夫人，仍在留春館內觀燈飲酒。外面的酒席，擺在紅香院內。今兒用的是圍桌，連琴官等人，總團團的坐在一起。王蘭道：『這啞酒，卻吃得沒趣。我想行令，太覺冷淡。不如擲拳，倒爽快些。誰輸了，誰吃三杯。』衆人稱好。便推王蘭爲首，王蘭先吃了令杯，就與在座人衆擲起來。吆五喝六，甚爲熱鬧。惟有齡官輸的次數最多。這一轉，又該二郎與齡官對擲，偏是齡官輸了三拳，只吃了一杯酒。那二杯酒，不肯就吃，意欲叫小儒代飲，又不好開口，只笑嘻嘻的望着小儒，恰好小儒的坐位，相隔齡官一座，便伸手來取這兩杯酒道：『齡官今兒吃得太多，不要醉泥了，惹人笑話。我代你吃這兩杯罷。』二郎忙起身擋住小儒的手道：『不勞你代吃，別人代他猶可；你若吃了，我是不算的在座的人，也多呢。偏是你要想討好兒。』齡官見二郎不許小儒代酒，又說他討好兒，不禁滿臉緋紅。此時已有幾分醉意，便倚着酒興道：『馮老爺說的什麼話？陳大人不過怕我吃醉，好意代我吃這兩杯，我又沒有請他去代，你就說他想討好兒，我偏要他吃這兩杯，也叫陳大人討得成好。』便將兩杯酒，一齊送到小儒面前。誰知二郎亦有醉意，見齡官出口挺撞着他，也變了臉，冷笑道：『那怕你叫小儒代吃十杯，是你們的交情，我也不管。我只是不算，你也沒有法子。你說不會請他代酒，其實比請着他還很，能瞞誰呢？』伯爵見二郎與齡官兩邊多認了真，又見小儒坐在席前，低着头，一聲兒總不言語，現出那羈促不安的形相，遂笑道：『從來代酒是有的，楚卿也太執意。既然你不許小儒代吃，

我與子端各代一杯，討齡官兒個好，楚卿卻要成全我們。何況你有言在先，別人代酒皆可，只不准小儒代就是了。」說着自己先在小儒面前取過一杯酒飲完，漢槎亦笑着將那一杯酒吃了，皆舉杯向二郎道：「請驗乾！」二郎因伯青、漢槎已代吃了，不好再說，只得說了聲：「有累！」心內卻十分不悅。齡官見二郎怒容滿面，亦自知適纔的話太過拂了二郎的面子，恐怕別的事故發泄他，倒討沒趣，忙笑着起身斟了兩杯酒道：「怎好累祝大人，江大人代我吃酒，雖說是賞我的臉，究竟不合情理，我敢撓馮老爺的令麼？既然應分的門杯兒，有人代了，亦該罰我兩杯纔是。」便一口氣將兩杯酒吃完，又出席親捧着酒壺，走至二郎面前，做出那柔情媚態，軟語輕言道：「馮老爺勝了我三拳，難道不該吃杯得彩兒的酒麼？」即在二郎杯中斟滿，又道：「馮老爺不吃了，我也沒有面子，惟有求着您老人家賞臉。」說着，意在下跪。二郎見齡官醉眼睜斜，紅生兩頰，動人憐愛，氣已消去一半，又偷眼見小儒默默無言的坐着，臉上一紅一白，付道：「你若再要執意，豈非傷了朋友的情分？再則不過因吃酒和一個戲子鬧起來，也沒意思。況且齡官兒也醉了，他既來賠罪，我亦樂得就此收場。」便回噴作喜，一把扯住齡官道：「甚麼大事情，也值得小臉兒都嚇紅了？我吃你當真能掃你的面子麼？同你鬧頑笑的。」吃畢，放下酒杯，笑向小儒說道：「我們吃的這些酒，多因你而起，不罰你一杯，也不甘心。」推着齡官道：「你去罰小儒一杯酒，須要斟得滿，不可徇私。他若不吃，你來告訴我，我不依他。」齡官又趁勢到小儒席前，斟了酒。小儒見二郎沒事，也笑着吃了。從龍大笑道：「這場酒官事，打得有趣，我們亦應該公飲一杯。令卽由我起，我再和齡官擗三拳，試試誰的手段好，拚着灌醉了他，叫人擗他回去。」齡官忙斟下三杯酒，卽與從龍對擗。那邊二郎與琴官、漢槎和玉兒、王蘭、小儒與松兒、蘭官、春官和了梅仙，均對擗起來，只聽得一片聲喊叫。伯青見他們甚爲熱鬧，亦欲與五官擗戰，回頭卻不見五官在座，想是出去了。亦起身來至院外，果見五官伏在西邊迴廊欄杆上，仰頭望着新上的明月。伯青走近道：「我正尋你擗拳，你倒躲在這裏，想來因他們酒官事打得利害，生恐黏連你身上，纔躲了出來的。你聽他們這般熱鬧，我們也要去擗這麼幾拳。」五官搖手道：「饒着我罷，再不敢和他們擗拳了。那裏是鬧酒官事，倒是要打真官事的樣兒。」又嘆口氣道：「現在這一班人，叫我怎麼睜眼兒看他們？」伯青，你

是曉得的，我們也常時鬧酒說笑，縱然有幾句無心的話，不過付之一笑，毫無介意。沒似他們，半句話兒多着不得，又愛說笑，又會存心。只要誰說錯了一言半語，就引出一大堆兒的囉嗦來。好笑小儒本是個極誠篤的人，目下被齡官兒所惑，他也來在裏面，明挑暗撥的。前日我與楚卿和齡官兒說笑，未免說得太顯露些是有的，你看齡官兒頓時撂下臉來要走，叫我們怎麼下得去？不是我與楚卿認着氣去俯就他，再讓他走了，又要惹小儒心裏不快活，那纔更難爲情呢。仔細想起來，怪不得的。原是打夥在一堆，說笑取樂，反要去看嘴臉，還要賠小心去俯就他們，可不是該倒運麼？我已發誓，永不和他們說笑。從今卽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，他們問我一句，我答他一句，難不成歇着嘴兒不說，尙來歪派我的不是麼？」伯青笑道：「罷，你與齡官兒們是自幼的兄弟，猶有什麼說不來麼？況他們此次出京，是來投靠着你的，不是你從中說着，小儒者香也不肯就收留他們。如今你倒先同他們參商起來，豈不惹人議論？好說你情性不長，亦有傷你們平時的和氣。」五官聽說，別過臉去，鼻孔哼了一聲道：「伯青，你也這麼說麼？誰和他們是兄弟？又不是同胞共母，不過以前在一起班子裏唱戲，我出京的時候，他們尙在裏面學習呢。前年來投奔我，卽攛掇小儒者香留下他們來，就是念往日同班的一場情分，而且在這裏也沒有虧負了他們。若說兄弟的義氣，我與小儒在前並沒見過，只彼此聞名。後來到了南京，纔認爲兄弟。我們猶如同胞一般，從未紅過臉兒。至於他們，隨便哥兒弟兒稱呼着罷咧，誰與他們拜盟結義過的？真正扯談。今番我並非不理他們，只不和他們說笑，這也算有傷和氣麼？不是我說句自負的話，我與小儒亦是唱戲出身，自脫下苦海，恨不能洗盡從前的癍疤，方遂心願。他們卻以唱戲爲榮，生平的伎倆，不過變着臉兒，使着性兒，賣着狡兒，撒着潑兒的胡鬧。內中琴官兒尙有幾分骨氣，玉兒是小孩子家，不和他計較。如齡官等人，全習的一派下流行爲，叫我怎麼看得起他們？適纔楚卿不許小儒代齡官吃酒，亦是尋常的事，他偏放下臉，說出多少話來。及至楚卿生氣，他又裝出那些狐狸妖精的樣子，去賠楚卿的禮。我在旁邊總看得無味。若是我既要惱人，爽性就惱他到底，那怕刀架在頸子上，都不改口，那纔算個人呢。」伯青聽了，點頭稱是。見梅仙也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你們說些什麼，這等津津有味，快點到席上，吃些飲食散了罷。難道今兒還鬧一夜麼？」便拉了他兩人，重到席

前，早已灑上飯來，衆人吃畢，又坐談了一會方散。過了一日，小儒即打發了燈匠，將園子裏的一應燈籠，全行收去，拆去木棚。又重賞了各府的家人。婉容、小鳳也收拾回去。從此無非花晨月夕，聚飲生歡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不須重贅。從龍在任三年有餘，察吏安民，遠近咸仰，屢思告退，未得其便。一日，接到河南來文，連年水患頻仍，萬民失所，到處米珠薪桂，庚癸慘呼。又有一種強悍貧民，借此作亂。本省大吏，設法安撫。又一面飛章上奏，並咨請到省，幫同料理。從龍見了，即慨然首捐萬金，奏請設賑。請了小儒等人，過來商議。衆人亦各願助若干，同襄善舉。從龍便趁機請假回籍，省視祖墓，兼辦理賑務。奉到諭旨，大爲獎賜，准其給假一年。從龍甚爲欣喜，時新任到了，交過印信，仍將婉容、小鳳搬回園子裏去住。自己即輕裝減從，帶着銀兩，趕奔河南辦理賑濟。事非一日，暫且擱過。單說小儒等人，自從龍去後，仍然如前朝夕取樂。春去秋來，流光迅改。這日小儒由奪魁樓回後，正和方夫人在上房閒談。忽見蘭姑房內的小丫頭，忙忙的走來道：「奶奶又在那裏發怒，打森哥兒呢！今兒打得十分利害，哥兒的手，總打破了，又不准我們來說，我是偷着來的。老爺、太太，可去勸解一聲兒罷！」小儒與方夫人聞說，均嚇了一跳，即起身帶着小丫頭，同到蘭姑這邊來。未知蘭姑何故痛打寶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沈蘭姑訓子成名

陳寶書童年登第

話說沈蘭姑因何今日怒打自己的兒子森哥兒呢？內中原有個原故。自從紅雯死後，他益發看破世情，不與人爭競。以爲紅雯在生，好強奪勝，處處要占人先，只落得短命而亡，好似做了一場春夢。幸而遺留下一個兒子，代他請了誥封。將來寶書讀書上進了，尙有指望；他亦不能親眼見着，仍是虛浮的風光。因想到自己，也是一個兒子，所以望森哥兒成人的心尤切。時時督責，不容他一刻兒寬鬆。今年寶書已長成九歲，森哥兒已有了一十一歲。他兄弟兩人，均在留春館與各家的公子，從甘霖讀書。因甘露在東昌一任知府，頗着循聲。本省撫軍舉了他卓異，坐陞道員，當入都引見。因祖父年紀高大，即叫哥嫂與賽珍小姐，隨着祖父，仍回揚州。俟自己出京，再計議接取家小。甘誓目下已八十以外的人，猶自精神矍鑠，步履康強，回到故鄉，那一班老友，大半死亡，不無頓增感嘆。

恰值方夫人聞得女兒回來，差人來接。甘霖即從患着甘誓到南京去走一趟，借此可免愁煩。甘誓亦因久不見小儒等人，甚爲望念，便欣然同往。故而甘霖也隨了過來。小儒仍將紺雪齋打掃出來，讓甘誓祖孫居住。隔了數月，甘霖放了山東濟東道，即發函來接賽珍赴任。甘誓此番雖不同行，亦要打發賽珍等人赴任，便與小儒等作辭，回轉揚州。小儒卻素仰甘霖品學兼優，淵源家學，又立心恬淡，剛正不阿，頗有乃祖之風。甘霖在山東時，也曾前後回來鄉試過兩次，皆以額滿見遺。他即誓志不再求科名。小儒與王蘭等人，商議留下甘霖教讀各家子弟，適值從龍辦完職務，即再三呈請，開了兩江實缺，不願復出。回至南京，在繪芳園左近，砌造了一所房屋，安頓家眷，以便常時往來歡聚。聞得小儒請了甘霖教讀，亦將雲鶴送過來附學。各家公子，個個聰敏非凡，竟不勞甘霖十分費心。內中惟寶書年紀最小，天資較他人分外穎悟。甘霖愈加歡喜，每向小儒誇獎此子，將來必成大器，未可逆料。小儒聽了，亦欣悅非常。寶書到了九歲上，已能下筆成文。甘霖即對小儒道：「明年浙省應有秋闈，春間又有學院的考試，寶書明春大可回去應考。他平時既有如此造詣，春秋連捷，均屬意中之事。若要耽誤了他，未免可惜。童年得此，甚不容易。惟有寶森，人亦聰明，卻一味的不肯讀書，其資質並不在寶書之下，無奈性耽嬉戲，我也曾切實的訓責過幾次，他總置若罔聞，不以爲恥。此時若不申明，恐日後要歸咎到我訓誨不力呢。」晚間，小儒即將甘霖的話，對方夫人與蘭姑說了。蘭姑聞知，恨恨不已。反是方夫人勸着蘭姑道：「我看寶森哥兒，不是個沒出息的孩子。今年不過纔十一歲，何能就脫卻嬉戲，沒見人家二十多歲，尚帶孩子家的氣息。那是沒收成的人，我也不將來比他。想甘先生說的，也太過些，他自怕耽日後の干係。即是寶書，那裏明年就能去應考？你倒不可因別人的言語，在背地裏瞎氣着。」卻值寶森下學回來，方夫人即切實數說了一頓，又叫他在蘭姑前認了罪，纔罷。蘭姑見方夫人勸他，亦不便開口，心內卻悶悶不樂。回到自己房內，氣的晚飯總沒有吃着。寶森生性倒還乖巧，見母親生氣，即躲向別處去了。蘭姑悶坐了半會，想起寶書，即命小丫頭，拿着手燈，到洛珠這邊來。原來洛珠自受了紅雯臨死的囑託，即帶了寶書過來，用心撫養。又有蘭姑不時幫同照察。況且雙喜此次來報紅雯的恩，既紅雯已死，得有位小主人，他更外貼心伏伺。每日除卻去讀書，是回到後面，雙喜即問寒問暖，寸步不

離。比乳寶書的奶娘，還要慎重十倍。寶書到了六歲上，即知自己的生母已故，全虧洛珠將蘇貞許配了他，因做了王家的女婿，便帶過來撫養。是以寶書每逢下學回來，先到方夫人蘭姑兩處，請了安，再到靜儀那邊去過，遂不離洛珠的左右，百般孝順。又稱洛珠、蘭姑等人爲娘。因此洛珠分外疼愛，竟同親生的兒子看待。今日甘霖的話，早有人傳說到洛珠耳內，洛珠格外歡喜，俟寶書回來，很贊了他一回，又借此勉勵了政清一番，即擺上晚飯，與他兩人同吃。忽見蘭姑走入，便起身讓坐。寶書即忙着親自送了一盞茶，至蘭姑面前，又問哥哥因何不隨着娘來。蘭姑見寶書舉止甚諸規矩，又口口聲聲的叫娘，十分親熱，遂想起日間甘霖誇獎他的話，偏是紅雲生出這般好兒子，雖然短命，他在泉下，諒已安心。眼見我的兒子，不如他多多。想到此處，不覺撲簌簌淚下。洛珠見了，甚爲詫異，道：「好端端，爲何傷心起來？又是誰給你氣受的？」蘭姑長長的倒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再不要提了。」即將始末根由，細說一遍。洛珠道：「你家太太勸你的話，是正理。森哥兒如今尚小，慢慢的自會成人。就是他父親，與一班伯叔們，均在弱冠以外，纔發達的。將來寶森像着他們，也就罷了。不能隨你的志願，恨不得寶森即時發了科甲，你方稱心。」又回頭問小丫頭道：「你家奶奶，可吃過晚飯麼？」小丫頭道：「我家奶奶氣的受不得，那裏還有心情去吃晚飯？就叫我隨着到奶奶這邊來，別說我們家奶奶餓着，連我還餓着呢。」洛珠笑道：「這卻何苦來呢？別要氣着，餓着，明兒又叫那裏不爽快了？胡亂在我這裏吃一碗罷。」又叫小丫頭：「到外面房裏，同我家丫頭們吃去。」寶書聽說，即在洛珠對面安放下碗筯，擺了座頭，回身笑着來拉蘭姑道：「娘，不要聽甘先生的說話，他不過激着哥哥用心罷咧，那裏哥哥就這麼不好？今日我尚同他說的，明年父親若許我去考，我和哥哥一道兒去。倘能微倖，我們兄弟一齊進了學，也使父親同太太們歡喜。哥哥還答應着我同去，他既有心同去，難道不曉得用功麼？娘不要傷心，包管哥哥明年進名學中，名舉回來，我怎能及得上哥哥？」蘭姑見寶書語言婉轉，也笑了起來。一把攙住他，道：「好乖兒子！能於應着你的話，豈不好麼？我並非妬忌你比森兒好，巴不得你強宗勝祖，也不枉你的亡過母親，生你一場辛苦！我們受他的一番囑託，亦可無愧。我是恨森兒不肯學好，將來難有收成。」說到這裏，眼圈兒又紅了。洛珠笑道：「好在他們總是你的兒子，寶書成人，你也歡喜，何況寶

森並非不會成人。』便近前同着寶書拉了蘭姑入座，又切實的勸了一番。飯畢，蘭姑作辭，洛珠又與政清、寶書親送他回房。此時森哥兒早隨着奶娘睡了。洛珠閒話了半會，方帶着他兄弟回來。次日，寶森清晨即躲入書房，至薄暮始回，因恐蘭姑責罰着他，一連數日，均是如此。蘭姑亦暗中歡喜，果能知道畏懼，從此用心精進，雖然趕不上寶書，亦有可望。外面卻不露聲色，也不去理他。一日，甘霖爲友人邀去夜宴，午後即早早的放他們下學。各家公子，先自回去。寶林、寶書隨後捧着書包，也同出了角門，迎面碰見伺候書房的小廝，在明巷裏手內拿着一隻小鷄兒，逗着他接食。腳花的頑耍，寶森便停住腳步觀看，問道：『你這隻鳥兒，何處買來的，倒好耍子，送了我罷。我給你錢。』小廝搖手道：『一隻鳥兒，能值幾錢？哥兒愛他，只管拿了去，還要給錢麼？我理當送與哥兒。無如上面曉得了，要說哥兒好好的讀書，你們將這些鳥兒引誘着哥兒分心，豈不累我捱打麼？現在外面多得很呢，哥兒叫值日的買去，那怕買一百隻回來，也不干我的事。我這一隻，卻不敢給哥兒。』寶森聽小廝說得有理，又愛這小鷄兒好頑，明知新買回來的，沒有他這鳥兒教的馴熟，不禁舊性復發，冷不防的將鷄兒在小廝手內奪過道：『既說送我，就多謝你。若怕上面曉得，說我親自買回來的，也就沒有你的事了。』說罷，轉身一溜煙的跑去。慌得那小廝，也隨後趕來道：『哥兒，慢跑這一來，定要坑累我了！我怕趕到老爺，太太面前，我總要討回這隻鳥兒的。』寶書見小廝着急，亦指行幾步，扯住寶森衣袖道：『哥哥，這是什麼樣子，少停娘見了，又要生氣。再則小廝們的所養東西，拿他的不合情理。瞧我的面子，還了他罷。』明兒到外面，多買幾隻回來，也是一般好頑。』寶森搶得這鷄兒到手，正在一團高興，見寶書趕來攔他，便沉下臉來道：『你管我什麼？你說拿小廝的東西，不合理，我生性最愛搶他們的物事，上面曉得打着我，並不打你。我自有的親生的娘，自有娘來管我，干你的屁事。』說罷，摔脫了衣袖，一逕揚長而去。寶書聞寶森所說，分明說他是沒娘的孩子，幾乎氣下淚來。亦冷笑道：『你還他也好，不還他也好，真正不干我事，也犯不着說出這些話來。』便回頭向小廝道：『他既已搶去，你趕也沒用，你買着幾個錢兒，我明兒給你罷。』小廝見寶森去遠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撇着嘴咕咕囁囁的走去。寶書亦轉身回後，仍先到方夫人、蘭姑兩邊去過，即回至洛珠房內，坐在一旁流淚。洛珠不知情由，忙走過來詢問，寶書不發一言。

反臉啣大哭起來。倒把洛珠嚇了一跳。雙喜和奶娘也一齊近前問長問短。寶書更外哭個不止。洛珠道：「這孩子平時從沒有這般形像，今兒沒受了先生的委曲，雙喜，你可到外邊問小廝們聲，就明白了。」雙喜聞說，連忙來至留春館，尋得那個小廝，細問根由。小廝料瞞藏不過，便從頭說了。雙喜回到房內，回明洛珠適纔的事。洛珠道：「森兒還是這般無賴的脾氣，怪不得他娘生氣。寶書勸他亦是好意，他反出口傷人，也不知話的輕重。好兒子，你不要理他。」即將寶書拉到膝前，再三的撫慰了一番。雙喜早舀了水來，替他重新洗過頭臉。寶書方慢慢的停住哭聲。洛珠又叫雙喜哄着他到外面去頑耍，再說：「寶森喜孜孜的，將小鴿兒藏在袖中，回後見蘭姑不在房內，便取出來交與小丫頭。」慶兒道：「代我收在你房裏，不要給奶奶見着，我到太太那邊去，回來叫鳥兒變着戲法你看。」慶兒接過來，拴在房裏窗櫺上，先將些食來逗着那鳥兒，啣取誰知蘭姑平日養的一隻白獅貓兒，在地下走入，見窗上拴有隻鳥兒，便虎也似的撲將上來，一口將鳥兒咬住。慶兒慌忙來打那貓兒，早已連跑帶跳出外去了。嚇得慶兒似雷打一般，呆呆的望着外面好半晌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恰好媚奴在正房前經過，聽得小丫頭的哭聲，忙進來問明原由道：「奶奶這幾日纔有點歡喜，他又弄這些東西到裏面來淘氣了。你不要害怕，少時哥兒問起這鳥，你就說我恐奶奶見了生氣，將鳥兒放了。」慶兒見媚奴認了過去，方纔不哭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是知道哥兒性格的，他不敢和你們怎麼，我們若有半點錯誤，他罵着不算，背地裏也不知被他打了多少。好姐姐，停歇哥兒問起來，你千萬不要改口。」媚奴笑道：「難不成我還騙你麼？天大的事，總有我去承當。你隨我到奶奶房裏，將地下掃一掃兒去。」現在府裏的一班大丫頭，如媚奴、綠鶯等人，久經發出配了家丁。因他們自幼在府中伺候，各事熟習，給他們配了人，仍然到裏面當差，領帶這一起新挑上來的小丫頭們，每月的工價，即照僕婦們開發。又因媚奴是見着寶森生長的，蘭姑即叫他管着哥兒，免得自己時刻操心。所以媚奴才叫慶兒推說是他將鳥兒放去。適值媚奴帶了慶兒去掃地，寶森已由上面下來，進了房，不見鴿兒，只見拴鳥兒的一根線尚掛在窗前，急急出尋慶兒，追問那鳥兒的去處。卻另有一個新進來的丫頭，名叫五福，坐在外面看屋子，望着寶森冷笑。寶森忙問道：「你可曾見着我的鳥兒？」五福偏與慶兒不睦，便細細說明。又道：「我勸哥兒，

就這麼歇了罷，既有媚奴姐姐承認過去，哥兒倒不要問出晦氣來。」寶森被五福激了幾句，頓時眼圓眉豎，早將懼怕蘭姑的心，拋於腦後，遂大聲道：「這是怎麼話！明兒這屋子裏殺了人，只要媚奴承認過去，即沒有事了，不過因他見着我們生長的，是個舊人，凡事尊重他些；他而今倒想挾制我了！他既承認過去，我就和他要這鳥兒，還要打着慶兒，叫他說出實在話來，纔罷。」五福見寶森發急，怕的連累到自己身上，忙躲了開去。媚奴在房內，早聽得寶森喊叫，即走出來道：「哥兒，別要着急，鳥兒是我放去的。我明日叫人買兩隻來賠你。」寶森不由媚奴分說，仰着臉喊道：「而今這屋子裏亂竊爲王了！任他什麼事，只要有個尖兒出來遮蓋，還分什麼主子，下人猶當我不知道麼？我只打着慶兒，要這隻鳥兒，天下人賠我的多不算，必得這屋子裏的正經主子說了，我方罷休。那些自命半邊主兒的，我還沒有眼看呢！要想挾制着我，除非去做夢！」媚奴聽了寶森的一番話，早氣的哭了道：「誰是半邊主兒？你纔是這屋子裏小主兒呢！我們一千歲，總是個奴才，尙敢去挾制小主兒麼？」又推着慶兒道：「你送給哥兒打去，看他什麼打死了你？就是打死你，這隻鳥兒，也沒得活。」寶森果真尋了一根門來，要打慶兒，嚇得慶兒抵死的抱住媚奴不放，又哭了起來。正鬧得沒開交處，蘭姑早走進屋內，見衆人鬧作一團，即忙喝住，細問情由。媚奴遂從頭至末，告訴了一番。又給蘭姑磕頭道：「媚奴蒙奶奶恩典，叫照察着哥兒，誰知哥兒倒說出這番話來。媚奴卻當受不起，從今再不敢管哥兒了。今兒先給奶奶告罪。」蘭姑聽完，直氣得遍身發抖道：「你這下流不堪的畜生，前日甘先生那般說你，我即要打你一頓，因太太說了，纔放你過身。只當你由此悔過，用心讀書，力改前非，那知你還是這般下流，爲了一隻鳥兒，鬧得驚天動地，與其你日後落在人後，不給我掙臉，不如今兒打死了你，倒還干淨！」便回身取了戒尺，拖過寶森的手來就打。寶森被打得急了，便道：「娘打我是應該的，無如此時是爲的得罪了媚奴，娘纔打我，須知媚奴不是我的娘呢！」蘭姑道：「媚奴是我叫他管着你的，他既奉母命，可知即同你的娘一般。你看不起他，即是看不起我。現在一點點年紀，倒眼兒內沒有了我，你長大成人，還了得麼？」說着，那戒尺打下去，分外力重。媚奴見打得寶森利害，反自悔不該冒失的回了蘭姑，有累哥兒挨打，遂雙手托住戒尺道：「奶奶請息怒，今日若因媚奴打了哥兒，反使我過意不去。且饒過

還回，下次哥兒再要淘氣，任憑奶奶怎麼打着，我不敢插半句口兒。」蘭姑見媚奴前來勸他，便用力推開媚奴道：「你以前管着他，倒是正經，我卻感激你。此時你又來勸我，分明你有心作孽，他不得成人了。你在我身邊多年，該深知我的性格，不要引得我給你沒臉。」又對衆小丫頭道：「你們聽着，如有人多事，到太太那裏去報信，我知道了，定然打個半死！」媚奴見蘭姑動了真氣，不便再勸，反退後一步，使個眼色與小丫頭們，內中有個丫頭，略會其意，緩緩的退到門外，掉轉身飛風往方夫人這邊來報信。恰值小儒也在上房，即同了方夫人前來到了蘭姑屋內，見蘭姑臉都氣青了，喘吁吁的不住手舉起戒尺往下亂打。寶森打得蹲在地上，高聲叫哭。方夫人忙上前止住蘭姑道：「好好的，爲什麼打着森兒自己？又何苦氣得這般的形相？」蘭姑見了方夫人進來，即拋下戒尺，立起身嘆口氣道：「太太，再不要提起，今兒我定見要打死這畜生，方泄我胸中氣忿。」便將寶森如何爲鳥兒淘氣的話說了。方夫人道：「若因這隻鳥兒的原故，打他幾下兒，警戒下次，也犯不着要打死了他，自家動這樣的真氣！」蘭姑搖頭道：「太太，不知這其中的細情。」又將媚奴如何管他的事說明。小儒在旁聽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只當單因這隻鳥兒起見，原來還挺撞他母親，好挾制媚奴。下此不敢說他，何能容他到這般地步？」小儒的話尚未說完，早被方夫人一口氣將小儒推出門外，笑道：「原是同了你來勸着人家的，沒有叫你們挑禍！你快跑到外邊歇着去罷。」引得房內一班丫頭們都笑了起來。小儒亦笑着走去。方夫人又轉來勸蘭姑道：「兒子雖要管教，也不可過於任性。究竟他是個小孩子家，心內急切轉不過機來，縱然打死了，亦是徒然。須要細爲教說，使他心地明白，不該如此，那就好了。」遂將寶森叫至面前，正色言道：「你今年已長成十一歲，也不算着小孩子了。難道平日念過的詩書，你偏忘卻？生身之母，都可挺撞起來，尙成個人麼？你去心裏仔細想想，可該是不該？即如媚奴管你，亦是你母親之命；你依着媚奴的話，猶如孝順你母親無異。或者媚奴是個小丫頭們，猶和你一般見識，可知他比你大着幾倍有餘的年歲呢？」正說着，洛珠同寶書亦走了進來。洛珠見方夫人在此，便笑道：「我早知太太在這裏，也不急急的跑了過來。既有太太這位救命星在此，森哥兒亦不致吃苦了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沒說你這做調停的人來得遲，倒反取笑我起來。」洛珠笑着坐下道：「森哥兒不要罵我。」

的話，卻怪不得你娘生氣時常的打你，實在你亦算會淘氣的。」便將寶書下學的時分，如何與寶森鬪口，寶書又如何氣得哭的話說了一遍。蘭姑聽了道：「寶書比你小了兩歲，偏能分着上下，勸你將鳥兒還了他們，生恐你拿了他們的東西，小廝看不起你，可知亦是好意，你反出口傷他，就此一件，你這畜生，即不明好歹。」又向方夫人道：「太太還勸我不要只管打他，看他這般行爲，叫我怎生忍耐得下去？」寶書在先隨着洛珠進來，聽洛珠說到日間的事，他即思上來攔阻。又因均是尊長，不好插嘴，只得垂手站在一旁靜聽。此際見蘭姑又要責罰寶森，便不慌不忙的走至蘭姑面前雙膝跪下，回身指着洛珠道：「娘只知今日哥哥與我鬪口，不知哥哥往日待我好處，諸位叔叔家的哥哥們，或有時在館內欺負着我，哥哥不知則已，他若見着，恨不得和人家拚命，多是讓着自己的兄弟。今兒哥哥既搶得鳥兒到手，正在高興，我即去攔阻，他自然生氣。我若緩緩的去勸說哥哥，必然聽信。想起來，總因我冒失，惹了哥哥。」即彎腰在地下拾起戒尺，遞與蘭姑道：「娘如要打哥哥，請先打我，情願替哥哥受責。沒說此事因我而起，即因別的事故，自家兄弟，亦當代替哥哥。」說罷，一頭滾到蘭姑膝前，先自哭了。屋內的衆人聽寶書一番話說完，無不點頭嘆息。蘭姑已不禁淚如雨下一把攙起寶書，摟在懷內，指着寶森道：「畜生！你可見着麼？他小小年紀，即曉得這些禮數。你雖出口傷他，他偏不記恨着你，此時猶欲代你受責。你枉長了十一歲，就應該羞死，愧死！」寶森起先被方夫人教訓，業已懊悔萬分，不應爲了媚奴，有傷母親之心。現在又見寶書跪在蘭姑面前，願代他受責，不由得良心發現，忙走上來，亦跪下道：「娘不要生氣，總是我不好，一時糊塗，不明道理。從此當痛改前非，用心讀書，替娘掙氣。若再犯前情，任憑娘怎麼處治，雖死而無怨。」說着，亦哭了。蘭姑道：「你尚知道自己的錯處麼？以後果能立志上進，纔算個人，不要口是心非的哄着我。今日當着太太和弄姨奶奶在此，你若再習下流，我也不來管你，只不認你是我的兒子，你也不用將我作親娘看待。其餘我也沒的說了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好了，娘兒們和事了。森兒既知悔過，必然學好。今兒總看寶書的分上，媚奴可伏伺你們奶奶梳洗，我帶了森兒到我房裏吃飯去。」便起身攙起寶森，代他拭了眼淚，又邀着洛珠同行。洛珠亦笑着攜了寶書一齊出來。這裏媚奴早取了水來，與蘭姑重新勻面搨頭，又擺下晚飯，伺候蘭姑吃畢，方夫人

將寶森帶回自己房內，又切實教訓了一番。洛球亦在旁勸說。寶森此時早經輸心貼伏，惟有唯唯應答，毫無違拗。方夫人又留着洛珠、寶書同吃了飯，即親送寶森回來。蘭姑道：「爲了這畜生，倒有累太太走來走去的，我甚覺不安。」方夫人道：「只要他們學好，我也歡喜。這卻算什麼呢？」又坐了半會方去。蘭姑復在燈下，愁愁切切的數說了寶森一場，始各自安睡。次日黎明，寶森起身，催着奶娘代他梳洗，即往留春館去。晚間回來，直讀到三更以後，尚不肯去歇息。逐日如是，決無間斷。蘭姑亦暗自稱奇，見他每夜讀得辛苦，倒不忍起來，交過三更，即催他安歇。反要蘭姑催過數次，寶森方隨了奶娘去睡。一連數月工夫，學問大進，雖未及得上寶書，較之以前，竟有霄壤之別。甘霖亦歡喜非常，又請了小儒過來道：「寶森近日大改行爲，非復從前可比，加以學業騰騰上進，真乃府上德澤所致。明歲春間，竟可同寶書一起回去應考了。」小儒回後，將甘霖的話說知，衆人無不欣然。惟有關姑格外喜悅。小儒便擇定二月初旬起程，又與方夫人商議，親送寶森、寶書兩人回去赴考，借此好盤扶紅雲棺木入祖塋安葬。方夫人因他兄弟們年幼，初次出門，即派了奶娘同往，又派着阿瑤、雙喜與媚奴夫妻兩對成房男女家丁，以便沿途伏伺。到了起身前兩日，小儒親赴鄉間，將紅雲棺木請起，另雇了一隻大船安放。方夫人又擺下酒席，代寶森、寶書餞行。蘭姑和洛珠兩人，心內又喜又愁。喜的是他兄弟們居然能回去應考，愁的是年紀尚幼，迢迢遠出，雖有小儒同行，究竟平日一刻總沒有離過身旁。便在席上千叮嚀萬囑咐的，叫他兄弟們沿途保重，又重託媚奴、雙喜與奶娘等人。是日清晨，寶森、寶書更了衣冠，先到家神祖堂前叩頭，然後即與方夫人等辭別。小儒又領着他兄弟，至外面與從龍等人作辭。方夫人、蘭姑、洛珠直送至廳前，見他們上了轎，方纔回後。小儒又派梁明帶了十數名粗細家丁相隨，到了城外下船，即吩咐開行。一路風帆，毫無耽擱。這日已抵杭城，小儒先着梁明上去打掃屋宇，隨後帶着寶森兄弟登岸，進了住宅。小儒即在中一進住下，後面叫奶娘們與兩個哥兒同住。次日，便去拜見冷桓、朱彭庚，並各處親族。目下冷桓已陞任浙江藩司，開得小儒回來，即忙着與彭庚一齊前來答拜。又請了小儒父子過去盤桓。冷桓深愛寶森，在席間，即託朱彭庚爲媒，將所生一女名喚冷蘭芳，今年十二歲，欲許配寶森爲妻。小儒亦素重冷桓爲人，況彼此門楣又甚相當，便一口允許。先擇吉納聘，俟回

至南京，再行大禮。過了一日，小儒將紅箋靈柩入了祖塋，又多請僧道追薦。忙忙碌碌，縣試早有了日期。小儒卽代他兄弟報名赴考。縣府雙試，寶森、寶書俱名列前茅。接着學院按臨，寶森、寶書俱進了第一名文生。寶書進在第十名上。把小儒直喜得眉開眼笑，十分高興。冷桓夫婦，亦歡喜異常。衆親友聞知，都過來道賀。小儒不免酬賓宴客。料理他兄弟們前去迎學。又差了一名家丁回南京去報信。各事已畢，早是五月下旬，天氣漸漸炎熱，小儒亦懶於出門，終日惟督率着他兄弟兩人用功，以備秋風一戰。到了錄遺日期，寶森、寶書俱有了名字。轉瞬八月初八日，頭場，小儒親送他兄弟們進場。一連三場考畢，小儒看了他兄弟的文字，大爲贊賞。冷桓、朱彭庚也過來要他兄弟文字觀看。同聲道：「當時名宿老手，所作之文，亦不過如是。真正家學淵源，令人佩服。」小儒笑道：「那裏能如此的好法？」二位未免過於謬贊了。所幸文字還作的不錯，碰他們的造化罷。」交到放榜之期，報子報到，陳府、寶書高中了第八十名舉人。樂得小儒心癢難撓，比自己少年得科名的時候，尙加倍喜悅。重賞了報子等人。寶森卻沒有中，因見寶書中了舉，分外羞奮。反是小儒極力安慰道：「今科不中，非你文字之咎。況你年紀甚輕，再加磨礪之功，下科可期其必成。」冷朱兩府得了信，早過來道賀。隨後合城文武鄉宦，均來賀喜。多因寶書不過十齡幼童，竟能早捷，莫不羨慕稱揚。小儒又帶了寶書到紅箋墳前祭掃，暗暗通誠道：「寶書中舉，你在九原，早經知曉，也不枉你在生一場，留下這一點骨血，替你掙了臉面。你尙須保佑他春闈連第，好代你重請誥封，以光泉壤。」祝罷，觸起前情，紛紛淚落。寶書早已哭倒墓前，哀哀不止。被雙喜和奶娘從旁勸住。小儒卽去與冷朱兩府作辭，預備起程。衆人自然又有一番餞送。隔了數月，已到南京。小儒父子一同上岸，到了府前下轎。早見從龍等人接至廳前，先向小儒道賀。又拉着寶書誇獎不已。小儒再三謙讓。回至後面，見方夫人等齊在中堂相待。他兄弟兩人，忙上前給衆人請安。蘭姑見寶森未中，心內雖覺得懷惱，因他業經進學，又有小儒前月的信回來，說他文字甚好，惜乎以類滿見遺，下科是定然有望。況寶書已中，自己也覺歡喜。便與衆人多圍着寶書問長問短。方夫人卽叫他兄弟回後，換了衣服歇息。小儒又說到冷家結親的話，並冷豔芳如何有才有貌。方夫人笑道：「饒他女兒怎麼千姣百媚，腹中淵博非凡，我家哥兒也不弱似他，倒被他揀得個現成的好女婿了。幸虧他

家只生了一個女兒，我家寶書已做了王府女婿，不然，兩個多要被他揀去呢。」說得一堂的人皆大笑起來。次日，本城官紳以及各家親友，均前來道賀。小儒即忙着開筵請客。直開了半月有餘，方纔清閒。便來和從龍等商量，來春不欲令寶書北上，一則年力甚幼，恐受不慣沿途的辛苦；二則寶書若微倖下科有分，讓他兄弟們同往，有個夥伴。從龍等人齊聲稱善。寶書此番回來，益發晝夜攻苦。暇時小儒又寫就兩封書函，意在差人前赴寶書處，兩處投遞。恰好他兄弟們，多先後有稟啓回來，各人總請了三個月假，即並帶着家小一起同回。大約在月中旬，俱可以到南京。因來年二月，方夫人四十整壽，又因父母同庚雙壽，所以預先請假回來。從龍等人，亦商議着在小儒夫婦雙壽之期，必須大大熱鬧一番。未知小儒與方夫人四十雙壽，若何熱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演梨園繡閣慶生辰

開家宴留春獻祥瑞

卻說二月初五日，乃方夫人四十整壽，又與小儒同庚。小儒的生辰，卻在秋間。雲從龍即與王蘭等人商議，不若將小儒的生辰，並攏來，和方夫人合做雙壽。又議定本日，總有外客親友，即讓小儒做了東道。隨後我們輪流的補做日子，又寬展，人又消閒。衆人齊聲稱是。適值寶書與朱姑蘭、寶煨同着甘露玉，均請了假期，於正月月中旬，先後趕到南京來，與父母祝壽。前數日，甘露和賽珍小姐，亦從山東回來。原來甘露去歲秋間，護理本省臬篆，在年內即卸了事。因方夫人壽期，且不如回任，也請了假前來。方夫人見了，甚爲歡喜，難得兒媳雙雙，女兒女婿俱一齊回來。況且兒媳均有多年不見，今番姑蘭又帶着滬生同回，係初次見面。滬生又長得英奇韶秀，方夫人疼愛異常。寶書、寶煨亦初見寶書，因他童年發達，莫不誇羨。寶書亦與兩位兄長怡怡敬愛。方夫人回想少年時候，即受丈夫封誥，直至一品夫人。如今兒婿皆已出仕，連兩個幼子，總非白衣，又有長孫滬生，自己不過纔四十歲的人，眼見富貴一門，兒孫成立，將來會玄繞膝，可以預卜，不覺喜形於色。即叫人將自己住屋後兩進，打掃出來，安頓兒媳居住。陳仁壽也由江西差人回來，代兄嫂慶祝。冷朱兩處亦有人來。現在府裏，頓添了上下數十餘人，更加熱鬧。半月之前，兩邊收拾的十分整齊。園子裏到處俱掛燈結綵，仍將留春館前搭了戲臺，預備女客

們起坐。正宅內由大門直至後進，均用五色綵篷遮蓋，下面全用一色大紅猩猩毡鋪地；綠野堂上，做了壽堂。這邊男客們是請的王蘭、祝伯青、江漢樑、馮二郎四人接待；園子裏請的冷素馨、洪靜儀、程婉容、祝瓊珍接待衆女客們。兩邊照應各務，仍係梅仙、五官兩人。小儒早約定雲從龍和琴官，齡官在紅香院小飲；裏面方夫人是聶洛珠等人陪着，在正宅後一進內，亦叫了幾個小戲子去吹唱。內外佈置已定，早有各處紛紛前來送壽禮。遠路的，甚至年內，即送了過來。到了初四日晚間，寶徵兄弟們，在壽堂擺下酒筵，爲父母預祝，兒媳更班進酒。隨後甘露與賽珍，也上來進了酒，分着兩旁侍坐。一堂骨肉，分外增歡。直飲至三鼓方止。次早，合城文武各官，由制臺將軍以下，皆親來祝壽。王蘭等人，分頭迎送不絕。內裏程婉容們，亦在留春館款待着衆位夫人。少停，兩邊開鑼演戲。午筵散後，男女賓客，紛紛作辭。所有幾家世交至好，仍留着用了晚宴，忙至初更以後，人方才散盡。王蘭等四人，換了便衣，即齊到紅香院來。小儒尚在那裏傳杯痛飲，見王蘭等進來，便起身讓坐。王蘭道：「你們好樂呀！這裏又清閒，又自在，我們忙了一日，腿肚子總好挺直的了。」小儒今兒是生日，也還罷了；在田也躲在此間，未免可惡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我有苦衷，不能與你們分勞。合城的官，除卻制臺將軍，其餘皆是我的舊屬，我若在外面，他們如何便於起坐？不然，我亦理應在外陪客。今日卻偏勞你四人，我這裏親送一鍾，代諸君澆乏。」遂出席，各人敬了一杯。小儒也笑着，與他四人把盞。二郎即在小儒對面坐下道：「我要轉轉腿兒，別的我倒不怎麼，就是這一日的衣冠將我束縛够了。」王蘭、伯青、漢樑亦挨次坐下，又飲了兩巡酒，進了點飲食，各自回後歇息。來日，又補請了一天客，即是從龍等人輪班代小儒做壽。裏面程婉容爲首，與衆位夫人請着方夫人在留春館飲酒聽戲。接着巴氏等人，也公請了一天。內外整整宴會十餘天。寶徵們因假期將滿，即料理起身。衆人又代他們送行。小儒待兒媳們已去，即檢點所來的親友，恐有未到之處，遭人見怪。一日，與王蘭、二郎正在廳旁小書齋內，查看往來的號冊。見琴官等六人，穿得衣冠齊楚的進來，向小儒們請安。小儒不解何事，忙笑問道：「無故的忽然行起禮來，是什麼緣由？」琴官道：「我們自從由京中下來，蒙恩牧留在府裏數年，甚爲感戴。理應終身伺候，還報答不盡。無奈這唱戲的生計，終非長策。年內我們即商量着，大夥兒湊得若干資本，去做小買賣，再能娶房家小，立

下門戶，總算爲人在世一場，也有個收梢。結果去多即買下幾名孩子們，在班子裏以補我們之數。內中惟有齡官，他願意在陳大人府裏當差。玉兒日前已求過祝大人，在那邊府裏幫着小廝照料外務。我與蘭官、春官、松兒，皆情願出去。望衆位大人們，格外成全，受恩之處，容來生犬馬，再行報答。『着說，又欲請安。被小儒拉住道：『你們既有志自立，我們豈有不成全之理？沒說你們還買下幾名孩子補數，只要他們能唱戲，不是一樣的麼？即是你們去了，唱不成戲，也無大不了的。事但你們自幼即賣入班子裏，現在去做什麼買賣？是你們按行的生業，怕的弄到後來，貲本折完了，倒進退兩難。而且各立門戶，又要討房家小，談何容易？我想你們這幾年積蓄，縱有無多，別要上了馬兒，不得下騎呢？既然齡官、玉兒願在我與伯青這裏，他們兩人，不須交代，卻代你等四人通盤打算。下章程在此。我們府裏的閒事不少，應辦的事件又多，那裏就安插不下你們？再將各府裏的大丫頭，發出幾名來給你等爲妻，可知這麼一來，你們既可節省，又有安身之處，強似在外賣另開生面。不過在府裏，委屈你們些兒，不比出去散樂。你們自家想去，看可使得？』王蘭、二郎兩人，亦痛贊琴官們很有見識志氣，又道：『小儒想的章程甚善，你們就這麼好，休要三心兩意的，錯定了主見。』琴官等人，聞小儒仍肯收留他們在府內當差，又給了頭們與他爲妻，就是出去，多不得這般順便。而且他們亦深知小儒們待下寬厚，也捨不得離這府中。起先恐小儒們不行，所以約齊了上來告辭，試問口氣如何，再作商量。今見衆人都肯收留，豈不歡喜？忙一齊近前拜謝。又回身領了那幾名新孩子進來叩見。小儒見這幾個孩子，卻也生得俊俏，便與王蘭、二郎計議，將班子裏仍選出六人爲首，即不用改這六齣堂的名目。二郎道：『何妨把班內的孩子，全數叫來，我們當面挑過呢？』琴官聽了，遂去將一班孩子們叫至總齊集廳前。小儒着人請了從龍、伯青、漢槎過來，說知此事，無不稱好。便大家公議，挑選出內中大如意子、小如意子兩人，姓石，本是同胞兄弟。又挑出新來的方汝官、杜四官，與舊日的金鈴、玉寶等六人爲班中領袖。先將琴官等四人，移到半村亭內暫住。安排已定，琴官即帶着一班孩子退出，自去料理。玉兒便攬向祝府中去了。小儒又叫人將齡官的物件，搬到正廳旁廂一間屋內住下，即派他稽查府中雜務，並一切往來的檔冊。過了一日，自然分派了琴官等四人的執事，又在衆位夫人房內，挑了幾名大丫頭出來，與他

們爲妻，亦照府裏成雙的僕婦，月費支給。從此琴官們有了安身之地，不須細說。惟有齡官，自派了稽查責任，他寸步都不離府中。小儒更加喜愛。此時已交四月，天氣漸暖。這日小儒早起，信步走從齡官房門外經過，聽裏面寂靜無聲，探身見齡官伏在桌上寫着什麼，便不禁走了進來。齡官見是小儒，忙攔下筆，起身垂手，退在一旁。小儒笑吟吟的走近桌前，見齡官臨的一部玉烟堂法帖，筆畫甚爲端正。笑道：『你倒有心用功學字，又寫的頗好，可羨。可羨。我見你逐日總坐在這間屋裏，足不出戶，別要悶出病來。閒着大可到園子裏逛逛去。可惜你而今在我府內，反不如以前，我們見了面，倒可談談笑笑，你也過於拘謹，沒見小耀、五官兩人，我們見着了，皆隨便說話的。』說着，即在齡官的座位上坐了，又四顧無人，叫齡官也坐下好說話。齡官兒道：『你現在是我的主兒了，那見有主兒坐在這裏，我們不在旁侍立的人家見了，也不成樣兒。』小儒便擡身扯了齡官在身旁，一同坐下道：『你是願意在我府裏的。沒有人勉強着你，我又沒有擺出主人身分，你如今反和我生疎了，是何情理？』齡官原因小儒待他與衆不同，纔情願在小儒府裏，又恐小儒要循現在主僕的名分，故而各事總依着規矩而行，以觀小儒的態度。今番見小儒仍是待他往日的情形，好生歡喜，便笑溜了小儒一眼道：『誰與你生疎？誰說你擺出主兒架子與我瞧的？到底你是主兒，我是下人，名分總不錯的。今兒雖蒙你給我體面，還同平日一般看待，我卻不敢放肆，別要開大意的，你一時翻轉臉來，裝腔做勢的，放下主兒面孔，我倒沒意思，還是自己謹慎點兒好。』小儒笑着，恨道：『你實情可惡，橫豎說起來，總是你有理，我也懶得和去鬭口。你可以不要同我鬧這些過節兒罷。』今日特地來與你商議正經的。』說罷，便挪近一步，攆着齡官兒的手道：『我前日與伯青相商，紅香院後，通着他園子裏那道耳門外左邊，本有屋子，給看園的家丁們居住。右邊猶有地空着，意在把那些樹木伐去，尚可砌這麼十數間屋子，即將琴官們搬了進去，讓他們安頓家小，自由自便的。玉兒因與祝府相隔不遠，他也願意搬過去，同琴官們合住。你早晚亦有了家小，還是去與他們同住，還是在我這邊呢？因你有些黏牙，我不好專主，所以今日悄悄的過來問你一聲兒。』齡官道：『我若肯和他們在一起兒，要在你府裏做什麼呢？此時是留下他們在園子裏住着，若前日搬了出去，難不成我也出去和他們同住麼？』小儒點首道：『你既不願過去，

我即叫人將廳後西首五間大樓，上下收拾出來，與你住罷。那裏本係堆置燈綵物件的，明兒叫他們搬到後一進樓上去，你不過一房家小，再添兩名用人，有這十數間房子，也很够你居住了，又相離外面甚近，便於稽查。」齡官道：「隨你怎麼調排，其實要這許多屋子何用？有那樓下五間就是了，何須將樓上物件搬來搬去？倒是有用不着的傢伙器皿，借與我使着，待我隨後添置齊全，再來還你。餘外，我總可將就得去，別要又惹你說我黏牙了。」小儒道：「那也使得，我就叫人將樓下收拾着，你揀個日子，好搬了過去。至於一切應用物件，還要你置辦麼？」我久經代你安排停當，算我送你的一份賀禮罷。你的新洞房，我總吩咐棧糊得格外華美，可好麼？昨兒已與沈姨奶奶商議定了，即將他房內大丫頭五福許配了你。五福那孩子，很爲苗條，就是愛說幾句笑話兒。好在你的口頭子，也還敵得住他，卻是天生就的一對好夫妻兒。」齡官笑了笑，正欲再說，忽聞房外有腳步聲，忙起身走開。小儒亦站了起來，迎至外面，原來是管園子的家丁。見小儒在此，便上前回道：「留春館前芍藥花兒，全開齊了，內中有幾朵，開的甚大，顏色又不同。今早柳五爺見着，即叫請了雲大人們過來賞玩。現今雲大人們總在那裏，說是什麼吉兆，千載難逢的。又說此花，叫什麼名字，小的卻未聽得明白。又叫來請爺趕快過去，還要到上頭回明太太們去呢。」小儒道：「那芍藥花，每年總要開一次，不過今年開得長大些，有甚麼稀奇？他們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的。」齡官道：「若是比往年開的大些，亦係尋常之事，他們也不致說得這般鄭重大約其中總有個原故。我們去見着，就知了。」小儒連稱有理，即着家丁先往上房稟報，便帶了齡官由耳門走到留春館內。早見從龍等人，多伏在欄杆上，指手劃腳的在那裏議論。連翠官們都來了。小儒也走近欄前，果見芍藥田中，一叢開了四朵，比別的花枝，高出尺許，方圓有冰盤般大，其色鮮紅欲滴，映着那日色，尤覺可愛。花心細開得堆翻出來，每片瓣上有一抹嫩黃湊成，好似一道金圈，圍於花上，卻原來開的是四朵大紅金帶圍芍藥花。小儒見了，亦自稱奇，此花輕易難得，真乃非常的吉兆。昔時揚州開了四朵大紅金帶圍，即出了四位宰相。今日我們園內，亦開了四朵，卻應在何人身上？從龍等人見小儒前來，即一齊舉手稱賀。小儒笑道：「這座園子，非是我一人，既有吉兆，人人皆有，何以獨向我稱賀？而且我們不止四人，花即開了四朵，尚未卜此兆應於何人？」王

蘭道：「小儒直至今日，仍是拘泥不通。我也曉得，園子是大家的，尙待你此時來說，麼？須知我們久經乞退之人，已屬置身世外，難道此花還應在我輩身上麼？乃是他等一班小子的預兆。若開得一朵兩朵，猶難猜度。偏生不少的四朵，你又有四子，分明應在寶徵們兄弟四人身上，不問可知。」小儒聽說，口內雖自謙遜，心裏卻暗暗歡喜：「果然我有四子，此花開了四朵，香之說，並非無理。這麼看起來，寶徵們將來總要顯達的了。」從龍道：「有著香這番解說，小儒可以了然明白。既然這四朵金帶圍，應着四位郎君，小儒當如何設宴慶賀，方不負此花獻瑞一場。又可請着我們賞玩。若係別樣祥瑞，我們理宜先代你賀喜。無奈是郎君們的吉兆，未免使我們又羨又妒，必得你先請我們，纔合情理。」二郎點頭道：「在田所說，甚爲公允。在我的意見，這麼異常的祥瑞，只有一宴而已，尙覺便宜了他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不過變着方法兒，叫我請你們吃酒賞花罷咧。若說這番祥瑞，即應在徽兒們身上，我卻不敢自居。派我做個東道，倒不妨事。楚卿反說便宜了我，請問我討的什麼便宜呢？」伯青即忙插嘴道：「並非我幫着楚卿說話，實在是你討了便宜。這種天大的祥瑞，人家求之不得，我們若有四個兒子，也不用人說，早經預備酒席，請人慶賞，還要唱戲酬神呢。在田不過叫你明兒請着我們，似這般便宜，那裏去買。你猶要扭難推諉，連我總說你太吝嗇了。」漢槎亦笑說道：「你們不必爭論，任憑小儒怎麼推諉，他都請定了我們，誰叫他生了四個兒子，無論便宜不便宜，只好委曲他吃些虧苦罷。」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，均說：「子篤這番話，說的直捷痛快，想小儒也沒有得辯白了。」衆人正說笑着，見方夫人房內兩名丫頭出外，因方夫人已得了信，知道小儒等人必在外面，先着了頭們出來說聲。小儒等遂起身避開。方夫人即邀着衆位夫人，至留春館賞玩。見了此花，莫不嘖嘖稱贊，多說是寶徵兄弟們的吉兆，齊向方夫人作賀。方夫人亦欣喜非凡。晚間小儒回後，便商議着備酒請從龍等人。次日，即是方夫人相請衆位夫人，均在留春館內。誰知道新聞早傳說出去，那些平時有往來的，便借着過來道賀，兼代賞玩。即從來一面不識的，也假名託故的，跟了過來。小儒反忙着迎送不迭，又要賠茶貼酒。過了兩日，合城皆知，甚至有人雖知金帶圍的名目，生平卻未見過此花，總爭着前來觀看。小儒懶於接待，又因是件祥瑞的事，不好阻擋，索性將園門大開，任人遊賞。惟多派家丁們，在園中照料，

直至芍藥花事已了，方纔清閒。小儒又央了五官繪出金帶圖的圖本，各處情人題詠，又寫書通知寶徽、寶焜兩處看官們，可知這金帶圖的吉兆，所應何事，恰恰應在陳小儒的因子身上。後來寶徽、寶焜兩人，皆位立三臺，寶森於下科亦中了鄉榜舉人，便與寶齊同赴春闈。兄弟雙雙，均登鰲榜，亦先後做到各省封圻大吏。小儒與方夫人俱年過蓬童以外，夫妻偕老，五世同堂。沈蘭姑亦享遐齡。雲江、祝王、潤程六家的公子，皆英年發達，又彼此互結婚姻。從龍等人，各臻上壽。梅仙、五官與翠官們一千人，生了後代。小儒即設法替他們立下籍貫，教子讀書成名，重光門戶。陳小儒等各家，均世代科第不絕。真乃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若劉先達、尤珣、祝道生等人，死的死，滅的滅，甚至玷辱門庭，萬人唾罵，不比小儒們居官清廉，立心寬厚，後人又能法守繩循，不墮祖德，所以簪纓累世，富貴一門，誠所謂：

我今寄語世間人，富貴功名漫認真；金玉傳家終可盡，祖宗遺德始能循。
風前桃李雖多致，雪後梅花別有神；莫道彼蒼疎鑑察，善榮惡墮豈無因。

